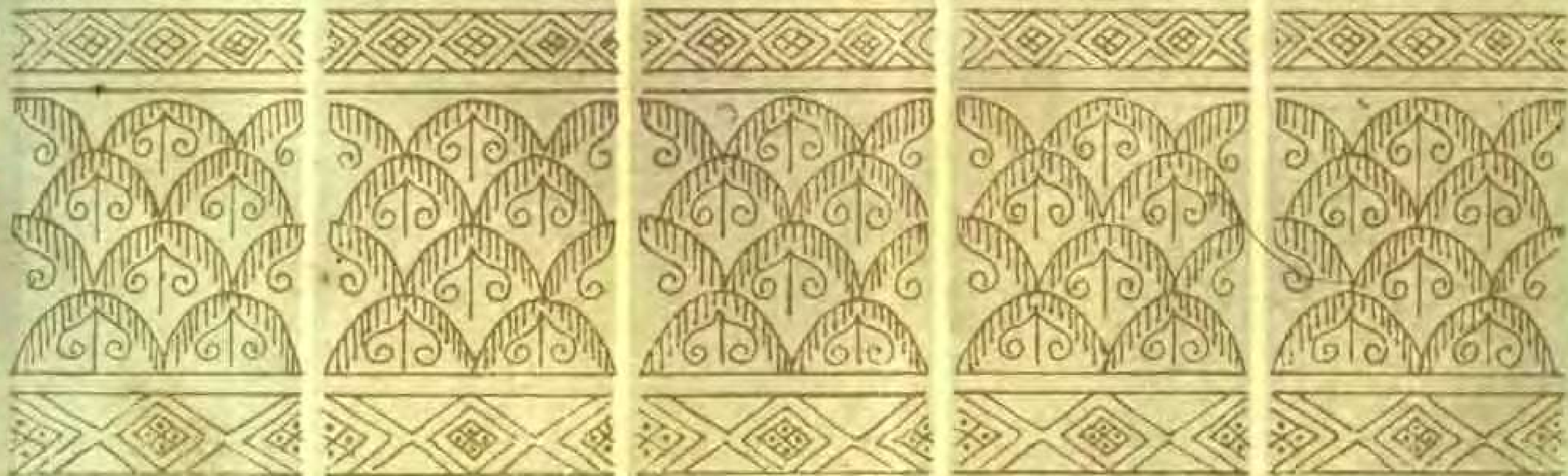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音韵学研究

第一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音韵学研究

第一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中华书局

1984年·北京

音韵学研究

第一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 $34\frac{3}{4}$ 印张 · 746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900 册

统一书号：9018·131　定价：3.20元

目　　录

一、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纪要……………………………大会秘书组（1）
二、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及展望………………………………………李新魁（4）
三、《经典释文》反切考………………………………………………王　力（23）
四、汉代竹书与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周祖谟（78）
五、周秦古音结构体系（稿）…………………………………………严学宭（92）
六、古韵阳部到汉代所起的变化………………………………………王　显（131）
七、《史记》中的韵语……………………………………………………施向东（156）
八、古汉语复辅音说质疑………………………………………………刘又辛（175）
九、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喻世长（182）
十、古韵三十部归字总论……………………………………何九盈，陈复华（207）
十一、关于上古汉语的送气流音声母…………………………………张永言（253）
十二、商代音系探索……………………………………………………赵　诚（259）
十三、略论上古匣母及其到中古的发展………………………………周长揖（266）
十四、上古韵祭月是一个还是两个韵部………………………………李毅夫（286）
十五、古韵"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史存直（296）
十六、《广韵》的又读字…………………………………………………赵振铎（314）
十七、《广韵》讹夺举正（增定稿）……………………………………葛信益（330）
十八、释《集韵》的重出小韵……………………………………………邵荣芬（360）
十九、《中原音韵》无入声内证…………………………………………忌　浮（376）
二十、释《中原雅音》……………………………………………………龙　晦（383）
二十一、汉语"知、章、庄、日"的八思巴字译音…………………………杨耐思（394）
二十二、等韵溯源………………………………………………………俞　敏（402）
二十三、自闽方言证四等韵无-i-说……………………………………李如龙（414）
二十四、从"等"来看广州方言入声消失的迹象…………………………黄家教（423）
二十五、从交城方言看汉语入声消失的历史…………………………潘家懿（429）
二十六、论入声…………………………………………………………许宝华（433）
二十七、说平声…………………………………………………………邢公畹（447）
二十八　论入声的性质…………………………………………………宗福邦（455）
二十九、近代汉语介音的发展…………………………………………李新魁（471）
三十、现代汉语声母和日语音读（吴音、汉音）对应关系的研究…杨春霖、李怀墉（485）
三十一、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探索……………………………………黎新第（513）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纪要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次讨论会，于1980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在武汉市胜利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87人，列席代表及旁听者49人，共136人，既有白发斑斑的老专家，又有年富力强的中年音韵学工作者；既有国内的专家，又有港澳地区的学者。学者们济济一堂，齐集东湖之滨，兴高采烈地参加我国音韵学界的这一盛大活动。

早在1979年春，北京市和广州市的部分音韵学者提出倡议，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语言学研究的号召，团结国内和港澳地区的音韵学工作者，继承我国音韵学研究的优秀传统，推动音韵学研究的新发展，有必要成立一个音韵学的群众性学术团体。这一倡议，得到各单位领导的支持和各地学者的赞同。1979年下半年，成立了筹备组，开展筹备工作。经过互相介绍，推荐和本人申请，共有八十多人参加了本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湖北省委、湖北社会科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和四川省字辞典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终于顺利举行。

1980年10月29日上午，大会举行开幕典礼。会上，湖北省委文教部朱九思部长代表省委讲了话。他指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成立，是汉语音韵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空前盛举，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这次盛会是一次向繁荣音韵科学事业大进军的誓师大会。他向到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南民族学院白瑞西院长也向大会致了贺辞，祝贺大会胜利召开。

王力教授在会上发言。他说：参加这次盛会，感到十分高兴。看到年老的和年青的音韵学工作者济济一堂，会聚在一起，共同交流研究心得、研探音韵学中的学术问题，感到我国的音韵学界大有希望。他着重地说明了音韵学的作用和重要性，指出掌握等韵学对研究音韵学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全国的音韵学者加强努力，促进团结，为我国的音韵学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周祖谟教授也在会上发言。他说："我能参加这次会议，得有机会向各位奉手求教，心里非常高兴。我们都会体会到学术的发展是在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情况下不断向前推进的。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他还对音韵学研究的途径及重要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

音韵学研究会筹备组召集人严学窘教授在会上做了本会筹备经过的报告。他除了介绍本会筹备的过程之外，还着重指出："由于我国传统语言学中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音韵学为三者的枢纽，历宋到清，研究硕果累累，举世瞩目。但自从音韵学遭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四人帮"的肆意践踏，至今几成绝学，学人凋零。可是，它是建立中国语言学的阶梯和基础，必须有所继承。现在为了抢救、扶植、发展和繁荣音韵学，有必要组织同行进行学术上的探讨

和交流，提供宣读论文的讲坛和出版论文的机会，通过互相学习、启发，不断深化，从而更好地在解决新旧问题中培养新的一代"。他还介绍了本会会员的组织情况，并向支持本会建立的有关单位、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前来参加大会的三位香港学者表示欢迎。

会上，还宣读了中国语言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上海市语文学会、山西省语言学会、福建省语言学会、湖北省语言学会、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等单位给大会的贺信。

29日下午，举行学术报告会。首先由李新魁同志代表筹备组作了《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及展望》的发言。他概括地叙述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情况，着重介绍了三十年来音韵学研究的成果，并对今后如何开展音韵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他指出：我国的前辈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巨大，但仍有许多薄弱环节，仍有许多新的领域等待我们去开拓，去做深入的研究。我们必须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我们希望经过这次大会，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国的音韵学研究，将会开出更加鲜艳夺目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李新魁发言之后，开始了论文宣讲。这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分为八个专题进行宣讲：一、上古音系；二、汉魏六朝音系；三、中古音系；四、近代音系；五、等韵；六、从民族语言研究音韵；七、从汉语方言研究音韵；八、理论及其他。这八个专题，从10月29日下午开始至11月2日上午，先后有四十多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的论文，分别介绍了论文的主要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报告人中，有音韵学界中的老前辈和著名学者，也有中年的音韵学工作者，还有刚学习音韵不久的年青研究生。他们在报告中除了阐明自己的论点之外，有的还就别人的论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各人报告了论文要点之后，展开自由讨论。讨论中围绕着《切韵》音系的性质和上古汉语有没有复辅音以及韵图分等的理论和原则等问题热烈地发表了各自的见解。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论文很多，发的参考材料内容丰富多采，会上的发言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扬了学术民主，展示了良好的学风，讨论会开得很成功。有些老学者说：这次参加大会，收获很大，吸收许多新知。这次讨论会，是1956年以来所开的学术讨论会中最好的一次。许多年青的音韵学工作者也在发言中表示：这次参加大会，听到了前辈学者们的精辟见解，大开眼界，学到了很多东西，培养了研究音韵学的兴趣，增强了继续努力学习和钻研音韵学的信心。

除了各人报告了论文之外，著名学者邢公畹、王均、郭良夫、徐复等先生还就如何开展音韵学研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们认为：应该把传统的研究方法"考古"与新兴的研究方法"构拟"(审音)两大手段结合起来，既要继承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地利用书面材料，还必须充分利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等活语言的材料来助成汉语音韵学的研究。

香港学者张双庆先生也在会上发言。他代表这次回国参加讨论会的三位香港学者发言说：这次得以参加大会，感到很高兴。在生活上得到朋友们的关怀照顾，参加大会的报告和讨论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收获很大。他表示：香港的学者乐意为音韵学研究会工作的开展、为联络海外的学术界，为提供学术资料等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11月2日上午，大会讨论了音韵学会的研究规划和活动计划，提出今后研究的重点项

目和研究重心主要是:

一、把音韵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放在首位。

二、总结和普及新的研究成果,编写音韵学教科书。

三、进行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加强薄弱环节。

四、探讨当代的主要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

五、进行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填补音韵学领域的空白。

六、开展一些有开拓意义的新课题的研究。

七、开展形态音韵学、文艺音韵学等边缘学科的研究。

八、整理音韵学资料,编印工具书和音韵学典籍。

会上,还讨论了《音韵学研究》论文集的编辑方针和具体做法。

11月2日下午,大会进行选举。选举之前、由大会领导小组提议本会聘请国内外有影响的,年高德劭的著名学者王力、周祖谟两位先生为本会名誉会长。聘请学有专长的前辈学者丁声树、高元白、姜亮夫、陆宗达、启功、史存直、王静如、徐复、邢公畹、殷孟伦、张清常、张世禄十二位先生为本会顾问,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常宗豪、陈复华、葛信益、郭良夫、黄典诚、黄绮、蒋礼鸿、李格非、李新魁、梁德曼、刘又辛、鲁国尧、宁继福、邵荣芬、唐作藩、王均、王迈、王显、许宝华、严学宭、杨耐思、杨春霖、殷焕先、俞敏、喻世长、赵诚、赵振铎、朱星、宗福邦(共29人,名单按姓氏音序排列)为本会理事,选举严学宭为本会会长,李新魁、邵荣芬、唐作藩、王显、(按音序排列)为副会长。选举赵诚为秘书长,梁德曼、许宝华、杨春霖、宗福邦为副秘书长。

11月2日下午,大会举行闭幕式。本会会长严学宭先生致闭幕词。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充满了学术的气氛和求进的精神,开得很好,很成功,完满地完成了大会的各项任务:一是宣读并讨论了50篇论文,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二是审议并通过了章程和研究规划,作出了正确的决议;三是选举了办事机构人员,健全了研究会的体制。这次大会,可以说是中国音韵学界空前团结的一次盛会,标志着我国音韵学研究将会大大地向前跨进一步。它将鼓舞全国音韵学界同心同德地为实现音韵学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他表示,我们办事机构的人员,一定遵照代表们的嘱咐,努力工作,力求把研究会的事情办好,一定不辜负领导和全体会员同志对我们的希望和付托。

大会在通过《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次讨论会会议纪要》之后,宣布胜利闭幕。

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及展望

李新魁

汉语音韵学是我国研究古汉语语音的传统学科，本属古代所谓“小学”的一个部门。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而“汉语音韵学”这个名称，却是比较后起的。

现在所称的“汉语音韵学”，包括了通常说的“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三个部分的内容。近年来，音韵学界有人还提出了以研究代表北方话语音的《中原音韵》音系为主要对象的“北音学”，再加上音韵学史和新兴的语音史的研究，可以说共有五个部分。

古音学是研究以《诗经》押韵为主要代表的上古音的；今音学（这是沿用明清时人的叫法）是研究以《切韵》《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的；等韵学是以等韵学理及等韵图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解放后，我国学者也开展了对汉语语音史的系统研究，语音史当然也可以说是独立于音韵学之外的一个学科，但它与音韵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应该说，汉语语音史事实上也应属音韵学的一个部分。这样，汉语音韵学的研究范围，可以包含五个部分。现在，我们姑且就这五个部分谈谈它们研究的情况以及未来的展望。

一、古音学的研究

古音学的研究，是我国学者开展最早、研究时间最久的一个部门。对上古时期音韵的研究，主要导源于宋代而发展于明代，到了清代，是古音研究鼎盛的历史时期。近几十年来对古音学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则有新的进展并取得更加重要的成就。

唐宋之前，我国也有注意到古音情况的人，但没有做什么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完整的论著出现。真正可以称得上研究古音的，要首推宋代的吴棫。吴氏著有《韵补》、《毛诗补音》和《楚辞释音》等书。他的《韵补》主要是研究古韵通转的著作，它按照《广韵》的韵目把古代韵文的韵脚字统摄起来，在韵目之下注明“古通某”、“古转声通某”、“古通某或转入某”等字样，后人按照他所注的“通”和“转”对各类字加以归纳，大体上可以分为九类。它代表了最早的对古音韵部的区分。它的做法当然不够科学和完密，但作为一部古音学的发端性著作，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宋代继吴棫《韵补》之后，有程迥的《音式》和郑庠的《古音辨》，这两部书也是考求上古音的著作，但都亡佚。到了明代，研究古音的有杨慎、陈第等人，但是成绩比较显著的却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顾炎武称得上是我国音韵学研究的奠基者，他差不多以毕生的精力研究音韵学，写成了《音学五书》，为后代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门径，提出了方法。他所分的古

韵十部，虽很粗略，但影响是巨大的。顾炎武以后，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继续对古韵分部进行研究，分部愈来愈细密，正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从顾氏的十部到江永的十三部，到段玉裁的十七部，孔广森的十八部，戴震的二十五部（入声独立分部），王念孙、江有诰的二十一部，分类越来越细，归部越来越接近精确。此外，严可均、张惠言、姚文田、刘逢禄、丁履恒、夏炘、朱骏声、黄以周等人也都提出过古韵分部的见解，但影响比不上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等人。清代以后，古音学的研究到了章炳麟、黄侃手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章氏分古韵为二十三部，黄侃分为二十八部。

古韵的分部，经过明清时代诸学者的不断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前人对古音的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在一些地方表现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正如清人刘禧延所批评的那样，"古音自亭林顾氏大畅厥旨，后如慎修江氏、懋堂段氏分析诸部，递益严密。近诸考古家互有移并，然或过于求密，致失之拘。甚或古人用韵，有不合其部分者，辄略而弗言以曲全己说。始固由经典以求古音，究将执其所谓古音以局古人，此特自为一家之说，于古人未必尽合也"。（见《刘氏遗著》）这种观点和方法的局限性，使古音的研究成果受到一定的限制。

对明清时代的古音学家，有人将他们分为考古和审音两派。顾炎武、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严可均、江有诰、章炳麟等人属于考古派，江永、戴震、刘逢禄、黄侃等人属于审音派。当然，考古派也懂得审音，审音派也不完全脱离考古，只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各有侧重，考古派比较注意对上古史料作归纳，同时也利用音理来帮助说解；审音派则以近代流行的等韵学理及中古《切韵》、《广韵》一系韵书的音类区分来证明古音。

古音学家研究上古音，主要是分析《诗经》的韵部，间及其他上古时期的韵文材料。除此而外，他们还利用汉字的谐声偏旁来协助证明古韵的分类。顾炎武已懂得运用这一手段，但到段玉裁手中，才比较系统的用谐声材料来与古韵分部互相比证。段玉裁说的"凡同谐声者必同部"是他分析《诗经》韵部与谐声系统的关系之后提出来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虽不完全贴当，但他认识到谐声的分类与古韵的分部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应该说是他卓越的见解。

在顾炎武等人研究上古音时，他们还逐渐认识到运用中古韵书来研究古韵分部的重要性。上古时期没有韵书，古人作诗押韵，依据的是自然读音的和谐，没有成规可以依循。因此，分析上古时期的押韵系统，也即研究《诗经》、《楚辞》等的韵脚字分类，带有颇大的推测性。韵脚字的辨认是分部宽狭的一个关键问题。经常在一起押韵的字固然可以归为一类，而偶然相押的字该如何归类，这就大有争论的余地。段玉裁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合韵"和"通韵"的概念，这些"合韵"、"通韵"指的就是例外的押韵。例外押韵在什么情况下成为可能，例外押韵的几率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例外字互押存在的亲疏厚薄的关系如何，都必须加以考究和说明。戴震和孔广森等人提出的"阴阳对转"的理论，就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明这种"合韵"字的关系的。

古韵分部的正例与例外，一方面当然有赖于对韵脚字的正确辨认，另一方面当然也需要结合谐声系统及其他方面的语音材料来考察，而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必须利用中古韵

书各个韵类划分的框框来范围古诗文的入韵字，以及补充入韵字过少或辨识例外现象，协助古韵的划分。这样，就把上古音的研究与对中古韵书的研究结合起来。顾炎武在研究上古音的分部时就利用了中古韵书的分部，但他又不为中古韵部所羁绊，他能离析中古韵书的韵类，以与上古韵类的区别相配合，这一点是顾氏的卓识。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明清时人眼中，中古韵书的部类划分，中古韵类本身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所要研究的直接对象。他们原先只是把对中古韵书的分析和研究作为助成上古音研究的手段，没有对中古音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从研究上古音的角度来说，它们确实也离不开中古韵书的帮忙。在这一点上，古人的眼光倒是不错的。

因此，上古音的研究，本来是以《诗经》及其他先秦韵文的韵类分析为重心的，但由于研究的不断深入，也促成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研究工作的进展，如对谐声系统的归纳与整理（清人写了许多关于谐声系统的著作），对中古韵书的分析，对《诗经》韵例的归纳、辨认，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这可以说是古音学研究对整个音韵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但是，前面已经说过，明清时代对古音的研究是有许多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除了在研究观点和方法上有时陷于主观唯心主义之外，在研究目的上也欠缺明确的、科学的目标。他们把研究对象主要地局限于古韵，特别是《诗经》的分部上，至于这些韵部的音值却较少注意。他们对某些韵部的实际读法虽有一些零碎的不成系统的见解，但往往是不正确的。例如，前人多有"古音多敛，今音多侈"的观念，这是不准确的。同时，明清时人对声类的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只有个别人（如钱大昕）比较留意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较有价值的见解，但论证的方法仍有缺点。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他们研究的目标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近几十年来，古音学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音韵学界从主要着重音类的区分进而比较重视音值的拟构。瑞典学者高本汉首先系统地运用西洋语音学的原理和历史比较法以及音标这个工具对中古语音进行分析和拟构，进而上推古音，拟订出汉语上古时期的语音系统。其他的学者如伯希和、马伯乐等也有所发明。高本汉写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有相当重要的影响。高本汉对中古语音进行拟测的根据，主要是分析《广韵》的反切和调查汉语的方言，据此订出音类和拟出音值，他看出三等字所用的反切上字与一二四等的反切上字有分类的趋势，并认为三等字的声母是 j 化的。他以中古语音的分析、拟订为立足点，构拟出上古音的全貌。高氏的学说最早在三十年代初期被介绍到中国来，对我国的音韵学界有相当大的推动力量。尽管高本汉的见解和结论有许多是不正确的（董同龢对他的做法上的缺点有较为全面的分析），但他所用的方法和工具，却为后来许多学者所运用，他所做的是开创性的工作。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经过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的翻译之后，其科学性有更进一步的提高。高本汉除这部著作外，还写了许多有关上古音的研究性论著，如《汉语分析字典》、《上古汉语问题》、《诗经研究》、《汉语词类》、《中日汉字形声论》、《上古及中古汉语语音学简编》（或译《中国声韵学大纲》）等，论著繁富，贡献颇大。

在高本汉系统地拟构上古音系的差不多同时，有关上古音的各种问题也逐渐被提出来，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开展了讨论。先是俄国学者钢和泰写了《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揭示了利用梵文对音对拟构中国古音的用处，继而有汪荣宝写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运用梵文译经上的对音材料，提出歌戈韵并不读为 o，在唐朝时读为 a。他说："读歌戈收 a 者，唐宋以上之音；读鱼虞模收 a 者，魏晋以上之音。"汪文出来以后，章炳麟、徐震、林语堂、唐钺、李思纯、洪瑞钊等人都写有文章提出补充或驳正的意见。这一讨论对于如何运用外语对音材料，开拓汉语音韵学研究、论证的领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汪荣宝的文章，提出了古音韵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此后，又有学者写文章，讨论了之脂支三部的分合问题（最近，黄绮先生也写了《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是否应分为三》的文章，不同意段玉裁的意见），还对东冬部、哈德部、谈添部、鱼宵部、幽觉部等韵部的分合及音值发表了意见。在讨论上古音某些韵部的问题中，李方桂的《切韵 â 的来源》一文较为重要，他主要依据《诗经》押韵和谐声系统来证明《切韵》中的"重韵"主要是由上古的 a 和 ə 演变而来的，驳正了高本汉的意见。李方桂还写了其他一些文章跟高本汉讨论古音的问题。此外，西门华特的《论上古汉语韵尾辅音的构拟》、罗常培的《切韵闭口九韵之古读及其演变》、魏建功的《古阴阳入三声考》、张清常的《中国上古 -b 声尾的遗迹》等文章，也提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在古音韵类问题的研究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比较全面讨论古韵分部的，主要有王力先生写的《古韵分部异同考》和《上古韵母系统研究》等。王先生早年采用章炳麟晚年的主张，把冬部并入侵部，又主张脂、微分部，也分古韵为二十三部（他的二十三部与章氏的二十三部不完全相同），二十三部的分法是没有把阴、阳、入三分。后来，王力先生也主张阴、阳、入三分，把古韵分为十一类二十九部，增加了之幽宵侯鱼支六部相应的入声，即职觉药屋铎锡六部。

解放以后，对上古韵类问题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期间，方孝岳先生写了《关于先秦韵部的"合韵"问题》和《论谐声音系的研究和"之"部韵读》等文章，严学宭先生写了《上古汉语韵母结构体系初探》，王力先生写了《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黄绮先生写了《关于上古汉语鼻音尾的问题》，黄典诚先生写了《关于上古汉语高元音的探讨》等文章，从不同方面研究了某些韵类的音类划分和音值拟构，有的文章还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有的则对某些研究理论加以阐发。

除韵类问题本身进行了研讨之外，与上古韵部的划分有密切关系的《诗经》及《楚辞》等重要韵文的韵例也有不少重要论著出现。数十年来，丁以此、李丛云、陆志韦、赵天吏、董同龢、王力等人都有专文发表，其中陆志韦的《诗韵谱》、王力的《诗经韵读》、《楚辞韵读》是较为重要的论著。他们用构拟的上古音标出各个韵脚字的音读，这不但反映了研究者本人对韵脚字辨认的具体意见，也方便了一般读者对韵例的理解。对《诗经》韵例的分析，最近还有王显先生写的《〈诗经〉的韵例》一书，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在对上古韵文韵例的研讨中，董同龢的《与高本汉先生商榷"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音特色》是一篇较为重要的文章，他针对高本汉在《老子韵考》等论文中提出的"自由押韵"的

主张提出不同的见解,同时也指出上古楚方言的一些语音特点。

在上古音声类方面的研究，近几十年来也有比较明显的进展。首先是有人提出了古有复辅音的问题。英国人伊特金斯(Edkins)提出了这个见解之后,林语堂写了一篇《古有复辅音说》。高本汉在《汉语词类》一书中更进一步阐明古有复辅音。音韵学界中罗常培、陆志韦、李方桂、严学宭、周祖谟、董同龢、周法高诸人也都认为古有复辅音,严学宭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花了较多的研究精力,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复辅音系统。不过,这一问题在音韵学界中也有不同意见,唐兰、王力、朱星、徐德庵诸先生则不赞成古有复辅音，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其次是对上古音各个声母的分合关系及音值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自从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古人多舌音"等见解以后，声类问题逐渐引起重视。继夏燮《述韵》提出的"重唇轻唇合用证","舌头舌上半舌合用证"之后,又有章炳麟的《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曾运乾的《"喻"母古读考》,刘赜的《"喻"、"邪"两纽古读试探》、黄焯的《古音为纽归匣说》以及葛毅卿"喻三入匣"的文章。此外,周祖谟先生的《审母古音考》和《禅母古音考》、钱玄同的《古音无"邪"纽证》、朱芳圃的《照穿神禅古读考》、裴学海的《古声纽船禅为一,从邪非二考》以及马汉麟的《古音审并于晓考证》等文章，也对中古照组各个声母在上古音中的分合及读法提出了论证。吴英华的《古音喉牙相通考》、蔡凤圻的《见溪变晓匣说》、《晓匣与影喻》、李新魁的《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张为纲的《透定晓匣古今音变迁考》和《明纽古音变转例证》等文章，则阐明了喉、牙音之间的分分合合以及与其他声组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比较全面研讨上古音声母的,则是严学宭先生的《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这些文章提出了上古各个声母的分合或音读,有的文章论证充分,信而有徵,可以视为定论;有的文章则提出了一些假说,论证手段还有缺陷,或是论证材料还不够充实,需要进一步探讨。最近张清常先生发表了《古音无轻唇舌上八音再证》，对论证古音分合的方法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总之,几十年来,对上古音声类的探讨是颇为活跃的,成绩也是可观的。

上古的声调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探讨。清人段玉裁认为古无去声,王力先生基本上赞同此说。他认为从韵母的角度看,段氏所谓去入为一类是正确的。《广韵》里的去声字,大部分在上古都属入声。从调值来说,入声是个短促的调子,这是声调问题，段氏所谓古无去声则是不对的。王先生认为上古有两种入声,一种是长入,到中古变为去声,一种是短入,到中古仍是入声。他最近还发表了《古无去声例证》一文，从文献上钩稽古无去声的证据。黄侃认为古无上声,而杨树达却写了《诗音有上声说》。孔广森认为古无入声,这是他从自身方言无入声的情况提出的糊涂说法,方孝岳先生曾给予很中肯的批评。王念孙认为古有四声,只是古代四声不同于后代的四声。他的看法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周祖谟先生写了《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论证了上古时实有四声。

上面所谈的是对上古音韵类、声类、调类各方面各别研究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些论著是对上古音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探讨和拟构的。这些论著中，首先要提到的是陆志韦先生的《古音说略》。此书对上古音各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陆氏认为上古有复辅音,上古的 k 类跟 t 类声母都可以腭化,t 类跟 ts 类声母大致不通转，上古的鼻音 m、n、

ŋ 至少在某种方言里带破裂音，即有 mp、mb、nt、nd、ŋk、ŋg 等音，它们与 m、n、ŋ 不并存，这些提法颇有启发性。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除了全面拟构了上古音的音值外，主要是对先秦典籍出现的字加以拟音、归类，标明其音读。董氏拟音的重要之点，是提出有一个与 m 相对的清鼻音 m̥，它变为后代的晓母。另外，他把中古的端、知组同拟为 t 组，中古的照三组在上古音中一部分是读为 t̂（[ȶ]）组，一部分读为 k̂（[c]）组。他拟有一个与送气全浊音 d' 相对的 d，它后代变为“喻四”。韵类方面，主要的特点是上古音一、二等的不同，主要是元音的不同（一等韵的主元音加^表示）。他拟的主元音有二十个。阴声韵除歌部外，其余各韵都收-g、-d、-r 尾，如鱼为 ɑg，脂为 ed。认为上古音中的介音有 j、i 之分，变人中古三等韵的介音用 j，四等用 i，如支 jeg＞je，齐 ieg＞iɛi。合口介音用一个 u。他认为四等韵在上古和中古都带有 i 介音，对中古的重韵字，将其在上古的主元音拟为不同的音，如衔 am＞am，成 ɐm＞ɐm。董同龢在 1954 年出版了《中国语音史》，后又补充为《汉语音韵学》，在 1968 年出版。后两本书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论点，但也有所发挥。董氏的表稿，可以说既有理论上的价值，又有实用上的价值。几十年来，一些搞其他研究工作的，要查考某个字的上古音读，还常常要用到他的表。当然，这个表里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它确曾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后来，周法高仿照董同龢的作法，也编了《上古音韵表》和《中古音韵表》。常宗豪和缪锦安也仿照这一形式，把高本汉的拟音编为《中国上古音韵表》。周法高、张日升等，还编了《汉字古今音汇》，标明了各个汉字的上古、中古、现代及粤方言的读音。

在全面拟构上古音的学者中，我们必须提到日本学者藤堂明保，他的《中国语音韵论》也全面地拟测了汉语的上古音读。在声母方面，他把全浊音拟为不送气音，中古的端、知、章三组声母都拟为 t 等，齿音精、庄同作 c 等，另有三个“半母音” w、r、j。对韵类的拟测，他定一、二等韵的主要元音相同，只是在二等的主元音上加 ˇ 号以作区别，如咍 əg＞əi，皆 ə̆g＞ʌi，豪 og＞ɑw，肴 ŏg＞ɛw。四等韵在上古和中古都没有 i 介音，而在上古的四等韵主元音上加一号表示，如谈 am，添 ām，寒 an，先 ān。四等韵的中古元音都作 e。对上古的所有韵母，他都拟带有韵尾。除入声韵、阳声韵外，阴声韵的韵尾有-g、-d、-r，没有开尾韵。混合三等韵他拟上一个 r，四等韵则不加，如祭开三 r-jad＞r-jɛi，祭开四 jad＞jɛi，一些在中古是独立的三等韵，如微 rər＞rəi，殷 rən＞rən，文 rwən＞rwən，废 răd＞rʌj 等，加 r 表示，但没有 j 介音。所有的合口介音都用 w 表示。对中古的重韵字，其上古读音都拟为同音，如删 ăn＞ɛn，山 ăn＞ʌn。藤氏的拟构有些地方令人不容易接受。

王力先生在 1957 年出版的《汉语史稿》中的语音部分，也提出了他对上古音的全面拟构。他订出声母六类三十二个。他把端、知组合拟为 t，而照三组作 ȶ，照二组作舌叶音 tʃ 等，喻四也作 d。韵类方面，他分为十一类二十九部，它的要点是：上古音在后来变人中古二等韵的字，其拟音是开口加 e 韵头，合口加 o 韵头，如麻韵 ea＞a、oa＞wa，他的主要元音系统较为复杂。主张元音有长短之分，变人中古的入声韵，其上古的主元音就是短元音，加 ˇ 号表示，如麦 ĕk＞æk，质 ĭĕt＞ĭĕt。中古的三等韵其原来的介音用 ĭ 表示，四等韵用 i 表示。上古的合口介音也有 u、w 两种，一般是一、二等字用 u，三等（非独立三等）、四等字用 w。对

冬部，他拟为-m 尾的音，而对幽部、宵部，他拟为复元音，如加上韵头和韵尾，则有 eăuk(觉)等的形式。

方孝岳先生著有《汉语语音史概要》一书，他分上古韵母为三十摄(部)，他与王力先生拟音的不同，主要是主元音不作长短的区别，之部作 ɐ，幽部作 u，鱼部作 ɒ，微部作əi，不同意高本汉等人分塞音韵尾为两套。声类方面，方先生拟音的特点是认为声母有硬音与软音(j 化)对立的两套音。声调方面，方先生认为阴声韵有两个调类，叫平、上，阳声韵也有平、上，入声也有两个调类，但调值很相近，后来其中某一个调类变成阴声韵的去声，另一调类保存了入声。方先生的拟音，一方面吸收了清人及近几十年来各方面音韵学者对音类划分、音值拟构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独特的见解。

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是十年来比较重要的一篇论文，他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在这篇论文中全面地提出他对上古音的新见解，好多问题的提法相当精当而富于启发性。他对上古的声母认为有一套圆唇的舌根音，有一套与浊鼻音相对的清鼻音(这是发展董同龢的说法)，有相当丰富的复辅音；二等韵之中有使舌尖音卷舌化的 r 介音，有使舌尖音腭化的 j 介音，没有合口介音。他大大地简化了主要元音系统，定出 i、u、ə、a 四个，他认为同一韵部只能有一个元音，这就比高本汉于 1954 年拟为十四个，董同龢于 1944 年拟为二十个少得多。不主张韵尾有清塞音与浊塞音之分，认为韵尾除 m、n、ŋ、p、t、k 之外，还有r、ŋw和kw(ŋw、kw等是圆唇化的辅音韵尾，w 变为中古的 u，如宵、幽部就收此韵尾，而跟幽部相对的阳声韵则收 ŋw 尾。后来一1978 年，李方桂说 ŋw、kw 在中古以前就与 ŋ、k 合流了)。声调方面，他认为上古就有四声。李方桂的拟音有合理之处，但也有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

周法高对上古音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他的《论上古音》和《论上古音和切韵音》等论著上。他对上古的语音系统也作了全面的拟构。他在李方桂所拟的四个元音的基础上，再减为三个：ə、a、e。而介音却比较多，有 w (用于后来变为合口的字)，r (用于后来变为二等韵的字上)，j(用于后来的独立三等韵上)，i (用于后来的混合三等韵即有重纽的韵上)，e(用于后来的纯四等韵上)。此外，r、w、j、i 都可以结合成复合介音。由于介音增多，主元音则减至最低限度。韵尾方面，周氏拟出-ɣ、-r、-w、-n、-ŋ、-wŋ、-m、-t、-k、-p、-wk 十一种韵尾。-ɣ 用于鱼部、之部、支部，-r 用于祭部、微部、脂部，-w 用于宵部、幽部、侯部，-n 用于元部、文部、真部，-ŋ 用于阳部、蒸部、耕部，-wŋ 用于中部、东部，-m 用于谈部、侵部，-t 用于月部、物部、质部，-k 用于铎部、职部、锡部，-p 用于叶部、缉部，-wk 用于药部、觉部、屋部。歌部没有收尾。共分古韵为三十一部。

声母方面，周法高把全浊音拟为不送气，匣纽拟为 g，端、知组共作 t，照三组作 t(j)等。但船纽作 zd(j)、书纽作 st‘(j)，禅纽作 d(j)；照二组作 ts(r)和 ts(j)两种，邪纽作 r(j)、ɣr(j)，喻四作 r(j)、ɣr(j)。另外还有许多复辅音。

李新魁的《汉语语音史》和《古音概说》对上古音的声、韵、调也作了全面的拟测，他认为上古音中没有介音，与现在的广州方言一样，但是声母比较丰富。除了一般的声母外，还有三种带特殊色彩的声母，在喉(牙)、唇音上(他主张上古音中喉、牙音不分)；有单纯音(硬音)

与唇化音的区别,唇化音促成中古合口介音及某些二等韵的产生;在舌齿音上,有单纯音与卷舌化音的区别,卷舌化音促成中古知二组、照二组声母的出现;在各类声母上,都有单纯音(硬音)与舌面化音的区别,舌面化音促成中古三等韵 i 介音的产生。这种声母带有各种不同的特殊色彩,与现代的瑶语、景颇语相似。韵母方面,他分古韵为三十六部,一方面将歌部分为歌戈两部、月部分为曷月两部、寒部分为寒桓两部,即开合口分韵,而所谓合口,是主要元音的不同。另一方面,他分出一组"次入韵"祭、废、至、队四部,它们收喉塞音[ʔ]尾,这些韵部在魏晋之际从声调方面来说变为去声,从韵母方面来说,祭、废两部的字形成《切韵》的祭泰夬废四韵,至、队两部形成怪、未、至、队、霁等韵。一共增加了六部,共三十六部。一部之中,主要元音一般有两个,一是开口度较大,变为中古的一等韵(在唇化、卷舌化声母之后则变为中古的二等韵,在舌面化声母之后则变为中古的三等韵),一是开口度较小,变为中古的四等韵。声调方面,认为阴声韵有两类,相当于中古的平、上,阳声韵只有一类,相当于中古的平,入声韵有两类,一类是次入韵所谈的,中古时变为去声,一类相当于中古的入声,合起来也可以说有四声,只是去声的出现稍迟。

总观上古音的研究,各家的观点和拟构的结果逐渐趋于一致,但仍有一些问题的看法有较大分歧,这主要是下述几个问题:

1.古韵到底该分为多少部,一部之中的元音只能有一个还是可以有发音相近的几个,是否同部一定是主要元音相同、元音是否有长短或松紧之分。

2.上古有没有介音,介音有多少。

3.韵母的收音有没有-p,-t,-k 与-b,-d,-g(阴声韵的收声)的对立,有没有别的收音如-r、-ɣ、-ŋw、-kw 等。

4.有没有复辅音,复辅音结合的范围及规律如何。

5.鼻音声母的实际音值如何,是否有清鼻音或鼻音与塞音的结合如 mb、nd、ŋg 等音。

6.圆唇化、舌面化(腭化)、卷舌化声母分配的范围如何,是声母具有特别的色彩,还是介音的不同。

7.上古音的声调到底有多少个,有没有去声,上声、入声的分类和音值如何。

8.《诗经》中一些韵脚字具体辨认的差异。

9.对谐声系统如何分析和掌握,对它们论证效能该如何估价。

以上谈的是对上古音研究现状的简单概括,至于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上古音的研究,我们认为应该考虑下述几点:

1.必须充分利用古文字学研究的成果,把对古文字的研究与古音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古文字(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所提供的材料和所展示的问题,运用到古音的研究上来,特别是谐声系统和假借字系列必须进行新的、更深入的研究,找出确切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古音的研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佐证。

2.必须加强汉藏语系的对比研究,充分运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对汉藏语系各有关的语言进行全面的、科学的比较研究,为古音的研究开拓新领域,提供新门径。

3.必须对先秦的典籍进行全面的检核，进一步整理和利用经典异文、同音假借、训诂（包括声训）等材料，为古音的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证据。

4.必须从理论上弄清一些问题，比如上古诗文押韵的韵例，语音演变的规律性与例外现象的关系，谐声系统的谐声原则及可依赖程度，上古语言材料中所表现出来的通语、方言的差别如何掌握，等等。

二、今音学的研究

今音学主要以中古时期出现的韵书《切韵》、《广韵》及它们所代表的音系为研究对象，当然也包括中古时期其他语音材料（如《玉篇》、《经典释文》、《万象名义》、《说文》反切等）的分析研究。今音学研究的历史，如果从韵书自身的编撰算起，当然可以上溯至已知的最早韵书《声类》（李登撰）出现的年代（魏代），或者以隋唐《切韵》产生的时期为起点，但是，从把中古韵书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性活动来说，则主要是从明清开始。我们这种说法，是把分析和表现中古韵书的音韵体系的等韵图拿开来说的（等韵图另在等韵学的研究那一部分再来分析）。明代开始，已有不少人将《广韵》按不同的方式加以分析、改编，而顾炎武研究上古音时也注意到对《广韵》等材料的研究与利用。但真正系统地分析、研究《广韵》的，却是清代中叶的学者陈澧。陈氏之前，如江永、戴震等人，已相当注意对中古韵书的研究，但他们还不是把《广韵》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重心。到了陈澧手中，他为了弄清《广韵》制作的条例，归纳反切的系统，了解隋唐时"撰韵之旧法"，对《广韵》全书进行分析、排比，用反切系联的方法归纳出《广韵》切语上下字的体系，分析出宋代以来流传的三十六字母的照组应分为两类，喻母也应分两个，提出反切上字应分四十类的结论，反切下字有三百类左右。他把此书定名为《切韵考》，表现了他企图从《广韵》的反切来了解《切韵》的语音系统的目的。陈氏的工作开了后代对韵书以至字书的反切进行系统研究的先河，他开创的系联反切的方法，给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研究的手段。但是，陈澧在运用这一方法上有不妥当的地方，对系联的正例与变例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表现了进退失据的弱点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因此，他的结论还不确切。后来的学者不少人对他的错误加以订正，对他的结论加以修改、补充。周祖谟先生写有《陈澧切韵考辨误》，曾运乾、陆志韦、黄淬伯、白涤洲、董同龢、李荣、方孝岳诸人对四十声类的提法都有修正。有的提出应分四十七类（黄淬伯、白涤洲），有的主张五十一类（曾运乾、陆志韦），有的说当有五十四类（董同龢），方孝岳先生则主张分为五十九类。韵类的分析各家也不很一致。总之，陈氏在运用论证方法上有它的局限性，但他的见识和首创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自陈澧的《切韵考》分析了《广韵》一书的反切之后，出现了许多分析韵书、字书反切系统的文章，较重要的有黄淬伯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严学宭先生的《大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张世禄先生的《朱翱反切声类考》，周法高的《玄应反切考》，白涤洲的《集韵声类考》等，这些论著对于丰富中古音的研究材料，都有重要的作用。

清代，由于《切韵》的残卷尚未发现，所以陈澧写《切韵考》的目的之一，就是企图通过《广韵》来考见《切韵》的面目。后来，《切韵》《唐韵》及其他韵书残卷陆续发现了，人们的研究领域扩大了，这时候便出现了许多研究《切韵》残卷及其他同一系统韵书的论文。主要有王国维、丁山、董作宾、刘盼遂、方国瑜、魏建功、姜亮夫、周祖谟、徐仁甫等人的文章。这方面，王国维、魏建功、姜亮夫、周祖谟等人的贡献比较大。

就《切韵》、《广韵》音系的研究来说，近几十年来还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对《切韵》系统体例方面的问题做了探讨，包括对《切韵》、《广韵》等书的韵例、韵目、韵数、韵序的研究和推阐。

2.把《切韵》、《广韵》按另一种便于研究和使用的方式（即服务于某种使用目的）加以重新编排，如刘复等人编《十韵汇编》，将传统所见和新发现的韵书资料对照排列，便于展示异同，了解各韵书列字的差别。又如沈兼士等人编《广韵声系》，则便于查考各字的谐声关系。丁声树、李荣编《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便于查见《广韵》中各个字的切语以及与现代读音的对照。赵元任编《方言调查字表》，便于利用《广韵》系统来调查方言，等等。

3.对《切韵》、《广韵》系统的内部结构及某些音类的发音特点进行探讨，这方面又包含几个问题。

甲、考证某些声母的音值，这方面重要的文章有罗常培的《知彻澄娘音值考》和《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陆志韦的《试拟切韵声母之音值并论唐代长安语之声母》，葛毅卿一些考证声类音值的文章（未刊），李新魁的《论〈切韵〉系统中床禅的分合》等。

乙、论证韵类方面的一些问题，主要论文有罗常培的《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他主张把高本汉拟为合口的鱼韵改为开口，并认为《切韵》中的鱼虞两韵在六朝的吴方言里面有-io、-iu 的区别，而在北方方言中都不存在这种区别。周法高的《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一文也研究了鱼虞两韵的音值，认为鱼韵读为 ĭo（o是开 o），虞韵读 iwo（o 是关 o），与模韵相配的是虞而不是鱼。龙果夫的《古汉语构拟探索》则主张把高本汉用长短元音来区分重韵改为 a 与 ə 的不同。葛毅卿的评高本汉对齐先萧青添及支仙宵清盐阳唐蒸登诸韵的韵值两篇文章，也提出与高本汉不同的拟音。邢公畹先生则写了《论中古汉语元音的长短》，马学良、罗季光先生写了《〈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都对《切韵》系统的元音提出了新的看法。

丙、研究《广韵》的重纽问题。重纽是《切韵》和《广韵》音系中的一种特殊的语音现象。在同一个小韵之内，即同韵、同声、同呼的字中，出现两个反切。这些反切，上字同为一套（同类），而反切下字却分为两套。中古的韵图把有重纽的两套字分列于三等和四等地位。对这种有重纽的韵部，陈澧作《切韵考》时已经发现，他也看出这是读音上不同，所以反切有两套。章炳麟、黄侃则以为不是表示语音的差别。高本汉在研究中古音时，以为《广韵》系统中的重纽基本上同音，不过他以声母的“j 化”来加以区别，认为一类是 j 化音，一是非 j 化音。陆志韦写了《三四等与所谓“喻化”》一文，不同意高本汉看法，提出是介音长短的不同，他在《古音说略》中把一类字的介音拟为 I，一类拟为 i。李荣先生的《切韵音系》基本上也是从介音方

面来区别重纽，一类作j，另一类作i。日本学者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的特质》，有坂秀世的《国语音韵史的研究》也都从介音方面来区别重纽。王静如先生的《论古汉语之腭介音》一文则认为一类带有"假合口"介音w(这一类的见组声母等是唇化的k^w)，而它们后面的介音是I，另一类字后面的介音是i，他从声母和介音两方面来区分重纽。有人则认为是主要元音的差异。董同龢的《<广韵>重纽试释》认为重纽的读音当有分别，但是什么样的分别他并没有明言，只在元音上加上标记(一类加ᵛ，一类不加)以示不同，看来，他似乎是主张主元音方面的不同。周法高也写了《<广韵>重纽的研究》一文，则比较明确地提出是主元音的不同，一类拟为较低的元音，另一类拟为较高的元音。周祖谟先生也认为是元音方面的差异，他说一类的元音偏后偏低，甚至为央元音。总之，对重纽问题，目前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丁、对《广韵》又读字的研究。这方面也有不少人写了文章进行探讨，这里面有赵锐的《<广韵>又读字的研究》，昌厚的《隋代诗文用韵与<广韵>又音》、葛信益的《广韵异读字发生之原因》及《广韵异读字有误认声旁之讹音》、汪寿明的《从<广韵>的同义又读字谈<广韵>音系》等文章。而方孝岳先生也曾对《广韵》的又读字作了研究，编有《广韵又音谱》。

戊、对《切韵》、《广韵》音系进行全面的拟构。陈澧《切韵考》等论著只是分划音类，没有拟定音读。自高本汉以后，对《广韵》进行了全面的拟音。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和《上古及中古汉语语音学简编》，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及《汉语音韵》，陆志韦的《古音说略》，方孝岳先生的《汉语语音史概要》，董同龢的《中国语音史》和《汉语音韵学》，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周法高的《论切韵音》，李荣先生的《切韵音系》，葛毅卿先生的许多未刊文章，邵荣芬先生的《汉语语音史讲话》，李新魁的《汉语语音史》和《古音概说》等。各人对《广韵》系统的拟音主要差别表现在声类、韵类各个方面：

(1) 全浊音是否送气。高本汉、王力、方孝岳、董同龢等人拟为送气音，陆志韦、李方桂、周法高、李荣拟为不送气音。葛毅卿则认为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2) 唇音帮组声母各家的拟音基本一致，只是陆志韦认为帮组的发音可能带有圆唇化。非组各家多认为未出现，只赵元任、董同龢有拟音。

(3) 端组、精组、见组声母各家的拟音一致。

(4) 知组声母高本汉、赵元任、王力、陆志韦、董同龢、李荣均拟为舌面音，李方桂、周法高拟为舌尖后音。方孝岳知二组拟为舌尖后塞音，知三组拟为舌面塞音。娘母各家的拟法较不一致，有作n，有作ȵ，有作ɳ，董同龢则认为娘母不必单独分出。

(5) 庄组声母高本汉、赵元任、方孝岳、李方桂、周法高、李荣均拟为舌尖后音，王力、陆志韦、董同龢拟为舌叶音。董同龢、李荣还从崇组中分出俟(崇二)组。

(6) 章组声母各家均拟为舌面音，但陆志韦、周法高将船纽拟为ʑ，禅纽拟为dʑ，与各家相反。

(7) 喻三高本汉、赵元任、李方桂拟为j，李荣作零声母，其他各家拟为ɣ，与匣纽相同。喻四高本汉、董同龢、李荣作零声母，其他各家作j。影纽多拟作喉塞音。

(8) 来纽各家完全一致。日纽除王力先生作ɽ，董同龢、周法高、李荣作ȵ外，其他各家

491610

同高本汉作 ʑ。

韵类各家拟音的差别主要是:

(1) 介音:i 介音方面,高本汉、赵元任、王力、方孝岳、李方桂、董同龢均以两种 i 区别三、四等韵的介音,三等韵作 ĭ(或 ǐ、j),属于辅音性的;四韵作 i,属于元音性的。周法高、李荣则都作 i。对四等韵,陆志韦、周法高、李荣均拟为不带 i 介音,陆氏将三等的介音拟为 ɪ。u 介音方面,高本汉、赵元任、王力、方孝岳、李方桂等人均分为两种,一是 w,表示开合合韵的韵类的合口,一是 u,表示开合分韵韵类的合口。前者是辅音性的。陆志韦则全作 w,董同龢、周法高、李荣则全作 u,不分两类。

(2) 脂韵高本汉、赵元任、王力、李方桂等作 i,其他各家作 iei; 之韵王力、方孝岳、李荣作 iə,其他作 i。虞韵的主元音高本汉、赵元任、王力、李方桂作 u,其他人作 o。模韵王力作 u,其他人作 o。歌戈各韵拟音一致,只是陆志韦拟为 ɒ,各家作 ɑ,麻韵则全作 a。

(3) -i 尾各韵:佳韵陆志韦、董同龢、周法高作 æi,李荣作 ɛ。皆韵周法高、李荣作 ɛi,其他多作 ɐi。夬韵王力、方孝岳作 æi,其他作 ai。咍灰韵的主元音周法高作 ə,其他作 ɒ。其余收-i 尾各韵拟音一致。

(4) 收-u 尾各韵:萧宵肴豪各韵拟音较一致,特出者是陆志韦拟肴为 ɐu,豪为 ɒu。尤侯韵的主元音各家多作 ə,方孝岳作 o,李荣作 u。幽韵的主元音则有的作 ě,有的作 e。

(5) 收-ŋ 尾各韵:东韵各家作 uŋ,方孝岳作 oŋ。冬韵各家作 uoŋ,方孝岳作 uŋ、李荣作 oŋ。钟韵各家作 iuoŋ,方孝岳作 ǐuŋ,李荣作 ioŋ。其他收-ŋ 尾韵各家的拟音基本一致,如江韵都作 ɔŋ,阳韵都作 iaŋ(或 iɑŋ),唐韵除陆志韦作 ɒŋ 外,都作 ɑŋ。庚韵除陆志韦、周法高作 aŋ 外,都作 ɐŋ。庚三韵陆作 ɪæŋ 外,其他人都作 iɐŋ。耕韵王力、方孝岳作 ɐŋ、李荣作 ɛŋ 外,余都作 æŋ。清韵除王力、周法高作 iæŋ 外,余都作 iɛŋ。青韵除赵元任作 iəŋ 外,余都作 ieŋ(或 eŋ)。蒸韵除陆志韦作 iěŋ 外,余都作 iəŋ。登韵全作 əŋ。

(6) 收-n 尾各韵:真臻谆文欣各韵拟音比较一致。元韵各家作 iɐn,只周法高作 iɑn。魂痕寒桓删先仙各家也比较一致,只是山韵的出入较大,王力、方孝岳、董同龢、周法高均作 æn,李荣为 ɛn,其余为 ăn 或 an。

(7) 收-m 尾各韵:侵韵各家多作 iəm,只陆志韦、王力作 iěm、覃韵多作 ɒm,董同龢作 ʌm,周法高作 əm。谈韵全作 ɑm。添韵除有无介音的区别外,主元音全作 e 或 ɛ。咸韵各家多作 ɐm,只赵元任作 am。周法高作 æm。衔韵一致作 am。严凡韵的主元音多作 ɐ,只周法高作 ɑ。

除以上各家的拟音互有差别之外,李新魁的拟音多有不同,详见《古音概说》,这里不赘。

己、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对《切韵》这部书的性质、它代表什么地方的音系,历来已有不同看法。高本汉、马伯乐认为《切韵》是代表当时的长安音,葛毅卿也作如是观、周法高基本上也赞同他们的看法。罗常培、董同龢则认为是“采取所谓‘最小公倍数的分类法’的”。六十年代初,王显、邵荣芬两位先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提出一个新的看法。王显先生说是“《切韵》音系是以当时洛阳话为基础的,也适当地吸收了魏晋时代和当时河北区

其他方言的个别音类以及当时金陵话的一部分音类”。邵先生的看法也基本相同，他说“当时洛阳一带的语音是它(指《切韵》)的基础，金陵一带的语音是它主要的参考对象”。王、邵的文章出来后，引起了一阵子讨论。参加讨论的有黄淬伯、何九盈、周祖谟等人，在国外的张琨也写有文章讨论这一问题。周祖谟先生认为《切韵》音系是“公元六世纪南北士人通用的雅言。至于审音方面细微的分别，主要根据的是南方承用的书音”。周先生的意见主要是说它代表六世纪文学语言的音系。

在进行这一问题的研讨之时，也有些同志从不同的角度和运用其他的材料来谈论《切韵》音系的性质，如赵振铎同志的《从<切韵・序>论<切韵>》，罗伟豪同志的《从<颜氏家训・音辞篇>论<切韵>》，这些文章都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提供了可参考的意见。

庚、对《切韵》、《广韵》加以校勘或补逸。这方面也出现了不少论著，著名的有周祖谟先生的《广韵校勘记》，海外的余乃永也对《广韵》作了校证。赵少咸先生也写了《广韵疏证》一书。此外，龙宇纯著有《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阙切韵校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汪宗衍则写有《陆法言切韵逸补辑》，葛信益也有《广韵讹夺举正》的文章。

申、对《广韵》的应用和与其他语音材料的联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如何使用、阅读古代反切。这方面的文章有：方孝岳的《广韵研究怎样为今天服务》，杨耐思的《切韵音系与方言调查》。谈古反切如何构成以及怎样使用古反切的，有陆志韦《古反切是怎样构造的》，龙宇纯的《例外反切的研究》，杜其容的《由韵书中罕见字推论反切结构》；还有殷焕先的《反切释要》和《反切释例》，昌厚的怎样根据北京音辨别古音的声母和韵母两篇文章，李葆瑞的《怎样利用北京音系来帮助掌握反切》，李新魁的《怎样读古反切》等。

在对《广韵》音系进行研究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就同一历史时期或稍前的历史阶段的其他语言材料开展研究。这些研究开拓了中古音研究的范围，对于进一步了解《广韵》音系的性质和特点都有帮助。这里，包括几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对中古及前后时期韵文押韵系统的研究，重要的著作有罗常培、周祖谟合著的《汉魏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于安澜的《汉魏六朝韵谱》，王力的《南北朝诗人用韵考》，昌厚的《隋韵谱》，施则敬的《唐律用韵考》，丁邦新的《魏晋音韵研究》，张世禄的《杜甫诗韵系》，鲍明炜的《李白诗的韵系》，鲁国尧的《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等。二是对《说文》、《经典释文》、《玉篇》、《万象名义》、《文选音》、《楚辞音》各种字书、音书的材料进行研究，这方面，周祖谟先生用力甚多，成就比较突出。方孝岳先生及黄焯先生对《经典释文》也曾花了功力进行分析、研究。方孝岳先生编有《六朝反切谱系》的巨著，分析、排比《经典释文》一书所录的反切，黄焯先生则写了《经典释文汇校》一书。

对中古音的研究，这几十年来有一定的开展，也取得不小的成绩。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作深入的探讨。今后，应从下述几个方面来加强对中古音的研究：

1.《广韵》音系与《切韵》音系的关系如何？它们的性质到底怎样？是代表单一的音系，还是具有综合的性质？综合的程度如何？

2.必须对《广韵》音系的内部结构作更深人的分析，要弄清《广韵》各种音类之间分分合

合的关系，如重韵、重纽、又音以及各个音类之间的关系，并从学理上加以确切的说明。

3.必须充分利用汉语方言和域外方言的材料来帮助中古音的研究。事实上，过去对方言材料的利用是很不够的，对古代汉语语音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地方的音读，研究和利用也很不够。王力先生对"汉越语"的研究、洪笃仁先生对日本万叶仮名的研究，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方面的论著出现。

4.必须对《广韵》、《集韵》的音系加以整理分析，对好的版本加以刊布，编出韵图、索引，以利各方面使用。最近，湖北、四川的《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对中古音系进行了许多归纳和分析的工作，这对于加深对《广韵》、《集韵》等书的研究和使用都有实用的价值。

三、等韵学的研究

等韵学是以特定的格式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音的一门学问，它以图表的形式来展示汉语的语音系统和韵书中的反切。等韵学是我们传统语音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我国古代学者审辨字音的高度成就。

等韵学的研究，在唐宋时代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学者为了表现《切韵》、《广韵》一系韵书的反切，将反切所反映的字音排列在一个个的表格之中。宋代出现的《韵镜》，是我国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等韵图。宋代以后，历代学者对韵图时有制作，从唐宋至明清，一直有许多音韵学者用韵图的形式来表现古代韵书的反切体系及各个时代的实际语音。韵图的制作很发达，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各代韵图，不下一百二十种。这些韵图以其独特的表现方法和特殊的概念、术语构成了等韵学丰富的内容。

我国的等韵学除了表现在各代对韵图的制作之外，还表现为对韵图和等韵学理的研究。在音韵学领域中，等韵的研究开展得比较迟，基础也较为薄弱，除了韵图的编纂本身有较为丰富的内容之外，后人对等韵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清代学者中，有江永、戴震、梁僧宝、劳乃宣等人比较重视对等韵学理的研究和运用，其他的人研究的成绩不大。民元以来，研究等韵学的，主要有赵荫棠、罗常培、陆志韦等人。赵荫棠发表了许多介绍等韵图的文章，后来汇总成为《等韵源流》一书，但是，他的书主要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考证或谈论各种韵图的制作情况的，对等韵学理及它们所反映的语音系统研讨得不够。罗常培先生对等韵学上的术语如"重轻"、"内外转"等写了几篇分析的文章，还写了《通志·七音略研究》，颇为研究者所重视。陆志韦先生对等韵图的研究和介绍也卓有成绩，写了一些分析等韵图的文章。顾实也写了一些宋元时代韵图的题跋，如《重刻韵镜序》、《重刻四声等子序》、《四声等子审音》、《校正切韵指掌图序》等。周祖谟先生也写了《宋人等韵图中"转"字的来源》一文。王力先生写有《类音研究》。解放以来，研究等韵学的人不多，先后发表的文章，有葛毅卿的《韵镜音所代表的时间和区域》，叶祥苓的《〈类音〉五十母考释》，李新魁的《〈康熙字典〉的两种韵图》、《江永〈四声切韵表〉及其继作述评》、《谈几种兼表南北方音的等韵图》、《戴震〈声类表〉简述》、《庞大堃、梁僧宝的等韵学著作》、《〈韵镜〉研究》等。

对等韵门法,也有一些文章进行研讨。发表的文章有曾运乾的《等韵门法驳议》,董同龢的《等韵门法通释》以及李新魁的《等韵门法研究》。他们对等韵门法的概念以及门法的具体内容加以解释,对门法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制作的基本精神也做了一些论述。

跟其他部分比较起来,等韵学的研究是目前音韵学中比较薄弱的部分,今后必须从下述几个方面来加强研究:

1.全面搜集历代编纂的等韵图,加以分析研究,并将其中重要的加以刊印,以广流传,便于广大研究者利用。

2.对等韵学的起源问题,加以认真的研究。正确论述它发生、发展的过程,弄清等韵图与悉昙学的关系。

3.对等韵学中所涉及的语音学原理和所使用的术语加以正确说明,并写成较为通俗好懂的书,供广大读者学习,引导更多的人参加到等韵学的研究队伍中来。

4.对中古时期出现的等韵图加以深入研究,弄清它们与各韵书(如《切韵》、《广韵》、《集韵》、《礼部韵略》、《五音集韵》等)的关系。

四、北音学的研究

北音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原音韵》一系韵书所反映的近代北方话的语音。这个研究,关系到普通话语音形成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中原音韵》这部颇具特色的韵书,以其反映实际语音和服务于戏曲创作、为历代作北曲者所使用而驰名于世。在《中原音韵》出现之前及之后,还有许多内容相近或属于同一系统的韵书出现,如《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中州音韵》、《洪武正韵》等。但以《中原音韵》较为著名,成为研究北音学的基本材料。

对《中原音韵》的研究,早就引起音韵学界的重视,赵荫棠在较早的年代就写了《中原音韵研究》,日本学者石山福治也著有《考定中原音韵》一书。罗常培先生则写了《中原音韵声类考》的论文,对研究《中原音韵》声类的方法提出很好的见解,并考出它的声母有二十个。陆志韦先生也写了《释〈中原音韵〉》的文章,除了分析它的语音特点之外,主张分声母为二十四个。白涤洲也写了《北音入声演变考》一文,对《中原音韵》以后入声的演变加以考察。

解放以后,曾经有些文章对《中原音韵》的性质和所代表的音系进行了讨论。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一文主张《中原音韵》代表当时的大都音,而大都音就是那时候汉语共同语标准音的代表;李新魁的《〈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其代表的音系》以及《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等文章则主张《中原音韵》代表的是当时河南一带以洛阳音为主体的共同语音,"中原"不是指北京,而是指河南。另一个问题是《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的性质,元代的实际口语中还有没有入声,《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是否代表了口语中的真实情况,还是仅仅为"广其押韵"而设。《中原音韵》代表什么地方的音系,这关系到北方话语音特别是北京音发展的问题,也关系到近代汉语共同语以什么地方的语音为标准音的问题。这一问题当然大有争论的余地。最近,李新魁发表了

《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一文,引据了约三十种书的材料论证一直到清代中叶以前,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仍是以河南地区语音为代表的中原音,北京音在清代中叶以后才逐渐上升到标准音的地位。

对近代汉语声母的研究,解放后也有开展,忌浮同志发表了《<中原音韵>二十五声母集说》一文,不同意罗常培先生分《中原音韵》声母为二十个的结论,主张应分二十五个,关键之点是他把照系声母拟为舌叶音,以与舌面音、舌尖后音相区别,所以有二十五个之多。李新魁的《论近代汉语照系声母的音值》一文则提出不同的见解,认为照系声母的音值就是舌尖后音,它可以与 i 元音相拼,罗先生的结论应该坚持。

对《中原音韵》音系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的,主要有杨耐思和宁继福同志。杨耐思除写了一些分析、介绍《中原音韵》的单篇文章之外,还写了《中原音韵音系》一书。宁继福对《中原音韵》的作者作了比较深入的调查了解,对此书的板本也作了全面的考究。而且写出了《中原音韵表稿》,排比了该书的各个音类,对此书的一些问题,也提出了自己一些看法。此外,李新魁还以《中原音韵》为主体,叙述了此书以前和以后的历史时期汉语的发展,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史》和《<中原音韵>音系研究》。

除了对《中原音韵》的研究之外,解放后对《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对音也开展了研究。首先是罗常培、蔡美彪刊布了《蒙古字韵》和其他的八思巴字材料,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在这一基础上,还介绍了龙果夫对八思巴字研究的成果。杨耐思、照那斯图等同志写了一些八思巴文对音材料的介绍和研究文章,为北音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为了配合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有些学者还探讨了元代韵文用韵的情况。廖珣英写了《关汉卿戏曲的用韵》、《诸宫调的用韵》,周大璞也写了《董西厢用韵考》,这些文章对帮助考定元代汉语的音韵系统,都有一定的作用。

北音学的研究,实在来说,还处于发端性的阶段,研究的人还不多,研究也不很深入。罗常培、吕叔湘先生曾说过:"前人在汉语史方面做过的工作侧重在古代,我们现在要多用力量在近代,要首先弄清楚普通话形成的历史"。(《现代汉语规范问题》,载《语言研究》第一期)我们应该从这方面来加强努力,必须做到:

1.必须把与《中原音韵》有关的其他韵书研究清楚,例如《蒙古字韵》、《中州音韵》、《洪武正韵》等。必须把《广韵》《礼部韵略》等以后各韵书所反映的语音系统理出一个比较清楚的脉络,弄清这些韵书与《中原音韵》的异同和承传关系。

2.继续探讨《中原音韵》音系的性质和代表的语音,考察《中原音韵》中各种音类的分合关系,并考定其确切音值。

3.必须对元曲的用韵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同时结合元明时代出现的韵书、韵图,考查《中原音韵》音系反映实际语音的程度如何以及它如何发展演变。

4.必须把比较能够反映近代汉语语音特点的方言(如赣方言、客方言等)研究清楚,运用这些方言的材料来助成《中原音韵》的研究。

5.弄清近代汉语共同语语音形成的过程,弄清标准音的问题,以便正确运用各种语音材

料和正确论述共同语语音的发展。对近代汉语语音发展的各种重要现象（如全浊声母的消失，阴阳调的分化，入声的消变，-m 韵尾的发展，照系声母字的变化，介音的发展，桓欢韵、齐微韵、歌戈韵、车遮韵等韵类主要元音的演变等）作深入的研究。

五、音韵学中"史"和"论"的研究

音韵学的研究工作，还包含对语音史、音韵学史和音韵学本身的理论这几个方面的研究。语音史是解放后新起的研究部门，也是把音韵学的研究推向更高阶段的部门。音韵学传统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着重于研究音韵学的各种概念、术语，述说各部分研究的情况，语音史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汉语各个时代语音演变的过程。无疑，语音史的研究要比音韵学的研究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它必须统观全局，汇通各种不同的语音材料，接合各个历史时期语音发展的线索，必须合理地解释不同时间、不同地域表现于共同语或方言上的多种多样的语言事实，而要做到比较能照顾全面、贯通今古，事实上并不容易。但是，语音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它将为汉族社会的研究，为亲属语言和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为考古、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强有力的论证手段。

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是与高等学校本门课程的开设联系在一起的，五十年代以至六十年代，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都开设了《汉语史》的课程。王力先生首先编出了《汉语史稿》，其中上册是语音史部分，其他各校也先后编出《语音史》的讲义。我们所能见到的，除王先生的《汉语史稿》外，还有方孝岳先生的《汉语语音史概要》也于最近出版，邢公畹先生也编了《汉语音韵演变史教程》的讲义等。在台湾的董同龢，于 1954 年出版了《中国语音史》，后又增补为《汉语音韵学》。近几年来，也有一些语音史的论著出现，如邵荣芬先生的《汉语语音史讲话》已经出版，史存直先生的《汉语语音史纲要》亦已面世，李新魁的《汉语语音史》也将出版。

汉语音韵学作为一门总的学科，几十年来也有不少论著问世。解放前，曾出版过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后又改名《汉语音韵学》，姜亮夫的《中国音韵学》，林尹的《中国声韵学通论》，张世禄的《中国声韵学概要》和《音韵学》，罗常培的《汉语音韵学导论》，徐敬修的《音韵常识》，而更早的还有马宗霍的《音韵学通论》和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等。解放后，除再版了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和罗常培的《汉语音韵学导论》之外，音韵学的书出版的不多，主要有唐作藩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常识》，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和李新魁的《古音概说》。在国外，有张洪年翻译高本汉发表在远东博物馆馆刊第二十二期的文章称为《中国声韵学大纲》出版，还有上面提到的台湾董同龢的《汉语音韵学》。

音韵学史方面的研究，在音韵学领域各个部分的研究中，开展得比较少。解放前，张世禄先生写了《中国音韵学史》，魏建功先生也有《古音系研究》的书。解放后，还没有出现较为全面的、完备的音韵学史专著，只是重印了莫友芝的《韵学源流》，还有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中的音韵研究部分，可为读者提供了解汉语音韵研究的情况。近来，赵诚同志出版了

《中国古代韵书》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音韵学中的一些专著,材料充实,说明详瞻,对于读者了解古代韵书的撰作有不小的帮助。

解放以来也出版了一些有关音韵的论文集,如王力先生的《汉语史论文集》,罗常培先生的《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其中大部分论文是关于汉语音韵的),周祖谟先生的《汉语音韵论文集》和《问学集》。

解放后,对音韵学的古籍也做了一些刊布工作。中华书局和古籍出版社等单位先后印行了《音韵书丛书》、《韵镜》、《切韵指掌图》、《中原音韵》,梁僧宝的《四声韵谱》和《切韵求蒙》,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等。我国音韵学方面的古籍十分繁富,应该说,几十年来,对这方面书籍的翻印是做得很不充分的。

从过去对语音史、音韵学、音韵学史各方面的研究情况看来,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今后必须从下述几个方面来努力:

1.加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语音史研究中各个薄弱环节,语音史中的残缺部门要设法补充。一是要加强《诗经》时代以前原始汉语或"秦语"的研究,这方面已有一些学者在进行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严学窘先生在这方面写了不少研究原始汉语的论文,论述了汉语声调的起源,原始汉语的韵尾后缀-s等。张琨也就汉语的更古状态作了探索,通过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比较探讨上古汉语及原始汉语的某些语音特点,如他写的《汉藏语系的"针"字》、《汉藏语的"铁": QHLEKS》等,都展示了通过比较的方法考求原始汉语或秦语可以有广泛的发展前途,这方面还必须有后继者来进一步研究。二是必须加深对汉魏时期语音的研究,这个时期是汉语语音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但在语音史的研究上进行得很不深入,有关的语音材料还没有深入发掘。罗常培、周祖谟先生已经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出版了专著,但还要靠大家进一步努力。三是元代以后至明清时代的语音必须加强研究,一般以为元代的语音已很接近今天共同语的语音,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深入研究,其实不然。这一时期的语音材料很丰富,语音的变化也相当复杂多样,各地方音的分歧与共同语的变化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口语语音与书面语语音的读法也颇为参差,这些都必须加强研究。四是必须加强方音史的研究,如吴方言、闽方言等都有比较充分的材料,可以构拟出它们的古音状况,加强方音史的研究有助于对共同语语音的研究。象周祖谟先生的《关于唐代方言中四声读法的一些资料》、《宋代汴洛语音考》等文章,都对方音史的研究起了示范的作用。

2.语音史上的一些理论问题必须研究清楚,应该有新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产生,旧的问题也应有新的看法出现。语音史上历来存在的问题也应该获得较好的解答,如汉语语音史的分期问题、语音演变规律的整性(系统性)与散性(个别性)的关系问题、语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包括拟音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论、音位分析法如何与音素的仔细分辨统一起来等)、语音材料(如《广韵》与《中原音韵》)如何利用、不同语音发展线索如何接合的问题,语音的演变与词义、语法演变关系的问题,词源研究如何服务于语音研究的问题,语音史上一些重大变化(如声母方面的全浊音清化、复辅音的消变,韵母方面元音、介音、尾音的互相影响

与在音节结构中彼此消长的规律，声调方面浊上变去、入声消失等)的规律性问题，等等。

3.音韵学方面，必须尽量使音韵学知识和使用的术语尽量为更广泛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要做通俗化和普及工作。必须出版适合于目前高等学校中文系一般学生和语言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音韵学读本，也要出版适合于广大群众阅读的知识读物。要编出工具书，如各个时代的字音对照表、韵书索引等，便于各界应用。此外，音韵学的研究必须与工具书的编纂和当前诗文戏曲的用韵研究结合起来，要为新的格律诗的创立提供资料和语音上的依据，还必须为古书的阅读提供指导。总之，音韵学的研究应该在现实的文化生活中发挥它应起的作用。

4.音韵学史方面，要大量做音韵学典籍的介绍、分析和评价工作，要编书目、提要。重要的书要重版、翻印，提供研究的资料。要写出比较完备的汉语音韵学史。另外，必须做现有资料的普查工作，了解各学校、各地图书馆所藏音韵学著作的情况，编出完备的音韵学书目，要重新编印"音韵学丛书"。这些工作都必须靠大家通力合作。

以上是就音韵学各个部分的研究情况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也提出了一些"展望"的意见。从整个音韵学的研究来说，今后应做的事，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1.必须大力加强音韵学的研究，应从"专"与"通"两方面一起下功夫，一方面要做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做普及工作，要扩大研究领域，探讨新问题，运用新方法，建立新观点。从过去的音韵学整个研究工作看来，我国的前辈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果累累，举世瞩目。但仍有许多薄弱环节，仍有许多新的领域等待我们去开拓，去做深入的研究。我们必须敢于探索，勇于创新。

2.必须大力加强音韵学著作方面的出版工作。目前，国内出版音韵学论著相当困难，一方面是有些报刊编辑不懂或不重视音韵学，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就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是印刷条件有很大的限制，许多地方的印刷厂没有国际音标，音韵学的论著要出版、发表要拖相当长的时间，有著作、论文，也没有出路。

3.必须大力培养新人。音韵学的研究队伍本来就比较单薄，学的人不多。经过十几年来的中断，学习、研究的人更少。今后要进一步开展音韵学的研究，一方面必须对中年人加以培训，另一方面必须培养新的接班人。因此，有条件的学校、单位，最好能建立音韵学研究室，举办音韵学研究班或培训班。

4.必须加强各方面的交流，国内各单位、各研究者之间必须交流，国内和国外之间也应该加强交流。目前，国外研究汉语音韵学的相当活跃，必须加强联系，互相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必须学习人家的长处，取长补短，发展我们的音韵学研究。

我们展望，经过这次全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及首次讨论会之后，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国的音韵学研究，将会开出更加鲜艳夺目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我们期待着音韵学研究在国内外各种语言学研究工作中处于相比毫不逊色的地位这一天的到来！

《经典释文》反切考

王　力

《经典释文》为陆德明所作。陆德明约生于公元五五二年，殁于六二二年。《经典释文》作于癸卯年、即公元五八三年、陈后主至德元年，隋文帝开皇三年，比陆法言《切韵》的成书还早了十八年(《切韵》写成于公元六〇一年)。

《经典释文》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的音义，主要是记录旧音，以音明义。陆德明在他的序文里说："辄撰集'五典'《孝经》、《论语》、《老》、《庄》、《尔雅》等音"，又说"循省旧音"，可见此书是以注音为主的。《经典释文》虽不是韵书，但是反切繁多，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六世纪的语言系统。拿此书的语音系统和《切韵》的语音系统相比较，足以证明《切韵》实兼古今方国之音，而《经典释文》则代表当时中国的普通话，可能就是长安音。

陆德明是吴县人，有人怀疑《经典释文》用的是吴音。这个论据是不能成立的。卢文弨在《重雕经典释文缘起》中说："陆氏虽吴产，而其所汇辑前人之音，则不尽吴产也。"陆氏自己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沈浊。今之去取，冀祛兹弊。"他岂有采用吴音的道理？况且他大量引用六朝注释家的反切，更不能认为是吴音了。

《经典释文》的反切，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我读了一遍以后，觉得有下列八点需要加以说明：

（一）大多数情况是因声别义。一个字如果有两种以上的读音，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就应该选择其中一种，这叫做"以意求之"。例如重复的"复"读扶又反，反复的"复"音服；经过的"过"读古禾反，超过的"过"读古卧反。这些往往只是声调上的分别。某些字有本读，有破读(又叫读破)。本读称为"如字"。例如"为"字读平声是"如字"，读去声于伪反是破读；"祝"字读入声是"如"字，读去声之又反是破读。有时候，两种读法都可以，例如《左传·昭公三年》："匪舌是出。"《释文》："出，如字，又尺遂反。"

（二）有些两读的字不仅是声调的差异，而往往是声母的不同。这一类多是所谓假借字。例如"说"借为"悦"，则读如"悦"。《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释文："说，音悦。"又如"女"为"汝"，则读如"汝"。《论语·雍也》："今女画。"《释文》："女，音汝。"

（三）一字多读，有时候是陆德明的音读。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鸜鹆跦跦。"《释文》："跦，张于反，又张留反。"有时候是旧音各家不同。例如《诗经·小雅·大东》："佻佻公子。"《释文》："佻，徒雕反。徐又徒了反，沈又徒高反。"

（四）有些字音，《经典释文》所用的反切是统一的。例如：为，于伪反；复，扶又反；去，起

吕反；见，贤遍反，易，以豉反，等等。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反切用字不统一。例如：嵩，夙忠反；娀，息忠反。其实“嵩、娀”是同音字。又如：车，一处音尺遮反，另一处音尺奢反，又一处音昌蛇反，切出来是同一的读音。甚至各家异读也只是字面不同，切出来的读音并没有什么两样。例如《尚书·泰誓上》：“刳剔孕妇。”《释文》：“孕，以证反，徐养证反。”《庄子·盗跖》：“编虎须。”《释文》：“扁，音鞭，又蒲显反，徐扶显反。”（古无轻唇音，蒲显与扶显音同。）这样就造成混乱。当《释文》一字两读的时候，到底是读成两音呢，还是读成一音，就要求我们参考他处，作出判断了。

（五）有些很浅的字，也注上反切，这是因为要避免误认为字形近似的另一个字。例如：

日，人一反，而一反，人实反，表示这是日月的“日”，不是诗云子曰的“曰”；

土，他覩反，表示这是土地的“土”，不是士农工商的“士”；

己，音纪，表示这是自己的“己”，不是已经的“已”；

已，音以，表示这是已经的“已”，不是自己的“己”。

（六）某字有两种读音，其音相差颇远，那么，第二种读音应该是另一字。例如《尚书·顾命》：“敷重筍席。”《释文》：“筍，息允反。马云：‘箁箬也。’徐云：‘竹子竹为席。’于贫反。”这是读“筍”为“筠”。《礼记·聘义》：“孚尹旁达。”注：“孚读为浮，尹读如竹箭之筠。”《释文》：“尹，依注音筍，又作筠，于贫反。”可见于贫是“筠”字的切音。这种情况虽不多见，但是值得注意。

（七）《经典释文》的反切不如《切韵》严格，开合两呼往往混用。有下列四种情况：

1. 以开口一等字切合口一等字。例如：

般，薄寒反，步干反，蒲安反；

盘，步干反，畔干反；

磐，步干反，步丹反，畔干反；

槃，薄寒反；

鞶，步干反；

胖，步丹反；

弁，步干反，步寒反；

潘，判丹反，判干反；

瞒，莫干反；

曼，莫干反；

漫，末旦反，末干反；

缦，武旦反，末旦反；

槾，末旦反，末丹反；

慢，亡旦，武安二反；

鬆，侧巴反；

秣，莫葛反；

末，武葛反，亡葛反，亡曷反；

沬，亡曷反；

茇，蒲葛反；

偝，扶代反；

臀，徒恩反；

2. 以合口一等字切开口一等字。例如：

翰，寒半反；

达，他末反；

挞，他末反；

遏，乌末反；

阏，安末反；

怛，丹末反。

3. 以开口三等字切合口三等字。例如：

橘，均必反，均笔反，均栗反；

鹬，尹必反；

鴥，唯必反；

聿，于必反。

这种情况是可以解释的，这些反切除了个别例外（如臀，徒恩反；橘，均栗反），都和唇音字有关。或者是被切字属唇音，如"般、盘、磐、槃、鞶、胖、弁、潘、瞒、曼、漫、缦、馒、秣、末、沬、茇、偝"等；或者是反切下字属唇音，如"半、巴、末、必、笔"等。我们知道，唇音字是双唇接触，与合口呼的圆唇相似，所以开口的唇音字也可以切合口字，反过来也一样，合口的唇音字也可以切开口字。我们不可误会，以为《经典释文》开合不分[①]。

（八）通志堂本《经典释文》颇多讹误，卢文弨重雕本《经典释文》，经梁同舟、毕沅、段玉裁，李兆洛，臧镛堂等人校勘，讹误较少，但仍有一些地方没有校正。例如《诗经·秦风·晨风》："鴥彼晨风。"《释文》："《说文》作鴪，尹鹬反，疾飞貌。《字林》於寂反。"今本《毛诗注疏》作"《字林》于叔反"。当以"于叔反"为是。"於"是影母字，不合。"于"是喻母三等字，"尹"是喻母四等字，《经典释文》喻三和喻四有混用的情况。《集韵》"鴥"读于六切，可证。这一类情况是要谨慎处理的。

下面我们把《经典释文》语音系统分为声母、韵部、声调三方面进行分析。

壹 声母

经钱大昕证明，古无舌上音。后世读知彻澄娘的字，古代读端透定泥，直到《广韵》反切

① 即以"臀、橘"二字而论，也可以有解释："徒"是合口一等字，故可以切合口一等的"臀"；"均"是合口三等字，故可以切合口三等的"橘"。

中，还有舌头与舌上相通的痕迹。例如：

桩，都江切。　　　　缒，地伪切。
贮，丁吕切。　　　　滞，徒例切。
膗，杖怀切①。　　　鬤，乃庚切②。
窡，丁滑切③。　　　鵽，丁刮切④。
玚，徒杏切⑤。　　　牚，他孟切⑥。
歠，丑历切⑦。　　　[illegible]，丁力切⑧。
赁，乃禁切⑨。　　　湛，徒减切⑩。

罗常培先生以《切韵》残本和《广韵》对勘，发现《切韵》用舌头为切而《广韵》用舌上为切者（如戆，《切韵》丁降反，《广韵》陟降切）八例，认为这是"陆词旧法"⑪。他的话是对的。直到七世纪，端系二三等字还没有分化为知系。《经典释文》的反切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

(1) 端知混用

(甲)以端切知

猪（陟鱼）⑫：丁鱼	
柱（知庾）：丁主	长（知丈）：丁丈，丁两
疐，踬，懥（陟利）：丁四	缀（陟卫、陟劣）：丁卫，丁劣⑬，丁悦
转（知恋）：丁恋	罩（竹角⑭）：都学
劚（陟玉）：丁录	
斫，诼，琢（竹角）：丁角	窒（陟栗）：得悉
挃（陟栗）：丁秩	窋（竹律）：丁律
辍（陟劣）：丁劣	剟（陟劣）：丁悦
着（张略）：丁略	擿（陟革）：都革
絷（陟立）：丁立	䜭（陟立）：丁立，丁邑

① 膗字依韵图当作除怀切，故《切韵指南》把它归入澄母，读为"𪖌"（除迈切）的平声。
② 当依《集韵》读尼庚切。
③ 当依《集韵》作张滑切。
④ 当依《集韵》作张刮切。
⑤ 当依《集韵》作丈梗切。
⑥ 当依《集韵》作耻孟切。
⑦ 这是相反的情况，以舌上切舌头，但理由是一样的，既然古无舌上，则以舌上切舌头实际上是以舌头切舌头。"歠"字《集韵》作他历切。
⑧ 这与"陟"字竹力切同意。当依《康熙字典》音陟。
⑨ 当依《集韵》作女禁切。
⑩ 当依大徐《说文》作它减切，或依《集韵》作丈减切。
⑪ 参看王力《汉语音韵学》202页。
⑫ 括号内是《广韵》的反切。
⑬ 《广韵》去声"缀"，陟卫切，又丁劣切，但入声"缀"则作陟劣切。
⑭ 这是《集韵》的反切，《广韵》入声无"罩"字。

(乙)以知切端(缺例①)

(2) 透彻混用

(甲)以透切彻

朾(痴贞②):他贞　　畜(丑六):他六

卓(踔,敕角):吐浊　　𣵀(丑降③):尧绛

(乙)以彻切透

侗恫(他孔④):敕动　　台(土来):敕来

吞(吐根):敕恩　　滩(他干,他案⑤):敕丹,敕旦

窕(他雕,他吊⑥):敕雕,敕吊　　祧,挑(吐雕):敕雕

弢(土刀):敕刀⑦　　它(托何):敕多

稌(他鲁):敕古　　坦(他但):敕但

傥(他朗):敕党,敕荡　　脱(吐外⑧,他括):敕外,敕括

贷(他代):敕代　　大(吐卧⑨):敕佐

逖,剔(他历):敕历

(3) 定澄混用

(甲)以定切澄

淖(直教⑩):徒较　　轴(直六):大六

濯(直角):大角　　植(逐力⑪,直吏):徒力,徒吏

(乙)以澄切定

惮(唐干⑫,徒案):直丹,直旦,丈旦

姪,绖,轶,迭,眰(徒结):直结

荎:沈又直黎　　涤(徒历):直的,直历

翟,觌,籴(徒历):直历

(4) 泥娘混用

(甲)以泥切娘

① 缺例不等于不可能有这种情况。观于下文以彻切透,以澄切定,则知以知切端是完全可能的。
② 这是《集韵》的反切。
③ 这是《集韵》的反切。
④ "恫"读他孔切是依《集韵》。
⑤ 他案切是依《集韵》。
⑥ 这是《集韵》的反切。
⑦ 原书"敕"字有时写作"勑",有时写作"敇",今统一为"敕"。
⑧ 这是《集韵》的反切。
⑨ 这是《集韵》的反切,"吐卧"当作"吐佐"。
⑩ 这是《集韵》的反切。
⑪ 这是《集韵》的反切。
⑫ 这是《集韵》的反切。

怩（女夷）：乃私　　　　桡（女教[1]）：乃教

淖（狞教[2]）：乃孝　　　　铙（女教[3]）：乃孝

溺（昵角[4]）：奴学　　　　昵（尼质）：乃吉

吶（女劣）：奴劣　　　　黐（尼辄）：奴辄

（乙）以娘切泥（缺例[5]）

舌头舌上混用的情况如此之多，足以证明，在《经典释文》时代，舌音尚未分化为端知两系。

经钱大昕证明，古无轻唇音。直到《切韵》时代还是这样。今《广韵》反切上字，帮系和非系混用（往往是以非系字切帮系字）。在《经典释文》里，这种情况更为常见。

下面的例子，《广韵》和《经典释文》都以轻唇字切重唇字。

（1）以非切帮[6]

瀌（悲娇[7]），《广韵》甫娇，《释文》方苗。

贬（悲检），《广韵》方敛，《释文》方犯。

堋（逋邓），《广韵》方隥，《释文》甫赠。

彆（必结），《广韵》方结[8]，《释文》方血。

闭（必结），《广韵》方结，《释文》方结。

（2）以敷切滂

杓（匹遥[9]），《广韵》抚招，《释文》敷招。

摽（纰招），《广韵》抚招，《释文》敷萧。

秠（攀悲），《广韵》敷悲，《释文》孚悲。

犥（匹沼），《广韵》敷沼，《释文》芳表，芳赵，芳老。

憋（匹灭），《广韵》芳灭，《释文》芳灭。

辟（匹辟），《广韵》芳辟，《释文》芳益，芳石。

副（拍逼），《广韵》芳逼，《释文》孚逼。

（3）以奉切并

貔（频脂），《广韵》房脂，《释文》扶夷。

嫔（毗宾），《广韵》符真，《释文》符真。

---

① 这是大徐《说文》和《集韵》的反切。今本《广韵》作奴教切，是古音的残留。

② 这是小徐《说文》的反切。今本大徐《说文》、《广韵》、《集韵》皆作奴教切。今按"桡、淖"同音，当以小徐的反切为是。《经典释文》"淖"读女孝反，又读乃孝反，泥娘混用。

③ 这是《集韵》的反切。

④ 这是《集韵》的反切。《广韵》"溺"字无此音。

⑤ 缺例不等于不可能有此情况。

⑥ 《经典释文》也有以帮切帮的，这里不列举。下仿此。

⑦ 括号内是《集韵》的反切。《集韵》已分重轻唇。

⑧ 《广韵》写作"彃"。

⑨ 《集韵》卑遥切，《史记索隐》引《说文》匹遥反，今依《索隐》。

嫔（毗宾），《广韵》符真，《释文》父宾。

飘（毗霄），《广韵》符霄，《释文》扶遥。

冯（皮冰），《广韵》扶冰，《释文》父冰，符冰。

牝（並履），《广韵》扶履，《释文》扶死。

辨，沔（平免），《广韵》符蹇，《释文》扶免。

辟（毗亦），《广韵》房益，《释文》扶亦，符亦。

（4）以微切明

弥（民卑），《广韵》武移，《释文》亡移，亡皮。

楣郿（旻悲），《广韵》武悲，《释文》亡悲。

珉（眉贫），《广韵》武巾，《释文》武巾。

旻（眉贫），《广韵》武巾，《释文》武巾，亡巾。

闽（眉贫），《广韵》武巾，《释文》亡巾。

泯（弥尽），《广韵》武尽，《释文》亡轸，亡忍，武轸。

绵（弥延），《广韵》武延，《释文》武延。

猫（眉镳），《广韵》武瀌，《释文》亡朝。

名（弥并），《广韵》武并，《释文》武征。

靡（母彼），《广韵》文彼，《释文》亡彼。

《广韵》以轻唇字切重唇字，只限于开口三等字①；《经典释文》不限于开口三等，连开口一二四等也都可以用轻唇字切重唇字②。这样，《经典释文》以轻唇字切重唇字的情况就大大超过了《广韵》。试看下面的例子：

（1）以非切帮

1. 一等

邶，《集韵》补昧，《广韵》蒲昧，《释文》方代。

樸，《广韵》博木，《释文》方木。

鸔，《广韵》博木，《释文》方木。

襮鹲，《广韵》博沃，《释文》方沃。

昄，《广韵》博管，《释文》方满，方但，方旦。

2. 二等

败，《广韵》补迈，《释文》甫迈。

鸧，《集韵》北角，《释文》方角。

3. 三等

编，《广韵》卑连，《释文》方千，方绵，甫连。

① 例外：瞢，武登切。

② 当时东董宋不算合口，《韵镜》把它们归开口呼；冬沃也不算合口，《韵镜》把它们认为“开合”。这些韵内的字也可以用轻唇切重唇。

鴘,《广韵》卑连,《释文》方仙。
爊,《集韵》悲娇,《释文》方遥。
萆,《广韵》并弭,《释文》方弭。
秕,《广韵》卑履,《释文》甫姊,甫里。
髀,《广韵》并弭,《释文》方尔。
禀,《广韵》笔锦,《释文》方鸩。
臂,《广韵》卑义,《释文》方纸。
比,《广韵》必至,《释文》方二。
痹,《广韵》必至,《释文》方寐。
畀,《广韵》必至,《释文》甫至。
蔽,《广韵》必袂,《释文》甫世,方四,方计。
宾,《集韵》必刃,《释文》方刃。
摈,《广韵》必刃,《释文》方刃。
并,《广韵》卑政,《释文》方政。
绎,《广韵》卑吉,《释文》甫必。
辟,《广韵》必益,《释文》甫亦,方狄。

4. 四等(缺例)

(2) 以敷切滂

1. 一等

犥,《集韵》滂保,《释文》芳老。
扑,《广韵》普木,《释文》敷卜。

2. 二等

扳,《广韵》普班,《释文》敷闲。
怦,《广韵》普耕,《释文》敷耕。

3. 三等

纰,《广韵》匹夷,《释文》芳夷,芳齐。
吡,《广韵》匹婢,《释文》方尔。
庀,《广韵》匹婢,《释文》芳美,芳鄙,芳指。
秠,《广韵》匹鄙,《释文》孚鄙,孚婢。
剽,《广韵》匹妙,《释文》芳妙。
漂,《广韵》匹妙,《释文》敷妙。

4. 四等

嫳,《广韵》普蔑,《释文》敷结。
澼,《广韵》普击,《释文》敷历。

(3) 以奉切並

1. 一等

芃,《广韵》薄红,《释文》符雄,扶雄,扶东。

庞,《集韵》蒲蒙,《释文》扶公。

倍,《集韵》蒲枚,《释文》扶来。

朋,《广韵》步崩,《释文》扶恒。

部,《广韵》蒲口,《释文》扶苟。

背,《广韵》蒲昧,《释文》扶代。

纂,《广韵》蒲木,《释文》扶沃。

拔,《广韵》蒲拨,《释文》房末。

茇,《广韵》蒲拨,《释文》房末,扶盖。

亳,《广韵》傍各,《释文》扶各。

2. 二等

庖,《广韵》蒲交,《释文》扶交。

阪,《集韵》部版,《释文》扶板。

蠯,《广韵》蒲幸。《释文》父幸。

排,《集韵》步拜,《释文》扶拜。

罢,《广韵》薄蟹,《韵会》皮骂,《释文》扶买,扶骂。

3. 三等

臏,《广韵》毗忍,《集韵》毗宾,《释文》符人。

比,《广韵》毗至,毗必,《释文》扶至,扶志,扶必。

被,《广韵》平义,《释文》扶义。

纰,《集韵》平秘,《释文》符至。

敝,《广韵》毗祭,《集韵》蒲结,《释文》符世,扶灭,伏灭。

幣,《广韵》毗祭,《释文》扶世。

弊,《广韵》毗祭,《释文》扶世,扶计,扶灭。

牝,《广韵》毗忍,《释文》扶忍,扶死,扶缅。

弁,《广韵》皮变,《释文》扶变。

便,《广韵》婢面,《释文》扶绢。

4. 四等

批,《集韵》骈迷,蒲结,《释文》父迷,父结。

骈,《广韵》部田,《集韵》旁经,《释文》扶贤,扶经。

(4) 以微切明

1. 一等

蒙,《广韵》莫红,《释文》亡公,武工。

枚,《广韵》莫杯,《释文》亡回,武回,武杯。

每,《集韵》谟杯,《释文》亡回。

媒,《广韵》莫杯,《释文》亡回。

脢,《广韵》莫杯,《释文》武杯。

蕣,《广韵》莫奔,《释文》亡昆。

莽,《广韵》模朗,《释文》亡荡。

儚,《韵会》弥登,《释文》亡崩,亡冰。

蒙(莫侯),《广韵》缺,《释文》徐亡钩。

蠓,《广韵》莫孔,《释文》无孔。

姆,《广韵》莫补,《集韵》莫候,《释文》亡甫,亡久,亡又。

牡,《广韵》莫厚,《集韵》满补,《释文》亡后,亡古。

沫,《广韵》莫贝,莫拨,《释文》亡对,武盖,亡曷。

韎,《广韵》莫拜,《释文》亡界。

昧,《广韵》莫佩,《释文》武内,亡比。

曼,《集韵》莫半,《释文》武半。

缦,《广韵》莫半,《释文》武旦,武半。

镘,《广韵》母官,莫半,《释文》亡安,武旦。

冒,《广韵》莫报,莫北,《释文》亡报,亡北。

耄,芼,《广韵》莫报,《释文》亡报。

贸,《广韵》莫候,《释文》亡救。

鹜,《广韵》莫卜,《释文》亡卜。

末,《广韵》莫拨,《释文》亡曷,亡葛,武葛。

莫,《广韵》慕各,《释文》武博。

幕,《广韵》慕各,《释文》武博,亡博。

默,纆,《广韵》莫北,《释文》亡北。

2. 二等

駹,《广韵》莫江,《释文》武邦。

尨,《广韵》莫江,《释文》亡江。

厖,《韵补》莫江,《释文》武邦。

埋,《广韵》莫皆,《释文》亡皆,无皆,武皆。

霾,《广韵》莫皆,《释文》亡皆。

猫,《广韵》莫交,《释文》武交。

茅,《广韵》莫交,《释文》亡交。

罞,《广韵》莫交,《释文》亡包。

萌,《广韵》莫耕,《释文》武耕,亡耕。

盟,《广韵》莫更,《释文》武耕,亡幸。

谩,《广韵》莫还,谟晏,《释文》望山,武谏。

缦,《广韵》谟晏,《释文》武谏。

僈,《集韵》莫晏,《释文》武谏。

慢,《广韵》谟晏,《释文》亡谏,武谏。

藐,《广韵》莫角,《释文》亡角,亡校。

眢,《广韵》莫角,《释文》亡角。

貊,《广韵》莫白,《释文》武伯,亡百。

貉,《广韵》莫白,《释文》亡百。

3. 三等

梦①,《广韵》莫中,莫凤,《释文》忘忠,无工,亡弄,武仲。

瞢②,《广韵》莫中,《释文》武忠。

摩,《集韵》忙皮,《释文》亡奇。

縻,糜,《广韵》靡为,《释文》亡池。

蟁,《集韵》眉贫,《释文》亡津。

盟,《集韵》盲病,《释文》武病。

牟,《广韵》莫浮,《释文》亡侯,无不③。

侔,《广韵》莫浮,《释文》亡侯,亡又。

矛,蝥,缪,《广韵》莫浮,《释文》亡侯。

弥,《韵会》母婢,《释文》亡氏,亡尔。

渳,《广韵》绵婢,《集韵》美陨,弥兖,《释文》亡婢,亡忍,亡免。

闵,《广韵》眉殒,《释文》武谨,亡谨。

敏,《广韵》眉殒,《释文》亡谨。

湣,《集韵》美陨,眉贫,《释文》亡谨,亡巾。

瞖,《广韵》眉殒,《释文》亡巾。

黽,《类篇》美陨,《释文》亡忍。

魅,《广韵》明秘,《释文》亡备,武冀。

袂,《广韵》弥獘,《释文》武世。

4. 四等

䍙,《广韵》莫兮,《释文》亡兮。

瞑,《广韵》莫贤,莫经,《释文》亡千,亡丁。

螟,铭,《广韵》莫经,《释文》亡丁。

冥,《广韵》莫经,《集韵》莫定,《释文》亡丁,亡经,亡定。

蔑,《广韵》莫结,《释文》亡结。

---

①② "梦、瞢"原是开口三等字(见《韵镜》)。由于合口三等才变轻唇,所以"梦、瞢"后来没有变轻唇。

③ 不,甫鸠切。

幂，䍕，幎，《广韵》莫狄，《释文》亡历。

以重唇切轻唇的例子，也有一些。例如：

(1) 以滂切敷

敷，痡，《广韵》芳无，《释文》普吴。

泛，《广韵》孚梵，《释文》匹剑。

(2) 以并切奉

樊，《广韵》附袁，《释文》步干，步丹，畔干。

繁，《广韵》附袁，《释文》步干。

由上所述，可见《经典释文》时代，舌头舌上不分，轻唇重唇不分，可以完全肯定。另有一些情况是还不能完全肯定的，需要他书作为佐证，才能确定。初步观察，有下列五种情况：

(一)神禅混用

1. 以禅切神

杼，《广韵》神与，《释文》常汝①。

蛇，《广韵》食遮，《释文》市奢。

绳，《广韵》食陵，《释文》市陵。

楯，《广韵》食尹，《释文》纯尹，常允，常准②。

谥，《广韵》神至，《释文》时至。

甸，《韵会》实证③，《释文》常证④。

乘，塍，《广韵》实证，《释文》时证。

赎，《广韵》神蜀，《释文》常欲，常戍。

揲，《广韵》食列，《释文》时设⑤。

2. 以神切禅

纯，《广韵》常伦，《释文》顺伦。

蝉，《广韵》市连，《释文》示延。

赡，《广韵》时艳，《释文》食艳。

可以这样设想：开始时，只有禅母[ʑ]，是个擦音，后来一部分字化为塞擦音[dʑ]。到了《中原音韵》时代(或更早)，有更多的字从擦音跑到塞擦音上来，如“常”[dʒ']“臣”[dʒ']等。同时，一些神母字反而从塞擦音跑到擦音上去。这样，“臣”[dʒ']和“神”[ʒ]掉了个个儿。从上面的例子看，以禅切神的字正是从塞擦音跑到擦音的字；以神切禅的字正是从擦音跑到塞擦音的字。可见我的设想是符合事实的。

---

① 《释文》又读食汝反，则与《广韵》同音。

② 《释文》又读食允反，和述允反，则与《广韵》同音。

③ 朱骏声曰：“甸，假借为乘。”《韵会》读实证切是对的。

④ 《释文》又读绳证反，则与《广韵》同音。

⑤ 一音舌，则与《广韵》同音。

(二)从邪混用

1. 以邪切从

疵,《广韵》疾移,《释文》似斯,似知。

訾,《集韵》才支,《释文》似斯。

樵,《广韵》昨焦,《释文》似遥。

缯,《广韵》疾陵,《释文》似陵。

渐,《类篇》慈盐,《释文》似廉。

践,《广韵》慈演,《释文》似浅。

渍,《广韵》疾智,《释文》辞赐。

瘁,《广韵》秦醉,《释文》似醉。

聚,《广韵》才句,《释文》俗裕。

嚼,《广韵》在爵,《释文》序略。

2. 以从切邪

羡,《广韵》似面,《释文》钱面,才箭,又音践。

从母和邪母的关系,跟神母和禅母的关系一样。我的设想是:开始时,只有邪母〔z〕,是个擦音。直到今天,吴方言多数从邪不分,也就是只有邪〔z〕,没有〔dz〕。后来北京话里邪母〔z〕大部分字(一二四等字和部分三等字)分化为塞擦音〔dz〕(从母),只剩下一部分三等字保持着擦音〔z〕。这就是守温从邪二母的由来。粤方言走吴方言相反的道路,虽也是从邪不分,但不是并从于邪,而是并邪于从。于是"从、松"同音,都读〔tʃʻuŋ〕,"萃、遂"同音,都读〔tʃøy〕,"字、寺"同音,都读〔tʃi〕,等等。《释文》时代,恐怕从邪已经分立,不过具体的字归类和后世不同罢了。待再详考。

(3) 床俟混用

李荣在他的《切韵音系》证明,与禅母平行的二等字应该有一个俟母。床俟混用,在《经典释文》里有一些例子。

1. 以俟切床

䏧,《广韵》鉏里,《释文》音俟。

2. 以床切俟

糇,《广韵》床史,《释文》事已。

竢,《广韵》床史,《释文》音仕。

涘,《广韵》床史,《释文》音仕,音士。

床母和俟母的关系,跟神母和禅母的关系,从母和邪母的关系是一样的。

正齿三等:照穿神审禅

正齿二等:庄初床山俟

齿头：　　精清从心邪

由此看来，开始时，应该也是先有俟母〔ʒ〕，是个擦音，后来大部分字变为塞擦音〔dʒ〕，即床母，只有一个音保持擦音，而且由舌叶擦音〔ʒ〕变为舌尖擦音〔z〕，与邪母合流。因此，舌叶擦音就从声母系统中消失。到了《中原音韵》时代（或更早），床母字又有少数回到擦音上来，如“士、事”〔ʂɿ〕。吴方言则把床母和从神两母合并，一律读〔z〕，那已经不是原来的俟母〔ʒ〕了。俟母只有“俟、竢、糇、涘”几个字，《七音略》、《韵镜》等韵图都把它们归入邪母，可见俟母在唐末宋初已经消失了。

(4) 精系与庄系混用

鉏，《广韵》士鱼，《释文》仕鱼，士居，徐在鱼，在居。

肃，《广韵》息逐，《释文》如字，又所六。

浞，《广韵》士角，《释文》仕角，徐在角。

混用的情况罕见。上述两例也不能证明是混用，可能只是又读。所以，《释文》时代，精系和庄系仍应分开。

(5) 匣于喻混用

鍰，《广韵》户关，《释文》户关（匣），又于眷（于）。

炎，《广韵》于廉，《释文》于廉，于占，于凡，荣钳（于），又音艳（喻）。

羽，《广韵》王矩（于），《释文》读为扈，音户。

遗，《广韵》以醉，《释文》惟季（喻），于季（于）。

遹，《广韵》余律，《释文》户橘（匣），又音聿（喻）。

鴥，《广韵》余律，《释文》尹橘（喻），《字林》于叔（于）。

滑，《广韵》户八，《释文》于八（于），户八。

猾，《广韵》户八，《释文》于八（于）。

弋，《广韵》与职，《释文》以职（喻），刘于则（于）。

乍看起来，似乎匣于喻三组相通，其实不然。于母（喻三）和喻母（喻四），直到《广韵》还是分立的，《释文》时代决不可能混用。“遗”字读惟季反，又读于季反，应是个别的特殊情况，也可能是于喻合流的开端。“弋”字应以读以职反为是，刘读于则反是错误的。“遹”字释文读户橘反，又音聿。“户橘”应是“尹橘”之误，观于“鴥”字读尹橘反可知。“鴥”字，《字林》读于叔反，可能是古读，“鴥”从穴声，“穴”读胡决切，“鴥”字古属匣母是完全可能的。《释文》时代，匣于同纽，则是符合事实的。“鍰”读户关反，又读于眷反；“羽”读王矩反，又读为扈；“滑、猾”读户八反，又读于八反①，足为明证。在韵图中，匣母无三等字，与喻三（于母）正好互补。

① 户八反与于八反实同一音。

贰　韵部

(一)东冬钟混用,屋沃烛混用①。

1. 平声东冬钟混用(东无号,冬*,钟×)。

沖,《广韵》直弓,《释文》直弓,徐音同,又勑弓。

虫,《广韵》直弓,《释文》直中,徐徒冬*。

茏,《广韵》力钟×,《释文》力恭×,又力公。

潨,《广韵》徂红,徐云郑音在容×。

豵,《广韵》子红,又即容×,《释文》子工,子公,徐又在容×。

攻,《广韵》古冬*,又古红,《释文》古弄,又如字,一音公送。

浓,《广韵》女容×,《释文》奴同,又女龙。

缝,《广韵》符容×,《释文》扶恭×,徐扶公,又音冯。

茸,《广韵》而容×,《释文》如容×或如融。

纵,《广韵》即容×,又子用×《释文》范音揔,刘又在红。

(2) 上声董肿混用(董无号,肿×)。

氄×,《广韵》而陇×,《释文》如勇×,徐而充,又如充。

(3) 去声送宋用混用(送无号,宋*,用×)

雍×,《广韵》於用×,《释文》屋送,李於钟×。

(4) 屋沃烛混用(屋无号,沃*,烛×)。

椟,《广韵》徒谷,《释文》音独,或大录。

暴,《广韵》蒲木,《释文》蒲卜,徐扶沃*。

沃,《广韵》乌酷*,《释文》於木。

督,《广韵》冬毒*,《释文》丁木。

勖,《广韵》许玉×,《释文》许玉×,刘朽目。

躅,《广韵》直录×,《释文》直录×,徐治六。

上面的例子,有些可以认为是又读,但是有些显然是混用,如"沃"音于木反,"督"音丁木反。今参照玄应反切,认为《释文》时代东与冬钟,屋与沃烛已不能分了②。

《切韵》把东冬钟分为三韵,屋沃烛也分三韵,只是为了保存古音。经过研究,我们知道:《切韵》东韵一等及钟韵等于上古的东部,屋韵一等及烛韵等于上古的屋部(东屋对转);东韵三等及冬韵等于上古的冬部,屋韵三等及沃韵等于上古的觉部③(冬觉对转)。凡《切韵》分

① 入声韵部放在相应的平上去声韵部一起讲,更能说明其混用的情况。

② 只有一个地方不好解释。《诗·邶风·旄丘》:狐裘蒙戎。《释文》:"戎,如字,徐而容反。案徐此音是依《左传》读作茸。"据此,则东韵和钟韵是有分别的。这只好认为是例外。

③ "沃"字属上古沃部(药部),是例外。

为数韵而《经典释文》反切合为一韵者，都可以从古今音对比得到解释。

(二)江独用，觉独用。

1．江独用。

駹，《广韵》莫江，《释文》武邦。

龙，《集韵》莫江，《释文》莫江。

撞，《广韵》宅江，《释文》文江。

2．觉独用。

较，《广韵》古岳，《释文》古岳，又音角。

浞，《广韵》士角，《释文》仕角，徐在角。

穛，《广韵》侧角，《释文》侧角。

汋，《广韵》士角，《释文》士捉。

藐，《广韵》莫角，《释文》莫角，亡角。

镯，《广韵》直角，《释文》直角。

濯，《广韵》直角，《释文》大角。

从另外许多例子看，似乎江韵和东冬钟也相通，觉韵和屋沃烛也相通。例如(东屋无号，冬沃*，钟烛ˣ，江觉^)：

蒙，如字，徐武邦。

瞳，敕红，郭菟绛。

舂，失容，刘敕用，又池江，一音竹降，《字林》丑凶，又丑降。

龙，亡江，莫江，又青蒙。

窻，初江，一音怱。

屋，如字，或云郑於角反。

渎，音独，刘又音浊。

觳，音斛，刘又户角。

鳪，音卜，郭方木，又方角。

泺，卢笃，又力角。

斶，丈绿，又音浊。

数日，刘音促，李粗角。

不数，七欲，又所角。

朴，普剥，刘音仆，一音扶禄。

鷽，户角，《字林》下沃。

例子虽多，但是都可以认为是又读。多数是各家读法不同，不能说是江韵和东冬钟相通，觉韵和屋沃烛相通。

江韵，在上古属东部。觉韵在上古分属屋沃觉三部。上古觉部字有“觉、嚳、学、雹、晋”等，上古沃部字有“较、确、乐、卓、踔、濯、汋、搦、驳、邈、鷽 荦”等，上古屋部字有“角、觳、岳、

斱、濁、剥、璞、樸"等。上古屋沃部字，到了中古，有一部分字与铎部字合流，在《释文》反切的又读中可以看出这种变迁的痕迹。例如(*铎部)：

瀑，步卜，刘步落*，又步莫*。

鋈，音沃，旧音恶*。

沃，如字，徐于缚*。

襮，音博，《字林》方沃；又音搏*。

熇，徐许酷，沈又许各*。

汋，士促，又上若*。

荦，音洛*，又力角。

簎，戚勑角，刘仓伯*，徐仓格*，沈枪昔*。

由此可见，《释文》时代觉韵的元音应该是个[ɔ]，它一方面接近屋沃烛的[o]，另一方面接近药铎的[ɑ]。

(三)支脂之微混用

(甲)平声支脂之微混(支无号，脂*，之ˣ，微ᐞ)

1. 以脂切支

蛦，《广韵》弋支，《释文》音移，又音夷*。

羸，《广韵》力为，《释文》律悲*，徐力追*。

茈，《广韵》疾移，《释文》沈顾徂斯，谢徂咨。

2. 以之切支

樆，《广韵》吕支，《释文》力之ˣ，马力驰。

疵，《广韵》疾移，《释文》音慈ˣ。

羁，《广韵》居宜，《释文》音基ˣ。

祇，《广韵》巨支，《释文》祁之ˣ。

3. 以微切支

为，《广韵》薳支，《释文》于威ᐞ。

4. 以支切脂

脂，《广韵》旨夷*，《释文》音支。

搘，(榰)，《广韵》旨夷*，《释文》音枝。

彝，《广韵》以脂*，《释文》以支。

纰，《广韵》匹夷*，《释文》匹弥，徐芳夷*，又方移。

纰，《集韵》频脂*，《释文》毛符至*，郑毗移；又婢支，徐补移。

貔，《广韵》房脂*，《释文》婢支，徐扶夷*。

絺，《广韵》丑饥*，《释文》耻知，又勑宜。

迟，《广韵》直尼*，《释文》徐直移。

祁，《广韵》渠脂，《释文》巨移，又巨支，《字林》上尸*。

耆,《广韵》渠脂*,《释文》渠夷,巨支,又巨伊*。

梨,《广韵》力脂*,《释文》利知,又音离。

龟,《广韵》居追*,《释文》愧悲*,李居危。

儽,《广韵》力追*,《释文》力委,又力追*。

绥,《广韵》息遗*,《释文》许规,刘相规。

糜,《广韵》武悲,《释文》忘悲*,亡皮。

5. 以之切脂

彝,《广韵》以脂*,《释文》以之ˣ,羊之ˣ,以而ˣ。

饥,《广韵》居夷*,《释文》居疑ˣ。

鸱,《广韵》处脂*,《释文》尺之ˣ。

絺,《广韵》丑饥*,《释文》勑其ˣ,丑疑ˣ。

茨,《广韵》疾资*,《释文》在思ˣ。

尼,《广韵》女夷*,《释文》女持ˣ。

怩,《广韵》女夷*,《释文》女姬ˣ,乃私*。

迟,《广韵》直尼*,《释文》直诗ˣ,徐直尼*,又直疑ˣ,徐直夷*。

坻,《广韵》直尼*,《释文》直基ˣ,又直疑ˣ,徐直夷*。

莖,《广韵》直尼*,《释文》直之ˣ,直基ˣ。

蚳,《广韵》直尼*,《释文》直基ˣ,直其ˣ,丈之ˣ。

祁,《广韵》渠脂*,《释文》巨之ˣ,《字林》上尸*。

耆,鬐,《广韵》渠脂*,《释文》巨之ˣ。

胝,《广韵》丁尼*,《释文》陟其ˣ。

6. 以支切之

诒,《广韵》与之ˣ,《释文》以支。

贻,《广韵》与之ˣ,《释文》羊皮。

狸,釐,《广韵》里之ˣ,《释文》力知。

貍,《广韵》里之ˣ,《释文》音离。

僖,《广韵》许其ˣ,《释文》许宜。

7. 以脂切之

蕲,《广韵》渠之ˣ,《释文》徐音祈*。

8. 以支切微

讥,《广韵》居依ᐞ,《释文》居宜。

饥,《广韵》居依ᐞ,《释文》音饥*。

刏,《广韵》渠希ᐞ,又居依ᐞ,《释文》居宜,又刘音奇。

扆,《集韵》于希ᐞ,《释文》于宜。

9. 以脂切微

讥,《广韵》渠希^,《释文》音祁*。

莃,《广韵》香衣^,《释文》虚祁*。

10.以之切微

讥,《广韵》居依^,《释文》居其×,又居疑×。

饥,《广韵》居依^,《释文》居疑×。

祈,《广韵》渠希^,《释文》音其×。

(乙)上声纸旨止尾混用(纸无号,旨*,止×,尾^)

1. 以旨切纸

轵,《广韵》诸氏,《释文》音旨*。

泜,《广韵》诸氏,《释文》音雉*,又徒死*。

靡,《广韵》文彼,《释文》音美*。

鄬,《广韵》韦委,《释文》于轨*。

髀,《广韵》并弭,《释文》必履*。

庀,《广韵》匹婢,《释文》刘芳美*。

2. 以止切纸

泜,《广韵》诸氏,《释文》直里×。

螘,《广韵》鱼倚,《释文》鱼起×。

踔,《集韵》普弭,《释文》丰已×。

俾,《广韵》并弭,《释文》必耳×,必以×。

弭,《广韵》绵婢,《释文》弭耳×。

3. 以纸切旨

比,《广韵》毕履*,《释文》必尔,又匹尔,并是。

垒,《广韵》力轨*,《释文》劣委。

疕,《广韵》匹鄙*,《释文》戚匹婢。

秠,《广韵》匹鄙*,《释文》郭芳婢。

4. 以止切旨

视,《广韵》承矢*,《释文》常止×,徐市止×,又市志×。

兕,《广韵》徐姊*,《释文》徐子×。

比,妣,《广韵》卑履*,《释文》必里×。

匕,《广韵》卑履*,《释文》必以×。

秕,《广韵》卑履*,《释文》悲里×,徐甫里×,又悲矣。

朼,《广韵》卑履*,《释文》必李×。

履,《广韵》力几*,《释文》利耻×。

屎,《集韵》矧视*,《释文》矢耳×。

否,《广韵》符鄙*,《释文》备矣×,悲矣×,悲已×。

希(凿),《广韵》豬几*、释文》张里×。

5. 以尾切旨

簋,《广韵》居洧*,《释文》居伟^。

𨅆,《广韵》以水*,《释文》刘欲鬼^。

6. 以旨切止

笫,《广韵》阻史×,又侧几×,《释文》侧几*,侧美*。

7. 以止切尾

偯,《广韵》于岂^,《释文》于起×。

几,《广韵》居豨^,《释文》居起×。

豨(豨),《广韵》虚岂^,《释文》李音熙×①。

(丙)去声寘至志未混用(寘无号,至*,志×,未^)

1. 以至切寘

觶,《广韵》支义,《释文》音至*。

刺,《广韵》七赐,《释文》七肆*。

譬,《广韵》匹赐,《释文》匹致*。

膸,《广韵》驰伪,《释文》一音直媿*。

忮,《广韵》支义,《释文》韦昭音洎*。

2. 以志切寘

辟(避)《广韵》毗义,《释文》毗志×。

施,《广韵》施智,《释文》始志×。

啻,《广韵》施智,《释文》音试×。

3. 以未切寘

犄,《广韵》于义,《释文》于既^。

4. 以寘切至

劓,《广韵》鱼器*,《释文》疑婢。

5. 以志切至

贽,《广韵》脂利*,《释文》音志×。

媚,《广韵》明秘*,《释文》眉记×,眉忌×,美记×。

视,嗜,《广韵》常利*,《释文》市志*。

耆,《集韵》时利*,《释文》常志×,市志×。

莅,《广韵》力至*,《释文》音吏×。

致,《广韵》陟利*,《释文》音置×。

---

① 熙读平声。

踬,《广韵》陟利*,《释文》陟吏×

疐,《广韵》陟利*,《释文》猪吏×,又陟值×。

懥,《广韵》陟利*,《释文》敕值×。

稚(稺),《广韵》直利*,《释文》直吏×,又音值×。

迟,《广韵》直利*,《释文》直志×。

恣,《广韵》资四*,《释文》咨嗣×。

比,《广韵》毗至*,《释文》毗志×。

质,《广韵》陟利*,《释文》音置×。

示,《广韵》神至*,《释文》神志×。

6. 以未切至

匮,《广韵》求位*,《释文》其魏△。

蒉,《广韵》求位*,《释文》其贵△。

劓,《广韵》鱼器*,《释文》鱼气△。

馈,《广韵》求位*,《释文》徐纪畏△。

7. 以至切志

饵,《广韵》仍吏×,《释文》音二*。

菑,《韵会》侧吏×,《释文》侧冀*,沈子冀*。

惎,《广韵》渠记×,《释文》其器*,其冀*。

亟,《广韵》去吏×,《释文》欺冀*,去冀*。

8. 以至切未

蔇,《广韵》居豙△,《释文》其器*。

塈,《广韵》许既△,《释文》许器*。

9. 以志切未

禨,《广韵》居豙△,《释文》其记*。

大量的例子足以证明,支脂之微,纸旨止尾,寘至志未,实当合为一韵。玄应《一切经音义》支脂之混用,纸旨止混用、寘至志混用,可以作为佐证①。

在《经典释文》反切中,还有少数寘至志与齐祭泰怪等韵相通的例子,如縊(寘),于计(霁);秘(至),悲位(至),徐边惠(霁);淠(至),匹世(祭);疐(至),都丽(霁);懥(至),又音励(祭);肄(至),以至(至),又以制(祭),以世(祭);出(至),徐尺遂(至),王嗣宗勑类(至),又音毳(祭);劓(至),李鱼界(怪);喟(至),起愧(至),又苦怪(怪);芾(未),徐方盖(泰)。这只能认为是又读,不是混用。

(四)鱼虞模混用

① 玄应《一切经音义》例少,未见有支脂之与微混用,纸旨止与尾混用,寘至志与未混用的例子。

(甲)平声鱼虞模混用(鱼无号,虞*,模×)

1. 以虞切鱼

鉏,《广韵》士鱼,《释文》仕俱*。

豬,《广韵》陟鱼,《释文》音诛*。

菹,《广韵》侧鱼,《释文》侧俱*。

2. 以模切鱼

廬,《广韵》力居,《释文》力吴×①。

3. 以鱼切虞

吁,《广韵》况于*,《释文》音虚。

跂,《广韵》岂俱*,《释文》起居。

迂,《广韵》忆俱*,《释文》一音於。

4. 以模切虞

敷,《广韵》芳无*,《释文》又普吴×,刘丰吴×。

痡,《广韵》芳无*,《释文》普吴×。

(乙)语麌姥混用(语无号,麌*,姥×)

1. 以麌切语

拒,《广韵》其吕,《释文》俱甫*。

2. 以语切麌

愈,《广韵》以主*,《释文》音与。

3. 以姥切麌

羽,《广韵》王矩*,《释文》读为扈×,音户×。

甫,《广韵》方矩*,《释文》旧音脯×。

黼,《广韵》方矩*,《释文》徐刘音补×。

庑,《广韵》文甫*,《释文》徐莫杜×。

栩,《广韵》况羽*,《释文》况浦×。

数,《广韵》所矩*,《释文》所古×。

(丙)御遇暮混用(御无号,遇*,暮×)

1. 以御切遇

饫,《广韵》衣遇*,《释文》於据。

鱼虞模、语麌姥、御遇暮混用的例子较少,这是由于等呼不同。鱼韵本是开口三等(《韵镜》内转第十一开),虞是合口三等,模是合口一等,所以一般不混用。但是,它们的主要元音应是相同,所以应该认为同属一韵。

(五)齐祭混用

① 这是又读。

(甲)平声齐独用

隄,《广韵》都奚,《释文》丁兮。

翳,《集韵》烟奚,《释文》乌兮。

枅,《广韵》古奚,《释文》音鸡。

蜺,輗,《广韵》五稽,《释文》五兮。

倪,《广韵》五稽,《释文》五圭。

麛,《广韵》莫兮,《释文》亡兮。

栖,《广韵》先稽,《释文》细兮。

批,《广韵》匹迷,《释文》铺迷。

赍,《广韵》祖稽,《释文》王肃将啼。

脐,《广韵》祖稽,《释文》子西。

鬌,《广韵》奴低,《释文》乃兮,人兮,人齐,刘奴兮,徐耳齐。

觿,《广韵》户圭,《释文》户圭。

《经典释文》的反切有少数支之与齐韵相通的例子,如犁(齐),力兮(齐),又力知(支)、力之(之),利之(之);赍(齐),徐将驰(支);觿(齐),户规(支);倪(齐),音宜(支)。那是又读,不是混用。

(乙)上声荠独用

涕,《广韵》他礼,《释文》徐音体。

济,泲,《广韵》子礼,《释文》子礼。

薾,《广韵》奴礼,《释文》乃礼。

泚,《广韵》千礼,《释文》且礼。

洗,《广韵》先礼,《释文》苏礼。

疷,《广韵》都礼,《释文》徐都礼。

髀,《广韵》傍礼,《释文》步米,步启。

《经典释文》有少数纸荠相通的例子,如玼(荠),音此(纸);髀(荠),必尔(纸),《字林》方尔(纸)。那是又读,不是混用。

(丙)去声霁祭废混用(霁无号,祭*,废×)

1. 以祭切霁

殹,《广韵》於计,《释文》徐乌例*。

戾,《广韵》郎计,《释文》力制*。

2. 以霁切祭

蔽,《广韵》必袂*,《释文》刘博壻,徐方计,王补弟。

弊,《广韵》毗祭*,《释文》刘薄计,徐蒲计,又扶计。

敝,《广韵》毗祭,《释文》李步计。

瘵,《广韵》子罽*,《释文》徐子计。

愒,《广韵》去例*,《释文》徐丘丽。

揥,《广韵》丑例*,《释文》敕帝。

3. 以霁切废

喙,《广韵》许秽×,《释文》呼惠。

《经典释文》有少数霁祭和纸寘至相通的例子，如蔽(祭)，必婢(纸)，徐方四(至)；敝(祭),徐音婢(纸),李步计(霁);篲(祭),徐以醉(至),李寻恚(寘),又信醉(至);筮(祭),市至(至);汭(祭),李又而类(至);媲(霁),普惠(霁),普计(霁),《字林》匹地。这都是又读,不是混用。

(六)佳皆夬混用

(甲)平声佳皆混用(佳无号,皆*)

1. 以皆切佳

柴,《广韵》士佳,《释文》士皆*,仕皆*,巢谐*。

洼,《广韵》於佳,《释文》乌乖*。

2. 以佳切皆(缺例)

《经典释文》又有佳和齐麻支相通的例子,如蠯(佳),蒲佳(佳),徐薄鸡(齐);洼(佳),乌携(齐);佳(佳),格牙(麻);洼(佳),李於花;差(佳),初佳(佳),又初宜;涯(佳),又音宜(支)。这都是又读,不是混用。

(乙)上声蟹骇混用(缺例)

(丙)去声卦怪夬混用(卦无号,怪*,夬×)

1. 以怪切卦

责,《集韵》侧卖,《释文》侧界*。

2. 以夬切怪

芥,《广韵》古拜*,《释文》吉迈×徐古迈×又姬迈×。

蘾,《广韵》户怪*,《释文》户快×。

3. 以卦切夬

败,《广韵》补迈×,《释文》必卖。

4. 以怪切夬

嘬,《广韵》楚夬×,《释文》初怪*。

喝,《广韵》於犗×,《释文》于介*。

犗,《广韵》古喝×,《释文》徐音界*。

《经典释文》有卦与寘相通的例子，如洒(卦)，沈所寄；又有怪与队相通的例子，如蒯(怪),苦对(队),韎(怪),刘李音妹；又有怪与霁相通的例子，如惫(怪)，又薄计。这都是又读,不是混用。

(七)泰灰咍混用

(甲)平声灰咍混用(灰无号,咍*)

1. 以咍切灰

倍,《集韵》蒲枚,《释文》徐扶来*。

2. 以灰切咍(缺例)

灰合口,咍开口,所以混用的例子很少。但也应该肯定,灰咍实同一韵。

(乙)上声贿海混用(贿无号,海*)

1. 以海切贿

培,《广韵》薄回[1],《释文》公宰*。

2. 以贿切海

倍,《广韵》薄亥*,《释文》步罪,蒲罪。

(丙)去声泰队代混用(队无号,代*,泰ˣ)

1. 以队切泰

襘,《集韵》黄外ˣ,《释文》户对。

绘,《广韵》黄外ˣ,《释文》户妹。

駾,《广韵》他外ˣ,《释文》徒对。

沬,《广韵》莫贝,《释文》亡对。

2. 以代切队

背,《广韵》蒲昧,《释文》扶代*。

邶,《广韵》蒲昧,《释文》《字林》方代*。

敦,《集韵》都内,《释文》刘都爱*。

倅,《广韵》七内,《释文》刘仓爱*。

(5)以泰切代

殆,《广韵》徒亥[2],《释文》田赖ˣ。

《经典释文》反切有泰霁相通的例,如涉(泰),呼会(泰),徐又呼惠(霁);有泰废相通的例子,如茷(泰,废),步贝(泰),蒲艾(泰),扶废(废),又音吠(废)。这都是又读,不是混用。

(八)真谆臻欣混用

(甲)平声真谆臻欣混用(真无号,醇*,臻ˣ,欣^)

1. 以谆切真

麏,麇,《广韵》居筠,《释文》九伦*。

麕,麇,《广韵》居筠,《释文》居伦*,俱伦*。

囷,《广韵》去筠[3],《释文》丘伦*。

2. 以真切谆(缺例)[4]

① 《广韵》上声无“培”字,今以平声类推。

② 《广韵》去声无“殆”字,今以上声类推。

③ 今本《广韵》作去伦切。按,《广韵》“囷”字入真韵,当读去筠切。“伦”在谆韵,不合。

④ 真谆混用例子不多,是开合口不同的缘故。《切韵》真谆未分,实同一韵。

3. 以真切臻

榛,《广韵》侧诜ˣ,《释文》侧巾,庄巾,仕巾,仕人。

蓁,《广韵》侧诜ˣ,《释文》侧巾,子人。

臻,溱,《广韵》侧诜ˣ,《释文》侧巾。

莘,駪,甡,诜,《广韵》所臻ˣ,《释文》所巾。

4. 以真切欣

昕,《广韵》许斤^,《释文》许巾。

殷,慇,《广韵》於斤^,《释文》於巾。

芹,《广韵》巨斤^,《释文》其巾。

段玉裁注意到,杜甫的诗中真欣同用。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因此,欣与真实同一韵。

(乙)上声轸准隐混用(轸无号,准*,隐^)

1. 以准切轸

龀,《广韵》初觐,又初忍,《释文》沈创允*。

2. 以隐切轸

眹,《广韵》直引,《释文》直谨^。

敏,《广韵》眉殒,《释文》密谨^,亡谨^。

暋,《广韵》眉殒,《释文》眉谨^。

殒,《广韵》于敏,《释文》韵谨^。

龀,《广韵》初忍,《释文》初谨^,又敕谨^。

3. 以轸切隐

巹,《广韵》居隐^,《释文》刘羌愍,《字林》居敏,几敏。

(丙)去声震稕焮混用(震无号,稕*,焮^)

1. 以稕切震

讯,《广韵》息晋,《释文》音信,又音峻*。

2. 以焮切震

酳,《广韵》羊晋,《释文》士靳^。

衅,《广韵》许觐,《释文》许靳^。

僅,瑾,慬,墐,《广韵》渠遴,《释文》其靳^。

觐,《广韵》渠遴,《释文》巨靳^。

榇,《广韵》初觐,《释文》初靳^。

龀,《广韵》初觐,《释文》楚靳^。

3. 以震切焮

靳,《广韵》居焮^,《释文》居觐。

隐,《广韵》於靳^,《释文》於刃。

《经典释文》反切中，有一个震问相通的例子，即：龀，初问反，又耻问反。这是一个孤证。平声真与文，上声轸与吻都不相通，所以震与问不能合为一韵。

(丁)入声质术栉迄混用(质无号，术*，栉×，迄△)

1．以术切质

率，《广韵》所律，入质韵，《释文》所律*。

2．以质切术

橘，《广韵》居律*，《释文》均必，均栗，均笔，

驈，《广韵》馀律*，《释文》于密。

聿，《广韵》馀律*，《释文》于必。

鴥，《广韵》馀律*，《释文》唯必。

3．以质切栉

栉，《广韵》阻瑟×，《释文》侧乙，庄乙。

楖，《广韵》阻瑟×，《释文》侧笔，庄密。

抶，《集韵》侧瑟，《释文》庄笔。

瑟，《广韵》所栉，《释文》所乙。

4．以质切迄

迄，《广韵》许讫△，《释文》许乙。

肸，《广韵》许讫△，《释文》许乙，许密。

汔，《广韵》许讫△，《释文》许一。

讫，大徐《说文》居迄△①，《释文》居乙。

(九)文魂痕混用

(甲)平声文魂痕混用(文无号，魂*，痕×)

1．以文切魂

贲，《广韵》博昆*，《释文》音奔*，刘方问。

2．以痕切魂

臀，《广韵》徒浑*，《释文》徐刘徒恩×。

(乙)上声吻混很混用(吻无号，混*，很×)

1．以很切混

頵，《广韵》苦本*，《释文》李义其恳×。

(丙)去声问慁恨混用(问无号，慁*，恨×)

1．以慁切问

坋，《广韵》扶问，《释文》步困*。

2．以问切慁

① 今本《广韵》误作居乙。

巽,《广韵》苏困*,《释文》孙问。

(丁)入声物没〔纥〕混用[1](物无号,没*,〔纥〕×)

1. 以〔纥〕切没

纇,《广韵》苦骨*,《释文》苦纥×。

2. 以没切〔纥〕

纥,《广韵》下没*[2],《释文》刘胡没*。

痕很恨〔纥〕是开口一等,魂混慁没是合口一等,文吻问物是合口三等,等呼不同,所以反切相通的例子颇少,但是必须认为同属一韵,因为在上古韵部中,文魂痕及其上去声同属文部,物没〔纥〕同属物部。这种情况直到《释文》时代没有改变。

(十)寒桓混用

(甲)平声寒桓混用(寒无号,桓*)

1. 以桓切寒(缺例)

2. 以寒切桓

盘,《广韵》薄官*,《释文》步干,畔干。

槃,《广韵》薄官*,《释文》薄寒。

鞶,《广韵》薄官*,《释文》步干。

磐,《广韵》薄官*,《释文》步干,步丹,畔干。

弁,《集韵》薄官*,《释文》步干,步寒。

般,《广韵》薄官*,《释文》薄寒,蒲安,步干。

胖,《集韵》薄官*,《释文》步丹。

潘,《广韵》普官*,《释文》判丹,判干。

瞞,曼,《广韵》母官*,《释文》莫干。

(乙)上声旱缓混用(缺例)

(丙)去声翰换混用(翰无号,换*)

1. 以换切翰

翰,《广韵》侯旰,《释文》寒半*。

2. 以翰切换

漫,《广韵》莫半,《释文》末旦。

缦,《广韵》莫半,《释文》武旦,末旦。

槾,《正韵》莫半,《释文》末旦。

镘,《广韵》莫半,《释文》亡旦。

(丁)曷末混用(曷无号,末*)

1. 以末切曷

---

① 〔纥〕是痕的入声。

② "纥"字是"痕"的入声(见《韵镜》),《广韵》因无字为切,所以借用"没"字为反切下字。

曷,《广韵》胡葛,《释文》何末*。

怛(怛),《广韵》当割,《释文》丹末*。

挞,达,汏,《广韵》他达,《释文》他末*。

阏,《广韵》乌葛,《释文》安末*。

遏,《广韵》乌葛,《释文》乌末*。

2. 以曷切末

沫,《广韵》莫拨*,《释文》亡曷。

末,《广韵》莫拨*,《释文》亡葛,武葛,亡曷。

秣,《广韵》莫拨*,《释文》莫葛。

拔,《广韵》蒲拨*,《释文》步葛。

跋,《广韵》蒲拨*,《释文》蒲末*,又补葛。

茇,《广韵》蒲拨*,《释文》蒲葛。

犮,《广韵》蒲拨*,《释文》步末*,步葛,步曷。

在《经典释文》反切中,有少数寒桓与删山相通、旱缓与潸产相通、翰换与谏裥相通、曷末与黠辖相通的例子,如棺(桓),敕辖(辖),古患;莞(桓),音官(桓),又音关(删);昄(潸),符版(潸),方满(桓),方但(旱),方旦(翰);缦(换),武半(换),武谏(谏);谩(换),武谏(谏),亡半(换);豢(谏),徐音患(谏),又胡满(缓);拔(末黠),畔末(末),房末(末),或蒲八(黠),皮八(黠),又半末(末),步葛(曷);獭(曷、辖),又敕末(末)。那只是又读,不是混用。

(十一)删山混用

(甲)平声删山混用(删无号,山*)

1. 以山切删

班,《广韵》布还,《释文》伯山*。

谩,《广韵》莫还,《释文》望山*。

扳,《广韵》普班,《释文》旧敷闲*。

顽,《广韵》五还,《释文》五鳏*。

2. 以删切山

鳏,小徐《说文》固山*①,《释文》故顽,古顽。

矜,《集韵》姑顽②,《释文》古顽。

瘝,《集韵》姑顽,《释文》古顽,工顽。

纶,《集韵》姑顽,《释文》古顽。

颀,《广韵》苦闲*,《释文》苦颜。

轻,《集韵》丘闲*,《释文》苦颜。

(乙)上声潸产混用(潸无号,产*)

① "鳏"字《广韵》入山韵,而读古顽切,误。

② 《集韵》"矜"字入山韵,读姑顽切,只是借切。下文"瘝""纶"仿此。

1. 以产切潸

撊,《集韵》下赧,《释文》胡简。

2. 以潸切产

栈,《广韵》士限*,《释文》士板。

𪘁,虥,《广韵》士限*,《释文》仕板。

(丙)去声谏裥混用(谏无号,裥*)

1. 以裥切谏(缺例)

2. 以谏切裥(缺例)

(丁)入声黠辖混用(黠无号,辖*)

1. 以辖切黠

劀,《广韵》古滑,《释文》音刮*。

2. 以黠切辖

楬,《广韵》枯辖*,《释文》苦八。

刮,《广韵》古頞*,《释文》古滑,古八。

(十二)先仙元混用

(甲)平声先仙元混用(先无号,仙*,元*)

1. 以仙切先

研,《广韵》五坚,《释文》倪延*。

编,《广韵》布玄,《释文》必连*,必绵*,必緜*,甫连*,方緜*,必然*,必仙*。

2. 以先切仙

篇,《广韵》房连*,《释文》一音步贤。

3. 以元切仙

拳,《广韵》巨员*,《释文》徐又己袁*。

4. 以仙切元(缺例)

(乙)上声铣獮阮混用(铣无号,獮*,阮*)

1. 以獮切铣

吠,《广韵》始泫,《释文》刘古善*。

2. 以铣切獮

褊,《广韵》方缅*,《释文》一音必殄。

辇,《广韵》力展*,《释文》沈连典。

旋,《广韵》似宣*①,《释文》李信犬。

湎,《广韵》弥兖*,《释文》徐又莫显。

3. 以阮切獮

① 广韵上声无"旋"字,以平声类推。

卷,《广韵》居转*,《释文》徐居阮×。

捲,《广韵》居转*,《释文》徐纪阮×。

圈,《广韵》渠篆*又求晚×,《释文》徐纪阮×。

(丙)去声霰线愿混用(霰无号,线*,愿×)

1. 以线切霰

衒,《广韵》黄练,《释文》贤遍*。

甸,《广韵》堂练,《释文》大遍*,徒徧*,田遍*。

奠,《广韵》堂练,《释文》田遍*。

俔,《广韵》苦甸,《释文》牵遍*。

见,《广韵》胡甸,《释文》贤遍*,贤徧*。

燕,《广韵》於甸,《释文》於遍*。

韅,《广韵》呼甸,《释文》呼遍*。

2. 以霰切线

徧,《广韵》方见,线韵,《释文》边见①。

羡,《广韵》似面*,《释文》辞见,徐荐②。

3. 以愿切线

援,《广韵》王眷*,《释文》沈于万×。

4. 以线切愿

弮,《广韵》去愿×,又九万×,《释文》音眷*。

(丁)入声屑薛月混用(屑无号,薛*,月×)

1. 以薛切屑

隉,《广韵》五结,《释文》徐语折*。

嫳,《广韵》普蔑,《释文》匹舌*。

憋,《广韵》普蔑,《释文》刘芳灭*。

2. 以屑切薛(缺例)

3. 以月切薛

孽,《广韵》鱼列*,《释文》鱼竭×,徐五歇×。

讞,《广韵》鱼列*,《释文》鱼竭×。

别,《广韵》方别*,《释文》彼竭×。

桀,《广韵》渠列*,《释文》居竭×,居谒×。

4. 以薛切月

---

① "徧"(遍)字,大徐小徐都读比荐切,《广韵》读方见切,《集韵》读卑见切,《广韵》把它归入线韵应是传抄之误。那么,这些例子都不是霰线混用。

② 只有这个例子可以证明霰线混用。

钀,《广韵》语讦ˣ,《释文》沈鱼桀*。

揭,《广韵》其谒ˣ,《释文》又音桀*。

讦,《广韵》居竭ˣ,又居列*,《释文》九列*,又九谒ˣ。

元与仙,阮与獮,愿与线,月与薛,关系密切。《广韵》往往一字两读,既读入元阮愿月,又读入仙獮线薛。可见实同一韵。

(十三)萧宵混用

(甲)平声萧宵混用(萧无号,宵*)

1. 以宵切萧

铫,《广韵》吐雕,《释文》七遥*,何土尧。

2. 以萧切宵

钊,《广韵》止遥*,又古尧,《释文》姜辽。

燋,《广韵》即消*,《释文》李祖尧。

瓢,《广韵》符霄*,《释文》徐扶尧。

螵,《广韵》符霄*,《释文》刘平尧。

摽,《广韵》抚昭*,《释文》敷萧。

犦,《广韵》相邀*,《释文》音萧。

(乙)上声篠小混用(篠无号,小*)

1. 以小切篠

窈,《广韵》乌皎,《释文》於表*。

湫,《广韵》子了,《释文》子小*。

褭,《广韵》奴鸟,《释文》刘音绕*。

2. 以篠切小

膘,《广韵》苻少*,《释文》扶了。

鷕,《广韵》以沼*,《释文》沈耀皎,一音户了。

赵,《广韵》治小*,《释文》徒了。

挢,《广韵》居夭*,《释文》沈古了。

燎,《广韵》力小*,《释文》力鸟,力皎。

(丙)去声啸笑混用(啸无号,笑*)

1. 以笑切啸

啸,《广韵》苏吊,《释文》沈萧妙*。

2. 以啸切笑

燎,《广韵》力照*,《释文》力吊。

萧宵有与肴相通的例子,如犦(宵),音萧(萧),又色交(肴);鵰(萧),陟交(肴),何音彫(萧);钊(萧宵),姜辽(萧),又音昭(宵),徐之肴(肴);猫(宵),亡朝(宵),又武交。又有与幽相通的例子,如瀌(宵),符骄(宵),徐符彪(幽)。啸笑也有与效相通的例子,如掉(啸)徒吊刘

奴较。那只是又读[1]，不是混用。

（十四）肴独用

（甲）平声肴独用

殽，《广韵》胡茅，《释文》户交。

巢，《广韵》鉏交，《释文》仕交，庄交，孙又徂交。

呶，铙，《广韵》女交，《释文》女交。

蛸，《广韵》所交，《释文》所交。

矛，《广韵》莫交，《释文》亡包。

茅，《广韵》莫交，《释文》卯交，亡交。

烋，《集韵》虚交，《释文》火交。

勦，《集韵》初交，《释文》初交。

庖，《广韵》薄交，《释文》鲍交，步交，徐扶交。

炰，《广韵》薄交，《释文》白交，薄交，徐又甫交。

敲，《广韵》口交，《释文》口交。

坳，《广韵》于交，《释文》于交。

（乙）上声巧独用（缺例）

（丙）去声效独用

学（斅），《广韵》胡教，《释文》户教。

觉，《广韵》古孝，《释文》交孝。

罩，《广韵》都教，《释文》张教。

敲，《广韵》苦教，《释文》苦孝。

櫂，《广韵》直教，《释文》直教。

桡，《广韵》奴教，《释文》乃教，女孝。

铙，《集韵》女教，《释文》乃孝。

淖，《广韵》奴教，《释文》女孝，乃孝，徐徒较。

约，《集韵》于教，《释文》乌孝，戚于教。

㩭，《五音集韵》所教，《释文》所教。

肴巧效有与萧篠啸，宵小笑相通的例子，如蛸（肴），所交（肴），《说文》音萧（萧）；勦（肴），初交（肴），徐又子小（小）；坳（肴），於交（肴），又乌了（篠）；铙（肴、效），女交（肴），乃孝（效），一音而小（小）。又有与豪皓号相通的例子，如殽（肴），户交（肴），刘音豪（豪）。又有与尤有宥相通的例子，如炰（肴），白交（肴），徐甫九（有）；坳（肴），於交（肴），乌了（篠），李又伊九（有）。那也是又读，不是混用。

（十五）豪独用

[1] 这些又读有的见于《广韵》，如猫，武瀌切，宵韵，又莫交切，肴韵；瀌，甫娇切，宵韵，又皮彪切，幽韵。

(甲)平声豪独用

弢,《广韵》土刀,《释文》敕刀,叱刀。

陶,《广韵》徒刀,《释文》音桃。

猱,《广韵》奴刀,《释文》乃刀。

(乙)上声皓独用

皓,《广韵》胡老,《释文》胡老。

祷,《广韵》都皓,《释文》丁老。

夭,《广韵》乌皓,《释文》乌老。

(丙)去声号独用

纛,《广韵》徒到,《释文》桃报。

悼,《广韵》徒到,《释文》徒报。

冒,毛,耄,《广韵》莫报,《释文》亡报。

劳,《广韵》郎到,《释文》力告。

凿,《集韵》在到,《释文》在报,才报。

奥,《广韵》乌到,《释文》乌报。

臑(腝),《广韵》那到,《释文》奴报,奴到,乃报,乃到。

豪韵有与侯韵相通的例子,如裒,《释文》"薄谋反,《切韵》博毛反。"这是又读,不是混用。薄谋反当依集韵作蒲侯反,聚也,通"裒"。

(十六)歌戈混用

(甲)平声歌戈混用(歌无号,戈*)

1. 以戈切歌

蛾,《广韵》五何,《释文》我波*。

2. 以歌切戈

娑,《广韵》苏禾*,《释文》素河。

莎,《广韵》苏禾*,《释文》今音素何。

繁皤,《广韵》薄波*,《释文》步何。

摩,《广韵》莫婆*,《释文》末何,末多。

番,《广韵》博波*,《释文》布何。

颇,《广韵》滂禾*,《释文》普河,破多,破河。

(乙)上声哿果混用(哿无号,果*)

1. 以果切哿(缺例)

2. 以哿切果

跛,《广韵》布火*,《释文》波我,波可,彼我。

簸,《广韵》布火*,《释文》波我。

播,《集韵》补火*,《释文》波可,波左。

颇,《广韵》普火*,《释文》破可。

(丙)去声个过混用(个无号,过*)

1. 以过切个(缺例)

2. 以个切过

播,《广韵》补过*,《释文》波饿,波佐,波贺。

簸,《广韵》补过*,《释文》府佐。

磨,《广韵》摸卧*,《释文》莫佐。

摩,《集韵》莫卧*,《释文》莫贺。

(十七)麻独用

(甲)平声麻独用

车,《广韵》尺遮,《释文》尺遮,昌蛇。

邪,《广韵》以遮,《释文》以嗟。

蛇,《广韵》食遮,《释文》市奢。

瓜,《广韵》古华,《释文》古华。

柤,《广韵》侧加,《释文》侧加,庄加。

秅,《广韵》宅加,《释文》丈加。

窐,《集韵》乌瓜,《释文》刘乌华。

髽,《广韵》庄华,《释文》庄瓜,侧瓜,侧巴。

檛,《广韵》陟瓜,《释文》张瓜,王邹华,《字林》竹瓜。

(乙)上声马独用

苴,《集韵》侧下,《释文》侧雅,又知雅。

槎,《广韵》士下,《释文》仕雅。

(丙)去声祃独用

贾,《广韵》古讶,《释文》加霸。

御,《集韵》鱼驾,《释文》五嫁,牙嫁。

诧,《广韵》丑亚,《释文》敕驾。

蜡,《广韵》锄驾,《释文》仕诈,士嫁。

耤,《广韵》慈夜,《释文》慈夜,在夜。

贳,《广韵》神夜,《释文》市夜。

炙,《广韵》之夜,《释文》之赦,章夜。

射,《广韵》神夜,《释文》食夜。

华,《广韵》胡化,《释文》户化。

擭,《集韵》胡化,《释文》胡化。

罢,《韵会》皮驾,《释文》扶骂。

(十八)阳唐混用

(甲)平声阳唐混用(阳无号,唐*)

鴦,《广韵》於良,乌郎*,《释文》於冈*,於良。

这个例子只是又读,不是混用。阳三等,唐一等,所以缺乏相切的例子。但不能因此否认它们的主要元音相同。《韵镜》阳唐同图,说明它们是同韵。

(乙)上声养荡混用(缺例)

(丙)去声漾宕混用(缺例)

(丁)入声药铎混用(缺例)

(十九)庚耕清青混用

(甲)平声庚耕清青混用(庚无号,耕*,清ˣ,青^)

1. 以耕切庚

更,《广韵》古行,《释文》古鹦*。

喤,《广韵》户盲,《释文》徐音宏*。

盟,《广韵》武兵,《释文》徐武耕*。

枪,《广韵》楚庚,《释文》刘初耕*。

2. 以清切庚

荣,《广韵》永兵,《释文》刘音营*。

莹,《广韵》永兵,《释文》徐音营*。

3. 以耕切清

婴,《广韵》於盈ˣ,《释文》或於耕*。

4. 以青切清

菁,《广韵》子盈ˣ,《释文》子丁^。

朾,《集韵》痴贞ˣ,《释文》他丁^,敕丁^。

茕,《广韵》渠营ˣ,《释文》岐扃^。

5. 以唐切青

萍,《广韵》薄经^,《释文》音平。

6. 以清切青

螟,《广韵》莫经^,《释文》莫轻ˣ。

坰,《广韵》古萤^,《释文》徐又苦营ˣ,或苦琼ˣ。

(乙)上声梗耿静迥混用(梗无号,耿*,静ˣ,迥^)

1. 以耿切梗

眚,《广韵》所景,《释文》所幸*。

省,《广韵》所景,《释文》徐所幸*。

2. 以静切梗

炳,《广韵》兵永,《释文》兵领ˣ。

警,《广韵》居影,《释文》居领ˣ。

儆，《广韵》居影，《释文》京领ˣ。
省，《广韵》所景，《释文》色领ˣ。
眚，《广韵》所景，《释文》生领ˣ。

3. 以梗切耿

耿，《广韵》古幸*，《释文》工永。

4. 以静切耿

耿，《广韵》古幸*，《释文》徐工颖ˣ。

5. 以迥切耿

耿，《广韵》古幸*，《释文》工迥ᐞ。

6. 以迥切静

省，《广韵》息井ˣ，《释文》西顶ᐞ。

7. 以梗切迥

并，《广韵》蒲迥ᐞ，《释文》白猛，又步顶ᐞ。

8. 以静切迥

颎，《广韵》古迥ᐞ，《释文》古顷ˣ。
颍，《广韵》口迥ᐞ，《释文》口迥ᐞ，徐孔颖ˣ。
褧，《广韵》口迥ᐞ，《释文》苦迥ᐞ，徐又孔颖ˣ。
蘔，《唐韵》口迥ᐞ，《释文》苦迥ᐞ，又口颖ˣ。

（丙）去声映诤劲径混用（映无号，诤*，劲ˣ，径ᐞ）

1. 以映切诤

迸，《广韵》北诤*，《释文》北孟。

2. 以径切劲（缺例）

（丁）入声陌麦昔锡混用（陌无号，麦*，昔ˣ，锡ᐞ）

1. 以陌切麦

栅，《广韵》楚革*，《释文》楚格。
核，《广韵》下革*，《释文》幸格。

2. 以麦切昔

擿，《广韵》直炙ˣ，《释文》郭都革*。
蹢，《广韵》直炙ˣ，《释文》徐治革*，持革*。
薜，《释文》方奭ˣ，郭布革*。

3. 以锡切昔

刺，《广韵》七迹ˣ，《释文》沈此击ᐞ，刘此历ᐞ。

4. 以麦切锡

覡，《广韵》胡狄ᐞ，《释文》李胡隔*。

5. 以昔切锡

晳,《广韵》先击△,《释文》徐思益×。

滌,《广韵》徒历△,《释文》杜亦×。

(二十)蒸登混用

(甲)平声蒸登混用(缺例)

(乙)上声拯等混用(缺例)

(丙)去声證嶝混用(缺例)

入声职德混用(职无号,德*)

弋,《广韵》与职,《释文》刘于则*。

杙,《广韵》与职,《释文》刘馀则*。

蒸职三等,登德一等,等呼不同,混用缺例或少例是可以理解的。拯等、證嶝字少,更可不论。

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是《经典释文》的反切中有蒸登、职德和耕清、昔锡相通的例子,如郕(清),音承(蒸);冯(蒸),普耕(耕),又步耕(耕);称(蒸),尺徵;殖(职,锡),呼阒(锡),徐况逼(职),一音况狄(锡);副(职),孚逼(职),《字林》匹亦(昔)。依我观察,唐诗中没有这些韵相通的情况。不能说在陆德明时代已经混用,连又读也值得怀疑。待再详考。

(二一)尤侯幽混用

(甲)平声尤侯幽混用(尤无号,侯*,幽×)

1. 以侯切尤

陬,菆,《广韵》侧鸠,《释文》子侯*。

驺,《广韵》侧鸠,《释文》侧侯*。

緅,《广韵》侧鸠,《释文》祖侯*。

蝥,侔,《广韵》莫浮,《释文》亡侯*。

牟,《广韵》莫浮,《释文》木侯*,亡侯*,莫侯*。

眸,《广韵》莫浮,《释文》莫侯*,茂侯*。

蝱,《广韵》莫浮,《释文》莫侯*,刘莫沟*。

鍪,《广韵》莫浮,《释文》茂侯*。

2. 以幽切尤

烰,《广韵》缚谋,《释文》符彪×。

休,《广韵》许尤,《释文》虚虬×,许虬×。

捄,《广韵》巨鸠,《释文》音虬×。

3. 以侯切幽

缪,《广韵》武彪×,《释文》亡侯×。

4. 以尤切幽

觓,《广韵》渠幽×,《释文》其樛×,又音求。

璆,《广韵》渠幽×,《释文》其休,又旧周。

觩,《广韵》渠幽ˣ,《释文》徐音虬ˣ,又巨彪ˣ,一音巨秋。

(乙)上声有厚黝混用(有无号,厚*,黝ˣ)

黝,《广韵》於纠^,《释文》於柳,郭殃柳。

滫,《广韵》息有,《释文》刘思酒,徐相幼①。

纠,《广韵》居黝^,《释文》沈居酉。

(丙)去声宥候幼混用(宥无号,候*,幼ˣ)

1. 以候切宥

咮,噣,《广韵》陟救,《释文》都豆*。

骤,《广韵》锄佑,《释文》徐在遘*,刘才遘*。

驺(骤),《广韵》锄佑,《释文》徐仕遘*。

2. 以宥切候

贸,《广韵》莫候*,《释文》徐亡救。

姆,《广韵》莫候*,《释文》亡久②,《字林》亡又。

(二二)侵独用

(甲)侵独用

骎,《广韵》七林,《释文》楚今,《字林》七林。

纴,《广韵》如林,《释文》女金。

(乙)上声寝独用

廪,《广韵》力稔,《释文》力锦,力荏。

禀,《广韵》笔锦,《释文》彼锦,必锦,方鸩③。

(丙)去声沁独用

饮,《广韵》于禁,《释文》于鸩。

阴,《集韵》于禁,《释文》于鸩。

深,《广韵》式禁,《释文》尸鸩。

谮,《广韵》装荫,《释文》侧鸩,责鸩。

(丁)入声缉独用

缉,《广韵》七入,《释文》七立,子立。

隰,《广韵》似入,《释文》详立,音习。

辑,《广韵》秦入,《释文》音集,又七入,侧立。

揖,《集韵》即入,《释文》子入,侧立。

挹,《广韵》于入,《释文》于十,于集。

絷,《广韵》陟立,《释文》张执,陟立,徐丁立。

帬,《广韵》陟立,《释文》丁邑,徐丁立。

湆,《广韵》去急,《释文》去及。

① 滫,《释文》徐读去声。 ② "久"是上声字。 ③ "鸩"是去声字。

戢,《广韵》阻立,《释文》庄立,侧立。

熠,《广韵》为立,《释文》以执。

在《经典释文》反切中,有侵覃相通的例子,如镡(侵、覃),戚音淫(侵),徐刘音寻(侵),一音徒南(覃);簪(侵),侧林(侵),庄林(侵),刘左南(覃),作南。又有缉狎相通的例子,如霎(缉),所甲(狎),一音所立(缉)。那是又读,不是混用。

(二三)覃谈混用

(甲)平声覃谈混用(缺例)

(乙)上声感敢混用(感无号,敢*)

1. 以敢切感

坎,《广韵》苦感,《释文》徐又苦敢*。

2. 以感切敢

紞,《广韵》都敢*,《释文》《字林》丁坎。

(丙)去声勘阚混用(缺例)

(丁)入声合盍混用

1. 以盍切合

蛤,《广韵》古沓,《释文》古盍*。

噆,《广韵》子荅,《释文》子合,郭子盍*。

2. 以合切盍

阖,《广韵》胡腊*,《释文》胡腊*,又音合。

腊,《广韵》卢盍*,《释文》力合。

阘,《广韵》徒盍*,《释文》吐腊*,刘汤荅。

《释文》反切有谈盐相通的例子,如餤(谈),沈旋音谈(谈),徐音盐(盐)。那是又读,不是混用。

(二四)盐添严凡混用

(甲)平声盐添严凡混用(盐无号,添*,严×,凡△)

1. 以添切盐

颟,《广韵》汝盐,《释文》郭、李而兼*。

2. 以严切盐

淹,《广韵》央炎,《释文》于廉,徐于严×。

钳,《广韵》巨淹,《释文》其炎,徐其严×,渠严×。

緘,《释文》其炎,又其严×。

3. 以凡切盐

佥,《广韵》七廉,《释文》七廉,又七剑△①。

① "剑",去声字。

炎,《广韵》于廉,《释文》于廉,于沾,沈于凡^。

(乙)上声琰忝俨范混用(琰无号,忝*,俨×,范^)

1. 以忝切琰

黶,《广韵》於琰,《释文》乌簟*。

厌,《广韵》於琰,《释文》徐又乌簟*。

2. 以范切琰

揜,《广韵》衣俭,《释文》於检,李於范^。

贬,《广韵》方敛,《释文》彼检,《字林》方犯^。

3. 以琰切俨

俨,《广韵》鱼掩×,《释文》鱼检。

严(俨),《广韵》鱼掩×,《释文》鱼检,鱼俭。

(丙)去声艳㮇酽梵混用(艳无号,㮇*,酽×,梵^)

封(窆),《广韵》方验,《释文》彼剑^。

殓,《广韵》力验,《释文》《字林》力剑^。

敛,《广韵》力验,《释文》力剑^。

(丁)入声叶帖业乏混用(叶无号,帖*,业×,乏^)

1. 以业切葉

拾,《集韵》其葉,《释文》其劫×,其业×,刘其辄。

2. 以乏切葉

馌,《广韵》筠辄,《释文》炎辄,於辄,刘於法^。

3. 以葉切帖

堞,《广韵》徒协*,《释文》音牒*,徐养涉。

燮,《广韵》苏协*,《释文》苏接。

4. 以葉切业

馌,《玉篇》於劫×,《释文》於辄。

5. 以乏切业

馌,《玉篇》於劫×,《释文》刘於法^。

《广韵》元阮愿月与严俨酽业,凡范梵乏相应,先铣霰屑与添忝㮇帖相应,仙狝线薛与盐琰艳葉相应。元阮愿月,先铣霰屑,仙狝线薛既然混用,严俨酽业,凡范梵乏,添忝㮇帖,盐琰艳葉自然也混用了。

在《释文》的反切中,盐有与衔侵覃相通的例子,如颇(盐),而占(盐),又而衔(衔);鍼(盐,侵),其廉(盐),徐音针(侵),饯(谈),沈旋音谈(谈),徐音盐(盐)。琰有与豏相通的例子,如厌(琰),乌斩。㮇有与沁相通的例子,如僣(㮇),毛侧荫(沁),郑子念(㮇)。葉有与缉狎相通的例子,如絮(葉),奴辄(葉),又女十(缉);楫(葉),音接(葉),又音集(缉);馌(葉),於葉(葉),於十(缉),於立(缉);厌(葉),於葉(葉),又於甲(狎)。那是又读,不是混用。

（二五）咸衔混用

（甲）平声咸衔混用（咸无号，衔*）

1．以衔切咸

咸，《广韵》胡谗，《释文》音衔*。

摻，《广韵》所咸，《释文》所衔*。

2．以咸切衔

衔，《广韵》户监*，《释文》音咸。

监，《广韵》古衔*，《释文》古咸。

（乙）上声豏槛混用（豏无号，槛*）

1．以槛切豏（缺例）

2．以豏切槛

槛，《广韵》胡黤*，《释文》户减，徐下斩。

（丙）去声陷鉴混用（陷无号，鉴*）

1．以鉴切陷（缺例）

2．以陷切鉴

鉴，《广韵》格忏，《释文》工陷。

（丁）入声洽狎混用（洽无号，狎*）

狭，《广韵》侯夹，《释文》户甲*。

歃，《广韵》山洽，《释文》所洽，又所甲*。

在《释文》反切中，有咸衔与盐相通的例子，如摻（咸），所衔（衔），息廉（盐），山廉（盐）；缪（衔），所衔（衔），何、沈相沾（盐），又所廉（盐）。又有豏槛与寝感敢相通的例子，如湛（豏），直减（豏），刘又音沈（寝），李唐感（感）；摻（豏），所览（敢），徐所斩（豏）；槛（槛），户减（豏），衔览（敢）。又自有陷阚相通的例，如鉴（鑑），工暂（阚），古暂（阚）；监（鑑），工陷（陷），工暂（阚），古蹔（阚）。又有洽狎缉葉相通的例子，如扱（洽），初洽（洽），刘初辄（葉），又差及（缉），李、聂创涉（葉）；插（洽），采协（怗），徐、刘初辄（葉），戚初洽（洽）。那是又读，不是混用。

《释文》于侵以下九韵（包括平上去入）的反切，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即以-n 切-m，以-t 切-p。例如：

弇，《广韵》衣俭（琰），《释文》於简（产），音揜（琰）。

奄，《广韵》衣俭（琰），《释文》於简（产）。

苶，《广韵》奴协（怗），又音涅（屑），《释文》乃结（屑），徐、李乃协（怗），崔音捻（怗）。

敜，《广韵》奴协（怗），《释文》徐乃协（怗），又乃结（屑）。

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有误字。如奄，《释文》於简反，注疏本作於检反；另一种是又读。如苶，《广韵》奴结切，又奴协切。这些都不能证明《释文》是-n，-m 混用，-t，-p 混用。

叁　声调

关于声调,这里只证明两件事:第一,《释文》时代,平声还没有分化为阴平、阳平;第二,《释文》时代,浊上还没有变为去声。

(一)平声未分阴阳例证(阴无号,阳*)

1. 以阴切阳[1]

蒙*: 亡公,武工,亡钩,武邦。

彤*: 徒冬,大冬。

羸*: 律悲,力追。

犁*: 力知,利之,力之。

樊*: 步干,步丹,畔丹。

庖*: 鲍交,步交,扶交。

萌*: 武耕,亡耕。

帷*: 位悲。

2. 以阳切阴

舂: 失容*,束容*。

讥: 居宜*,居淇*,居疑*。

推: 吐回*,他回*,昌谁*。

焞: 他门*,他屯*,他雷*。

掔: 苦田*,口闲*。

庄: 侧良*。

陬: 子侯*,侧留*。

簪: 侧林*,庄林*,左南*,作南*。

(二)清上浊上同调例证(清上无号,浊上*)

1. 以清上切浊上

罢*: 扶彼。

视*: 常止,市止。

兕*: 徐子。

髀*: 步启。

醹*: 如主。

骇*: 胡楷。

眹*: 直谨。

键*: 其展。

撊*: 下板,胡简。

栈*: 在简,士板,才产。

泫*: 胡犬。

践*: 似浅。

赵*: 徒少。

隋*: 唐果,徒火。

并*: 步顶。

臼*: 其九。

咎*: 其久。

纣*: 直丑。

部*: 蒲口,扶苟。

槛: 户减。

2. 以浊上切清上。

轵: 之氏。

扡: 勑氏。

庀: 匹是*。

頍: 缺婢*。

跬: 缺氏*。

比: 并是*。

賄: 呼罪*。

漼: 七罪*。

散: 素但*。

笴: 工但*。

典: 敕殄*。

长: 丁丈*,张丈*。

---

(1) 指后代平声分化后的阴阳。

傥：敕荡*。 省：所幸*。

帑：吐荡*。

阴阳入三声对应考

阴阳入三声对转，是古代汉语的语音规律，直到《经典释文》的反切中，在一字两读时，往往反映了这种情况。举例如下：

（一）阴阳对转

1. 侯东对转①（侯无号，东*）

蒙，《广韵》莫红*，《释文》亡公*，武工*，徐武邦*，亡钩。

2. 支耕对转（支无号，耕*）

廲，《广韵》薄佳，蒲幸*，《释文》薄佳，蒲佳，徐公幸*。

睥，《集韵》部弭，蒲眠，《释文》音婢，或蒲年。

蠲，《广韵》古玄，《释文》音圭，又古玄。

以“廲”读父幸（薄幸）推之，“睥”当读如瓶。“蠲”从益声，“益”锡部字，锡耕对转，“蠲”当读于扃切。古韵耕真两部由于主要元音相同，常常通转。“睥”转入蒲眠切，“蠲”转入古玄切，和“瞑”转入莫贤切、“骿軿胼”转入部田切的情况是一样的。

3. 脂真对转（脂无号，真*）

洗，《广韵》先礼，苏典*，《释文》，苏礼，又苏典*。

洒，《广韵》先礼，《释文》悉礼，先典*，素殄*。

枅，《广韵》古奚，《集韵》经天*，《释文》枅音鸡，又音肩。

笫，《广韵》侧儿②，《释文》侧儿，侧美，徐侧敏③。

寅，《广韵》翼真*，以脂，《释文》徐音夷。

賑，《广韵》丑忍*，敕辰*，丑饥，《释文》敕引*，又敕私。

牝，《广韵》毗忍*，扶履，《释文》频忍*，扶尽*，徐扶死。

“洗、洒”先秦属文部，汉以后转入真部。“枅”字《集韵》读经天切是对的，《释文》音肩，当云音坚。陆德明时代“坚、肩”同音，故云音“肩”。

4. 之蒸对转（之无号，蒸*）

能，《广韵》奴登*，奴来，《释文》如字，徐奴代，又奴来，本又作耐。

耐，《广韵》奴代，《释文》古能*字。

肯，《广韵》苦等，《释文》徐苦等*，《字林》口乃。

5. 微文对转（微无号，文*）

① 讲对转时，所列韵部，指先秦韵部。

② 《广韵》止韵：“笫，阻史切，又侧儿切。”旨韵不收“笫”字。按“笫”从𠂔声，当以侧儿切为正。

③ “敏”当作“愍”。“敏”本是之部字，徐邈时代，“敏”已读如“愍”。

颀,《广韵》渠希,《释文》音恳*,又音畿。

肫,《广韵》章伦*,《五音集韵》子罪,《释文》时伦*,之春*又之罪。

蒉,《广韵》符分,《释文》扶云,一音妇犟。

焞,《集韵》他昆*,通回,《释文》他门*,他屯*,又吐雷。

蟦,《广韵》扶涕,《释文》无味,又扶云*。

5. 鱼阳对转(鱼无号,阳×)

亡,《广韵》武方*,《释文》音无,又如字。

6. 歌元对转(歌无号,元*)

鼍,《广韵》徒河,《释文》徒河,沈音檀*。

难,《广韵》那干*,奴案*,《释文》乃多,刘乃旦*。

鄌,《广韵》则旰*,昨何,《释文》才多,又子旦*。

(二)阴入对转①

1. 支锡对转(支无号,锡×)

蜺,《广韵》五稽,《释文》五兮,又五历×。

辟,《集韵》毗义,《广韵》房益×,《释文》音避,又扶益×,一音芳益×。

刺,《广韵》七赐,七迹×,《释文》七智,又七亦×②,刘七赐,又此历*,沈此击×。

缢,《广韵》於赐,《释文》一赐,於革×③,又一臂。

鬄,《集韵》他计,他历*,《释文》吐历×,刘土历×,又他计④。

责,《广韵》侧革⑤,《集韵》侧卖,《释文》侧界⑥。

画,《广韵》胡封,胡麦,《释文》胡封,衡卖,胡麦⑦。

积,《广韵》资昔×,子,智,《释文》如字,又子赐。

2. 脂质对转(脂无号,质×)

尼,《广韵》女夷,《集韵》尼质×,《释文》女持⑧,施女乙×。

批,《广韵》匹迷,《集韵》蒲结×,《释文》备结×,一音铺迷,《字林》父迷,父节×。

柲,《广韵》兵媚,《释文》悲位,徐边惠,一音必结×,又音秘,又补结×。

暨,《广韵》其冀,《释文》其器,又斤乙×。

比,《广韵》毗至,《释文》毗志⑨,必履,李扶必×。

出,《广韵》赤律×,又尺类,《释文》如字,又赤遂,徐尺类,王嗣宗敕类。

递,《广韵》特计,《释文》音悌,他计,一音待结×。

紒,《集韵》吉诣,又吉屑×,《释文》音计,又音结×。

契,《广韵》苦计,苦结×,《释文》苦计,徐苦结×。

---

① 阴声,指元音收尾的音节。上古入声(长入)到隋唐时代(或较早)变为去声的,这里也当阴声看待。
② 当作"七易"或"七蜴"。 ③ 当作"於隔"。 ④ 当作"他系"。 ⑤ 当作"侧隔"。
⑥ 当作"侧卖"。 ⑦ 当作"胡脉"。 ⑧ 当作"女迟"。 ⑨ 当作"毗至"。

闭,《广韵》博计,方结ˣ,《释文》必计,《字林》必结ˣ,方结。

攦①,《集韵》郎计,《释文》郭吕系,又力结ˣ。

戾,《广韵》郎计,《释文》力计,力结ˣ。

质,《广韵》之日ˣ,又陟利,《释文》如字,一音致,又猪二。

漆,《广韵》亲吉ˣ,《释文》音七ˣ,徐七利。

嫉,《广韵》秦悉ˣ,《释文》音疾ˣ,又音自。

垤,《广韵》徒结ˣ,《释文》田节ˣ,又直黎。

挈,《广韵》苦结ˣ,《释文》苦计,又苦结ˣ。

3. 之职对转(之无号,职ˣ)

植,《广韵》直吏,常职,《释文》直吏,时力ˣ;徒吏,徒力ˣ,时织ˣ,徐音置。

亟,《广韵》去吏,纪力ˣ,《释文》虚记,居力。

臆,醷,《广韵》於力ˣ,《释文》於纪,徐於力ˣ。

4. 微物对转(微无号,物ˣ)

忾,《广韵》许既,《释文》许乞ˣ,又许气。

帅,《广韵》所类,又所律ˣ,《释文》色类,所类,又所律ˣ。

率,《集韵》力遂,《释文》音类,又音律ˣ,又所律ˣ。

祓,《广韵》敷勿ˣ,《释文》孚物ˣ,芳弗ˣ,刘、徐音,废。

5. 鱼铎对转(鱼无号,铎ˣ)

著,《广韵》陟虑,张略ˣ,《释文》珍虑,张虑,又张略ˣ。

赫,《广韵》呼讶,呼格ˣ,《释文》许嫁,又许伯ˣ。

醵,《广韵》其璩,其虐ˣ,《释文》其据,又其略ˣ。

莫,《广韵》慕各ˣ,《释文》忙故,又亡博ˣ。

度,《广韵》徒故,徒落ˣ,《释文》刘直路,戚待洛ˣ。

垩,《广韵》乌各ˣ,《释文》於故,又於各ˣ。

藉,《广韵》慈夜,秦昔ˣ,《释文》在夜,慈夜,又在亦ˣ。

借,《广韵》子夜,资昔ˣ,《释文》子亦ˣ。

舍,《广韵》始夜,《释文》音释。

射,《广韵》神夜,食亦ˣ,《释文》食亦ˣ,食夜。

醋,《广韵》仓故,《释文》才各ˣ。

貉,《广韵》莫白ˣ,《释文》莫驾,亡百ˣ、施胡各ˣ。

礴,《广韵》陟格ˣ,《释文》陟略ˣ,又如字,刘薄驾。

宅,《广韵》场伯ˣ,《释文》徐大故,郑音知嫁。

获,《广韵》胡麦,《释文》如字,或音胡化,郑横霸,李音胡霸,刘音胡伯ˣ。

---

① "攦"最初属歌部,后来转入脂部。

斥,《广韵》昌石×,《释文》音尺×,昌亦×,又昌夜,徐蚩柘。

擭,《广韵》居缚×,《释文》俱缚×,旧居碧×,李又九夫。

6. 祭月对转①(祭无号,月×)

芮,《广韵》而锐,《释文》人劣×,又而岁。

脃,《广韵》此芮,《释文》七岁,刘清劣×。

弊,《广韵》毗祭,《释文》婢世,徐扶灭×。

敝,《广韵》毗祭,《释文》婢世,符世,又扶灭×,伏灭×,徐扶哲×。

缀,《广韵》陟卫,陟劣×,《释文》陟劣×,徐又张衞,丁衞,又丁劣×,沈知税,又张劣×。

忕,《广韵》时制,《释文》时世,又时设×。

筮,《广韵》时制,《释文》市制,又时设×。

泄,《广韵》馀制,私列×,《释文》以世,息列×。

揭,《广韵》去例,《释文》起例,又丘竭×。

会,《广韵》古外,《释文》古外,徐古活×,向音活×。

哙,《广韵》苦快,《释文》古外,徐古活×。

愒,《广韵》苦盖,《释文》苦盖,又苦葛×。

介,《广韵》古拜,《释文》音戒②,又古黠③。

芥,《广韵》古拜,《释文》吉迈,徐古迈,姬迈,一音古黠×④。

茷,《广韵》符废,《释文》扶废,徐音伐×,一音蒲发×,又蒲艾。

废,《广韵》方肺,《释文》如字,一音发×。

伐,《广韵》房越×,《释文》如字,刘扶废。

蹶,《广韵》居衞,居月×,《释文》蹇月×,其月×,其厥×,沈居衞,一音厥×。

发,《广韵》方伐×,《释文》如字,徐音废。

讦,《广韵》居竭×,《释文》九列×,九谒×,又音刈。

泄,《广韵》馀制,私列×,《释文》息列×,以制。

折,《广韵》旨热×,《释文》之设×,又音制。

茢,《广韵》良薛×,《释文》音列×,音烈×,又音例。

碣,《广韵》渠列×,《释文》其列×,韦昭其逝。

晢,《广韵》旨热×,《释文》之舌×,徐之列×,又之世。

7. 幽觉对转(幽无号,觉×)

蟰,《广韵》苏彫,《释文》音萧,《说文》音肃×。

翛,《广韵》苏彫,《释文》素彫,音萧,徐始六×,又音育×。

妯,《广韵》丑鸠,《释文》敕留,徐又直留,郭音《尔雅》卢叔×,又音迪×。

---

① 祭与月在上古同属一个入声韵部,只有长入和短入的差别。汉以后,祭部失去入声韵尾,变为阴声韵。这里把它当做阴声韵看待。② 当云"音界"。③ 当云"古辖"。④ 当云"古辖"。

捄,《广韵》巨鸠,《释文》音求,又其匊×,何音掬×,沈居局×①。

囿②,《广韵》於救,於六×,《释文》音又,一音於救,徐於目×,沈又尤菊×。

畜,《广韵》许竹×,许救,《释文》许又,吁又,一音许六×。

祝,《广韵》之六×,职救,《释文》周救,之又,又之六×,州六×。

覆,《广韵》芳福×,方副,《释文》芳卜×,敷目×方富,扶又,芳又。

复,《广韵》房六×,扶富,《释文》扶又。

伏,《广韵》房六,扶富,《释文》如字,旧扶又。

涤,《广韵》徒历×,《释文》直的×③,徐徒弔,同弔。

奥,《广韵》乌到,《释文》乌到,沈於六×。

勠,《广韵》力竹,力求,《释文》日音六×,又力彫,《说文》力周。

肉,《广韵》如六×,《释文》柔又,而救。

隩,《广韵》於六×,《释文》於六×,《玉篇》於报。

宿,《广韵》息逐×,息救,《释文》音肃×,音夙×。息六×,徐音秀,刘息就。

告,《广韵》古到,古沃×,《释文》故毒×。

纛,《广韵》徒到,徒沃×,《释文》桃报,刘音毒×。

8. 宵沃对转(宵无号,沃×)

掣,《广韵》相邀,色交,所角,《释文》色交,又音朔×④。

约,《广韵》於略,於笑,《释文》如字,又於妙,要妙,因妙,戚於教。

弔,《广韵》多啸,都历×,《释文》如字,又音的×,都历×⑤。

激,《广韵》古历×,古叫,《集韵》坚尧,《释文》经觅×⑥ 又古尧,李古弔,又躯弔。

檄,(擊),《广韵》苦弔,《释文》苦弔,又音的×。

噭,《广韵》古弔,《释文》古弔,一音古狄×⑦。

削,《广韵》息约×,《释文》音笑。

灂,《集韵》子肖,《释文》子召,李在学×⑧。

罩,《广韵》都教,《释文》张教,徐又都学×⑨,《字林》竹卓×。

罺(箪),《广韵》都教,《释文》郭陟孝,顾野王都角×⑩。

暴,《广韵》薄报,薄木×,《释文》徐扶沃×。

敲,《广韵》口交,苦教,《释文》苦孝,又苦学×⑪,口卓×。

爝,《广韵》即略×,即消,《释文》哉约×,刘哉妙,《字林》子弔,李又祖尧。

9. 侯屋对转(侯无号,屋×)

瞀,《广韵》莫候,《释文》莫豆,又莫住,又亡角×。

---

① 当作"居匊"。 ② "囿"本是之部字,汉以后转入幽部。 ③ 当云"音迪"。

④ 当云"音稍"。 ⑤ 当作"古栎"。 ⑥ 当作"经栎"。 ⑦ 当作"古栎"。

⑧ 当作"在嚣"。 ⑨ 当作"都嚣"。 ⑩ 当作"都嚣"。 ⑪ 当作"苦嚣"。

凿,《广韵》在各ˣ,《释文》在报。

扑,《广韵》普木ˣ,《释文》普卜ˣ,徐敷卜ˣ,刘方遘。

(三)阳入对转

1. 真质对转(真无号,质ˣ)

辴,《广韵》丑忍,《释文》敕忍,徐敕一ˣ。

蠠,《广韵》弥毕ˣ,《释文》弥毕ˣ,又亡忍。

2. 元月对转(元无号,月ˣ)

齤,《广韵》可颜,《释文》刘苦颜,或苦瞎ˣ,一音枯曷ˣ。

3. 谈盍对转

淹,《唐韵》英廉,《释文》於廉,又於劫ˣ。

厌,《广韵》於艳,於葉ˣ,《释文》於葉ˣ,於涉ˣ,或於验,沈又於占。

由上面大量的例证看来,《经典释文》反切中的阴阳入三声的对转是非常严格的,绝大多数的例子连等呼也完全一致。一等转一等,如"能"由登韵的奴登反转咍韵的奴来反;二等转二等,如"嚇"由陌韵的许伯反转祃韵的许嫁反,三等转三等,如"辴"由轸韵的敕忍反转脂韵的敕私反,又转质韵的敕一反,四等转四等,如"戾"由霁韵的力计反转屑韵的力结反。这种考证,对古音的拟测大有帮助,因为阴阳入三声对转的元音必须是相同的。

切韵与先秦古韵对应考

《经典释文》的反切反映的隋唐韵部,比《切韵》的206韵少得多①。陆德明与陆法言是同时代的人,两家的韵部不应该有这样大的差别。《切韵》应是象章炳麟所说的,实在包括了"古今方国之音",主要是存古。陆法言所谓"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其实就是以存古为是、为通,违古为非、为塞。这里我写《切韵与先秦古韵对应考》,就是要证明《切韵》的存古性质,同时也证明《经典释文》反切所反映的韵部才是隋唐时代的实际读音。

(一)东董送屋

1. 平声东

(甲)一等　古韵东部

东同铜桐筒童僮瞳空公功工攻蒙濛笼聋珑洪红鸿虹丛翁葱聪通蓬潼砻讧豵侗騘曈烘忽侗罿②。

(乙)三等　古韵冬部③

中衷忠螽冲终戎崇躬宫融熊穷豐隆芎螽狨灃癃彤豜忡酆种虫④。

例外

弓雄穹冯梦瞢芎儚　古韵蒸部⑤

① 据今人考证,《切韵》原来只有193韵。这里讲的206韵,是传统的说法,即《广韵》206韵。

② 例外:"潨"入冬部。　③ 春秋时代,冬侵合部;战国时代,冬部从侵部分化出来。

④ 例外:"充崇崧菘"入东部。　⑤ 由蒸部合口三等转来。

风枫芃渢　古韵侵部

䨴雺鬏　古韵幽部

2. 上声董

(甲)一等　古韵东部

董动孔总澒蠓琫蓊嵸洞菶

(乙)三等　缺

例外

懵　古韵蒸部

3. 去声送

(甲)一等　古韵东部

送洞瓮弄贡冻痛梀糉恸鞚控哄

(乙)三等　古韵冬部

仲中众

例外

梦瞢　古韵蒸部　风讽　古韵侵部

雺赗　古韵幽部

4. 入声屋

(甲)一等　古韵屋部

屋木禄縠縠族鹿读椟渎牍楱黩謏榖斛仆独卜沐速麓镞秃縠扑漉

皾濮篾朴䐁辘餗霂槲縠涑殻哭[1]

(乙)三等　古韵觉部

竹目熟肉腹菊轴逐宿复粥肃育六缩戮畜蓄叔淑菽馥祝鬻筑穆麴

覆衄謖燠隩竺筑掬鞠菊匊矗複蓿塾蹴踘毓舳踧夙蝮柷俶蓼倏蓫

苜孰陆睦

例外

服福牧伏幅辐愿洑鹏箙郁谡蝠彧　古韵职部[2]

瀑暴曝熇翯　古韵沃部

(二)冬□宋沃

1. 平声冬　古韵冬部

冬彤佟鬉爞宗琮淙鬃农悰賨侬狨脓

2. 上声　缺

3. 去声宋　古韵冬部

---

[1] 例外:"畜(许木)"入觉部。　[2] 由职部合口三等转来。

宋综[1]

4. 入声沃 古韵觉部

毒鹄酷梏纛笃督褻嚳牿告僕樸樸

(三)锺腫用烛

1. 平声锺 古韵东部[2]

锺鐘龙舂松衝容蓉庸封胸雍重从逢缝踪茸峰蜂锋烽蛩筇慵恭供

笼凶墉镛傭溶镕巷邛鄘邕癰饔纵龚葑匈凶淘讻廱丰颙[3]

例外

农醲秾 古韵冬部

2. 上声腫 古韵东部

腫穜踵宠陇垄拥壅冗重冢奉捧勇涌踊甬俑蛹恐尰拱洪巩竦悚耸

3. 去声用 古韵东部

用颂诵纵讼穜俸共供从缝

4. 入声烛 古韵屋部[4]

谷玉足曲粟烛属录籙绿辱狱局欲束蜀促触续浴缛瞩躅褥蓐欲项

燭歜溽赎劚踢搦醁逯騄[5]

(四)江讲绛觉

1. 平声江 古韵东部

江钉扛厖龙窗邦缸降泷双艭庞逢腔撞幢椿樷豇

2. 上声讲 古韵东部

港棒蚌项讲[6]

3. 去声绛 古韵东部

绛降巷惷撞涍

4. 入声觉

(甲)古韵屋部

角桷珏岳鷟浞捉数敕斫诼涿噣琢椓剥扑璞朴壳埆慤㲉縠浊镯握幄喔偓渥

(乙)古韵沃部[7]

翯権推確乐濯櫂擢濯搦踔汋稍箾卓悼趵爆驳邈眊礐逴荦较

例外

觉学嶨雹 古韵觉部 朔斮 古韵铎部

(五)支纸寘

1. 平声支

① 例外:"統"入东部。 ② 这是古韵东部三等字。上声腫韵、去声用韵准此。

③ "颙"从禺声,原属侯部,转入东部。 ④ 这是古韵屋部的三等字。 ⑤ 例外:"旭、勖"在古韵觉部。 ⑥ "講(讲)"从冓声,原属侯部,转入东部(侯东对转)。 ⑦ 这是古韵沃部的二等字。

（甲）古韵支部

支枝碑儿知规危卮卑歧岐斯窥祇涯篪匙澌脾坻肢陴厮氏禆提庳褫埤蜘雌赀髭訾

（乙）古韵歌部①

移为垂吹陂奇宜仪骊妫漪牺縻璃羲皮离施驰地随螭麾披炊篱差疲陲骑曦攲羁糜罴骦漓

褵锜迤匜蛇扅丽缡蘺扮鹂羅琦欏魑倕猗畸劆椅黟羸詖觭醨弥猕萎逶痿

例外

亏戏巇　古韵鱼部

2. 上声纸

（甲）古韵支部

纸只咫是諟帜枳氏诡絫妓蕊豸褫髀俾鞞婢庋跪技跂廌芊跬頍庪佹弭徙屣蓰觜此泚紫

（乙）古韵歌部

靡彼被髓掎绮侈簃捶迤舣蚁锜逦义倚弛委尔迩猕玺

例外

揣毁燬　古韵微部

3. 去声寘

（甲）古韵支部

寘智翅忮芰恚豉企跂澌

（乙）古韵锡部

赐易避臂譬刺谥积渍缢啻

（丙）古韵歌部

义伪骑议貤谊寄睡帔吹被詖詈为施

例外

瑞惴　古韵微部

（六）脂旨至

1. 平声脂

（甲）开口三等　古韵脂部

夷师姿迟眉麋墀弥肌脂尸湄茨私彝髭资饥姨楣伊蓍屍尼鸱祁咿訾狮龇咨粢鼀胝鳍猕痍

貔比瓷骴遮洟郿怩纰耆屄祗鬐蚳郿②

（乙）合口三等　古韵微部

帷维遗蕤谁衰锥追椎累推绥睢骓榱墤惟鍎虽推③

例外

逵馗頯　古韵幽部　龟丕邳駓伾秠　古韵之部

2. 上声旨

① 这是古韵歌部三等字。上声纸韵，去声寘韵准此。　②例外："悲绨"属古韵微部。　③ 例外："葵骙戣夔"属古韵脂部。

(甲)开口三等　古韵脂部

旨砥指视豕美兕几姊匕比妣矢菡雉死履柹第庀秕机旎坻秭底

例外

秠否鄙鄙　古韵之部

(乙)合口三等　古韵微部

傀蕌水唯垒诔槼蹝①

例外

轨簋晷匭宄　古韵幽部　洧鲔痏　古韵之部

3. 去声至

(甲)开口三等

(子)古韵脂部

次娟䜣贰二姿洎比庇稗迟示视嗜冀自莅腻屎佽鸷挚贽②

例外

备　古韵之部

(丑)古韵质部

利器至致肆弃鼻四驷泗懿畀痹奰毖閟泌袐踬轾緻劓秘邲肄

(乙)合口三等

(子)古韵微部

累纍遗槌缒

(丑)古韵物部

翠类坠醉粹帅萃穗遂寐魅邃燧隧襚顇匮馈篑蒉祟谇③

(七)之止志

1. 平声之　古韵之部

之芝时诗綦旗辞词期祠基疑姬丝思司医滋持痴慈嬉狸兹熙欺箬颐缁箕偲厘嶷治飔萁怡贻诒饴而骐蟣萁其噫菑辎淇綦媸淄鲝萁彨嫠僖鹚熹孜台蚩琪僛偲坰魌鼐禧锱秄仔鲥麒巇鼒缌宧兹

2. 上声止　古韵之部

止市恃喜己纪子梓祉趾芷时已以苡似耜汜姒巳始峙痔齿矣拟耻祉滓圯庤儗址阯娌

3. 去声志

(甲)古韵之部

事志治思吏字寺记使饵笥侍忌嗣骥痣誌牸惎胾珥刵伺眙儗饎

(乙)古韵职部

置亟意異试识食埴值植异

① 例外:"癸揆"入古韵脂部。　② 朱骏声以"鸷挚贽"等字属古韵泰部(即月部)。

③ 例外:"季悸洎"属古韵脂部。

（八）微尾未

1. 平声微　古韵微部

微薇徽韦围帏闱违非霏菲扉騑绯肥妃飞威畿机幾讥矶玑饑希稀唏衣依巍归祎淝欷豨葳禨

例外

晖煇辉挥翚祈旂沂颀圻　古韵文部

2. 上声尾　古韵微部

尾鬼苇伟扆螘卉虺韪匪篚朏炜颀韡斐诽菲棐虮岂偯玮蜚

3. 去声未

（甲）古韵微部

畏魏纬汇讳卉毅禨衣欷诽翡

（乙）古韵物部

未味气贵费沸尉慰蔚胃渭谓既暨敄忾塈沸

（九）鱼语御

1. 平声鱼　古韵鱼部

鱼渔初书舒居裾车渠蕖余予舆誉馀胥狙锄疏蔬梳虚嘘徐猪闾庐诸除储如墟菹琚旟与畲疽苴樗摅于茹蛆且沮祛蜍拿榈胪淤潴胠妤帤篨蘧籧纾椈躇趄驽滁蘧歔醵据龉搳洳

2. 上声语　古韵鱼部

语圉圄御敔吕侣旅膂纾苎抒杼伫羜与予渚煮汝茹暑鼠黍杵处贮楮褚醑女许拒距炬旟钜秬岂所楚础阻组举莒序叙绪鱮萸墅籞巨駏讵镰龃

3. 去声御

（甲）古韵鱼部

御处去虑誉署据驭曙助絮著箸豫鬻恕与疏诅预倨筎语踞锯澦蓣醵除镰

（乙）古韵铎部

庶

（十）虞麌遇

1. 平声虞

（甲）古韵侯部①

愚隅刍儒濡襦须鬚株诛蛛朱珠殊铢俞瑜榆谀腴愉区驱躯趋符凫觎输枢厨惧驹禺喁朐朐需貙殳逾踰窬觎揄萸臾渝岖偻娄侏姝蹰拘毹嚅邾洙褕羭

（乙）古韵鱼部

虞娱无芜巫于盂衢臞扶敷夫膚纡竽雩诬吁盱瞿趺鈇迂蚨扶毋芙

例外

① 这是古韵侯部的三等字。上声、去声准此。

孚莩桴郛稃罦枹　古韵幽部

2. 上声麌

（甲）古韵侯部

府庾拊主麈柎煦炷拄瘉剸乳豎腐数拊聚缕柱取愈腑俯寠

（乙）古韵鱼部

麌雨羽禹宇舞父斧矩武

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

周 祖 谟

一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所出的竹书和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的帛书，都是汉代早期藏于墓葬中的写本。银雀山的竹书有《管子》《孙子兵法》《尉缭子》《晏子春秋》等书，马王堆的帛书有《周易》《老子》《经法》《十六经》和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书》以及医书。这些写本的字体，有的是隶书，有的介于篆隶之间，其中有不少古体字和别体字，跟后代古书传本的字不同。例如：

𢦏（哉） 埶（势） 恿（勇） 睗（敵） 槫（專） 駇（驱）
（孙子兵法） 𩗲（祸） 閘（閲） 朸（棘） 規（窺） 哭（吝）
㨔（揣） 渢（汎） 芺（嚶） （老子） 翔（祥） 𢙃（悔） 翡（飞）
屍（尸） 撜（抍） 耶（圣） （周易） 洫（溢） 𢽘（救） 晉（悟）
挣（争） 佴（耻） 禽（擒） 勠（剥） 罾（旌） （经法） 偏（刷）
舒（舒） 遫（速） 聭（耻） 飯（盘） 迿（驱） （《纵横家书》）
逎（退） 備（悗） 軙（陈） （尉缭子）

这些对于我们研究汉字形音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很重要。同时，在这些古写本里还出现很多跟古书传本不同的通假字。例如：

轻（经） 適（敌） 视（示） 侍（待） 失（佚） 责（積） 舆（举）
畏（威） （孙子兵法） 泊（薄） 浴（谷） 坐（挫） 靚（静）
冬（终） 寺（恃） 始（似） 贤（坚） 介（契） 畜（孝） 適（謫）
兑（锐） （老子） 孚（復） 禮（履） 羅（离） 或（有） 回（违）
肥（配） 兑（夺） （周易） 巽（选） 备（服） 芒（荒） 代（忒）
立（位） 才（哉） 涅（热） 枹（孚） 而（能） （经法） 勺（赵）
虽（惟） 耆（嗜） 呻（吞） 羊（详） 倍（背） （纵横家书）
迎（仰） 纂（选） 发（废） 伸（陈） （尉缭子）

各书通假字之多不胜枚举。这种通假字，有些是由于古人字少，以一字代表两个词来用，有些是由于口授笔录，仓卒无其字而写为另一音同或音近的字，当然也不免有笔画写错的字。

所谓一字代表两个词的，在古代就是一种通行的写法，无所谓假借；所谓仓卒不得其字的，才算为假借，即本有其字，而以此代彼。现在我们给一个统称，名之曰通假字。

这种通假字在字形上不同于一般古书，主要有四种情况：

（1）有的是原字跟以此为声旁的形声字不同。这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不少例子。如冬通终，入通内，立通位，令通命，才通哉之类都是。

（2）有的是两个谐声字声旁相同，而形旁不同。如適与敵，贤与坚，侍与待，代与忒之类都是。

（3）有的是两个谐声字形旁相同，而声旁不同，如齎与资，拯与撜，信与伸，樸与朴之类都是。

（4）还有一种情形是两个字在形体上完全不同。如畏通威，禮通履，畜通孝，勺通赵之类都是。这种情况在先秦古书里是常见的。

以上所说的古体字、别体字和通假字对我们理解上古音的声韵系统都大有帮助。

通常我们考订上古音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有五方面。一是上古时代的韵文，二是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三是形声字的谐声系统，四是先秦古书中的异文，异文包括通假字在内，五是古书中的音训。五者之中，时代比较容易确定，而且材料相当集中的是韵文，如《诗经》和《楚辞》屈宋之作。谐声字数量大，但必须区分时代的早晚，《说文解字》中的谐声字有不少是汉代才开始出现的。研究古音，对所用的材料的时代要加以区分，同时也要注意到材料的地域性。西周和春秋时代的铜器，制作的时间各有不同，春秋时代方国语音不同，研究时就不能不加以区分。即以《诗经》而论，其中已有不同的方音现象在内，如冬侵两部通押见于《秦风》、《豳风》和《大雅》，可能是方音现象。古人说"楚人音楚"。《楚辞》以及《老子》《庄子》也有其方音特点，如真文两部、东阳两部多通押。所以不能不注意材料的地域性。

银雀山的竹书和马王堆的帛书都是汉代初期的写本，这是没有疑问的。如《孙子兵法》不避"邦"字、"盈"字，帛书的《周易》不避"启"字可证。《周易》且无《彖辞》、《象辞》，六十四卦的排列次第与后世的传本也大不相同，文句出入也多，足见是时代很早的一个传写本。这批材料的时代是接近的，其中的古体字、别体字和通假字包括较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不少有关古音的问题。有些足以印证清人和近人关于古音声韵部类的成说，有些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这一批材料属于文字形音义的问题很多，整理起来非常费事。我们应当感谢许多位专家学者做了很好的考释，便利多多。关于文字的异同，凡是与考订古音关涉不大的，这里都搁置不谈，只就与考订古音有关的例子进行爬梳整理，略抒所见，以供研究古音者商讨。《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希望同道之友，予以指正。

二

本文所应用的材料有七种，每种以一个标音符号来代表：

(1) Zh《周易》*　　(2) L《老子》甲本

(3) L乙《老子》乙本　　(4) K《经法》(包括《十六经》等)

(5) Z《战国纵横家书》　　(6) S《孙子兵法》

(7) W《尉缭子》

前五种是帛书，后两种是竹书。帛书中除《经法》四篇和《纵横家书》的一些章节为佚书以外，其他都有现在的传本可以对校。这里采用的通假字大体以有传本可对校的为主。

这七种材料书写的字体或同或不同，书写的时间有早有晚，但各书中所出现的通假字有些是相同的，如位作立，况作兄，导作道，刑作形，氏作是之类，有些在字音上是属于同一类现象的，所以合并在一起来看。

这些古写本和现在所能见到的传本相校，异文很多。在字音上，有不少是同音字。除了同音字以外，在韵母上以古韵同部的字居多。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曾有《古假借必同部说》，是确有所见的；不过，由于时代和地域之不同，这些古写本里也出现一些韵近而不同部的字，应当分别来看。

韵部不同，情况不一，主要表现出以下几种关系：

(1) 阴声韵或阳声韵韵部音近的关系。如《周易》贲卦的“贲”字帛书作“蘩”。就现在通常采用的古韵分部的类别来说，“贲”为文部字，“蘩”为元部字。又巽卦的“巽”作“筭”，“巽”为文部字，“筭”为元部字。又同人卦“伏戎”作“服容”，“戎”为冬部(中部)字，“容”为东部字。又涣卦九二，“涣奔其机”，作“贲其阶”，“机”为微部字，“阶”为脂部字。又既济，“妇丧其茀”，“茀”作“发”，“茀”为物部字，“发”为月部字。

《老子·道经》“绳绳兮不可名”，帛书《老子》甲本作“寻寻呵不可名也”(P.22)**，“绳”为蒸部字，“寻”为侵部字。

《经法·道法》中“也”字通作“殹”，“也”为歌部字，“殹”为祭部字。又《十六经·观》“寺(待)地气之发也，乃梦者梦而兹(孳)者兹(孳)”(P.49)，“梦”当为“萌”的假借字。梦为蒸部字，萌为阳部字。

《尉缭子·兵劝》“离其畽邺”，今本作“田业”。案“畽”从屯声，属文部，“田”字则属真部。

(2) 阴声韵部与相配的入声韵部相通。如《周易》需卦“有孚”帛书作“有復”，“孚”为幽部字，“复”为“觉”部字。又渐卦“或直其冦”，“冦”作“桷”，“冦”为侯部去声字，“桷”为屋部字。又小过卦“往厉必戒”，“戒”作“革”，“戒”为之部去声字，“革”为职部字。

《老子·道经》帛书“三者不可至计”(P.22)，“至计”今本作“致诘”，“计”为脂部去声字，“诘”为质部字。又“六亲不和，案有畜兹”(P.23)，“畜兹”今本作“孝慈”，“孝”为幽部去声字，“畜”为觉部字。又“绣呵缪呵”(P.25)今本作“寂兮寥兮”，“寂”是觉部字，“绣”

---

* 《周易》是朱德熙、于豪亮两位先生提供的，在此敬表谢意。

** 此为文物出版社所印本页数。以下所用书并同。

是幽部字。*

《尉缭子·兵令》"述亡不从其将吏"，"述"通"遂"，"遂"为微部去声字，"述"为物部字。

(3) 阴阳入三声对转。如《周易》旅卦"得其资斧"，帛书"资"作"溍"，"资"为脂部字，"溍"为真部字。

《老子·德经》"天无以清将恐裂"，帛书乙本作"天毋已清将恐莲"(P.37)，"裂"为月部字，"莲"为元部字。

《经法》内《十六经·三禁》"番于下土，施于九州"(P.76)，"番"即"播"的借字，"番"为元部字，"播"为歌部字。又《称》"先人之连"(P.92)，"连"为"烈"的借字，"连"为元部字，"烈"为月部字。

(4) 《广韵》祭泰夬废四韵与入声月部字相通。如《周易》兑卦的兑字帛书作夺，夬卦的"夬夬"作"缺缺"。

《老子·德经》"其邦缺缺"帛书"缺缺"作"夬夬"(P.6)。又《道经》"俗人察察"作"鬻(俗)人蔡蔡"(P.24)，"夬""蔡"《广韵》收去声。

《尉缭子·兵令》"弱国之所不能发也"，"发"通"废"，"发"《广韵》收入声，"废"收去声。

(5) 缉盍两部与阴声去声字的关系。如《周易》噬嗑《系辞》作"筮盖"，"嗑"为盍部字，"盖"《广韵》收泰韵，又盍韵。

《老子·道经》帛书"杀人众，以悲依(哀)立之"(P.27)，"立"通"莅"，"立"为缉部字，"莅"《广韵》收至韵。

《经法》"贵贱有恒立"(P.2)，"立"通"位"，"立"为缉部字，"位"《广韵》收至韵。又《十六经·雌雄节》"慎戒毋濆，大禄将极"(P.68)，"濆"通假为"废"。全文中"濆"多读为"废"，"濆"为盍部字，"废"《广韵》收废韵。

《纵横家书》"燕槊臣以求挚"(P.31)，"挚"通"质"，"质"为质部字，"挚"《广韵》收祭韵。又"执无齐患"(P.69)，"执"通"势"，"执"为缉部字，"势"《广韵》收祭韵。

由以上这些通借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帛书中所透露的古音迹象：

(1) 帛书中阴声韵相通或阳声韵相通，其韵母元音必然相近。阴阳入相配对转，元音也必相同。至于阴声韵的脂微两部，阳声韵的真文两部以及东冬两部在这些材料中是否不分，还难以确定。但有些字的归部却可以得到启示。如"医"声字江有诰归脂部，王念孙归祭部。案《老子》帛书甲本"也"作"殹"，"殹"也见于"诅楚文"，"也"作"殹"与歌祭通转的关系相合，"医"当归祭部。又古佚书《称》"行曾(憎)而索爱，父弗得子；行毋(侮)而索敬，君弗得臣"(见《经法》书中 P.92)，"毋"通"侮"，"侮"从每声，当属之部字，以前多归入侯部，不妥，似当改正。

* 《老子》帛书乙本作"萧呵漻呵"。

(2)《广韵》祭泰夬废去声字与入声月曷末辖黠薛几韵，王念孙、江有诰根据《诗经》押韵情况都独立为一部，有去入而无平上。以前我曾把去入两声分开，去声称为祭部，入声称为月部。现在从歌部、元部、月部对转的关系着眼，祭部与月部也可以统归一部，可是在声调上仍当有别。这里连带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古声调的分类问题。

周秦时代字有声调之分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有几个调类，学者的意见还不一致。段玉裁曾经说："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于是四声大备。"（见《六书音均表》）这话不无根据，只是时间上不够确切。案之《诗经》押韵，有的韵部确实去声自成一类。从谐声系统来看，去声字有两个来源，一来自平上，一来自入声。这两类在《诗》中一起押韵，应是自成一个调类。两汉韵文更是如此。

可是，就这批材料的通假字来看，去入的关系的确很接近。如 Lp. 28"露"作"洛"，Lp. 2"恶"作"亚"与上文所举阴入通假的例子都是。不仅如此，在《周易》帛书里甚且平上去之分也不严格。如《周易》卦名中"豫"作"馀"，"蛊"作"箇"，"坎"作"赣"，"晋"作"溍"，"姤"作"狗"，"震"作"辰"，"艮"作"根"，"小过"作"少过"都是。在金文里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卿"通"饗"、通"嚮"，"尚"通"常"，"少"通"小"，"童"通"动"，"商"通"赏"，"遣"通"贵"，"巠"通"经"，"田"通"甸"，"者"通"诸"，"釐"通"賚"等等。如此，是不是古音没有声调的区别呢？似乎还不能这样说。我想这应当跟文字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使用文字在记录语词时声音有没有变易转移有关系。《周易》的例子，还会与方音有关系。总之，还需要进行探讨。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分别不同的历史阶段来认识：

(a) 汉语在周秦时代调类有三，或有四，是经过长时期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更早也许只有长短之分。凡有塞音韵尾的音节（如-p,-t,-k 之类）其音调会比没有塞音韵尾的音节短一些。说不定在远古时代，Proto-Chinese 可能有复辅音的韵尾，如*-ms，*-gs，*-ks 之类，后来因复辅音韵尾之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声调。我认为去声可能就是从-S 尾来的。这要等汉藏系语言的研究有了新的成果才能确定。

(b) 周秦时代不同韵部的调类多寡不同，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阴声韵如之支鱼等部除平声外，先有上声，进一步发展有去声，阳声韵各部，冬蒸两部没有上去，阳侵真三部则有上而无去。

(c) 去声成为一个调类，发展比较晚。去声所以由平上声或入声发展出来的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字义有引伸而音有改变，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声母有变易或韵尾有变化甚至失落而产生另一种声调。甚至于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原有的根词在语义上有了新的扩展而产生了新词，声调也出现异同。这些都要从语词在语义方面的发展和文字的孳衍之间的关系去推寻，同时又要联系到语词在整个音节上（包括声母、介音、元音和韵尾）的声音转变和变化来看。

例如"子"有字乳的意思，于是孳衍一个"字"字，表示"子"的引伸义。又如"令"为平声，所施之令曰"命"，于是有"命"字去声一读。"昭"是光明的意思，光使之明，则为"照"。又

"舆"与"举"义通,言有所称举则为"誉"。"字、命、照、誉"都是去声字。这是从语义的发展与文字的孳乳等关系来看的。

从音的变易来看,如"路"从"各"声,"各"上古似读 gl-,"路"从"各"声而读 L-,声调会有改变,而与入声调不同。又如"立"上古可能读 gl-p,后来才变为 l-p。做为所立之位而言,古人也用这个字,而音有变易,后来产生"位"字,声母读 g→ɣ(→ɣj),而不读 L-,音调也有了不同。此中消息,还要深入探讨。

(d) 在《诗经》时代去声字虽然有它独立的调位,但去声字究竟是少数。就《诗》中有去入通押的例子来推测,去声字的调值跟入声字的调值应当是比较接近的。帛书《老子》中去入相通假的例子可以说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其中也会有方音性存在。关于上古音声调的发展,我就谈这么多。

(4) 上面所列通假字中缉盍两部或与脂祭两部去声发生关系,这在金文里就已经见到。如"入"通"内","立"通"位","灋"通"废","迨"通"会"之类。我们知道缉盍两部的韵尾是收-p的[1],有些学者认为转为脂祭两部的字原来收-b,后来变为收-d,以至消失。我认为帛书中所出现的这几个例子是由前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假借,未必表现在字音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以上所谈都是属于韵母和声调两方面的问题。《经法》一些佚书东阳两部通押,与《老子》相似,而在通假字中没有出现相通的例子。下面谈声母方面的问题。

三

竹书和帛书中通假字的声母情况十分复杂,在声母方面与《广韵》比较,属于相同的发音部位而发音方法不同的居多。有些是送气与不送气之分,如:

《周易》小畜九二"牵復","牵" k'作"坚" k[2];睽卦的"睽" k'作"乖"k;

《老子》乙本 p. 57"精"ts 作"请"ts',p. 59"溪"k'作"鷄"k;

《孙子》p. 67"侧"tʂ作"厕"tʂ';

《经法・十六经》p. 55,61"蚩tɕ'尤"作"之tɕ尤"。

有些是清浊之分,如:

《周易》比卦"有它吉","它"t'作"池"d;萃卦的"萃"dz 字作"卒"ts;旅卦"怀其资","资"ts 作"次" dz;小过"从或戕之","戕"dz 作"臧"ts;

《纵横家书》p.11"髓"s 通"随"z;p. 76"遭"ts 通"曹"dz,p. 91"毒"d 通"竺"t[3];

《孙子》p. 33"钝"d 作"顿"t;p. 37"彼"p 作"皮"b;p. 86"积"ts 作"渍"dz,p. 94"骄"k 作"乔"g;

《尉缭子》治□"不柔夭胎","夭胎"t'作"天台"d;又兵令"功伐"bv 作"功发"pf。

---

[1] 上古入声字的韵尾不一定是收-p,-t,-k,很可能原来是收-b,-d,-g。

[2] 所注声母标音都依据《广韵》。下并同。

[3] 以下均不举原文文句。

除此以外，也有与《广韵》读音稍远的，我们可以据此考订竹书和帛书所反映的古声母的类别。其中有不少可以跟谐声系统相印证。

1. 唇　音

清人钱大昕证古无轻唇音，早已为学者所承认。上述几种写本也有例可证。下面先列现在传本的字或现在通常应用的字，括号内注出竹简或帛书中的通假字，并注明出处和页数。前面标出声母的差异。*

b:bv　Zh屯卦"班如"(烦如)，L$_{23}$倍(负)，K$_{33}$备(服)

bv:b　K$_{13,19}$服(备)

p':bv　Zh丰，k$_{35}$配(肥)

bv:p'　Z$_{59}$溢(铺)

p:pf'　K$_{76}$播(番)

pf':p　W$_{25}$赴(卜)

ɱ:m　Zh无妄(无孟)，L乙$_{37}$晚(免)，$_{56}$妄(芒)

　　L$_{56}$，K$_{92}$侮(毋)

m:ɱ　L$_{23}$没(沕)

这些都表现出后代读轻唇音的字古当读如重唇。

2. 舌　音

关于舌音，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一条根据经传异文和古书中的音训已经证明韵书里知彻澄三母字古音读如端透定。这在古文字里已有很好的例证。如甲骨文"鼎"即"贞"，金文"奠"即"郑"。在竹简和帛书里同样可以得到证明。例如：

t:ɖ　Zh颐卦"眈眈"(沈沈)

ʈ:d　L$_{61}$镇(阗)

ɖ:t'　L$_{24}$兆(桃)

ɖ:d　Zh颐卦"逐逐"(笛笛)，L$_{26,55}$筹(梼)

d:ɖ　L$_{23}$，L乙$_{55}$动(重)，K$_{33}$特(直)

由此可知端透定跟知彻澄都是舌尖塞音。端透定古读t,t'.d,知彻澄读如端透定，李方桂先生拟为带-r卷舌性的介音tr，t'r,dr(见《上古音研究》)。tr,t'r,dr后来变为卷舌音ʈ,ʈ',ɖ。

3. 照组三等字

照穿床审禅三等字在谐声上与端透定和知彻澄关系比较密切，古音当读近舌头音，钱大昕已有论证。在古文字里，甲骨文"屯"即"萅"(春)，金文里"氏"即"致"，"冬"即"终"，"吊"即

---

* 标注《广韵》声母的音标采用通常一般的标法。

“叔”，可证照穿审古读如舌头音。竹简和帛书里也有不少通假的例子：

A 类

tɕ:t	Zh 需卦，L乙$_{40}$“终”（冬），K$_{12,18,19,34}$战（单）
ȶ:tɕ	L$_{22}$，L乙$_{55}$致（至）
d:tɕ	L$_{20}$动（踵），L$_{21}$动（踵）
tɕ:d	L$_{25}$正（定）

B 类

ɕ:t	Zh 同人卦，升卦“升”（登）
ɕ:t‘	L乙$_{40}$施（他）
t‘:ɕ	Zh 大蓄卦“脱”（说），Z$_{91}$吞（呻）
ɕ:ȶ‘	L$_{27}$奢（楮）
d:ɕ	L$_{10}$敌（適），Z$_{35}$敌（啻）
ȶ:ɕ	L$_{26,58}$谪（適）
ɕ:d	Zh 遯（掾）卦“说”（夺），L$_{8}$始（台）
ɕ:ȡ	L乙$_{38,42,46,60}$胜（朕），L$_{22}$释（泽），Z$_{9}$释（择）
ȡ:ɕ	W 兵令陈（伸）
tɕ:ɕ	L乙$_{53}$诸（奢）
s:ɕ	Zh 小畜卦“小”（少）
ɕ:s	W 兵令屍（死），Z$_{52}$少（小）
ɕ:x	L乙$_{40}$螫（赫）

C 类

dʑ:ʑ	L$_{24}$，Z$_{28}$示（视）
ʑ:d	L$_{1}$成之孰之（亭之毒之）
ȡ:ʑ	L乙$_{45}$持（市）
d:ʑ	K$_{90}$独（蜀），W$_{25,26}$待（侍）
ʑ:t‘	L乙$_{44}$谁（推）
ʑ:tɕ	Z$_{16}$常（掌）
tɕ:ʑ	Zh 震卦“震”（辰），Zh晋卦“炙”（鼫），L$_{19}$志（恃）
t:ʑ	Zh 损卦“端”（遄）
ʑ:g	Z$_{70}$嗜（耆）

这里 A 类是照母跟端知定几母的关系，照母古音当读 ȶ。B 类是审母跟端透定知彻澄照心晓几母的关系。我在 1941 年作《审母古读考》曾指出审母三等字大部分读为舌部塞音，还

有一部分读为摩擦音。今暂拟前者为 sȶ'(←st')后者为 ɕ-（如"少"）。这里C类是禅母跟端透定知澄照床几母的关系。禅母的读音，我在《禅母古音考》里曾指出禅母古音接近定母，床母三等当与禅母为一类，*今定禅母古读为 ȡ。禅母还有少数字跟群母字发生关系，如"嗜"从"耆"(g-)，韵书归禅母(dʑ)，可能是后代的变音。

4. 泥 娘 日

章太炎有《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认为娘日二母古读为泥。娘母的名称是后起的，可以不论。日母古音接近泥母，从谐声系统和经传异文看得很清楚。现在又有以下的一些例子：

ȵ:n　L_{10}、Z_{39} 如(女)，L_{65} 热(涅)，S_{107} 汝(女) S_{67} 扰(犹)

n:ȵ　$L_{乙43}$ 诺(若)

t':ȵ　$L_{10,20,21}$ 退(芮)

ȵ:s　L_{10} 攘(襄)

s:ȵ　Zh 需卦需作襦

ȵ:j　Zh 同人卦"伏戎"(服容)

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母读 n，而心母还有 sn-一类，在帛书里表现比较清楚。

5. 邪 母

近人已有文章论到邪母古音接近定母，因为在谐声上邪母与喻母、定母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看到竹简和帛书中有下面的例子：

d:z　S_{98} 途(徐)，$K_{54,61}$ 待(寺)，K_{92}，Z_{60} 堕(隋)

ȡ:z　K_{71} 持(寺)

z:ȡ　L_{20} 似(治)

ʑ:z　K_{96} 恃(寺)

dz:z　Z_{118} 剂(齎)

z:ɕ　L_4 兕(矢)，L_{20} 似(始)

z:j　L_{28} 徐(余)，L_{24} 俗(繻)

从这里可以看出邪与定澄从审喻几母的关系。邪母在谐声上与喻母定母关系最为密切。如

余 j:徐 z:途 d

以 j:似 z:台 d

今暂拟邪母为 zd-(←sd)，后来变为 z。

6. 喻 母

喻母字根据谐声系统来看，有同舌音谐声的，有同齿音谐声的，有同牙音谐声的。

* 上面例子的禅母仍写为 ʑ。下同。

在古书的异文里，喻母字跟舌音、齿音、牙音都发生关系，竹简和帛书的通假字也是如此：

A 类

j:t‘　L$_{21,57}$ 馀(粽)，L乙$_{42}$ 耀(眺)

j:d　S$_{60}$，L乙$_{41,53}$ 锐(兑)Z$_{35}$ 悦(兑)

d:j　L乙$_{40}$殆(佁)，Z$_{16}$ 诞(延)

t‘:j　Z$_{39}$ 偷(俞)

ḍ:j　Z$_{81}$ 除(余)

j:dʑ　K$_{49}$ 孕(绳)

B 类

z:j　L$_{23}$ 徐(余)*，L$_{24}$，L乙$_{57}$ 俗(谿)*，L乙$_{53,57}$ 似(佁)
　　K$_{60,63}$，Z$_{93}$ 祥(羊)，Z$_{92}$ 详(羊)

s:j　S$_{51}$，Z$_{32,65}$，W$_{25}$，K$_{78}$ 虽(唯)，Z$_{106}$ 肆(肄)

j:z　S$_{60}$ 佯(详)

j:ts　Z$_{9,11}$ 犹(遒)

j:dz　L$_{2}$ 亦(夕)

C 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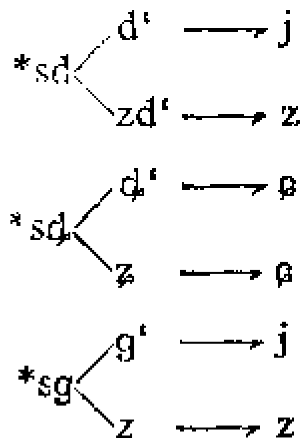
k:j　L$_{2}$ 谷(浴)，S$_{78}$，K$_{42}$ 举(舆)

j:k　Zh 兑卦"引兑"(景夺)

j:x　K$_{23,38,41,42,63}$ 溢(洫)**，S$_{41}$ 镒(洫)，K$_{58}$ 育(畜)

j:p　K$_{88,96}$ 也(髀)

这三类，A 类是喻母与舌音的关系，B 类是喻母与齿音的关系，C 类是喻母与牙喉音的关系。这些关系是错综的，推寻喻母古音原先也许是由 sd- 和 sg- 两类复辅音来的。从竹简和帛书通假字的情形来看，A，B 两类的读音可能是 d′，C 类的读音可能是 g′。



*　已见前。

**　洫或为溢字别体。

7. 照组二等字

照组二等字即庄初崇山四母。这四母近人已经提出古音读近精清从心。从谐声系统和古书异文可以得到证明。现在竹简和帛书里有下列一些例子:

tʂ:dz　L$_{20,21}$,Z$_{46}$ 争(静)

tʂ:ts　Zh 离卦"日昃之离"(日禝之罹),L$_{4}$,L乙$_{39}$ 爪(蚤)

tʂʻ:ts　K$_{101}$ 测(则)

tʂʻ:tsʻ　L$_{24}$ 察(蔡)

tʂʻ:dz　S$_{76}$ 测(贼)

s:dʐ　Z$_{115}$ 选(譔)

s:tʂʻ　W$_{26}$ 选(篡)

tʂʻ:s　Zh　井卦"心恻"(心塞)

ʂ:s　Zh 讼卦"眚"(省),L$_{21}$ 爽(缃),Z$_{16}$ 生(星),Z$_{91}$ 沙(莎)

s:ʂ　L乙$_{39,46}$ 姓(生),K$_{28}$ 性(生)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同样确定庄初崇山四母古音读近精清从心,今拟作 tsr,tsʻr,dzr,sr*,后代变为tʃ,tʃʻ,dʒ,ʃ,发展为 tʂ,tʂʻ,dʐ,ʂ。

8. 匣母

匣母古音,高本汉 (B. karlgren) 拟为 g。在竹简和帛书里属于匣母的例子比较多:

g:ɣ　L$_{6}$ 奇(何)

ɣ:g　Z$_{9}$ 韩(乾)

ɣ:k　Zh 临卦"咸林"(禁林),噬嗑卦系辞作噬盖,L$_{11}$,L乙$_{46,51}$,K$_{38}$ 活(栝),L乙$_{86}$ 后(句)　K$_{1}$ 秋毫(稿),K$_{33,85}$ 祸(过),K$_{73}$ 咸(减) K$_{93}$ 怙(古),W$_{25}$ 豪(槀),W$_{26}$ 豪(藁)

k:ɣ　Zh 屯卦"婚媾"(闵厚),L$_{7,42}$ 加(贺),L$_{12}$ 坚(贤)

ɣ:kʻ　Zh 咸卦作钦卦,L$_{23}$ 慧(快)

ɣ:k　L$_{11}$ 狎(闸)

ɣj:ɣ　Zh 随卦"官有渝"(官或谕)L$_{26}$ 荣观(环官),Z$_{98}$ 围(回)

ɣj:x　K$_{29}$ 韪(讳)

另外,我们看到帛书中群母与见母关系密切。如

L$_{2,5,20}$,L乙$_{37}$ 勤(堇),L$_{6}$,L乙$_{41,46}$ 奇(畸),L$_{10}$,L乙$_{45}$ 俭(检)

K$_{65}$ 蚑(规),Z$_{47}$ 擎(敬)

见群两母的古音当读 k,g。匣母在谐声上与见母关系较密,今拟为g,喻母三等字则为匣母细音。

---

* r 为介音。

9. 晓　母

晓母在谐声上跟见溪关系较密，还有一部分跟明母发生关系，竹简和帛书里也都有一些例子：

x:m　L乙$_{56}$ 昏(闻)，K$_{5,49}$荒唐(芒唐)，K$_{51}$ 徽纆(縻黑)

x:ŋ̊　L乙$_{65}$ 忽(沕)，L$_{24}$ 恍(望)

k:x　L$_{9}$ 既(慨)

k':x　S$_{47}$ 怯(胁)

x:k　L$_{8}$ 货(赂)

x:z　S$_{78}$ 隳(隋)

x:ʂ　Zh 震卦"虩虩"(朔朔)

今拟晓母古音为 x。晓母跟明母相通的那一部分应读为轻鼻音 xm(m̥)

10. 来　母

来母字属于同声母的异文在帛书里较多，属于不同声母的有以下一些例子：

k:l　Zh 革卦作勒卦，L乙$_{1}$ 鉴(蓝)，L$_{27}$ 棘(朸)，K$_{15}$ 拣(练)，K$_{88}$ 樛(娄)

l:k　Zh 井卦"敝漏"(敝句)，L乙$_{47}$ 廉(兼)

m:l　Z$_{120}$ 命(令)

l:m　L$_{25}$ 寥(僇)

ʈ':l　L$_{21,22}$ 宠(龙)，L乙$_{40}$ 蘲(痨)，L乙$_{54}$ 宠(弄)，W 治口摅(虑)

l:ʈ'　K$_{80}$ 履(体)

ɣj:l　K$_{2}$，S，$_{16,28}$，位(立)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想到古代有以 l 为第二成分的一些复辅音，如 kl，ml（金文"麦"即从来声*），t'l 之类。

四

关于竹书和帛书中通假字的声母问题，经过整理分析，我们可以大体看出古声类的一个系统：

p	p'	b	m			pl，ml（以下是复声母）
t	t'	d	n	d'		ʈ'l
(tr	t'r	dr)				
ʈ	ʈ'	ɖ			ɕ	

* 据于思泊先生说。

ts	ts'	dz	s	zd		sl	sn
(tsr	ts'r	dzr	sr)				
k	k'	g	ng	g'	x	kl	xm
ʔ							

这个表跟谐声通转和一般通假字的现象基本上是相适合的。如果能跟古韵部的读音联系起来，在辨类上可能更清楚一些。要推寻更古的读音，那还有待于汉藏语系的研究有了新的开展才行。现在虽然已有很值得重视的见解，但是需要连带许多问题通盘来考虑，所以没有引用。另外，谐声系统来考查，还有些不易确定的问题，只好暂时放下。以 s 为复辅音第一成分的还有 sl-，如"灑"从麗声，"数"从娄声可证。在帛书里 k_{120} 有"数"作"婁"一例，所以表中加上了 sl- 一音。

五

古书的通假字是非常复杂的。其中一定有一字两音的，也许有的音是后代韵书中所没有记载的，说不定还会有一字在不同文句中的读音随文义而定的情况，所以不好随意推断。从语音的发展来看，音的变化是有先后层序的不同。在某一时代跟某一地域，某些音可能变得快一些，另外某些音可能还保持较早的读法；或者同一类音因为后面介音和元音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也不同，绝不能认为只有一个模式。本文仅就这批竹简和帛书中的通假字所反映的声韵情况概括地加以描述，同时着重说明我们怎样认识这批材料和探讨一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古书中的通假字在声音上除了同音假借以外，就韵来说，有同部字，有异部字。异部字多属于音近一类，有时是阴阳对转。而对转又大都属于双声的范畴，清人多谓之为"一声之转"。这一方面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如果就声母来说，有些不同声母的字互相通借，我们会感觉很奇怪，不易理解，但实际上还是有条理可寻的。

我认为清人戴震在《转语二十章叙》里曾提出"同位"和"位同"的说法。他说："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以言训诂，则认为"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这不能说是凿空之论。所谓"同位"是指发音部位相同而发音方法不同，如同属牙音(velars)，见与群或相通转。所谓"位同"是指发音方法相同而发音部位不同，如同属清音塞音(surds)，或同属擦音(sibilants)可以通转。在竹简和帛书里，我们看到下面的例子：

A.(1)《周易·履(礼)卦》"素履"帛书作"错履"，素为心母字，错为清母字；而离(羅)卦"履错然"帛书作"礼昔然"，昔也是心母字。素为鱼部字，错昔都是铎部字。

(2)《老子·道经》"渊兮似万物之宗"，"兮"帛书作"呵"(L_{20})，呵是晓母字，兮是匣母字，呵为歌部字，兮为支部字。

(3)《战国策·楚策》"践乱燕以定身封"，"践乱"帛书作"浅乱"(Z_{102})，践作浅，这跟越王

勾践剑的铭文作"鸠浅"例同*，践、浅同为元部字，践为从母字，浅为清母字。

B.（1）"屈伸"古书多作"诎信"，伸为审母三等字（ɕ），信为心母字，心审二母在一定的时期同为摩擦音。伸为真部字，信按谐声为元部字。"诎信"一词上一音节的韵尾对下一音节的声母不能没有影响。

（2）《纵横家书》赵国的赵字，帛书或作勺（Z 6），赵为澄母字（dr-），勺为禅母字（d），同为浊塞音（sonants）。赵为宵部字，勺为药部字，宵药对转。

上面的 A 类是"同位"，粗疏一点说，就是五音属于同类；B 类就是"位同"，用等韵家的名词来说，就是发声、送气、收声之属同类。根据这两条原则来考核通假字的声音通转，有些疑惑可以涣然冰释。

总起来说，银雀山出土的竹书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代表了战国秦汉之间古书写本的面貌，极为珍贵，对我们研究古代语言文字大有帮助。附带讲一句，《周礼》郑注所说的"故书"与今本的异文和《春秋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的异文同这些竹简、帛书的古体字、异体字和通假字均有相似之处，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举例来看，如：

1.《周易·离卦》"日中则昃"，孟喜本昃作稷，帛书作禝，当与稷同。又《春秋》定公十五年《左传》"日下昃"，《谷梁传》经文昃也作稷。

2.《春秋》襄公三十年《左传》"天王杀其弟佞夫"，"佞夫"《公羊传》作"年夫"。案帛书《十六经·成法》"滑（猾）民将生，年辩用知（智）"，"年"即通"佞"。

3.《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左传》"吴子遏伐楚"，《公羊传》、《谷梁传》都作"吴子谒"。案竹书《孙子兵法》"围师遗阙，归师勿谒"，"谒"今本作"遏"，"谒"即通"遏"。

4.《仪礼·聘礼》"问几月之资"，注：古文资作齎。《老子·德经》"厌食而资财有馀"，帛书乙本资作齎（L乙 40）又《经法·国次》"利其齍财"（k 8），"齍"即通资。《广韵》资、齎、齍同音，收脂韵，音即夷切。

5.《周礼·乡师》"及窆执斧以涖匠师"，注：故书涖作立。案"涖"跟"莅"相通。《老子·德经》"以道莅天下"，帛书乙本"莅"作"立"。

6.《周礼·弓人》"夫角之中，恒当弓之畏"，注：畏故书作威。案金文畏通威。

由此可见，竹书和帛书有这么多的通假字，对于我们理解古籍也是深有启发的。

（一九八〇年九月）

---

* 越王勾践剑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战国墓出土，铭文作"越王鸠浅自作用鐱"。

周秦古音结构体系（稿）

严学宭

一 声 母

I. 单辅音
    1. 单辅音表
    2. 说明

II. 复辅音
    1. 复辅音表
    2. 说明

二 韵 母

I.*ə 系

I)	之职蒸类	1.之部	2.职部	3.蒸部	
II)	侵缉类		4.缉部	5.侵部	
III)	微谆术类	6.微部	7.术部	8.谆部	

II.*i 系

IV)	脂质真类	9.脂部	10.质部	11.真部	

III.*e 系

V)	支锡耕类	12.支部	13.锡部	14.耕部	

IV.*a 系

VI)	歌月祭元类	15.歌部	16.月部	17.祭部	18.元部
VII)	盍谈类		19.盍部	20.谈部	
VIII)	鱼铎阳类	21.鱼部	22.铎部	23.阳部	

V.*o 系

IX)	幽沃冬类	24.幽部	25.沃部	26.冬部	

VI.*ɔ 系

X)	宵药类	27.宵部	28.药部		

VII.*u 系

XI)　侯屋东类　29.侯部　30.屋部　31.东部

三　跋　语

一　声　母

I. 单辅音

1.1　单辅音表

	塞音			鼻音	通音	
	清	次清	浊	浊	清	浊
唇音	p	p'	b	m		
舌尖音	t	t'	d	n		l
舌尖塞擦音	ts	ts'	dz		s	z
舌根音	k	k'	g	ŋ	x	ɣ
喉	ʔ					

1.2 说明

(1) 唇音

*p　*p'　*b　*m　→ { 帮p　滂p'　並b　明m ／ 非f　敷f'　奉v　微ɱ }

唇音反切轻重不分。大致说,重唇帮等只见于一、二、四等韵,轻唇非等只见于三等韵,两者在不同韵母之前并存,故可以帮滂並明作为切韵时代四个唇音声母的代表。轻重分立是较后的事,一般地说,重唇在三等韵中,在开口前仍保存,在合口前变成轻唇。但唇音分开合到切韵时代已很混乱,这由于上古唇音原不分开合,中古唇音合口的产生跟后面配合的元音有密切关系。如果后面有 i(包括跟 j 合并了的),就不产生圆唇的倾向。

(2) 舌尖音

*t　*t'　*d　*n　→ { 端t　透t'　定d　泥n(一、四等) ／ 知ʈ　彻ʈ'　澄ɖ　娘ɳ(二、三等) }

→　照tɕ　穿tɕ'　床dʑ　日ȵ

*r̥ → 喻四∅　　*d+j → { 床三 dʑ ／ 禅ʑ }

*l → 来 l　　*t' 或 stj 或 sk → 审三ɕ

中古二、三等的知彻澄娘原属 *t*t'*d*n,因受不同韵母的影响变成卷舌音。

中古照三穿三床三日只在三等韵 j 介音前出现(除脂之),这是上古舌尖音受到颚化影响而变成舌面的塞擦音的,但床三禅两母同源,原本难分;《切韵》系韵书虽有床禅之分,除少数例外,大致有床母的韵,就没有禅母字,反之有禅母字的韵,就没有床母字。

审三来源复杂，大多数从上古舌尖塞音来，也有从复声母变来的。表中暂归 *s，待一一考证。

喻母在上古是 *d，接近于 *r 或 *l，是在后面有三等介音 j 变来的。表中暂作 *r，以资识别。

边音来母，中古同上古，读音未变。

(3) 舌尖塞擦音

*ts *ts′ *dz *s→ { 精ts 清ts′ 从dz 心s / 照tʂ 穿$_二$tʂ′ 床dʐ 审$_二$ʂ }

舌尖音 *d+j→邪 z

中古的照二穿二床二审二等卷舌声母是受二等韵母的松元音影响，从舌尖塞擦音变来的。但这些声母也有在三等韵母前出现的，三等韵母有介音-j-，那就不应当卷化。须知这些三等字原不属三等韵，只是三等韵同部的二等字，往后才变为三等韵。在等韵图里，凡是有二等韵的摄里(外转)，它们都集结在二等韵，只是在没有二等韵的摄里(内转)，才出现于三等韵。这可知其故了。

中古邪母字在上古常跟舌尖塞音及喻四互谐，在《切韵》里又往往有又音，因此也可认为是从 *d+j 变来的，只是后面有个三等介音 j。表中暂作 *z，待一一考证。

(4) 舌根音

*k *k′ *g *ŋ→见 k 溪 k′ 群 g 疑 ŋ

中古舌根音从上古舌根音而来，但《切韵》时代的合口字，大都在舌根音底下或唇音后头出现，前者发生较早，唇音和齿音合口则为后起现象。

(5) 喉音

*x →晓 x

*ɣ →喻三(云)ɣ

*ʔ →影 ʔ

中古匣母一、二、四等来自上古 *g，三等跟喻 三 相配，读音未变，但要加 -j-。到隋唐时喻 三 显与匣母分离而近于喻 四 。上古 *g- 出现较晚，它演化成为中古的群母，一、二、四等的匣母和合口的喻 三 。

从上古声母和中古声母对比来看，非敷奉微在帮滂並明中，知彻澄娘在端透定泥中，邪母在床三喻四心中，审三在定船心中，禅母在定船喻"四"中，群母在溪中，喻三(云)在匣中。从谐声声母互谐关系看，先有帮滂並明、泥、来、精清从心、端透定、见溪疑和晓匣影，后来则产生非敷奉微、日娘、照二穿二床二审、邪、知彻澄、照三穿三床三审三、禅、喻"四"，群和喻三等，这后产生的声母都是出自二、三等韵，j 化的塞擦音、擦音和鼻音。自从声母清化后，声母音位数量大大减了，到现代汉语各方言，声母虽不很相同，但共同具备 p、p′、m，ts、ts′、t、t′、n、l，k、k′、ŋ、x ʔ。这便可看出汉语声母自古至今产生演变的轨迹了。现在所排成的上古音单辅音表是从平衡体系来处理，不能把它看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而不是一个时期的

平面,实际包括一个阶段的变化。

II. 复辅音

1. 复辅音表

(1) 二合

第一组 pt 毫豹 pt' 鬈朏 pd 必匐 pd' 拇 pts 乜 pts' 迹 bt' 弼 bd 尾 bts 彭 pk 较更 pk' 妃 bk 圮 bk' 毅 bg' 鼻

第二组 tts 珍颟 tts' 揣邨 tdz 戴觊 dts 酒迹 dts' 懿夋 tdz' 建 ddz 熠蕈

第三组 kt 歸谿 kt' 贪屈 kd 姜唐 kd' 羌鹽 kts 暎耕 kts' 検造 kdz 鈐岑 gd 鈎杍 gts' 扱 gdz 洎齜

第四组 mp 宓賓马脈派 mp' 撫脈 mb 繁帶 mt 崩长 mt' 牡 md 墀氂 mn 弭柔 mts 葬 mk 袂岡 mk' 微悬 mg 虔 ŋp 凝尼 ŋp' 暑 ŋm 閤 ŋt 宜乘 ŋt' 炭杵 ŋd 験邪 ŋn 挠热 ŋts' 缬验 ŋdz 臬叙 ŋk 岸吟崑瑰尧浇 ŋk' 言跪 ŋg 翘鄞 np 凭 nt 粘棂稷淖惇 nd 孕柰 nt' 态钮 nts' 千次 nk 念 ng 难

第五组 xp 賁鲜 xp' 鞅 xm 黑诲 xt 单稀 xt' 喙训 xn 熯 xts 邢叟 xts' 险畜 xdz 㠯 xk 欢旭 xk' 恢气 xg 烘琼 xŋ 许雁浒险午验 ɣp 驳穴 ɣb 爲为 ɣm 夏䖃 ɣt 答妒 ɣth 衰鬓 ɣd 谈谥 ɣn 汉飓 ɣk 械盖 ɣk' 河渴 ɣg 揭閧 ɣŋ 完謌

第六组 ʔm 瘳 ʔt 黟约 ʔt' 斻 ʔd 谥 ʔn 诿艀 ʔts 杚 ʔs 鍼失 ʔk 壹洼 ʔk' 殴猗 ʔg 散 ʔŋ 婚雅

第七组 sp 彝爽 sb 少 sm 喪庖 st 赐膪丑耆帅追 st' 探脩 sd 徐始庶舍赐杀度余易怡 sn 壤恕需而械戎 sl 洒数丽缕 sts' 迁 sk 楔刿斯其随闺 sk' 声 sg 毁莜 sŋ 薛稣 sx 恤咽 sɣ 损桓 zb 皃 zt 愲纯 zt' 社膗 zd 待赎成塈似详丁辣以羊 zn 瀃犉 zk 颂俗松俗公谷 zk' 肾堪 zg 樱痕 zŋ 嚣衺 zx 尚绚 zɣ 拾慧

第八组 pl 变剥窗岚变风 p'l 临 bl 茂犛 ml 命聊聊鑍卯蠹 tl 谈炮礼赖体獭 t'l 体獭 dl 巅昱 nl 稅甄 tsl 李沴 tsl' 梁廒 sl 使飒 kl 路纶鏖帘胶桊 k'l 泣滥 gl 绺宴 xl 孝虑 ŋl 栿泺 ɣl 荔翹 ʔl 弯

(2) 三合

第一组 pkt 稽 pkt' 嚚 pgt 耆 pŋt 旨(pkts 朏)

第二组 mpt 貌 mpd 觇 mpn 巷 mŋk' 皑 mŋg 麐 nkt 晗 nkd 橘 ngt 蛰 ŋkt' 翱(mpt' 頻 ntts' 毳 ŋtts 涔 ŋdts 眘)

第三组 xdts 隂 xmk 藿 xmŋ 馨 xnk 藹 xkd 豰 xŋk 厨 xŋk' 锜 ɣzk 遂 ɣkt' 嗥 ɣkd 黱 ɣkd' 宽 ɣŋk 莞(xpt' 土 xmts' 旻 xtts 翭 xpdz 蟲 xkp 皂 xkts 殿 xŋt' 厂 xsd 帅 ɣkl 蹁 ktl 来)

第四组 ʔxk' 阿 ʔɣk 棘 ʔɣk' 湾 ʔŋk 鱠 ʔsk 甄(ʔnk 鼻 ʔɣk 蔓 ʔxt' 喜毒 ʔɣp' 昷 ʔɣd 荧)

第五组 spd 瑟 smd 迟 stts′ 巀 sdts′擿 snk 谂 skt 甄 sgp 蓍 sŋt′ 瘀 sŋk 铲 sxm 阛 sxts 髓 syn 粣 zkd 姰 zgp 嗜 zxts 随 zxd 绚(snd 说 st′ɪ 象 spt′ 褛 skts′ 衰 stts′ 崔 sgb 屐)

第六组 btl 庞 mbl 窌 mdl 读 npl 琨 ndl 隸 ktl 龏 gtl 龚 ŋkl 觌 xbl 量 xml 鲎 xk′l 砢 yk′l 蘽 ʔpl 笔 ʔkl 虢 stl 臂 sdl 缤 sml 续 zml 赎

(3) 四合

ɣkdl 䴝 xknd 䔿 xsnt′ 绥 xsdl 羑

2. 说明

上列复声母主要来自《说文解字》谐声系统、中古又音、古联绵词以及比照汉藏语系各语言的常见类型折合构拟的。种类虽繁，若按谐声清浊可以互谐的原则来看，如起首辅音 s 与 z、x 与 ɣ、p 与 b、t 与 d 等便能合并，而数量大减。现为读者便于对比中古读音，暂不合并，使用时或分或合，可灵活掌握。

二合复声母结构方式，可分两类：第一类包括第一组到第七组，它们是塞音、擦音、鼻音和塞音、塞擦音、鼻音结合而成，其起首辅音读得轻而短，带有附属性质，且有一定限制；其后置辅音是主体，读得较长而重，也比较自由。第二类是第八组，它们是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和边音结合而成的，其前后两个辅音发音的强度和长短相仿，没有什么显著差别，但前面辅音是基本辅音，数量多，几乎各种性质的辅音都具备，后面辅音带有附属性质，颇似辅音性的介音。

三合和四合复辅音的念法是随着自然语流，擦音轻转，塞音破裂的时间缩短，而以基本辅音为重音，从第一组到第五组的基本辅音属末一个，第六组属第二个，四合的更非平均分开去念，其声道闭合与开张，时短一刹而过，有缩简的倾向。

复辅音声母的繁多，不足为奇，在原始以迄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中的某些成分如 s、ɣ、ʔ、p、g……之类起着词头的作用，为构词或构形的广泛使用。复辅音声母的演化是由繁趋简，这是由于形态构词法转化为语词搭配的构词法所促成，逐渐简化成为单辅音或类合而产生新的音素。中古三等韵读塞擦音大都由复辅音演化而来，其中很可探索一番。

二 韵母

I. *ə 系

I) 之职蒸类

1. 之部

一等开口 *əg ᵗ戴 ᵗ′贷态台胎 ᵈ怠殆代待台 ⁿ乃耐能鼐迺 ˡ来赉来莱 ᵗˢ载哉宰灾菑再𢀳 ᵗˢ′采偲菜 ᵈᶻ才在材财 ˢ鳃塞 ᵏ改该垓陔 ᵏ′颏 ᵍ碍 ᵍ亥咳孩劾 ʔ埃唉毐(哈开ai)

ᵖ掊 ᵖ′音剖踣�瓿 ᵇ部 ᵐ母某亩(畮)莓(侯 u)

ᵖ背杯 ᵖ′肧坏 ᵇ培陪佩邶 ᵐ媒梅每敏禖(灰合 oi)

合口 $*^{w}əg$　^{k}棡 $^{k'}$悝恢 ^{g}蛕 ^{x}灰诲悔晦(灰合 oi)

二等开口 $*ĕg$　^{k}戒诫 ^{g}械骇 ^{dz}豺(皆开 ɐ:i)

^{d}惫犕 ^{m}埋霾(皆合 uɐ:i)

合口 $*^{w}ĕg$　^{k}怪(皆合uɐ:i)

三等开口 $*jəg$　^{t}置之止沚趾志识 $^{t'}$祉齿蚩炽畋耻 ^{d}治峙痔植值 ^{r}怡饴诒以已苡异 ^{n}耳而鲕 ^{l}里鲤理李釐氂吏 ^{ts}子籽梓兹鼒缁胾孜甾滓 $^{ts'}$胾厕 ^{dz}字慈孳士仕事涘俟 ^{s}思丝司史使獬枲葸笥始试诗弑 ^{z}时埘恃侍市似祀汜耜相食寺词嗣辞 ^{k}基箕其纪姬己记丌笸　$^{k'}$杞屺起芑邑僛欺 g期骐旗祺忌臣宧姬配嬰 ^{ŋ}疑嶷拟嶷 ^{x}喜熹禧熙芦诶 $^{?}$意噫医(之开 ji)

^{p}富否(不) $^{p'}$副胚虾 ^{b}芣涪 鉟妇负 ^{m}谋腜(尤合 jəu)

^{p}啚鄙痞 $^{p'}$丕秠駓秠 ^{b}邳否葡备(脂合 B.juei)

合口 $*^{w}jəg$　^{k}龟宄晷 ^{g}孚頯,鲔洧蒴(脂合 B.juei)

^{k}久玖疚 $^{k'}$丘邱 ^{g}芺裘柩旧 $^{\gamma}$又有侑友右尤忧佑疣就 ^{ŋ}牛(尤合jəu)

2. 职部

一等开口 $*ək$　^{t}导得德　$^{t'}$忒貣　^{d}特螣　^{l}勒肋泐　^{ts}则　^{dz}贼鲗　^{s}塞　$^{k'}$刻克(德开 ək)

^{p}北　^{b}匐　^{m}墨(德合 uək)

合口 $*^{w}ək$　^{k}国　^{g}或惑　^{x}黑　(德合 uək)

二等开口 $*ĕk$　^{k}革　^{g}核翮(麦开 a:k)

^{m}麦(麦合 ua:k)

合口 $*^{w}ĕk$　^{k}馘蝈(麦合 ua:k)

三等开口 $*jək$　^{k}棘襋亟　$^{k'}$輕　^{g}极　^{ŋ}嶷嶷凝　^{x}奭　$^{?}$臆亿　^{t}陟稙,戠职织　$^{t'}$敕饬　^{d}直,殖植,食蚀　^{r}翊翌弋翼　^{n}匿匿慝　^{l}力朸　^{ts}畟稷,仄昃侧　$^{ts'}$恻测　^{dz}崱　^{s}识式饰,色穑濇(职开 jək)

^{p}皕幅　$^{p'}$畐偪堛　^{b}麫愊　^{x}棫阈　$^{\gamma}$黬(职开 jək)

^{p}辐楅福偪幅　$^{p'}$副　^{b}艮服伏绂　^{m}牧坶(屋合 juk)

合口 $*^{w}jək$　^{x}洫淢侐　$^{\gamma}$域绒蜮(职合 $j^{w}ək$)

$^{\gamma}$囿宥　$^{?}$彧郁　^{ŋ}鲕　^{s}谡(屋合 juk)

^{x}殈　$^{\gamma}$棫(锡合 uek)

3. 蒸部

一等开口 $*əŋ$　^{t}登簦等　^{d}滕腾螣邓　^{n}能　^{ts}曾增憎　^{dz}层赠　^{s}僧(登开 əŋ)

^{p}崩　^{b}朋棚　^{m}瞢　^{g}恒(登合 uəŋ)

合口 $*^{w}əŋ$　^{k}肱　^{g}弘　^{x}薨

二等开口 $*ĕŋ$　^{t}橙　^{d}橙(耕开 æ:ŋ)

^{p}绷　$^{p'}$弸　^{m}甍(耕合 uæ:ŋ)

合口*ʷɛ̆ŋ　ᵍ宏闳紘竑鞃　ʔ泓（耕合 uæ:ŋ）

三等开口*jəŋ　ᵏ兢　ˣ兴　ʔ应鹰膺　ᵗ徵，烝蒸证　ᵗ'再称　ᵈ惩塍，乘绳塍賸，丞承　ʳ蝇孕　ⁿ仍陑陾　ᵗˢ甑　ᵈᶻ缯　ˢ胜升（蒸开 jəŋ）

ᵖ仌冰掤　ᵇ凭（蒸开 jəŋ）

ᵇ冯　ᵐ梦（东合 juŋ）

合口*ʷjəŋ　ᵏ弓 ᵏ'穹 ʳ雄（东合 juŋ）

本类的主要元音订作 *ə，是根据中古阳声和入声字的读音来的。但之部阴声字到中古变化较大，如一等变 ɑi，二等变 ɐ:i，三等主要变 i，这显然是三等声母 j 化，而使元音高化的。其合口三等的"有""旧"等字中古读 jəu（尤韵）是受声母的圆唇成分的异化作用产生的，两汉时这类字转幽部，反映尤韵已有 -u 韵尾。

本类除舌根声母分开合外，其它都不分。唇音声母字一律归开口，但唇音声母后有变为中古的 u（侯韵）字，是受唇音影响而使元音圆唇化的。中古唇音反切下字开合往往混用，即反映上古唇音不分开合的痕迹。

本类二等韵元音是松元音，因而低化变为中古的 ɐ: 长音。

阴声韵尾 *-g-，一部分受元音低化影响变成中古的 -i，如咍皆韵字；一部分受唇音、舌根音圆唇影响变为 -u，如尤韵字，侯韵即吞并于主要元音 u 中。

阴声韵中变中古侯韵的剖、踣、部、瓿、母、亩、某等字在《诗经》押韵多与之、幽字相押，后"母"字转到鱼部，还有"敏"字，从"每"得声，应在之部，《诗经·甫田》三章中，它与止、子、亩、喜、右、否、有等字相押，汉代《汉书·叙传》仍与子、理等字相押，到南北朝后读入真韵。

至于之幽合韵主要是之部："有、疚、牛、纾"等字，合韵幽部："收、孝、造、柔、俅"等字，前者是《切韵》三等开口尤韵字，后者是《切韵》三、四等尤幽韵的字和一等开口豪韵古通尤韵为三等开口的字。《诗经》之部"疚"字，异文作宄（见《商颂·闵予小子》释文），宄在幽部，可互证。这是否可说之、幽两部元音相同，似乎不能那样看，因为从诗歌押韵来看，甚至韵尾相同还可相押的。

II）缉侵类

4．缉部

一等*əp　ᵗ答搭嗒　ᵗ'嚃嗒錔　ᵈ沓誻涾龘䶀眔遝　ⁿ纳衲軜　ˡ拉䃳粒　ᵈᶻ㮚雥　ˢ卅馺飒趿　ᵏ蛤鸽郃阁　ᵏ'匌　ᵍ合迨詥　ᵍ濕　ˣ欱疲　ʔ佮姶（合开 əp）

二等*ɐ̆p　ᵏ跲韐　ᵍ袷洽（洽开 æ:p）

三等*jəp　ᵇ鴔　ᵗ絷，执汁慴　ᵗ'湁　ᵈ熠蛰塌，十什拾　ⁿ入廿　ᵗˢ緝咠濈揖湒　亼蕺戢檝葺　ᵗˢ'缉　ᵈᶻ集楫　ˢ趿，濕隰　ᵏ汲给急芨级　ᵏ'泣湆　ᵍ及　ᵍ圾　ˣ翕郤歙吸潝熠烨　ʔ揖邑浥挹（缉开 B.jep.A.jəp）

四等*əp　ᵈ叠䲜褺褶　ᵐ歙（帖开 ep）

5．侵部

一等*əm　ᵗ湛耽酖眈　ᵗ'探贪撢黮　ᵈ覃潭燂禫萏　ⁿ南男　ˢ婪惏葴　ᵗˢ簪参

$^{ts'}$惨瞀僭　^{dz}蚕　^{s}三糂糁　^{k}感赣淦　$^{k'}$戡堪龛颇　^{g}含颔　^{ŋ}颔　^{ʔ}谙
䜗盦暗(覃开 əm)
^{b}芃汎(东合 uŋ)

二等 *ə̆m　^{k}减缄鬑　$^{k'}$　岑 ^{g}咸鹹諴陷　^{x}钦　^{ʔ}绪黯　^{d}湛　^{s}掺渗(咸开 æ:m)

三等 *jəm　^{k}金衿锦今禁　$^{k'}$钦衾　^{g}芩琴禽噤　^{ŋ}吟唫崟从霠碞　^{x}歆廞　^{ʔ}音瘖
衾阴饮䜗荫窨愔　^{p}禀　$^{p'}$品　$^{t'}$琛郴闯彨　^{d}鸩朕沈湛蟫鲟潭，甚葚煁
黮　^{r}冘淫淫　^{n}赁，壬任饪荏衽稔妊谂　^{l}林琳淋霖临茴簪顲　^{ts}浸祲寖
僭兂瓒　$^{ts'}$侵骎寝沁　^{dz}黔蕈岑　^{s}心彡参，深审　^{z}寻浔鬵　^{t}箴鍼枕
斟(侵开 B.jem　A.jəm)
^{p}风讽枫　^{b}凤　^{ɣ}熊(东合 uŋ)
^{ts}熸　^{dz}燂鬵　^{g}黔　^{t}谄(盐开Bjɛm　A.jæm)

四等 *ə̣m　^{t}垫　$^{t'}$忝　^{d}簟　^{n}念　^{ʔ}酓　^{ts}僭(添开 em)

本类主要元音因有与之蒸两部合韵或谐声的现象，又与微、文两部相同或相近，加以参考汉藏词汇对比有同源关系侵部三等字藏语读-im(如今、寝)、em(如饮、心)来看，似宜仍订为 *ə 较妥。

本类没有相配的阴声韵，但在谐声系统中仍有保存唇塞韵尾 *-b 的痕迹，因为缉部有的字在《诗经》里跟微部 *-əd 押韵，如内、对、坏、位、鸷、挚等字，在早期有 *-b 尾，因受合口异化作用而变 *-d 的。这反映谐声时代较《诗经》为早，所以谐声系统所残存的 *-b，到《诗经》时代变成 *-d 了。

侵部唇音或圆唇舌根音声母可使 *ə 变 u，同时又由于异化作用，使韵尾 *-m 后来变 -ŋ，如风、熊等字，风从凡声，《诗经》押韵六次与侵部相押。芃从凡声、《广韵》归入东一，情况与风字相同。这类字到东汉还保存 -m 尾，大概到魏晋时代才变 -ŋ 尾，现代闽南方言读“熊”为 him，还保存上古的*-m 尾。

本类合韵有缉和之(如《诗・大雅・思齐》式(之)入(缉)，《诗・小雅・六月》服炽(之)急(缉)国(之))、蒸和侵(如《诗・鲁颂・闷宫》乘縢弓膺惩承(蒸)侵，《诗・大雅・生民》登升(蒸)歆(侵)，《诗・小雅・正月》林(侵)蒸梦胜憎(蒸)，《诗・秦・小戎》膺弓縢(蒸)音(侵))等，而以侵和冬较多出现(如《诗・大雅・荡》谌(侵)终(冬)，《思齐》宫(冬)临(侵)，《云汉》虫宫宗躬(冬)临(侵)，《公刘》饮(侵)宗(冬)，《小雅・无羊》降(冬)饮寝(侵)，《豳・七月》冲(冬)阴(侵)，《秦・小戎》中(冬)骖(侵))，故古韵学家多以冬并入侵部中。其实冬和蒸侵都合韵，情况复杂，反映它在转变过程中，它原由侵来，后变近东。复由于与幽部入声的元音圆唇化有对等的变化，故可独立，不必并入侵部。

III) 微术谆类

6．微部

一等开口 *əd　^{d}隶逮　^{k}皑概溉刉　$^{k'}$闿开岂恺忾慨嘅垲　^{ŋ}皑　^{ʔ}哀恷爱僾(咍开 ɒi)
^{p}辈　$^{p'}$配妃　^{b}孛誖悖　^{m}昧浼妹枚𥉂黴(灰合 oi)

合口 *ʷəd　^{t}对碓敦　$^{t'}$推颓退蓷僓憞　^{d}穨魁唯队憝　^{n}内馁捼　^{l}雷磊耒儡礧纇颣　$^{ts'}$崔催縗摧漼啐淬　^{dz}罪辠　^{s}蓑碎顇　^{k}瑰傀愦　$^{k'}$魁頯凷块　^{ŋ}嵬隗　^{x}火虺　^{g}回洄槐譮汇殨溃缋　^{ʔ}煨溾隈(灰合 oi)

二等开口 *ə̆d　^{ŋ}额儓　^{x}絺騃(皆开 ɐ:i)

^{b}排徘绯（皆合 uɐ:i)

合口 *ʷə̆d　^{k}乖　$^{k'}$蒯喟　^{ŋ}聩　^{g}褱坏怀淮槐　^{ʔ}崴(皆合 uɐ:i)

三等开口 *jəd　^{k}几机讥饥旡既刉钕　$^{k'}$鼚气燺蒉　^{g}畿芹旂蕲蚚欣旗　^{ŋ}沂欷豨家毅　^{x}希稀饩晞　^{ʔ}衣依扆(微开 jəi)

^{r}隶　^{l}隸　^{s}肆貄殔(脂开 jei)

^{p}飞非匪蜚　$^{p'}$菲斐骓妃　^{b}肥痱茀費沸腓腓　^{m}散微薇尾娓未味（微合juəi)

合口 *ʷjəd　^{k}归鬼贵　$^{k'}$岿覽　^{ŋ}巍　^{x}挥辉翚帏褘虫虺讳卉　^{ɣ}口韦违围胃渭谓蝟彙　^{ʔ}威纬蔚慰畏(微合 juəi)

^{k}季愧　$^{k'}$敽喟　^{g}匮馈餽悸　^{ŋ}聩颡　^{ɣ}位遗坏　^{t}追　$^{t'}$出　^{d}槌椎推怼,谁　^{ʔ}维惟唯潍　^{l}累藟类耒　^{ts}醉　^{dz}瘁萃　^{s}水,谇虽绥帅　^{z}遂隧璲穗(脂合 B.juei A.jusi)

^{s}衰　^{x}燬　^{ʔ}委萎（支合 B.jue A.juɛ)

^{s}蓑　^{x}火　^{ʔ}倭（戈果合 ua)

四等开口 *ə̣d　^{d}棣（齐开 ei)

7．术部

一等开口 *ət　^{g}齕麧纥(没开 ot)

^{b}勃浡　^{m}没殁(没合 ot)

合口 *ʷət　^{k}骨淈滑鹘　$^{k'}$矻圣　^{ŋ}兀杌阢痲　^{x}忽曶痳惑　^{ʔ}温嗢搵　^{t}咄　^{d}突腯　^{n}讷肭肭　^{ts}卒　$^{ts'}$猝猝　^{dz}捽崒踤　^{s}窣(没合 ot)

二等开口 *ə̆t　^{p}轧揠（黠开 a:t)

合口 *ʷə̆t　^{t}聉　^{k}劀　^{g}猾滑鹘(黠合 ua:t)

三等开口 *jət　$^{k'}$乞　^{x}肸肸　^{ʔ}乙　^{dz}疾(质开B.jen)

^{p}弗拂发黻　$^{p'}$祓刜崫　^{b}绋茀佛　^{m}勿物芴(物合 juət)

^{p}笔　^{b}弼　^{m}密(术合 B.juet)

^{k}吃讫　$^{k'}$乞　^{g}趌　^{ŋ}仡圪　^{x}汔忔齕(迄开 jət)

合口 *ʷjət　^{t}绌茁窋頔，$^{t'}$觇出黜怵　^{r}聿茟　^{l}律葎　^{ts}卒啐　^{dz}踤　^{s}戌訹率　^{d}蟀术述术沭　^{k}橘　$^{k'}$欥　^{g}遹　^{ɣ}汨泿(术合 B.juet A.juɛt)

^{k}趉屈　$^{k'}$诎　^{g}掘堀崛　^{ʔ}尉鬱（物合 juət)

四等开口 *ə̣t　^{g}齕　$^{t'}$驖铁（屑开 et)

合口 *wə̣t　^{k}譎潏憰鐍(屑合 uet)

8．谆部

一等开口 *ən　　$^{t'}$吞　^{k}跟根　$^{k'}$龈貇　^{g}垠　^{ɣ}痕很狠　^{ʔ}恩饐（痕开 ən）

^{p}本奔贲　$^{p'}$喷濆　^{b}盆笨　^{m}门扪𪏮𩕄懑闷满痻(魂合 on)

合口 *^{w}ən　　^{t}敦顿　$^{t'}$涒黗　^{d}屯邨庉軘豚盾遁遯钝臀　^{l}论抡　^{ts}尊剸　$^{ts'}$寸刌　^{dz}蹲存鳟　^{s}孙逊巽飧损簨　^{k}昆䍣髡衮鲧　$^{k'}$困捆壸绅　^{g}魂浑梱混圂慁溷　^{ŋ}㹞梱　^{x}昏婚阍　^{ʔ}㬈温（魂合 on)

二等开口 *ăn　　^{k}艰　^{ŋ}眼　^{ɣ}限(山开 æ:n)

^{p}扮　$^{p'}$盼(山合 uæ:n)

合口 *^{w}ăn　　^{k}鳏纶（山合 uæ:n)

三等开口 *jən　　^{l}吝麐　^{t}振畛轸珍震赈　^{d}辰晨　^{n}刃忍韧纫　^{s}娠　^{r}胤　^{k}巾　$^{k'}$𪘲　^{g}堇勤仅馑觐廑　^{ŋ}银龂狺誾鄞狱憖　^{ʔ}禋　^{p}邠彬　^{b}贫　^{m}民缗旻汶鹛岷闽闵泯敃愍(真开 B.jɛn)

^{k}斤筋谨斩　$^{k'}$赾　^{g}芹近　^{ŋ}龂垠虒堇　^{x}欣沂忻昕　^{ʔ}䜾隐㶏殷慇（欣开 iən)

^{s}诜侁駪姺(臻开 jɛn)

^{p}分粉粪奋　$^{p'}$纷忿氛雰鼢　^{b}焚汾颁愤贲蕡　^{m}文蚊吻紊问闻（文合 juen)

合口 *^{w}jən　　^{t}杶楯偆，春川蠢踳　^{d}漘鹑淳醇奄辜，顺吮　^{r}允统狁阭铳，尹　^{n}惇稕　^{l}仑伦沦纶轮　^{ts}遵俊骏焌畯　$^{ts'}$夋竣趋壿　^{s}隼骏簨浚，舜䑞鬊　^{z}循巡驯纠赵旬　^{k}麇麕　$^{k'}$輑囷　^{g}菌窘砉　^{ɣ}陨磒圓霣　^{ʔ}蕴(谆合 B.juen Ajuɛn)

^{t}川穿（仙合 B.juɛn)

^{k}君攟　$^{k'}$趣　^{g}群　^{x}熏薰　^{ɣ}雲云耘郧运晕煇员苑　^{ʔ}煴醖缊愠（文合 juən)

四等开口 *ə̣n　　^{t}典　$^{t'}$悿腆琠　^{d}殄　^{s}先洗跣铣(先开 en)

^{d}屍殿淀澱　^{dz}荐栫　^{k}郳　$^{k'}$犬(先开 uen)

自从清代王念孙把至部从脂部分出后，后人遂分成脂微两部，大致微部可与文部相配，脂部可与真部相配，但微脂两部界划不易分清，犬牙错出，莫辨宾主，大概两汉以后微脂两部相押现象增多，微、之两部中的灰、咍韵字逐渐合流。微脂两部谐声偏旁能分，«诗经»却亦难分。这因两部主要元音不同，而韵尾相同，则不妨押韵。

至于从微部分出队部，从脂部分出至部，那是单独分出去入韵的，它们的韵尾可能有所不同。后汉三国佛经译音如：

汉字	梵音	原译	原词	原经律论
不	pūr	不　迺	pūrna	阿弥陀经
弗	pur	弗　沙	purusa	摩登加经

悉	sid	悉达膝	siddhasiddha	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
膝	sid	悉达膝	siddhasiddha	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

韵尾便不相同，这 d 和 r 音近而异。有人认为中古戈、果两韵的火、倭、獲等字在上古属微部，与薿縋毁读音极近，所以训诂上有“火、毁也”之称，这类字可拟为 *-r 尾。

本类微、谆两部的合口字大量出现在舌尖音声母 *t *ts 组之后，这类合口成分可能是后起现象，演变不规划，故«切韵»又音特多，这反映来源虽同，到中古各方言中即有不同的读法，在谆部还有开、合互谐现象，后才分清，如存、唇等字，它们原来都属开口，只有“吞”字例外，到«切韵»仍是开口，后亦渐随大流赶上别的字一样有合口的读法。

本类合韵以文、元两部常见，如«诗・小雅・楚茨» 愆(元)孙(文)，«诗・秦・小戎» 群錞(文)苑(元)，«诗・邶・新台»浼(元)殄(文)等。

II. *i 系

IV) 脂质真类

9. 脂部

二等开口 *ĭd　^{k}皆阶偕届　$^{k'}$楷绺　^{g}潜谐骸　^{x}眉　^{ts}斋　^{dz}侪牛株(皆开 ɐ:i)

三等开口 *jid　^{t}至底祗脂旨指鸷贽　$^{t'}$鸱胵　^{d}迟坻，视嗜，示　^{r}夷姨桋肆　^{n}尼腻，貳二　^{l}利涖履　^{ts}咨资姊牛秭姿　$^{ts'}$次佽茨鬈　^{dz}自白　^{s}厶私死四驷泗师，矢尸屍荚蓍　^{z}兕　^{p}匕比妣秘祕邲閟悲　$^{p'}$纰畀　^{b}毗貔鼻牝癖　^{m}糜眉媚美媄寐　^{k}几饥暨　$^{k'}$棄器覞　^{g}祁耆　^{ʔ}伊(脂开 A.jɛi)

合口 *ʷjid　^{k}癸季　^{g}葵骙湀瘁悸夔(脂合 Ajuɛi)

四等开口 *i̯d　^{p}闭　^{b}毗　^{m}迷　^{t}氐疷羝纸诋邸疐　$^{t'}$涕梯体鬄替　^{d}弟娣第缍逮　^{l}黎豊礼醴戾绥　^{ts}脐跻挤霁穧　$^{ts'}$妻萋淒　^{dz}齐哜剂　^{s}西洒栖犀细　^{k}稽笄计髻　$^{k'}$䏿启晵　^{g}郎　^{ŋ}诣羿　^{ʔ}殪暟瞖壋(齐开 ei)

合口 *ʷi̯d　$^{k'}$睽　^{g}惠慧穗繐　^{x}嚖(齐开 uei)

10. 质部

二等开口 *ĭt　^{p}八馸　$^{p'}$汃　^{k}秸戛　$^{k'}$硈劼　^{g}黠(黠开 æ:t)

合口 *ʷĭt　^{k}劀　^{ŋ}聉欵(黠合 uæ:t)

三等开口 *jit　^{p}必珌鮅毕筚趕笔　$^{p'}$匹　^{b}弼馝駜佖柲　^{m}宓谧谧蜜密　^{t}銍窒蛭庢紩，桎郅晊质　$^{t'}$垤抶，叱　^{d}姪秩帙紩戴，实　^{r}溢逸佚轶泆佾駃驶　^{n}暱衵，日衵驲　^{l}栗溧飈　^{ts}即　$^{ts'}$桼漆郪七　^{dz}疾蒺堲堲　^{s}悉僁膝膝，室失　^{k}吉姞鮚　^{x}欯　^{ʔ}一抑壹(质开 A. jɛt)

合口 *ʷjit　^{k}橘繘趫　^{g}矞鷸軼遹　^{x}洫侐恤　^{ɣ}飕(术合 B.juet A. juɛt)
^{ts}櫛　^{s}瑟虱(栉合 jet)

四等开口 *i̯t　^{ts}卩昷节楶　$^{ts'}$切竊鑡　^{s}屑榍　^{k}桔袺结　$^{k'}$奊　^{g}颉纈　^{ʔ}噎　^{b}馝飈

捏　^{m}魏　$^{t'}$驖铁　^{d}耋耋绖垤荚迭跌瓞眣戥　^{n}涅（屑开 et）

合口 ^{*w}jt　^{k}阕　^{x}窨泬血盍　^{g}穴絨(屑合 uet)

II. 真部

二等开口 *in　$^{k'}$臤緊掔　^{g}掔晵　$^{?}$揰（山开 æ:n）

三等开口 *jin　^{p}宾槟暯鬓　$^{p'}$阕　^{b}频苹偏玭髌　^{m}民泯　^{t}填镇珍填，真稹祯畛参（鬒）颠袗袗甄郘抠　$^{s'}$趁，嗔谆瞋　^{d}尘阵诊鬲，神，慎臣筐肾　^{r}寅螾演引蚓弞紳軻胤纼　^{n}人仁　^{l}粦邻麟骖阍闞閔令　^{ts}津进晋尽䂬缙　$^{ts'}$亲　^{dz}秦赍　^{s}辛新薪囟信卂迅讯汛，申呻魑身侢弞　^{k}紧　$^{k'}$臤趣　^{g}龄矜　^{ŋ}嚣　$^{?}$因驷姻垔禋烟湮印骃（真开 B. jen A.jɛn）

^{ts}榛臻溱亲　$^{ts'}$榇瀙龀　^{s}痒莘甡燊(臻开 jen)

^{p}鞭鳊编　$^{p'}$扁篇偏翩　^{b}便箯　^{m}宀緜矏櫋愐缅沔面（仙开 jæn）

合口 ^{*w}jin　^{t}椿　^{s}筍郇询峇濬　^{z}旬恂绚　^{n}闰润　^{k}均钧　^{γ}药　^{r}匀尹预（谆合 juen）

四等开口 *in　^{p}猵　^{b}蠙玭骿骈骿　^{t}越蹎瘨颠滇　$^{t'}$天瑱　^{d}嗔田畋填电甸寘　^{ts}違轃　$^{ts'}$千汧佫茜　^{s}洒　^{k}坚鋻幋　$^{k'}$牵豎菣　^{ŋ}觑（先开 en）

合口 ^{*w}in　^{g}贤佐弦眩炫　$^{?}$咽烟湮(先合 uen)

本类没有一等韵的字，*i 元音显然是属于三、四等韵的。

本类合口字是从圆唇舌根音来的，唇音三等因后面元音是 *i，不变轻唇。

脂部唇音、舌根音的字，中古归入重纽三等或四等。《切韵》时代质术两韵有重纽三、四等之分，大致三等从微部入声而来，四等是从脂部入声而来，但也有混乱现象。真部唇音和舌根音的三等都入真谆的重纽四等，比脂部字较有规律。

真部应包括中古苓零(青韵)令(劲韵)命(映韵)矜(蒸韵)等字，在《诗经》协韵中应当是 *-n，但《切韵》归 -ŋ 尾，即在《诗经》及《楚辞》中也有 *-n *-ŋ 相混现象，这种现象至今还在方言中存在着。这可设想在上古某些方言中 *-ŋ 受 *i 元音的影响变 *-n，而《切韵》方言是保有 -ŋ 尾的。

质部有些字如洫侐等字《切韵》入职韵，这又反映上古 *-t *-k 相混的现象，《诗经》协韵应当是 *-t，《切韵》可能有那样一种方言，即 *-t 在 *i 后可以变 *-k。也可能古代 *-k 在 *i 后受同化作用向前推移，$*\text{-k} > *\text{-k}^{j} > *\text{-t}^{j} > *\text{t}$，这说明 *-t 尾又可能是从 -*k 来的。

《诗经》合韵里，耕真合韵比较突出，如真韵的"天、人、令、身"等字合韵耕部"定、生、声"等字，即《诗经》异文也可互证，如耕部"颍"字，异文作"螓"，"螓"在真部，见《说文》引《卫风·硕人》。在等呼关系上，耕部"定、生、声"等字，即《切韵》三四等开口呼庚清青韵的字，真部"天、人、令、身"等字，即《切韵》三等开口呼真韵和四等开口先韵古通真韵的字。另有真元合韵，如真部"民"字，合韵元部的"嫄"字，"民"即《切韵》三等开口呼真韵字，"嫄"即《切韵》三等合口呼元韵的字。在《诗经》异文互证中，真部"愍"字，异文作"谨"，在元部。此见《周礼·大司徒》疏引《大雅·民劳》。在謰语中，如"艰难"一词，"艰"在文部，"难"在元部，"艰"受"难"的同

化而变入元。又脂、祭合韵,《诗经》中出现十多处,歌、脂合韵出现一次,支脂合韵出现四次,脂之合韵也出现一次。

到隋唐时,脂旨至、之止志和微尾未又混成一组,这就是王仁昫《切韵》上平韵目六脂底下注的"吕夏侯与之微大乱杂"的系统了。

III.*e系

V)支锡耕类

12. 支部

二等开口*ĕg　^{p}捭 $^{p'}$辰派䍉 ^{b}粺 ^{m}买卖湄 ^{k}佳街解薢 ^{g}膎䙌㦔澥蟹懈 ^{ŋ}厓崖 ʔ娃洼哇隘瘕阸 ^{ts}债 $^{ts'}$柴 ^{s}骊(佳开 æ:i)

合口*^{w}ĕg　^{k}卦挂洼 $^{k'}$绁 ^{g}黿鮭畫 ʔ蛙(佳合uæ:i)

三等开口*jeg　^{p}卑裨碑髀臂脾 $^{p'}$譬 ^{b}蜱埤辟婢避 ^{m}弭渳 ^{t}知智蜘䶵,支枝卮只疻肢(肢)咫軹氏忯衹伎忮寘 $^{t'}$褫,豕 ^{d}𢤼篪褫豸廌禔觽,𨻶䂳,眡跃忯跂是匙諟提 ^{r}易也虵匜 ^{n}儿 ^{l}郦逦 ^{ts}訾觜㩍茈积 $^{ts'}$此雌跐朿刺策𧳟渍骨㧗 ^{s}斯澌虒褫漇徙赐䔴,弛豖𦓰啻 ^{k}枳敧 $^{k'}$跂企跂蚑 ^{g}岐伎祇趚疷枝蚑妓芰魃 ^{ŋ}崖 ʔ黟缢(支开B.je A.jɛ)

合口*^{w}jeg　^{k}规嫢 $^{k'}$窥阕趌 ^{r}蠵𤸎缡 ^{x}觿 ʔ恚䅨(支开 B.jue A.juɛ)

四等开口*eg　^{p}㜳綼 $^{p'}$錍䫌 ^{b}椑鼙 ^{m}䴢芈 ^{t}帝渧隄䩟 $^{t'}$虒禠裼 ^{d}禔题提堤啼蹄遞缔髢鬄 ^{l}丽麗䕻纚蠡欐 ^{s}撕嘶㛐 ^{k}雞继 $^{k'}$谿螇启啟磬綮 ^{g}繫兮奚媐溪謑系係盻 ^{ŋ}觬倪霓輗睨麑 ^{x}醯 ʔ翳黟缢医殹堅鷖(齐开ei)

合口*^{w}eg　^{k}圭闺桂 $^{k'}$㙺刲 ^{g}嶲攜㩦畦鮭(齐合uei)

13. 锡部

二等开口*ĕk　^{p}檗捭㯹 $^{p'}$檗 ^{b}欂 ^{m}脈䀢覛霡 ^{t}摘㵣 ^{d}谪适謫 ^{n}䛏 ^{ts}责箦啧箐幘婧 $^{ts'}$策册筴㨲栅 ^{k}䩡鬲搹隔 $^{k'}$礊䃈 ^{ŋ}鷊 ^{x}礐礊 ^{g}蒚䨳 ʔ搤(扼)戹呃䭇軛阸(麦开 æ:k)

合口*^{w}ĕk　^{g}画划嫿 ^{x}繣(麦合 uæ:k)

三等开口*jek　^{p}辟壁襞碧 $^{p'}$僻㿙 ^{b}闢 ^{t}适 $^{t'}$敕 ^{d}蹢鏑擿湜寔 ^{r}易瘍蜴䝘 ^{ts}迹积速脊蹐鰿 $^{ts'}$趚趚刺碛 ^{dz}膌,^{s}㵶䰅,䁮䑛 $^{k'}$迟 ^{ŋ}屐 ^{x}𣪠 ʔ益嗌䗗谥䭓衈(昔开jɛk)

合口*^{w}jek　^{r}役疫㹆投椴(昔合 jujɛk)

四等开口*ek　^{p}廦壁 $^{p'}$劈 ^{b}革鷿甓 ^{m}汨糸、·幦𦗛榠䍌鼏 ^{t}鷉摘滴嫡镝 $^{t'}$覛逖裼剔鬄惕 ^{d}狄敌 ^{l}䍽秝历枥沥鬲蒚䍦 ^{ts}绩 ^{s}裼锡舄析晳淅蜥菥 ^{k}㰤击墼擊 $^{k'}$毄 ^{g}覡 ^{ŋ}鶂鹢 ^{x}閴(锡开ek)

合口*^{w}ek　^{k}狊鶪郹(锡合 uek)

14. 耕部

二等开口*ĕŋ　^{p}絣迸 $^{p'}$抨怦 ^{m}䴌 ^{ts}争筝诤綪 $^{ts'}$琤铮㵾 ^{dz}崝䋫埩 ^{k}耕羟㻧耿 $^{k'}$硁䃘砻铿 ^{g}茎幸 ʔ甇罂嫈甇罂罌嘤鹦(耕开 æ:ŋ)

^{s}生牲笙甥眚省猩鮏(庚开 a:ŋ)

合口*ʷĕŋ　^{x}訇轰 ^{ɣ}嵘 ^{ʔ}甇(耕合uæ:ŋ)

三等开口*jeŋ　^{p}并饼併 $^{p'}$甹聘俜 ^{b}庰偋 ^{m}名 ^{t}贞祯桢，正征延钲整证政 $^{t'}$赪(䞓)柽蛏䞓逞涅聘 ^{d}裎郢程呈酲郑，成诚盛郕晟城 ^{r}盈楹嬴瀛瀛 ^{l}令领柃 ^{ts}菁精婧鲭晶旌井邢 $^{ts'}$清请倩清 ^{dz}性姓靖阱穽静竫靓淨頚 ^{s}省楷姓，声 ^{k}颈劲 $^{k'}$轻罄 ^{g}鲣痉泾 ^{ʔ}賏鄍婴缨撄鄍瘿(清开jɛŋ)

^{b}平苹坪 ^{m}鸣明盟 ^{k}惊儆 $^{k'}$卿 ^{g}擎黥 ^{g}迎(庚开jæŋ)

合口*ʷjeŋ　$^{k'}$倾顷颎庼 ^{g}琼藑赹惸睘嬛傥 ^{r}营茔营鎣颖管犇梵荦 ^{x}觲诇敻 ^{ʔ}褮婴縈(清合juɛŋ)　^{ʔ}荣莹(庚合juæŋ)

四等开口*ẹŋ　^{p}併 $^{p'}$姘甹俜 ^{b}萍缾(瓶)屏併 ^{m}冥蓂䁅溟鄍 ^{t}丁钉顶鼎奠 $^{t'}$缇订町听綎珽頲 ^{d}甹亭廷莛庭霆挺艇定锭奠 ^{n}宁寍泞甯佞 ^{l}霝灵蘦酃令铃軨蛉聆零鲮冷伶囹玲 $^{ts'}$青鹊婧 ^{s}胜星鮏腥猩 ^{k}巠泾经刭径桱 $^{k'}$謦磬磬罄鑿 ^{x}馨蛵觋 ^{g}荆鉶鑋形刑钘桯娙陉硎绎胫悭鋞 ^{ʔ}荳鎣(青开eŋ)

合口*ʷẹŋ　^{k}冂同坰駉扃颍炅 $^{k'}$檾褧 ^{g}荧管檾萦迥恫泂 ^{ʔ}䕒(青合 ueŋ)

本类元音订为*e,是照顾到《切韵》时代各韵的变化的,或者保留 e 元音，或者在不同声母和等呼不同的条件下,使其低化变为不同的元音 ε 或 æ。

本类合口也都从圆唇舌根声母变来，唇音声母不变轻唇是因为*e 元音窄读近*i 之故。与之相同,圆唇舌根音三等也因后面的元音 *e，不变喻三。所以本类各部除少数例外,都没有轻唇和喻母三等字。

本类在《诗经》中有歌支合韵《诗・小雅・斯干》:地瓦仪议罹(歌)裼(支)。《诗·鄘·君子偕老》:髢(歌)狄揥晰帝(支)。还有支祭合韵。《诗·大雅·韩奕》：幭(祭)厄(支)。《诗经》合韵例字，歌部有髢，仪、罗、地等字合韵支部帝、裼、晰等字。其异文互证，歌部髢字，异文作鬄，鬄在支部，此见《说文》引《诗·鄘风·君子偕老》。在谜语中也可证明其关系，如:“倭迟”一语,“倭”在歌部,“迟”在支部,“倭”受“迟”的同化而变入支;“支离”一语,“支”在支部,“离”在歌部,“离”受“支”同化而变入支。到东周时《庄子》和《楚辞》支歌两部字有通押现象,这反映*-g 尾和*-r 尾开始失落。两汉时相押的更多，表明支、歌两部之主要元音亦较接近。到东汉时鱼歌两部中的麻韵字合并,歌部中的支韵字合併到支韵中来,锡部字到中古分化为麦昔锡各韵,与铎部的麦昔锡韵字合流。因此中古这几个韵的字是有不同来源的。

IV. *a 系

VI) 歌月祭元类

15. 歌部

一等开口*a　^{t}多瘅㦖哆痑 $^{t'}$它佗他蛇柁詑 ^{d}沱鮀酡纯鞁鼍佗 ^{n}傩那 ^{l}罗萝砢 ^{ts}嵯左旌佐 $^{ts'}$瑳傞溠 ^{dz}嵯鹾鹾 ^{k}哥调哿箇歌柯舸哿 $^{k'}$轲可坷 ^{ŋ}我俄蛾俄莪峨 ^{g}何河荷贺苛 ^{x}诃柯 ^{ʔ}阿痾妸婴闆(歌开 ɑ)

^{p}波彼番皤簸皺䟙跛播潘 $^{p'}$颇坡陂破 ^{b}皤鄱 ^{m}靡摩磨(戈合 uɑ)

合口 *ʷa　^{t}朵娱謺埵揣揣 $^{t'}$涶妥隓楕媠褙唾 ^{d}桗垛隋惰鐈 ^{l}蠃嬴(裸)羸覼蓏蠃

^{ts}侳挫 $^{ts'}$莝剉 ^{dz}坐銼痤 ^{s}莎趖莎貟琐溑蓑惢 ^{k}戈过蜾（蝸）腡緺果裹淉过 $^{k'}$课髁窠薖科颗 ^{ŋ}危吪囮讹譌婐卧 ^{x}禾货和龢盉鉌禍蝸盉 ^{ʔ}涡踒婐（戈合 uɑ）

二等开口 *ă， $^{t'}$奓奓 ^{ts}羞鲝 $^{ts'}$叉杈差 ^{s}沙鲨鲨 ^{k}加茄嘉枷驾珈 ^{r}也（麻开 a:）

^{b}罢 ^{m}麻摩（麻合 ua:）

合口 *^{w}ă ^{ts}髽 ^{k}蜗娲緺蝸咼呙 $^{k'}$璊乖 ^{ŋ}瓪瓦踝鲧稞 ^{ŋ}瓦瓹调 ^{x}化訛傀（麻合 ua:）

三等开口 *ja ^{d}蛇佗 ^{ts}嗟（麻开 ja）

^{t}觯 $^{t'}$离摛谪，眵侈袳垑郯瘆 ^{d}池驰杝地觋，姼 ^{r}移迻簃箷迤迤杝瓤

^{l}離缡穲醨蘺 ^{ts}嫡 ^{s}韈，鼓施 ^{k}奇攲猗畸羁徛寄 $^{k'}$踦觭倚犄 ^{g}骑锜琦 ^{ŋ}仪蚁螘檥宜义议谊 ^{x}羲牺戏 ^{ʔ}椅倚旖猗輢（支开 B.je）

^{p}诐陂罷罢髲彼柀貱 $^{p'}$披帔鈹彼旇 ^{b}皮疲被髲 ^{m}糜靡磨縻糜（支合 B.jue）

合口 *^{w}ja ^{t}腄諈娷，捶惴 $^{t'}$吹炊籥 ^{d}隋槌锤，垂甀陲睡瑞 ^{l}累羸 ^{ts}厜骓 $^{ts'}$揣衰 ^{s}髓膸绥 ^{s}随 ^{k}妫鄬祪诡鮠蛫垝 ^{k}亏跪 ^{ŋ}赝危洈頠伪 ^{x}撝揎毁烜 ^{x}为芳痛 ^{ʔ}逶萎（蝺）（支合 B.jue A.juɛ）

四等开口 *a ^{d} 地（至开 B.jei）

^{n} 臡（齐开 ei）

16. 月部

一等开口 *at ^{t}笪炟怛靼 $^{t'}$奎闥挞獭鳎 ^{d}达 ^{l}剌瘌 ^{s}桬檄 ^{k}割葛鄗藒 $^{k'}$渴溦 ^{ŋ}辥嶭歺頞嶭櫱櫱 ^{x}喝曷猲 ^{g}曷偈蝎褐鹖 ^{ʔ}遏堨（曷开 ɑt）

^{p}拨迹怖祓帗韨 $^{p'}$跋錣市抻馪鲅 ^{b}發燮犮跋拔妭 ^{m}末眛休苜秣沫袜（末合 uɑt）

合口 *^{w}at ^{t}剟腏掇咄 $^{t'}$脱棁捝 ^{d}脱敓痥夺 ^{l}捋桴将蛶 ^{ts}撮 $^{ts'}$撮 ^{k}刽桧苦适鬠括活 $^{k'}$阔 ^{g}佸，括活姡栝 ^{ŋ}枂 ^{x}豁藏濊眓 ^{ʔ}嬒斡掊（末合 uɑt）

二等开口 *ăt ^{k}揭 $^{k'}$褐 ^{g}㹜搳辖犗鑋斱 ^{ŋ}鬠 ^{x}瞎（辖开 a:t）

^{p} 拔（辖合 ua:t）

^{ts} 札 $^{ts'}$ 察詧䗪 ^{s} 杀樧鎩 ^{k} 劫契楔鸹价扴 $^{k'}$ 鬝 ^{ʔ} 乞䫻睕揠轧（黠开 æ:t）

合口 *^{w}ăt ^{ts} 纂 ^{k}栝刮 ^{g}頢姡 ^{ŋ}刖玥（辖合 ua:t）

^{t}窡娺窡 ^{s}㕞刷 ^{ʔ}婠（黠合 uæ:t）

三等开口 *jat ^{t} 哲悊，折晢浙 $^{t'}$屮䵾彻㔎 ^{d}舌 ^{l}㽝列茢迾烈裂䴕颲 ^{n}热 ^{ts}鷩鬣鬣

^{s} 绁渫亵蓺禼薛 ^{ŋ}嵲孽槷孽闑 ^{x}娎（薛开₁ B.jɛt A.jæt）

^{b} 鷩鼈 ^{m}灭搣（薛合₁ B.juɛt）

*jăt ^{k} 趨揭孑 $^{k'}$朅偈 ^{g}碣竭桀杰 ^{ŋ}钀孼櫱（薛开₂ B.jɛ:t A.jæ:t）

^{p} 别（薛合₂ B.jɛ:t）

^{k}羯揭 ^{x}歇 ^{ʔ}谒暍謁(月开 jɑt)

^{p}發髮 $^{p'}$怖 ^{b}橃瞂汷坺伐筏罚 ^{m}韈(月合 juɑt)

合口 ^{*w}jat ^{t}叕辍綴惙輟,炪柮絀 $^{t'}$啜歠 ^{r}悦阅鹓 ^{n}爇 ^{l}劣埒锊 ^{ts}蕝 $^{ts'}$膬 ^{dz}绝 ^{s}雪,说 $^{k'}$缺 ^{x}烕 ^{ʔ}妜哕(薛合$_1$ Bjuɛt A.juæt)

^{*w}jăt ^{k}孑厥蕨蹶鳜橛 $^{k'}$ 阙 ^{g}蹶鳜橜堀 ^{g}月刖朔抈玥 ^{x}䟫沈仛 ^{ɣ}戉越钺粤樾曰(月合 juɑ:t)

^{ʔ}噦(薛合$_2$ B.juɛ:t A.juæ:t)

四等开口 *ạt $^{ts'}$竊 ^{dz}截巀 ^{s}偰 ^{k}絜洯䟊剖遰 ^{g}齧陧臬鼿 ^{x}覭(屑开 ɛt)

^{p}踋 $^{p'}$鷩撆瞥 ^{b}蛂蹩 ^{m}蔑蠛袜蠛幭(屑合 uɛt)

^{*w}ạt ^{k}决 $^{k'}$缺 ^{g}疦 ^{ʔ}抉趹突妜窫(屑合 uɛt)

17. 祭部

一等开口 *ad ^{t}带蹛 $^{t'}$忕汱泰 ^{d}大釱 ^{n}柰 ^{l}赖籁癞糲蛎 $^{ts'}$蔡 ^{k}盖匄 $^{k'}$磕辖愒 ^{g}艾鹅 ^{ɣ}害鶷妎逹 ^{x}犮 ^{ʔ}蔼蔼(泰开 ai)

^{p}贝䫵犻邿沛旆伐 $^{p'}$浿肺沛 ^{b}旆拔 ^{m}沫(泰合 uai)

合口 ^{*w}ad $^{t'}$ 脱驼娧蜕税祋 ^{d}兑锐 ^{l}酹頪 ^{ts}最蕞 $^{ts'}$蕞竁 ^{k}会襘浍(«)脍桧 $^{k'}$稽 ^{g}外 ^{x}哕翙濊 ^{ɣ}繪譮 ^{ʔ}黵薈嬒(泰合 uai)

二等开口 *ăd ^{t}蠆 ^{k}犗 ^{g}叡 ^{ʔ}喝餲(夬开 a:i)

^{ts}瘵鄒 ^{s}杀铩榝 ^{k}介玠芥鶡价疥乔尬界丰 ^{g}齘衸闲雉 ^{x}忿(皆开 ɐ:i)

^{p}败 ^{b}退 ^{m}迈讃勱(夬合 ua:i)

^{p} 拜(皆合 uɐ:i)

合口 ^{*w}ăd ^{ts}嘬 ^{k}夬 $^{k'}$哙快 ^{g}话(夬合 ua:i)

$^{ts'}$毳竁桑 ^{s}啐 ^{x}夐璌(皆合 uɐ:i)

三等开口 *jad $^{k'}$揭憩 ^{t}制製逝晢浙哲 $^{t'}$憏跇鑑,瘛瘳 ^{d}滞蹛,翗筮誓逝鳖 ^{r}曳洩抴勩呭泄詍裔 ^{l}厉勵蛎例𤺓砅(濿) ^{ts}祭穄际 ^{s}世紲贳势 ^{g}剿寱 (祭开$_1$ B.jɛi A.jæi)

^{p}蔽獘彆 $^{p'}$淠潎 ^{b}敝币弊 ^{m}袂(祭合$_1$ B.jɛi)

^{p}橃拨废袚 $^{p'}$柿 ^{b}吠(废合 juɑi)

*jăd ^{k}罽瀱蔮彑 $^{k'}$揭藒 ^{g}埶蓺摰 ^{ʔ}愒鶡蔼(祭开$_2$ B.jɛ:i A.jæ:i)

合口 ^{*w}jad ^{t}啜辍惙畷,赘叕 ^{d}叡蜹 ^{r}锐睿 ^{n}芮笍汭蜹 ^{ts}蕝蕝 $^{ts'}$毳膬脆鬄 ^{s}岁銴,蜕说税祱帨涚 ^{z}彗槥鏏 ^{k}蹶 ^{ɣ}彗惠(轊)卫(祭合$_1$ B.juɛi A.juæi)

^{x}喙頫 ^{ʔ}萝濊涉(废合 juɑi)

^{*w}jăd ^{k}刿鳜鳜(祭合$_2$ Bjuɛ:i)

四等开口 *ạd ^{t} 蝃蒂 $^{t'}$达 ^{d}扶釱遰瑅 ^{l}隶 ^{k}鄈葪 $^{k'}$絜契韧 ^{g}瘗 ^{g}瘢 ^{ʔ}瘗 (齐开 ɛi)

^{*w}ạd ^{x}嘒 ^{g}慧(齐合 uɛi)

18. 元部

一等开口 *an ^{t}丹儃单箄亶癉旦笪鴠 $^{t'}$嘆嘽坦滩炭歎 ^{d}但檀憚袒弹诞 ^{n}难戁 ^{l}阑兰孏澜 ^{ts}赞讚趱 $^{ts'}$餐粲歺 ^{dz}戋残瓒 ^{s}珊跚楸散馓 ^{k}乾干肝忏戬 $^{k'}$刊看衎侃衎 ^{g}翰寒鹖汗旱鞈悍奸忏骭 ^{ŋ}岸雁犴豻 ^{x}厂罕鼾汉 ^{ʔ}安案晏侒(寒开 ɑn)

^{p}贩般半绊 $^{p'}$泮番潘胖判 ^{b}叛畔磻瘢鞶 ^{m}芮惏曼蔓谩鞔绕满懑缦(桓合 uɑn)

合口 *ʷan ^{t}耑端锻短断竱穑碫 $^{t'}$湍黹彖 ^{d}团抟段毈椴 ^{n}煖煗渜偄 ^{l}䜌峦栾脔卵𤔔敵乱 ^{ts}瓒纂钻纂 $^{ts'}$爨欵窜 ^{dz}攒 ^{s}酸筭祘算蒜 ^{k}冠痯馆管观雚毌贯丱盥祼 $^{k'}$宽髋 ^{g}丸完垣浣莞萈萑缓覨逭换绾貆瓛 ^{ŋ}玩翫沅魭 ^{x}欢貆懽奂唤讙 ^{ʔ}盌晋(桓合 uɑn)

二等开口 *ăn ^{n}赧㬮 ^{s}删潸汕栅 ^{k}奸谏菅 $^{k'}$豣 ^{ŋ}颜犴赝雁 ^{ʔ}晏鷃晏晏(删开 a:n)

^{n}𪘨㬮 ^{ts}醆戋 $^{ts'}$刬铲羼篯 ^{dz}栈虥僝潺 ^{s}山疝邖产铲浐 ^{k}间澗柬拣 $^{k'}$顩覸齫 ^{g}闲僩㵎痫苋 ^{ŋ}詽狦 ^{x}羴(山开 æ:n)

^{p}板班斑般盘辨版 $^{p'}$攀 ^{b}阪 ^{m}蛮矕慢嫚(删合 ua:n)

^{b}釆瓣办 ^{m}晚(山合 uæ:n)

合口 *ʷăn ^{n}奻 ^{ts}跧恮孨 $^{ts'}$篡 ^{dz}课馔僎篹 ^{s}孪 ^{k}丱綸关贯掼 ^{ŋ}顽薍 ^{g}环環锾睆宦患豢 ^{ʔ}弯绾(删合 ua:n)

^{g}幻湲 ^{ŋ}顽(山合 uæ:n)

三等开口 *jan ^{k}鞬键建𨈆 $^{k'}$蹇 ^{g}赶健腱揵 ^{ŋ}言巘甗琂㩰鬳 ^{x}骞轩宪献掀臄 ^{ʔ}匽偃鰋褗漹傿躽(元开 jɑn)

^{p}番藩籓反返阪贩 $^{p'}$幡繙泛旛 ^{b}袢璠蹯繁蘇饭阪 ^{m}樠晚輓挽万嫚幔(元合 juɑn)

^{t}𧶑展皽趄,旃饘鳣嬗战毡 $^{t'}$延挻脡蒇㫋,阐蝉啴燀 ^{d}廛缠躔,埠禅善僐蟺膳鳝擅 ^{r}延筵演戭 ^{n}尽赧戁,肰然撚燃难 ^{l}连涟鲢联辇鄻 ^{ts}煎剪湔翦戬箭檚 $^{ts'}$要迁浅 ^{dz}践钱钱诞 ^{s}鲜鱻僊癣尟线羡遂,羴膻扇偏蝙 ^{z}涎唌缐 ^{k}甄鄄甄 $^{k'}$遣遣譴(仙开$_1$ B.jɛn A.jæ:n)

^{p}鞭箯鯾(鳊)编褊 $^{p'}$扁翩篇偏颠 ^{b}便缏 ^{m}宀绵矏臱緬愐沔面(仙合 B.jɛn)

*jăn ^{k}搴蹇 $^{k'}$褰骞衍丫 ^{g}虔郾犍乾衙揵 ^{ŋ}甗彦唁谚鄢 ^{ʔ}焉蔫鄢嫣㫋(仙开$_2$ B.jɛ:n A.jæ:n)

^{p}覵辩变 ^{b}辨辩弁閞抃卞 ^{m}免冕勉娩(仙合$_2$ B.juɛn)

*ʷjan $^{k'}$蜷绻劝券券豢 ^{ŋ}元沅阮芫原嫄愿愿 ^{x}韉貆烜覞 ^{r}远媛援園袁爰垣趄 ^{ʔ}冤菀鸳宛鹓怨苑婉怨畹(元合 juɑn)

^{t}转 $^{t'}$鶨 ^{d}传瑑篆抟,遄篅拴吏搏揣 ^{r}缘蝝沿铅椽 ^{l}挛嬬娈 ^{n}耎蝡腝媆緛

ʦ腇镌臇 ʦʻ諓鐉荃诠绘悛 dz泉全牷隽 s亘宣愃选巽 z还 k绢 g捐蜎 x弲儇嬛趧譞 ʔ悁嬛(仙合₁ B.juɛn A.juæn)

*ʷjăn　k 眷睠鄙 kʻ圈鬈鲞 g卷拳捲彋巏权 ɣ员院援瑗圜湲 ʔ嫣(仙合₂ B.juɛ:n A.juæ:n)

四等开口 *ạn　t葦靦(晪) n撚 l莲谜炼錬练潄 ʦ笺帴 dz前 s霰 k幵鳽豣靦蔨襺 kʻ汧 g研揅砚 x显蚬俔 ʔ燕宴嬿郾驠(先开 en)

p 邉趱编徧蹁扁 pʻ片 b辫 m舀鬌 丏眄麪宭(先合 uen)

*ʷạn　k 埍涓𡿨(畎)䌸䀏猨㥯 kʻ犬 g县阒缳鼲 ʔ肙削鋗痟(先合 uen)

本类元音订为 *a,重韵的二、三等长短元音的划分，是来自上古元音松紧的对立，演化迹象显然,不必另拟复合元音来解说。

歌部是古韵分部中唯一没有与入声相配的阴声韵,因此有人拟出一个韵尾辅音 *-r。实际它和 *-d 音相当,和我过去构拟的 *-l 也相似,都是浊音性的,故现仍用它。歌部字有与元部(*-n 尾)互谐和押韵的痕迹,故以之与元部相配。在谐声系统互谐的如:

平:平　傩䕇(歌):难(寒)难㸐(仙)灘(山)。弹䴢(歌)觯(支):单(寒仙)蝉婵禅掸(仙)。

平:入　多㐱(歌):㸚(薛)。差(支麻佳皆)磋蹉傞瑳(歌):縒(铎)。

上:去　果(果)夥(蟹):踝祼(换)。

平:平　䜌(戈):鸾銮脔(桓)。番鄱皤嶓(戈):番(桓元)磻蟠潘藩(桓)。

去:去　乱(过):乱(换)。

平:上　觛(支):烜(阮)。圌篅(支):喘歂(狝)。丸(桓):骫(纸)。臇熇(支):隽臇熇(狝)。

平:入　间(山):𦟛(黠)。戋残(寒):帴(黠)閷(薛)。全(仙):絟(薛)。

上:入　匽偃(阮):堰䁞(黠)。算(缓):劗(辖)。纂(缓):攥(末)。耑(狝):屮(薛),亶(旱):𩎟(薛)。

去:入　涮(谏):㕞刷(辖、薛)。散(翰):㪔(曷)。案(翰):胺頞䀎(曷)。旦笪怛狚(翰):怛狚妲䩠(曷)。逭(换):棺(末)馆(末)馆(黠)。万(愿):㸘(曷)。栅(谏):珊(曷)。

平:去:入　涴(桓)涴(过):惋腕(换):豌蜿碗(末)韈踠(月)。献(歌):虘獻(愿)甗(线):钀(曷)钀(月)巘(薛)。

高本汉把歌部分裂为二，一部分字有 *-r 尾，一部分字则无，同一情况而处理不同，似不妥当。

歌部中的元音 *a,一直到中古保持原读不变。西汉时歌部与支部中有的字协韵，这反映两部中的一部分字合流成为中古支韵的趋向。东汉时歌部中麻韵字又有与鱼部中麻韵字合一现象。另外西汉时歌部与脂部字协韵现象亦增多,如"地"字在上古原属歌部,《楚辞·天问》中的"地"字还与"歌"相押,汉初司马相如《子虚赋》"地"字与"繫"字押韵,则转入脂部了。

还有歌部中字在上古有与戈韵混押现象，中古歌韵元音为 ɑ，戈合一则读 uɑ，戈开三“茄”为 jɑ，三戈合的“靴”应读 juɑ，这反映歌戈两部字关系的密切了。

元部可算是跟歌、祭两部相配的阳声韵，歌部多平上声字，祭部只有去声字，除少数歌部的去声字以外，歌祭两部也正好相配为同类。

祭部原与月部合一，现则分出月部，以与祭、元两部相配，这入声韵尾 *-t 一直保持到中古未变。祭部和元部在谐声中也有互谐的，如：㩧(祭)：卷(阮)，㵐(祭)：簒(谏)，涣(泰)：奂涣换(换)，异常的是祭部竟有与缉部合部相谐者，如：瘗(祭)瘱(霁)：媄(谈)：夹郏筴狭陕峡裌(洽)瘱匧惬㛍(帖)，汭枘钠(祭)：妠(勘)：㕯吶(薛)魶肭(黠)妠(锗)纳衲妠軜(合)。这可能是更早起现象，原来是属 **-b 尾的。至祭部和月部的关系原确密切，后才逐渐分离，在谐声中迹象显然。如：

餟缀醊啜啜辍(祭)：叕餟缀醊啜啜辍(薛)，蕝脃(脆)(祭)：绝蕝(薛)。制掣(祭)：掣(薛)。世泄抴(祭)：泄抴痽绁(薛)。埶蓺艺(祭)：亵热蓺(薛)。敝弊币毙潎鷩鷩(祭)：潎鷩鷩憋蹩瞥(薛)。例痢洌(祭)：列洌裂(薛)。猘(祭)：浙(薛)。曳(祭)：泄拽瘈绁(薛)。毳膬(祭)：膬竁(薛)。祭䗑(祭怪)蔡(祭)瘵杀(怪)蔡(泰)：察擦䕓㮿杀(黠)㡜(薛)槷撥擦磜(曷)。彗篲䓲(祭)：䓲(月)䨮(雪)㨹(薛)。祭(祭)：嚓詧(屑)。瘵憏滞蹛(祭)：墆揥懘(屑)。剿䫿(祭)：臬(屑)闑(屑、薛)。鳜(祭)：蹶蹶鳜(月)，米(市)(卦)沛芾(泰)肺柿肺(废)：砷(月)。岁刿涉(祭)涉秽歹(废)：歹涉涉(末)哕(月)。祓(废)：犮茇跋盋魃(末)坺拔颰(末、月)拔(黠)，偈(祭、夬)偈揭(祭)匃(泰)喝(夬)蔼霭(泰)：曷偈(曷)揭(月、薛)偈偈(月)霭(曷)。讦(祭)：干预(寒)豻靬(删)軒(山)酐旰(荡)：讦(月、薛)碣(曷)赶(月)。㬻(霁)：㬻(屑)。戾倈唳捩綟(霁)泪(至)：戾唳捩綟(屑)。辰派(卦)：𧿦𠛬脈覛覛(麦)。画澅𦀖(卦)画𧫚𤛊劃㦎(麦)。㾖(卦)：㾖㾖(麦)乙乞轧(黠)。债䐩(卦)：责债(麦)。介矿忿(怪)：扴玠黠矿价(黠)矿(锗)。丰(怪)夆害(泰)犗褚(夬)犗(泰)：宪(愿)：楮豁割(曷)磍(黠)锗辖瞎(锗)。扒(怪)：鸠颁盼(删)扮盼(裥)：八扒机扒(黠)扒(薛)。眛秣沫(泰)：末沫抹昧秣軼昧妹(末)，酹毦(泰)：寽捋(末)毦锊(薛)。最襊(泰)：襊緅撮(末)。大(箇、泰)汏(泰)：汏(曷)。祋(泰)：祋(末)。带(泰)：墆揥懘(屑)。茷(废泰)：伐茷栰阀垡(月)。蜕(过、祭、泰)兑(泰)说帨(祭)：馂棁脱侻(末)蜕说悦阅娧(薛)颓(锗)。话(夬)咶(夬、怪)：舌(昏)刮趏姡咶(锗)斠(末、黠)。夬快驶(夬)：缺蒛(薛)，柰(箇、泰)：捺(曷)㮈(黠)。

去与去相谐或去上相谐的，则仅见于阴阳声韵，如：

涣(泰)：奂涣换(换)，㵐(祭)：簒(谏)，㩧(祭)：卷(阮)，愞堧稬㬉(过)：稬㬉㬉(缓)耎輭愞偄(狝)，豕彖(纸)：椽篆瑑(狝)。

由于在谐声系统中祭部和月部互谐成分多，所以《经典释文》中祭部字的注音常有去入两读，《切韵》中祭泰夬霁废各韵字的注音，也多去、入两读。这两部的韵尾早期可能是 *-d，后才分化，到隋唐时，祭部 *-d 尾则已趋向消失了。

在《诗经》合韵中，祭脂两部合韵达十多章，两部元音距离尚远，可能是韵尾相同之故。

VII) 盍谈类

19. 盍部

一等开口 *ap　$^{t'}$易鳎狧 ^{d}蹋阘鞳 ^{l}臘 ^{k}嗑搕 ^{g}盍阖 ^{ʔ}鰪（盍开ɑp）

^{ts}帀 ^{k}厒 ^{ʔ}姶韐鞥罨（合开 əp）

二等开口 *ăp　^{k}甲梜 ^{g}狎匣 ^{x}呷 ^{ʔ}压押閘 ^{s}翣(狎开 a:p)

^{ts} 屠 $^{ts'}$臿插婲锸 ^{s}歃 ^{k}夹郏鞅 ^{g}狭 ^{x}陕庾（洽 æ:p）

三等开口 *jap　^{l} 鬣鬣邋猎躐 ^{ts}接鯜萎 ^{dz}妾浃 ^{ɣ}鍱 ^{ʔ}厌厣餍(叶开$_1$ B.jɛp A.jæp)

*jăp　^{t} 耴辄,慑慴詟摺詟 $^{t'}$ 枼,褋偞婑谮 ^{d} 枼揲鍱牒堞沙 ^{r} 葉 ^{n} 聂蹑嵒幸,讘耴 ^{ts}接睞婕 $^{ts'}$疌倢捷 ^{s}鰈摄歙 ^{k}刼鉣 $^{k'}$怯法 ^{g}跲柗极 ^{g}业邺 ^{x}胁揩 ^{ɣ}晔烨哗 ^{ʔ}腌罨(葉开$_2$ B.jɛ:p. A.jæ:p)

^{p} 法 ^{b}乏（乏合 juɑp）

四等开口 *ə̣p　^{k} 梜荚蛺 $^{k'}$匧愿悘痪蛺 ^{g}劦協協勰侠挟鋏(帖开 ep)

20. 谈部

一等开口 *am　^{k} 甘敢泔曆 $^{k'}$厥蘸阚 ^{g}邯酣谳 ^{t}儋膽 $^{t'}$菼聃(聑)坍(坤)剡西緂 ^{d}谈淡郯澹擔啗霯 ^{l}监篮览滥襤 ^{dz}暂慚鏨(谈开 ɑm)

^{k} 赣淦绀弇 $^{k'}$坎惂埳臽 ^{g}含函涵颔淊蜭 ^{ʔ}晻媕黤黯 ^{d}萏（菌）窞啗(噉)(覃开 əm)

二等开口 *ăm　^{k} 监鉴瞰 ^{g}槛,衔 ^{g}岩啣碱 ^{x} 獭 ^{ʔ}黯 ^{dz}毚谗镵芟才(衔开 a:m)

^{ts} 斩 ^{dz}儳鄜 ^{s}甍攕 ^{k} 鹼槛 $^{k'}$廠歉 ^{g}鰜臽陷鮥陷 ^{ʔ}谄(咸开 æ:m)

三等开口 *jam　^{t} 产詹瞻 $^{t'}$襜檐 ^{d}擔阚鲧 ^{r}剡琰盐簷閻鹽 $^{ts'}$堑 ^{dz}蕲鏨蟚 ^{s}覢 ^{z}棪

^{l} 覝 ^{g}黚箝钳拑 ^{ɣ}炎 ^{ʔ}猒魇厌(盐开$_1$ B.jɛm.A.jæm)

*jăm　^{t} 沾黏霑，占 $^{t'}$觇韂褛谄 ^{d}阽 ^{n}黏 ^{l}廉簾槏磏蔹簽敛溓 ^{ts}浙臧党雪霰钀 $^{ts'}$佥谕憸籤憾纖 ^{dz}鋛 ^{s}纤孅拈，苫婆夹陕闪銛 ^{r}潤餤 ^{k}检 ^{g}黔钤雒俭芡 ^{ŋ}验隒广嬐 ^{x}険狝獫 ^{ʔ}淹掩弇厭郁阉奄浒揜窨(盐开$_2$ Bjɛ:m Ajæ:m)

合口 *^{w}jam　^{p} 罜 $^{p'}$泛汎 ^{b}凡犯氾范範軓飒 ^{m} 爰(凡合 juɑm)

四等开口 *ə̣m　^{t} 玷點 $^{t'}$钻栝銛 ^{d}恬甜 ^{n}拈 ^{l}鬑溓蘼 ^{k}兼蒹 ^{k}谦慊嗛 ^{g}嫌鳒（添开 em）

本类与侵缉类在《诗经》仅少数相押，如《诗·陈·泽陂》萏（谈）俨（谈）枕（侵），《大雅·蒸民》业、捷（葉）及（缉）。谐声互谐有：

平：入　詹（盐）：譫（盍），龙（锺）襱（东）：龘（合）袭（缉）。淹（盐）：腌（葉）。

上：入　敢（敢）：谳（狎）。俨碱酽（俨）：啣（陌）。

去：入　臽陷（陷）：帕掐（洽）。胁（酽）：劦协（帖）。坫店（栎）：帖贴（帖）。念唸（栎）：捻埝惗（帖）。

本类盍部有些阴声字是由 *-b 变 *-d 的，如蓋、芮、瘞、荔等字，与缉部情况类似。

VIII）鱼铎阳类

21．鱼部

一等开口 *ag　t 都闍堵睹托秅斁蠹妬橐殬 t'土吐稌兔 d瘏荼涂图徒屠杜稌駼度渡邻 n奴怒弩 l旅虘卢虏鲁卤橹摅路赂辂璐露鹭 ts组租祖蒩作 ts'麤粗措诰厝错醋 dz徂殂驵觕胙怍秨酢 s稣苏素嗉诉泝愬遡 k殆沽鼓顾股羖故罟固盬姑辜古酤诂蛊贾菌锢 k'殆枯苦蓝库 ŋ午五吾晤寤悟牾误遻 x呼评謼虍虚戏魖虎浒 ɣ户扈乎岵怙壶胡酤祜湖雇扈楛芐婟互枑嬳 ʔ乌鄔於恶隖垩 p布补圃 p'溥普痡铺浦怖 b蒲匍哺捕步 m莫谟(模开 o)

合口 *wag　k 孤呱觚菰鼓瞽股羖 k'胯刳绔跨 ŋ吴误娱 x 朊怃 ɣ濩穫护狐壶弧瓠鄠嫮檴镬 ʔ洿污(模合 o)

二等开口 *ăg　t 觰秺吒詫 t'奼侘 d秺踷郿茶 n挐拏絮絮 ts叡樝诈担 dz苴馇乍蜡齰 k家贾榎叚椵假瘕斝稼谍 k'骼 ŋ牙芽枒雅庌讶迓衙 ɣ下夏騢瑕暇蝦 x蝦西罅罅墟(麻开a:)

p 巴豝把靶霸 p'皅葩蚆怕 d把 m蟆马邬骂(麻合 ua:)

*wăg　k 瓜窊 k' 夸誇婘侉跨胯 ɣ崋樗 x華譁 ʔ窊(麻合ua:)

三等开口 *jăg　t猪贮褚箸跆，诸藷煑渚翥 t'茶樗楮，杵处 d屠储涂篨苧宁眝羜除著纻羜宁纻，纾助耡钼 r与誉与旟予余畲馀舁馀豫悆 n帑挐女絮 l庐驴旅吕(膂)闾虑儢藘 ts 租组阻菹且咀 ts'初楚蠦蜡苴沮砠坥蛆滰 dz祖伹沮 s胥湑疏所庶揟蝑稰，书舒暑恕鼠黍署墅纾 k居琚腒椐据車尻举柜豦據踞倨锯 k'筶祛阹去鲑麸醵 ɣ 豦虚秬醵籧驉渠巨距勮 ŋ 衙鱼渔御篽语敔圄御 x虚嘘许 ʔ於淤瘀阏(鱼开 jo)

t 遮者赭䭾蔗嗻摭炙柘 t'斥趣 d射麝 r野冶也射夜 n若 ts罝謯嫭姐借 dz藉 s写卸，赦奢赊舍捨验 z社 ɣ蒘铘(麻开 ja)

p夫扶甫膊簠黼斧傅赋 p'尃誧敷麸抚攴 b蚨父釜辅鬴 m无芜庑毋巫诬武妩舞(虞合 ju)

*wjag　k朋爽萬榪 k'踽 ɣ瞿惧趯衢瓝寙 ŋ虞娱俣噗麌 x吁讦軒盱雩污雩诩栩鄦 ɣ羽于芋迂盂杅衦膊宇邪弱雨禹楀郿 ʔ迂尩纡鯆(虞合 ju)

22．铎部

一等开口 *ak　t'托魠侂橐袥拓檬柝擇 d 度任檡铎 n诺 l骼笿鵅落雒骆洛雺络 ts连作 ts'错厝遣 dz酢昨秨怍筰 s索 k各胳阁 k'窸 ŋ咢咢鄂崿鹗 x 壑郝 ɣ貉涸 ʔ恶噩堊(铎开 ɑk)

p 博镈嚩簿狛髆 p'膊鞲霏狛胉咅 b薄鑮亳 m莫暮漠摹膜幕(铎合 uɑk)

合口*wak　k 鞟椁郭崞彍 k'鞹漷廓 x霍藿靃 ɣ穫濩蒦镬(铎合 uɑk)

二等开口 *ăk　t 乇磔 t'坼趚 d宅檡泽择燡 ts连柞谱猎 ts'猎 dz齰 s索筷 k格茖鵅骼觡 k'客 ŋ鹌詻 x赫捇 ɣ垎柳 ʔ 哑(陌开 a:k)

^{p} 迫百栢伯 $^{p'}$魄百鲅 ^{b}白帛鲌 ^{m}嗼蓦貘蓦佰貊莫(陌合 ua:k)

合口 ^{*w}ăk　^{k} 虢漷 ^{g}获韄 $^{?}$ 蒦韄擭(陌合 ua:k)

三等开口 *jak　^{t} 箸櫡,斫 $^{t'}$辵踖婼莶 ^{n}箬鄀叒 ^{l}略掠蟟 ^{ts}斮 $^{ts'}$踖踖舄 ^{s}朔, 獡 ^{k}郤脚 $^{k'}$却 ^{g}臄醵噱谷仰蝍(药开 jak)

^{t} 炙蹠 $^{t'}$彳,尺赤郝 ^{d}石硕 ^{r}亦奕液腋掖睪斁绎射译驿 $^{ts'}$趞 ^{dz}棤籍耤籍 ^{s}昔惜舄蕮泽,螫 ^{z}席蓆夕穸(昔 jɛk)

^{k} 戟丮谻㿳 $^{k'}$郤绤𠓗隙 ^{g}剧 ^{ŋ}屰逆縌 ^{x}虩(陌开 jæk)

^{p} 碧(陌开 jæk)

^{b} 缚(药合 juak)

合口 ^{*w}jak　^{k} 瞿攫矍钁 $^{k'}$躩 ^{g}玃篗 ^{x}矆 $^{?}$蒦(药合 juak)

23. 阳部

一等开口 *aŋ　^{t} 当铛鄌党谠 $^{t'}$蕩汤荡鐋镗烫䌸 ^{d}踢棠堂唐汤嘯畅荡璗宕 ^{n}囊曩 ^{l}琅莨郎狼浪阆稂朗崀 ^{ts}牂臧葬 $^{ts'}$仓苍匨沧鸧 ^{dz}藏奘 ^{s}桑丧颡 ^{k}亢远笐冈刚纲甿 $^{k'}$炕邡阬亢鶁抗康糠慷 ^{g}杭颃魧沆航邡胻笐桁䴔吭 ^{x}忼炕 $^{?}$盎泱姎坱醠(唐开 aŋ)

^{p} 榜谤彭 $^{p'}$雱斛滂 ^{b}旁傍趽膀䅭蒡並鎊 ^{m}芒邙萌䗈莽宋(唐合 uaŋ)

^{*w}aŋ　^{k} 光广洸 $^{k'}$廣旷纊 ^{g}黄簧皇煌遑蝗篁隍晃横幌凰堭 ^{x}荒 $^{?}$ 洸汪尪(唐合 uaŋ)

二等开口 *ăŋ　$^{t'}$橙 ^{b}枨瑒 ^{n} 齉蘘 ^{k} 更庚羹梗秔骾鲠绠埂 $^{k'}$阬 ^{g}行珩衡珩杏莕(庚开 a:ŋ)

^{p} 祊嗙謗 $^{p'}$烹 ^{b}彭彷蟚蚌 ^{m}盲氓蝱盟萌猛孟黾黽(庚合 ua:ŋ)

^{*w}ăŋ　^{k} 侊肮觵觥磺(卝)穬獷 ^{g}喤蝗锽(庚合 ua:ŋ)

三等开口 *jaŋ　^{t} 长张帐粻, 章璋掌彰障 $^{t'}$伥畅畅觞鬯韔怅, 昌倡阊党敞唱 ^{d}长苌肠场丈杖, 上尚裳常尝偿鲿 ^{r} 羊洋烊佯易阳杨扬疡敭炀暘颺锡养痒様漾 ^{n}娘镶酿, 讓瀼穰攘壤禳蘘 ^{l}良粱梁两粮凉蜋飒辌醇量网两緉蜽凉 ^{ts}将浆蒋奖酱 ^{ts}玱蹌斨鸧鎗抢 ^{dz} 墙奘爿蘠蔣匠趟床 ^{s}襄箱相湘爽霜想骦缃镶,商伤向觞殇觞商镶赏尚蠰饷彝像(饧) ^{k}姜畺缰襁 $^{k'}$羌 ^{g}疆强㢡諹彊 ^{ŋ}仰 ^{x} 乡香享响皀鄉饗 $^{?}$央秧泱鸯(阳开 jaŋ)

^{p} 方放防枋舫匚旗旁 $^{p'}$芳妨仿纺访 ^{b}肪防房 ^{m}亡邙忘芒网罔網妄望遑(阳合 juaŋ)

^{k} 京景麖竟镜 $^{k'}$卿庆 ^{g}竟鲸黥勍倞諒 ^{ŋ}迎 $^{?}$英瑛(庚开 jæŋ)

^{p} 兵丙炳邴柄秉 ^{b}病 ^{m}明皿盟盌命(庚合 juæŋ)

合口 ^{*w}jəŋ　^{k} 獷䢾迋誆诳逛 $^{k'}$筐匡 ^{x}况怳贶 ^{ɣ} 王往睢 $^{?}$數枉汪(阳合 juaŋ)

^{k} 冏 ^{ɣ}永咏泳(庚合 juæŋ)

本类没有四等韵,铎部二等只有一个陌韵,阳部二等也只有一个庚韵,不象元部谈部二

等有两个韵。

本类元音 *a 接近 o,从东晋到现代都有所反映，这是从模韵来说的，又如车华瓜邪等字,上古属鱼部,汉以后变为歌部字,因此刘熙《释名》说:“古者曰车,声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

阳部字跟其他部字合韵不多,阳部“行将”等字跟耕部“笙、鸣”等字合韵,前者即切韵三等开口呼阳韵的字,和二等开口呼庚韵古通唐韵的字,后者即切韵三等开口呼庚韵的字,如《诗·大雅·抑》的王(阳)刑(耕),《小雅·鹿鸣》的鸣苹笙(耕)簧将行(阳)相押。东汉时则有享、行、兄、英、兵、明等字转入耕部,至阳部和东部相押的字,如东部“邦”字,即《切韵》二等江韵开口字和阳部“疆、皇”等字相押,这即切韵三等开口阳韵字和一等唐韵合口字,如《诗·周颂·列文》的公(东)疆(阳)邦(东)崇(冬)功(东)皇(阳)等字相押。在《老子》《楚辞》中也有东阳通押的。《诗经》异文,如东部“逢”字异文作“洋”,见《淮南子》引《大雅·灵台》,可见东阳通押反映了秦汉时代南方方言的特点。还有阳真通押的,如《诗·小雅·车辖》的冈(阳)薪(真),出现很少。此外在阴声韵中有之鱼通押的,如《小雅·巷伯》的者(鱼)谋(之)虎(鱼),《小旻》的止否(之)谋(鱼),《鄘·蝃蝀》的雨(鱼)母(之);还有侯鱼通押的,如《诗·小雅·甫田》的稼(鱼)庾(侯),《大田》的谷(侯)硕若(鱼),《鹤鸣》的谷(侯)石(鱼)玉(侯),这后属入声韵。

V. *o 系

IV) 幽沃冬类

24. 幽部

一等 *og　^{k}告皋夰皓咎鼛 $^{k'}$考栲丂靠犒 ^{g}昊，皞晧浩 ^{x}好薅 ^{ʔ}奥媪隩 ^{t}擣禱裯岛滔韬讨絛縏幬绸 ^{d}陶绹盗稻翿道萄 ^{n}猱獿夒 ^{l}牢嫪醪老 ^{ts}蚤枣早竈遭糟 $^{ts'}$草艸 ^{dz}曹漕皁造 ^{s}埽骚搔叟嫂 ^{p}保报鸨宇宝褒 $^{p'}$橐 ^{b}抱袍 ^{m}冒牡口冒贸（豪开 ɑu）

^{m} 牡矛戊茂裒(侯开 u)

二等 *ŏg　^{p}勹包苞饱 $^{p'}$炮匏桴庖 ^{m}茅卯昴茆 ^{t}啁鵃 ^{n}怓呶 ^{k}胶窖搅艽疗 $^{k'}$巧 ^{g}斅嶨 ^{x}烋虓哮孝 ^{ʔ}坳鴢(肴开 aːu)

三等 *jog　^{k}韭究救鸠丩九朗匔 $^{k'}$糗犒 ^{g}仇求咎舅球逑旮欴臼鰽 ^{x}休朽殠兽齅 ^{ʔ}憂懮優丝麀惪 ^{t}辀肘疛譸啁詶，舟洲周帚州铸 $^{t'}$抽妯惆瘳，醜犨臭殠 ^{d}裯纣宙胄稠畴紬籌籀，雠讎犨受售寿雠酬授 ^{r}遊游悠滺攸卣卯酉牖猶猷犹诱莠 ^{n}柔粈狃朐厹 ^{l}流旒留刘柳翏勠绺 ^{ts}酒遒啾楢 $^{ts'}$秋湫趥 ^{dz}酋就鹫 ^{s}脩繡秀修羞宿，手狩首收守 ^{p}缶鍑 $^{p'}$孚莩俘覆 ^{b}浮罦阜復複罍蜉 ^{m}牟茂矛缪鍪(尤开 jau)

^{p}彪髟驫 ^{b}滮 ^{m}谬鷚 ^{k}丩纠簋 $^{k'}$蹺 ^{g}斛蟉 ^{ʔ}丝幽幼黝呦（幽开 B.jeu A.jeu)

^{ts} 椒 ^{g} 莜(宵开 B.jau A.jæu)

^{k} 轨簋 ^{g} 逵(脂合 B.juej)

四等　*o̤g　^{t}彫雕鸟　$^{t'}$蓨篠　^{d}条调阨鋚卤　^{l}翏聊蓼　^{s}萧歗啸謏　^{k}叫闄　^{ʔ}窈恸（萧开 eu）

25．沃部

一等 *ok　^{k}告牿　$^{k'}$酷嚳嚳　^{g}鹄　^{ʔ}鬻　^{t}笃督竺裻　^{d}毒濤(沃合 uok)

二等 *ŏk　^{k}觉　$^{k'}$硞　^{g}学嶨　^{ŋ}嶨　^{ʔ}鷽礐　^{b}雹鞄髱馥(觉开 o:k)

三等 *jok　^{k}匊鞠匊菊　$^{k'}$鞠　^{x}畜慉旭　^{ʔ}奥燠燠　^{t}竹筑，祝珊竺築粥　$^{t'}$笛畜，俶踧　^{d}轴逐抽，孰淑　^{r}育鬻毓　^{n}衄狃，肉忸　^{l}戮剹六坴陆　^{ts}蹙蹴踧槭　$^{ts'}$鼁　^{dz}歒　^{s}夙宿肃潚缩　^{p}腹複輹　$^{p'}$蝮覆　^{b}复復馥　^{m}穆目睦寥賫(屋合 juŋ)

四等　*ok　^{t}鳍　^{d}滌迪邮菽篴　^{n}惄　$^{ts'}$戚寂鏊(锡开 ek)

26．冬部

一等　*oŋ　^{t}冬　$^{t'}$统　^{d}彤憹赨　^{n}农脓　^{ts}宗综　^{dz}潨淙悰　^{s}宋　^{k}筝　^{g}洚(冬合 uoŋ)

二等　*ŏŋ　^{k}降　^{g}夅棒降(江开 o:ŋ)

三等 *joŋ　^{k}宫躬　$^{k'}$营　^{g}穷　^{t}中衷忠，终螽潨衆螺　$^{t'}$忡虫　^{d}蟲仲　^{r}融彤　^{n}浓袜酡，戎　^{l}隆　^{dz}崇　$^{p'}$丰豊酆(东合 juŋ)

人们认为幽部字在上古常与之部的尤韵字协韵，这在《老子》和《楚辞》尤为显著，谐声中亦有之、幽相混的现象，如"求"在幽部、"裘"在之部，"臼"在幽部，"舊"在之部，因而把幽部元音订为 *ə，与之部同。其实，这只是幽部跟其它韵部合韵现象之一，还有幽宵合韵，幽部"陶、滔"等字，即《切韵》一等开口豪韵古通尤韵为三等开口的字，和宵部"敖"字等，即《切韵》一等开口豪韵的字合韵。《诗经》异文互证，如幽部"翛"字，异文作"消"(见《豳·鸱鸮正义》)。在《诗经》中，幽、宵两部合韵的，有：《大雅·思齐》的庙(宵)：保(幽)，《大雅·抑》的酒(幽)绍(宵)，《小雅·车辖》的酒(幽)：殽(宵)，《小雅·正月》的酒(幽)：殽(宵)，《王·君子阳阳》的陶(幽)翿(幽)：敖(宵)，《豳·鸱鸮》的谯(宵)：翛(幽)：翘(宵)摇(宵)哓(宵)，《齐·载驱》的滔(幽)：儦(宵)敖(宵)，《七月》的葽(宵)：蜩(幽)等。还有幽侯两部合韵的，如在《诗经》中《大雅·文王有声》的欲(侯)：孝(幽)，《生民》的揄(侯)：蹂叟浮(幽)，《棫朴》的槱(幽)：趣(侯)，《小雅·白驹》的驹侯(侯)游(幽)，《采菽》的菽(侯)匊(幽)，《豳·东山》的蠋(侯)：宿(幽)等。因此暂拟幽部的元音为 *o，一则便于解释幽宵、幽侯合韵之故，二则便于解释后为 -u 韵之故，三则便于跟冬、沃陽入配合。这幽宵两部相押之字，三国时，幽部中的豪肴韵字，開始分離，而与宵部的豪肴韵字合流，到魏晋便形成《切韵》中豪肴韵字。西汉时，幽部字与侯部字相押也增加起来。这反映幽部中的尤韵字已有 -u 尾，而侯部字已并合韵尾合口，成为主要元音 u 了。同时圆唇舌根音受元音圆唇异化用影响，变成不圆唇的舌根音，如"九" kjok > kjəu，但如保留舌根圆唇成分的声母，则使元音圆唇异化分裂成 -i 尾，而入脂韵合口，如"轨" *-jog > juɛi。此外幽冬相配，在谐声中也有反映，如：曹(号)：慒(冬)，磙狳(肴)硓(豪)：农侬狳(冬)浓秾(锺)醲哝秾(江)等。

VI *ɔ 系

X）宵药类

27. 药部

一等 *ɔk　　^{p}襮 ^{b}犦 ^{l}泺 ^{g} 翯隺睢熇 ^{ʔ}沃鋈(沃合 uok)

^{p}暴曝曝 ^{l}乐爍泺铄 ^{ts} 凿鑿 ^{g}鹤骓 ^{ŋ}犨瞸 ^{x}熇(铎开 ɑk)

^{p}曝 $^{p'}$爆 ^{x}嚛(屋开 uk)

二等 *ɔ̆k　　^{p}驳爆莳 ^{b}雹礉 ^{m}眊藐邈 ^{t}卓穛倬 $^{t'}$逴踔 ^{d}濯擢嬥燿 ^{n}搦鰨 ^{l}荦 ^{ts}穛燋 ^{dz}丵浞灂 ^{s}箾矟 ^{k}较觷榷较搉 $^{k'}$毃塙确傕搉 ^{ŋ}乐 ^{g}皠 ^{x}嚣滈鹤 ^{ʔ}箹(觉开 o:k)

三等 *jɔk　　^{t}芍,焯勺酌灼 $^{t'}$卓,婥绰 ^{d}仢汋妁 ^{n}弱蒻溺 ^{l}栎铄 ^{ts}雀爵爝 ^{dz}嚼 ^{s}削,铄趯 ^{k}屩 $^{k'}$擎 ^{g}蹻 ^{r}藥爍 ^{ŋ}虐瘧 ^{x}謔 ^{ʔ}约药(药 jak)

四等 *ɔ̣k　　^{t}玓的驹 ^{t}趯藋 ^{d}翟耀糴籊 ^{n}愵溺休 ^{l}砾栎 ^{k}敫激鷘檄 $^{k'}$擊 ^{g}擻缴鰫菽(锡开 ek)

28. 宵部

一等 *ɔg　　^{p}暴 ^{p}麃 ^{b}瀑驝 ^{m}毛旄髦毹芼 ^{t}刀忉到菿 $^{t'}$饕叏㚏弢挑 ^{d}桃悼盗逃韬咷 ^{n}脑惱瑙 ^{l}劳涝撩潦痨獠轑 ^{ts}藻趮缲缫璪 ^{ts}操懆 ^{s}臊喿慅燥 ^{k}羔高膏稾缟杲 ^{ŋ}敖嗷獒遨傲 ^{x}蒿秏挠薧 ^{g}嚻号號豪鄗膋濠颢灏滈镐鰝皦 ^{ʔ}夭鴹芺(豪开 ɑu)

二等 *ɔ̆g　　^{p}爆豹 ^{m}皃猫貌緢 ^{t}嘮罩罩 $^{t'}$趠踔 ^{n}挠淖 ^{ts}摷叉爪璪 $^{ts'}$钞炒 ^{dz}巢勦樔 ^{s}筲梢箾稍娋巢 ^{k}孝教交鸡郊绞较校鷮 $^{k'}$骹敲鄗 ^{ŋ}謷鲛爻 ^{g}傚殽肴绪蛟洨效 ^{x}唬考 ^{ʔ}宵箹(肴 a:u)

三等 *jɔg　　^{p}标骠熛猋飚杓 $^{p'}$票飘鳔勡 ^{b}剽漂瓢膘 ^{m}眇䏚秒篎藐玅妙 ^{t}鼂朝,昭招沼盄诏照钊 $^{t'}$超,弨 ^{d}轺姚燿筄籥龠潮赵兆駣肇濯,韶招佋绍 ^{r}姚妖曜臛谣遥摇瑶陶歇遨繇媱 ^{n}荛饶挠蟯娆绕 ^{l}燎僚镣憭寮鹩 ^{ts}焦蕉噍燋鐎剿劋䕧醮爝 $^{ts'}$悄哨陗 ^{dz}谯樵噍诮 ^{s}宵消销小肖笑,少邶烧 $^{k'}$趫颞 ^{g}窯翘 ^{p}要葽约(宵开₂ B.jɛu A.jæu)

*jɔ̆g　　^{p}儦儦瀌镳表 $^{p'}$麃檦 ^{b}莩殍 ^{m}苗緢猫庙(廟) ^{k}乔覣骄蕎娇撟诉 $^{k'}$趫绣跻 ^{g}乔撟侨蟜轿 ^{x}藃枵敲歊獢嚣 ^{ɣ}鴞鄂 ^{ʔ}夭枖祆妖娱(宵开₂ B.jɛ:u)

四等 *ɔ̣g　　^{t}苕貂蛁弔迢祁钓 $^{t'}$跳佻越絩糶恌 ^{d}苕芀窕掉扚翟嬥 ^{n}娆臬嫋尿 ^{l}僚膋燎遼寮撩缭撩了料尥 ^{ts}朴 ^{s}箾 ^{k}浇骁臬皎缴憿皦鲛恔缴謷 $^{k'}$墽鄡窾擊 ^{ŋ}垚尧晓侥 ^{g}皛 ^{x}哓膮颢 ^{ʔ}幺邑窅窅窔(萧开 eu)

本类元音拟为 *ɔ，是根据它们变到中古来订的，如宵韵药韵的元音(ɛ.ɑ)与尤韵幽韵(ə.u)有异，宵部三等字入宵韵与药韵，幽部三等字入尤幽屋三韵，因此在上古音中不能认为宵、幽两部同一元音，但从上古幽宵、幽侯和宵侯合韵来看，宵部元音又应该是带圆唇的单元音，跟幽、侯相近而不相同，也跟幽部一样不是複元音。宵侯合韵的字，见《诗·小雅·常棣》的豆(侯)饫(宵)孺(侯)，即宵部"饫"字(三等合口鱼韵)跟侯部"豆、孺"(三等合口虞韵古通侯韵为开口的字和一、二等开口侯韵)等字合韵。再以《诗经》异文互证，如宵部"饫"字，异文作

"醧"见《文选·魏都赋注》、《诗·小雅·棠棣》"醧"在侯部。再从谐声系统中互谐的情况看，如：萧箫蟰橚潚飀摍(萧)绡(宵)啸歗鏽(啸)肃(屋)，小(小)肖綃诮峭哨俏(笑)箾(箫)宵消捎睄霄逍绡销硝蛸(宵)赵(小)削(药)。萧宵等韵的关系，原来是很密切的，后才分化。

本类只有阴声和入声两类，没有相配的阳声韵，可能 *ɔŋ 早就和 *-aŋ 相混了。

宵部元音的圆唇成分如果丢掉，还会影响三、四等的元音出现差异，至宵部分1、2类，虽然在谐声系统不大混，但有差别，故以元音松紧对立现象处理，或即它们的遗迹。

VII. *u 系

XI) 侯屋东类

29. 侯部

一等 *ug　^{p}仆裒 ^{m}懋楙柔戍瞀蔜 ^{t}兜篼斁媮窬歈揄酘斗抖鬥鬭侸咮噣斢 $^{t'}$媮鰏鸹婍 ^{d}頭投毀窬亶豆梪逗䩤脰郖竇裋 ^{n}羺擩涊槈耨鎒 ^{l}娄篓遱髅膢搂郰偻蝼塿镂屚漏陋陋 ^{ts}走奏诹陬掫 $^{ts'}$凑辏腠嗾蔟 ^{dz}鯫 ^{s}涑薮籔敕漱嗽 ^{k}句钩觏枸篝沟诟垢苟敂耈狗句冓构购媾彀縠縠 $^{k'}$彄口扣摳寇叩彀觳 ^{g} 矦喉猴厚後后郈候 ŋ 偶耦 ^{x} 㸸诟 ^{ʔ}区讴躯欧漚醧殴枢(侯开 u)

三等 *jug　^{p}付坿府荂 $^{p'}$怤拊赴趺仆孚 ^{b}鳬符泭附腐驸祔泭 ^{m}偞鍪鹜侮敄务鶩嵍 ^{t}诛株蛛邾柱驻咮壴尌，朱珠絑主宔麈注帱澍 $^{t'}$貙，枢桀姝殁 ^{d}偷趎逗厨蹰，茱殊洙铢兀殳竖裋树尌豰赎 ^{r}臾谀庾裕愁愈瘉愉榆楰 ^{n}臑儒襦濡懦醹乳臑孺 ^{ts}足诹 $^{ts'}$趣芻取雏 ^{dz}聚菆 ^{s}须頾需繻鑐须颡，输戍 ^{k}踽枸驹袧俱句袧绚蒟屦 $^{k'}$躯驱鮔区 ^{g}句雊鸲朐鼩姁绚斪窶具 ^{ŋ} 禺喁偶愚湡鰅隅遇寓 ^{x} 敂姁煦响酗 ^{ʔ}伛妪饫伛瓯(虞开 ju)

30. 屋部

一等 *uk　^{p} 卜鳪濮朴 $^{p'}$ 支扑墣 ^{b} 菐仆 ^{m} 木沐霂鶩鞪帑 ^{t}瞉啄 $^{t'}$秃 ^{d} 椟速读匵牍渎黩髑韣独 ^{l} 录禄趢娽簏鹿麓漉摝 ^{ts} 镞 $^{ts'}$ 棟蔟瘯 ^{dz} 族 ^{s} 速涑馃蔌槲遬 ^{k}谷穀穀珏 ^{k}彀哭 ^{g} 斛槲觳縠觳 ^{x} 嗀縠縠 ^{ʔ} 屋(屋开 uk)

二等 *ŭk　^{p}剥 $^{p'}$樸 ^{b}朴 ^{t}斵斀斲琢豥椓涿 ^{d} 濁镯 ^{ts} 捉 ^{dz} 鷟鷟足 ^{s} 数颗 ^{k}斛角桷 $^{k'}$ 声殼縠嗀 ^{g}确 ^{ŋ}鷟嶽岳頔 ^{ʔ} 喔握渥偓葬(觉开 o:k)

三等 *juk　^{t} 斸斸瘃，屬燭鸀趣蜀 $^{t'}$豖亍，觸歜 ^{n} 辱蓐鄏溽缛 ^{l} 箓逯绿録 ^{ts}足 $^{ts'}$諫促 ^{s}粟，束 ^{z} 薥续俗 ^{k}朞綦揭拳 $^{k'}$曲苗 ^{g}玉顼狱 ^{d}卖蠋，属，赎蜀欘，局 ^{r} 谷鹆欲浴裕(烛合 juok)

31. 东部

一等 *uŋ　^{p} 琫紺唪 ^{b} 蓬缝逢韸 ^{m} 冡蒙濛 ^{t} 东涷董蝀潼 $^{t'}$恫通痛 ^{d} 童同潼桐洞筩动 ^{n} 浓 ^{l} 笼龑弄庞 ^{ts} 㚇葼猣熜总 $^{ts'}$ 悤聪聰 ^{dz} 叢藂 ^{s}送 ^{k} 工攻功釭公贡 $^{k'}$ 空控孔 ^{x} 烘 ^{g} 讧㼦(鸿)红虹鸿供洪澒閧 ^{ʔ} 翁蓊瓮滃(东开 uŋ)

二等 *ŭŋ　^{p} 邦龐蚌 ^{m} 尨駹浝 $^{t'}$ 惷 ^{d} 撞橦 $^{ts'}$ 囱窗窻摐 ^{s} 双傻 ^{k} 江杠虹讲 ^{k} 腔控 ^{g} 项缸幢閧巷(江开 o:ŋ)

三等 *juŋ　　^{p}封葑 $^{p'}$绛漨蠭 ^{b}夆逢缝奉 ^{t}冢，钟舡伀踵腫衝 $^{t'}$佣惷宠，[illegible]fsmiled熥幢 ^{d}重种缍穠 ^{r}庸甬墉镛鳙踊俑用 ^{n}聳茸鞾冗甗軵酕 ^{l}龙笼巃壟 ^{ts}從纵樅縱縦蜙鏦 $^{ts'}$樅 ^{dz}从従 ^{s}蜙慫竦，舂惷 ^{k}龏龔共供恭巩鞏廾拱供龚 $^{k'}$恐銎 ^{r}容溶榕颂搈鰫 ^{g}蛩邛 ^{ŋ}喁顒鰅 ^{x}凶匈讻汹凶 ^{ʔ}邕雝饔罋癰拥（钟合 juoŋ）

本类元音订为 *u，清代江有诰在《复王石臞先生书》说："东每与阳通，冬每与蒸侵合，此东冬之界限也"。按冬部与东部主要元音不同，后才相混，冬部与侵部是旁转，也不能合并，幽部与宵部不同，应有对转的冬部，故东冬应分立。在《诗经》冬东合韵也不多见，如《周颂·小毖》的蜂（东）：蟲（冬），《邶·旄丘》的戎（冬）：东同（东）。至东阳相通，《诗经》两部通押的现象也不多见，到汉代渐多，在《淮南子》，《陆贾新语》中较为常见。此外在《诗经》中又有侯部"庾穀附侮"等字（即《切韵》一二等开口侯韵之字和三等合口虞韵古通侯韵为开口的字）跟鱼部"石稼祃"等字（即《切韵》三等开口麻韵古通鱼韵的字和二等开口麻韵古通模韵的字）合韵。《诗经》东阳两部合韵的字，即东部"邦"字（二等江韵开口字）合韵"疆皇"（三等开口阳韵字和一等庚韵合口字）字。《诗经》异文互证则有东部"逢"字，异文作"洋"，见《淮南子》引《大雅·灵台》，洋在阳部。

本类到《切韵》时代侯部没有二等韵，反映这部没有松紧元音对立现象。

本类入声和阴声字与幽冬两部的入声阳声字，都变入中古东冬钟江的系统，东一等和东三等同元音，冬和锺同元音。

三　跋语

汉语上古音这个名称，内涵比较广泛，从其研究资料来看，主要是谐声字和以《诗经》为主的先秦典籍中的韵语，还有经传异文和假借等。就其时代来说，只能反映春秋战国时代的语音系统。因此，称为周秦古音较妥。

汉语上古音的研究，导源于宋，盛于清季，而发展于现代。昔贤对周秦古音的声纽、韵部、读音和通转，大体辨其源流，明其条理，而近年以来，由于理论指导日新，研究方法日巧，审音工具日精，参证材料日富，自必有进一步的探索和创获。

汉语上古音研究的历程，显示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就其成就来说，大体可分：

（一）理解古今音异

汉唐儒生早知古今音异之理，如郑玄笺《毛诗》云："古声填寘尘同"。刘熙《释名》所称"古者曰车，声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等皆是。到了宋代吴棫、郑庠始著专书以明古音，不过他们专据《广韵》以求其合，不知析《广韵》以求其分，取材杂冗，漫无断限，不明古本音，强今就古，是其缺点。一直到明代陈第始著《毛诗古音考》和《屈宋古音义》，始知考证古音，以本证、旁证推求音读通则，事例秩然，惜未明古韵部居，后至清代学者始继成之。

（二）考证上古声类

清代诸古音名家，多集中精力于《诗经》韵语等的整理，以及《说文》谐声字的互谐研究，

故其成就在周秦古韵分部。而对上古声类的考证,成绩远远在韵类之下,只有钱大昕在其所著的《潜研堂文集》和《十驾斋养新录》中,有几条古声母的考证。如以为伏羲即庖羲,扶服即匍匐,纷读豳,繁读婆等,证明轻唇音与重唇音古代不分;又以赵读如拥,直读如蹇,专读如耑等,创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之说。此后但有近人章太炎与曾运乾续有所创获。章太炎有《古音娘日二母归泥说》,曾运乾有《喻母古读考》,以为喻四为定,喻三读匣。此等证据确凿,现象明显,可资采纳。不过他们在解说方面,尚有不够准确之处。此外章太炎还订了一个纽目表,其门人黄侃又有所谓古本纽十九之说。这是他们对周秦声类系统的考证。这十九声纽虽然有臆断之处,缺乏有力的证据,但它们在谐声系统中独自谐声的能力较强,在声韵结合关系上,又都能和一、四等韵相结合,而且多数保存于现代方言中,可作为研究并考证上古声类的起点。

清代和近人章、曾、黄等人考证周秦声类未能充分运用资料,既没有对假借,异文,读若进行通盘的汇集和整理,显示其真正的价值,又没有对《说文》谐声按照本声母自谐,本组声母互谐,单纯声母和颚化声母互谐,邻组声母互谐,以及互谐声母反映复辅音的存在等严整的规律,进行全面微密的分析。这直到高本汉才发现《说文》谐声字对声母的研究可以媲美于《诗经》韵语,从而把古声母的轮廓都大致推测出来了。后来,董同和,周法高诸人通过谐声系统,对声韵母的研究都有创获,特别是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中,用严格的方法去解释谐声字,创立两条原则,用以考察近人对上古声母的拟测,使上古声类及其音值的研究,面目一新,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我们也曾通过谐声字互谐条例发现大量二合甚至三合复辅音声母。但还有许多现象不好解释,很有必要深人发掘遗留在谐声系统中的原始沉淀成分,配合汉藏语系的语音沿革条例,必可得新的结论。

(三) 划分上古韵部

《诗经》韵脚是清人研究古韵部划分的凭藉,清人古韵部研究的发展,实际是《诗经》押韵的认识史。从这点说,可有三部代表作:

第一,开道,顾炎武的《诗本音》开辟了古韵研究的正道。

第二,定模,段玉裁的《诗经分十七部表》,奠定了古韵分部的规模。

第三,具备,江有诰的《诗经韵读》,具备了古韵分部的大体。

这三部著作实际代表了古韵学史的三个里程。

从清代到近人各家分部,各有不同,互具特色,大抵愈分愈密,愈能合理解释演变成为中古音甚至现代方言。

清代以来古音学家象顾炎武、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朱骏声、章太炎诸人偏重考古,主要对周秦语音资料进行客观的分析和综合,涉及音理较少。而江永、戴震、黄侃诸人偏重审音,往往以等韵结构体系证成其说、而使人声独立成部,分成阴阳入三类,这从结构规律说是合理的,故所分韵部较多。其中以江有诰适中,考古审音兼顾并重,因而为后来研究上古音者所宗。上述各家,都各有其独到之处。他们往往历数十年而后成书,对古音韵部,或分或合,一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比较各家异同,足以启示考证古韵部应以声旁区分配合

《诗经》押韵为主要标准。其有依《诗经》用韵当属此部,依《说文》谐声当入彼部者,则以《诗》韵为准。如《诗经》不入韵之字,依谐声偏旁当属此部,依《广韵》当入彼部,则以谐声偏旁为准,例外者则以合韵合调处理,并尽可能考察其古本音。但各家归字,颇有差异。其原因不外一是对《诗经》韵脚是否押韵,以及对《诗经》异文认识尚未统一;二是只顾《诗经》押韵的情况,而不顾音变的规则;三是某些韵类在转变中,因而出现不规则的地方;四是脂、微,支等部分字,诸家不统一,再加上离析《广韵》未能尽量运用,或因为一,二字发生纠葛,分合未妥。他们之间,往往一字之争,所关颇大。我们应看其主要倾向,不可以一刀切。出现例外是正常现象,但要找出其原由。这样,各韵部归字问题,今后还有商権的余地。

上古韵部划分的研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还是从顾炎武开始。他的特点是:第一能离析《广韵》一韵的字,分别归入上古不同的韵部;第二把入声字分别跟阴声字放在同部,因为入声字在周秦常与阴声字押韵。不过他所著的《唐韵正》据先秦古韵以改正《切韵》,以为后代韵书与古人用韵不合的地方就是后人错了的看法,未免有强今就古之嫌。继顾氏之后,研究古韵划分的人很多,其中贡献较大的有:江永,增订顾氏所分古韵为十三部,把鱼部从侯部分出是正确的。段玉裁增订顾、江二人所分古韵为十七部。他分别建立支,脂、之三部,并立谐声说以及古本韵、古合韵之论,本末分明,实为创见,同时重排韵部次序以及对声调的认识,都有可取之处。孔广森订为十八部,他分立东、冬二部,并创阴阳对转之说,是其贡献。王念孙的特点:一是把至部独立,即以至霁两部及入声质栉黠屑薛五韵的部分字立为一部;二是增立冬部,实共分二十二部。江有诰成就最大。他总结前人成果,树立体系。特别所提古人实有四声,其调值与后人不同是正确的,近人黄侃又有二十八部之说,自称所立各部皆来自前人。他把入声字从阴声韵中抽出独立成部,似师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特立分部。专收入声字之意。

寻绎古韵分部进展的原因,有:

1,不仅知据《广韵》以求其合,还能继续离析《广韵》以求其分。如江永把先韵字分开,一部分跟寒、桓等韵的字为一部,另一部分则与痕、魂等韵的字为一部,这是正确的。

2,对《诗经》押韵格律有较进一步的认识。如段玉裁创立著名的支、脂、之三部,孔广森分东、冬两部,都是从韵例精分得出来的。

3,运用谐声声符归字的功用显著。不仅可与《诗经》押韵互证,增加古韵分部的可靠性,而且以声符为纲,可网罗不见《诗经》押韵而曾在先秦文献出现的字,从而可补充韵字,并能纠正欠妥之处,如江有诰改订段玉裁入声各韵的分配,就是利用谐声系统判定的。

4,使用上古音韵结构规律以解决少数例外押韵的纠葛。如戴震、王念孙、江有诰三人把祭泰夬废曷末黠鎋薛月屑诸韵的字,从段玉裁第十五部分出,就是发觉它们只有去入声。

5,明确部与部之间的界限以消除一些例外押韵的障碍。如段玉裁真文之分,孔广森东冬之分,前人颇有争议,江有诰则说:"段氏之分真文,孔氏之分东冬,有诰初亦不信。细细绎之,真与耕通用为多,文与元合用较广,此真文之界限也,东每与阳通,冬每与蒸通,此东冬限也"。从此,这两部的划分,就为大家所接受。

6.订立古韵分部的次序。从段玉裁开始，才完全摆脱《广韵》始东终乏的次序，而依上古韵关系的疏密排列。段玉裁《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中所提出的"音近"，实际就是指两部间存在例外谐声或押韵现象，与江有诰的"合用""通用"或"通"同一个意义。段氏又称为古合韵。后来王念孙、江有诰诸人分部更精，部次排列亦较妥当，特别是夏炘《二十二部诗韵字表》足资楷模。

古韵分部工作，到了王念孙、江有诰诸人，可以说大体完成，故为近代各方所遵用。本表采用罗常培、周祖谟两先生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中所立的三十一部表，其特点即把阴声韵和入声韵分开，并分微(微灰咍三韵和脂皆两韵合口)脂(脂皆两韵开口和齐韵开口)，共得三十一部。这是经过许多学者长期考订，从考古审音两方面所得比较令人满意，可以接受的成果。不过上古没有韵书，诗文押韵本乎自然，周秦韵语，时间和地域应有差异，划分韵部，自难绝对分开，因此，从段玉裁起一方面根据《诗经》押韵和《说文》谐声的一般倾向划分韵部；一方面允许承认"合韵"或"通韵"的存在。这"合韵"或"通韵"现象，实指例外不同的押韵现象，有人甚至根据合韵相邻之部以作排列先后的次序。本表虽制于诸贤伟著之后，但诸贤分部归字有未尽同者，《诗经》韵语与《说文》谐声有歧异者，所从得声之字有疑问者，有谓非最初声符者，有谓不入韵者，有参证古文字形体出现歧异者，致影响开合，洪细和声调产生歧异，本表均尽可能一一釐定，其实难以统一或判别者存疑。当然，关于古声纽的系统如何？古韵合为一部的，其演变后来韵类的具体变化规律如何？古音中去声与入声相押相谐者应以入属去，还是以去属入？古声调系统如何？这些重大问题，还要继续深入研究。至于上古音研究，前人多仅知纸上分类而不知其音读，只能列举现象，而不能解释现象，则当于构拟音节中求之。

(四) 构拟周秦音值

传统研治周秦古音的学者，多精于考证，而疏于审音。从吴棫直到顾炎武、江有诰虽以直音标注古读，而弃侈正变，尚多可议。段玉裁分支脂之三部，证据确凿，铁案难移，惜至死犹未窥其机倪。其后，章太炎二十三部音准，析正音变音之分。黄季刚二十八部考求古本韵，借以辨其等呼，孰本孰变。至钱玄同始参考古今各家学说，杂采方言译语为证，以国际音标构拟二十八部的读音，并标注古声十九纽的读法。

自从1923年俄人钢和泰发表《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后，我国汪荣宝继之作《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他认为韵文及偏旁的的功用，至考见古今韵分部的异同为止，若古某部当读某音，其与今读的差别如何，唯有一就外国古来传述的中国语而观其切音如何；二就中国古来译音的外国语而反求原语发音，于是得出结论："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 a 音，不读 o 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之字，亦皆读 a 音，不读 u 或 ü 音。"从而引起一场大辩论。参与者有章太炎、徐震、唐钺、林语堂等人。这是上古音研究一个大变动。汪氏考证古韵读音的方法，实为审音上一大贡献。

真正构拟古代音值的，应该说从高本汉方正式开端。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对《切韵》音系的拟音，始得一完整体系。从而使中西学者进而企图构拟周秦古音。高本汉在《分析字

典》序论中首先提出谐声字的原则后，接着指出在上古音中，有若干失去的声母或韵尾辅音。其后西门华德的《古汉语韵尾辅音的拟测》以及胡适《入声考》相继发表，都说是上古一部分阴声韵原有韵尾辅音。往后林语堂作《支脂之三部古读考》；李方桂作《切韵 â 的来源》；高本汉作《诗经研究》以驳林、李；李方桂作《论东冬屋沃的上古音》以答高难。高氏更作《汉语词类》；李氏作《再论东冬屋沃的上古音》。辩论的中心，乃自韵尾辅音移于主要元音，而对周秦古韵的构拟，经此研析，渐得端倪。这是上古音研究一个大进步，高本汉和李方桂之功实不可没。

继而高本汉续作《Grammata》，董同和作《上古音韵表稿》，王力作《汉语史稿》，李方桂作《上古音研究》，周法高作《论上古音》和《论上古音和切韵音》，张琨作《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等，对上古音的构拟始具规模，在原则或技术处理上虽有歧异，但大体有渐趋一致的倾向。当然，许多问题还得不到满意的解释，这要等待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成果，才能给予解答。李方桂先生说得好："将来大部分汉语历史问题，还得靠跟别的语言象西藏话，缅甸话及境内少数民族语言如彝语来比较。希望将来各种比较的研究跟汉语的研究，能够凑合到一块去，可以把各方面的问题美满解释"(见在香港讲演的《中国上古音声母问题》)。

从上古音研究的发展情况说，首先是音类研究。如把《诗经》互相押韵的字归立韵部，又把《说文》谐声按同声符原则归属一部，更从古韵和《切韵》系统的分合上求出两者不同的音类。虽然至今还有不少枝节问题要继续解决，但音类分立越来越细而且精，格局已经奠定。其次是音值研究，从高本汉开始利用语音符号构拟上古音，比过去只用韵部，声类等的区分法要详密得多。这是汉语音韵学史上一个大进步。虽然各家看法还有分歧，但大体有渐趋一致的倾向。现在就要汲取各家之长，综合起来提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体系，而能解释各种分歧现象，满足各方的要求。再其次比较研究。上古音研究存在的问题，都要进行汉语和同系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这是今后发展上古音研究一条必由大路。当前只是尝试，应用少数比较可靠的例子拿来作上古音的印证，进一步就要通过复杂的语音变化，进行观察，发现其同源性，从而能够说明从原始汉藏语到现在各个语族各种语言演变的途径、条件和形式，这犹待大家共同努力。

在这里，谨将汉语音韵学研究当前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一)音节结构

关于古代音节结构的组成似乎只要把构拟的声母和韵母相拼就可以了。其实在原始汉语或上古汉语中，这是有关音节型式的原则问题，跟声母和韵母的构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前提问题。古代汉语音系的是否繁复或简单，取决于词汇因素和语法因素的性质类型在一定程度上所决定的音节结构而来的。在汉藏语系各语言中，其音节结构，据现保留较古面貌的藏、羌、嘉戎等语的语词来看，有形式长、音位数量多，同音词少的特点。主要由于每个音节有着构词构形作用的复辅音声母和韵尾，相当于一般所谓词头(Prefix)和词尾(Suffix)。自从音节结构简化，同音词增多，向复音词方向发展，便出现语词音节形式短，音位数量大的

现象，而转化以词序和虚词为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这反映各亲属语言在古代都似应具有丰富多采的形态变化,以为构词或构形的重要手段。因此,就不能不考虑要从形态音韵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古代汉语也具有复辅音声母和韵尾所形成音节结构形式长、音位多的状态特点。传统的音韵学家一般都认为周秦古音音系简单，音位数量较少，音节结构不那么繁复。现在从有同源关系的亲属语言的发展来看,它们的较古面貌的音节结构是繁复的,往后由于语法手段的转化，才使音节结构趋向简化。这种简化只是表达方式的转化，而不是后退。我们从周秦古音开端来看汉语音韵沿革，总的趋向是简化，其中音位都在不断的简缩或消失,同时又和增添或分化辩证地发展着。当然,构拟古代音节结构，不能脱离后代的变化发展，要看古代怎样演变成中古时代复杂的辅音声母、介音、元音、尾音以及声调的体制，能不能科学地解释它们的历史联系性和各种分歧现象，合理地满足各方面所提问题的合理解答。那种把上古声母的单辅音搞成跟中古音几乎相等，或把上古韵部搞成跟中古那样复杂,我们认为都是难于接受的,因而需要进一步探索古代音节结构的类型问题，对各家构拟的体系,有所修正。

（二）声母

汉语有无复辅音声母,好象成为汉语音韵构拟上的疑难问题。其实,在现代汉语方言里就保存着古复辅音声母的遗迹,除山西文水话保存比较多外,太原话的反语骈词也反映有复辅音声母的迹象,如:

薄浪　Pəʔ laŋˋ—→棒 paŋˊ
模棒　mʔ ˏləŋ—→蒙 ˏməŋ
得料　teʔ liauˋ—→吊 tiauˊ
突奕　thuəʔ ˏluəm—→团 ˏthuan
疙滥　keʔ ˏlan—→杆 ˏkan
窟窿　khuəʔ ˏluŋ—→孔 ˏkhuŋ
黑浪　xəʔ ˏlang—→巷 ˏxang

(上例见赵秉璇«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山西语言学会 1980 年年会论文)。其次在汉藏语系的同源词或者借词中也常反映有复辅音声母。如:羌语麻窝的“二”读 ɣnə,“九”读 rguə;藏语安多方言拉卜楞话的“这”读 ndə,“耆(老)”读 ɦge;道孚话的“五”读 lŋa,“颈”读 ske; 彝语的“地”读 ndi˧,“饱”读 mbu̠˦;川滇黔苗语的“歌”读 ŋkou², “富”读 mpo⁴; 布努瑶话的“袜”读 mpa⁴,“打”读 ntɤu⁸;水语的“香”读 ⁿdaŋ¹,“比”读 ᵐbieŋ⁵ 等。又如壮语至今有的方言还有复辅音声母的 pl- ml- kl- 等,有些与汉语有关的词,汉语念 p- m- k- 声母,而壮语则分别念 pl- ml- kl-。

在古汉语中,高本汉在他所著的«谐声说»一文中,即已提出复声母问题,其后林语堂、董同和、陈独秀诸人皆有论述,面以李方桂、周法高讨论较详。我并已构拟二合,三合甚至四合的复辅音声母体系。这都是主要依据谐声系统不合常谐的异常现象，得出了一系列的复辅音声母。由于谐声字数量多，异常的谐声也繁，因面出现的复辅音类型也多。在汉藏语系

中各种语言普遍不同程度地具有构词构形作用的复辅音声母，是各亲属语言共同的本质属性的现象。因此构拟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除单辅音外，还必须建立复辅音声母结构的体系。也只有建立复辅音声母结构的体系，才便于解释谐声系统错综复杂的互谐情况及其演变成为中古音的所以然。如中古三等审(书)纽字来源是很复杂的。它和舌尖塞音互谐，因而可构拟为 *stj-，它又和日母互谐，因而可构拟为 *hnj-，它又跟舌根音互谐，因而又可构拟为 *skj-；它们是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演变成为中古的ɕ-。当然，构拟原始或上古复辅音声母是个复杂的问题，象二合复辅音声母的第一和第二成分，有时可以颠倒互易，也可自成类型，常常因为缺乏例证，很难判断谁是谁非。这只有等待我们从事汉藏语系比较和汉语语源研究有了基础以后，才可能有合理的解决。当前只好从实际资料出发，在构拟古汉语语词的具体读音时，凡有复辅音声母的都标志出来，否则唯有光标单辅音声母。须知有了复辅音声母的构拟，不仅可以解释谐声系统的种种异常谐声现象，还可以说明古汉语中的音变，特别是许多稀奇古怪的又音以及形体，训诂等的许多疑难问题，而且便于寻找汉藏语系的同源词，组成对应关系，建立原始型。我们对上古或者更恰当一点说原始汉语的复辅音，经过全盘的整理和汇集，虽有一个基本间架。但还要充实证据，如除谐声和联绵词外，现还收集到大量又音和汉藏语系中民族语借用汉语具有复辅音声母的借词或同源词，将使每个复辅音声母所构拟的音值，一方面要能合乎谐声、假借、异文以及民族语言的汉语借词或同源词的要求，一方面还要适宜于解释又音以及如何变成中古音声母的。这样，尽可能避免用形式主义的逻辑推论方法得出来的嫌疑，作到更科学可靠一些。

在中古声母系统中，三等韵的声母如正齿音照系字只有在介音 -j- 前出现，分配特殊并有限制，它们不是上古原有的声母，来源很复杂，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化出来的，有的是从复辅音声母转化出来的新的声母。在要求上下贯通的原则下，这还得作进一步的探明。在汉语声母演变的过程中，声母的颚化现象，推动着声母的变化并产生新的声母。如知、庄、章等组的产生是符合这一总的规律的。不过要研究汉语音韵沿革的颚化现象及其后果，必须具备时间观念，注意到各个时代的音韵系统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如《切韵》反切大致沿袭魏晋六朝之旧，跟慧琳音义、守温残卷、《韵镜》、《七音略》等本属不同时期的产物，其音之相凿枘者，处处可见。按韵图以审中古读音，惟《韵镜》、《七音略》足以当之。研究中古音的声类系统特别要注意声韵结合能力，即声、韵、调配合的结构规律，如庄初床疏知彻澄娘八母能与二等三等韵母相结合，非敷奉微照穿船日审禅等十一母只能和三等韵相结合，邪喻两母只能和三等韵结合。汉语音韵沿革不同时代的声母有分有合，声母数字当然也要起变化，但是和韵母声调结合却有稳定性和规律性。研究汉语声母系统，应当重视和合理利用这严整的音系结构规律。

最后就是声母在汉藏语系包括现代汉语方言出现情况，特别是通过现代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可以拟测出它较早的声母系统，它是应该可以和历史声母系统相衔接的。在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声母虽然不尽相同，但如 p pʻ m, t tʻ l n, ts tsʻ s, k kʻ ŋ x ʔ 等声母却是多数方言所共同具备的。如果再补充几个浊声母如 b g dz ɣ 等，那就成为唐末以前大多

数方言共同具有的声母了。

(三) 介音

汉语音韵沿革中颚化介音的有无和合口呼的性质问题。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和壮侗语来看,一般是没有介音的,纵然个别语言或方言出现的话,那也是后来现象,原来是没有介音的。藏缅语族各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单元音丰富,且多音位变体转化为价值音位,复合元音很少,几乎没有介音。在壮侗语中象仫佬语的韵母中出现介音是同语族语言较为突出的现象,可是这些带介音的韵母绝大多数是汉语借词。介音产生的来源不外是:由声母的颚化或圆唇化所引起,由单元音复合音化所产生和由于复辅音声母消变而转化。在古汉语阴阳入相承的谐声字里,我们看不出有 -i- 介音的迹象,且在今广州话中亦未出现 -i- 介音。-i- 介音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三等韵声母发音部位后移,容易产生颚化现象,于是在声母和韵母之间可能出现两栖性的 *-j-,往后才演变为元音性的 -i- 介音。这就是中古《切韵》时代 -i- 介音的来源。四等韵字在周秦时代也是没有 -i- 介音的,这在现代闽方言中犹然。

至于合口介音的性质,从谐声系统开合互谐的现象来看,周秦时代只有出现在牙喉音后面,跟声母结合得很紧,从属于声母圆唇化的轻微的 *-w- 音。它是受声母的圆唇化影响而产生的过渡音,也可能由复辅音声母的第二组成部分演化而来。这跟元音性的合口 -u- 介音有所区别。正因为它带有两栖性,所以到中古《切韵》时代发展成为元音性的合口 -u- 介音,它是由声母调节或补偿作用而扩大的。

关于周秦音韵首介音的拟音,各家意见不一,李方桂认为上古韵母有主要出现在二等字的 *-r- 和出现在三等字的 *-j- 两个介音。由于它们对声母和元音产生影响,因而演变成为《切韵》较复杂的声母和元音系统。他认为上古没有合口介音,但构拟了一套带 -w- 的圆唇舌根音声母 *kw- *khw-*ŋw- *hw-。《切韵》时代合口介音的 -u-(独立合口韵)或 -w-(开合同韵)大体是从圆唇舌根声母或者是在唇音后头出现以及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如微部谆部的古齿音等。在周秦古音中介音构拟最多的是周法高。他假定有 r、ri(以上二等韵)j、ji、i(以上三等韵)e(四等韵)六种介音。每种介音都可以再加上圆唇符号 w,因而可简化元音系统,而仅构拟 ə、a、e 三个主要元音。处理比较妥当的是张琨,他仅构拟了一个 -u- 介音、未拟 -i- 介音。这样看来,各家所构拟的周秦介音中,似有虚设性的,尚有待人们去认可。

(四) 主要元音

现代汉藏语系丰富多采的韵母结构体系告诉人们:

第一,元音是各种韵母结构类型或音节结构类型的最基本要素。

第二,凡韵母或音节结构越是繁复多样,基本元音音位的数量往往也就越少,反之凡是保持单元音的韵母结构体系,基本元音音位数量往往越多。

第三,元音发展的趋势是由少而多。

第四,基本元音常因舌、唇位的变动或者辅音韵尾消失之影响而发生变异。

第五,在元音分松紧或长短的语言或方言中,这种对立一般趋向消失,有紧元音松化或短元音长化的趋势。

第六，在现代汉藏语系中，彝语、景颇语、哈尼语和普米语等都有松紧元音的对立，以区别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壮侗语族，谣语勉话，藏语卫藏方言，康方言和汉语粤方言的广州话都有长短元音的对立以区别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因此人们不难设想从原始汉藏语发展到现代汉藏语的元音演化过程是基本元音分化成为松紧对立，转化而为长短对立，而后趋向消失，这其间当然经过了不少复杂曲折的道路，甚至出现过一些过渡形态。如缅语仰光话元音虽不以长短或松紧区分元音音位，但调值却跟元音的松紧和长短都有关。它的声调各分舒声和促声。舒声的元音松而长，促声的元音紧而短，元音的松紧和长短都相当显著，只是不区分音位，这种现象正好说明元音是可以由松紧转化为长短的。

关于周秦韵母主要元音的拟音问题，大体是依据《诗经》押韵和《说文》谐声，参照中古元音系统来拟定的，涉及现代汉语方言和有亲属关系的民族语言的实际读音之处还不多见。高本汉所构拟的元音系统，高达十五个之多；董同和则更复杂化，这很难令人相信周秦古音有这样多的元音。周法高因构拟了一套复杂的介音系统，故其元音简约到 a、ə、e 三个就够用了。张琨则拟测有 i、u、ə、a 四个元音，配合元音性的 -u- 介音和尾音，似亦顺理成章，惟所拟复合元音高达二十多个，似嫌过繁。李方桂拟有四个单元音 i、u、ə、a，可以解释中古韵母的一大部分的来源，但他为了解释四等韵及其它少数韵的来源，又拟了三个复合元音。看起来，李方桂的学说，较为适中，持论亦较当，但有两个前提问题要考虑如何解答。

一是构拟周秦古韵母的元音不宜过少或过多，并考虑有无松紧对立的现象。元音的发展是由少而多，由正则到变体的。在汉藏语系中，凡复辅音声母或韵尾兼备的音节结构的语言中，其基本元音音位数量则少，如古藏文只有 i、e、a、o、u 五个，现代汉藏语系的共同基本元音也不过 i、e、ə、a、o、ɔ、u 七个。因此构拟周秦元音系统，似宜以此为指标，则可不必构拟复元音。李方桂认为同一韵部不能分元音松紧或长短，否则会影响互相押韵。其实，押韵者决不如描写语音，订立音位的严格。元音分松紧或长短，决不会影响《诗经》，《楚辞》等先秦古籍的押韵常例。

二是有无复合元音的问题。从现代汉藏语系藏缅、壮侗两个语族来看，单元音比较丰富，复合元音很少，一般是没有元音性的介音和尾音。元音性介音的产生不外是由声母的颚化、圆唇化、元音分裂、过渡流音或由单元音复合化所引起。而元音性尾音则由韵尾辅音的消变所演化，从而导致复合元音的产生。我们如果还认为在周秦没有出现带元音性的介音和尾音，自然也就不存在有复合元音的问题。为了保持周秦单元音的韵母体系，如果把李方桂所拟幽、宵、冬等部的舌根圆唇尾音，改用 *o、*ɔ 两个元音，既可表明这些部元音的性质，也可显示它们带有圆唇的意味，它们还可以分裂成中古复元音。这样，更便于和演化成的中古韵母系统挂钩。

（五）韵尾辅音

汉藏语系发展到现在，各民族语言保留韵尾辅音的状态极不平衡，其中最繁复的莫过于羌语和嘉戎语。羌语北部方言有单辅音韵尾 22 个，复辅音韵尾 22 个。嘉戎语在构词上有单辅音韵尾共 9 个，其中 -p -k -m -ŋ 都可末加 s，合计 13 个；在构形方面有 23 个。瑶语

和现代汉语鼻尾 -m 和塞尾 -p -t -k 都在逐渐消失。象彝语那样变成单元音性的韵母结构体系，根本没有韵尾辅音，那显然不是原始词根语的面貌。在古藏文有十个后置字母和由后置字母构成的复辅韵尾 -nd -sd -ld -gs -ŋs -bs -ms，共有 17 个，可是在现代藏语各方言中亦已大部分消失。其原因是构词或构形手段有所转化。辅音韵尾处于音节末端，发音轻微，容易脱落，而消失演化。这当然经过了长期曲折的简化过程。

韵尾辅音的消变途径从汉藏语系来看，有：

1）导致元音的增加和复元音的产生；

2）鼻音韵尾失落演化为鼻化元音；

3）塞音韵尾失落演化为 -ʔ 尾或元音韵尾；

4）复辅音韵尾演化为单辅音韵尾；

5）导致调类的变化或增加；

关于汉语韵尾辅音的性质，结构和类型问题，一向争论最多，意见亦最分歧的是周秦时代的韵尾问题。形成这种情况是由于谐声互谐和《诗经》押韵错综复杂，不易处理。而有关韵尾资料，皆经汉代经师转手，时地划分都感到困难，而古方言直证的资料，则更不易找到。

至于周秦古音韵尾辅音的拟音，首先一个问题是阴声韵有无韵尾辅音。高本汉、董同和、李方桂、周法高、张琨诸人大体皆倾向于有 *-b *-d *-g *-r 的存在，以与入声韵的 *-p *-t *-k 相配。这是到《切韵》时代已经失掉，据谐声系统可以添补的韵尾。因有标示阴声韵作用，似不必斤斤辨其是否清浊，如此，则周秦古音音节结构则是属 C+V+C(辅声+元音+辅音）的类型。仅对歌部字有无辅尾略有不同意见。现在从《诗经》押韵和谐声痕迹，还难以否定周秦阴声韵尾辅音的存在。其次是周秦阴声 *-b 尾失落较 *-d *-g 为早。《诗经》韵语已不见缉叶等部收 *-p 尾的字跟收 *-b 尾的字相押的现象，但《诗经》中收 *-p 入声字有跟收 *-d 尾押韵的，如入、立、执等字，从谐声系统看，内和纳、位和立，絷和执，不仅互谐，且有语源上的关系。可见周秦古音期中，早期存在的 *b 尾后变为 *-d 尾了。再其次是周秦古音中有无复合韵尾辅音的问题。李方桂认为有复辅音韵尾的可能，如 *-ms *-gs *-ks 等。这固然有待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作出重要的贡献，但对于周秦古音韵尾的构拟，自不能忽视羌语和嘉戎语丰富的复辅音韵尾的类型现象。事实上我们从古汉语文献资料中发现带 *-s 尾的复辅音韵尾相当普遍存在，它们可能大部是音节弱化的结果，即在构词构形中，成音节的词素或形素，由于语音演变的关系，逐渐脱落其韵母，缀于前一音节末尾，成为前一音节的复合辅音韵尾。现在，我们还可以从现代汉语方言不同沉淀成分的遗留中，发现大量的 *-s 尾存在。最后就是李方桂构拟的圆唇舌根韵尾 *-gw *-kw *-ŋw 是为了便于解释中古音韵尾收 -u 的字，如宵部、幽部、冬部等与之相配，这三部如果能从元音音质上赋予圆唇化，似可不必画蛇添足。总之韵尾辅音问题还必须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六）声调

探索周秦古音的调类和调值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从汉藏语系的现代藏语和羌语各方言分有无声调对比来看，汉语的声调也是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多面少的。对汉语声调怎样

产生的有三种设想:

一是由声母清浊的影响而产生。这由于清声母读得高些,浊声母读得低些。可这高低的差别只是伴随现象,在声母清浊对立消失后,声调高低便转化成为主要特征,由习惯调变为音位调,如此就形成高低二调系统,即所谓阴阳调或单双调。当前,我们对汉语与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各语言的比较研究,探求对应规律和同源词,找到一个最好的标准,那就是首先观察声调是否相同,在声调相同的前提下,再求声母和韵母的对应规律。

二是由元音松紧或长短的影响而产生。这由于紧元音读得高一点,松元音读得低一点。开头这高低也是伴随现象,后来松紧对立消失,便产生了独立的声调。从声调的性质说,既表示全音节的高低升降,就不能忽视元音分松紧或长短的影响。

三是由于声母的简化,前缀音的消失和复合韵尾的简化的影响而产生。李方桂认为《诗经》以前四声的分别可能是由于韵尾辅音不同而发生的。《诗经》用韵恐不反映周秦有声调,还是有不同的韵尾。所谓同调的字是有同样的韵尾辅音,不同调的字有不同的韵尾辅音。由于不同的韵尾失落或保存而成后来的平上去入。他以为汉语的声调是受一个词的韵尾辅音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辅音可以给我们上声,另外一种辅音可以给我们去声。古汉语或者原始汉语是没有声调的,后来因为辅音丢掉了,影响到元音,因而产生声调。

汉语声调的产生有上述三种设想,除第一种外,其它两种还不能充分予以证实。周秦古音的声调究竟如何,只能靠《诗经》押韵来分析和综合。从《诗经》押韵看,大体平上去入同类相押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它混押不及半数。从其混押中,又可以词义与押韵的倾向定出新的调类,如"庆"字在《诗经》中只与平声字相押,后来只与上声字相押,而韵书则为去声。现根据《诗经》押韵可定出平声新调。若从中古调类来看周秦调类还不能以平面对平面视之,其间应有时间先后的差异。早期也许只有平、上、入三调,后才发展四声齐全。比较明显的是,后来的阴声韵的去声,分别来自上古的阴上声和入声韵,后来许多阳声韵的上去是来自上古阳声韵的平声,上古入声韵一类后来变为阴声韵的去声,一类仍为入声。其中以去声和入声彼此牵涉较多。人们认为有所谓次入韵,即祭(曷)废(月)至(质)队(术)四部,即原为入声韵,具有喉塞音 $-^{ʔ}$ 韵尾,到中古都变成去声,祭废两部形成《切韵》的祭泰夬废四韵;至队两部的字形成怪未霁等韵字。因此这些字常有去入两读,在周秦可与入声通押,并偶然跟阴声韵平上声字通押。

至于周秦音的调值,则更难谈。邢公畹教授近来所作《说平声》一文,认为齐梁之际,以平、上、去、入名四声,或非徒各举一字以为代表,而实寓调值的描写在焉。这个新的提法,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李方桂以为把古韵分为阴阳入三类。其实阴声韵就是跟入声相配为一个韵部的平上去的字,而具有韵尾辅音 *-b *-d *-g 等,因而以 *-x *-h 代表上去,平声零号,以 *-p *-t *-k 代表入声为标调类的办法,以弥补调值的阙如。

汉语音韵学研究当前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大体如上所述。清人江永有言:"声音之理,须揽其全,一处有阙,即全体有病",我们应以为诫;同时要理解一种语音结构体系无论上古、中古或近代都应有其严密的系统性和规律性。这从古代韵语、谐声系统、历代反切以及现代实

际读音都有所反映,可是在上古音的断代上下限上却感到很困难。现在所谓上古音实际上包括了从小屯时代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谐声系统，有一千八百年之久。若从汉藏语分裂的时代算起,那就更长了。在这样长的时期内，客观语音上应有几次重大的更迭,而现在都纳在一个时代的平面上来讨论,所以结论难以统一,不少问题得不到更好的解释。如能分成早、中、晚三个阶段来阐述,自较科学、但又资料缺乏,不易确指,因而出现拼凑现象。近人根据清人江有诰等人的古韵部属,利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工具,进行一系列有益的研究和构拟,认识到凡属同一部的字，主要元音必须同类,它们在声母、介音或韵尾的影响下,变为后来各种不同的元音;凡常有对转现象的两部,韵尾虽各有别,但主要元音也必须同类;凡韵部不同，但仍有例外押韵或谐声者，如侵部与蒸部，可以假定主要元音相同；凡各韵部变到中古的字,差不多都有开合等第的分别,在划分每个韵部的韵类时，可按此归类。以上古韵对照中古音韵母,出现阳声字与入声字的演变比较简单，故构拟主要元音,常从阳声韵和入声韵入手,阴声韵的韵尾失落较早,元音也就变得复杂化了。须知构拟上古读音没有直接可以引证的资料,只有根据它们演变的结果,即从《切韵》的读音,与以合理的拟测,如果有线索可以证明若干中古韵母是由一个上古韵母在不同的条件下变来的,那可以说它们同出一源,同一韵类。如果没有这种条件,暂时只能假定它们在上古仍有分别,所以上古也出现繁多的韵类,形成上古、中古的韵类数量几乎相当。这是不得已的办法,这和语音变化由繁而简,由难到易的一般通则相违背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但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没有理由不引进，况且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无国界。当前要改变周秦古音研究的落后状况,进入到汉藏语系发生学关系的同源词研究,构拟原始汉藏语型式演变到周秦古音的音值,这就要大力引进国外学者对这方面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成果。借鉴先进经验,特别是要移植新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程序和方法，以发展汉藏语系的构拟工作，只有真正的昏人才执拗地同这条客观规律做对。我们读了张琨的《汉藏语系的"针"字》和《汉藏语"铁"* QHLEKS》两文,鼓舞了我们对汉语周秦古音构拟工作的信心。获得了新的途径与方法，从共同词汇核心的发生学关系的同源词出发,在汉藏语系现代各语言中找出具有对应关系的,可建立对应规律的若干词，然后构拟其中一个词的原始型，其它各词作为对应的旁证及可验证性的演化说解。这样，就把历来认为模糊不清的语义多样化和复杂的语音变化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譬如:"针"字，早构拟为 *kjim,以与"金"*gjim 对立，张琨列举大量比较语言事实，证明是一个为带软颚音的复辅音声母（例如 *sk-）和一个为单纯软颚音声母的对立。又如"铁"字,原可构拟为 *thiet，张琨根据大量比较语言资料，证明上古齿龈塞音韵尾是由软颚塞音加 *-s 演变来的，可解释齿龈塞音是软颚塞音向后而 *-s 同化的结果，同化之后,*-s 脱落。并认为周秦音读 *thiet 是由原始汉藏语 *gleks 演化来的。张琨这种广泛搜集现代汉藏语系口语事实,对之进行细微深入的分析和综合,吸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和成果,其持论周密,行文显豁,未见虚夸;结论正确,方法科学,可资借鉴。美中不足的,是缺乏古代汉语文献资料的足够佐证。我们认为这种缺陷,完全可以补足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完

全可能扩大成果的。

汉语音韵学在学术的海洋中，不过是一滴水而已。然而在研究中，它却广博，深邃无限。我们要有捕捉新现象的敏感，向深海进军。当前我们要扩大研究范围，突破前人局限，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完成原始复辅音声母和韵尾研究，古韵读音的构拟，声调的来源和变化，以及古韵通转现象的解释和古今音变规律的建立。然后从现代汉语方言和有亲属关系的汉藏语系各语的比较，加上历代译音和对音资料的印证，以完成上古、中古汉语的音读系统，并创拟原始汉语，进行形、音、义的一贯研究，为完成汉语发展史作出应有的贡献。此外探索并发展边缘的一些关键问题，也要着手研究了，如汉语语音和词汇语法在发展中协调性和相互制约性，汉语音节结构的单纯化与构词法的复合化，多义词和语音形式的变化，构成汉语语法形态的语音标志的探索等等。还有资料的整理与发掘，总结和普及已有成果，编写《汉语语音史》，《汉语音韵学教程》等都是等待进行着的。总之在汉语音韵学科里，希望做到门类齐全，协调发展，加强薄弱，填补空白，发展边缘，各具特色，重点计划，多样发展。

我们要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广闻博采，形成特色。十年浩劫，耽误了我们的美好春光，翦除"四害"以后，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和智慧、毅力和勤奋。以期对于汉语音韵学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都能作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答复。

古韵阳部到汉代所起的变化

王 显

一

古韵阳部包括《切韵》的阳、唐两个韵系的字，还有一部分庚韵系字。说得具体些，这一部分庚韵系字就是①：

二等开口　　祊、亨(烹)、彭、並、盲、虻、莔、萌、氓、黾、鼆、猛、孟、庚、更、秔、羹、哽、梗、埂、绠、坑、阬、亨、行、珩、洐、荇、衡、胻等字；

二等合口　　觥、磺、矿、犷、穬、卝、蟥、喤、横等字；

三等开口　　兵、丙、柄、炳、邴、秉、寎、病、明、盟、皿、盌、京、景、境(竟)、镜、竟、卿、庆、倞、勍、鲸、竞、誩、迎、英、瑛、影(景)、映等字；

三等合口　　冏、兄、永、咏等字。

从汉人的韵文、读若和声训来看，这些庚韵系字到汉代发生了一点变化：其中一部分还留在汉时的阳部，另一部分则已转入汉时的耕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古耕部发展到汉代的时候，又吸收了古阳部中一部分庚韵系字而扩大了自己的范围。底下分别就韵文、读若和声训来谈谈古阳部中庚韵系字的具体分化情况。

二

汉人的韵文，材料相当丰富，除《全汉诗》、《全汉文》、《全后汉文》三书所收的以外，他如《新语》、《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盐铁论》、《急就篇》、《说苑》、《新序》、《列女传》、《法言》、《太玄》、《易林》、《论衡》、《白虎通》、《汉书》、《潜夫论》、《孟子章句》等著作里也夹有成篇成段或零星的韵语。现在略依作者的时代先后②，把上起汉初，下到汉末③，所有韵文韵语中这些庚韵系字的押韵材料，顺次摘录于下：

陆贾　　1 辰阳行藏霜亡光霜衡纲祥章量相(《新语·道基》，卷上，3 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2 行疆量长方功望阳殃光方亡张萌(4 页下)④　3 明亡功疆长方(5 页下)　4 工良通明(《术事》，卷上，5 页下—6 页上)　5 良方行(6 页上)　6 卿梁(《资质》，卷下，11页下)　7强亡明伤(《至德》，卷下，13 页下)　8 通明芳行忘伤(《怀虑》，卷下，14页下)　9 长行(14 页下—15 页上)

唐山夫人　10 芳华光行芒章(《安世房中歌》，《诗》⑤，卷三，48 页)　11 常明光(48

页） 12 常明疆（48 页）

贾谊 13 明风方羊旁商翔乡（《惜誓》，《文》⑥，卷十五，3 页上下） 14 藏衡（3 页下）

15 章行（《新书·容经》，卷六，49 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16珩璜（49 页上） 17 寧恙病（49 页下） 18王衡（49 页下） 19 行明殃（《大政上》，卷九，67 页上） 20 明纲纲藏（《大政下》，卷九，71 页上） 21 明章藏（《修政语上》，卷九，74 页下） 22 行行行常长（《修政语下》，卷九，76 页上） 23 藏行（76 页下） 24 藏行（76 页下）

韦孟 25 寧京（《讽諫诗》，《诗》，卷二，22 页）

公孙乘 26 镜映（《月赋》，《文》，卷十九，7 页上）

严忌 27 扬梁英（《哀时命》，《文》，卷十九，3 页上） 28 翔徉伤粮乡芳将行当横桑行唐汤方量藏（3 页下）

刘彻 29 长乡伤阳亡萱央羊章庄扬明芒扬（《李夫人赋》，《文》，卷三，1 页上下）

枚乘 30 翔张装兵（《七发》，《文》，卷二〇，7 页上） 31 印强将行当（7 页上下） 32 场桑行（7 页下）

韩婴 33 行成寧（《韩诗外传》，卷一，4 页下。《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34 明行（卷二，18 页上） 35 光行祥登（18 页下） 36 明公（卷三，22 页上） 37明常（25 页上） 38 明聪凶同（卷四，38 页下） 39 藏行章（卷五，40 页下） 40 明聪工（44 页下） 41 行当（卷七，61 页上） 42 兵粮亡（65 页下） 43 行凰兴（卷八，68 页下） 44 兵粮兄（卷九，79页下） 45 行成（80 页下）

刘安 46 张明强刚阳光（《淮南子·原道》，卷一，2 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47 明行翔（2 页上） 48 皇柄央方（2 页上） 49 阳行生（2 页上） 50 孀行（2 页上） 51 往景上（2 页下） 52 明章公（6 页下） 53 明功（6 页下） 54 强明（7 页上） 55 像景秉仗（7 页上） 56 方明堂光（《俶真》，卷二，11 页上） 57 明狂（14 页下） 58 行明（16 页上） 59 方明（《天文》，卷三，17 页上） 60 丧兵常（18 页上） 61 行伤兵霜（20 页下） 62 桑明桑行明明（21 页上） 63 行当殃（23 页上） 64 凉明兵彊常康（23 页下） 65 章良明（《时则》，卷五，34 页上） 66 功兵殃（34 页上） 67 行疆（34 页上） 68 兵功方（34 页下） 69 成兵（37 页上） 70 穷忘明亡匡容宗（38 页下） 71 阳行昌疆明（39 页上） 72 行强刚藏（39 页上） 73 镜迎藏伤（《览冥》，卷六，41 页上） 74 常明（43 页下） 75 光明（45 页上） 76 明聪伤扬（45 页下） 77 方旁行中（46 页下） 78 明聪当通（《本经》，卷八，54 页上） 79 煌章明（54 页下） 80 明聪障（《主术》，卷九，56 页上） 81 功彰行（56 页下） 82 方当倡明功（59 页上） 83 行亡（《缪称》，卷十，71 页下） 84 张病（73 页下） 85 情行（《齐俗》，卷十一，74 页上） 86 明清平（75 页下） 87 明聪公从（77 页上） 88行丧葬（77 页下） 89 行偿（79 页上） 90 强刚阳明方（《道应》，卷十二，82 页上） 91 常明祥强光明（84 页下—85 页上） 92 行当（85 页上） 93 刚强行（85 页下） 94 明通忘（88 页下） 95 尚病（88 页下） 96 星行生（89

页上） 97 明功(90页下) 98 横旁刚忘(《氾论》，卷十三，94 页下) 99 兵当(100 页下) 100 迎攘(詮言》，卷十四，104 页上) 101 迎将央(104 页上) 102 境行(《兵略》，卷十五，109 页下) 103 方阳刚明常方明(110 页上) 104 旁行(110 页上) 105 兄塘当(110 页下) 106 强明望亡(110 页下) 107 景敢(111 页上) 108 行旁(111 页上) 109 行功(114 页下) 110 刚强张东明创(114 页下) 111 伤明(114 页下) 112 兄亡(115 页上) 113 强行(115 页上) 114 阳行祥(115 页下) 115 将行(116 页下) 116 虹藏病(《说山》，卷十六，118 页下) 117 抗常行(119 页下) 118 兵当(122 页下)119 行明(《说林》，卷十七，125 页下) 120 烹藏(126 页下) 121 行芳(127 页上) 122 芳霜兵望(127 页上) 123 明聪(128 页上) 124 兄当(128 页下) 125 行上(129 页下) 126 仓襄横(129 页下) 127 芳明(130 页上) 128 生行听鸣(130 页下) 129 明光明(132 页上) 130 彘伤(《人閒》，卷十八，138 页上) 131 行当(140 页下) 132 明氓孀行(《脩务》，卷十九，144 页上) 133 行旁(144 页上) 134 行长(144 页下) 135 明章(146 页上) 136 明壅境(147 页上) 137 明象(《泰族》，卷二十，150 页下) 138 藏行(151 页上) 139 强中明行(151 页下) 140 方横(153 页上) 141 行汤(155 页下) 142 横强(156 页上) 143 享堂彘(159 页上) 144 滥行(159 页上) 145 光行殃常常(《要略》，卷廿一，160 页上下) 146 行强(161 页上) 147 阳方行生(161 页下)

司马相如 148 凰明(《子虚赋》,《文》,卷廿一,5 页下) 149 东光阳皇方行(《大人赋》,7 页下) 150 房长扬卬横徨殃床(《长门赋》，2 页下) 151 亡光方霜更明忘(2 页下—3 页上)

董仲舒 152 影响往(《春秋繁露·立元神》,卷六,32 页下,《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153 刚强光明(33 页下) 154 响影(34 页上) 155 明彰(34 页上) 156 明亡阳(34 页上) 157 响影(《保位权》,35 页上) 158 响影像(35 页上) 159 凰英(《天地之行》，卷十七,91 页下) 160 明伤亡丧(91 页下) 161 明承刚(91 页下) 162 阳明(92 页上)

司马谈 163 常纲明(《论六家要旨》,《文》,卷廿六,4 页下)

东方朔 164汤坑(《七谏》,《文》，卷廿五，1 页上) 165 伤忘彰殃亡望垄同芳狂伤香攘阳明光旁降长伤藏葬行当功公央朦江聪纵长方蓬凶望容东壅(1 页下—2 页上) 166章明(《化民有道对》,7页上) 167 兵雄(《答客难》,10 页上) 168 彊亡行(10 页上) 169 行常功(10 页下) 170 明聪(10 页下)

司马迁 171 明行昌当明(《史记·礼书》,卷廿三,1170 页，中华书局 1975 年印本) 172央乡阳行(《天官书》，卷廿七，1291 页) 173 光兵王兵(1314 页) 174 光兵(1314 页) 175 昌兵(1316 页) 176 殃兵(1318 页) 177 行庆方昌亡(1321 页) 178 兵昌(1322 页) 179 明彊昌(1327 页) 180 阳行(1342 页) 181聪明彊(《商君列传》,卷六八,2233 页) 182 行尝(《范雎蔡泽列传》,卷七九,2405 页) 183 行殃(《淮阴侯列传》,卷九二,2624 页) 184 亡亨(2625 页) 185 亨藏亡亨(2627 页) 186 堂衡(《袁盎

鼌错列传》，卷一〇一，2740页） 187 兄狼（《韩长孺列传》，卷一〇八，2860页） 188 行封更（《滑稽列传》，卷一二六，3203页） 189 商汤衡宗享（《太史公自序》，卷一三〇，3301页） 190明梁（3303页） 191 尚明（3305页） 192 行商（3306页） 193 庚商飨盟彊（3308页） 194 行亡（3308页） 195 盟昌（3310页）

刘弗陵 196 章跄裳荇祥（《黄鹄歌》，《诗》，卷一，4页）

桓宽 197 行强（《盐铁论·非鞅》，卷二，13页下—14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198 张行（《刺复》，17页下） 199 明容通（《殊路》，卷五，36页上） 200 鸣明（《利议》，42页下） 201 良行（《盐铁取下》，卷七，60页下） 202 卿常（险固》，卷九，71页上） 203 明冥（《论菑》，75页下） 204阳行（75页下）

夏侯胜 205 明耕（《汉书·夏侯胜传》，卷七五，3159页。中华书局1975年印本）

王褒 206 翔行（《洞箫赋》，《文》，卷四二，2页上） 207 房芳横堂洋翔忘伤（《九怀》，2页下） 208 阳行光英徉裳将旁光当（3页上） 209 阳行横臧殃湘伤（3页下—4页上） 210 阳光粮行方伤（4页下） 211 清章明亨灵（《四子讲德论》，8页下） 212行穷（10页下） 213 明聪（10页下）

韦玄成 214 兄形（《自劾诗》，《诗》，卷二，32页） 215 声京（32页） 216 盛庆（《戒子孙诗》，33页）

刘奭 217 明應望（《因灾异改行新政诏》，《文》，卷七，4页上） 218 明常（徵周堪诏》，6页下）

史游 219 章方昌卿兵房强明良郎常横伤当央庆兄汤光阳章张王皇仓唐杨桑谈让庄将长妨梁羌忘臧黄衡箱芳羊刚鸯卿昌房阳（《急就篇》，2页上—20页上。《四部丛刊续编》本） 220 秔囊薑酱香藏霜饧粮（30页上—32页上） 221 辣鞅衡棠韁镳煌苍堂京梁墙方箱壤扬封（47页上—50页下） 222 胀肓疢响病让聋匠（55页下—56页下）

严遵 223 影响（《座右铭》，《文》，卷四二，13页下） 224 兵殃场（13页下）

褚少孙 225 光乡衡望（《史记·龟策列传》，卷一二八，3229页） 226 冥黄行箱光（3230页） 227 梁狼逢傍伤央狂亡殃忘彊郎床囊肪狂昌明亡望攻行王阳郎葬行汤（3233页—3234页） 228 彊常郎氓方囊彊尝傍行祥成享冥光纲長亡（3235页） 229 行彊王（3235页） 230 将行当（3236页） 231 良羊央伤肠创迎当乡桐兵王（3236页）

刘向 232 兵亡（《围棋赋》，《文》，卷三五，2页上） 233 殃行（《九叹》，5页下—6页上） 234 长行（6页上） 235 明光（8页上） 236 行彊（《杖铭》，卷三七，9页上） 237 行行兵丧王强（《五纪论》，9页下） 238 亡兵望（《说苑》，卷三九，8页上）

239 行成（《说苑·君道》，卷一，2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240 行昌（5页上） 241 藏行（6页上） 242 明章藏（6页上） 243 行当（7页中） 244 当行（《臣术》，卷二，8页上） 245 行鳉（《建本》，卷三，13页上） 246 阳光明明行（14页上） 247 行成（《立节》，卷四，15页下） 248 方明（《政理》，卷七，28页下） 249 明行（30页中） 250 功行

当(31页下) 251 病行(《正谏》,卷九,44页中) 252 政行(《敬慎》,卷十,46页中) 253 坑耩葬(49页中) 254 阳行(49页中) 255 行从明(《善说》,卷十一,50页上) 256 兵丧(《奉使》,卷十二,55页上) 257 当望兵(《指武》,卷十五,70页上) 258 迎殃(《谈丛》,卷十六,72页下—73页上) 259 常亡庆殃(73页上) 260 行明章(73页上) 261 当明(73页上) 262 明忠(74页上) 263 兵当伤(74页下) 264 明功(75页下) 265 重行(《杂言》,卷十七,77页上) 266 长兵(77页下) 267 王行(78页中) 268 影响(79页中) 269 亡行光(《辨物》,卷十八,82页中—82页下) 270 行凰(84页上) 271 明长翔昌(84页中) 272 明长(84页中) 273 清明平宁(《修文》,卷十九,93页中) 274 性行政(93页下)

275 兵厌旁(《新序·杂事》,卷一,6页下。《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276 明行安(6页下) 277 明良(6页下) 278 聋盲喑狂(卷五,27页下—28页上) 279 明聪(31页下)

280 明方章纲殃扬(《列女传·小序》,6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281 明殷行殃(《汤妃有㜪颂》,卷一,12页上) 282 姜明(《鲁季敬姜颂》,19页上) 283 明房(《晋赵衰妻颂》,卷二,29页上) 284 阳墙行亡(《楚老莱妻颂》,34页上) 285 明光祥殃(《齐灵仲子颂》,卷三,61页下) 286 兄行殃明(《郃阳友娣颂》,72页下) 287 明荣(《齐宿瘤女颂》,卷六,85页上) 288 庄横亡姜(《鲁庄哀姜颂》,卷七,94页上)

班倢伃　289 灵庭明成(《自悼赋》,《文》,卷十一,7页上) 290 清轻声庭明(《捣素赋》,7页下) 291 性病咏镜(8页上)

扬雄　292 龚羊行鸽(《蜀都赋》,《文》,卷五一,3页上) 293 行兵狂装梁攘昕章(《甘泉赋》,4页上) 294 英中(5页上) 295 宫芳英堂(5页上下) 296 衡房央(《羽猎赋》,9页下) 297 兵杨(《长杨赋》,卷五二,2页下) 298 张堂阳行(《逐贫赋》,4页下) 299 行芳(反离骚》,6页上) 300 卿光衡当(《解嘲》,卷五三,2页下) 301 衡相(2页下) 302 皇龙病(3页上) 303 京庭(赵充国颂》,7页下) 304 明王(《剧秦美新》,8页上) 305 疆公庄衡皇兵(8页上下) 306 景响让(9页上) 307 汤横(《冀州箴》,卷五四,1页上) 308 京荒(《雍州箴》,3页下) 309 兵荒纲(《并州箴》,4页上) 310 京亡(交州箴》,4页上) 311 行尚璜(《执金吾箴》,7页下) 312 倾衡(《元后诔》,9页下) 313 王明荒庆央(10页上) 314 臧常忘行(10页上)

315 明刚(《法言·修身》,卷三,8页下,《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316 光明盲矇(9页上) 317 明壮(《问道》,卷四,11页上) 318 明方(《问神》,卷五,13页上) 319 行光(14页下) 320 聪明(《问明》,卷六,15页下) 321 皇京章疆(《寡见》,卷七,18页下) 322 望行(19页上) 323 行病(《五百》,卷八,20页下) 324 彰明扬光(《先知》,卷九,21页下)

325 堂裳庆(《太玄·上》,卷一,11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326 行往(《狩》,12页上下) 327 爽行(《羡》,13页上) 328 行常(13页上) 329 明行(《童》,14页下) 330 庆明(15页上) 331 庆伤(《增》,16页上) 332 当行亡橿(16页上) 333 方明量

方«(达»,卷二,17页上下) 334惭明向行方光(«交»,18页上下) 335章行(«进»,21页下) 336明疆(21页下) 337迁章行长(21页下—22页上) 338疆亡方行殃(«释»,22页下—23页上) 339匡行伤(«格»,23页下) 340王行(«争»,26页上) 341芳行(«务»,26页下) 342行亡(«事»,27页上) 343方亨行(27页下—28页上) 344方当明望常更臧良长(«更»,卷三,28页下—29页上) 345杭更(29页上) 346更病(29页上) 347良行(«毅»,30页上) 348装行(«装»,31页上) 349良行(«亲»,34页上) 350明橿(«强»,35页下) 351伤疆猛(36页上) 352明光阳(«睟»,36页上) 353光疆庆(«盛»,37页下) 354庆彊享庄臧长(«居»,38页上下) 355爽行方明张(«法»,39页上) 356横罝(«应»,39页下) 357行丧当(«遇»,卷四,42页上) 358肪烹(«灶»,43页上) 359炳往养(«文»,45页上下) 360明行常(«常»,48页下) 361常行(48页下) 362横常(48页下) 363明光(«视»,卷五,58页下) 364盲方粮明臧(«沈»,59页下—60页上) 365明王(60页上) 366阳明(«晦»,62页上) 367行丧明(62页下—63页上) 368明行当(«止»,卷六,66页上) 369空康行方丧(«坚»,67页下) 370壮病让(«成»,68页上下) 371行伤(«剧»,70页下) 372象猛病(«养»,74页下) 373乡行刚更(«玄冲»,卷七,76页下) 374行方(«玄错»,77页下) 375阳行明(«玄摛»,80页上) 376阳横明(«玄莹»,85页上) 377昌良横丧常(«玄文»,卷九,97页下) 378方行明当刚(98页上) 379张明(«玄棿»,98页下) 380明行(«玄图»,卷十,102页上) 381恙病偿(«玄告»,107页上) 382方行明(108页上)

耿育　383明煌(«上书言便宜因冤讼陈汤»,«文»,卷五六,8页上)

李寻　384阳行障(«对诏问灾异»,«文»,卷五五,1页下) 385光明公(1页下) 386行明(2页下—3页上)

王况　387王行阳光行(«为魏成大尹李焉作谶书»,«文»,卷六一,4页下)

刘歆　388兵阳(«遂初赋»,«文»,卷四〇,2页下) 389常彭(3页上)

严尤　390明明强(«王将军论»,«文»,卷六一,8页下)

无名氏　391祥明享(«拜祝祠太一赞飨文»,«文»,卷五七,13页下) 392庆疆(«上寿»,卷六二,7页下) 393明章(«天地»,«诗»,卷一,12页) 394堂望光黄羊明觞章(«天门»,12页—13页) 395丧卿(«楼护歌»,卷五,89页)

«易林»⑦　396盲伤(乾之遯,卷一,4页中。«四部丛刊初编»缩本)(讼之豫,卷二,24页上)(旅之小畜,卷十四,226页中) 397颡卿长宁(乾之节,卷一,6页上)⑧ 398衡公同(坤之鼎,卷一,9页下) 399光明长王(坤之未济,卷一,10页中)(否之无妄,卷三,48页中) 400行强光(屯之履,卷一,11页上)(比之无妄,卷二,32页下)(剥之大畜,卷六,92页下)(遯之复,卷九,134页中)(晋之坤,卷九,141页下)(井之履,卷十二,194页下)(巽之晋,卷十五,232页上) 401衡强(屯之否,卷一,11页上)(泰之晋,卷三,45页中)(解之咸,卷十,163页中) 402光明(屯之既济,卷一,14页中) 403王明(蒙之乾,卷一,14页下)(节,卷十五,241页下) 404享明平(蒙之小畜,卷一,15页

上)(讼之震，卷二，26页上) 405明藏(蒙之睽，卷一，17页上) 406貞卿(需之渐，卷二，22页中) 407兵伤(讼之夬，卷二，25页中) 408行明(师之泰，卷二，27页中)(姤之升，卷十一，180页中)(震之谦，卷十三，207页上) 409迎乡当(师之家人，卷二，29页上) 410裳兵伤(比之蒙，卷二，31页中) 411明伤兄(比之贲，卷二，32页中) 412防行光藏乡(比之大畜，卷二，32页下)(离之谦，卷八，120页中)(姤之谦，卷十一，178页中) 413强行王(比之艮，卷二，34页中)[8] 414阳明(比之兑，卷二，34页下) 415行王(小畜之随，卷三，36页上)[9] 416伤明光(小畜之复，卷三，36页下)(归妹之萃，十四，220页中)(旅之节，十四，229页中) 417明荣(小畜之升，卷三，38页上)(谦之泰，卷四，59页下) 418明祥庆(小畜之渐，卷三，38页中) 419明患(履之蛊，卷三，40页上) 420亡行藏(履之临，卷三，40页中) 421明祥殃(履之渐，卷三，42页中) 422明光(履之小过，卷三，43页上)(噬嗑之损，卷六，85页下) 423赫芒伤(泰之贲，卷三，44页中)(损之泰，卷十一，166页中)(归妹之鼎，卷十四，220页下)(小过之解，卷十六，252页中) 424獐望迎乡(泰之明夷，卷三，45页中) 425荆旁迎(泰之损，卷三，45页下) 426行兄亡(泰之姤，卷三，45页下—46页上)(否之归妹，卷三，50页中) 427盟功(泰之未济，卷三，47页上) 428享庆(否之豫，卷三，48页上)(贲之解，卷六，89页中) 429盲行乡(否之噬嗑，卷三，48页中)(大过之艮，卷七，114页中) 430明光康(否之复，卷三，48页中)(随之坎，卷五，69页上)(噬嗑之同人，卷六，84页上) 431光藏行乡(否之困，卷三，49页下) 432光明昌(否之小过，卷三，50页下)(既济之需，卷十六，254页上) 433牂行(同人之蒙，卷四，51页中)(无妄之观，卷七，100页上)(归妹之解，卷十四，220页上)(兑之遯，卷十五，236页上)(中孚之萃，卷十六，248页下) 434衡公王(同人之师，卷四，51页中)(观之萃，卷五，81页下)(困之比，卷十二，190页中) 435行明卿(同人之解，卷四，53页中)(升之坤，卷十二，186页上) 436行伤粮(同人之困，卷四，54页上) 437行牂囊黄(同人之丰，卷四，54页中)(涣之豫，卷十五，238页下) 438常明(同人之未济，卷四，55页上) 439行桑粮(大有之乾，卷四，55页上) 440明光伤(大有之师，卷四，55页中)(解之谦，卷十，162页中下)(未济之蹇，卷十六，259页下) 441光汤明(大有之泰，卷四，55页下)(巽之既济，卷十五，233页下) 442光明(大有之临，卷四，56页上) 443狂乡明(大有之遯，卷四，57页上)(大壮之否，卷九，138页上) 444盲明常(大有之益，卷四，57页中)(解之节，卷十，165页中) 445迎乡(大有之兑，卷四，58页中)[10] 446病痛从(谦，卷四，59页上)(随之解，卷五，69页下)(艮之革，卷十三，212页下) 447光明(谦之屯，卷四，59页上)(大壮之恒，卷九，139页中)(革之谦，卷十三，179页上)(兑之离，卷十五，235页下) 448享明功(谦之大有，卷四，59页下) 449明囊傍(谦之蛊，卷四，60页上)[11] 450朣明公(谦之蹇，卷四，61页中) 451藏行浆羹(豫之小畜，卷四，63页下) 452黄瑛(豫之蛊，卷四，64页上) 453明聪康(豫之无妄，卷四，64页下)[12](明夷之师，卷九，146页上) 454堂兄浆迎(豫之巽，卷四，66页下) 455堂翔行兴(豫之节，卷四，66页

下)(节之大畜,卷十五,243 页中) 456 狼祥行逢(随之讼，卷五，67 页下) 457 庚行(随之剥,卷五,68 页中) 458 明襄(随之大畜，卷五，68 页下) 459 衡僵 (随之升,卷五,70 页上) 460 当羹筐桑(随之艮,卷五,70 页中) 461 庆迎(蛊之乾，卷五，71 页上) 462 庆相(蛊之否,卷五,72 页上) 463 长张兄伤 (蛊之大有，卷五，72 页上) 464 光明床王(蛊之豫,卷五,72 页上) 465 藏行堂(蛊之损,卷五,73 页下) 466 明章堂(蛊之震,卷五,74 页中) 467 粮王京(蛊之归妹,卷五,74 页中)⑬(贲之姤，卷六，89 页下) 468 堂明(蛊之节,卷五,74 页下) 469 行囊明(临之师,卷五,75 页下)(贲之噬嗑,卷六,88 页中)(鼎之坎,卷十三,203 页下)(旅之颐,卷十四,227 页中) 470 行常殃(临之比,卷五,75 页下) 471 荆殃卿(临之泰,卷五,76 页上) 472 明堂光(观之讼,卷五,79 页中) 473 盟强(观之泰,卷五,79 页下) 474 黄英 (观之噬嗑，卷五，80 页中)(旅之复,卷十四,227 页上)(既济之蹇,卷十六,255 页下) 475 良行房 (观之大壮，卷五,81 页中)(大畜之睽,卷七,105 页中) 476 行公(观之睽,卷五，81 页中) 477 当病(观之蹇,卷五,81 页中) 478 坑生(观之益,卷五,81 页下)(丰之益,卷十四,224 页中) 479 庚行(噬嗑之坤,卷六,83 页中) 480 光庆 (噬嗑之屯，卷六，83 页中) 481 明功(噬嗑之谦,卷六,84 页上)(困之离,卷十二，192 页上) 482 扬行(噬嗑之贲,卷六，84 页中) 483 殃明伤(噬嗑之剥，卷六，84 页中)(姤之泰,卷十一，178 页上) 484 明丰(噬嗑之恒,卷六,85 页上) 485 明黄聋(噬嗑之蹇,卷六,85 页中下) 486 明伤光 (噬嗑之艮,卷六,86 页中)(萃之谦,卷十二，182 页下)(巽之噬嗑,卷十五,231 页上) 487 明狂(贲之屯,卷六,87 页中)(剥之泰,卷六,91 页下)(晋之小过,卷九，145 页中) 488 行僵兄当 (贲之咸,卷六,88 页下)(复之讼,卷六,95 页中) 489 明商(贲之大壮,卷六,89 页上) 490 乡行(贲之巽,卷六，90 页下) 491 明光(剥之大有，卷六，92 页上) 492 明光行旁(剥之萃,卷六，94 页上) 493 盈明伤(复之同人,卷六,96 页上) 494强行(复之恒,卷六,97页上) 495衡香姜(复之艮,卷六,98页上) 496行桑(复之中孚,卷六,98页下) 497 行逢(复之既济,卷六,98页下)(渐之晋,卷十四,216 页上) 498明光藏(无妄之蒙,卷七,99页中) 499防行阳乡(无妄之同人,卷七,99页下) 500兵祥生迎(无妄之谦,卷七,100 页上) 501 讼行(无妄之剥,卷七,100 页中) 502 卿公 (无妄之蹇,卷七,101 页中) 503 明肱堂王(无妄之井,卷七,102 页上) 504 墙行 (无妄之震,卷七,102 页上) 505 行藏 (无妄之未济,卷七,103 页上) 506 行墙惶 (大畜之屯,卷七,103 页上) 507 迎乡煌当(大畜之小畜,卷七,103 页中下)⑭(益之谦,卷十一,170页下) 508 望行明乡(大畜之萃,卷七,106 页上) 509 旁光行昌(大畜之升,卷七,106 页上) 510 明乡(大畜之涣,卷七,107页上) 511行凉乡 (颐之屯,卷七,107 页中) 512 行常乡殃(颐之噬嗑,卷七,108 页中) 513 行明羊(颐之坎,卷七,109 页上) 514 常庆(颐之咸,卷七,109 页上) 515 明今(颐之损,卷七,109 页下) 516 聋行梁伤(颐之升,卷七,110 页上) 517 亡光长明 (颐之涣,卷七,110 页下) 518 伤羹 (大过之同人,卷七,112 页上) 519 阳明(大过之临,卷七,112 页中) 520 明昌功(大过之观,卷七,112

页中） 521 伤乡亨明（大过之大畜，卷七，112 页下） 522 明岩宗（大过之益，卷七，113 页下） 523 阳兵行长（坎，卷八，115 页中） 524 明光床亡伤（坎之泰，卷八，116 页上） 525 堂迎昌（离之蒙，卷八，119 页下） 526 阳明黄行（离之观，卷八，120 页下） 527 明殃邦（离之大畜，卷八，121 页上） 528 行章堂殃常（离之坎，卷八，121 页中） 529 明长光伤（离之大壮，卷八，121 页下） 530 行讼伤（离之明夷，卷八，121 页下） 531 明通偪（咸之乾，卷八，123 页下） 532 墙兵（咸之大畜，卷八，125 页上） 533 菁行（咸之夬，卷八，126 页上） 534 平行荣（咸之姤，卷八，126 页中） 535 衡公侯（咸之井，卷八，126 页中） 536 兄阳箦（咸之震，卷八，126 页下） 537 房病（恒之讼，卷八，128 页上） 538 明光常伤（恒之随，卷八，128 页中） 539 盟梁（恒之蛊，卷八，128 页下） 540 行人（恒之观，卷八，128 页下） 541 箱行昌（恒之复，卷八，129页上）（萃之恒，卷十二，183页下） 542 彊行王（恒之困，卷八，130 页上） 543 行兄伤残（恒之丰，卷八，131 页上）[15] 544 行粮（恒之兑，卷八，131 页中） 545 行伤（遯之比，卷九，133 页中） 546 明行（遯之臨，卷九，134 页上） 547 僵桑兄（遯之大畜，卷九，134 页下） 548 明昌公（遯之颐，卷九，134 页下） 549 藏行（遯之困，卷九，135 页下—136 页上） 550 苍行殇阳（遯之小过，卷九，137 页上） 551 行良（遯之既济，卷九，137 页上） 552 黛乡衡伤殃（大壮之谦，卷九，138 页中） 5 53明常讼（大壮之姤，卷九，140 页上） 554 坑僵（大壮之困，卷九，140 页中） 555 裳当行殃（大壮之中孚，卷九，141 页中） 556 忘行荆长（晋之蛊，卷九，142 页下） 557 祥庆（晋之艮，卷九，144 页下）（家人之大畜，卷十，151 页中） 558 痛病（明夷之乾，卷九，145 页下） 559 羊庆（明夷之睽，卷九，148 页上） 560 当庆（明夷之损，卷九，148 页上） 561 亡行（明夷之旅，卷九，149 页上） 562 行狼伤（家人之师，卷十，150 页上）（丰之需，卷十四，222 页上） 563 行成（家人之兑，卷十，153 页中） 564 觞兄王（睽之乾，卷十，153 页下）（蹇之同人，卷十，158 页中） 565 明从殃（睽之坎，卷十，155 页中） 566 明光行傍（睽之复，卷十，155 页中）（革之履，卷十三，198 页下） 567 苍迎兄（睽之革，卷十，156 页下） 568 当殃浆乡行（睽之渐，卷十，156 页下） 569 装行江伤（蹇之临，卷十，158 页下） 570 良兵乡（蹇之离，卷十，159 页中下） 571 兄黄（蹇之家人，卷十，160 页上） 572 光王兵藏行乡（蹇之夬，卷十，160 页中） 573 望壮明（蹇之小过，卷十，161 页中） 574 盟昌（解之益，卷十，164 页上） 575 行伤明（解之丰，卷十，165 页上） 576 堂翔行兴明光（损之坤，卷十一，166 页上） 577 良兵当强（益之临，卷十一，171 页上） 578 行乡殃功（益之复，卷十一，171 页上）（萃之比，卷十二，182 页上） 579装明（益之井，卷十一，172 页中） 580 明伤（益之鼎，卷十一，172页下）明光（益之小过，卷十一，173 页中） 581 境病（夬之坎，卷十一，175 页上） 582 行明庆（夬之损，卷十一，176页上）（节之大有，卷十五，242页下） 583盲行（夬之归妹，卷十一，176 页下） 584傍明生（夬之丰，卷十一，176 页下） 585 霜明伤（姤之恒，卷十一，179页中）（萃之革，卷十二，184 页下）（巽之履，卷十五，230 页中） 586 霜病殃（升之否，卷十二，186页下） 587望病（升之谦，卷十二，186页下） 588行迎（升之蛊，卷十二，187页上）

589明伤亡(升之贲,卷十二,187页中) 590明纲(升之节,卷十二,189页上) 591明妨仁(困之蒙,卷十二,190页中) 592方央明(困之泰,卷十二,190页下) 593明伤(困之明夷,卷十二,192页中) 594行逢凶(困之归妹,卷十二,193页中) 595凶行(井之师,卷十二,194页中) 596明纲(井之剥,卷十二,195页中) 597行昌香(井之革,卷十二,197页上) 598行偃良光(井之中孚,卷十二,197页下) 599裳兵亡(革之大过,卷十三,199页下)(鼎之遯,卷十二,204页上)(旅之遁,卷十四,227页下) 600行牂囊粮(革之恒,卷十三,199页下—200页上)(中孚之渐,卷十六,249页上) 601乡行床(革之萃,卷十三,200页下)(既济之解,卷十六,256页上) 602行中(鼎之屯,卷十三,202页上) 603盲装乡(鼎之离,卷十三,203页下) 604光藏行乡(震之未济,卷十三,210页上) 605兵行乡(艮之坎,卷十三,211页下) 606明康(艮之咸,卷十三,211页下) 607盟行(艮之萃,卷十三,212页中) 608光庆(渐之大壮,卷十四,216页上) 609盲常(渐之升,卷十四,216页下) 610庚行(渐之旅,卷十四,217页上)(归妹之同人,卷十四,218页中) 611衡香(归妹之益,卷十四,220页中) 612丧明(丰之夬,卷十四,224页中) 613庄行(丰之困,卷十四,224页下) 614狂盲(旅之离,卷十四,227页中) 615明纲亡(旅之涣,卷十四,229页上中) 616明聪凶(巽之小畜,卷十五,230页上)(兑之井,卷十五,237页上) 617惶伤庆(巽之夬,卷十五,232页中)(未济之大有,卷十六,288页中) 618明鸣(巽之归妹,卷十五,233页上) 619行乡(涣之大有,卷十五,238页下) 620行桑藏(涣之益,卷十五,240页中)[26] 621明囊傍(节之涣,卷十五,245页中) 622行强康(中孚之兑,卷十六,249页下) 623惶庆(小过,卷十六,249页下) 624行讼伤(小过之需,卷十六,250页上) 625明光傍(小过之大过,卷十六,251页中) 626房明行昌(小过之恒,卷十六,251页下) 627狂行(小过之夬,卷十六,252页中) 628明兄(既济之同人,卷十六,254页中) 629商兄昌(既济之鼎,卷十六,256页中下) 630荆傍迎(未济之姤,卷十六,260页上)

苏竟 631降兵征殃(«与刘龚书»,«后»,卷十六,4页下)[27] 632当兵殃(5页上)

马援 633明方光(«铜马相法»,«后»,卷十七,6页上)

班彪 634茫行翔章汤梁堂唐光箱章(«览海赋»,«后»,卷二三,4页上下)

桓谭 635通明旁迎(«仙赋»,«后»,卷十二,7页下) 636翁龙明(«新论上»,卷十三,6页下)

冯衍 637行藏常(«显志赋»,«后»,卷二〇,1页上) 638英征京(2页上) 639佯明(4页上) 640冥英(4页上) 641洋英(4页上) 642张常英(«席后右铭»,11页下)

杜笃 643京风陵隆(«论都赋»,«后»,卷二八,2页上) 644明平(2页下) 645望荣明(3页下)

梁鸿 646芒京央(«五噫歌»,«诗»,卷二,33页)

王充　647 兵中霜伤(《论衡·幸偶》,卷二,13 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648 相秉两(《骨相》,卷三,28 页上) 649 盲聋(《祸虚》,卷六,60 页上) 650 行生(《道虚》,卷七,72 页上) 651 精英(72 页下) 652 张行张常(《儒增》,卷八,84 页上) 653 明堂(《程材》,卷十二,121 页下) 654 量行(123 页下) 655 盲聋痈(《别通》,卷十三,132 页上) 656 坑囊(134 页下) 657 藏明藏(135 页下) 658 盲明(《譴告》,卷十四,145 页下) 659 行名成(《自然》,卷十八,178 页上) 660 伤病(《论死》,卷二〇,201 页上) 661 兵病(《订鬼》,卷二二,218 页下) 662 明聪(《实知》,卷二六,249 页上) 663 明光(《定贤》,卷二七,261 页下) 664 明炳斑(《书解》,卷二八,270 页上) 665 妄明行(272 页上) 666 伤明(《自纪》,卷三〇,279 页下) 667 鸿明(281 页上) 668 明章(282 页下)

傅毅　669 行倾声(《舞赋》,《后》,卷四三,2 页下) 670 横并惊轻清冥(2 页下—3 页上) 671 兵形廷(《窦将军北征颂》,6 页上) 672 铭明声荣(《北海王诔》,6 页下—7 页上)

班固　673 情京(《西都赋》,《后》,卷二四,2 页下) 674 精灵成明京(2 页下) 675 连閒钱英焉(3 页下—4 页上) 676 郎上(4 页上) 677 荣生嵘茎英刑庭寧(4 页下) 678 昌京(7 页下) 679 汤梁兄明行成(8 页下) 680英精成庆(9 页上) 681 灵声京(《幽通赋》,9 页下) 682 经明庭(《南巡颂》,卷二六,1 页下) 683 明冥城径庭(《窦将军北征颂》,1 页下) 684 明荣(《高祖泗水亭碑铭》,3 页下) 685 明萌(《十八侯铭》,5 页下) 686 光芒亨(《典引》,7 页下) 687 行倖争平《奕旨》,8 页下)

688 相行上(《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卷六六,2904 页,中华书局 1964 年印本) 689 行名(《赵尹韩张两王传赞》,卷七六,3240 页) 690 方行(《冯奉世传赞》,卷七九,3308 页) 691 经平明(《叙传》,卷一〇〇下,4236 页) 692 明名精灵庭成(4238 页) 693 明精(4243 页) 694 京正成名(4247 页) 695 刑平明(4252 页) 696 庆轻訾声盈明英(4253 页—4254 页) 697 病姓命(4254 页) 698 刑精经明(4257 页) 699 堂皇扬王衡详亡(4259 页) 700 明行(4261 页) 701 京明平刑声(4262 页) 702 定盛境(4267 页)

刘广世　703 衡行(《七兴》,《后》,卷四三,7 页上)

崔骃　704 羹方浆尝(《七依》,《后》,卷四四,7 页下) 705 庭衡明成清荣经声庭(《尚书箴》,9 页上) 706迸明(《大理箴》,9 页下) 707 京营(《河南尹箴》,10 页上) 708 横匡(10 页上) 709 衡阳(《车左铭》,10 页上)

刘肇　710 明良(《日食选郎官诏》,《后》,卷六,4 页上)

何敞　711 病行(《上疏谏济南王康》,《后》,卷四三,11 页上)

钟离意　712 行昌(《谏起北宫疏》,《后》,卷二七,5 页上)

许慎　713 明中滂方(《说文解字后叙》,《后》,卷四九,4 页下)

714 明明鹣昌皇(《说文解字·鸟部》,四上,79 页下。中华书局 1978 年印本) 715

明长(龙部,十一下,245页下)

许冲　716 明生(《上书进说文》,《后》,卷四九,5页上)

黄香　717 纲行煌明块阆杨乐房芒阳行方[28](《九宫赋》,《后》,卷四二,6页下—7页上)

班昭　718 征行(《东征赋》,《后》,卷九六,1页上)

王逸　719 形平明星征(《机妇赋》,《后》,卷五七,1页上下)　720 冥嘤征京明(九思》,4页下)　721 灵明荣娱(5页上)　722 藏方龙衡功双(6页上)　723 性青命英(《楚辞章句叙》,7页上)

李尤　724 洋廊行堂阳(《东观赋》,《后》,卷五〇,3页上)　725 兵名鲸刑声(《宝剑铭》,9页上)　726 明行程(《印铭》,11页上)　727 正病(《杯铭》,12页下)　728 衡明(《权衡铭》,13页上)

张衡　729 方香箱殃常航尝裳珩长藏芳霜伉亡章(《思玄赋》,《后》,卷五二,2页上下)　730 装阳英荒芒(2页下)　731 行洋梁床浆(4页下)　732 明宁形(《东京赋》,卷五三,2页下)　733 衡羹明(4页上)　734 喤鎗穰(4页上)　735 明桑(4页上下)　736 英粮(《南都赋》,7页上)　737 明英觞(8页上)　738 刚阳英长(9页上)　739 杭香(《七辩》,卷五五,1页下)　740 梁杭(1页下)　741 光明《灵宪》,5页上)　742 行芒昌(5页下)

崔瑗　743 行疆(《杖铭》,《后》,卷四五,5页上)

虞恭　744 经明(《仍用四分曆议》,《后》,卷六一,8页下)

滕抚　745 灵庭明(《祭牙文》,《后》,卷六一,9页上)

朱穆　746 行尚正谤(《崇厚论》,《后》,卷二八,10页下)

马融　747 兵场当亡方旁望行央翔行羊迎房强墙长惶装坑囊迎殃(《围棋赋》,《后》,卷十八,4页上)　748 墙羹(《飞章虚诬李固》,6页上)　749 常明(《广成颂》,10页下)　750 京生杨爽荣荧形(10页下)　751 场良行(11页上)　752 行将觞(12页上)　753 城京(13页上)　754 唐光衡成明(《东巡颂》,13页上)

王符　755 彰光明(《潜夫论·赞学》,卷一,2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756 病竞(《遏利》,4页下)　757 民明(《考绩》,卷二,10页下)　758 明强(《慎微》,卷三,21页上)　759 相行(《实贡》,22页上)　760 病性(《梦列》,卷七,45页下)　761 生明藏(45页下)　762 静光明(《德化》,卷八,53页下—54页上)　763 行名(《叙录》,卷十,68页上)　764 行姓(69页下)

王延寿　765 明精京宁(《鲁灵光殿赋》,《后》,卷五八,1页上下)　766 嵘泠惊精英(1页下—2页上)

桓彬　767 杭粱香粮(《七设》,《后》,卷二七,12页下)

赵壹　768 方亡行强殃吕谅藏(《刺世疾邪赋》,《后》,卷八二,8页下)　769 精经程明清诤声清平生(《非草书》,11页上)

刘陶　770 明兴亡(《上疏陈事》,《后》,卷六五,5 页下)

何休　771 行倡(春秋公羊传解诂》,卷二,14 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张超　772 衡王望梁纲(《杨四公颂》,《后》,卷八四,10 页上)

蔡邕　773 兵惊(《弹棋赋》,《后》,卷六九, 6 页下) 774 庭生荣英明 (《伤故栗赋》,7 页上) 775 明烝徵 (《九疑山碑》, 卷七五, 1 页上) 776 荣声英 (《处士圈典碑》,卷七六,2 页上) 777 明荣(《太傅安乐侯胡公夫人灵表》, 卷七九, 3 页下) 778 英行(《济北相崔君夫人诔》,6 页下) 779 良行煌光彭张央兵行倡方疆 (《祖饯祝》, 8 页上)

张昶　780 明成程荣馨穰(《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后》,卷六四,6 页上)

边让　781 明京平(《章华台赋》,《后》,卷八四,12 页上)

祢衡　782 行亨苍光纲(《鲁夫子碑》,《后》,卷八七,2 页下)

应劭　783 横功(《汉官仪下》,《后》,卷三五,5 页上)

郑玄　784 张明(《诗谱叙》,《后》,卷八四,4 页下)

赵岐　785 性命病(《<孟子>(章句)》,卷十四,119 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蔡琰　786 城生惊情明营成平(《胡笳十八拍》,《诗》,卷三,53 页)

荀悦　787 唐明章光(《汉纪序》,《后》,卷六七,8 页上)

张紘　788 莹荣萦英 (《瓌材枕铭》, 《后》, 卷八六, 4 页上) 789 生征颈精明(4 页上)

王粲　790 萦明(《伤夭赋》,《后》,卷九〇,3 页上) 791 明荣(《槐树赋》,6 页上) 792 兵清呈形鲸灵明(《刀铭》,卷九一,7 页上)

793 宁征婴祊争颈遑情龄诚(《思亲诗》,《全三国诗》,卷三,3 页上)

刘桢　794 当昂行阳芳光煌(《遂志赋》,《后》,卷六五, 3 页上) 795 方荆行洋将场翔忘(3 页上)

陈琳　796 荒京荒(《武军赋》,《后》,卷九二,1 页下) 797 行英(2 页上)

杨修　298 英赪茎青馨形荣(《节游赋》,《后》, 卷五一,9 页上)

曹操　799 良疆王殃京丧行伤(《薤露》,《全三国诗》,卷一,120 页) 800 凶阳行戕方亡鸣肠 (《蒿里行》, 120 页) 801 乡行翔杨当方傍乡冈忘 (《却东西门行》,121 页) 802 明讼盈成明刑人(《对酒歌太平时》,122 页)⑲

无名氏　803 明忘(《镜铭》,《后》, 卷九七, 10 页上) 804 伤章祥阳央明昌王(10 页下) 805 成明灵清精贞盈宁英并(10 页下) 806 荒行 (《祀三公山碑》, 卷九八,2 页上下) 807 相向让竟养(《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5 页下) 808 明情荣(《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 8 页下) 809 明章芳(《从事武梁碑》,卷九九,1 页下) 810 明康蒸(《楚相孙叔敖碑》,9 页上) 811 名南尘声英(《平舆令薛君碑》,卷一〇〇,3页上) 812 庚明(《泰山都尉孔宙碑》, 5 页上) 813 康方行觥皇 (5 页上下) 814 光常衡章黄康芳忘扬 (《山阳太守祝睦碑》, 6 页上) 815 阳纲衡方皇光昌长香芳忘常 (《山阳太守祝睦后

碑》，8页上） 816 明贞（《荆州刺史度尚碑》，10 页上） 817 阳香功光行羊昂相章疆（《卫尉衡方碑》，卷一〇一，5 页上下） 818 行萌（《冀州从事张表碑》，5 页下） 819 行经（《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7页下） 820光京亡藏伤风桑昌章（《郎中马江碑》，10页上） 821 精明荣成清倾征生平宁（《武都太守耿勋碑》，卷一〇二，8 页下—9 页上） 822 明成争（《玄儒先生娄寿碑》，卷一〇三，1 页下） 823 章方明光堂纲当荒（《冀州从事郭君碑》，9 页下） 824 清莹声经缨衡停磬（9 页下—10 页上） 825 艰行玕还（《汉成阳令唐扶颂》，卷一〇四，7 页下—8 页上） 826 磬倾盈衡（8 页上） 827 雍璋方亡康阳彊霜明矜（8 页上） 828 明盈寧（《白石神君碑》，9 页上） 829 常翔兵望光（《幽州刺史朱龟碑》，10 页上） 830 明章刚扬让京长亡苍芳（《小黄门谯敏碑》，卷一〇五，4 页下） 831 明清巅盈形桢生灵庭荣（《巴郡太守樊敏碑》，7 页上） 832 零情灵荣英声訾城庭平良茕生刑冥（《李翊夫人碑》，卷一〇六，6 页下—7 页上） 833 明生英鸣（《金城县太山冠里铭》，9 页上）

834 平明寧（《王子乔》，《诗》，卷四，67 页） 835 长将忘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82 页） 836 伤量详兄望（83 页） 837 傍桐通骛更徨忘（84 页） 838 堂羊商行香康霜（《古歌》，85 页） 839明卿廷平《郭乔卿歌》，卷五，91页） 840贞英（《太学中谣》，103 页） 841 英经（103 页） 842 整景（104 页） 843 明平（104 页） 844 铿行（《扬子行》，110 页） 845 卿声（《五门》，115 页）

《白虎通》[29] 846 行光（《爵》，卷一，6 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847 光行（6 页上） 848 英灵（《号》，10 页上） 849 明光（14 页上） 850 明阳（《圣人》，卷六，52 页上） 851明衡（52 页上） 852 景光（52 页上） 853 羊扬兵昌（52 页上） 854 行方（《商贾》，53页上） 855 兄行（《三纲六纪》，卷七，58 页下） 856 光行（《天地》，卷八，66页上） 857情明章（66页上）

看了上面罗列的 857 条韵语资料，我们会有一种模模胡胡的感觉和印象，但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们知道，中古的庚韵系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古耕部，一是来自古阳部。为要弄清楚来自古阳部的那一部分庚韵系字是同时一道由阳部转入耕部的，还是分期分批地由阳部转入耕部的，就得把上列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底下以字为纲，分庚二开、庚二合、庚三开、庚三合四类，按照它们同阳部或耕部通押，以及它们互押、自押的不同情况，分别进行统计[30]；同时以傅毅、班固作为分期的界线，凡是傅毅、班固以前的作者的韵语资料都统计在一起，而把傅毅、班固下迄汉末的作者的韵语资料另行统计在一起，得到的结果是：

傅毅班固以前 注 东	傅毅班固以前 附 冬	傅毅班固以前 庚三合	傅毅班固以前 庚三开	傅毅班固以前 庚二合	傅毅班固以前 庚二开	傅毅班固以前 耕	傅毅班固以前 阳	例字	傅毅班固下至汉末 阳	傅毅班固下至汉末 耕	傅毅班固下至汉末 庚二开	傅毅班固下至汉末 庚二合	傅毅班固下至汉末 庚三开	傅毅班固下至汉末 庚三合	傅毅班固下至汉末 附 冬	傅毅班固下至汉末 注 东
								祊		1						
							2	烹								
							1	彭	1		1		1			
1					1		1	萌			1		1			
4	1		6		3		14	盲								
			1		2		2	氓								
			1				2	猛								
			1		4		1	庚								
1			3		2		4	更	1							1
					1		1	秔	3							
1			1		4		8	羹	2							
					2		4	坑	1		1		1			
			2		1	1	5	亨	2		1					
27	4	5	65	2	17	15	234	行	31	11	5	2	9	1		2
							1	珩	1							
							1	荇								
9	1	1	4	1	1	1	22	衡	7	4	1		3			1
1			1		1		1	胻								
								觥	1		1					
							4	黌								
								喤	1							
			1		2		14	横	1	1						1
4	2	2	5	1	6	3	47	兵	3	3	1		2			
							1	柄								
								邴	1							
			1				1	炳								
			1				2	秉								
6		1	3		5	1	14	病		3	1		1			
52	4	4	10	2	63	18	227	明	27	48	7		13	1	1	2
1					2		5	盟								
1	1		1		1	4	7	京	6	12	1		7			
1			2		1			境(竟)	1	1						
		1	3			1	1	镜								
2		1	1	1	4	2	7	卿		2			1			
			6		3	1	22	庆		2			2			
								鲸		1			1			
								竞					1			
2		2	5		1	3	17	迎	1		1		1			

续表

傅毅班固以前								例字	傅毅班固下至汉末							
注附		庚三合	庚三开	庚二合	庚二开	耕	阳		阳	耕	庚二开	庚二合	庚三开	庚三合	附注	
东	冬														冬	东
	2		1		1	3	9	英	5	15	2		5			
							1	瑛								
			1				9	影(景)	1	1						
			1					映								
			5		6	1	21	兄	2	1	2	1				
			1			1		咏								

从上表可以看出,古阳部所包括的庚韵系字是到傅毅、班固的时候发生分化的。分化的结果是:以"兵"字为代表的三等开口字全都转入了耕部㉑,同耕部的庚三开口字"鸣、惊、荆"之类合流了;其余的则都还留在阳部。比较显著的是"英"、"京"、"明"三字,它们出现的次数相当多,都是押入耕部的次数大大超过押在阳部的次数。其他出现次数较少的字,如"病"、"卿"、"庆"等又都只押耕部,不押阳部。两者结合起来,自应认为这些字在傅毅、班固的当时是转入了耕部的。再看附注,傅毅、班固以前,庚三开口字同东、冬二部通押的相当普遍而频繁,但自傅毅、班固起,就几乎绝不相通。相通的只有三个例子,即:例(713)的"明中滂方",例(802)的"明讼盈成明刑人",例(827)的"雍墇方亡康阳强霜明矜"。例(827)的作者不可考,兴许跟例(713)一样,也是属于转变较晚的方言区的人(例(713)的说明详下)。例(802)可能是传写的误倒,即今本的"民无所争讼",原来是作"民无所讼争",取"争"字同"明"、"盈"、"成"、"刑"等字押韵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这些庚三开口字,从傅毅、班固的时候起,就再没有跟东、冬二部通押的了。这个现象之所以产生,从语音的角度看来,就是因为这些庚三开口字已经转入耕部,主要元音已由后低元音变成了前元音,不能同以后元音为主要元音的东冬二部取得押韵上的和谐的原故㉒。

人们一定要问:既然这些庚三开口字已经转入耕部,那么为什么它们不是纯粹地只同耕部字通押,却仍跟阳部字发生许多纠缠呢?这是有好些原因的,很难说得具体。首先要指出的是,汉人用韵较宽,耕阳二部互相通押,当时习成风尚。例如:

邹阳　醒光(《酒赋》,《文》,卷十九,7页下)

刘安　萤芳爽(《淮南子·原道》,卷一,7页上)　荣霜生(《本经》,卷八,51页下)

王褒　平攘(《四子讲德论》,《文》,卷四二,8页上)

褚少孙　生成享冥(《史记·龟策列传》,卷一二八,3235页)

扬雄　杨荣(《甘泉赋》,《文》,卷五一,4页上)　茫荆刚强(《荆州箴》,卷五四,2页下)

《易林》　霜庭生鸣惊(《小畜之蹇,卷三,37页中)　乡荣(谦之损,卷四,614页下)

*　　　*　　　*　　　*

班固　精光荒苍（《答宾戏》，《后》，卷五二，6页上）
李尤　征鸣囊（《函谷关铭》，《后》，卷十五，4页下）
崔琦　堂霜芳城（《七蠲》，《后》，卷四五，7页下）
张衡　听刑伤（《髑髅赋》，《后》，卷五四，2页上）　政眚隍静（《东京赋》，卷五三，3页上）
马融　廊张声（《长笛赋》，《后》，卷十八，2页下）
无名氏　精灵仓（《史晨奏祀孔庙碑》，《后》，卷一〇一，7页下）　杨荣让长良亡《北军中侯郭仲奇碑》，卷一〇二，3页下）

这里不过略举几例，就已看出，无论是班固以前还是班固以后，耕部跟阳部通押，不但是字多面广，而且有的字还押得相当频繁。比如"荣"字就通押了四次，"生"字也通押了三次。既然一直属于耕部的"荣"字、"生"字都能如此频繁地跟阳部通押，那么原先属于阳部的"明"、"京"、"英"等字，在转入耕部以后，仍较多地同阳部通押，应该说是自然的。

其次，语音的演变，各个方言是不平衡的。上面说，傅毅、班固以后，阳部所包括的庚三开口字已经转入耕部，并不是说当时的各个方言都是在这个时候同时完成了这一转变。如果这个转变的时间界线定得合适，真是符合当时大多数方言的演变实际的话，那也并不排斥：有的方言的演变可能是在这时以前，而另外一些方言的演变又会是在这时以后。从上面列举的资料来看，好象是邹鲁地区完成这个转变的时间较早，所以前于傅毅、班固的夏侯胜、韦玄成都以"明"、"京"、"庆"等字押入耕部，而不押入阳部；汝南、南阳地区完成这个转变的时间较晚，所以后于傅毅、班固的许慎、张衡仍更多地把"明"、"英"等字押在阳部，许慎甚至还把"明"字同冬部字通押。由于文献的不足征，无从甄别哪些例子是语音已经转变而偶尔通押的，哪些例子是语音尚未转变而如实通押的，所以表中左栏的统计数字就难免掺杂一些语音已经转变的次数，而右栏的统计数字也难免掺杂一些语音尚未转变的次数。这也是上表不能精确地反映出已经转入耕部的庚三开口字只同耕部通押的一个原因。

现在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把庚三开口字转入耕部的时间定在傅毅、班固的时候是否切合实际？可不可以提前一点，使它跟东汉的纪元统一起来呢？我们看到，在前于傅毅、班固的苏竟、马援、桓谭、冯衍、杜笃、梁鸿、王充等人的韵语资料里，庚三开口字还是押入阳部的较多，押入耕部的较少。其情况如下：

例　字	兵	秉	病	明	京	迎	英
阳	3	1	1	10	1	1	2
耕	1	0	0	2	1	0	3

由此可见，把转变的时间提前到建武元年，即东汉开始纪元的那一年，是不符合韵文的实际，也就是不符合语音转变的实际的。

上面不把《白虎通》系在班固名字底下，是根据近人的说法[24]。从行文遣词来看，《白虎

通》跟班固现存的各种文字是不相同的。又《白虎通》的一名，既不跟班固原作《白虎通德论》的书名完全相合；而其内容也不是《白虎通德论》那种“讲议五经同异”的书㉕。只要我们留心体察，在在都可看出《白虎通》不是出自班固之手。现在从《白虎通》的用韵上同班固的韵文加以比较，又帮助我们说明了这个问题。试看下表：

班固	耕		0	1	12	5		1	2	3
	阳		1	0	1	1		0	0	0
例	字	兵	邴	病	明	京	景	境	庆	英
白虎通	阳	1			3		1			0
	耕	0			1		0			1

在《白虎通》那里，这些字基本上还押在阳部，而不怎么押耕部；在班固那里，则几乎是只押耕部而不押阳部，情况适得其反。这种矛盾的现象，自难想象会同出一人之手，除非是前后差了十几、二十年，而其人的语音或押韵习惯突然有了改变。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班固撰集《白虎通德论》是在公元 79 年；而上面摘录的班固韵文，有在这年以前，也有在这年以后的。这就否定了《白虎通》有出自班固的可能性㉖。

三

汉人的读若类似后世的直音，是考求汉代语音的最好资料。可惜的是这项语音资料为数太少，西汉根本没有，东汉也只许慎、郑玄稍多一点。要是没有上述韵文作参考，单靠这极其有限的读若，是难于作出什么结论来的。现在先把有关的读若列举于下㉗：

杜子春　梗更（《周礼·女祝》注，卷二，35 页下。《四部丛刊初编》缩本）萌明（《占梦》注，卷六，118 页下）

郑兴　梗亢（《周礼·女祝》注）

贾逵　囧明（《说文·囧部》，七上，142 页上）

许慎　哽绠（《说文·口部》，二上，33 页上）趽彭（《足部》，二下，48 页上）誩竟（《誩部》，三上，58 页上）皿猛（《皿部》，五上，104 页上）鼆黾（《冥部》，七上，141 页上）㉘ 囧獷（《囧部》，七上，142 页上）窊猛（《穴部》，七下，152 页上）磺横（《石部》，九下，194 页下）氓盲（《民部》，十二下，265 页下）埂绠（《土部》，十三下，288 页下）

郑玄　祊方（《周礼·大司马》注，卷七，140 页上）

衡横（《礼记·檀弓上》注，卷二，22 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衡桁（《杂记上》注，卷十二，122 页上）

高诱　横桄（《淮南子·原道》注，卷一，2 页上）行行（《本经》注，卷八，55 页下）虻萌（《氾论》注，卷十三，92 页上㉙）

按照考察韵文资料的办法，把这些读若资料也分类排比，情况是：

例字	祊	彭	盲	虻	莔	萌	氓	黽	黾	猛	梗	哽	埂	绠	更	衡	行
阳	1	1									1					1	1
耕																	
庚二开			1	1	1		1	1	1		1	1	1	2	1		
庚二合																1	
庚三开						1				2							
庚三合																	

例字	獷	穬	磺	横	明	皿	盟	誩	竟	冏
阳				1						
耕										
庚二开					1	1	1			
庚二合		1	1							1
庚三开								1	1	1
庚三合	1				1					

上面在分析韵语的资料时作出论断说，阳部所包括的庚韵系字到傅毅、班固的时候发生了分化：庚二的开合口和庚三的合口都还留在阳部，庚三的开口则已转入耕部。现在读若的情况是所有的庚韵系字都不同耕部发生关系，岂不是把上面的论断明明否定了吗？其实不然。我们在作出上述论断的同时，还补充说明过，庚三开口字的转入耕部在汝南、南阳地区是完成比较晚的。现在表中不同耕部发生关系的庚三开口字，有两条是在傅毅、班固以前的，其余四条都是许慎的，时间只比傅毅、班固稍微晚一点，地区正是在汝南、南阳的范围以内。由此可见，这不但没有否定上述论断，而是相反，更证实了上述论断的正确。

四

声训是汉人盛行的一种释义手段。象刘熙的《释名》，从头到尾都采用声训，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主要依据。许慎的《说文解字》，无名氏的《白虎通》，这些采用声训较多的书，也是应当研究的。因为它们只是采用声训较多，并不是每字每条都采用声训，所以研究起来就得有所甄别，有所选择。我们甄别和选择的原则如下：

（一）训释字和被训释字不同属于一个声母大类的不取。例如《说文·音部》的"章，乐竟为一章"（三上，58 页上），虽然"章"跟"竟"同是阳部字；但是它们的声母大类不同，前者属于舌音，后者属于牙音，严格地说，不能认作是声训。所以，我们不取。

（二）训释字和被训释字只是声类相同而韵部不同的也不取。例如《说文·口部》的"哽，语为舌所介也"（二上，33 页上），"哽"跟"介"虽然同为牙音声母，但"介"是月部字，既不是严格的声训，也不能说明本篇的问题，当然更不能取。

除了《释名》、《说文》、《白虎通》三书以外，汉人其他的一些著作里也有少量的声训。例

如《淮南子·天文》的"指卯，卯则茂茂然。律受夹钟。夹钟者，种始荚也"（卷三，21页下），其中"卯"和"茂"，"夹"和"荚"，"钟"和"种"，在音读上都有密切的关系。又如《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卷十，54页下），其中"名"和鸣，"名"和"命"，"号"和"謞"，"号"和"效"，也是有密切的音读关系的。全面地考察一下这些著作中的训释，我们发现：凡是出现在"A之言B也"、"A之为言B也"、"A之为言也B也"这些训释形式中的"A"和"B"，它们一定有音读上的关系；至于出现在"A，B也"，"A，犹B也"等训释形式中的"A"和"B"，就不一定有音读上的关系。不言而喻，我们择取的材料是前一类训释。不过后一类训释中如果存在着音读上的关系，符合刚才所说的两条原则的，我们也不放弃。例如《诗·无衣》的毛传："行，往也"，虽然是出现在"A，B也"的训释形式中；但是它却符合刚才所说的声训原则，所以本文也把它作为研究的资料。有关的全部声训资料如下：

贾谊　萌盲（《新书·大政下》，卷九，70页下）

毛苌　行往（《诗·无衣》传，卷六，53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竞彊（《桑柔》传，卷十八，136页上）

司马迁　景竟（《史记·律书》，卷二五，1247页）　丙明（1247页）　明孟（《曆书》，卷二六，1255页）

许慎　瑛光（《说文解字·玉部》，一上，10页下）　珩行（11页下）　誩竞（《誩部》，三上，58页上）　寎病（《宀部》，七下，153页下）　倞彊（《人部》，八上，163页上）　洐行（《水部》，十一上，232页下）　埂阬（《土部》，十三下，288页下）　畺境（《田部》，十三下，291页上）　勍彊（《力部》，十三下，292页上）　镜景（《金部》，十四上，294页下）　丙炳（《丙部》，十四下，308页下）

王逸　梗强（《楚辞·九章》注，卷四，82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何休　盟命（《公羊传·隐公元年传》注，卷一，2页下，《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郑玄　卝矿（《周礼·地官》注，卷三，44页上）　盟明（《秋官》注，卷九，165页下）

萌芒（《礼记·月令》注，卷五，48页下，《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丙炳（49页下）庚更（52页下）

应劭　梗更（《风俗通义·桃梗》，卷下，198页，《丛书集成初编》缩本）

赵岐　衡横（《孟子·梁惠王下》注，卷二，14页上）

刘熙　景境（《释名·释天》，卷一，3页下，《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丙炳（4页下）庚更（4页下）　膀横（《释形体》，卷二，10页下）　行抗（《释姿容》，卷三，11页下）兄荒（《释亲属》，13页下）　名明（《释言语》，卷四，16页上）　盟明（17页下）羹汪（《释饮食》，18页上）[30]　镜景（《释首饰》，20页下）　簧横（《释乐器》，卷七，28页下），彭旁（《释兵》，29页下）　衡横（《释车》，30页下）　桄横（31页上）[31]　病並（《释疾病》，卷八，32页下）　盲茫（32页下）

高诱　横光（《淮南子·地形》注，卷四，26页上）

无名氏　卿章（«白虎通·爵»，卷一，7 页上）　芒萌（«五行»，卷三，28 页上）　丙炳（28 页上）　庚更（28 页上）　风萌（«八风»，卷六，52 页上）　明芒（52 页上）　璜横（«文质»，卷七，54 页上）　兄况（«三纲六纪»，卷七，59 页下）

明芒（«春秋考异邮»，«太平御览»引，卷九，3 页下，中华书局 1960 年印本）　景强（同上）　风萌（4 页上）

仍然按照排比入韵字的办法，把这些声训资料分类排比㉜，得到的结果是：

		彭	並	盲	萌	孟	庚	羹	梗	埂	更	阬	行	珩	衔	衡	卝	矿	横
傅毅班固以前	庚三合																		
	庚三开					1													
	庚二合																		
	庚二开			1	1		1			1	1	1	2	1	1				
	耕																		
	阳												1						1
例	字	彭	並	盲	萌	孟	庚	羹	梗	埂	更	阬	行	珩	衔	衡	卝	矿	横
傅毅班固下至汉末	阳	1			1			1	1				1						4
	耕																		
	庚二开						2		1		3								2
	庚二合															2	1	1	
	庚三开		1																
	庚三合																		

		丙	炳	寎	病	明	盟	景	竟	境	镜	卿	勍	倞	竞	諒	瑛	兄
傅毅班固以前	庚三合																	
	庚三开	3	2	1	1	1		2	1		1				1	1		
	庚二合																	
	庚二开					1												
	耕																	
	阳					1				1		1	1	1	1		1	1
例	字	丙	炳	寎	病	明	盟	景	竟	境	镜	卿	勍	倞	竞	諒	瑛	兄
傅毅班固下至汉末	阳																	1
	耕					1	1											
	庚二开				1													
	庚二合																	
	庚三开	2	2			2	2	2		1	1							
	庚三合																	

这张表同样表明了：阳部所包括的庚韵系字在傅毅、班固以前的声训里，都只跟阳部发生关系，绝不同耕部发生关系；而从傅毅、班固起，跟阳部发生关系的范围就有所缩小，不再包括庚韵系中的三等开口字了。表上清清楚楚，庚三开口字既绝不跟地地道道的阳部字互为声训，也几乎不跟阳部的其他庚韵系字互为声训。虽然它们同耕部的关系还不十分密切，仅有

"盟命"和"名明"两个例子；但是它们自成一类，而不同于阳部的其他庚韵系字，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在上述韵文资料所取得的结论的基础上，通过"盟命"和"名明"两例，完全可以肯定，庚三开口字已由阳部转入了耕部。

上边根据韵文和读若的资料，明确指出：庚三开口字的转变，在汝南、南阳地区要比其他地区晚一些。即在傅毅、班固的时候，汝南、南阳地区还没完成这一转变。《说文》的声训代表着汝南地区，《白虎通》的声训代表着南阳地区，所以作这张声训统计表时，我们是把两书的声训统计在傅毅、班固以前的。汝南、南阳地区的语音反映在声训里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现在可以从两书中抽出庚三开口字的部分，另列一表[33]：

例字	丙	炳	病	病	明	景	境	镜	卿	勍	倞	竞	誩	璟
阳					0.1		1.0		0.1	1.0	1.0			1.0
耕														
庚二开														
庚二合														
庚三开	1.1	1.1	1.0	1.0		1.0		1.0				1.0	1.0	
庚三合														

看得非常清楚，庚三开口字当别的地区已由阳部转入耕部的时候，在汝南、南阳地区的方言里还是留在阳部的

五

古韵阳部发展到汉代的情况，上述韵文、读若、声训三方面的材料是互相配合，显示出了它的规律性的。到此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

（一）古阳部所包括的庚韵系三等开口字，到了傅毅、班固的时候，即公元六〇年左右[34]，在邹鲁、扶风、京兆等大部分地区里，都已转入汉时的耕部；而在汝南、南阳等小部分地区里，当时还没完成这一转变。

（二）古阳部所包括的庚韵系二等开口字、二等合口字和三等合口字，直到汉末都还留在阳部，没有转到汉时的耕部去。

罗常培师和周祖谟先生合写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中谈到了古阳部的变化问题，最初说："到了东汉时期，……阳部庚韵一系的字（京、明）转入耕部"[35]。虽然时间划得稍微早了一点，说法也比较含混；但是举例只限于庚三开口字，却是符合实际的。后来又说："庚韵一类字，象京明行兄等字……，到了东汉，这一类字大半都转入耕部[36]；最后在编次韵谱的时候，竟把全部庚韵系字都编入了东汉的耕部谱中，一个也不留在阳部。这种说法和作法，一方面跟最初的说法相矛盾；另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跟实际不相符合。所以他们后来的说法和作法是应当加以纠正的。

注释

① 不见于先秦韵文的字，如果形声系统属于阳部，而《切韵》、《广韵》不是收在庚韵系的，只要较早的反切证明它有庚韵系的音读，本文就把它改收入庚韵系。例如：

“萌”、“氓”二字都不见于先秦韵文，但“萌”从阳部的“明”字得声，“氓”也从阳部的“亡”字得声。在中古音系里，“萌”和“氓”都音“莫耕反（切）”，本文根据大徐本《说文》的“武庚切”，把它们列入庚韵二等开口。

“并”、“黽”二字也不见于先秦韵文，它们的形声隶属关系又不可考，本文根据段玉裁、朱骏声和曾星笠、杨遇夫二师的说法，把它们收入阳部。在中古音系里，“并”音“萍迥反”或“蒲迥切”，“黽”音“武幸反（切）”，都不是庚韵系字。今据《释文》的“白猛反”（卷五，55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和《干禄字书》的“蒲猛反”（20—21页·《丛书集成》本），把“并”字收入庚韵系二等开口。同样据大徐本《说文》的“莫杏切”，把“黽”字也收入庚韵系二等开口。

“茵”字，《王三》不录，今据《广韵》和大徐本《说文》的“武庚切”，补收入庚韵二等开口。

“諠”字，《王三》和《广韵》音“渠敬反（切）”，又“其两反（切）”，大徐本《说文》只有“渠庆切”一音，即只有前头的庚韵系三等开口的一音，所以本文把“諠”字收在三等开口下。

“行”字，指“行走”、“言行”、“阴阳五行”等意义的“行”。

② 先后依卒年为准。有的作者卒年不可考，只知道他大概死在某年以后，就暂以这一年作为他的卒年。

③ 凡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以前死去的，都算在内。

④ 只记页码，不标篇名和卷数，表示跟前一条相同。

⑤ 《诗》是《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简称，特指汉诗部分。中华书局，1959年印本。

⑥ 《文》是《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简称，特指前汉部分。中华书局，1958年印本。页码用各卷的分页码，不用总页码，这是为了更便于翻检。

⑦ 《易林》自从《隋书·经籍志》以后，相传为焦赣作。明人郑晓开始怀疑，清人徐养原、牟庭相等考定为东汉崔篆所作。现代学者如余嘉锡等大都相信这个说法。陆志韦师认为书出西汉无疑；但是这类贞卜之辞，不能也不可能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书内的一些缺文和重文，也显示出了后人窜乱补缀的痕迹。本文把它系在无名氏底下，是为了规避《易林》的作者及其写作时代这个疑难问题。这样做，对于本文的论述并无妨害。

⑧ “颖”字原误作“预”，据学津讨原本校改。

⑨ (9)“王”字原作“主”，据学津讨原本校改。

⑩ “乡”字原作“邻”。学津本说：“别本作‘乡’”（卷一，66页，《丛书集成初编》本）。今据改。

⑪ “明”字原作“限”，“羸卧失限”是文理不通的。学津本说：“别本作‘明’”，（卷一，68页）；而随之大畜下也作“坐卧失明”（卷五，68页下），今据改。

⑫ 康字原误倒，作“康平”。从语音的角度来看，“平”不当跟“聪”押韵。《书·洪范》“平康”字两见，其一是“家用平康”。把本句校正作“天下平康”之后，文意略与《洪范》相近。明夷之师下正是作“天下平康”的，今据正。

⑬ “稂”字原作“根”，全文是“下泉苞根”。这是从《诗·下泉》的“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压缩来的，显而易见，“根”是“稂”的字误。即使没有贲之姤条以及学津本作证，也是可以把“根”字校正作“稂”的。

⑭ “煌”字原作“熠”，全文是“昏以为期，明星熠熠”。这是套用《诗·东门之杨》的“昏以为期，明星煌煌”；而益之谦下以及学津本“熠”字正作“煌”，今据改。

⑮ “残”字，学津本说：“别本作‘患’”（卷三，152页）。“终身无患”确比“终身无残”文理通顺。不过从押韵来看，“残”和“患”都不对。疑当作“殃”，“殃”的左边跟“残”字的左边完全相同，“殃”的右边又跟“患”字的上半拉近似。

⑯ “桑”字原倒在“柘”字上，不跟“行”、“藏”二字押韵。学津本在“桑柘”下注：“别本二字倒”（卷四，277页）。今据正。

⑰ “后”也是《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简称，特指后汉部分。

⑱ “乐”是药部字，不应跟阳部字押韵，原文是“骈聚骝骊以差赢，磋磲皓皜以骏乐”，文义未详，不知“乐”是什么字的错误。

⑲ 原题《对酒》二字，今据《宋书·乐志》(卷二一，606页，中华书局1974年印本)补。

⑳ 《白虎通》相传为班固所作，现在从几个方面看来，是不可靠的(详情参看底下注㉖)。所以这里仿照《易林》的处理办法，把它系在无名氏底下。

㉑ 统计的体例如下：

(一)庚韵系字同阳部或耕部通押，不论阳部字或耕部字的字数多少，都只作庚韵系字押阳部一次或押耕部一次计算。例如例(1)的陆贾那条韵语，其中"阳、藏、稽、亡、光、纲、祥、章、相、量"十字都属阳部，即只作"行"字、"衡"字各押入阳部一次。

(二)同一类的庚韵系字出现在一个韵式中的，作每字押入本类一次计算。例如例(219)的史游那条韵语，其中"卿"、"兵"、"明"、"庆"四个都是庚三开口字，即作"卿"、"兵"、"明"、"庆"各押庚三开一次。庚三开押庚三开，这种自押的现象虽然不能直接看出它们是留在阳部，还是已经转入耕部；但是把这个现象同阳部或耕部的通押结合来看，还是有助于说明问题。所以那些纯粹是自押的韵式，比如例(26)公孙乘的"镜映"，本文也作"镜"字押庚三开一次，"映"字押庚三开一次计算。

(三)不同类的庚韵系字出现在一个韵式中的，作彼此互押一次计算。比如刚才所说的例(219)那条韵语，其中还有"横"字，属于庚二合口一类；"兄"字，属于庚三合口一类。所以统计时，除作"卿"、"兵"、"明"、"庆"各押庚三开一次以外，还作它们各押庚二合一次和各押庚三合一次。同样，"横"和"兄"也作各押庚三开一次。又"横"押庚三合一次，而"兄"也押庚二合一次。

(四)同一个字在一个韵式中出现多次的，只作一字计算。比如例(22)的贾谊那条韵语，其中"行"字出现三次，即只作"行"字押入阳部一次计算。

(五)庚韵系字同东、冬二部通押的，它们能帮助我们说明问题，所以把它统计在附注栏内。比如例(52)刘安的"明章公"，除作"明"押入阳部一次外，还作"明"押入东部一次。

(六)庚韵系字同侵、谈、元、文、真、蒸、鱼、侯等部通押的，只是偶然的现象，不能帮助我们说明问题，一概不予统计。比如上面所举的例(1)那条韵语，其中"辰"字属于文部，附注栏内就不记"行"字、"衡"字各押文部一次的数字。

(七)《易林》中相同的韵语出现多次的，按照所出现的次数统计，例如(396)条的"盲伤"出现三次，即以"盲"押入阳部三次计算。

(八)写作时代不能确定是傅毅、班固以前，还是在他们以后的，也不统计。比如例(803)的"明忘"和例(804)的"伤章祥阳央明昌王"，就没有统计在"明"字押入阳部的数字里头。

㉒ 表上"邴"字仅一见，押在阳部，似并未转入耕部；但语音是个系统，要变就是成系统地变，所以尽管"邴"字押在阳部，我们还是认为它同"兵"、"明"等字一道转入了耕部。

㉓ 古韵各部的拟音，个人同现代各家所拟的出入很大，这里为了避免引起争论，所以只概括地说一说，不作具体的标音。

㉔ 参看《白虎通引得序》，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处，1931年。

㉕ 《后汉书·班固传》："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注："章帝建初四年，诏诸王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卷四十下，1373页—1374页。中华书局1965年印本)

㉖ 按照近人的说法，《白虎通》的作者似乎跟乐纬的注者有些瓜葛。据《毛诗正义》和《文选》注所引各种乐纬注者，或作宋均，或作宋衷。《后汉书·宋均传》："宋均，字叔庠，南阳安众人也"(卷四一，1411页)。《经典释文·叙录》在《易》类里提到了宋衷，说他是南阳章陵人(参看卷一，6页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如果《白虎通》真是出自宋均或者宋衷的话，那就再一次地证实了"兵"、"英"等字的由阳部转入耕部，在南阳地区是完成得比较晚的(参看下文)。

㉗ 凡是注明有声音关系的材料，如郑玄《周礼》注的"'枋'当为'方'，声之误也"，也算在内。

㉘ 《说文解字系传》不收这条读若，连个训释也没有，一上来就是"从冥，黽声"，显而易见是有脱误。

㉙ "甾"字原误作"菑"，今据《说文解字系传》所引诗句(见卷二，17页下。《四部丛刊初编》缩本)改正。

㉚ "羹"字原误作"喫"。毕沅《释名疏证》据《初学记》和《太平御览》的引文，作了改正。今从毕校本。

㉛ "桄"字原误作"枕"。王念孙说："《众经音义》卷十四云：'桄，《声类》作輄，车下横木也。今车床及梯舉下横木皆曰桄'。《释名·释车篇》云：'桄，横在前，如卧床之有桄也。桄，横也，横在下也'。义与《声类》同。今本《释名》'桄'字讹作'枕'，而校是书者辄证以《方言》'軫谓之枕'，且删去'横在下也'四字，弗思甚矣"。(《广雅疏证》，卷九，1163页—1164页。《万有文库》本)

㉜ 《春秋考异邮》的写作时代不可考，表内不予统计。从它的内容来看，在傅毅、班固以前的可能性比较大；否则它的作者当是汝南、南阳等语音上转变较晚的地区的人。

㉝ 表中圆点以前的数字是《说文》的声训，圆点以后的数字是《白虎通》的声训。

㉞ 班固死于公元 92 年，享年六十一岁。尽管他九岁就能写文章；但是现在所看到的他的韵文韵语，如《两都赋》、《汉书》之类，都是永平以后的创作。永平元年是 58 年，这里取成数，所以定作 60 年左右。

㉟ 原书 13 页。科学出版社，1958 年印本。

㊱ 原书 34 页。

《史记》中的韵语

施向东

这里收集的是我在读《史记》时随时摘录下来的韵语，一共是二百九十三条。如果按每换一次韵算一例，则一共有八百六十例。

《史记》是我国古代散文作品的杰出典范。在优美流畅的散文中间，也包含了大量的韵语，其中包括古代典籍如《诗》、《书》、《易》等作品的摘引，秦始皇的刻石铭文，民间的谚语、熟语、童谣，汉代文人的诗骚歌赋、卜祝巫师的套语，以及作者自己行文中少量使用的韵语等等。这里包含有上古语音的丰富材料，特别是汉初的语音材料，是极其可贵的。

《诗经》以及先秦其它经典的押韵，特别是诗三百篇的押韵，是上古音韵系统确立的基础，前人早已作了大量精辟的研究。

秦始皇刻石铭文的体裁和押韵则自具特点。《秦始皇本纪》所录六篇铭文，除了琅邪台刻石之外，都是三句一韵（琅邪台刻石两句一韵），一句四字，相当整齐。每一韵伸延很长，很少换韵。禅梁父刻石、登之罘刻石都是一韵到底，东观刻石、碣石门刻石和会稽刻石都只换了一次韵。只有琅邪台刻石换韵较多，但每一韵少则三、四脚，多的至于十三脚。这同《国风》、《离骚》的风格是很不同的，就是《雅》、《颂》，也没有这种气派。

《史记》引用的民间的谚语、熟语、童谣，数量很多，内容很广，年代伸延也很久远。早的如周宣王时代的童女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晚的有差不多与作者同时的颍水谣（“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谣谚一般都很短，押韵自有特点，除了通常的脚韵，也有腰韵（如 241 例：“宁爵毋刀”），有首尾押韵（如 102 例：骄子不孝），也有交错杂出，韵中有韵（200 例：“瓯窭满篝，汙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车、家，全章之韵；窭、篝，第一句韵；邪、车，第二句韵；谷、熟，第三句韵）。值得提出的是，作者引用民谚，很注意保留它们韵语的特点。例如，“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第 130 例）一例，《索隐》辩之曰：“战国策云，宁为鸡尸，不为牛从。”司马迁从俗不从古籍。这从意义上说没有什么损害，在语音上十分增色。这是太史公的杰出之处，不是拘儒所能企及的。也有一些谚语、格言，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将军列传》）等，我看不出押韵的痕迹。或许它们本来无韵，或许它们原是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经节录之后失去了韵语的面貌（这种情况是有的，如《张释之冯唐列传》：“不知其人，视其友”，无韵。而《田叔传》：“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子，视其所友。”见 173 例），所以这里没有收录。

汉朝人的作品，这里收集的有项羽、刘邦、刘彻的歌辞，有贾谊、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谈的骚、赋等。他们的用韵，有的很严谨，有的较芜杂。罗莘田先生认为：“*汉初……文人用*

韵,各掺土风,出入甚宽,任情变易,故两汉音韵,至为混淆。"①但大体说来,这里所录的例子基本上还符合先秦音韵体系。其合韵超出《诗经》体例的只占极少数。

卜筮套语,大约是为了便于记忆,口口相传,所以用了相当齐整的韵文。《龟策列传》卫平与宋元王一段对话,洋洋数千言,通篇用韵,而且押韵很严。从押韵的风格看,很近于秦始皇刻石铭文。这一段话当出自汉代的职业迷信家,不会是春秋时代实际的语言②。所以把它当作汉代语音材料还是合适的。

作者自己行文中的韵语,主要见于太史公自序。184、185两例,是《史记》一百三十篇赞语中仅见的韵文。我疑心这不是太史公的手笔。补《史记》的褚少孙很喜欢用韵语,又用不好。《日者列传》中一大篇文字,散不散,赋不赋,十分难读。无怪张守节讥为"言辞最鄙陋"。不过褚氏还是元、成间人,离司马迁也只不过七、八十年,语音相去不会太远,所以凡是褚氏补文中有押韵的材料,也一律收录了。

* * * *

这里韵部的分类用的是黄侃的二十八部。从方法论上说,采用什么工具是有一定的随意性的,但是假如所用的工具和研究对象能够恰当地吻合,则不能认为是仅仅出于偶然。并不是任意选用一种工具都能适合于任何对象的,并不是我们把先验的一套规则加给对象,就使对象成为有条理的。恰恰相反,规则只有适合对象,才能认为是对象本身的规则。从先秦的语音材料中归纳出来的韵部,在整理汉初的语音材料时,基本上还适用,这说明,在司马迁的时代,语音还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以致造成与先秦时代明显不同的语音体系。至少在这里所收集的材料中看不出这一点。

当然,这一点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即:上述韵部,本来就不完全是从先秦材料得来的。比如段玉裁分古韵为十七部,不少地方也参考了秦和汉初的材料,采用了《史记》所提供的材料。这样得出来的结论,反过来按诸《史记》,当然不会不合适。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古韵体系是折中于两周与秦汉之间的呢,还是首先是适合于先秦的语音,特别是《诗经》音,并且同时也适合于秦汉的语音材料的呢?很明显,古韵体系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从诗经得来的,并不存在折中性。所以,秦和汉初的材料同二十八部基本吻合这一点,正好证明了语音体系没有经过大变动。特别是《史记》所收集的民间谚语、熟语、童谣,能够说明这一点。因为它们都很简短,在押韵上不象鸿篇巨制中那样多地合韵,所以比较容易验证。

* * * *

八百六十韵例中,合韵224例,只占四分之一。各部单独押韵占了绝大多数。各部单独押韵次数按多少排次如下:

唐部	89	模部	84	咍部	76
寒部	53	歌部	43	萧部	38
青部	36	德部	34	灰部	29
先部	29	东部	18	曷部	16
屋部	13	痕部	12	铎部	12

侯部	11	豪部	8	没部	7
登部	6	覃部	6	屑部	6
冬部	4	齐部	3	帖部	2
添部	1	锡部	1	沃部	1
合部	1				

把这个表同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中的《诗经韵谱》对比，可以看出，各韵出现的频率，同《诗经》中差不多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反映出汉语的一个特点：在韵语中，含元音开口度较大的音押韵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它发音洪亮，易于吟唱，又传得远，且容易分辨。元音开口度较小的韵和入声韵出现频率低，闭口韵最少出现。这完全是同它们的语音特点分不开的。

合韵的情况较为复杂。共有六十二种配合（见附表），其中有一些配合可以说是偶然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不押韵的。出现3次以下的配合有45种，出现频率在4—6次的配合有10种。8次以上7种（其中6种超过10次，1种超过20次）。但是不能完全按照出现的频率来断定这些配合是否真正的合韵。比如萧沃合韵、齐锡合韵、覃合合韵，都只有一、二次，可是它们恰恰是“平入相配”。又如咍登合韵，侯东合韵，模唐合韵、歌寒合韵，即所谓“阴阳对转”，也都仅出现3次以下。因此，具体分析各种配合的情况是必要的，或许它们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

* * * *

△咍德合韵　在段玉裁的十七部中，咍德阴声入声相配，合为第一部。咍德合韵在诗经和先秦群籍中是常见的。这里所收集的材料中，咍德合韵是合韵中最多的，共26例。其中第20例（梁文刻石）、22例（之罘刻石），认为咍德分韵或咍德合韵均无不可。

△咍登合韵　仅见一例：119例，以士韵弓。

△德登合韵二见：105例，德、备韵征；274例，德韵兴。

咍德登三部之间是阴阳入三配的关系。只是咍部与德部的配合要常见得多。

△豪沃合韵一见（186例），平入相配。

△侯东合韵三见（101、119、275例），阴阳相配。《诗经·瞻卬》以巩韵后，是先例。

△模铎合韵十六见，模唐合韵三见。模唐铎阴阳入三配。但模铎合韵比模唐合韵多得多。所有互配的阴阳入声，总是阴与入互配合韵的多，阴阳互配少，阳入互配则极希见。这在合韵中几乎是通例（见后附合韵配合表便可一目了然）。这样看来，段玉裁的古韵十七部把阴声与入声放在一起，阳声则独立，不是没有道理的。它恰恰反映了阴声与入声之间的紧密关系。王念孙以降逐渐把入声分出来，从语音的系统性上说是日趋精密了，但是阴声与入声之间的比阴阳、阳入之间更紧密的关系却也由此模糊了。

模唐合韵的三例之中，第152例屈原《怀沙赋》以莽韵土，《史记索隐》说莽音姥，正义音莫古反。按莽从茻声，茻读与冈同（依说文），从形声系统看，当归唐部。这种矛盾现象如何解释呢？这可能是一种方音现象：maŋ>mã>ma。后汉翻译佛经用“摩”对译梵文ma，至唐

初西北方音鼻音弱化，产生寄生浊音，靡字读为mba，因用以对译ba，而译ma则用莽字：maŋ>mã。这与屈赋中莽字音姥的情况程度有异，音理则一。

△齐锡合韵二见：21例，187例。齐锡平入相配。

△灰没合韵十七见。灰没平入相配。

△先屑合韵一见：242例。先屑平入相配。但是《诗经》没有先屑合韵的例子。

△歌寒合韵一见：19例。以番韵过。歌寒是阴阳对转的关系，《诗经》有合韵的例子。《东门之枌》以原韵差麻婆，《隰桑》以难韵阿何。从番的字如鄱、播、蕃后多转入歌部。

△覃合合韵一见：211例。覃合平入相配，但《诗经》无其例。

△哈萧合韵三见。段玉裁论一、十五、十六三部分别时说，哈部与萧部可通，而灰部齐部绝少与萧部合③。这个结论很对。这里所收的韵例没有一例灰萧或齐萧合韵的。

据俞敏先生《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④，哈部韵的音值是-ɛi或-ai，萧部是-u，相差似甚远，何以能合韵，在翻译佛经中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况：梵文中的-u，在巴利文中常常变成-i，梵文中的-i，巴利文中常常变-u。半元音V、Y之间也是这样：au⇆ɑu。在德文中，au-后面有i一类音就变成[ɔi]，eu-则不需要条件就变。哈部与萧部的合韵大约与此类似。

△哈灰合韵五见，哈齐合韵四见。哈灰齐三部，即段玉裁力主区分者，也承认其有时也合韵。汉人这三部分用也甚严。以这里所收八百多例言，哈部独用76例，灰部独用29例，齐部独用3例，计108例，合韵仅9例，为12:1的比例。

△登唐合韵一见：190例，《封禅文》以煌韵升乘烝。《诗经》无此合韵先例。《离骚》以"余独好修以为常"与"岂余心之可惩"为韵。但是这一例很可疑。"常"字可能是"恒"字，因汉人避文帝讳而改。《楚辞》通篇没有登唐合韵之处，尤其是《国殇》、《天问》、《悲回风》诸篇，分用之严，一目了然。这样看，登唐合韵在先秦甚乏其例。章太炎等人以为登部古收唇音。登部何时变为收舌根音，尚无确切证明。但从汉初已有登唐合韵来看，这一过程大约已经开始了。后汉人译佛经，以登字、腾字对梵文taṁ(g)，以恒字对gaṁ(g)，以陵字对laviṁ(k)⑤，则已收舌根音了。

△登冬合韵一见：186例。《诗》、《礼》、《易》都有两部合韵的先例。

△萧豪合韵八见。两韵音近，《诗经》多有两部合韵的例子。

△萧沃合韵二见。萧沃豪合韵一见，其音理与萧豪合韵同。

△萧侯合韵四见、萧屋合韵三见，萧侯屋合韵一见。侯屋平入相配，与萧韵较近、《诗经》合韵的例子很多。

△侯豪合韵二见。两韵音近。《诗经》有先例：《常棣》以饫（豪部）韵豆具孺（侯部）。以后汉梵汉对音看，侯部的音值是-o，豪部是-au。在梵文中，a+u→o，梵文中的-au在巴利文中平化为-o，其音理大致与豪侯间的关系类似。

△东冬合韵三见。初期的古韵学东冬不分。孔广森始将冬部独立。章太炎以为冬部收唇音，合为侵韵一类，为多数学者承认。但是冬部何时变为收舌根音？王力《楚辞韵读》以为屈原时代冬韵已收舌根音，脱离侵部而独立⑥。楚辞中东冬合韵二见：《离骚》以庸（东三等字）韵

降(冬韵),《九辩》以中(冬韵)、湛(侵韵)、丰(东三等)为韵,还可以见冬侵合韵的痕迹。直至后汉时,译经师还用"阿闳"对译梵文 akṣobhya,是"闳"读[tṣob],仍收唇。闳从众声,冬部字。又以"枫"译 brahm,枫是东三等字。看来楚辞时代冬部还未曾彻底脱离侵部而独立。但是这一过程在汉代有所进展。本文所录 860 韵例,东独用 18 例,冬独用 4 例,覃(侵)独用 6 例,东冬合韵 3 例,而无一例冬侵合韵。东冬合韵,也不限于东三等字,如《龟策列传》以同双凶功通韵众。汉代冬韵离开覃(侵)韵向东韵靠近,走得比楚辞时代远了。

△侯模合韵六见,东唐合韵三见,屋模合韵一见。侯东屋、模唐铎各是阴阳入相配,侯模,东唐合韵,先秦常见。屋模合韵《诗经》上没有先例,但音理上与侯模合韵一致。187 例《使蜀赋》以羽虞处韵仆,确凿无疑。扬雄《方言》:"蜀,一也,或说蜀借为只"。蜀,屋部;只,铎部。屋铎关系与屋模关系一致。

△东青合韵一见;屋锡合韵一见(176 例以狄韵属)。这两种合韵《诗经》都有例子。不过如果读狄为翟(《国语·周语》注:翟或作狄),翟为沃部字,与屋部更近。《诗·君子偕老》以翟韵揥皙帝,段玉裁读翟为狄,与本例正倒一个个儿。

△唐冬合韵一见,250 例。《诗经》没有先例。可见冬部渐向舌根音靠拢。

△唐青合韵五见,两韵相近合韵,《诗经》不乏先例。

△模歌合韵二见。据《梵汉对音谱》,模部音值为-a,歌部为-al,主要元音相同。先秦有合韵的先例:《离骚》以亏韵离,《天问》以亏韵加。

△齐铎合韵一见(169 例),屈赋有锡铎合韵的例子。齐与锡一平一入,齐铎合韵与锡铎合韵是一个道理。

△齐灰合韵六见。《诗经》这两部合韵例子很多。

△青痕合韵三见。《诗经》有例子。

△青先合韵六见。青先两部收尾音不同,但元音差不多,故常合韵。这六例中有些字因常与他部字合韵而逐渐转入他部。如 25 例、230 例,令字(先部)与青部字为韵;后来干脆变成青部字。在《诗经》中,令字虽与青部字合韵,但还常常归先部独用。而在《史记》中只有此二例与青部为韵,没有一例与先部字为韵的。又 122 例,倩字(青部)与先部字为韵,后来变为先部字。又便字,本音平(如 172 例,"王道便便",60 例作"王道平平"),青部字,与偏(先部)为韵,后来转为先部读音。

△青屑合韵一见:152 例屈原《怀沙赋》:"怀情抱质兮,独无匹兮,伯乐既殁兮,骥将焉程兮。"以程韵质匹。自朱熹以降,改原文为"怀质抱情,独无正兮",以情正与程为韵。这是投机取巧的作法。按《尚书尧典》"平秩东作",《史记》作"便程东作",是程借为秩。秩正在屑部。又《诗·巧言》"秩秩大猷",《说文》大部引作"戴戴大猷"。戴从呈声,字或作戴,从至声。呈在青部,至在屑部。段玉裁以为这正说明了十一、十二(青部、先屑部)两部的接近。

△锡屑合韵一见(53 例,以溢韵日)。先秦无先例。刘彻作的这首歌,通篇押韵俱佳,不会单单这一处失了韵。锡屑合韵与上述青屑合韵音理正同,青与锡一平一入而已。

△齐歌合韵十三见。在合韵中出现频率占第四位,仅次于阴入相配的哈德、灰没、模铎

这三类。«诗经»中没有齐歌合韵的先例。«老子»有两例,屈赋有两例,开始见合韵,但还不多。«史记»中的十三例,除第21例之外都是汉朝的(21例为秦始皇时文)。汉朝齐部与歌部这种日趋密切的倾向,是文人任意用韵的后果呢?还是语音自然演变的结果?看来不能用前者来解释。古歌部字后来很多转入齐部。很可能是歌部字元音受到介音影响变窄,因而向齐部靠拢。歌部的音值主要元音是-a,前面带上介音-i-之后,很容易变成-e。比如"斜字",舞台上还有念成[xiá]的,普通话音xié,"茄"字本音[tɕiā],普通话念qié,-ia→ie,正是歌部一部分字在介音的影响下变成齐部字的过程。俄语字母Я[ja],没有重音时就音[je]。也与此相仿。据«梵汉对音谱»,后汉时齐部的音值正是-ie。«切韵»歌戈韵除了几个特别为译佛经造的字外没有三等字,三等字都跑到齐部(«切韵»支韵)里去了。

但是,歌部一部分字变齐部字的过程,在«史记»的时代看来正在进行,尚未完成。这里收集的860韵例之中,齐歌合韵十三例,歌部独用43例,去掉汉之前的10例,还剩33例。如果认为与齐部合韵的那些歌部字已经具有齐部的音值,则歌部独用的33例中又有一半要变为齐歌合韵了。因此只好认为这种转化正在进行之中。

△青寒合韵一见。从音理说,青寒关系与齐歌关系相似。但由于青寒韵尾不同,故不常见。«诗经»有先例:«杕杜»以菁韵睘。

△灰屑合韵三见,没屑合韵一见。«诗经»有先例。

△先痕合韵十见,没痕合韵一见。有先例。

△寒痕合韵二见,寒先合韵四见。«诗经»皆有先例。这三部音较近,顾炎武统归为一部,江永分为二部,段玉裁始分为三部,而仍归为一个大类。三部的共同点是都收舌尖鼻音-n。

△曷铎合韵一见。«诗经»无先例。两部收尾音不同,但主要元音相同(都是-a-)。

△覃添合韵一见,«诗·氓»以耽韵湛,是先例。

△帖合合韵二见,音理与覃添合韵同,一入一平而已。«诗·蒸民»以及韵业捷,是先例。

△灰歌合韵一见。174例以衰韵亏。衰字音本在灰歌之间。«六书音均表»列为十五部(灰部),«说文注»又归为十七部(歌部)。亏字,«说文注»归为十七部,«音均表»以为古音五部转合十七部。两字皆有歌部的读音,所以能合韵。

△灰曷合韵五见,没曷合韵十二见,灰没曷合韵一见。没曷相合的情况,«诗经»仅一见(«瞻卬»一章),但在这儿为数可观,仅次于齐歌合韵。没曷合韵的音理与寒痕合韵相同。曷部合口字由于介音的影响音值发生变化,-ua变成-o以至变成-u。例如曷部中的月韵字有很特殊的合口。汉朝西域的月支国,在希腊文中作Scythia,汉人用月字对[skut]的音。可见月韵的主要元音为-u。据«梵汉对音谱»,没部、痕部的主要元音正是-u。

△屋曷合韵一见。屋部为侯部入声,主元音当同侯为-o,曷部-ua→-o,故得合韵。但韵尾不同,不甚谐调,故不多见。

△歌铎合韵三见:74例以皮韵腋,125例,以皮韵被,186例,以地韵腋。按«说文»夜从亦

声，当在铎部。但是从夜之字多与歌部合韵，以至后来由入声变为阴声。《广韵》夜字入祃韵。在《诗经》中夜字一直归铎部，没有与歌部合韵的例子。大约后来它的入声韵尾越来越弱，渐与歌部合流，所以常常合韵。后汉对译佛经把 yakṣa译为夜叉。按梵文分音节规则，ya为一音节，kṣá 为一音节，又汉时每以去声对译低调音节，故知其时夜时确实已变为去声。

△萧模、萧铎合韵各一见。《诗·民劳》有以恔韵休逑忧的例子。

△豪屑合韵一见。《诗经》楚辞皆无先例，语音相差太远。

△覃先合韵一见。语音相差较远。

以上两例，似不当视为合韵。

△第 123 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似韵非韵。"百、法"属铎、帖两韵，《诗经》有唐添合韵的例子，尚可比拟。"过、邪"歌模合韵，还说得过去。"十、器"属合、屑两韵，相去甚远，也没有合韵的先例。总之很不好读。

*　　*　　*　　*

以上对《史记》中的韵语的分析表明，汉朝初年的语音系统是继承了周秦而没有很大改变的。但是也发生了一些新趋向的萌芽，这就是：

一、歌部齐部的接近，预示了歌部一部分字后来转入齐部。

二、没曷合韵的趋势加强，显示出曷部一部分字(例如月韵字)在介音的影响下主要元音趋向-u。

三、登部、冬部的韵尾正在由唇音向舌根音转化。

注释

① 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27 页。

② 按宋国未曾称王。《宋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有宋元公，前 531—517 年在位。文中提到"春秋著之"，其时孔子未尝作《春秋》也。

③ 见《六书音均表》表四第一部"造"字下注。

④ 未发表稿。本文所取各韵音值均依此谱。以下简称《梵汉对音谱》。

⑤ 见上述《对音谱》。

⑥ 见王力《楚辞韵读》1 页。

附：合韵配合表(表见于第 163 页)

这个图表用双线分出了几个三角形和正方形。三角形中紧靠斜边的数字表示出邻韵相合的频率，离斜边较远的则韵部也较远。上面中间的正方形中是所谓阴阳对转，右边的正方形中是阴入相配，下面的正方形是阳入相配。可以看出，配合频率高的是邻韵相合和阴入相配。

	萧	侯	模	齐	灰	歌	登	冬		东	唐	青	痕	先	寒	德	沃		屋	铎	锡	没	屑	曷	添	覃	帖	合
咍	3			4	5		1									26												
豪	8+1	2															1		1				1					
萧	*	4+1	1														2+1		4+1	1								
侯			6							3									1									
模						2					3								1	16								
齐					6	13														1	2							
灰						1																17+1	3	5+1				
歌															1					3								
登								1			3					2												
冬										3	1																	
东											3	1													1			
唐												5																
青													3	6	1								1					
痕														10+1	2							1						
先															4							1	1			1?		
寒																												
德																												
沃																												
屋																					1			1				
铎																								1			1?	
锡																							1					
没																							1	12+1				
屑																												1
曷																												
添																										1		
覃																												1
帖																												2
合																												

* 三韵相合图中无法表示，如186例萧豪沃合韵一见，则于图中萧沃、萧豪、豪沃合韵数下各注“+1”，余同。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1	谷木玉、目	屋、萧
2	谋事祀	咍
	地义化	歌
3	灵名	青
	微威	灰
	身信	先
	用送	东
	事郁疑时士	咍
4	熏云、天神	痕、先
	舒马	模
	德国	德
	族、睦(1～4《五帝本纪》)	屋、萧
5	人亲信、勤	先、痕
	律出	没
6	阳漳	唐
7	都居	模
	天乔	豪
8	西、讷	灰、没
	从同	东
	旅鼠野序、度	模、铎
9	喜起熙	咍
10	明良康	唐
	脞惰堕(5～10《夏本纪》)	歌
11	丧亡	唐
12	威、至(11～12《殷本纪》)	灰、屑
13	晨晨	先
14	离离	歌
15	德、之	德、咍
16	稷极	德
	天民	先
17	服国(13～17《周本纪》)	德
18	神民	先
19	谇汝	模
	番、过	寒歌
20	饬服极德式革戒、治诲理志事嗣	德、咍
21	始纪事子理士海事志字载、富意	咍德
	帝、地、划懈辟易	齐歌锡
	明方行良荒庄常	唐
	德极福殖革贼式	德
	土户夏者马宇下土邪	模
	里否止纪	咍
	皇明方长行	唐
	平成经	青
22	起罘海始治纪理己哉、德服极则式	咍德
23	方阳明疆畅王兵德息旗疑尤治	唐
	德罘	德、咍
24	息服域	德
	郭、阻抚序所矩	铎、模
25	长方庄明章常疆行兵方殃亡	唐
	疆清名情贞诚程清经平倾铭、令(20～25《秦始皇本纪》)	青、先
26	户楚	模
27	世逝	曷
	何何(26～27《项羽本纪》)	歌
28	扬乡方(《高祖本纪》)	唐
29	事妃、危	咍、齐
	妒恶瘤	模
	国直	德
	悔财之理、仇(《吕后本纪》)	咍、萧
30	庚王光	唐
31	子母(30～31《孝文本纪》)	咍
32	基牛鼒	咍
	鳌、休	豪、萧
33	衍见	寒
	祥明飨(32～33《孝武本纪》)	唐
34	芒商(《三代世表》)	唐
35	带厉、裔(《高祖功臣年表》)	曷、没
36	膺徵(《建元以来诸侯年表》)	登
37	说决(《礼书》)	曷
38	下藉	模
	里友	咍
39	极德国服	德
40	广篑相	唐
	旅鼓武雅语古家下	模
	俯儒	侯
	女语古	模
41	鸣听	青
42	当昌祥当纲	唐
	正定定声	青

续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明王	唐		满缓	寒
	祉悔子	哈		湲难	寒
43	居汝	模		玉属	屋
	事志治	哈		罪水	灰
	商疆	唐		菑来(《河渠书》)	哈
	右子、国	哈、德	54	肆利	没、灰
	济、至(38～43《乐书》)	灰、屑		羊、雨(《平准书》)	唐、模
44	星政、衡	青、唐	55	螭罴	歌
45	嬴宁	青	56	死师	灰
	缩复	萧		埋事谋之(55～56《齐世家》)	哈
	嬴成	青	57	天身神神	先
	缩戚复	萧		畏归归、龟、圭	灰、哈、齐
46	丧亡	唐	58	巢、侯	豪、侯
	忧流	萧		处野(57～58《鲁世家》)	模
	行庆方昌殃亡	唐	59	锵姜昌卿京(《陈杞世家》)	唐
47	兵昌	唐	60	居序	模
	雨暑	模		福极德	德
48	云纷囷云	痕		守咎受	萧
	雾濡趋	侯		色德福极	德
49	绝贼	德		明行昌	唐
	长象	唐		家辜	模
	阎枯	模		好咎	萧
	第次	灰		颇义	歌
	服食	德		好道	萧
	木属	屋		恶路	模、铎
	库路	模、铎		党荡	唐
	兽就	萧		偏、平	先、青
	鼠处呼悟	模		侧直极	德
	言然(44～49《天官书》)	寒		训顺	痕
50	衡、政	唐、青		行光王	唐
51	基牛鼐	哈		德直克福食国忒	德
	鳌、休	豪、萧	61	疑土、筐	哈、灰
52	衍见	寒		从同	东
	祥明享(50～52《封禅书》)	唐	62	序庶	模
53	何河	歌		岁月、日	曷、屑
	宁平	青		明章康	唐
	溢、日	锡、屑		成宁星	青
	流游	萧		雨夏雨	模
	沛处	曷	63	汕好(60～63《宋世家》)	萧
	仁人	先	64	葺公从	东

续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65	磨为	歌		恶妒	模
66	葬昌兄	唐		肖、嫉(93～95《外戚世家》)	豪、屑
67	辅字所(64～67《晋世家》)	模	96	疏去	模
68	天人(《楚世家》)	先	97	断乱(96～97《齐悼惠王世家》)	寒
69	取、咎	侯、萧	98	一失一(《曹相国世家》)	屑
70	藏烹	唐	99	行病	唐
71	子市(69～71《越世家》)	咍	100	里海	咍
72	泉见	寒		何施(99～100《留侯世家》)	歌
73	者疏(72～73《郑世家》)	模	101	口用(《陈丞相世家》)	侯、东
74	皮脏	歌、铎	102	孝骄(《梁孝王世家》)	萧、豪
75	荧荣赢	青	103	仰向	唐
76	情、变	青、寒	104	戏社古家土辅	模
77	死愧	灰		常光	唐
78	号笑毛(74～78《赵世家》)	豪		中终躬	冬
79	光王	唐	105	古土戏社家辅	模
	身、孙	先、痕		兽寇巧	萧
80	芑子	咍		率、罪师绥	没、灰
81	昌亡	唐		德备、徽	德、登
82	柏客	铎	106	戏胥社古家土辅	模
83	锵姜昌卿京(79～83《田完世家》)	唐		南心	覃
				疆、政	唐、青
84	偻伛俯走侮口	侯		顺、人	痕、先
85	口走	侯		则福	德
	谒败	曷	107	直黑	德
	优游	萧	108	芷、服(103～108《三王世家》)	咍、德
	维、岁	灰、曷	109	薇非归衰	灰
86	坚磷	先	110	亲人	先
	涅*、淄	灰、咍	111	名生	青
87	勤分	痕		照、求	豪、萧
88	虎野	模		虎视(109～111《白夷列传》)	模
89	哉子财宰	咍	112	实节	屑
90	衰追	灰		足辱	屋
	己殆	咍		度、固	铎、模
91	坏摧萎	灰		张亡	唐
92	仰行(84～92《孔子世家》)	唐	113	取、宝(112～113《管晏列传》)	侯、萧
93	怒夫下	模	114	虚、愚	模、侯
94	文、姓	痕、青	115	利、位	灰、没
95	垢走	侯		牛时、得	咍、德
	道好	萧		绣庙	萧

* 涅而不淄，屈原贾生传作泥而不滓，是涅有泥音，故拟为灰咍合韵。

续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我羁	歌	143	舞贾（138～143«范雎蔡泽列	模
	仕志（114～115«老子韩非列	咍		传»)	
	传»)		144	声名(«乐毅列传»)	青
116	天人	先	145	女户兔距(«田单列传»)	模
118	卿享(116～118«伍子胥列传»)	唐	146	坼席斮	铎
119	士、弓	咍、登	147	毁、骨（146～147«鲁仲连列	灰、没
	路、夏鲁语	铎、模		传»)	
	贡宫、恩、中	东、侯、冬	148	聪公容	东
120	行藏	唐	149	食恻福	德
121	敬正静	青	150	清醒	青
	勇、众	东、冬	151	移波醨为	歌
122	倩盼绚（119～122«仲尼弟子	青、痕、先	152	夏券上	模唐
	列传»)			鄙改	咍
123	百法	铎、帖		盛正	青
	十器	合、屑		章明	唐
	过邪	歌、模		下舞	模
124	明强尚	唐		量臧	唐
125	皮、被诺谔	歌铎		济示	灰
	昌亡	唐		呋怪	曷
126	实疾	屑		态采有	咍
127	体礼礼死	灰		丰容	东
128	兴崩	登		故綦	模
129	昌亡(123～129«商君列传»)	唐		彊象	唐
130	口后	侯		暮故	模
131	何柯(130～131«苏秦列传»)	歌		汩忽	没
132	舟轴	萧		慨谓	没
	毁、骨(«张仪列传»)	灰、没		质匹、程	屑、青
133	鄙里(«樗里子甘茂列传»)	咍		错惧	铎、模
134	乎鱼	模		喟谓	没
	乎舆	模		爱类	没
	乎家(«孟尝君列传»)	模	153	沙罗	歌
135	水尾	灰		生、身	青、先
136	获度	铎		祥翔	唐
137	断乱(135～137«春申君列传»)	寒		志植	咍、德
138	移亏	歌		贪廉铦	覃
139	天人	先		故瓠驴车	模
140	容凶	东		久咎	萧
141	下处	模		己、知	咍、齐
142	足欲	屋		语去	模
	止有	咍		珍蟥	先

续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藏羊	唐
	辜都下去鱼、蝼	模、侯
154	夏舍暇故处去、庶	模、铎
	服息翼意息之菑期	德、哈
	迁还嬗言	寒
	伏域	德
	败大世	曷
	成刑丁	青
	福纆极	德
	旱远转	寒
	纷垠	痕
	谋时	哈
	工铜	东
	息则极	德
	搏患	寒
	我可	歌
	名生	青
	东同	东
	拘惧	侯
	或意息	德
	丧荒翔	唐
	止已	哈
	浮休舟宝浮忧、疑(148～154《屈原贾生列传》)	萧哈
155	寒还	寒
156	粟角(155～156《刺客列传》)	屋
157	时谋时	哈
158	久裹	哈
159	释搏(157～159《李斯列传》)	铎、模
160	识事	德、哈
	殃祥(《蒙恬列传》)	唐
161	取咎(《张耳陈馀列传》)	侯、萧
162	乱见(《魏豹彭越列传》)	寒
163	言焉	寒
164	取咎	侯、萧
	行殃	唐
165	豫鳌步	模、铎
	智、靡	齐、歌
166	亨藏亡亨(163～166《淮阴侯列传》)	唐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167	归视(《韩信卢绾列传》)	灰
168	相将(《郦生陆贾列传》)	唐
169	裘、梭际	哈、灰
	腋、枝智(《刘敬叔孙通列传》)	铎、齐
170	百诺(《季布栾布列传》)	铎
171	常亡(《袁盎晁错列传》)	唐
172	党荡	唐
	偏、便(《张释之冯唐列传》)	先、青
173	使子友	哈
174	亏衰	歌灰
	退、贵祟(173～174《田叔列传》)	没、灰
175	鱼、祥	模唐
176	狄、属	锡、屋
	首咎(175～176《吴王濞列传》)	萧
177	清宁	青
	浊族	屋
178	延言(177～178《魏其武安侯列传》)	寒
179	父虎	模
	兄狼	唐
180	缟毛(179～180《韩长孺列传》)	豪
181	彭方(《匈奴列传》)	唐
182	彭方	唐
183	坚禽(182～183《卫将军骠骑列传》)	先、覃
184	嚣骄摇朝、侯	豪、侯
	女、后	模、侯
	惑殖福墨(《南越列传》)	德
185	负祀	哈
	首咎	萧
	禺诛侯(《朝鲜列传》)	侯
186	滨鳞轮人臣人年	先、痕
	无睹者	模
	然言	寒
	泽、馀者	铎、模
	郁萃	没
	差亏	歌
	纷云	痕
	陁河	歌

续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垩、坿	模、侯		烂旰	寒
	银鳞	痕、先		鸨目	屋
	珸夫	模		鵁鹄	模
	兰干	寒		滥淡	添
	蒲芜且	模		渚藕	模、侯
	蔓山蘋	寒		峨嵯峨崎锜	歌
	葭胡芦芊居图	模		谷渎	屋
	池移沙	歌		瘣嵬磈	灰
	藿兰	寒		靡豸	歌齐
	杨芳	唐		谿陆筑	萧
	鸾干豻蜒旃箭	寒		离莎	歌
	御舒虚驺	模		兰干蘋原衍莽	寒痕
	酸地	铎、歌		烈越勃沕忽	曷、没
	与怒惧	模		陂波	歌
	毂曲谷	屋		麋犀	灰
	削胥	豪		河驼骡	歌
	蒽葳绣佛	没、齐、灰		谷阁属宿	铎萧屋
	鹈施鹅加池	歌		堂房	唐
	柮盖贝籁喝沸篷外	曷没		见天轩	寒、先
	燧队裔	没		清荣庭倾蠑生	青
	台持之	咍		鳞闲骞	先、寒
	与娱如	模		轨楼朴陶	萧、屋、侯
	里士右哉	咍		园原	寒
	厚取	侯		茎荣	青
	义可	歌		庖野楮栌馀闾	模
	楚邪诸	模		抱茂	萧
	界外芥类萃计位大	曷没		倚傀砢缅	歌、齐
	得职	德		萋风音	覃
	慎田	先		宫穷	冬
	论损	痕		辑隰	合
	极北	德		䴔鹏蛫	齐、灰
	渭潏内	没		鸣经	青
	态来	咍		颠榛	先
	浦野下怒	模		闲迁	寒
	溃汩折冽瀣戾濑沛	没、曷		者处舍	模
	坠磁沸沫	没、曷		涉猎	帖
	怀归徊	灰		剌游	萧
	池巇离	歌		乘中	登、冬
	呐、尾	没、灰		者陆橹	模
	髎廓砢	歌		地离施	歌

续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狼羊	唐		之事哉里食尤	哈德
	苏虎马	模	187	世濊外	曷
	坻水	灰		征攘	青唐
	豸氏豕	齐		被靡	歌
	脑倒	萧豪		骊邛	东
	来态	哈		满辕	寒
	去兔	模		报都夫徒造	萧模
	耀宙弱枭	沃、豪、萧		已兹士	哈
	羽虡处仆	模、屋		寅累	灰
	浮飚俱	萧、侯		多可	歌
	雞鹈	齐、歌		事异	哈、德
	皇明	唐		惧如	模
	殚还	寒		出水	没、灰
	羊乡	唐		菑海哉	哈
	关亦寒	寒		劳毛	豪
	首柳	萧		跼俗说	屋、曷
	略获若蹦籍泽	铎		议规地	歌齐
	怠台	哈		下土	模
	宇巨鼓舞	模		滨臣	先
	耿和波歌	歌		遗微位	灰没
	起耳	哈		序辜奴普所暮雨	模
	音风	覃		涕己	灰、哈
	徒都	模		越计	曷灰
	约翳削	沃豪		山原	寒
	服郁侧	哈德		施驾	歌
	僰藐	沃		闭昧此体	灰
	嗟侈	歌		溺务	沃萧
	此丽	齐		三音	覃
	斯禁	添覃		封颂	东
	仞贫	痕		郿泽	铎
	足独	屋		闻先	痕
	度朔	铎		徙避	齐、锡
	戒旗囿	哈、德	188	峨差、媧	歌、模
	涂虡雅胥圃	模		衍榛	寒、先
	道兽庙	萧		濑世执绝	曷
	获说	铎、曷		得食	德
	化义	歌		佚逝	曷
	帝喜	齐、哈	189	州留游浮	萧
	骋形精	青		旒胥摇	豪
	庶获	铎		绸浮	萧

续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蜒卷颜	寒		徵兴	登
	丽、倚、趖	齐、歌、灰		時祀祉有	哈
	消求	豪、萧		升乘烝煌	登、唐
	东光阳湟方衍	东、唐		谆峦	痕、寒
	旗嬉疑	哈		德翼	德
	驰离离	歌		衰危	灰、齐
	律碳	没、灰		祇遗谓（186～190《司马相如列传》）	灰、没
	河沙	歌			
	夷师危归	齐、灰	191	缝春容	东
	止母使喜来	哈	192	病行	唐
	都霞华	模	193	膺惩（191～193《淮南衡山列传》）	登
	厉沛逝	曷			
	垠门天闻存	痕先	194	行粮	唐
190	民秦	先	195	生情	青
	君存问	痕		富态	德、哈
	前传观	寒		贱见(194～195《汲郑列传》)	寒
	明良	唐	196	德有(《酷吏列传》)	德、哈
	戎隆终	冬	197	钩诛侯	侯
	成声	青		门存(《游侠列传》)	痕
	端前	寒	198	田年(《佞幸传》)	先
	涌丰	东	199	庭鸣	青
	继卒	灰、没		天人	先
	泉衍散埏原	寒	200	窭篝	侯
	沫皙内	曷、没		邪车家	模
	兽庖兽沼	萧、豪		谷熟	屋
	馆变禅	寒	201	睹故语	模
	丘恧	哈		留曹	萧
	櫰二	没、灰		禁簪参	覃
	变见	寒		席错藉客泽石	铎
	荣成	青		悲衰	灰
	恧辞	哈	202	楯兰	寒
	几届	灰没		枣稻	豪
	君越神尊民	痕、没、先		光肠	唐
	观全	寒	203	荡上	唐
	七实	屑		漆室	屑
	试事富	德、哈	204	门身	痕、先
	覆油游育蓄	萧		庐下	模
	泽濩	铎	205	位术、世	没、曷
	熙思来哉	哈		智帝	齐
	囿熹能来	哈		郎行	唐

续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备时时哉	德、哈		下胥	模
	兵强亡	唐	218	稍处、腰	模、侯
	通荣	东、青	219	生成	青
	下孟家	模	220	子士	哈
	大说	曷		贤人(209～220《日者列传》)	先
	凑数	侯	221	丝龟	哈
	户故	模	222	河我义	歌
	菑才	哈		路去语诉	模、铎
	同功	东	223	光乡衡望	唐
	身天身年	先		子牛谋期来	哈
	说绝	曷		留囚	萧
	孜止	哈		龟之	哈
	处舆胥扶徒余	模	224	家且	模
206	蓍言	寒		龟之	哈
	极困	德		图者家庐且	模
207	死哀	灰		得龟在龟之	德、哈
	言砉	寒	225	门冥	痕、青
208	材能等(199～208《滑稽列传》)	哈		望上黄行箱光当	唐
209	报务受	萧		龟期	哈
	正敬	青	226	土古	模
	污下	模		域力极色匿食黑德福服稷	德
	罪慨	灰	227	天渊贤人	先
210	前言	寒		力德福	德
	势利利威机	没、灰	228	报受宝	萧
	多驰儿	歌、齐		下所涂	模
	亲民	先		州留囚仇	萧
211	禁摄	覃、合		谋治埃时来龟哉	哈
	塞治	德、哈	229	使谋有	哈
212	义地义	歌		彊亡亡	唐
	害败	曷		道纣咎宝留	萧
213	祭带礼	曷、灰	230	然患闲山安安迁谩官患言寒	寒
	翁上	唐		奸然	
	子德	哈、德		长藏彊乡	唐
	生成生	青		时治之	哈
214	忧道	萧		色黑	德
215	库车	模		恶若作错择薄获泽谷郭陌宅籍	模铎
	之时	哈		族禄谷耨	屋
	物世	没、曷		嗜美利、至	灰、屑
216	移池移亏	歌		盈嬴精成令名	青、先
217	驷列	没、曷		始理纪有	哈

续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然山	寒	239	樵耀	萧沃
	海市之子海	哈	240	文门	痕
	山患言	寒	241	爵刀(235～241《货殖列传》)	豪
	宝忧	萧	242	虑涂	模
231	福贼惑	德		墨德治耳	德、哈
	来财时期灾期	哈		术讳毁	没、灰
	生成	青		功从	东
	同双凶功通、众	东、冬		遵循	痕
	逢功梁狼傍伤央狂亡殃忘彊	东、唐		恩分	先、痕
	郎床羹蛎狂昌明亡望兵行			真实	先、屑
	将王阳郎葬行汤			一物术	屑、没
	傲高骄笑毫逃	豪		移化宜多和随	歌
232	然山	寒		术竭敝	没、曷
	理海之起殆子	哈	243	刮衣死哀礼率	灰、没、曷
	庙宝	萧	244	为为知	歌、齐
	理时士使友喜始之子之纪	哈		形情	青
	彊常郎氓方羹	唐		后主	侯
	彊尝傍行祥享光纲长亡、成冥	唐、青		法业合	帖合
	子之已	哈		朽守	萧
	行彊王	唐		常纲明	唐
	龟使	哈		端寃	寒
	王将行当	唐		生形成冥名形	青
	宝受咎	萧		竭敝死	曷灰
	悔已	哈	245	史事史	哈
233	喜戒	哈、德		夏予祖	模
	良羊央伤肠创迎当乡兵王彊、	唐、东	246	亲身	先
	桐		247	厘里	哈
234	王当江	唐	248	帝地	齐、歌
	患见言全宰然、贤	寒、先		序度	模、铎
	闻贤	痕、先		台栽	哈
	云门神	痕、先	249	功同	东
	椽全	寒		际裔	曷
	枯下乌蟆且虚间虚疏如乎	模		骄条	豪、萧
	陈天(231～234《龟策列传》)	先	250	商汤衡享、宗	唐、冬
235	极食服来	德、哈	251	伯野下	铎、模
236	实节	屑		乱赧	寒
	足辱	屋	252	禹旅	模
237	子市	哈	253	国革力	德
238	熙来	哈	254	道扰	萧
	壤往	唐		业接、立	帖合

续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序号	入韵字	韵部
	怀非	灰	272	父绪辅、伯斥	模、铎
255	台谋友疑	咍	273	知和	齐、歌
256	难乱闲嬗	寒		罢厮	歌齐
257	越列	曷	274	德兴	德登
258	治事	咍		宗庸	冬、东
259	务道	萧	275	难援	寒
260	强昌	唐		侯共	侯、东
	兴崩	登	276	台基	咍
	尚明	唐		贵遂	灰、没
261	行商	唐	277	轻城	青
	利、末	灰曷	278	旅与吴吕邪辅	模
262	历适迹	锡		齐归	灰
	齐夷	灰		关燕	寒
	越灭	曷	279	寡土吕许父	模
263	微师	灰	280	魏齐	灰
	幽丘	萧咍		国革	德
	盟昌彰亡	唐	281	事谋稷	咍、德
264	违绥	灰	282	和宜	歌
	和何	歌	283	利死	灰
	强昌	唐	284	奢父吴	模
265	庚商衡盟彊	唐	285	郢平	青
266	绝说烈	曷		率计	没
	祀杞之起哉	咍	286	众中	冬
267	生宁名	青		奴固	模
	彊亡	唐	287	齐二	灰
268	泓称	登	288	战焉难	寒
	行亡	唐	289	明量	唐
269	业接牒	帖	290	国职	德
	贤陈秦	先	291	闲藩	寒
	元原	寒		民臣	先
270	子悔祀	咍	292	序如	模
	彼蠡	歌、齐		闲粲	寒
271	东庸	东	293	政姓	青
	禾议	歌		时富采（242～293《太史公自序》）	咍德
	盟昌	唐			
	仁贤	先			

古汉语复辅音说质疑

刘 又 辛

上古汉语复辅音的假说，是高本汉最先提出来的。以后林语堂又有专文提出这一主张。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汉语上古音的语言学家，多有采用这个假说的。我在二十多年前曾写过一篇《古汉语中的复音词及其演变规律》（油印本），其中一部分谈上古复辅音的问题对这个假说提出了"质疑"。现在虽已过去多年，但是我那时所提出的一些疑点，至今也还值得提出来讨论，所以决定把我那篇文章中的这一部分，稍加修改，在这里提出来，请同志们指正。

（一）

让我们先看复辅音说的理论根据。

大家都知道，我们研究汉语上古音的时候，归纳韵部比归纳声母系统，依据的材料要多些。因为归纳韵部，首先是依据古代韵文材料，然后用谐声字的材料相印证。但研究声母时，只剩下谐声字这一项材料作为主要依据了。利用谐声字声符，采用递相联系的归纳法，藉以归纳出上古音的声母系统，再参之以通假字和古今方言的材料，在一般情况下是行之有效的。但遇到一些特殊的谐声现象，就使人感到为难了；高本汉的复辅音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高氏在一篇文章中（见赵元任译《高本汉的谐声说》，清华研究院《国学论丛》第二期。又北京大学出版：《中国上古音讨论集》），先列举了一些两谐的声符如：各、京、柬、兼、监等，然后加以分析说：

这地方无疑的是一个复辅音的痕迹，早年一定有 kl- 一类声母，到后来变成单音了。

但是这个设想在解释这一类谐声字的语音演变时，并不是很顺利的。高氏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

> 可是这些字也一定不会个个都有一样的声母 kl-，要是的话也就变成一样的音了，怎么会在同样的韵母前有的变 k- 有的变 l- 呢？这地方得想几种可能的说法：
>
> 甲、假设"各"是 klâk，"络"是 lâk，就是以 kl- 谐 l-。可是咱们研究 A. B. C 三大类的时候（又辛按：三大类都指比较正常的谐声而言），越看越觉得谐声规则的严密；照那种标准，kl-:l- 的谐法太不象了。而且假如 kl- 可以谐 l-，那么 l- 也可以谐 kl-（后来的 k-）；可是古音中只有很少的例 l- 母可以谐见母字（象立：泣）。所以咱们有理由说，非但"各"本字，连所有"各"谐的字，在上古音也都是有舌根音的。可是这么说

也有两种可能:

乙、各 kâk: 络 klâk

丙、各 klâk: 络 klâk

高氏提出的三种"可能",如果用中古音的反切和今音加以检验,则乙、丙两说就不能成立。因为"络"字的中古音和今音,都是来母字,没有见母的又读,更没有 klâk 的读法。那就只剩下"甲"说,即 klâk:lâk 这一种可能了。但这种可能也不符合谐声规则,高氏自己也说:"kl-:l- 的谐法太不象了"。因此,高氏尽管提出了复辅音这个假说,但又只好承认:

在这种谐声系统里,咱们现在还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考定上古的声母究竟是什么。咱们只能指出这些字的一部分大概是有个 kl- 或 gl- 音的;至于准确的音值,或者将来从支那语系的比较研究里可以考查出来。

用同样的方法,高氏还"猜"出上古有 pl- 或 bl- 的声母。后来高氏在 Grammata Serica 一书中,以及其他著作中,就大量应用这个复辅音假说,而没有进一步地论证了。

后来林语堂在《古有复辅音》一文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见《语言学论丛》,开明版。)

这篇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研究这一问题的几个途径;第二部分提出古有复辅音的论证;第三部分为结论。

他认为研究古代复辅音的途径,有四个方面:

第一,寻求今日俗语中所保存复辅音的痕迹,或寻求书中所载古时俗语之遗迹。第二,由字之读音或借用上推测。第三,由谐声现象研究,如 p.t.k 母与 l- 母的字相谐声。第四,由印度支那系中的语言做比较的工夫,求能证实中原音声也有复辅音的材料。最可惜的就是除去一条暹罗语中 klong(意为一卷,圆筒)能证明中国语"孔——窟窿——孔宠"的关系以外,未能多引例证。此外如汉朝经学家直接的证据,也是一条无有。

因为第四类例证只有暹罗语(即泰语)一条(这一条"例证"是否可作为汉语古有复辅音的证据,林氏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第二类的例子也不多。实际上能够应用的材料也只有两类:一类是古今方言的材料;一类是谐声字的材料。另外,还加上一条"旁证",即西洋语言中有 pl>p、fl>f、kl>h>l 的例子,可以作为古汉语也有复辅音的"旁证"。林氏又说:

古有复辅音说有两种证据,直接的与间接的。直接的如暹罗语之 klong、kluang、kuang 可谓保存中国古语复辅音最明白无疑的凭据。又如古今俗语中"窟郎"、"突栾"、"屈挛"、"勃兰"、"矻落"(代蝗、团、圈、槃、角),也可以说是直接的凭据。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如宋景文所记成语之第一字皆入声字,且发音极速,与 tl-、kl-、pl- 之 p t k 发音最近,此等"窟隆"、"突栾"之字或为"孔宠"、"团栾"之所自出,或与"孔宠"、"团栾"为同系异级之转语。孔、团等字在古俗语中确有 klung tlwan 之读法;春秋地名,"公次于滑",或者只是"滑郎"之省文……klung 变为"孔",与并"不可"为"叵",并"蒺藜"为"茨"之原理略同。……风当有 blam 读法,此居中之 l 音为本字韵母所吸收则为 bam。

间接之凭据就是"各"谐"路"、"兼"谐"廉"、"果"谐"裸"、"柬"谐"兰"等谐声字。……这一段话是林氏的主要论证和结论。

细细分析一下,林氏的论点有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下面分三点谈谈。

第一,关于古今俗语的问题。

研究上古有无复辅音。利用现代方言材料和古籍中关于方言俗语的书面材料,这当然是很重要的。林氏在这一方面比高氏前进了一步。但是就林氏所举的十七条例证看起来,却还不能当做古有复辅音的证据。下面我们只分析一个"角"字,看它是不是能够用以当做古有复辅音的例证。

《古今图书集成·方言什录》云:"角为矻落",按照林氏的分析,似乎"角"的确有kl-这样一个复辅音的可能。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这个字的读音演变史和与之相关的几个词的历史,就会看出这种假说的可疑处。

首先看方言,"角为矻落"这种说法并不陌生,现代北方方言仍然存在,书面上写做"旮旯",读做 gālā; 或者写做"角落",读为 gele 或 jiaoluo。用以表示窄狭或偏僻的地方,如墙旮旯、门旮旯之类。冀鲁一带管鞋子里面可以容脚的地方叫"鞋可娄",锅下可以燃柴炭的空腔叫"锅可浪",也都应该是"角落"或"旮旯"的变音。

"角"的"角落"义还不是它的本义。"角"的本义当为"角觡"。《史记·乐书》云:"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翮奋,角觡生。"这个"角觡"当即牛羊麋鹿所生的角。这是"角"的本义。

至于"角"字的读音《广韵》作古孝切,又作卢谷切。从历史上看,"角"的"卢谷"音可能代表较早的读音。《诗经》"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史记·刺客列传》:"天雨粟,马生角";《汉书·东方朔传》:"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无足";扬雄《太玄经》:"啧以牙者童其角,擢以翼者两其足";崔骃《杖颂》:"用以为杖,饰以犀角;王母扶持,永保百禄"。从押韵上看,这些"角"字都应读为"卢谷切"。《史记·乐书》中"角觡"的"角",没有注音,但《说文》"觡"字下云:"觡,从角,各声。"徐铉注为"古百切"。那么,这个"角觡"的"角"自亦应读为卢谷切为当。又《魏书·江式传》:"宫商觪征羽"注云:"觪即角字"。也可证明这些"角"字都读来母。

但是这个"角"字的读音,到了唐代却渐为"觉"音所代替了。唐·李济翁《资暇录》云:"汉四皓,其一号角里先生,角音禄,今多以觉音呼,误也。至于读角为觉,而角里之音禄者辄改作甪,则益谬矣。""角里"当为地名,今江苏有甪直,浙江省有甪里堰,仍读来母,不过字已写作甪了。

根据以上的材料推测,"角"字的上古声母可能属来母,到隋唐时期,才渐读为见母;再到后来,来母的读法就完全消失,只保存在字书和方言中了。

对于这个"角"字,如果用复辅音说加以解释,就很不容易通过。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可靠的例证,说明"角"曾有过 kl- 这样的声母,从语音演变的规律,也不能说明何以角字会有 l->k- 这样的变化。要说明这类问题,得另外想路子才行,复辅音说不能解释这一类现象。

林氏所提出的十七条方言俗语中的例证，都属于这一类。

利用古今方言材料来探讨上古汉语的真貌，这是一条很宽的路子，我们完全同意利用这方面的材料。汉语方言(包括有关这方面的书面材料)是一个蕴藏丰富的语言宝库，古代汉语各个方面的早期状态，都在方言中保留着痕迹，从近几十年来构拟上古音的全面情况来看，凡是比较经得起考验的假说(其中包括上古音的声母，韵母，声调各个方面)，大都可以在方言中找得出古音演变的线索和例证。因此可以设想，如果上古音果然有复辅音声母存在，那么在汉语方言中不可能消失得这样干净。但事实上是："现代汉语方言里，我们还没有发现过上面这一类的复辅音"(语见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112页)。因此，利用方言材料以证明上古有复辅音，至今还没有真正的进展。

另外，古今方言中还有些例证，恰好可以当做复辅音说的反证。至今为止，语言学家构拟的复辅音，数目有多有少，但都认为有 kl- tl- pl- 这一类的复辅音。但在古今方言中却有一些来母在前，k、t、p 在后的复音词，如果采用复辅音说，就得把这些词的读音拟为 lk- lt- lp-。显然，这样的复辅音是不会有的。比如：

"痀偻"一词，义为驼背，《庄子·达生》："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这个词在古籍中或写做"伛偻"、"曲偻"，按照复辅音说，可认为这是上古 kl- 音残留的痕迹。但《广韵》虞韵"瘘"下云："瘻痀、曲脊。"显系"痀偻"一词的音变。今北方方言管驼背叫"罗锅"，或"罗锅腰"，也应是"瘻痀"一词的音变。如果按照复辅音说，这后者就应拟为 lk-，还得设想过去曾发生过 kl->lk- 这样的音变才行。事实上这样的音变规律是没有的。

又如"蝼蛄"一词。扬雄《方言》："蛄蝼谓之蝼蛄，南楚谓之杜狗，或谓之蛞蝼。"《广雅释虫》："蛞蝼、蝼蛄也。"今北方通称为蝲蝲蛄 (lá lá gū)，或名拉蛄，有的地方叫土狗子，学名叫蝼蛄。王念孙《广雅疏证》云："蝼蛄叠韵字，倒言之则为蛞蝼矣。顺天人谓之拉拉古，即蝼蛄之转声也。"这个词也有 l-k- 和 k-l- 两种读音，按王念孙的说法，l-k- 倒反在前，k-l- 的音倒是后起的，用复辅音说就难以解释了。

总之，从汉语方言的材料看来，很难从这一方面说明上古复辅音的存在。

第二，关于汉藏语系亲属语言的证据。

利用亲属语言的材料作历史比较研究，这本来是构拟母语的一种科学方法。过去几十年，一些语言学家曾经利用汉语方言，构拟中古音和上古音，使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大大超过了清代学者，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在利用汉藏语系亲属语言以构拟汉语上古音方面，则还谈不上什么十分可靠的成果。这并不是方法不对头，更不是语言学家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汉语跟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很不容易找到成批的、可靠的对应材料来做历史比较研究。

拿复辅音的构拟来说，在汉藏语系诸语言中，的确有不少语言是有复辅音的，比如，武鸣壮语的 [pla](鱼)，湘西苗语的 [phlæ](吹)，[mla](笋)，通什黎语的 [pluŋ](家)，撒尼彝语 [dlu] (赐)等。这类材料不少。但是和汉语有对应关系的词则为数甚少。(见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112页)即使有少数可资比较的词语，如泰语"圆筒"叫 klong。

“孔”叫 klung 之类，咱们也得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作出论断。咱们研究上古汉语，不能不依靠文字材料，汉语具有四千多年的文字记载，藏语则到七世纪时才有文字，其他语言的文字更晚。如果我们根据亲属语言的近代语言材料，用以作为构拟几千年前上古汉语语音的依据，那是要十分慎重的，“汉藏语系的诸语言，因为它们分隔了很久，并且分布的地区很广，其间的共同点也是不多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词源关系上找不到足够的，确实可靠的证据，把它们加以比较就常显得软弱无力，难以令人信服。”（见岑麒祥《普通语言学》126 页）这个意见值得我们深思。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反对在这条路上继续探索下去，而是说还要积聚更多更可靠的资料，不要急于下结论。

第三，关于谐声声符的两谐问题。

高本汉在利用谐声字材料提出复辅音说的时候，他同时也指出了这一假说的不能解释的矛盾。他说：

> 倘若“各”古读为 kok，不应会谐出一个 lok（路）音；倘是以 kok 谐 klok，或以 klok 谐 lok，皆比较说得过去；或两字读 klok，谐声上当无问题，然今日读音不应不同。……此不同所在，一时不易证明。

从高氏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语言学界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作出满意的答复。

除此而外，谐声声符还有三谐四谐的现象。比如：

以“翏”为声符的形声字有三组：

膠	嘐		声母 g-
谬	缪		声母 m-
蓼	寥	戮	声母 l-

以“龙”为声符的形声字有五组：

龚		声母 g-
庞		声母 b-（并母）
宠		声母 ch-（彻母）
泷		《广韵》所江切（审母）
聋	笼	声母 l-

这一类谐声声符有一大批，如果按照复辅音说的原则办理，就得把这些声母拟为 kml- kbsl- 之类的复音群。但是这样一来，不是脱离汉语的实际情况更远了吗？

况且，从语音演变上说，象“各”谐“络”、“路”，又谐“格”、“阁”这样在现代汉语中 k- l- 并存的现象，是在其语言中找不到先例的；用复辅音说不能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

以上是我从三个方面对复辅音说提出的疑问。任何科学上的假说，一定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辩难，才能促进这一种学说的发展、完善，最后才能成为大家公认的定论。复辅音说在目前仍然是一个假说，我希望上面提出的一些“质疑”能够起到一点促进的作用。

（二）

现在让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观察一下上面谈到的现象。看看这些现象，除了用复辅音说以外，是不是可以找到别的办法加以解释。我认为，象“孔——窟窿”、“角——砣落”这类现象，象“各”谐“格”又谐“路”、“柬”谐“锛”、“练”又谐“拣”这类现象，如果把它看做古代复音词的演变痕迹，似乎更能确切地说明这些现象，而不致遇到前面谈到的那么多的矛盾。下面就简单地谈谈这个设想。

古汉语中的复音词旧名联绵词，一般分为三类：一是重言词，如夭夭、关关、燕燕等，二是双声词，如颉颃、鹡鸰、颠顿、营劳等。三是叠韵词，如燕婉、委蛇、蕨薇等。我认为还应该增加两类：一类是带“头音”“尾音”的词，如“吴”为“句吴”，“越”为“于越”，“邾”为“邾娄””之类。一类可称为“调声词”，如“窟窿”、“麒麟”、“蝌斗”、“萝菔”等。“调声词”的两个音节的声纽并不相同，但两个声纽又是协调的，所以把它分出来另成一类。

我认为，双声、叠韵、调声这三类词都是从重言变化而成的。古代重言词是非常丰富的，《诗经》是一部很早的诗歌集，这部书中复音词共有五百多个，重言词却有三百一十个，其他三类只有一百八十多个。《诗经》里大部分作品直接间接来自民间，有些诗的语言比较接近口语，是研究上古汉语的重要材料。《诗经》里这种重言词特多的情况，很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拿以后的作品（比如汉赋）和它比较，便会发现重言词大大减少，而双声、叠韵、调声词则大量增加。从现代方言的材料看，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重言词较少，只保存在和小儿有关的亲属称呼，如爸爸、妈妈、姐姐等词中；可是在有些方言中（如云南、四川方言），名词中的重言词就比较多。这显然是这类词汇在方言中发展不平衡的表现。从以上两方面的情况看来，再加以这四类复音词的语音连系，我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双声、叠韵、调声词，是从重言词演化而成的；而所谓上古复辅音字，其实应是“调声词”，同样是从重言词演化而成的复音词。

重言词演化为双声、叠韵、调声词，从音理上说很容易解释；从古代典籍中也可以找到大批的例证。比如：

“蒙蒙”、“梦梦”是重言词（见于《诗·正月》、《抑》、《生民》。又见于《大戴礼》、《九辩》。）因两个声母的异化作用，变成“鸿蒙”（《庄子·在宥》），或变成“笼蒙”（《淮南子·修务训》），或变成“蒙笼”。这是重言变为叠韵的例子。

“几几”（《诗·狼跋》）、“拘拘”（《庄子·大宗师》）是重言词，二词都有蜷曲义，当是一个词，因韵母异化而变为“踡局”（《离骚》）、“曲拳”（《庄子·人间世》）、“蛣蜣”、“戒洁”（《说文》），“鞠躬”（《仪礼》、《论语》），是由重言变为双声的例子。

再进一步，“拘拘”又可演变为“拘挛”（《后汉书·曹褒传》）和现代方言中的“罗锅”。这两个词都叫调声词，两个音节的声母虽不相同，但读起来仍有和双声词相同的协调感。

如果用这个规律来考察复音词，大都可以得到完满的解释。如“孔”字，上古可能读做

"孔孔"(现四川方言仍有此词),后来演化成"孔宠"(见《广韵》),再变而为"窟窿"。

"团"的早期词型可能是"团团",后演化而为"团栾",再变而为"突栾"。

"块"(凷)的早期词型可能为"块块",或作"魁堆"(《楚辞·天问》),再变而为"魁礧",又变而为"坷拉"(土块、北方方言)。

"拘栾"、"罗匡"、"窟隆"、"突栾"、"坷拉",都是调声词,是从重言词演变出来的。

至于谐声声符的两谐问题,也可以用这个假说加以解释。比如"果"字,早期可能读为"果果",是个重言词,以后演化为"果羸",成为调声兼叠韵的复音词。但写字的时候,可能只写一个"果"字,于是这一个"果"字就兼表两个音节的音,一个是 kuə,一个是 luə。古代多用同音假借的办法,"菓""裹"可以写做"果",读的是 kuə 音。"裸"字也借"果"字来应用,读的却是 luə 音。后来造出了菓、裹、裸等专用字,于是就形成了谐声声符两谐的现象。(《周礼·春官·龟人》:"东龟曰果属。"注:"杜子春读果为羸。")

又如,以"监"为声符的字也有两谐现象:鉴、槛的声母为 k-,蓝、览、篮的声母为 l-。可推知"监"原来即具有 k- l- 两个读音,《庄子·天运》:"监临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监临"自是复音词。其实"监""临"二字实是古今异体字,是从一个字发展来的。最早的字形为"临"字。《诗·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宛》:"惴惴小心,如临于谷。"这个"临"字应该解为"鉴"字,即照镜子,"如临深渊",即"如鉴深渊",原始人无镜子,只有在深渊和水谷中才能照照自己的面孔。在深渊边上低下头照面孔,有落水的危险,所以要"战战兢兢"、"惴惴小心"。后来发明了在器皿中盛水当镜子照,于是造了"监"字,"监"字正象人立于皿旁而垂视之形。以后才知道用铜造镜子,于是又造了"鉴"字。可见临、监、鉴、镜本是一组古今异体字。临一向读来母,"监"字则兼读 k- l- 二音,因此形成一字两谐的现象。

从以上的材料看,把这类现象说成是古代复音词演化的痕迹,似乎比用复辅音说来解释更为合理些。关于联绵词演化规律问题,我已另外整理成一篇文章,这里只是简略地谈了一下,详细的论证和材料都省略了。

1956. 12. 22. 初稿

1980. 3. 18. 改写

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

喻 世 长

一 研究上古语音的材料和方法

研究上古语音，有好几方面的材料可以供我们利用。拟测上古韵母的主要依据是上古的韵文和谐声字，而经籍异文、字书重文、古书通假、以读若的方式注音、以声训的方式释义这些方面的材料都可以做为佐证。拟测上古声母，除了韵文的韵脚一项没有直接作用以外，用于韵母的其他方面的材料也都能用于声母。

拟测上古语音使用的方法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比较至少要有两种材料。任何语言如果没有现存的或历史上的不同方言的记录、没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没有亲属语言的材料可供利用，就没有历史比较工作可言。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或不同时代的文字记载，提供了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某些差异的语音形式。研究了这种相似和差异，探索了语音对应和变化的规律，然后才能进行古音的构拟，构拟出了古音，才能解释由古语演变为今语、由古代统一语言演变为古方言、由古方言演变为现代方言的途径。

上面说的研究上古汉语语音可以利用的各种文献是积累了秦以前相当长的历史时代、包括了若干古代方言的材料。怎样确认每一种材料的方言背景和时代期限（如把某一种性质的材料按其出现的地区和时限做空间和时间的排比），在今后的工作中有可能取得进展，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这一步。现在的工作还只能是全面地利用这些材料，进行精确的分析，观察语言的变化，形成古今语音演变的概念，然后构拟出一个假定性的上古语音系统，这个系统存在的时代是秦以前，也许主要是在东周，这个系统存在的地区是黄河中下游，也许主要在齐鲁一带。

研究上古语音，并不是每一组谐声字，每一对经籍异文或字书重文，每一个假借字，每一条读若或声训都有同样的价值。凡是借助于《切韵》读音能看到这些材料中保存着语音差异可以用来比较的，大体上说，就是有价值的，而没有语音差异的就没有什么价值或价值不大。

例如，《毛诗·周南·兔罝》："施于中逵"，《韩诗》作"施于中馗"，《说文》把"逵"列为"馗"的重文，楚庄王的名字《左传》和《公羊传》作"旅"，《穀梁传》作"吕"，（《史记》作侣），《说文》："莠、读若酉"，这些材料由于异文、重文和读若的双方语音相同，在拟测声母和韵母读音的工作上都不能直接提供什么线索。赏赐的"赐"，古器物上写作"锡"，秦穆公古书作秦缪公，《说文》："瀾、或作涟"，在拟测韵母读音时可能提供某种证据。至于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楚国灭掉的小国，《左传》和《穀梁传》称为"夔"，《公羊传》称为"隗"，《毛诗·邶风·谷

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韩诗》作"扶服救之",《说文》"鹈"重文"鹅"、"祀"重文"禩"、"恐"古文"忈",经典中把"容"字多写作"颂"字,《说文》"颂"下有籀文"额",《说文》:"像,读若养"、"沖,读若动",《释名》"冬,终也"、"巳,已也"、"羊,祥也"、"礼,体也"、"霾,晦也"这一类材料(使用释名材料要精选),由于反映了声母的差异,所以在拟测上古声母读音的工作中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比较理想的材料是在举出语音差异的同时,还指出了出现差异的地域。《方言》虽是汉代作品,所记语言也可能在秦以前就是这样。如:"煤,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焜,火也(卷十)","貔、陈楚江淮之间谓之貅,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貊,关西谓之狸(卷八)"。但是这样的材料不多。

研究上古声母可以利用的各种材料,在所起作用的大小上是不一样的。其中价值最高的材料是古代谐声字。借助于《切韵》读音,研究古代谐声字中主谐字和被谐字之间、同级被谐字之间、不同级被谐字之间语音的相似和差异,就可以找出若干条语音对应关系,我们称之为"谐声关系",存在于声母上的,又称为"声母互谐关系"。观察这些互谐关系,用音标写出语音对应公式,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起点。谐声字中存在的、用音标书写出来的、无数的声母互谐关系,象一张由横直斜线交错织成的网,网的每一个"结"就是一个或几个(它们声韵相同)谐声字,任何接连两个结的"线"就是一种谐声关系。我们的研究越深入,结的大小(同音字的多少)和线的粗细(体现这种关系的字数的多少)就认识得越清楚。观察整个网上出现的音,和它们彼此的关系,研究它们的语音性质,运用比较语言学的一般原理,确定上古有什么样的音,就得出了一个假定性的上古声母的系统。在拟测上古声母系统时,也要使用谐声字以外其他方面的材料,但谐声字比其他方面的材料作用大得多,这是因为谐声字的下面两个特点,是其他方面材料所没有的。

一、谐声字比较全面地代表了当时的语言。汉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谐声字,每一个谐声字都表示一个特定的语音形式和它的来龙去脉。本身不是从某得声的意符字,如果充当了一组谐声字的主谐字,也就和从它得声的字发生了互谐关系,进入了谐声系统。不参加谐声系统的意符字在全部文字中占的比例很小。因此,我们可以说,组织在七八百个谐声系统中的八、九千个谐声字,包括充当主谐字的意符字,记录了当时汉语书面语词汇的绝大部分,也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的口语。从谐声字在文字总量中占优势的时代开始,汉字就进入了以音节和词素为单位的表音体系时代。这个时代,汉字和汉语的关系已经不是以语词的意义体现在文字的形体中为主,而是以语言的声音体现在文字的表音符号中为主。从文字学的角度,可以根据文字形体的变化,把表音时代文字再划分为几个不同阶段。从音韵学的角度,我们利用谐声字研究语音历史,也要注意时代的界限。

谐声字在研究语音史上起作用主要在于上古。我们所说的上古音,指的是秦以前汉语的语音,选用材料当然也应是秦以前的文献。秦以前典籍中出现的谐声字大部分都收录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之中了。粗略地说,研究上古语音使用的谐声字也就是见于《说文》的谐声字。

谐声字中的声母互谐关系，初看似乎使人眼花缭乱，深入分析就会感到有条不紊。舍去支流、抓住主流，排除不可信的所谓"得声"，用语音原理解释展转相谐的现象，困难的结子一一解开，主要的规律自然地水落石出。

全部的先秦典籍代表了一种丰富、精炼、内部结构严密的书面语。记录这种书面语的谐声字代表了汉语史的一个特定的时代。为了和秦以后的汉语相区别，我们称之为上古时代，也可以称之为谐声字时代。《诗经》时代包括在谐声字时代之中，但后者比前者的时间更长更古。

二、古代谐声字在表音上有严密的系统性，并且存在着对它进行分期研究的可能性。研究古代谐声字中存在的声母互谐关系、韵母互谐关系、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系、谐声字和其他方面材料的配合关系、特别是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韵文中的韵脚和谐声字中的韵母互谐二者互相表里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记录上古汉语的谐声字，在语言的声音和文字的符号二者的关系上表现为：在无穷的变化中体现着规律，在严密的规律中充满着变化。因此，谐声字绝非一时一地单一语音系统的记录。文字的历史正好告诉我们，谐声字不是某一时间以某一方言为依据，一下子制订出来的，而是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陆续创造、不断改革、既有增补、又有淘汰，最终保存下来的。它本身的千变万化的复杂性是历史的产物，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优点。

那么，如果说谐声字在表音时，空间上是超方言的，时间上是超历史的，是否中肯呢？否。

春秋战国时代，工商业有了明显的发展，在列国都城和交通要冲，居住了十万、几十万人口的经济都会相继兴起。列国诸侯接纳各种政治见解的游说之士，商人成群结队往来四方，学术上百家争鸣盛行，私人讲学授徒，各派学者在一起辩论，蔚然成风。这些历史背景都为语言趋向统一，在方言口语之上形成彼此易于了解的共同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实际上这种共同语是真的出现了。我们读诸子百家的书，并没有突出的方言差异之感就是明证。称为"士"的知识阶层诵诗赞礼都要使用的"雅言"，就是当时的共同语。形成这种共同语必有居于主导地位的方言。这必然是人口密度大，历来文化水平高，地理位置适中的地区的话。这个地区就是齐鲁宋卫地区。文字不能脱离语言。在诸子百家的著作活动中，在谐声字不断丰富、改革的过程中，在秦代以行政手段统一文字的措施中，都必然尽量使书面语和齐鲁宋卫地区的口语紧密结合，否则就要脱离群众，是行不通的。

可以这样说，上古谐声字所记载的语言主要是以东周时代齐鲁宋卫地区的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同时，谐声字也反映了东周以前更早时期的语言变化的踪迹，也包含了其他地区方言的因素。这样说，主次的关系就清楚了。

在把古代谐声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分析研究以后，必然要提出一个问题，在东周以前，谐声字已有很长的历史，能否对它进行分期断代的研究。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从语音的角度研究甲骨文中的谐声字，可以进一步认识殷商语言的特点。出土的钟鼎彝器，凡是能确定其时代的都可以进行时间先后的排比。每一段时间的器物上的铭文，丰富到能够从谐声

字中概括出语音系统，就可以划分一个阶段，确定一个研究对象。开始先把时限分得大些，商代和周代相区别，西周和东周相区别，至少是可能的。

上文已经两次提到“借助于《切韵》读音”。具体说来就是我们研究上古语音，无论利用那一种材料，首先都要赋予它们以《切韵》的读音。在《切韵》读音已经音标化的今天，就是在研究上古语音的材料上先标出《切韵》时代的语音。我们习惯上说的“由《切韵》上推古音”，具体说来，第一步就是如此。有了《切韵》标音，然后才能根据前人已经得出而为我们所接受的结论，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标出上古的读音，建立上古的语音系统，指出从上古到切韵的音变规则。

研究上古语音的材料和研究切韵语音的材料是同一种语言不同时代的文献，研究古代语音除了使用历史文献以外，还使用现代方言口语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可以拿来进行比较，比较以后可以据以构拟古音的。至于如何构拟，那是要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其他语言的历史为借鉴的。

二　谐声系统中谐声关系的多样性

认识谐声关系从认识谐声字开始。认识谐声字就是清楚地了解某字与何字谐声，某字从何字得声。从何得声的何字就是主谐字，用何字做表音偏旁的某字就是被谐字。

主谐字本身如果又是从另一字得声的，这另一字就又是它的主谐字。主谐字不能再分析出表音偏旁了，就是第一主谐字。省声是把表音偏旁省去一部分不写出来，要根据字书的解释和我们的分析，来断定省声是否可信。

一个主谐字所谐的被谐字可以多，也可以少。少的可以只有一个。例如：“心”～“沁”、“灰”～“恢”、“美”～“媄”。多的如“冓”的被谐字有十个：“篝、韝、溝、遘、構、購、覯、媾、斠、講”。

主谐字和它的被谐字合在一起称为“一组谐声字”。一组谐声字可以只有主谐字和被谐字两级，如上举四例。也可以是第一主谐字的被谐字当中有的又成为第二主谐字，又有它的被谐字，这时就构成三级。还可以是第二主谐字的被谐字当中有的又成为第三主谐字，又有它的被谐字，这时就构成四级。依此类推。例如：至——致——緻、用——庸——镛都是三级，卩——即——节——楖是四级，刀——召——昭——照——羔——糕是六级。

一组谐声字的声母或韵母读音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例如：“美”和“媄”、“丈”和“杖”，声母韵母都相同。“灰”和“恢”的韵母相同，声母不同，“心”和“沁”的韵母相同，声母不同(声调也不同)。

一组谐声字中可以出现几个声母或韵母。如以“皆”为主谐字构成的“阶、楷、谐”诸字，同属一个韵母(声调有的不同)，而声母分别为见溪匣。又如以“争”为主谐字构成的“筝、琤、箏、静”诸字，分属耕和清两个韵母，庄初床从四个声母。

一组谐声字如果只包含一个声母(或韵母)，那就是本母(或本韵)自谐。没有声母(或韵

母)谐声关系可言。在"皆、阶、楷、谐……"这一组谐声字里,声母有见溪匣之间的互谐关系,韵母是本韵自谐。在"菁、溝、斠、講"……这一组谐声字里,声母是本母自谐,韵母有侯觉江之间的互谐关系。

一组谐声字中如果出现两个声母(韵母与此同理,不再举例说明),就构成一种谐声关系,如"灰"和"恢"构成晓和溪的互谐关系;如果出现三个声母,就构成三种谐声关系,如"阶、楷、谐"构成见——溪、见——匣,溪——匣的互谐关系;如果出现四个声母,就构成六种谐声关系,如"筝、琤、苿、静"构成庄——初、庄——床、庄——从、初——床、初——从、床——从的互谐关系。用一个公式来概括就是:

设 S=一组谐声字中出现的声母数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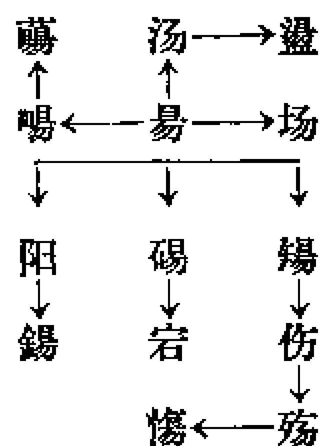
G=在这一组谐声字中出现的谐声关系数目

两个数目的关系是 $\frac{s\times(S-1)}{2}=G$

以上的讨论对于声母和韵母都适用。下面撇开韵母,再就声母做进一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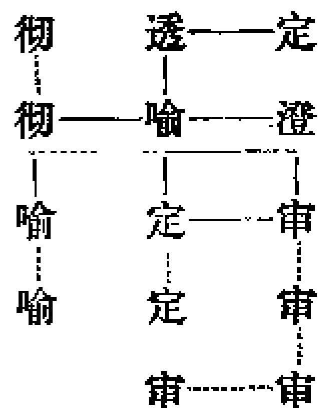
上一节把声母谐声关系比喻为由粗细不同的横直斜线组成的网,现在就举两个例子,说明网的形象。

第一个例子是以"昜"为第一主谐字的一组谐声字。



箭头表示主谐被谐关系。横直曲线意思一样。第二例同。

这一组谐声字共有五级,出现了透定彻澄审喻六个声母,包括了 $\frac{6\times(6-1)}{2}=15$ 种互谐系关。这些字的声母互谐关系组成下面这样一个网,但是十五种关系没有完全画出来。有的本母自谐(用虚线连接)也画出来了,这是为了和上面的例字对照起来方便:



如果我们从其中抽取"昜——场"一对谐声字,它们就代表了声母"喻——澄"的互谐关系,这个关系是本谐声系统十五种互谐关系中的一个。"喻——澄"互谐关系在别的谐声系统中还要多次出现。

第二个例子是以"刀"为第一主谐字的一组谐声字。

苅 韶 韜
到←刀→召→绍
貂
䓎 超 昭沼 弨
䝤←羔←照 落
窯 糕

这一组谐声字共有六级，出现了端定彻澄照穿禅喻见溪十个声母，包括了 $\frac{10\times(10-1)}{2}=45$ 种声母互谐关系。这些字的声母互谐关系组成下面这样一个网，但是四十五种关系没有完全画出来，画出来的是和上面例字互相对照的十一种关系（重见的谐声关系用————表示，本母自谐用……表示）。

定 喻 定
端……端— —澄— —禅
端 彻 照 穿
溪——见——照 照
喻 照

如果我们从其中抽取"召——绍"一对谐声字，它们就代表了声母"澄——禅"的互谐关系，这个关系是本谐声系统四十五种互谐关系中的一个。"澄——禅"互谐关系在别的谐声系统中还要多次出现。

这样看来，我们从谐声字中抽取两个声母不同的字，它们所表现的互谐关系，就是全部谐声字中所包含的声母互谐关系总和中的最小的因素，也可以叫做谐声关系的最小单位。这样的最小单位是全部统计工作的基础（一对谐声字、体现一次谐声关系，统计数字是一），也是我们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起点。

三 四十一声类互谐关系的大势

四十一声类是分析《广韵》一书的反切上字得出来的关于声母的分类。《广韵》来自《切韵》，但其中一部分切语有了改变。运用比《广韵》更接近于《切韵》原书的材料，研究《切韵》语音的声母，把唇音八类归并为四类，是各家一致的看法。而喻母三等（本文称为于母，以下仿此）是否归并到匣，娘母是否归并到泥，则属于各家大同中的小异。《切韵》声母少于四十一类，近年来各家著作公认如此（定为三十七类就是四十一类减去轻唇四类，定为三十六类又

有泥娘归并，匣于分开及泥娘、匣于都归并而多分出一个俟的不同）。

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利用《切韵》声类作为观察上古声母的手段，仍用四十一类的划分，并无不可。在用四十一类注明谐声字声母读音时，首先看到，四十一声类按彼此互谐的远近，自然地聚合为若干个小组，具体说来就是聚合为五系十一组：

一	帮系	1 帮非组	帮滂並	非敷奉	
	帮系	2 明组	明	微	
二	精系	3 精庄组	精清从	庄初床	
	精系	4 心组	心	疏	
三	端系	5 端知照组	端透定	知彻澄	照穿船
	端系	6 泥组	泥	娘	日
	端系	7	来		
	端系	8	邪 审	禅	喻
四	见系	9 见匣组	见溪群	晓匣于	
	见系	10	疑		
五	影系	11	影		

四十一声类互相谐声的基本情况，也就是分为五系十一组的根据，可以扼要说明如下：

一、塞音（帮非组和端知照组）、塞擦音（精庄组）、塞音加擦音（见匣组）各组（1、3、5、9）内部互谐的多，互谐的具体方式有共同性，各组之间互谐的很少。影母（11）则同见匣组（主要是见匣于）有一些互谐。

二、鼻音各组（2、6、10）内部互谐的多。同本系塞音互谐的有一些。各组之间互谐的少，但疑和日有少量互谐。晓主要和明微、其次和疑有相当多的互谐，和泥娘日互谐是很少的。

三、来心（有时连同疏）邪审禅喻各母（4、7、8）谐声范围超出本系，各有自己的谐声特点：

1. 来同各系塞音及帮见两系鼻音都有一些互谐。

2. 心除和疏及本系塞擦音互谐外还和端见影三系塞音互谐。

3. 邪除谐心外很少和精系互谐，因此在上古它不应属于精系，邪和端知照组各母都有少量互谐，其中谐浊声母的较多，谐清声母的较少，但谐审的多，而最多是和喻互谐。邪还有少量和见溪匣互谐情况。

4. 审禅主要是和端系塞音互谐，禅和照互谐最多，审和喻互谐最多。审还和心邪互谐。审禅互谐不多。

5. 喻和端系塞音、心邪、审禅、见系塞音、来日都有互谐，而以和定相谐最多。假定喻是端系浊塞音，发音方法同于定群，发音部位在船之后、群之前，即高本汉给澄母定的切韵音 ȡ'＝ȡ'，在解释喻的谐声关系时，才很方便。

以上是四十一声类彼此互谐关系总的格局，以下再就若干细节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四十一声类中属于塞音、塞擦音和擦音的各母（不能依《切韵》读音把邪审禅归人擦音），按它们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排列为下表：

帮	滂	并		
非	敷	奉		
精	清	从	心	
庄	初	床	疏	
端	透	定		
知	彻	澄		
照	穿	船		
		喻		
		群		于
见	溪	匣一	晓	匣二
影				

1. 凡是同一横行的各母互相谐声的称为“同位互谐”，就是因发音部位相同而互相谐声的意思。为这种性质的谐声定一个代表符号：“甲”。

2. 凡是同一纵行的各母互相谐声的称为“同式相谐”，就是因发音方法（方式）相同或相近而互相谐声的意思。为这种性质的谐声定一个代表符号：“乙”。

3. 凡是相谐的两母不在同一横行或纵行内，但它们各自的位置，经过一次曲折，就可以在表上找到的，称为“曲折通谐”，就是因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有某些近似而可以谐声的意思。曲折通谐的范围以在本系声母之内为多。为这种性质的谐声定一个代表符号：“丙”。

（二）晓母和明微疑相谐时，来母和各系塞音、鼻音相谐时，谐声的一方在上古可能读为复辅音。为这种性质的谐声定一个代表符号：“丁”。

心邪审禅各母和各系塞音相谐，心母和鼻音边音相谐时，谐声的一方在上古可能读为复辅音。为这种性质的谐声定一个代表符号：“戊”。

声母谐声双方的语音性质，虽然千变万化，但是以上两段的描述，基本上可以概括得住。

要了解错综复杂的谐声关系，那些是主流，那些是支流，最好的方法是统计学的方法，我们虽然不能靠互谐频率的高低来解决问题，但统计数字能说明一些情况，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统计工作要包括下面五个步骤：

一、把《说文》中所有参加谐声系统的字，以第一主谐字为纲，排列出来（清代学者们已作了这一步）

二、开列互谐关系的名目。四十一声类互谐关系的总数必然比 $\frac{41\times(41-1)}{2}=820$ 要小得多，因为有一些声母永远不和另外一些声母互谐。但开始时可以把 820 种相谐关系的名目全部开列出来。

三、把每一组谐声字中出现的每一个谐声关系的数目分别统计在 820 种名目之下。

这一步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做法:

1. 如上文我们提出的那样"易"组谐声字有十五种关系,"刀"组谐声字有四十五种关系,一一记录在各个名目之下。

2. 以第一主谐字为一方,本谐声系统全部被谐字为另一方(不管是否充当第二、第三主谐字),一个个地进行双方互相谐声的统计。

四、从统计结果中看出某某声类和某某声类永不互谐。

五、按各声类之间谐声频率的大小排列、比较,提出问题。

1930年姜忠奎写了一部著作,名为《说文声转表》。这个书和姚文田《说文声系》一类书性质相近,但比清人著作用起来方便。各谐声系统的第一主谐字不是按《说文》中出现的先后而是按四十一声类的次序排列,主谐字和被谐字都注上了大徐的反切,并标明声类。以第一主谐字为一方,和它相谐的所有被谐字为另一方,分别声类进行了双方谐声关系的统计。凡本母自谐的不再统计,凡《说文》重文是谐声字的,注出它得声偏旁的声类,凡有读若的,注出读若某那个字的声类,也都参加统计。上面说的统计工作五个步骤的前三步,这部书都做到了,只是第三步采取的是第2种统计法。到了第四步要说明某声类和某声类不互谐时会出现一些漏洞,例如第一主谐字读透母的各组谐声字中,被谐字没有读穿母的,反之亦然,因此在姜书中透和穿的关系是零。可是在第一主谐字读端母的"耑"声下面有"湍"和"喘",出现了透和穿的互谐关系。我们认为这样的同级的谐声字互谐现象同样重要。姜书则只强调第一主谐字和被谐字的关系。尽管如此,我们要了解四十一声类的大致趋势,他的统计结果,还是很有参考价值。所以在本文撰写当中参考了他的书,并要把他的统计数字,稍加分析排比,撮要介绍在下面。所谓稍加分析排比,就是指:(1)四十一声类的排列次序,不是按姜书始影终微,而是按我的五系十一组。(2)第一主谐字和它的被谐字的每一种互谐关系的统计数字,按上述的甲、乙、丙、丁、戊五种类型分行排列。姜氏统计法是以见谐溪,如"亢～抗",和以溪谐见,如"𡉉～縠",分开统计,不求总和。我们则把分开统计的数字,仍分两方,写在分数分子的位置上,而把相加的和数,同样地写在双方分数分母的位置上。所谓撮要,就是我们认为在了解谐声大势和拟测上古声母系统的工作上没有重要作用的若干数目小的互谐关系省去,没有介绍。申明这些情况是为了使读者了解,姜书对我的工作有助益,而如果我有错误,姜书没有责任。

帮	～	甲	并 $\frac{50}{80}$	滂 $\frac{30}{30}$			
		乙		非 $\frac{16}{44}$			
		丙		奉 $\frac{17}{40}$	敷 $\frac{8}{24}$		

滂	～	甲	并 $\frac{1}{10}$
		丙	奉 $\frac{1}{15}$

并	～	甲	帮 $\frac{30}{80}$	滂 $\frac{9}{10}$	
		乙	奉 $\frac{16}{40}$		
		丙	非 $\frac{5}{54}$	敷 $\frac{3}{10}$	
非	～	甲	敷 $\frac{55}{67}$	奉 $\frac{49}{70}$	
		乙		帮 $\frac{28}{44}$	
		丙	并 $\frac{49}{54}$	滂 $\frac{21}{21}$	
敷	～	甲	非 $\frac{12}{67}$	奉 $\frac{18}{28}$	
		乙			滂 $\frac{3}{3}$
		丙	帮 $\frac{16}{24}$	并 $\frac{7}{10}$	
奉	～	甲	非 $\frac{21}{70}$	敷 $\frac{10}{28}$	
		乙	并 $\frac{24}{40}$		
		丙	帮 $\frac{23}{40}$	滂 $\frac{14}{15}$	
明	～	乙	微 $\frac{52}{72}$		
		乙		日 $\frac{10}{14}$	
		丁	晓 $\frac{18}{25}$	帮 $\frac{9}{12}$	来 $\frac{8}{15}$
微	～	乙	明 $\frac{20}{72}$		
		乙			疑 $\frac{9}{9}$
		丁	来 $\frac{30}{32}$	晓 $\frac{20}{27}$	

精	～	甲	从 $\frac{40}{111}$	清 $\frac{28}{68}$	心 $\frac{12}{28}$
		乙		庄 $\frac{28}{37}$	
		丙		床 $\frac{12}{18}$	初 $\frac{9}{20}$
清	～	甲	精 $\frac{40}{68}$	从 $\frac{15}{47}$	心 $\frac{7}{30}$
		乙			初 $\frac{7}{21}$
		丙		庄 $\frac{12}{17}$	床 $\frac{7}{9}$
从	～	甲	精 $\frac{71}{111}$	清 $\frac{32}{47}$	心 $\frac{13}{22}$
		乙			床 $\frac{7}{8}$
		丙		庄 $\frac{17}{47}$	初 $\frac{2}{11}$
庄	～	甲		床 $\frac{5}{6}$	初 $\frac{1}{11}$
		乙	精 $\frac{9}{37}$		
		丙	从 $\frac{30}{47}$	清 $\frac{5}{17}$	心 $\frac{5}{10}$
初	～	甲		庄 $\frac{10}{11}$	床 $\frac{2}{3}$
		乙	清 $\frac{14}{21}$		
		丙	精 $\frac{11}{20}$	从 $\frac{9}{11}$	心 $\frac{5}{14}$
床	～	甲		庄 $\frac{1}{6}$	初 $\frac{1}{3}$
		乙			从 $\frac{1}{8}$
		丙	精 $\frac{6}{18}$	心 $\frac{5}{12}$	清 $\frac{2}{9}$

心 ~			
甲	清 $\frac{23}{30}$	精 $\frac{16}{28}$	从 $\frac{9}{22}$
乙	疏 $\frac{34}{48}$		晓 $\frac{10}{13}$
丙	初 $\frac{9}{14}$	庄 $\frac{5}{10}$	床 $\frac{7}{12}$
戊	见 $\frac{13}{28}$	匣 $\frac{14}{16}$	定 $\frac{12}{15}$
		影 $\frac{13}{15}$	泥 $\frac{5}{5}$
	喻 $\frac{4}{37}$	照 $\frac{4}{10}$	日 $\frac{2}{11}$
		澄 $\frac{3}{3}$	娘 $\frac{2}{5}$
	审 $\frac{5}{26}$	邪 $\frac{5}{16}$	

疏 ~	
乙	心 $\frac{14}{48}$
戊	来 $\frac{2}{11}$

端 ~			
甲	定 $\frac{23}{27}$	透 $\frac{12}{12}$	
乙	照 $\frac{35}{62}$	知 $\frac{9}{26}$	
丙	澄 $\frac{22}{27}$	穿 $\frac{17}{20}$	喻 $\frac{7}{13}$
丁		来 $\frac{1}{7}$	
戊	禅 $\frac{25}{39}$		

透 ~			
甲	定 $\frac{21}{38}$		
乙	彻 $\frac{6}{7}$		
丙	澄 $\frac{9}{18}$	喻 $\frac{5}{43}$	知 $\frac{1}{8}$
丁		来 $\frac{3}{6}$	日 $\frac{1}{5}$
戊		禅 $\frac{2}{13}$	

定 ~			
甲	透 $\frac{17}{38}$	端 $\frac{4}{27}$	
乙	喻 $\frac{11}{69}$	澄 $\frac{7}{21}$	船 $\frac{1}{2}$
丙		照 $\frac{4}{18}$	知 $\frac{4}{13}$
丁			来 $\frac{1}{19}$
戊		禅 $\frac{5}{20}$	心 $\frac{3}{15}$

知 ~			
甲	澄 $\frac{12}{18}$	彻 $\frac{5}{13}$	
乙	端 $\frac{17}{26}$	照 $\frac{11}{31}$	
丙	定 $\frac{9}{13}$	穿 $\frac{8}{9}$	透 $\frac{7}{8}$

彻 ~			
甲	知 $\frac{8}{13}$		
乙			透 $\frac{1}{7}$
丙	晓 $\frac{18}{21}$	照 $\frac{7}{12}$	喻 $\frac{5}{18}$

澄 ～

甲 知 $\frac{6}{18}$

乙 定 $\frac{14}{21}$ 喻 $\frac{4}{39}$

丙 透 $\frac{9}{18}$ 端 $\frac{5}{27}$ 照 $\frac{3}{19}$

照 ～

甲 穿 $\frac{6}{10}$

乙 端 $\frac{27}{62}$ 知 $\frac{20}{31}$

丙 澄 $\frac{16}{19}$ 喻 $\frac{12}{27}$ 彻 $\frac{5}{12}$ 定 $\frac{14}{18}$

戊 禅 $\frac{22}{47}$ 审 $\frac{12}{21}$ 心 $\frac{6}{10}$

穿 ～

甲 照 $\frac{4}{10}$

乙 彻 $\frac{4}{4}$

丙 晓 $\frac{7}{13}$ 端 $\frac{3}{20}$ 知 $\frac{1}{9}$

船 ～

甲 照 $\frac{3}{3}$

乙 定 $\frac{1}{2}$ 澄 $\frac{1}{1}$

丙 知 $\frac{3}{5}$ 晓 $\frac{2}{6}$ 端 $\frac{2}{3}$

泥 ～

乙 日 $\frac{12}{45}$ 娘 $\frac{8}{11}$

丙 匣 $\frac{10}{10}$

丁 喻 $\frac{13}{13}$

娘 ～

乙 日 $\frac{15}{34}$ 泥 $\frac{3}{11}$

丁 照 $\frac{8}{10}$ 端 $\frac{3}{3}$

日 ～

乙 泥 $\frac{33}{45}$ 娘 $\frac{19}{34}$ 疑 $\frac{16}{20}$

丁 喻 $\frac{24}{29}$

戊 心 $\frac{9}{11}$

来 ～

丁 见 $\frac{18}{80}$ 匣 $\frac{3}{20}$ 疑 $\frac{3}{31}$

丁 定 $\frac{18}{19}$ 喻 $\frac{12}{34}$ 端 $\frac{6}{7}$

丁 帮 $\frac{5}{8}$ 明微 $\frac{9}{47}$

邪 ～

戊 喻 $\frac{9}{35}$

戊 见 $\frac{1}{6}$ 匣 $\frac{3}{3}$ 定 $\frac{2}{3}$ 透 $\frac{2}{2}$

戊 心 $\frac{11}{16}$ 审 $\frac{2}{16}$

审 ～

戊 照 $\frac{9}{21}$ 穿 $\frac{4}{6}$ 船 $\frac{3}{3}$

戊 定 $\frac{27}{27}$ 喻 $\frac{16}{54}$ 澄 $\frac{8}{8}$ 端 $\frac{4}{4}$

戊 心 $\frac{21}{26}$ 邪 $\frac{14}{16}$ 禅 $\frac{1}{4}$

禅 ～

戊 照 $\frac{25}{47}$ 穿 $\frac{4}{4}$

戊 定 $\frac{15}{20}$ 端 $\frac{14}{39}$ 知 $\frac{11}{11}$ 喻 $\frac{1}{6}$

戊 透 $\frac{11}{13}$ 澄 $\frac{7}{7}$

戊 审 $\frac{3}{4}$

喻～

乙	定 $\frac{58}{69}$	澄 $\frac{35}{39}$		
丙	透 $\frac{38}{43}$		见 $\frac{27}{51}$	匣 $\frac{21}{31}$
丁			来 $\frac{22}{34}$	日 $\frac{5}{29}$
戊	审 $\frac{38}{54}$	心 $\frac{33}{37}$	邪 $\frac{26}{35}$	禅 $\frac{5}{6}$

见～

甲	匣 $\frac{209}{280}$	溪 $\frac{156}{185}$	晓 $\frac{55}{80}$
丙	群 $\frac{113}{150}$	影 $\frac{79}{90}$	于 $\frac{9}{27}$
丁	来 $\frac{62}{80}$	疑 $\frac{53}{71}$	
戊			心 $\frac{15}{28}$

溪～

甲	见 $\frac{29}{185}$	晓 $\frac{13}{29}$	匣 $\frac{8}{29}$
丙		群 $\frac{2}{14}$	于 $\frac{1}{14}$
丁	疑 $\frac{9}{18}$		

群～

乙		匣 $\frac{12}{17}$	
丙	见 $\frac{37}{150}$	溪 $\frac{12}{14}$	晓 $\frac{10}{19}$

晓～

甲	见 $\frac{25}{80}$	匣 $\frac{16}{46}$	溪 $\frac{16}{29}$
丙		群 $\frac{9}{19}$	于 $\frac{1}{32}$
丁	来 $\frac{27}{28}$	疑 $\frac{20}{40}$	明微 $\frac{14}{52}$
戊或乙			心 $\frac{3}{13}$

匣～

甲	见 $\frac{71}{280}$	晓 $\frac{30}{46}$	溪 $\frac{21}{29}$
乙		于 $\frac{9}{35}$	群 $\frac{5}{17}$
丙		影 $\frac{27}{37}$	喻 $\frac{10}{31}$
丁		来 $\frac{17}{20}$	疑 $\frac{3}{12}$
戊			心 $\frac{2}{16}$

于～

乙	匣 $\frac{26}{35}$			
丙	晓 $\frac{31}{32}$	影 $\frac{25}{30}$	见 $\frac{18}{27}$	溪 $\frac{13}{14}$

疑～

乙			日 $\frac{4}{20}$	
丁	晓 $\frac{20}{40}$	见 $\frac{18}{71}$	溪 $\frac{9}{18}$	匣 $\frac{9}{12}$
丁	来 $\frac{28}{31}$			

影～

丙	见 $\frac{11}{90}$	匣 $\frac{10}{37}$	于 $\frac{5}{30}$
戊			心 $\frac{2}{15}$

四　声母互谐关系举例

甲　同位互谐

帮～滂：卜～朴　包～泡
帮～并：苞～雹　碧～白
滂～并：魄～帛　媲～陛
非～敷：分～忿　方～访
非～奉：夫～扶　弗～费
敷～奉：妨～房　汎～凡
精～清：紫～雌　最～撮
精～从：子～字　井～阱
清～从：蹴～就　取～丛
庄～初：侧～恻
庄～床：组～锄
初～床：刍～雏
精～心：澡～喿
清～心：沁～心
从～心：藉～昔
端～透：典～倎　耑～湍
端～定：旦～但　镫～邓
透～定：土～徒　呈～廷
照～穿：钟～冲　㞢　蚩
照～船：浙～折
穿～船：川～顺
知～彻：卓～趠
知～澄：中～仲
彻～澄：奼～宅
见～溪：干～刊　古～苦
见～晓：高～蒿　句～煦
见～匣：戒～械　告～浩
溪～晓：罄～謦
溪～匣：刻～亥
晓～匣：嫿～画　枵～鸮

乙　同式相谐

帮～非：辈～非　版～贩
滂～敷：胚～坯　姊～髴
并～奉：蓬～逢　菔～服
明～微：门～闻　茅～务
精～庄：祭～瘵　作～诈
清～初：刺～策　仓～怆
从～床：才～豺　聚～骤
心～疏：消～梢　湘～霜
端～知：丁～打　笃～竹
透～彻：托～奼　呈～逞
定～澄：邓～橙　桃～兆
知～照：致～至　陟～骘
彻～穿：黜～出　杶～春
澄～船：茉～术
泥～日：诺～若
泥～娘：奴～拏
娘～日：匿～若
喻～定：怡～殆　杨～荡
喻～船：予～杼　蝇～绳
喻～澄：也～驰　由～宙
匣～群：含～黔　酣～钳
匣～于：盍～馌　魂～云

丙　曲折通谐

帮～敷：卜～赴　保～孚
帮～奉：卑～脾　冰～冯
滂～奉：潘～番　溥～辅
并～非：贫～分　裴～非
精～初：祭～瞥
清～床：取～骤
从～庄：潛～簪
清～庄：蔡～瘵
端～澄：刀～召
透～澄：耀～濯
端～穿：羝～鸱
澄～照：柱～注
澄～穿：重～冲
见～群：今～芩　骄～乔
溪～群：困～菌
晓～群：吸～及
见～喻：君～尹　姜～羊
见～于：妫～为
晓～于：讳～韦　煖～爰
影～于：蔫～焉

丁　第一类复辅音参加谐声

晓～明：薨～梦　晦～梅
晓～微：忽～物
晓～疑：谑～虐　羲～义
　　　　浒～午　虺～兀
明～帮：臱～边　丏～宾
明～滂：脈～派
泥～透：餒～骸　能～态
泥～定：淖～悼
娘～端：卒～垫
日～透：冉～聃
泥～喻：乃～孕
娘～喻：冏～鷸
日～喻：肉～瑶
疑～见：尧～浇　严～敢
　　　　嵬～鬼　危～脆
疑～匣：元～完　银～痕
帮～来：剥～禄
非～来：风～岚
透～来：体～礼　獭～刺
彻～来：郴～林　宠～龙
　　　　螭～离
喻～来：翊～立　聿～律
　　　　酉～留
见～来：禁～林　柬～楝
　　　　莒～吕　兼～簾
明～来：麦～来　卯～聊
　　　　睦～陆　霾～狸
疑～来：歺～列　鱼～鲁

乐～栎

戊 第二类复辅音参加谐声

心～端：虽～碓
心～透：枲～胎
心～知：锡～猲
心～彻：羞～丑
心～见：岁～刿　斯～基
心～影：笑～妖　栖～鞧
心～照：徙～止　隼～準
心～定：髓～隋　辛～庠
心～澄：枲～治　新～稺
心～泥：襄～囊　囟～農
心～娘：纕～醸
心～日：娀～戎　繻～儒
心～来：飒～立　薮～缕
疏～来：洒～骊　数～楼
心～群：趿～及　斯～淇
心～匣：楔～絜　宣～桓
心～疑：薛～孽　亵～艺
心～喻：賜～易　秀～莠
　　　　修～攸　枲～怡
心～船：虒～篪
审～端：叔～督
审～透：深～探
疏～知：帅～追
审～彻：束～敕
审～照：室～至　商～章
审～穿：赦～赤　朩～俶
审～定：庶～度　释～铎
审～澄：矢～雉
审～船：申～神　世～贳
审～喻：施～匜　世～叶
　　　　舒～余　输～俞
邪～透：耜～胎
邪～彻：踁～梃
邪～见：俗～谷　松～公
邪～溪：已～起
邪～照：席～遮
邪～穿：羡～缕　驯～川
邪～定：遂～队　循～遁
邪～澄：岫～胄
邪～匣：彗～慧　檈～環
邪～喻：详～羊　似～以
　　　　已～圯　谢～射
邪～船：循～盾　谢～射
禅～端：成～丁　是～隄
禅～透：醇～焞　社～土
禅～知：尊～转
禅～照：丞～蒸　殊～朱
　　　　石～跖　什～汁
禅～定：蜀～独　匙～题
　　　　擅～檀　殳～投
禅～澄：睡～锤　树～厨
　　　　属～浊
禅～船：辰～唇
禅～喻：墅～豫　甚～醓
　　　　鏞～用

己 本母自谐

帮～帮：北～背　毕～箄
滂～滂：聘～娉　浦～铺
并～并：步～莎　葡～備
明～明：蒙～蠓　㒼～满
精～精：津～尽　晋～戬
清～清：采～菜　桼～漆
从～从：集～杂　戋～餞
心～心：桑～颡　肙～琑
端～端：柬～楝　朵～垛
透～透：天～吞　叏～弢
定～定：同～桐　田～甸
泥～泥：宁～泞　奴～怒
见～见：冓～构　居～裾
溪～溪：欠～坎　口～扣
疑～疑：五～梧　月～刖
晓～晓　匈～汹　毁～燬
匣～匣　亥～骇　会～绘
　　　　行～珩　禾～龢
影～影　安～晏　燕～嬿
来～来　夌～陵　粦～鳞
　　　　霝～灵　罗～萝

五 上古声母语音系统的分析和拟测

前面四节讨论了上古谐声字中声母的互谐关系，这一节就可以转入上古声母系统的拟测了。

拟测上古语音开始于数十年前，近十年来又有了新发展，许多学者对于三十、四十年代流行的拟音系统提出了不少的改革意见。便于解释各种古代文献，便于说明上古向《切韵》的演变，符合语言学的一般原理，因此也就为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奠定可靠的基础，我认为，这是拟音工作应该遵守的三项原则。以此来衡量，已有的拟音系统还未能尽善尽美。自己提出一套系统也并非完全满意。如果有一得之愚，参加讨论，对于求得正确结论，也许不无

裨益。下列六点是我的新体会，在提出上古声母表之前，应做扼要说明：

一、知彻澄从上古到《切韵》各家拟音有出入。高本汉是 t──→ȶ，罗常培是 t──→ʈ，李方桂是 tr──→ʈ。ȶ 是颚音。ȶ 和 ʈ 形式不同，性质一样，都表示卷舌的或舌尖后的硬音。李先生把卷舌成分在上古做介音处理，知为 tr，庄为 tsr，为解释到《切韵》（或《切韵》以后）演变为卷舌声母提供了便利。这个办法很好，已经有其他学者采纳。我觉得 r 的应用不能那样广泛，应该把知二和知三分开。罗先生《知彻澄娘音值考》主张知彻澄在《切韵》时读作舌尖后的塞声，三等字有软化的倾向，说明两者略有区别。我认为把知二知三的不同，庄二庄三的不同，推到上古非常方便。因为有些谐声系统（不是所有的）支持这种区分。如："擢濯""择泽"所在的谐声系统有知二无知三，"柱住""治贻"所在的谐声系统有知三无知二，"筝琤""策责"所在的谐声系统有庄二无庄三，"侧厕""状装"所在的谐声系统有庄三无庄二，因此我的拟音 tr 只限于知二，tsr 只限于庄二。庄三上古 tsj（经过 tsj──→tʃ──→tʂ）到《切韵》和庄二（经过 tsr──→tʂ）合流，十分方便。知三可以仍用高、罗的观点，上古既非颚音，也无颚化。知二经过 tr──→tj，知三经过 t──→tj，到《切韵》合流也很方便。《切韵》知是 tj，陆法言及其以前诸家切语端知部分混用的现象才便于解释。

二、照穿船上古是颚化的塞音 tj 等，才便于解释它们和端知的密切谐声关系。至于和见系也有互谐，以 tj 谐 kj 也不困难。上古到《切韵》庄三走过 tsj──→tʃ──→tʂ 三步，照走过 tj──→tʃ 两步，但下一步到《切韵》以后也是 tʃ──→tʂ，那时庄照就合流了。tʃ 不同于 tɕ，tɕ 是单纯舌面音，tʃ 是舌尖一舌面音。

三、近来各家都认为喻母不是零声母，甚至提出上古喻母是舌尖音。同喻母谐声的那些声母，正好把它包围起来，如果拟为 ȡ‘，解释它同周围的 d‘g‘zd‘……谐声都很方便。

四、在见系里，有群和于两个细音和一个洪音匣相当，都有互谐现象。只好把上古的匣分为两半。办法是一个谐声系统中出现了匣和见溪群相谐，就把那里的匣拟为 g‘，称为匣$_{一}$，其余的，拟为 ɣ，称为匣$_{二}$。到《切韵》，匣$_{一}$经过 g‘──→ɣ 的变化和匣$_{二}$合流。这个见解李方桂有过，现已放弃，但我认为可取。

五、所有浊塞音和塞擦音都标为送气音，这有两个方便。一便于解释和送气清音谐声。有些谐声系统（如前面举过的以"易"为第一主谐字的一组谐声字）浊送气音和清送气音互谐，而不送气清音不出现。二便于解释宋元以后浊音在一定条件下变为清送气音。此外别无深意。

六、上古复辅音声母可以有三种写法。假定一对谐声字《切韵》时代读为两个不同声母，而这两个声母在上古可能组成复辅音，在标注上古读音时，把两方还是一方，把一方中的那一方，写成复辅音，就有三种办法，因而上古音向《切韵》音演变的情况也有所不同。用 F_1F_2 连写表示上古复辅音，$F_{(1)}$ 表示和 F_1 相同或相近的音，$F_{(2)}$ 表示和 F_2 相同或相近的音，三种不同的写法和演变情况是：

I. $F_1F_2 \longrightarrow F_{(1)}$　　II. $F_1F_2 \longrightarrow F_{(1)}$　　III. $F_{(1)} \longrightarrow F_{(1)}$

$F_1F_2 \dashrightarrow F_{(2)}$　　$F_{(2)} \longrightarrow F_{(2)}$　　$F_1F_2 \longrightarrow F_{(2)}$

在上古声母表中我采用第二种写法。在注明切韵声类时，由复辅音变来的 $F_{(1)}$ 不加括号，由单辅音变来的 $F_{(2)}$，外加括号。括号内的字有时表示一个声类，有时代表一组声类。

下面就是我所假定的上古声母表。

p 帮非	ts 精	tsr 庄二	tsj 庄三	t 端知三	tr 知二	tj 照			k 见	ʔ 影
p' 滂敷	ts' 清	ts'r 初二	ts'j 初三	t' 透彻三	t'r 彻二	t'j 穿			k' 溪	
b' 並奉	dz' 从	dz'r 床二	dz'j 床三	d' 定澄三	d'r 澄二	d'j 船	ɖ' 喻	g'j 群	g' 匣一	
[illegible]	s 心	sr 疏二	sj 疏三						x 晓	
							ɣj 于	ɣ 匣二		
m 明微				n 泥娘	nj 日				ŋ 疑	
				l 来						
				st 心(端)	stj 审(端)				sk 心(见)	sʔ 心(影)
				sd' 心(定)	sd'j 审(定) ɖ' 心(喻) sgj 心(群)				sg' 心(匣)	
				sn 心(泥)					sŋ 心(疑)	
				sl 心(来)						
				zt 邪(端)					zk 邪(见)	
				zd' 邪(定)			zɖ' 邪(喻)		zg' 邪(匣)	
xm 晓(明)									xŋ 晓(疑)	
mp 明(帮)				nt 泥(端)			nɖ' 泥(喻)		ŋk 疑(见)	
pl 帮(来)				tl 端(来)			ɖ'l 喻(来)		kl 见(来)	
ml 明(来)									ŋl 疑(来)	

上古声母表的几点总说明：

一、上古声母由单体辅音和复辅音组成。单辅音、塞擦音、送气音、带卷舌介音 r 的和颚化的辅音统称为单体辅音。复辅音按其性质分为两类，后面分别有说明。

二、单体辅音声母和复辅音声母在数量上虽然不相上下，但从他们在上古汉语词汇中出现的频率看，单体辅音声母出现次数的总和比复辅音声母出现次数的总和要大得多。因此应该指出，谐声字所反映的上古声母，从总体来估计，单体辅音是主导的，复辅音是从属的。

三、声母表纵行表示发音部位相同或相关。横行表示发音方法相同或相似。

四、单体辅音声母中，有十一个能够出现在一等、二等、三等、四等韵的前面，即：p p' b' m n l k k' x ŋ ʔ。有两个能够出现在一等、二等、四等韵的前面，即：g' ɣ。有七个能够出现在一等、三等、四等韵的前面，即：ts ts' dz' s t t' d'。有七个只能出现在二等韵的前面，即：tsr ts'r dz'r sr tr t'r d'r。有十一个只能出现在三等韵的前面，即：tsj ts'j dz'j sj tj t'j d'j nj ɖ' g'j ɣj。

五、声母表为研究上古到《切韵》的演变提供了方便，而没有管音位的分合。帮三等四个声母、精三等四个声母见溪晓疑影来的三等，都没有写成颚化形式出现在相应的位置，这是因为从上古到切韵，它们没有发生变化，没有根据说它们在上古已经发生了颚化。

关于第一类复辅音的几点说明:

一、第一类复辅音十二个,按其结构性质分为 XM MP PL ML 四个类型。

二、十二个复辅音的构成,说明如下:

能和明微两母字谐声的晓母字,上古声母都写作 xm,实际读音也可能是 m̥。

能和疑母字谐声的晓母字,上古声母写作 xŋ,实际读音也可能是 ŋ̊。

能和帮非组诸声母谐声的明微两母字,上古声母都写作 mp。

能和端知照组诸声母谐声的泥娘日三母字,上古声母都写作 nt。

能和喻母谐声的泥娘日三母字,上古声母都写作 nȡ‘。

能和见组诸声母谐声的疑母字,上古声母都写作 ŋk。

能和来母谐声的帮非组诸母字,上古声母都写作 pl。

能和来母谐声的端照知组诸母字,上古声母都写作 tl。

能和来母谐声的喻母字上古声母写作 ȡ‘l。

能和来母谐声的见匣组诸母字,上古声母都写作 kl。

能和来母谐声的明微两母字,上古声母都写作 ml。

能和来母谐声的疑母字,上古声母写作 ŋl。

三、这些复辅音除了 ȡ‘l 只出现在三等韵前面以外,其他十一个复辅音的出现不受“等”的条件的限制。

关于第二类复辅音的几点说明:

一、第二类复辅音二十一个,按其结构性质分为 ST SD (包括 SN、SL) ZT ZD 四个类型。

二、这些复辅音演变为«切韵»语音时:(1)两个归为审母,(2)两个归为禅母,(3)五个归为邪母,(4)十一个和单体辅音 S 合并,归为心母,一个归入疏母。切韵读审、禅、邪三母的字,上古没有单体辅音的读法。关于这些复辅音的写法,还要进一步说明:

(1) 到«切韵»归为审的两个复辅音

a. 能和清声母谐声的审母字,上古声母读 stj。和stj 谐声的清声母中有端透知彻,上古都是非颚化音,也有照穿,上古都是颚化音。只要 stj 一个形式,不再依和它谐声的端和照而加以区别(如要区别就得分写作 st 和 stj,但 st 要留给属于心母的复辅音)。

b. 能和浊声母谐声的审母字,上古声母读 sd‘j。和 sd‘j 谐声的浊声母中有定澄,上古都是非颚化音,也有船或喻,上古是颚化音或颚音。只要 sd‘j 一个形式,不再依和它谐声的定和船而加以区别(如要区别就得分写作 sd‘ 和sd‘j,但 sd‘ 要留给属于心母的复辅音)。

(2) 到«切韵»归为禅的两个复辅音

a. 能和清声母谐声的禅母字,上古声母读 ztj。和 ztj 谐声的清声母中有端透知彻,上古都是非颚化音,也有照穿,上古都是颚化音。只要 ztj 一个形式,不再依和它谐声的端和照而加以区别(如要区别就得分写作 zt 和 ztj,但 zt 要留给属于邪母的复辅音)。

b. 能和浊声母谐声的禅母字，上古声母读 zd'j。和 zd'j 谐声的浊声母中有定澄，上古都是非颚化音，也有船或喻，上古是颚化音或颚音。只要 zd'j 一个形式，不再依和它谐声的定和船而加以区别（如要区别就得分写作 zd' 和 zd'j，但 zd' 要留给属于邪母的复辅音）。

(3)到《切韵》归为邪的五个复辅音

a. 能和清声母端透或见溪谐声的邪母字，上古声母读 zt 或 zk。此外邪也和清声母照穿谐声，仍写作 zt(不写作 ztj，因为它已为禅母占用。)

b. 能和浊声母定澄或匣谐声的邪母字，上古声母读 zd' 或 zg'。此外邪也和浊声母喻母船母谐声，都写作 zȡ'（邪船相谐不写作 zd'j，因为它已为禅母占用）。

(4)到《切韵》并入心疏的十二个复辅音

a. 能和清声母端见或影谐声的心母字，上古声母读 st sk 或 sʔ。此外心母也和清声母照谐声，仍写作 st（不写作 stj，因为它已为审母占用）。

b. 能和浊声母定澄泥来匣疑谐声的心母字，上古声母读 sd' sn sl sg' sŋ。此外心母也和浊声母喻船群日谐声。谐群的写作 sg'j，谐日的写作 snj，谐喻和船的都写作 sȡ'（心船相谐不写作 sd'j，因为它已为审母占用）。

c. 此外还出现疏来相谐的字，这个疏写作 slj，以便和心来相谐的字相区别。

在以上这些安排中，我们把颚化音和非颚化音适当归并，把送气音和不送气音适当归并，总的意思就是使复辅音声母的数目尽量小些，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在复辅音存在的时代，颚化和非颚化的分化，送气和不送气的分化，是否已经完成了，我们没有证据来说肯定的话。使复辅音的书写形式带有一定的灵活性，可能是适当的。

三、这些复辅音声母中有九个，即 stj sd'j snj slj ztj zd'j sȡ' zȡ' sg'j 只出现在三等韵的前面，其余十二个的出现不受"等"的条件的限制。

六 从上古到《切韵》的声母演变

上一节提出来的声母表，每一个声母后面都注上了《切韵》的声类，如有必要还注出了这一声类中"等"的限制，并且在声母表的前后做了扼要的说明。至此，我的观点已经为读者所了解，上古声母系统的拟测工作也就可以基本结束。但是还要有一些必要的补充写在这里。这一节补充的内容有两段。第一段是举出相当多的既有上古声母读音，又有上古韵母读音的例字，以便观察声母和韵母的结合；在这些例字上既标出上古声韵母读音，也标出《切韵》声韵母读音，以便观察上古和《切韵》读音的对应关系，因为例字的选择是着眼于声母演变的所以要推求上古到《切韵》的(作声母的)辅音演变公式，这里就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材料；全部例字都把声母互谐的两个字对举，以便进一步证明，谐声关系是上古声母拟测的主要依据。第二段是补充讨论几个问题，以便把拟测出这样一个声母表的理由说得更清楚些，把从上古到《切韵》声母演变的几点情况说得更具体些。

下面就首先举出例字。

甲　同位互谐（括号内韵目是上古韵部，非《切韵》韵部，下同）

1)	*pɔu	→	pau	包（帮　幽）
	*bʻɔk	⇄	bʻɔk	雹（并　幽）
2)	*piɔ	→	piu	夫（非　鱼）
	*bʻiɔ	→	bʻiu	扶（奉　鱼）
3)	*tsoŋ	⇄	tsoŋ	宗（精　冬）
	*dzʻoŋ	⇄	dzʻoŋ	賨（从　冬）
4)	*tsʻem	⇄	tsʻem	堑（清　谈）
	*dzʻɑm	⇄	dzʻɑm	慙（从　谈）
5)	*tsjiək	→	tʂiək	侧（庄三之）
	*tsʻjiək	→	tʂʻiək	恻（初三之）
6)	*dzʻiak	→	dzʻek	藉（从　鱼）
	*siək	→	sek	昔（心　鱼）
7)	*tɑn	⇄	tɑn	旦（端　元）
	*dʻɑn	⇄	dʻɑn	但（定　元）
8)	*tʻjiun	→	tʃʻuen	川（穿　文）
	*dʻjiun	→	dʒʻiun	顺（船　文）
9)	*kɛ	→	kɑ	哥（见　歌）
	*gʻɛ	→	ɣɑ	河（匣　歌）
10)	*kʻɛŋ	⇄	kʻɛŋ	磬（溪　耕）
	*xɛŋ	⇄	xɛŋ	馨（晓　耕）
11)	*xuɐk	⇄	xuɐk	婳（晓　佳）
	*ɣuɐk	⇄	ɣuɐk	画（匣　佳）

乙　同式相谐

12)	*poi	⇄	poi	辈（帮　微）
	*pioi	⇄	pioi	非（非　微）
13)	*tsʻe	⇄	tsʻe	朿（清　佳）
	*tsʻrɐk	→	tʂʻɐk	策（初二佳）
14)	*siɑŋ	⇄	siɑŋ	湘（心　阳）
	*sjiɑŋ	→	ʂiɑŋ	霜（疏三阳）
15)	*toŋ	⇄	toŋ	冬（端　冬）
	*tjoŋ	→	tʃioŋ	终（照　冬）
16)	*ti	→	ȶi	致（知三脂）
	*tji	→	tʃi	至（照三脂）
17)	*dʻiut	→	dʻjiut	朮（澄三微）
	*dʻjiut	→	dʒʻiut	术（船三微）
18)	*nɑk	⇄	nɑk	诺（泥　鱼）
	*ȵjiɑk	→	ȵiɑk	若（日　鱼）
19)	*dʻɑŋ	⇄	dʻɑŋ	荡（定　阳）
	*ḍʻiɑŋ	⇄	ḍʻiɑŋ	杨（喻　阳）
20)	*gʻɑm	→	ɣɑm	酣（匣　谈）
	*gjem	→	gʻem	钳（群　谈）
21)	*ɣɑp	⇄	ɣɑp	盍（匣　叶）
	*ɣjɛp	→	jɛp	馌（于　叶）

丙　曲折通谐

22)	*puk	⇄	puk	卜（帮　侯）
	*pʻiu	⇄	pʻiu	赴（敷　侯）
23)	*piəŋ	⇄	piəŋ	冰（帮　蒸）
	*bʻiɯŋ	→	bʻiuŋ	冯（奉　蒸）
24)	*tsʻɑi	⇄	tsʻɑi	蔡（清　祭）
	*tsrɐi	→	tʂɐi	[illegible]（庄二祭）
25)	*truœk	→	tjɔk	琢（知二侯）
	*tʻiuk	→	tʻjiuk	豖（彻二侯）
26)	*tʻɛu	⇄	tʻɛu	巢（透　宵）
	*dʻruɛk	→	dʻjɔk	濯（澄二宵）
27)	*tœi	→	tɛi	羝（端　脂）
	*tʻji	→	tʃʻi	鸱（穿　脂）
28)	*dʻiu	→	dʻjiu	柱（澄三侯）
	*tjiu	→	tʃiu	注（照　侯）
29)	*dʻiuŋ	→	dʻjiuŋ	重（澄三东）
	*tʻjiuŋ	→	tʃʻiuŋ	冲（穿　东）
30)	*dzʻəm	⇄	dzʻəm	蚕（从　侵）
	*tsjim	→	tʂim	谮（庄三侵）
31)	*ˀen	⇄	ˀen	蔫（影　元）
	*ɣjen	→	jen	焉（于　元）

丁　第一类复辅音参加谐声

32)	*xmot	→	xot	忽（晓　微）
	*miot	⇄	miot	物（微　微）
33)	*xŋiek	→	xiɑk	谑（晓　宵）
	*ŋiek	→	ŋiɑk	虐（疑　宵）
34)	*mpɛn	→	mɛn	瞒（明　元）

*pɛn	→	pɛn	边(帮　元)
35)*ntoi	→	noi	俀(泥　微)
*t‘oi	⇄	t‘oi	骽(透　微)
36)*nd‘əɯ	→	nəi	乃(泥　之)
*d‘iəŋ	⇄	d‘iəŋ	孕(喻　蒸)
37)*ŋkɛu	→	ŋɛu	尧(疑　宵)
*kɛu	⇄	kɛu	浇(见　宵)
38)*pluœk	→	pɔk	剥(帮　侯)
*luk	⇄	luk	禄(来　侯)
39)*t‘lɑt	→	t‘ɑt	獭(透　祭)
*lɑt	⇄	lɑt	剌(来　祭)
40)*d‘liou	→	d‘iou	酉(喻　幽)
liou	⇄	liou	留(来　幽)
41)*kliəm	→	kiəm	禁(见　侵)
*ljəm	→	lim	霖(来　侵)
42)*klɐn	→	kɐn	柬(见　元)
*lɛn	⇄	lɛn	楝(来　元)
43)*mlɯk	→	mək	麦(明　之)
*ləɯ	→	ləi	来(来　之)
44)*ŋlia	→	ŋio	鱼(疑　鱼)
*lɑ	→	lo	鲁(来　鱼)

戊　第二类复辅音参加谐声

45)*stiui	→	siui	虽(心　微)
*toi	⇄	toi	碓(端　微)
46)*skiɔi	→	siɔi	岁(心　祭)
*kiɔi	⇄	kiɔi	刿(见　祭)
47)*sʔeu	→	seu	笑(心　宵)
*ʔeu	⇄	ʔeu	妖(影　宵)
48)*stiəɯ	→	se	徙(心　佳)
*tjəɯ	→	tʃiə	止(照　之)
49)*stiun	→	siun	隼(心　文)
*tjiun	→	tʃiun	准(照　文)
50)*stjiok	→	ʃiok	叔(审　幽)
*tok	⇄	tok	督(端　幽)
51)*stjim	→	ʃim	深(审　侵)
*t‘əm	⇄	t‘əm	探(透　侵)
52)*stjui	→	ʂui	帅(疏　微)
*tiui	→	tjiui	追(知三微)
53)*stjiuk	→	ʃiuk	束(审　侯)
*t‘iək	→	t‘jiok	敕(彻三之)
54)*stjit	→	ʃit	室(审　脂)
*tji	→	tʃi	至(照　脂)
55)*stjia	→	ʃia	赦(审　鱼)
*t‘jiak	→	tʃ‘ek	赤(穿　鱼)
56)*sd‘uɛ	→	sue	髓(心　歌)
*d‘uɑ	→	d‘ɔ	堕(定　歌)
57)*sd‘iəɯ	→	siə	枲(心　之)
*d‘iəɯ	→	d‘jiə	治(澄三之)
58)*sniɑŋ	→	siɑŋ	襄(心　阳)
*nɑŋ	⇄	nɑŋ	曩(泥　阳)
59)*sləp	→	səp	飒(心　缉)
*lip	⇄	lip	立(来　缉)
60)*sg‘ɛt	→	sɛt	楔(心　祭)
*g‘ɛt	→	ɣɛt	絜(匣　祭)
61)*sŋet	→	set	薛(心　祭)
*ŋet	⇄	ŋet	孽(疑　祭)
62)*sg‘jəp	→	səp	趿(心　缉)
*g‘jip	→	g‘ip	及(群　缉)
63)*snioŋ	→	sioŋ	娀(心　冬)
*njioŋ	→	ȵioŋ	戎(日　冬)
64)*slje	→	ʂe	灑(疏　佳)
*le	⇄	le	骊(来　佳)
65)*sd‘e	→	se	赐(心　佳)
*d‘e	⇄	d‘e	易(喻　佳)
66)*sd‘e	→	se	虒(心　佳)
*d‘je	→	dʒ‘e	篪(船　佳)
67)*sd‘jia	→	ʃio	庶(审　鱼)
*d‘ɑ	→	d‘o	度(定　鱼)
68)*sd‘jiak	⇄	ʃek	释(审　鱼)
*d‘ɑk	→	d‘ɑk	铎(定　鱼)
69)*sd‘ji	→	ʃi	矢(审　脂)
*d‘i	→	d‘ji	雉(澄三脂)
70)*sd‘jin	→	ʃin	申(审　真)
*d‘jin	→	dʒ‘in	神(船　真)
71)*sd‘jiɛ	→	ʃe	施(审　歌)
*d‘iɛ	→	d‘e	匜(喻　歌)

72)*ztiəɯ	→	ziə	耜(邪　之)
*t'əɯ	→	t'əi	胎(透　之)
73)*zkiuk	→	ziuk	俗(邪　侯)
*kuk	⇄	kuk	谷(见　侯)
74)*zkiəɯ	→	ziə	巳(邪　之)
*k'iəɯ	→	k'iə	起(溪　之)
75)*ztiak	→	zek	席(邪　鱼)
*tjia	→	tʃia	遮(照　鱼)
76)*ztem	→	zen	羡(邪　元)
*t'jen	→	tʃ'en	缕(穿　元)
77)*ztjeŋ	→	ʒeŋ	成(禅　耕)
*tɛŋ	→	tɛŋ	丁(端　耕)
78)*ztje	→	ʒe	是(禅　佳)
*tœ	→	tɛi	隄(端　佳)
79)*ztjiun	→	ʒiun	醇(禅　文)
*t'on	⇄	t'on	焞(透　文)
80)*ztjiun	→	ʒiun	蓴(禅　文)
*tuen	→	tjuen	转(知三元)
81)*ztjiəŋ	→	ʒiəŋ	丞(禅　蒸)
*tjiəŋ	→	tʃiəŋ	蒸(照　蒸)
82)*ztjiu	→	ʒiu	殊(禅　侯)
*tjiu	→	tʃiu	朱(照　侯)
83)*zd'iui	→	ziui	燧(邪　微)
*d'oi	⇄	d'oi	队(定　微)
84)*zd'iou	→	ziou	岫(邪　幽)
*d'iou	→	d'jiou	胄(澄　幽)
85)*zg'iɔi	→	ziɔi	彗(邪　祭)
*g'uɛi	→	ɣuɛi	慧(匣　祭)
86)*zɖ'iaŋ	⇄	ziaŋ	详(邪　阳)
*ɖ'iaŋ	→	ɖ'iaŋ	羊(喻　阳)
87)*zɖ'ia	→	zia	谢(邪　鱼)
*d'jia	→	dʒ'ia	射(船　鱼)
88)*zd'jiuk	→	ʒiuk	蜀(禅　侯)
*d'uk	⇄	d'uk	独(定　侯)
89)*zd'jen	→	ʒen	擅(禅　元)
*d'an	⇄	d'an	檀(定　元)
90)*zd'je	→	ʒe	匙(禅　佳)
*d'œ	→	d'ɛi	题(定　佳)
91)*zd'juɛ	→	ʒuɛ	睡(禅　歌)
*d'uɛ	→	d'juɛ	锤(澄三歌)
92)*zd'jiɯn	→	ʒin	辰(禅　文)
*d'jiun	→	dʒ'iun	唇(船　文)
93)*zd'jia	→	ʒio	墅(禅　鱼)
*ɖ'ia	→	ɖ'io	豫(喻　鱼)

己　本母自谐

94)*peu	⇄	peu	猋飙(帮　宵)
95)*tsreŋ	→	tʂeŋ	争筝(庄二耕)
96)*teŋ	→	tjeŋ	贞桢(知三耕)
97)*d'iaŋ	→	d'jiaŋ	丈杖(澄三阳)
98)*t'jiaŋ	→	tʃ'iaŋ	昌唱(穿　阳)
99)*ɣaŋ	⇄	ɣaŋ	行衡(匣　阳)
100)*ʔan	⇄	ʔan	安案(影　元)

下面讨论几个问题。

(一)声母互谐为什么有好几种方式?

看了上面举的例子必然要提出一个问题：第一到九十三各例互谐双方上古韵部相同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韵母的主要元音相同的也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可是声母没有一个双方相同的，并且彼此的不同竟然表现出那么多的方式。虽然九十四至一百各例本母自谐也代表了大量谐声关系(不只百分之七)，但本母自谐在全部谐声关系中并不占压倒的优势。为什么谐声字的制造者，在韵母方面要求严，而声母方面要求宽？这个问题在以往的著作中讨论得不多，还没有满意的答案。下面提的只是一些试探性的看法。先说同位互谐。

《切韵》语音系统，塞音塞擦音声母都由三个组成一套，我们没有理由说上古声母(东周时期)没有这种三足鼎立的格局。但谐声字初起之时(假定是商代)声母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是两个组成一套，并且在语法上体现某种互相对称的功能？例如"朞" kiəw (周年)是名词、

"期" g'jiəɯ（信、会、限）是动词，"奇" ke（不耦）是名词、"奇" g'je（异）是动词，"断" tɔn（决断）是名词、"断" d'ɔn（截、绝）是动词；b'ai "败"（自破）是自动，pai "败"（破他）是他动，dz'eŋ "请"（受、和婧应是一个词）是自动、ts'eŋ "请"（谒、乞求）是他动。由三合一格局组成的声母，每一套都是清送气音那一个出现的频率最低，它会不会出现得较迟？远古汉语会不会有一个声调未定型的阶段，表示"自败"和"败他"这一对意义或用声母的清浊，或用声调的高低？清音送气会不会是当浊送气音又分为高低两调时，由高调送气音变来的？用今天的观点看问题，可能认为造谐声字最好是本母自谐；但是谐声字初期阶段很可能认为名词动词只需造一个字，自动他动只需造一个字。一个字里面可以寄托着清、浊、送气与否互相不同的音，一组谐声字里面当然更可以这样做了。可见，造谐声字采取声母同位互谐的方式是合理的。后来声母清浊和声调高低都逐渐固定了，同位互谐已经成为造字的习惯，也就沿用未改。

再说同式相谐。这种互谐方式中有一大半是洪细相谐，"洪方"声母是硬音，韵母不带介音 i，"细方"声母是颚音或颚化音，韵母带介音 i 或元音开口度小。上举 13.15.19.20.21.22 诸例就是大量洪细相谐关系的代表。洪细相谐既节省声符符号，又把声母韵母联系在一起，是造谐声字的一条大路。

曲折通谐就是一个同位互谐加一个同式相谐，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造字，解释起来就困难了。是否反映了方言的变易呢，无法肯定。

（二）可否不要复辅音，或只承认少量的属于第一类的复辅音？

上古声母系统中，心、邪、审、禅各母有广泛的谐声能力，对待这个现象，各家学者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释，主要有下面几种。第一种认为心邪审禅上古读音同于《切韵》，禅 ʑ 谐照 tɕ，审 ɕ 谐喻 j 很容易解释。但是为什么舌面擦音同舌尖塞音相谐，就难于解释了。第二种认为上古无邪母，可归入从母或喻母，上古无禅母，船禅应合为一。从、船有什么样的谐声关系，邪、禅也就有什么样的谐声关系。这种看法的困难在于，后来从和邪为什么分化，船和禅为什么分化，无法解释。第三种认为邪上古读 dz，加上送气才是从母，禅上古读 d̂，加上送气才是船母（同时把喻母分写作 z、d、g，d 加上送气才是定母，g加上送气才是匣母），这种理论的最大漏洞是不能解释四样俱全的一套声母，为什么同韵母的结合能力有那样大的不同。第四种办法就是用复辅音来解释这些谐声关系、以 s 开头的复辅音李方桂已经举出好几个，以 z 开头的复辅音周法高也已经提出来，我这里列的和李先生周先生有的相同，有的有出入。我不打算把各个学者提出来的复辅音全部收拢起来，一概同意。我在假定这些复辅音时注意了声母的清浊关系，颚化与否的关系，声母同韵母的结合或说是"等"的关系，并力求在解释从上古到《切韵》的语音变化时，规律简单，能够在音理上说得通。对比短长，我认为用复辅音来解释这些现象比前面三种更能够言之成理。因为如果只观察复辅音的第二个辅音，那么互谐双方的关系就大量的是本母自谐，少量的是同位互谐和同式相谐，更少量的是曲折通谐，这样就存在着丁、戊两种方式和甲、乙、丙、己四种方式的紧密联系，谐声关系的整体性就体现出来了。

(三)复辅音怎样向单辅音演变?

复辅音怎样变为单辅音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先说第一种。三十三个复辅音中有二十一个 F_1 和 F_2 的清浊相反，这就是 sd‘ sd‘j sȡ‘ sn snj sŋ sl slj sg‘j sg‘ xm xŋ pl tl kl zt ztj zk mp nt ŋk。可以假定以这些复辅音为声母的字原来没有声调，后来又经过声调不定型到定型的变化。在声调定型时，互谐的两个字，一个伴随着高调，同时保存了清声母，丢掉了浊声母；另一个伴随着低调，同时保存了浊声母，丢掉了清声母(下面例子中˥表示高调，˩表示低调，不具体指明调值)。例如：

sg‘ɛt→ sɛt˥ =→ sɛt˥“楔”　　ztjiu→ tjiu˥→tʃiu˥“朱”

sg‘ɛt→g‘ɛt˩ =→ ɣɛt˩“絜”　　ztjiu→zjiu˩→ʒiu˩“殊”

但是另外十二个复辅音声母 F_1 和 F_2 的清浊是一致的，辅音的保存和失落就无法用声调的高低来决定，上面的解释就用不上，就不得不寻求第二种解释。那就是：每一对谐声字到《切韵》时代只有一方失落了复辅音的第二成素，即丢掉了 F_1 后面的 F_2，而另一方则从上古到《切韵》都是单辅音 F，这个 F 和复辅音中的 F_2 或者相同，或者相似。复辅音声母绝大多数出现在三等韵的前面，三等韵或有介音 i，或无介音 i 而主要元音舌位高，i 或其他舌位高的元音影响复辅音的 F_2，如果原来是清音，先使它浊化，再由浊化的塞音、边音、鼻音(有时还经过ȡ‘)向浊擦音 j 演变，而浊擦音 j 又很容易被后面的介音或主要元音吃掉。例如 zkiuŋ→zg‘iuŋ→zȡ‘iuŋ——→zjiuŋ——→ziuŋ“颂”，zd‘iui→zȡ‘iui→zjiui→ziui“遂”。这样解释 F_1 后面 F_2 的失落比较方便。和 F_1F_2 谐声的 F(例如与“颂”谐声的 kuŋ“公”，与“遂”谐声的 d‘oi“队”)因为是一个单辅音，就没有失落的问题了。三等韵前面的复辅音都变为单辅音了，一等韵、四等韵、二等韵前面的复辅音出现的频率很低，为数很少，也就必然受类推作用的影响，走上相同的道路。

但是这第二种解释也不应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当有其他材料做旁证，指出第一种解释在某些具体事例上是合理的情况下，我们不应拒绝采用。在第一第二两种解释的内容对某些事例都很适用时，二者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结合。

(四)有没有三合辅音?

有些谐声系统中互谐的声母有三个，如“稣～渔～鲁、飒～泣～立、乐～药～栎。在“稣”～“渔”这一对谐声关系中假定“稣”读 sŋɑ，“渔”读 ŋiɑ，在“渔”～“鲁”这一对谐声关系中又假定“渔”读 ŋliɑ，“鲁”读 lɑ，能否假定“稣”读 sŋlɑ 呢？能否假定“飒”读 sklәp 呢？能否假定“乐”读 ŋȡ‘lɔk 呢？应该说这样假定是合理的。但是在上古声母表中应该增加多少个三合辅音，这篇文章没有深入研究，因此一个也没有列，只是从原则上同意有三合辅音，至于具体有什么样的、多少个三合辅音，应该另外写文章讨论。另外再次申明，这篇文章中所列的二合辅音也只是为了配合单体辅音系统而提出来的假设意见，或者说只是以系统的形式提出复辅音问题，而不是认为已经探索到了最完备的系统。

(五)谐声字以外的其他材料在确定上古声母读音时有什么作用?

这个问题可以用下面一组例子来具体说明。“颂”“遂”“像”都是邪母字，在古代文献中

可以看到下面一些和这几个字有关的材料:《说文》:颂、籀文额(重文);《广韵》颂有"馀封切""似用切"两音(又音);"形容"经典多作"形颂"(假借);《诗·小雅·角弓》"莫肯下遗",郑笺:"遗读曰随"(读若);《荀子·非相》引《诗》作"莫肯下隧"(异文);式样的样《说文》作像,训"象也,读若养"(声训、读若)。利用"颂～公"、"隧～队"、"像～像(音同荡)"这些谐声关系和上述这些材料,我们看到:

1.形容是名词,写作容,或作颂,上古音*ȡ'iuŋ。歌颂是动词,上古音*zkiuŋ,可以演变为 zȡ'iuŋ。

2.遗亡是名词,上古音*ȡ'iui。消亡坠落后世作坠,上古只写作遂,《说文》:遂、亡也,或写作遗,《说文》:遗、亡也,但作动词时读近随,上古音*zd'iui,可以演变为 zȡ'iui。

3.式样是名词,写作像,也要读作养,上古音*ȡ'iaŋ。像用作动词,如《易·系辞》:象也者,像此者也。上古音*zȡ'iaŋ。

对照观察 ȡ'iuŋ"容":zkiuŋ"颂"、ȡ'iui"遗":zd'iui"遂"、ȡ'iaŋ"样":zȡ'iaŋ"像"这三对词,使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复辅音第一成分z,在某些词里,可能是一个语法前加成分,表示以z起头的字是和名词相对待的动词。

这样看来,谐声字是拟测上古语音的主要依据,有了其他材料做旁证,可以增加拟音的可靠性,结合各种有关的文献,可以把音韵学和训诂学、词汇学和语法学沟通起来。

古韵三十部归字总论

何九盈　陈复华

在古韵分部研究中，字的归属是一个重要问题，各家在这方面有分歧意见，这就牵涉到归字的原则。本文的任务就是要系统地论述处理这些分歧的意见，从而阐明我们归字的根据。

一、归字为什么会产生分歧

各家在具体归字的时候，之所以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分歧，是由于各人掌握的材料不同，或对同样的材料看法不同所引起的。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1)谐声方面的原因。

谐声是归字的重要依据。段玉裁首创谐声表，确定了1521个声首，江有诰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番整理，根据他的分部，定为1139个声首，朱骏声又定为1137个声首，这是《说文》中声首的情况。还有根据《诗经》的韵文归纳声首的，夏炘的《古韵表集说》就是"专为诗设"的，得出了769个声首，王力先生在《汉语音韵》中参照孔广森的《诗声类》制定了一个谐声表，也"以偏旁之见于诗者为准"，提出了763个声首。① 朱、江二家，夏、王二家在声首的总数上都非常接近，朱比江只少了两个声首，王比夏只少了六个声首。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具体的声首还是互有出入的，并非一对一的关系。如歌部，朱骏声有33个声首，江有诰有38个声首，多出五个声首。侵部，朱骏声有25个声首，江有诰只有23个声首，比朱骏声又少了两个。谈部，朱、江都是27个声首，总数完全一样，具体声首还是有出入，如朱有导声、赣声，江没有；江有猒声、甛声，朱没有(都从甘声)。这里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声首标准不同。有的人只列《说文》中最初声首，有的人声首标准就要宽一些。如先兟簪，段玉裁分作三个声首，朱、江都归并为一个声首(先)，又如今念金禽钦歆锦，段玉裁分为七个声首，而其他各家都归并为今声。这种情况关系不大，它只表现为声首数量的增减，而无关乎归部。

第二种情况是同声异部，就是说同样一个声首，如参声，朱骏声归到坤部(真)，江有诰归到文部。幵声，朱骏声归到乾部(元)，江有诰归到耕部，这是我们要特别加以注意的，因为这种分歧的性质已直接影响到具体字的归部了。同声异部还包括这样一种情况，从同一个声

---

① 王力先生的新著《诗经韵读》，从便于掌握韵部出发，又把谐声表改订为1386个声首。

首得声的字，归部不同。如戴趱驖鐵的最初声首都是壬，朱骏声依同声必同部的原则，将这些字归到鼎部（耕），董同龢都归到脂部入声（质）。又如祈旂颀蕲蚚等字的最初声首是斤，斤声归文，朱骏声把这些字都归到屯部（文），董同龢归到微部。

第三种情况是同字异声。所谓同字异声是指同一个字各家对其从某得声或不从某得声看法不同，这样，本字的归部自然就成问题了。如"音"，主张从否得声的就归之部，主张从豆得声的就归侯部。"徙"字认为从止得声的就归之部，认为不从止得声是会意字的，就归支部或歌部。"萬"字，认为从薑省，薑亦声的就归月部，以萬作为独立声首的就归元部。"采"（穗），认为它是穗的古体的，就归脂或脂之人，主张褎从采得声，就跟褎一起归到了幽部（如江有诰）。

一张谐声表，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细加考究，情况还是相当复杂的。

(2)诗韵方面的原因。

上古韵部的建立，主要是根据诗韵系联归纳出来的，这种办法是比较科学的，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诗经》押韵既没有一部韵书明文规定，又有地区问题，时代问题。《诗经》的作品包括北方和南方，涉及的时间上下五百来年。从一首诗来说，也不可能都一韵到底，其中必然有合韵的情况。正确地处理好合韵，并非易事，这不只是关系到个别字的归部，甚至也牵涉到分部的问题。段玉裁说："……知古合韵即音转之权舆也。顾氏之与脂与支三部，尤与萧二部皆混合不分……，盖维不知其分，又以不知其合矣"（《六书音韵表·诗经韵分十七部表》第一部"古今韵""造"字注）。现在，因不能处理好合韵而造成韵部混合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诗韵中具体字的归部还有一些分歧。从江永以来，幽、宵分部是各家一致的，而《巧言》四章"庙犹"，《思齐》三章的"庙保"，孔广森、王念孙都归幽部，段玉裁、江有诰则认为《巧言》不韵，《思齐》三章是合韵。"庙"归宵部，"保"归幽部。又如侵、谈分部也是众所公认的，一到具体归字就不见得都一致了。《卫风·氓》三章的"葚耽"，段玉裁认为是合韵，"葚"归侵部，"耽"归谈部，朱骏声就不以为然，都归侵部。

对诗韵的处理不同与韵例不同也有关系。《小雅·小明》首章："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江永认为这四句诗是交韵，"天西"为韵，"土野"为韵，所以，江永的《古韵标准》平声第四部（真文）就收有"西"字。江有诰"天西"不入韵，他把西声归到元部。还有所谓"句中韵"。再拿"西"字为例，严可均认为西字有两音，"朝隮于西（《诗·鄘风·蝃蝀》），一句两韵，则脂类也"。"一句两韵"就是"隮西"为韵。另有所谓"句中隔韵"。《诗·小雅·斯干》："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孔广森、严可均认为全诗都是"句中隔韵"。"莞安""簟寝""寝占""兴梦"各自为韵。江有诰与孔、严基本相同，不同的就是"寝占"不入韵，因为江有诰认为这两句诗不是"句中隔韵"，这里就牵涉到"占"声的归部问题了。江有诰不作隔韵处理，是因为他认为"占"声归谈部，孔、严主张是隔韵，因为他们主张占声归侵部。所谓"句中韵""句中隔韵"，这样支离破碎的韵例是不足取的。

(3)声调方面的原因。

声调与归字有什么关系呢？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中古去声字在上古如何归类的问

题。可以说，阴声韵与入声韵的归字分歧，这类字是一个焦点。这里有两派意见，认为上古也有去声的，就把这类字归入相应的阴声韵。认为古无去声，只有长入和短入之分的，就把这类字的大部分当作长入归到相应的入声韵部中去。举例来说，同样是物部，王力有30个声首，周祖谟就只有21个声首。周比王少了9个声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象"卒孛费退祟对内类彖旡豙胃尉"等声首，周都归到了微部(其中有的是微物兼收)。同样是质部，王力有48个声首，周祖谟只有34个声首。"畀礐计惠届自四"等声首，周都归到脂部去了。至于王力的月部和周氏的月部更不能划等号了，前者有声首65个，后者只有声首39个，相差26个之多。因为另有属于去声的38个声首，周氏独立出来叫做祭部。因此，周氏的祭部和月部加起来才大体上等于王力的月部（当然，具体声首的归类还是有分歧的)。收-K尾的入声各部也有跟阴声韵打架的问题，如"谓试意背备戒囿"等字，王力归职部，周祖谟都归之部，其中有个别字兼入职部;"告就奥"等字王力归觉部，周归幽部，也是这种性质的分歧。

去入关系的确非常密切，从谐声材料看，显示得非常清楚。下面以物部的一些谐声为例，看看去入之间的联系：

出(去入重出)：窋绌泏詘bindbindбindbindбind屈诎(入)

弗(入)：沸费(去)。茀(去入重出)

孛(去入重出)：悖悖誖誖(去入重出)。

勿(入)：吻(去)，忽智(入)。

卒(入)：翠萃瘁(去)，

内(去入重出)：讷肭(入)。

诗韵的例子如：《小雅·雨无正》"出瘁"为韵。《大雅·皇矣》"茀仡肆忽拂"为韵。据陆志韦先生统计，-K尾通阴声的声首共计87个，其中单生去声的有56个，生去声兼平声的22个，不生去声的只有9个。这个统计是很有说服力的。我们不赞成上古有去声的说法，认为这类字的相当一部分（不是全部）在上古应当归到入声韵部中去。属于这种性质的分歧，本书就不打算逐字进行讨论了。

(4)等呼方面的原因。

上古并无开合四等这类概念，但古音与《切韵》音系对照，各部等呼的分别还是很有系统的。甚至有些部的划分，开合就是一个重要根据。如脂、微对立，真、文对立，质物对立，就是以开合相对立作为基础的。所以具体安排一个字的音韵地位时，不能不考虑到等呼问题。如"畀礐奰"三字，王力归质部，周祖谟归脂部。归部虽有不同，但都是当作开口字来对待的。而董同龢把这三个字都归到微部，因为他认为这三个字属于合口呼。那么，董与王、周的分歧就表现为开口与合口的分歧了。又如"八"字，王力归物部，董同龢归质部，分歧的原因又在于对"八"字是开是合，看法不一样。

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从"等"的角度来检查归字的分歧。如董同龢的歌部是没有四等字的，所以，他把丽声归到支部，而朱骏声丽声归随部(歌)。

(5)异文异读方面的原因。

有些字的归部，从谐声韵文方面很难找到确证，不能不求助于异文、异读。如毚声，江有诰归谈部，严可均《说文声类》归侵部，严所用的证明材料就是异文。又如“继”字，各家归脂部或质部，董同龢据异文改归支部。异文无疑是重要的资料，这方面的材料还没有充分利用。当然使用异文资料也要尽量与别的材料结合起来，如从也得声的“髢”，或作鬄，或作鬀，这里就涉及好几个部，那么，髢字究竟应归到哪个部，就不能单取异文来定论了。

异读，就是一字多音，所据音读不同，当然就会产生归部的分歧。如隶(逮)在中古有三个读音：羊至切，特计切，徒耐切，分属三个韵，它的上古音应属哪个部？有归微部的，有归物部的，有归质部的，有归脂部的。又如黾声，《广韵》切音有三，它的归部也很成问题，有归阳部的，有归耕部的，有归蒸部的。

“读若”材料，也是造成归部分歧的原因之一，这里不详谈了。

在我们略述了产生归字分歧的原因之后，下一步就要谈到处理分歧的标准了。不确立标准，怎么衡量各家的是非呢？很显然，诗韵、谐声是主要标准，但不少分歧，单靠这两个标准是说不清的，所以向来研究古音的人都要利用《切韵》音系作桥梁，以推求古音。乍一看，这个办法是不恰当的，拿“今音”去推求古音，岂非“以今代古”？但不要忘记，“今音”是从古音发展而来的，语音的发展是有系统性的，古今之间的异同是有对应规律可寻的。在处理个别字的归部分歧时，当然要就字论字，然而又不可只是就字论字，必须考虑语音的系统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就个别字的归部来说，特殊性尤为重要。总之，从整体来说，要以语音系统作为标准，在处理具体字的归部分歧时，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量占有原始材料，进行科学处理。

二、阴声韵的归字问题

1. 之 部

舊声(臼声、舅声、臼声)

段玉裁第一部(之)有舊声，幽部有臼声。江有诰之部有臼声，自注：“其九切，古其止切”，幽部有臼声，自注：“居六切，与臼异。舅、寏、学字当从此”。严可均幽部有臼声，舊、舅字都在幽部，朱骏声与严同。这里涉及到三点分歧。

首先，舊声到底归之部，还是归幽部。段、江归之部是对的。《诗·大雅·荡》叶“时舊”。《召旻》叶“里里舊”。严、朱之所以不从段，不依诗韵，而把舊声归到幽部，因为他们认为舊从臼得声。按舊金文作[illegible]作[illegible]。舊当是猫头鹰之类的鸟，全字由两部分组成，上面象鸟形，下面∪象鸟巢，与巢字的臼形近。与杵臼之∪形亦近，因而误以为声。总之，舊不是形声字。从异文看，舊留，亦作鸺鹠。从韵文看，《汉书·叙传》叶“朽舊鸱首乌”，好象应归幽部。但舊留写作鸺鹠以及《汉书·叙传》的材料，时代都比《诗经》晚，只能说明舊的读音在随着时代而变化。正如段玉裁所指出的：“按毛诗舊在一部(之)，音转入三部(幽)”。段氏所说的“音转”就是发展变化的结果。

其次，江、段之间也有分歧。江有诰舊从臼得声，所以舊归之部，臼声也在之部。但臼声应当归幽部，在这一点上，严、朱与段是一致的。

第三，舅、裒、学三字的得声问题。江有诰认为这三个字都从臼得声。严可均、朱骏声与江说不同。舅字从臼得声，归幽部，这是对的。《晋语》宜咎下注：咎或作臼(《史记·周本纪》："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舅犯，古书亦有作臼犯的(《三国志·刘表传》注)。臼与咎、舅音同。不过，孔广森有一点不同意见。他说："按从臼之字正音当在止类(这一点与江有诰一样)，唯舅字在黝类。蓋甥舅之舅，古本不从臼……。古文舅皆作咎，……此舅字乃后人所造，故致谐声错耳"。孔广森也跟江有诰一样，煞费苦心，他们两个都把臼声归到之部，因而舅的得声就成了问题。于是江氏就说是臼声，孔氏就说"谐声错耳"。在古书中以咎代舅这是极为普遍的，但《说文》中既已有舅字，也就意味着先秦时代就有舅字了，臼、舅都在幽部，舅从臼得声，有什么"错"呢。

裒的得声，江说也不可信。"裒"在《诗》中多次出现。如《小雅·常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陈奂《诗毛氏传疏》说："说文系传及玉篇引诗原隰捊矣……。大雅释文引释诂：捊，聚也。裒即捊之俗。"朱骏声认为裒字"亦作褎、作褏"，"从衣，保省声。保，古文保，按孚声。𤓰，古文孚"。严可均也认为是𤓰声，字作褎。严、朱、陈的看法是一致的，都是孚声。王力不取江说，在幽部立有裒声，也是可取的。

学从臼声，段、朱、严、江是一致的。朱将臼声归在他的孚之复分部，作幽部的入声处理，也是完全对的。

醫声

严可均醫字归脂部，从殹声，殹又从矢声。江有诰、朱骏声、王力均在醫声，归之部。董同龢说："醫是否从殹声待决。殹为佳部(支)字，各家多入脂部。"醫声、殹声的归部问题下面另说。醫声归之是对的。《周礼》卷二"四饮之物：一曰清，二曰醫……"。郑众认为即《礼记·内则》"浆水醷滥"之醷。郑说："醫与醷亦相似，文字不同，记之者各异耳。"醫的本义是什么，东汉的学者已经说法不一。按醫从酉的特点来看，醫的本义当是一种可以治病的饮料，然后再引申为醫生的醫。醷也是一种饮料(梅浆)。郑众说"醫醷"相似，是说二者音义皆同，只不过字形不同。醷是之部的入声字(职)，醫与醷阴入对转。又《文子·上德》"与死同病者难为良醫，与亡国同道者不可为忠谋"。"醫谋"为韵。

乃声

段玉裁、严可均归之部，江有诰、朱骏声归蒸部，注："古音仍"。当依段、严归之部，乃虽然古可读仍，但也应象周祖谟那样，之、蒸兼收。其实，段玉裁在蒸部另有仍声，与乃声作了区别处理，这样更好些。朱骏声明明认为"乃迺得通写"，"假借为仍"，可是，他还是把乃字归到蒸部，还把鼐字也归到蒸部。

郵声

各家都归之部，严可均作郵，从由声，归幽部。郵是个会意字，从邑垂。垂乃边垂的意思。《说文》所谓"竟上行书舍"，"竟上"也是边垂的意思。《诗·小雅·宾之初筵》叶"僛郵"。

异文有"效郵"作"效尤"。古"尤、郵"多通用。

怪字

段、江等人归之部，严、朱归脂部。屈原《九章·怀沙》"怪态来有"相协。《远游》"怪来"相协。

2. 幽 部

幺声

江有诰、朱骏声、黄侃、董同龢归宵部；严可均、王力归幽部。"均谓读若幽"，"二幺为丝，亦取幺声"。王力也说："幺声有幽。"段玉裁没有幺声，第三部(幽)有丝声、幽声。幺声以归幽部为当。幺，金文写作8，即古玄字。《说文》："玄，幽远也"。朱骏声说：幺乃"细小幽隐之义"。"幽隐"与"幽远"义近。林义光说："凡幺麽字疑本借幽为之，省作幺，遂与玄相混。"

褎声(采声)

各家都归幽部，这是一致的。严、江都依《说文》从采声，江有诰还另外立有采声，归幽部，这是不对的。按褎即今袖字，从衣采，会意。段玉裁说："衣袂如禾之有采也。"采非声。采，俗从禾惠声，即穗字。朱骏声归履部，段玉裁归十五部，黄侃归灰部。按我们的体系，应该归质部。但质部没有立采声，是因为已经有了惠声。穗从惠声，不必再列采声了。

廟(庿)字

廟的归部，历来就在幽、宵之间扯皮。若以谐声而论，不管从朝声或苗声，都应归宵部。问题出在诗韵上面。

《诗·小雅·巧言》："奕奕寝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犹，圣人莫之。"王念孙、严可均"廟犹"隔协。段、江不入韵。

《诗·大雅·思齐》："雝雝在宫，肃肃在廟，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段、江、王力幽、宵合韵。

《诗·周颂·清廟》："於穆清廟"。严可均认为是一句两韵，其他各家不入韵。

《左传襄公四年》："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廟，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亡其国恤，而思其麀牡"。严可均、王念孙以"州道廟草扰兽牡"协音，江有诰认为廟字不入韵。

司马相如《上林赋》："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廟。"严可均、孔广森"兽廟"协音。孔广森说："廟当音谬……。汉时读犹未误"。

《巧言》是否隔协，可以置而不论。《清庙》的"一句两韵"说当然不可从。至于《思齐》三章、《虞人之箴》、《上林赋》三条材料，都是廟字入幽部的确证。

廟在《广韵》是宵韵系字，江有诰宵韵系全归上古宵部，这是对的，难道廟字不可以算作例外吗？

媪字

严可均、董同龢归幽部，朱骏声拘于从𥁕声，归文部，误。媪，读若奥。奥声归幽之人，与

韫字的主要元音相同。

3. 宵 部

䍃(䍃)声

分歧有二：段玉裁(䍃声)、江有诰(䍃声)、王力(䍃声)归宵部。严可均、朱骏声归幽部。严、朱归幽的理由：䍃、䍃都从肉得声，肉归觉部，朱骏声把䍃、䍃、瑶、遥等字都归到他的"孚之复分部"。

《说文》"䍃，从言肉"，肉下并无声字。䍃下有"从缶，肉声"，但徐铉认为"当从䍃省乃得声"。可见，从肉得声之说不可信。

从韵文材料看，从䍃得声的字都与宵部字相协。如：

谣：《诗·魏风·园有桃》一章叶"桃殽谣骄"。

瑶：《诗·卫风·木瓜》二章叶"桃瑶"。《大雅·公刘》二章叶"瑶刀"。

摇：《诗·豳风·鸱鸮》四章"谯翛翘摇哓"相叶。《诗·王风·黍离》一章"苗摇"相叶。《诗·桧风·羔裘》一章"摇朝切"相叶。

遥：《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巢遥劳骄"相叶。屈原《离骚》"遥姚"相协。

"姚遥"音同假借。《荀子·荣辱》："其功盛姚远矣。"旧注："姚与遥同。"又：《睡虎地秦墓竹简》："不时怒，民将姚去。""姚"即"遥"的假借字。

丩声(纠声、收声)

这三个声首各家处理很不一样，下面一并来讨论。严可均、朱骏声只有丩声，收、纠都从丩得声，归幽部。所不同的是严将纠字归宵部。段玉裁、王力有丩声、收声，不同的是段氏都归幽部，王力丩声归宵，收声归幽。江有诰有丩声，归幽部，另有纠声归宵部，没有收声。

收，不论是否作声首，应归幽部，这是各家一致的。从收得声的荍也归幽部。问题在于丩、纠。王力丩声归宵，而纠归幽部(见《汉语史稿》)。江有诰正好与之相反，丩声归幽，纠声归宵。但《诗经韵读》《月出》一章"皎僚纠悄"又看作幽、宵合韵，《良耜》"纠赵蓼"也当作幽、宵合韵，大概他实际上把纠字归到了幽部，因此与谐声表发生矛盾。在王力之前，将丩声归到宵部的有孔广森，他与王力不同之处是将纠字也归到宵部。他说："唐韵误入四十六黝"，并引《月出》《良耜》为证。他说纠字"古读若疛"(《诗声类》卷十一)。在孔广森之前，江永也把纠字归到宵部。他说："《月出》全篇以第六部为首章，三章韵"，《良耜》"其笠伊纠"三句也归第六部。江氏的第六部就是我们所说的宵部。我们认为江永、孔广森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月出》一章不必看作合韵，《良耜》可作中间换韵处理，"纠赵"为韵，"蓼朽茂"为韵。但是，对于江永、孔广森的意见为什么有的人不赞同呢？恐怕还是材料不足，单靠诗韵来论证是不够了。

从丩得声的字幽、宵两部都有：叫，异文有詨。《山海经·北山经》："其名自詨。"詨在《广韵》属于肴韵系，字又作嗃。赳，《说文》读若鄡。《诗·周南》："赳赳武夫。"毛传，赳赳："武貌。"矫矫，蹻蹻，也是"武貌"(参阅《广雅疏证·释训》)。又陈奂说："丩声、乔声正相近"纠，

《月出》"窈纠"。《别雅》卷三:"夭蟜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天蟜枝格)。又:"纠音娇"。按窈纠与窈窕一样，都是叠韵联绵字，窈字亦当归宵。疝，在《广韵》中有三个读音:居求切(十八尤);居虯切(二十幽);古巧切(三十一巧)。按孔广森的意见,疝字亦当归宵部。

归幽部的字有觓、虯、朻等,不必细论。

至于丩字本身，我们认为亦当归宵部。《说文》:"丩，相纠缭也"。纠缭叠韵。我们今天所说的纠缠的纠,其本字应当就是丩。纠从丩,既是会意字,又是"亦声"字(依朱骏声说)。许慎之所以不说纠从糸丩声,很有可能是许慎时代纠还音娇(蟜)。丩声归宵还有一个理由是:从丩得声的字,在中古时代分布在两个韵摄内。流摄有丩朻疝(尤),纠虯丩茻朻疝赳(幽)。效摄有叫𩨷讠丩(萧韵系),疝(肴韵系)。中古的尤、幽主要是由上古的幽部发展而来，所以一般都把丩纠归到幽部。但是，从诗韵、异文、读若等材料看，效摄的几个字才是丩声的古本音，而肴韵系那个"疝"字，当是丩声古读之仅存者,它又分见于尤、幽二韵,当是整个丩声一分为二的结果。这种分化当然有一个过程，同一个声首的字，也会有的分化得早些，有的分化得晚些。如收字本来从丩声(依《说文》)，但在《诗经》时代它已与幽部字相叶。所以段玉裁、孔广森、王力另外立一个收声,孔、王二氏以丩声入宵,收声归幽,正说明他们在处理这些分歧时，是相当斟酌的。江有诰虽然在宵部立了一个纠声，但在《韵读》中又退了回去，反映了他的犹豫矛盾心情。

焦声

江有诰、王力、周祖谟归宵部,严可均、段玉裁、孔广森、朱骏声、黄侃归幽部。

焦字本身在《诗经》中没有作为韵字的。从焦得声的谯字见于《诗·豳风·鸱鸮》四章:"予羽谯谯，予尾翛翛"。孔广森"谯翛"相协，归幽部。段、江都认为是幽、宵通韵，但怎么个通法，意见不一致。段氏认为谯属幽部，翛乃消字之误。这样，全章"谯消翘摇哓"相协，(幽宵通韵)。江有诰的通法是:翛从攸声,古属幽部,"谯翘摇哓"归宵部。但江氏又作了一点保留,翛字若依注疏作"消"字,则在本部,此章就不存在通韵的问题了。江氏的意见是可取的。严可均还把雔声焦声混而为一。他说焦从火雥声，雔与雥，读若酬。雔在《广韵》十八尤，焦在四宵。即使主张焦声归幽的段、孔、朱，也是将焦声雔声加以分开的。

朝声

段、严、孔、江、王、周等人都归宵部，朱骏声归幽部，理由是依《说文》从舟声。严可均也认为从舟声,但他比较注意诗韵的材料。他说:"硕人、氓、羔裘、白驹、渐渐之石五见皆入宵。唯河广依说文与舟周协,在本类"。朝并不从舟得声。盂鼎作 [古文字] ,陈侯因资敦作 [古文字] ,当是潮汐之潮的本字。

枭声

段、江、朱、黄、周归宵部,严归幽部,读若休。枭在《广韵》四宵,古尧切,异文有浇。《庄子·缮性》:"澡淳散朴"。《释文》注"本亦作浇"。《荀子·非十二子》"枭乱天下",杨注:"枭与浇同。"卢文弨曰:"枭,宋本作澡。注:澡与侥同。"严氏读若休,无据。

猋声

江、朱、周归宵部。严归幽部，他批评《广韵》误入宵，“均谓博休反”。所谓博休反，无确证。《尔雅》“扶摇谓之猋”。猋摇叠韵。

鼂声（巳声）

严可均幽部有巳声，读若黝。从巳得声之字有鼂、鼌。“均谓重文。巳声今说文误从皀”。朱骏声巳声归宵部，从巳得声之鼌也归宵部，也认为“说文以此为鼂之篆文，亦误”。他把鼂字归幽部，附在“朝”字之后，说“此字当为朝之或体”。江有诰将鼂声、巳声都归到宵部。三家的分歧：第一，鼂、鼌是重文呢，还是象朱骏声认为的那样是形音义都不同的两个字呢？从《说文》《广韵》《康熙字典》提供的材料看，鼂鼌应是一个字，本义是虫名，假借为姓，俗作晁。又假借为朝。它的读音有二：直遥切，陟遥切，与朝字的音读同。《说文》“读若朝”。字头之所以一作旦，一作巳，大概都是“早”字之误。林义光说：“早，古作 ，与旦形近，从黾，早省声。”早不仅与旦形近，与 亦形近。因形近而误作旦、作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第二，鼂的归部问题。归宵部是对的。朱氏之所以归幽部，盖源于他将此字作为朝之或体，朝字他又认为是从舟得声，就一并归到幽部了。

第三，巳声的归部问题。严氏误，朱、江不误。许慎认为此字“读若窈窕之窈”。上面说了，“窈窕”与“窈纠”一样，都是叠韵连绵字，归宵部。有的人将“窕”字归宵部，而窈、纠又归幽部，这就违背了叠韵必同部的原则。从巳得声的字有窅。朱骏声认为“与窈略同，字亦作窔”。“窔”字见于《楚辞·招魂》，蒋骥直音“要”。窔、要都是宵部字。

杳声

朱、江、周归宵部，严归幽部，读若黝。杳，《广韵》归篠，与巳、窅、窈同一小韵，乌皎切。《史记·司马相如传》：“俯杳眇而无见。”杳眇叠韵。

了声

段、朱、江、周归宵部。严归幽部，“均谓读若柳。王褒《僮约》‘了酒’协音”。查《僮约》全文，“了酒”相连为文的只有“寡妇杨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这怎么能算是有韵之文呢。了假借为憭。《方言》卷三：“知，通语也。或谓之慧，或谓之憭（慧憭皆意精明）。”《广韵·二十九篠》：“了，慧也。”了，正是憭之假借。《尔雅·释丘》注“嫌人不了，故重晓之”，朱骏声认为亦“憭”之假借。

罹声

严可均、朱骏声、黄侃归宵部。江有诰归歌部，都货切。“罹罗字疑从此”。《说文》：“罹，覆鸟令不得飞走也。从网隹，读若到”。朱骏声说：“今通以罩为之。”朱说甚确。罹在《广韵》肴韵系，亦无归歌部之理。

呶（怓）字

段、朱归鱼部，王念孙、董同龢归幽部，周祖谟“似归幽部，疑未敢定”。江有诰、王力归宵部。归鱼部是从谐声考虑的，但与诗韵不合。归幽部取证于《诗·大雅·民劳》二章“休逑怓忧休”为韵。归宵部取证于《诗·小雅·宾之初筵》四章“号呶”为韵。似以归宵部为当。《民劳》作幽宵合韵，江有诰正是这样处理的。苗夔主张从《周礼》注，改“怓”作“詨”，怓詨相假

借。郑笺："呶，犹讙说也。"呶呶都在《广韵》肴韵，女交切。

4. 侯　部

音声

朱骏声、王力、董同龢归之部，周祖谟归之部兼入侯部，严可均由之部入侯部，段玉裁《六书音韵表》归之部，在《说文》注中又归侯部。他说"杏从丶从否，丶亦声。丶，各本作否，非。今正。杏，韵书皆入侯部，或字从豆声，豆与丶同部，《周易》蔀斗主为韵，蔀正杏声也"。

朱骏声虽将音字归到颐部（之），但不作声首。他也注意到了这个字的得声有矛盾："按此字据或体从欠豆声，则小篆当从否丶声。然音读如丕。今苏俗尚有此语词，疑从否。丶象出气，指事，非有所绝止之丶字也。或体亦疑从愷省，会意，愷，小怒也。字亦作恒。"他摆出了矛盾，却没有解决好矛盾。

严格来说，音不能作为声首，起码不是最初声首。江有诰的《谐声表》不列音声，肯定是有所考虑的。音在《广韵》候韵，他候切。《说文》作天口切。候、口都是侯部字。另外，音的异体之所以作欧、哑，正说明了音与豆的密切关系。章太炎在《新方言》中说："音，相与语唾而不受也。天口切。今语如本音者，俗作哤。音转为剖者，俗作呸。"章太炎的说法就比朱骏声的意见合理。所谓"本音者，俗作哤"，是音之本音在侯部。今苏俗读如丕者，乃后起之"转音"耳。

从音得声的字有两组：一组属侯部，如部蔀瓿剖棓；一组属之部，如倍培掊。段玉裁的说文注区分甚明。朱骏声将所有从音得声的字全归到他的颐部（之），甚为不当。

敄声

段、朱归幽部，不同之点是段有矛声、敄声，朱氏只有矛声，敄不作声首，从矛得声。严可均也从矛得声，但他认为"矛声之敄，敄声之莪鞪瞀鍪鹜楘帑嵍鬏䍙霿骛婺務鍪蓩霚菞菞……入侯类"。江有诰、周祖谟都将矛声、敄声分别归部（矛声归幽，敄声归侯），这是对的。敄在《广韵》属虞韵。按江永的意见，虞韵在上古分为两支："一支从鱼模，一支从侯尤"。敄声从鱼还是从侯呢？他在讨论从敄得声的"務"字时说："外御其務。左传引诗作侮，是务侮通也。而诗用侮字，似当入第十一部"。他的十一部包括段玉裁的三、四部（幽侯），段、朱将敄声归幽似乎与江永的归部并不相悖。然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江永是将侮、敄归侯的。他说："侮，从每声，古音当为莫厚切。""厚"在侯部，侮、敄自应归侯了。

侮声

传统古音学著作都依《说文》侮从每声，而在归部时就产生分歧了。大多数人归侯部，朱骏声归之部。段玉裁、王力、周祖谟等人在侯部专门设立侮声，表示了侮声与之部无关。《诗·小雅·正月》"瘉后口口愈侮"为韵。《大雅·行苇》"句鍭树侮"为韵。《左传昭公七年》"偻伛俯走侮口"为韵，都证明侮声应归侯部。

饫字

饫，夭声。夭声归宵部，所以严可均、朱骏声等人将饫字归到宵部。江有诰、夏炘认为饫

本宵部字，“若从《文选》注，则在本部(侯)”。按《文选·魏都赋》注引韩诗：“宾尔笾豆，饮酒之醧。“醧”，《毛诗》作“饫”，与“豆具孺”为韵。王念孙、王力归侯部。证之以诗韵，二王的意见是对的。《韩诗》假醧为饫，说明二者的古读相通。《广韵》“醧饫”同一小韵，正是古音的保留。

5. 鱼 部

股声

股声归鱼部各家一致，只有朱骏声归侯部。他认为股从殳声，殳从几声，几声归侯，股亦归侯。严可均也如此处理几殳股的得声。与朱氏不同的他认为“股羖”等字虽从殳得声，却应归鱼部。江有诰几声也归侯，注“市朱切，蜀平声，殳从此”。而殳声又归到鱼部，并且注明“股羖从此”。但在鱼部又另立有股声。王力殳声归侯，股声归鱼，注：“股声有羖。”段玉裁殳声归侯，鱼部不立股声。《诗经韵分十七部表》股羖归鱼，也可能他认为股羖从殳得声，但并不同部。陆志韦也把殳声归侯部，而他认为“股羖”二字不一定从殳声。他说：“股羖：《诗·豳风·七月》五章，《小雅·采菽》三章，《宾之初筵》四章叶入鱼部。得声也许可疑”(《古音说略》161页)。今依王力、周祖谟以殳声归侯，股声归鱼。

莽声

各家多归鱼部，朱骏声归阳部，董同龢鱼阳二部兼收莽字。不过，在先秦时代，莽声还不一定通阳。《离骚》“莽序暮”相叶，《怀沙“莽土”相叶。《思美人》“莽草”相叶，鱼幽合韵。朱氏之所以归阳，主要是取“茻亦声”之说。江有诰《楚辞韵读》莽音姥，不取“莽亦声”说。顾炎武说：“按莽字自晋左思《吴都赋》始与‘晃蠁’为韵。陆机《赴雒诗》与‘广往响朗想’为韵。今此字两收于十姥、三十七荡部中，当削去，并入姥韵”(《唐韵正》卷九)。可见，顾炎武也认为莽在上古还不通阳。

毋声

段、严、朱、黄归鱼部，江、周归侯部。《诗·邶风·谷风》三章：“毋逝我梁，毋发我笱”。陈奂《诗毛氏传疏》：“毋，依《释文》当作无。《小弁》作无。”无亦鱼部字。又：《礼记·内则》“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注：“毋，读曰模。”模也是鱼部字。毋，也与幽部的牟发生旁转关系。《仪礼·士冠礼》“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古书作“牟追”。

6. 支 部

此声

孔、严、江、黄、王、周都归支部；段、朱归脂部。《说文》此从止从匕。朱氏“按从匕声”。匕声归脂，因而此亦归脂。《文子·上德》“启解此”为韵。《家语·观周》“此徙技此卑”为韵。这些材料的时代比较晚，再看从此得声的字：

訾：《楚辞·卜居》“訾斯喔儿”为韵。《逸周书·太子晋解》“訾帝”为韵。

雌：《诗·小雅·小弁》“伎雌枝知”为韵。

泚:《诗·邶风·新台》"泚瀰鲜"为韵。

以上三字,朱骏声全归脂部,江有诰全归支部。

段玉裁虽然将此声归到他的十五部（脂），但他也承认:"古此声之字，多转入十六部（支）"(见说文"玼"字注)。在"柴"字注又说"凡此声亦转入十六部"。

启声

朱骏声、黄侃归脂部;江有诰、王力、周祖谟归支部。《文子·上德》"启解此"为韵。江有诰改"康礼切"为"康是切",可能就是以此为据。

豸声

豸的归部有三派意见:江有诰、严可均归脂部;段玉裁、朱骏声、林义光、董同龢归支部;黄侃豸声归到入声锡部。王力《汉语史稿》归支部,后来《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下面简称《分野》)又归脂部。归支部不误。严可均批评"《广韵》误入纸",并举《上林赋》"坻水豸氏豕"为韵，证明豸当归脂。其实，这是支、脂合韵。"豸氏"都是支部字。古书中多借豸为廌。如解廌,亦作解豸。廌也是支部字。

7. 歌 部

丽(麗)声

段玉裁、董同龢、王力归支部;严可均、江有诰、朱骏声、林义光、周祖谟归歌部,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也以从丽得声的"纚"字归歌部。严可均说:"《广韵》误入霁。《离骚》蘂纚协音,蘂与惢同。《西都赋》、潘岳《西征赋》麗侈协音,古读若詈"江有诰认为古读郎贺切。董同龢说:"有些古韵家把从丽 liĕ 声的字归入歌部，而从丽得声的又有几个四等韵,如䴡鱺 liei 是。这就真的要我们考虑歌部到底有没有四等韵。我觉得他们以丽声字入歌部并没有得到诗韵或谐声上的证明，所据的只是丽与离—iĕ←*—ia(*ȴaɂ)的假借关系而已。事实上假借有时代与宽严界限的问题,不足用作主要的根据。丽的谐声全貌是:

丽 liei; 麗 liĕ, liei: 曬簏躧—ai; 酈………—iĕ; 癦………iei。有—ai 韵字在，就显然是佳部(支)了"。

董同龢的结论是不对的,他对有些古韵家的批评也是不顾事实的。丽声归歌部,不只是与"离"的"假借关系而已"。"而已"之外,还有韵文为据,《离骚》中的"蘂纚"协音，虽不如诗经时代早，但也是先秦韵文呀。就异文来说:躧,字亦作蹝、作蹤、作屣。声训材料有:麗,离也(《广雅·释言》)。丽,施也(《释诂》三)。丽,靡也(《汉书·司马相如传》注)。至于歌韵是否有四等字,要依实际语音而定，不能为了证明歌韵无四等字，而将本属歌部的四等字排除在外。而且从丽声的字不仅见之于齐韵系四等,也大量出现在支韵系三等。

现在,又有一条新的材料来证明丽声归歌部。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谓燕王章》:"燕赵之弃齐，说沙也。""说沙"就是"脱躧"。过去，人们以躧假借为屣来证明丽声归歌,这本来是对的。可是,段玉裁、董同龢等人，就连"徙声"也归到支部去了。这一回,"沙"是歌部字,该不至于有任何异议了吧。①

徙声

徙的归部有三种意见：江有诰、黄侃、林义光归歌部；段玉裁、王力、董同龢、周祖谟归支部；严可均、王念孙、朱骏声归之部。归之部的主要理由认为徙从止得声，而止是支部字。归支部的理由是徙在《广韵》属支韵字。归歌部是以韵文材料为依据的。徙不是形声字，段注说文已经指出来了，它应当是个会意字，从止从辵，林义光、董同龢也从此说。总之，徙归之部的论据是不可靠的。至于歌支的分歧，这是值得斟酌的，顾炎武也曾经有过犹疑。他说："此字经无明据，以止声读斯氏反，于理为长。然《韩非子·扬权篇》：'名正，物定；名倚，物徙'，《荀子·成相篇》：'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并读为斯可反。"江有诰徙音琐。他列举的例证，除上两例外，还有《逸周书·周祝解》："时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为祸。"《家语·观周》："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叶思氏反），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言，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歌支通韵）。"叠韵字有"徙倚"。《楚辞·哀时命》："独徙倚而彷徉。"《淮南子·俶真训》："中徙倚无形之域。"又："而徙倚于汗漫之字。"林义光说："委靡、迤靡、靡徙，皆叠韵连语，靡本音摩，是委音倭，迤音陀，徙音琐也。"异文有：蹝作跿，纚同縰。

也声

也的归部是一个很麻烦的老难题。各方面的材料差不多人们都注意到了，但如何处理这些材料还是很值得讨论一下的。

现在有三派意见：段玉裁、严可均、江有诰、孔广森、黄侃、林义光、王力、周祖谟归歌部；朱骏声归解部（支），从也得声的字有匜地酏弛灺貤，另有"迆彵杝椸驰阤六文，皆从也声，按当从它声，转写之误，古声可证也，今分系随部（歌）"。实际上，他是歌支两收，以支部为主；董同龢归鱼部，兼收于支部。王力在《汉语史稿》中将也字归到鱼部，后来放弃了这个意见，在《汉语音韵》和他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又归到歌部。也声归歌，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从朱骏声以来发生了动摇，原因何在呢？下面我们把董同龢的意见钞录出来："从来以此字入歌部是因为有几个从也得声的字（如施迤驰等）-e 常跟戈韵-â-uâ的字叶韵。但是事实上还有几个从也声的字又确为佳部字。如弛或体作𢐗；酏或作𩛁；髢或作鬄，又与髲通。那么我们岂不是又可以把也字归佳部（支）吗？无论归歌或归佳，这样去判断总不免是间接的。我以为也字的地位正应当由他自己的行为来决定。今按：也字在古代有两种用法。（1）可以说是匜字的初文。如鲁大司徒匜与子仲匜的匜字下都有重文作也。匜《广韵》入支韵，音弋支切 iĕ。（2）最普遍的用法就是语助词。因为语助词的音韵地位往往比普通的字难定，所以我们就看见：

（a）《诗经》中的也与兮，他书引用者多互易，秦权与秦斤的也又作殹；

（b）《论语》的也又与邪通。

依（a）项，兮殹-iei 都是佳部字，所以也亦当是佳部字。他的韵母可以拟作-ieg，或《玉篇》

① 本文脱稿之后，读到龚达清的《反义字的读音》一文也主张"丽"当归歌部。此文收在《汉语论丛》中。

移尔切 iě 一音所本。依(b)项，邪是鱼部字，所以也亦当是鱼部字。他的韵母可以拟作-iag，《广韵》羊者切-ja 竟是这个来源；《诗经》秦器不跟《论语》一致大概是方言的关系”（《上古音韵表稿》）。

归鱼部的论据实在太玄乎了。所谓“《论语》的也又与邪通”是不能成立的。这一点，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已有说明：“有人认为这种也字的作用和邪(耶)字相同，那是不对的。也字和邪(耶)字区别在于：(1) 也字本身不表示疑问，邪(耶)字本身表示疑问……。(2) 也字虽然用在疑问句里，但仍然带有一点确定语气，所以也字后面容许再用疑问语气词”。按照这个意见，《古代汉语》将邪字归到鱼部，将也字归到歌部，那是很正确的。

关于也兮同用的问题，这就要我们再考虑一下兮的归部了。这一点，下面讨论兮字时再谈。

董同龢有一个看法接近了解决问题的边缘。他说：“《诗经》秦器不跟《论语》一致大概是方言的关系”，这句话应改为“秦器与《诗经》《论语》不一致大概是方言的关系”，因为《诗经》跟《论语》是一致的，而秦器以殹代也跟《论语》《诗经》不一致。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觉得《诗经》《论语》可作为上古音的代表，而秦器用殹代也的确是方言问题，而且时代也较晚。近年来出土的帛书中，《经法》一书出现了大量以殹代也的材料，还有以翳代也的。而《战国纵横家书》就没有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经法》一书的笔录者可能操秦地方言，也可能是有意摹仿秦时的写法。所以，董同龢用以殹代也作为也声归支部的根据是难以成立的，而且殹字本身我们就不赞同归到支部去。

另外，从也得声的有几个字与支部字为异文，如鬄，或从也声，作髢；弛作[illegible]等，这也是事实，也值得我们重视，但从数量来说，这种材料究竟比较少，这种现象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歌与支，按段玉裁的排列法，前者为十七部，后者为十六部，“合韵最近”（段注《说文》九篇上髢字注文）。

至于匜是否也的初文，朱骏声已有论述。他说：“此字当即匜字，后人加匚耳。《说文》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则也正本字，象形”。也的形体篆文作，金文作 ，或作，作。有的说，其形象器皿，有的说象兽屁股及尾巴。不论怎么说，也当初是一个实词这是没有问题的，虚词也当是假借字。就说匜的归部，顾炎武、江永也主张归歌部。理由是《仪礼·既夕礼》：“两敦两杅(盂)槃匜。” 匜音徒何反。《经典释文·仪礼音义》收了这个音，陆德明又注音移。移也是歌部字。朱骏声、董同龢说匜归支部，并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来。如果拿匜在《广韵》入支韵为据，那支韵中本来就有一定数量的字是由上古歌部发展而来，不只一个匜字。

通过也字的讨论，我们觉得无论是对待韵文、异文或谐声等材料，都应该有主次之分，时代之分，否则，有些纠葛是永远扯不清的。

兮声

兮的归部也大成问题。孔广森、严可均归歌部；段玉裁、朱骏声、黄侃、王力、董同龢归支部；林义光归微部，他说：“兮与稽同音，当即钩稽本字”。稽归脂部，那兮就成了脂部字了。

孔归歌部的理由是:"唐韵在十二齐。古音未有确证。然《秦誓》'断断猗',《大学》引作'断断兮',字亦当读阿。嘗考诗例:助字在韵句下者,必自相协,若《墓门》之'止'同用,《北门》之'哉'同用,《采薇》之'矣'同用,皆之咍部字也。兮字则《旄丘》《君子偕老》《氓》《遵大路》皆与'也'同用。今读兮为阿,于'也'声正相类。又:《九歌》"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虧。"《天问》"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虧。"虧字亦五支之当改入歌戈者。说文本从亏,或从兮,未必非兮声也"(《诗声类》卷七)。

总括起来,是三条理由:(1) 猗兮相假借。(2) 兮也同用。(3) 虧从兮得声。虧乃歌部字。这三条理由都值得加以肯定。兮也在《诗经》中同声相用(不是押韵),主要见之于邶、鄘、卫、郑,这正是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是春秋时代的文化中心之一。虧从兮声,孔氏说的很谨慎,后来,林义光在《文源》中进一步加以肯定:"虧……当以或体从兮为正……或讹从亏"。虧字应当归到歌部,赞成的是多数,反对的少数。《离骚》"离虧"相协。《九歌·大司命》"何虧"相协。《九章·抽思》"仪虧"相协。《管子·白心》"隳虧"相协。段、严、朱等人将虧字归到鱼部,是认为虧从雐声,雐又从虍声,虍声在鱼部。应当说,上面列举的四条韵文材料更具有权威性,何况,虧从虍声,本来就成问题呢。[①]

妥声

《说文》无妥字,但妥字已见于甲骨文。段、严、朱妥声归歌部(段的《六书音均表》不列妥声,见说文注)。从妥得声的字,有挼、绥。朱骏声绥声归脂,挼字归歌。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归绥声于十五部,《说文》注又将绥定为十七部,挼字与朱同,也归歌部(十七部)。王力将妥声归微部,妥声有绥。诸家以朱骏声最为正确。他把妥声、绥声分开,前者归歌部,后者归脂部(按王力的分部,当是微部)。关于妥声归歌,段玉裁在注《说文》挼字时已有很好的说明,证明隋隓挼古音相通,"隋声、妥声同在古十七部"。绥声之应该归到微部,有诗韵为证。妥绥在《广韵》分属果韵、脂韵,亦可证上古音之有别。朱骏声根本就不承认绥从妥声,说绥是会意字,与段玉裁、严可均的说法不同,读者亦可参阅。

戲字

段、朱归鱼部,王念孙归歌部。戲从虍声,本当归鱼部。《楚辞·远游》"居戲霞除"为韵。归歌部的韵文有《荀子·成相》"施罢戲为"为韵。《十大经》"朵和和奇戲靡"为韵。戲的古音当有两读,董同龢分别归入歌鱼两部,有理。

那字

孔广森、江有诰、王力归歌部,严可均、董同龢从冄声,冄声归谈,那字归歌,朱骏声归谈部。《诗·小雅·桑扈》叶"翰宪难那",本来是元歌为韵,朱骏声当作"元谈合韵"。《诗·商颂·那》"猗那"为韵,《左传宣公二年》"皮多那"为韵,朱骏声都当作"转音",他所谓的"转音",就是认为"那"本是谈部字,临时转为歌部字相协,这是不科学的。既然大量韵文材料已

---

① 本文脱稿之后,读到洪诚先生的《训诂杂议》一文,(载《中国语文》79年5期)其中有关"也""兮"二字读音的意见,摘录如下:"古文《尚书》《周易》无也字,《毛诗》、《周官》始见。各书所用也字本兮字之音近假借。……今本《老子》兮字,帛书甲乙本皆作'呵'。……兮古音读'呵',确然无疑。"

证明"那"已归到歌部;就不必再死守谐声,认定它是谈部字了。

萑字

段、严入歌部;朱骏声、江有诰、黄侃入元部。《说文》隹部有萑字,注:鸱属(朱骏声认为即猫头鹰),读若和。草部有雈字,注:薍也(即萑苇),从草隹声。萑雈原来是两个字,分属两个部。后来萑借为雈,音随义转,由歌部转入元部。《广韵》桓韵收萑、雈二字,都作胡官切。读若和的音,在中古已消失了。

地字(兼论彖声)

地字的上古音历来成为问题。江永归入第二部。"《说文》虽云也声,而古文作墬,是从队声"。批评者说:"古地字从隊,隊,都玩反,与队异,江氏误矣。"朱骏声归支部,从土从阜彖声。彖,《说文》读若弛。地的古文到底是从队声(队在月部),还是从隊声(彖声在元部),还是从读若弛的彖声(彖声在歌部,朱归履)呢?看来,朱说比较可信,地不可能从入声韵和阳声韵的字得声,他应该属于阴声韵,从彖得声。但是,朱骏声在这里又造成了一点小小的混乱,不能自圆其说。因为《说文》读若弛的彖字,他归到自己的履部去了,从豕得声。他的豕声在履部,而从豕得声的彖声又在解部(支)。这个问题江有诰解决得比较好,他把彖声归到歌部(黄侃依此说),而从彖得声的古文墬也应归到歌。那么,无论从也声,还是从彖声,地都应该是歌部字。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王力,都把地字归到歌部,不仅有谐声为证,还有许多韵文材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王念孙在《古韵谱》中列举了五条)。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象段玉裁所指出的那样:"考地字;周秦人亦入于十六部(支)",他也列举了一些例证。可见,朱骏声把地字归到解部(支)是不为无因的。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赞成地又归支部呢?不能。还是要用清代古音学家一条著名的理论来办:"知其分而后知其合,知其合而后愈知其分"(见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吴序)。分部如此,对待具体字的归部也应如此。否则,就会造成字无定部了。地与支部字相押时,江有诰正是当作歌支合韵来处理的。

8. 脂　部

岂声

董同龢、周祖谟归微部,王力《汉语史稿》归微部,《汉语音韵》又改归脂部。王力改归脂部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语音系统看,岂在《广韵》属微韵系开口三等字,当归脂部。诗韵有《小雅·蓼肖》"泥弟弟岂"相协,都是脂部字。

䋈声

严可均归歌部,读若丽;江有诰归支部;王、周、董都归脂部。䋈的切音有三:《玉篇》力尔切,《广韵》力纸切,大徐力几切。江有诰取《广韵》的音,故归支部。按力几切、力尔切,都应归脂部。朱骏声说:䋈,"实即古文尔字"。段玉裁说:"周时在十五部,汉时在十六部。"尔又假借为尒,"尔行而尒废矣"(段注《说文》三篇下)。《诗·大雅·行苇》叶"苇履体泥弟尔几",都是脂部字。尒尔在《广韵》归支韵系,乃古今音的流变。

黹声

朱骏声归颐部(之),从异声;王力、周祖谟归脂部;董同龢归微部。归之部是不对的。王力在《分野》中已有论述。他说:"冀是纯粹的象形字。《广韵》:冀,几利切。属至韵。《楚词·九辩》叶冀欷。《史纪·孝武本纪》冀至殊庭焉,《汉书》作几。冀应是脂部字。高本汉划归他的第十一部,这是对的。江有诰正是把冀字归入脂部。"看来,王力在这里所使用的"脂部"这个概念是脂微分部以前的那个脂部,因为按他所引证的《九辩》和《孝武本纪》的材料,都证明冀声应当归微部,欷、几都是微部字,也可能这就是董同龢将冀声归到微部的缘故吧。而首次提出脂微分部的王力并不把冀声归到微部,大概他没有考虑这两条材料与冀声归脂相抵触,只是考虑了冀是脂韵系开口字,而开口是应归脂部的。

医声

段玉裁、严可均、朱骏声、江有诰、黄侃、周祖谟归脂部;董同龢归支部;王力归质部。董归支部的理由:"《说文》:医从匸从矢。小徐又有'矢亦声'三字,如此而已。其实,小徐比大徐本多'声'字的很多,不可靠的正不少。殹跟翳有关系,古有-g尾甚明。"董同龢的道理并没有说清,只说了一句"殹跟翳有关系"。至于-g尾问题,我们不赞成上古阴声韵收b、d、g。就是彻底主张上古阴声韵收b、d、g尾的陆志韦先生也说:"这一部(支)的谐声谱上,差不多没有一个'声'不能证明在上古音是-d、-t通-g、-k的。"又说:"一看陈澧《切韵考》的表上所列各小韵的代表字,就会知道佳韵系有一部分在上古一定收d(脂部收d尾)。这样的一共牵联到24个声首……,这24'声'都不属于支部,从上古一直到失去收声的时候没有不收d的"。陆志韦所说的24声,第一个就是"殹"。这说明陆志韦也是将殹归到脂部的。

王力主张医声归质部的理由也不是很充分。他说:"医声应属质部。释名:'殪,翳也'。《诗·大雅·皇矣》'其菑其翳',《韩诗》翳作殪。'翳''殪'同音同部"。翳与殪音相近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质脂也可对转。但不一定就要据此将医声划归质部。在《皇矣》中,翳又与栵相叶,是否要把翳划入月部呢?从假借材料看,殹翳还可以与"也"通,我们又要把医声划归歌部去吗?殹通也的材料如:"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殹。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殹"(见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道法》)。又:"静翳不动,来自至,去自往"(《十大经·顺道》)。"□□人者其生危,其死辱翳"(《十大经·称》)。"殹翳"之假借为"也",是方音问题,脂与歌也可旁转。

我们赞同段、江、周等人将医声归入脂部,因为:"矢亦声"之说,在没有新的材料来证明其不确时,还不能轻易否定。另外,医声字主要出现在《广韵》齐韵系开口,从语音系统看,归脂部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从医声的翳,我们一定要看到上古有方音的分歧,它与入声字(如《皇矣》篇与栵字相叶)相叶,或借为入声字(如殪)都可从方言的关系来理解。

9. 微 部

水声

王力、周祖谟归微部;董同龢归脂部。《诗·郑风·扬之水》叶"水弟",《齐风·敝笱》叶"唯水",《小雅·沔水》叶"水隼弟",《管子·形势解》叶"水至"。以上材料出现了两可的情

形，"弟"是脂部字，"唯隼"是微部字，"至"乃质部字。无论按哪一家的意见，都有合韵的情形。本来在《诗经》中脂微合韵的情况就较为严重，所以迄今为止，仍然有人不赞同脂微分部。但从分的立场来说，水声还是以归微部为宜。江有诰改式轨切为式委切，正好与微部相应。又考虑到水在《广韵》为脂韵系合口三等字，也应划归微部。

危声

段、朱归支部；江有诰归脂部；董同龢归歌部；王力《汉语史稿》归歌部，《分野》归微部。危在《广韵》属支部，鱼为切，江有诰改为虞佳切，则与微部相应了。《书·大禹谟》"危微"为韵。《文子·符言》"讥危微"为韵，又"衰威非危几"为韵。危与歌部相通的材料也有，如《管子·形势》"和危"为韵。这只能当作合韵来处理了。

衰声

古韵家多归脂部，严可均归歌部，王、周归微部。归歌部失据。《论语·微子》叶"衰追"，《管子·七臣七主》叶"衰闿"（闿，从岂声，开也。《广韵·海韵》"闿，亦音开"。咍韵"开"字注："《说文》作开，经典亦作闿。"可见，开闿是异文通用）。《荀子·成相》叶"衰归累怀"。

丫声、乖声、𠂹声

严可均有丫声、𠂹声，都在脂部。朱骏声丫声、𠂹声都在解部（支），乖从丫得声。江有诰丫声、𠂹声也归支部，但乖（𠦐）声归脂部。周祖谟丫声归支部，乖声归微部。黄侃丫声、乖声、𠂹声都归齐部（支）。基本分歧是归支部还是归脂部的问题。

这三个字在《广韵》的音韵地位：

丫：羊角貌。古瓦切（马）

乖（𠦐）、𠂹：古怀切（皆）

除严可均外，各家丫声都归支部，但《说文》："读若乖"，朱骏声丫、乖都作工诡切，则应以归微部为宜。

𠂹字依严可均的意见应写作𠂹。他说："《六书故》引唐本作奚，从大。今《说文》作𠂹，则与古文'手'相乱"。这个字也"读若乖"，朱骏声作"古危切"，今亦归微部。

隼声

段玉裁归十五部（自注：同鵻），朱骏声归文部（作鶽、作鶽，一曰鹑字），王力归微部，从隹声。顾炎武音隼为"之水反"，古读若雉。《诗·大雅·沔水》：首章叶"水隼弟"，次章叶"水隼"。隼在上古归微部，后来转为文部。

三、入声韵的归字问题

10. 职　部

昱声

段玉裁、朱骏声昱不作声首，昱字依《说文》从立声，归缉部。江有诰、周祖谟有昱声，归觉部。江注："余六切。《说文》误作立声。"王力、董同龢归职部。

昱归缉部肯定是不妥当的。昱在《广韵》归屋三，屋三的字一般不与缉部发生关系。江有诰有鉴于此，改归幽部的入声（觉部），从原则上来说，比段、朱要合理一些。但朱骏声认为"翌日"、"翼日"之翌、翼，乃昱之假借。《说文》："昱，明日也"。朱认为明日即翼日，翼归职部，这大概就是王力、董同龢将昱声归到职部的原因之一吧。

这个字《说文》、《广韵》都作"余六切"。按这个切语，似应归幽之入（觉部）。而且，《说文》的释义是否就是"明日也"也成问题。王念孙《广雅疏证·释诂四》："昱之言燿燿也。《说文》'昱，明日'也。《太玄·元告篇》云：'日以昱乎昼，月以昱乎夜。'《淮南子·本经训》云：'焜昱错眩，照燿辉煌。'《说文》：'煜，燿也。义与昱同。'"这里引《说文》作"明日也"似乎也能说得通。《太玄》《淮南子》用了这个字的本义及引申义。"焜昱"《左传昭公三年》作"焜燿"。燿与昱音义俱同，则当归药部。今暂依王力归职部。存疑。

螣字

段、朱都归蒸部，王念孙归之入，王力归职部。《诗·小雅·大田》二章叶"螣贼"。字亦作蟘，当归职部。

黱字

段玉裁、董同龢归之部，朱骏声归蒸部。此字《说文》"从黑朕声"。段注："转入一部，又变其体为黛。如螟蟘字古亦作螟螣。"黛（黱）在《广韵》代韵开口一等，在上古归职部。

11. 觉　部

就声

孔、严、朱、周归幽部；王力归觉部。"就"是尤韵去声字。从谐声关系看，可归觉部。从就得声的蹴、噈（𣤕的俗体。欶𣤕，即欶噈，口相就也）都是入声字。

夫声

夫本非最初声首。《说文》："夫，从屮六声，力竹切。"但朱骏声作为声首归需之剥分部（屋）。从夫得声的坴陆逵歀等亦归剥分部，误。

12. 药　部

隺声

段玉裁、朱骏声归宵部入声，严可均归幽部。从隺得声的字有鹤。《孟子·梁惠王上》引诗"濯鹤翯"为韵。严氏归幽，无据。

13. 屋　部

卖声

严可均归幽部，朱骏声归需之剥分部（屋），王、周归屋部。严、朱都以卖从坴得声。按坴非声。金文卖从㐫贝，作 。严氏之所以归幽部，主要据《说文》"读若育"。从卖得声之字有藚。《诗·魏风·汾沮洳》"曲藚玉族"为韵。另有讀字。《诗·鄘风·墙有茨》"束讀辱"

为韵。还有续字。《诗·秦风·小戎》"续毂馵玉屋曲"为韵。

馵声

此字各家都归侯部，周祖谟归屋部，馵在《广韵》遇韵，之戍切《小戎》与"续毂……"为韵，以归屋部为宜。

局声

孔、严归幽部，其余各家归侯部或屋部。《诗·小雅·采绿》"绿匊局沐"为韵。是局当归屋部。

踣字

段玉裁说："按古音在四部（侯）。《尔雅·释文》音赴，或孚豆、蒲侯二反是也。然则踣与仆音义皆同。孙炎曰：前覆曰仆。左传正义曰：前覆谓之踣。"江有诰《先秦韵读》引《吕氏春秋·行论》："将欲踣之，必高举之"作为侯鱼通韵。朱骏声归颐部（之），王力、董同龢归之部入声（职）。

踣在《广韵》有两个读音：一见于去声五十候，匹候切；又见于入声二十五德，蒲北切。在候韵，踣是仆的异体字。朱骏声还认为"趙""即踣之或字"。趙在《广韵》也分见于候、德两韵，都与踣同一小韵。仆、踣、趙都是僵仆的意思。段玉裁说踣仆"音义皆同"是对的。仆在屋部，踣、趙亦应归屋部。朱氏之所以归之部，主要是因为踣从咅声；王力归职部，主要因为踣在《广韵》归德部。但联系意义来考察，以归屋部为宜。

14. 铎 部

戟声

朱骏声归颐之革分部（职）。戟在《广韵》归陌韵，上古职部没有陌韵的字。《诗·秦风·无衣》"泽戟作"叶韵。是戟应归铎部。王、周、董正是归铎部。严可均认为上古戟字有两读，除了归鱼类（即铎部）之外，又归元类，理由是戟从倝声。按倝非声。金文作[illegible]，从戈榦省。还有一条理由是《子虚赋》"戟箭"叶音。查原文是"建干将之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戟箭"并不叶音。

15. 锡 部

系声

段玉裁归十六部入声（锡），朱骏声归履部。系在《广韵》属霁韵开口四等，胡计切，江有诰改为胡易切，可见他也将系声归入锡部。从声训材料看：《说文》："系，繫也。"《尔雅·释诂》："系，继也。"朱骏声将"繫"字归到他的"解之益分部"（锡）是对的，系声归履部（脂），误。

继声

段、朱、严、江、周归脂部，黄侃归没部（物），王力归质部，董同龢归支部。他说："继、檵，各家入脂部，无据。《尔雅·释虫》：密肌继英。《释鸟》作密肌繫英；则佳部（支）字也。"朱骏

声说:“又为係。后汉李固传;群下继望。”按係、繫都为支部入声字,继声也应该入锡部。

聂字

朱骏声归小之举分部(药)。王力、董同龢归锡部。聂在《广韵》入麦韵。归锡部是对的,药部无麦韵的字。

16. 月 部

曰声

王力归月部,董同龢归祭入(即月部),黄侃归曷部(月),周祖谟归物部。曰在《广韵》为月韵合口三等字。查遍月韵,没有归上古物部的声首或散字。应依黄侃等归月部。

㓞声

清朝的古音学家对㓞的归部有两种意见。段、江归脂,朱骏声归泰(月)。黄侃归曷(月)。王力《汉语史稿》归月部,在《分野》中又归到质部去了。《说文》:“㓞,读若锲。”㓞锲在《广韵》都作古屑切。王念孙说:“锲所以割草,义与㓞同也”(《广雅疏证·释诂二》)。从㓞得声的字有“葪趣”。㓞假借为郏,趣读若髻。葪郏在《广韵》都作古诣切,髻也是月部字。㓞声以归月部为宜。

截声

王念孙归祭部,黄侃归曷部,朱骏声归他的“小之举分部”(药)。朱误。《诗·商颂·长发》二章叶“拨达达越发烈截”。六章叶“旆钺烈曷蘖达截伐桀”。

㯻声

㯻是櫱的异体字。《说文》:“伐木余也”。又作蘖,亦作栫。《长发》六章:“苞有三櫱”,陈奂《诗毛氏传疏》:“刘德注汉书叙传引诗作‘包有三栫’。《尔雅》:栫,余也。栫与蘖同”。㯻声无疑应归月部,段玉裁归十五部(因为他的十五部包括一些月部字),周祖谟归月部。朱骏声却归元部,从獻声,误。

芮声

段归十五部,朱归履部,董、周都归祭部,也就是王力的月部。分歧的实质是归物还是归月的问题。朱归履部是因为芮从内声,内声归物部。董、周归祭部的原因,是由于芮在《广韵》属祭韵合口三等。而董、周的上古物部与中古祭韵不发生关系,依照这个原则,芮声就应归到祭部,即我们所说的月部。

裔声

朱骏声归履部,黄侃归没部(物部),朱、黄基本一致。江、王(力)、董、周归月部(祭)。分歧的原因与“芮”一样,朱、黄以裔从㕯声,㕯从内声。裔在《广韵》属开口三等。《楚辞·九歌》“裔澨逝盖”为韵。

别声

王念孙归至部(质),段玉裁归十二部入声(相当于质部),黄侃归屑部(质),江、朱、王、周归月部。王力别声归月部的理由见于《分野》。周说:“案别字古文作 冎 ,从 几 。别字既入

本部，则八字亦当列此。”关于八字，下面再讨论。“别”字似不应从八得声。金文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八作)(，作八。[illegible]并不象双八，形误为[illegible]。

叙声

段玉裁祟声、叡声、⿱穴叙声都在十五部，朱骏声叡、⿱穴叙从祟，祟从出声，都归履人。黄侃祟声归没部(物)，王力祟声归物部，周祖谟、董同龢祟声在物部，月部另立有叡声。

叡在《广韵》一见于至韵，与祟同一小韵，又见于祭韵，与赘同一小韵。从叙得声的字有：

⿱艹叙：《说文》：艸也，从艸，叡声。麤最切。

⿱宀叙：麤最切(泰韵)

⿱叙心：《说文》：谨也，从心，叡声，读若毳。此芮切。

⿱髟叙：子芮切。又，此芮切(祭韵)。又，祖外切(泰韵)。

⿱穴叙读若虞书竄三苗子三危之竄。竄，七外反。竄三苗，孟子作杀三苗。杀即左传⿱杀米蔡叔之⿱杀米。段玉裁说：⿱杀米为正字，竄杀为同音假借。⿱穴叙竄⿱杀米杀，上古归月部。

⿱叙心，读若毳。叡，读若赘。毳赘也都是月部字。

17. 质　部

惠声　彗声

这两个声首，段玉裁都归十五部，孔广森归他的脂部，朱骏声归他的履部，江有诰惠声归脂，彗声归祭，周与江同，黄侃惠声入灰部(脂微)，彗声入曷部(月)，王力《汉语史稿》惠声归脂，彗声归月，与江、黄、周基本一致。在《汉语音韵》中又把惠声归到质部，彗声依旧归到月部。在《分野》一文中，又一次作了修改，惠声、彗声都归到质部来了。就惠声来说，是脂质的分歧，惠是阴声字，还是入声字呢？就彗声来说，是质月的分歧，彗是脂之入，还是歌之入呢？

这种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归字的时候，有的家过份强调了中古语音系统。彗声在中古属祭韵，祭韵字在上古应归入月部，质部中一般没有祭韵的字，这是江、黄、周彗声归祭(月)部的原因。惠声在中古归霁韵，霁韵一般古韵家归上古的脂部，不作入声处理，于是惠声归到了脂部。王力把一部分霁韵字划归上古入声，惠声也就相应成为脂之入(质)了。

我们很赞同把彗声、惠声归到质部。这两个声首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异文有：嘒，字亦作嚖；槥亦作櫘；⿰纟彗亦作⿰纟惠；慧，字亦作惠(《论语·卫灵公》：好行小慧。亦作惠。《释文》：鲁读慧为惠)。

韵文有：《诗·小雅·小弁》四章叶“嘒淠届寐”。《诗·小雅·节南山》五章“惠戾届阕”为韵。《诗·小雅·大田》三章“穗利”为韵。《诗·大雅·瞻卬》一章“惠厉瘵届”质月合韵(厉瘵属月部)。

畀声

王力归质部，周祖谟归脂部，黄侃归没部(物)，董同龢归微部。畀也是至韵开口字，董同龢作合口，而且归到阴声韵，不当。《诗·鄘·干旄》：“四畀”为韵，四也是质部字。

奰声

王力归质部,周祖谟归脂部,黄侃归没部,董同龢归微部。奰属《广韵》至韵,《韵镜》作开口三等,陈澧作合口三等,董同龢也作合口。严可均:奰读若易虙羲氏。虙亦入声字。虙奰双声叠韵。

器声

王力归质部,周祖谟归脂部,黄侃归没部,董同龢归微部开口,理由不明。朱芳圃认为:"器从犬㗊,即犬之吠声矣。从声类求之,当为犷之初文。《说文》犬部:犷,犬吠声也。从犬斤声。古音器读群声微韵"(《殷周文字释丛》180页)。此说未免迂曲。林义光也归微部,"四口象物形,以犬守之"。器是入声字,朱骏声举《六韬·文韬》叶"害败器世"为据,它的中古音也是至韵开口,今依王力归质部。

戜声

各家都归阴声韵或入声韵。朱骏声归鼎部(耕),戜鐵𧼲驖等字他都归耕部,这是泥于同声必同部的原故。戜声应归质部。

㣇声　彖声　肆声

这几个声首,从形到音问题都不少。下面我们先列出两个表。表一反映字形的分歧,表二反映读音的分歧。

表一

字形 出处 声首	说文	尔雅	严	江	朱	金文
㣇	彖①	肆	彖			[illegible] [illegible]
彖			彖②	彖	彖	[illegible] [illegible]
肆			𨽻			

(1) 正文作㣇,而十五卷上部首目录又作彖。与彑部之彖同形。

(2) 严可均说"此即彖豕二字之讹"。

表二

读音 出处 声首	说文	广韵	段	严	朱	江	黄	林	王	周
㣇	读若弟	①特计切 ②羊至切	15	彑声 脂	泰 彑声		灰部	微	质	
彖	读若弛	尺氏切	16	彑声 脂	履 豕声	尺可切 歌部	式视切 歌	微		
肆	从聿㣇声	羊至切	15	从聿 豸声 脂	泰 彑声				质	脂

从上二表可以看出：形体的分歧主要有：㣇与𧰨是否同形。㣇在《说文》为第363个部首，但部首目录㣇字作𧰨。读若弛的的𧰨，江有诰指出，“当作𧰨”（归歌部），与元部的彖（通贯切）别，朱骏声认为乃“豕之异体”；肄字《说文》从㣇声，严可均从豸声。

读音方面的分歧：严可均三个字都在脂部，㣇、𧰨从彑声，肄从豸声。段玉裁㣇肄在十五部（脂），𧰨在十六部（支）。朱骏声㣇肄归泰部（月），𧰨归履部（脂），黄侃㣇归灰部（脂微），𧰨归歌部，江有诰祭部有彑声，㣇、肄也可能从彑声，归祭部。林义光三个字都归微部（他的微部包括我们所说的脂部，三个字都音遂，㣇、𧰨他认为是同形，注明微韵，肄字未注明韵部，但也音遂，无疑在微韵）。

严可均已指出：㣇、𧰨同形。又指出：𧰨即彖豕二字之讹。朱骏声也指出：𧰨乃豕之异体。林义光进一步指出：“𧰨㣇形非有异，亦皆与豕同音，□当即豕之异体”。

㣇𧰨同形是可信的，但同音之说，未可视为定论。无论是《说文》的读若材料，还是《广韵》的音韵地位，都说明㣇、𧰨即使同形，也并不同音。段、朱、江、黄都当作异部字来处理是正确的。𧰨的归部，另行讨论。就㣇字而言，从彑声，与字形不合。《说文》的“读若弟”还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尽管王力先生对此有异议（王说：虽说㣇读若弟，但是《说文》所谓读若不一定就是同音）。《广韵》弟有两个读音，一是徒礼切，一作特计切，㣇在《广韵》也有两个读音，一作以至切，一作特计切。㣇与弟在《广韵》中同一小韵，这确切证明《说文》中的读若弟正是实际语音的反映。㣇、弟不仅在《说文》时代同音，在《广韵》时代也同音。而羊至切的出现，显然时代较《说文》为晚，这是喻四从定母分化出来以后的情形。从各家归部的情况看，归质部最为得当，其余各家归脂部也近是，唯有朱骏声归月部，相差太远。

肄并非如《说文》所言，从㣇得声。古肄与肆同字。金文肄作□作□，与肆形合。按王力的意见，肄归质部，肆亦归质部。肄肆在中古都属至韵开口。在我们的字表中，肄归到物部，主要是以先秦韵文材料为据，而肆仍然归到质部。但㣇声与肆声作为两个声首并列。①

戛声

董同龢归质部，周祖谟职质兼收，王力《汉语史稿》归质部，《分野》归物部。周说：“戛，读若棘。王念孙、张惠言收之部入声，汉书古今人表颉龔侯，应劭音颉为戛击之戛。戛颉音同，戛亦可收入本部。” 周说可信。戛在《广韵》属黠韵开口字，本应归质部。王力依高本汉归物部，大概是同“八”一样，当作合口呼了。但“八”作合口呼有等韵图为据，面戛作合口呼，不知根据什么。

溢字

朱骏声归支部入声，董同龢归脂部。朱归支入是泥于谐声，董归脂，也不当。溢在《广韵》归质韵开口三等，无疑是入声字。《三略·上略》：“主聘岩穴，士乃得实，谋及负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江有诰认为“穴实”是脂部字（实际上是质部），而把“述溢”当作支

①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4页说：“㣇字旧或误释做‘求’，郭沫若依孙诒讓释做‘㣇’而改读做‘祟’，确是一个很好的发见。”如果卜辞的“㣇”即《说文》的㣇字，又读祟音，则㣇声当归物部。

部字，全诗“支脂通韵”(《先秦韵读》)，跟朱骏声一样错误。但朱没有把“述”字也当作支部字。这可能是疏忽，查他的《谐声表》，术声归脂入，这是对的(实际上是物部)。全文应是质物合韵。溢归质部，还有异文可证。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四度》：“声洫于实，是胃(谓)灭名”。又《亡论》：“上洫者死，下洫者刑。”又《名理》：“建于地而洫于天，莫见其刑(形)。”这些“洫”字都当作“溢”。“洫溢”在上古都是质部字。

18. 物 部

隶声

朱骏声归履部，从尾省声。江有诰归脂部，由徒耐切改为徒对切，黄侃归没部(物)，王力归质部，董同龢归微部。上述五家的归部，以黄侃最为得当。隶是逮的本字，段玉裁说：“此与辵部逮音义皆同。逮专行而隶废矣。”段说甚确。隶、逮在《广韵》中有三个读音：

1. 隶：羊至切，又音代。至韵开口三等，(与肆、肄同一小韵)。
2. 逮：特计切，霁韵开口四等(与肆、棣同一小韵)。
3. 逮：徒耐切，代韵开口一等。

如果不考虑第三个读音，隶的语音演变跟肆声完全一样，无疑应归质部。但这三个读音中，第三个读音最关重要。第一个读音(羊至切)很明显不属上古音，是后来分化出来的又读。二、三读音应以哪一个为主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在先秦时代，逮就有这两个读音，有的口语读特计切，有的口语读徒耐切。这样说，不仅有中古音作为根据，就是现在南方某些方言中仍然有读 dì，而不读 dài 的，这种分歧，的确是古已有之。一种可能读特计切的音较为晚出，或者在口语中不占主要地位，先秦时代，黄河流域以读徒耐切为主，可构拟为[dət]。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这有两方面的根据：从又音看，《广韵》：隶，又音代，即徒耐切，而不注明又音弟；《说文》的注音，作徒耐切，而不作徒计切，这难道是随随便便的吗？当然不会，而是因为徒耐切是古本音。还有一点根据就是韵文。《诗·大雅·桑柔》叶“僾逮”，《诗·大雅·皇矣》叶“茀仡肆忽拂”(肆从隶声，所以我们将肆也归到物部)，《易·旅卦》叶“位快逮”(快，月部字)，《易·说卦》叶“逮悖气物”，《淮南子·原道训》叶“悖轊逮”。这些材料除《原道训》之外，王力先生全引证了，但是他却为一条不甚说明问题的材料——认为“棣棣”与“秩秩”是一个词，而“证明隶声应属质部”。最后，从语音系统看，如果我们确定以徒耐切作古本音的话，那么，隶声也以归物部为宜，因为上古质部并无中古咍韵系的字。

八声

董同龢归脂入，周祖谟归月部，王力《汉语史稿》归质部，《分野》归物部。归质部是王念孙、夏炘的意见(他们叫至部)，归月部是朱骏声、高本汉的意见(他们分称泰部、第五部)。王力认为八字属合口呼，这是他归物部的根据。林义光说：“《说文》平下曾下介下并云八分也。八(微韵)分(文韵)双声对转，实本同字”(《文源》卷三)。他所说的“同字”，实际上是同源词；微文对转，实际上就是物文对转(他的微部相当于我们的脂微质物四个部)。

颓声

段玉裁、朱骏声归脂部(十五部,履部),王力归物部,董同龢归祭部。段玉裁认为"頪類古今字,后乃類行而頪废矣"。頪有两个读音,《广韵》只载了一个郎外切,这是董氏归祭部的根据。《说文》音卢对切,戴侗《六书故》也说"孙氏卢对切",所以朱氏认为此字既属《广韵》的泰韵,又属队韵,并说:"经传多以类为之。"黄侃不采郎外切,而用卢对切,这是对的,但他归到灰部(脂微),作为阴声韵,就不如高本汉归到他的第十部得当了。韵文有《诗·大雅·既醉》"匮类"为韵,《诗·大雅·荡》"类怼对内"为韵。

鬻声

王、董都归物部,周归质部。归物部是对的,理由可参阅王力《分野》一文。要补充一点的是,鬻的异文又作"鬻",段玉裁说:"弗亦声。"弗声也在物部。

圣声

段玉裁归十五部,从圣得声的"怪"归之部,黄侃"怪"归德部(职),圣归没部(物),林义光圣归微部,音溃(溃亦物部字)。江有诰圣声归职部,改为苦北切。他改切下字的原因恐怕是因为"怪"归之部,故将圣声改为之入以相应。圣在《广韵》没韵,收-t 尾,怪从圣得声,之与物主要元音相同,阴入通转。朱骏声将圣声归履之日分部,大体上是不错的。他把"怪、絰"也归到日分部,反而乱了。此字《说文》"读若兔窟","窟、圣"在中古也还是同音字。

辔声

王力归质部,周祖谟归脂部,黄侃归没部(物),董同龢归微部,朱骏声归履部。这一个声首涉及到质、脂、物、微四个部。王与周、黄与董的分歧是入声与阴声的分歧;王、周与黄、董的分歧是开合口的分歧。辔在《广韵》属至韵,《韵镜》作开口三等,陈澧《切韵考外篇》作合口三等。王力归质部,大概就是以开口为据,今依黄侃归物部。《管子·牧民》:"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辔贵"为韵,"门先"为韵。"辔贵门先"又是物文通转。《释名》:"辔,拂也。""拂"也是物部字。

19. 缉 部

乏声

段玉裁归第七部(侵缉),朱骏声归谦之嗑分部(相当于叶部),江有诰、王力、董同龢、周祖谟归叶部,黄侃归入声帖部(叶),孔广森、严可均归侵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先把《说文》中从乏得声的十一个字排列出来,看它们在中古的分布情形如何,与哪些韵发生联系。

1. 芝(凡)泛芝姂(梵)乏泛姂姂(乏)
2. 砭(盐)贬窆(琰)窆砭(艳)
3. 眨㞏(缉)
4. 紁(盍)
5. 覂(肿)

乏的谐声分布是非常符合语音系统的,与阳声韵相通的有凡韵系、盐韵系以及与肿发生关系,与入声韵发生关系的有乏、缉、盍三韵。这里,只有"覂"字是个特殊例外的情况。在讨

论“乏”是归叶还是归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从乏得声而分布在凡韵系、盐韵系的几个字联系起来考虑。既然这两个韵系有关乏声的字都归到了侵部，那么，乏声无疑要归到缉部来，而且，在我们看来，中古凡韵系的绝大多数字都是由上古的侵部发展而来，这一点与王力的看法正好相反。王力认为凡韵主要是由上古谈部发展而来，个别字在上古属侵部，那是不规则的变化(见《汉语史稿》上册 97～98 页)。

韵文有:《文子・九守》“息乏”为韵。息职部字，与乏为职缉通转。朱骏声说，读如福。福亦职部字。

异文:眨，字亦作鴔。鴔从畐声。也是职缉通转。

同义词:窆与堋同义。朱骏声说，“周礼用窆字，左传用堋字”，堋归蒸部，窆归侵部，蒸侵通转。泛与汎同义。汎也是侵部字。

入声

各家多归缉部。严可均、孔广森归之部。严说:“《广韵》误入缉，《思齐》‘式入’协音。”孔说:“入字古音似当留在二十四职，《思齐》式与入协，为古本音。”这实在近乎主观武断。《大雅・思齐》四章:“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朱熹不强作解人，他说:“此与下章用韵未详。”即使承认“式入”为韵，也是职缉合韵，如果把入归到职部去，韵尾也不一致，所以他们只好说《广韵》“误入”了。

亼声

黄侃、董同龢归缉部，江有诰改秦入切为秦弋切，归之人(职)，与严可均同。《说文》:“亼，读若集。”集亦缉部字。亼在《广韵》为缉韵开口字，不当归职部。

林义光认为这就是口字，“[illegible] 与 [illegible] 文有顺逆，皆象口形，惟独体只作 [illegible]，偏旁间用[illegible]耳”。因为当作口字，就把这个字归到了他的遇韵(侯)。可备一说，但不能视为定论。

集声

江有诰、黄侃、王力、周祖谟归缉部。严可均归谈部(他的谈部包括缉、叶)。孔广森归职部。孔氏把入声、亼声、集声都归职部，又用以互相为证。他说:“集字可改归志职一类，证以宋(玉)扬(雄)韵语，入字亦改归志职一类，《思齐》式与入为古本音，《小旻》集与犹协，为古通韵矣。《说文》食字下云:从皀亼声。亼字下云:读若集。今食即志职类字，又可资证。”集在《广韵》也属缉韵。亼读若集，恰恰证明集也当归缉部。《诗・大雅・大明》“集合”为韵。《楚辞・九辩》:“圜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铻而难入，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愿衔枚而无所言兮，尝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入集洽合”为韵，这就是孔氏所言宋玉韵语，其实，这是集归缉部的有力证明。

内声

内的归部也颇为复杂。它到底应该归阴声韵还是归入声韵就成为问题。《广韵》音奴对切，据此，段玉裁、朱骏声都归脂(十五部、履部)，但段氏也承认此字又读奴答切，与“纳”同音。目前有两种归部法:黄侃、王力归物部(黄称之为没部，王力在《分野》一文中列举黄侃的没部声符时，将内声脱漏了)，董同龢、周祖谟归微部兼缉部。我们考虑还是兼收的办法较

为妥帖。不过,不赞同微缉兼收,主张物缉兼收,也就是不主张将内归到阴声韵。

内声归部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分歧,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内字本身音读有二。内,"经传多以纳为之"(朱骏声语),"纳,内也"(《广韵》合韵)。无论音义,内纳在一定条件下,都可通用。另外,从内得声的字有三套:芮汭枘笍蜹(祭);讷肭(没);纳軜蚋(合);豽(貀)肭(黠)。归祭韵的芮等五字,在上古属月部(周祖谟祭部有芮声,很对);没韵的讷肭和黠韵的豽肭,实际上是三个字(肭重文),在上古归物部;纳等三字归缉部。据以上两个原因,内声缉物兼收是必要的。朱骏声将纳軜也归履部,这是不符合语音系统的。

内声还牵涉到㕯声(矞声)、裔声的问题,本应在月物两部分别讨论,为行文方便起见,就放在这里一起谈了。朱骏声把这些声首都混到一块(㕯从内,内亦声;裔,从㕯声;矞,从㕯声),一股脑儿归在他的履部。所以他的内声就包括了月部、物部、缉部三个部的字。裔声归祭部(月),这是江有诰的首创,后来王力、周祖谟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是对的。朱骏声往往过分注重谐声资料,结果字的归部,常常界限不清。以裔为例,他也引用了《九歌·湘夫人》叶"裔澨逝盖",却当作"转音"处理。另外,他也知道"裔"在《广韵》归祭韵,理应划归他的泰部(月),但他不这样做。

㕯声,王、周都作矞声。但王指出:"矞从㕯声"。林义光认为"古内与㕯多相混,疑㕯亦内字"。"内㕯"是否一字,难以定论,他把"内、㕯"都归微韵,跟朱骏声都归履部一样,是不恰当的。黄侃、王力、周祖谟都归物部是对的。㕯在《广韵》归没韵黠韵合口,从㕯得声的字有橘蕎繘(术)鱊(黠)等,全是合口,都应归物部。

㬎声 㬎声

这两个声首本应合并为一,㬎即古文顯字,在元部。从㬎得声的有濕隰墟,林义光认为"濕当与溼同字","隰墟皆从溼得声","字讹从㬎,与顯偏旁相乱。㬎《说文》以为古文顯,与溼声隔"。

20. 葉 部

疌声

各家多归叶部,朱骏声以疌从入得声,将疌声字全列入缉部(他叫临之习分部)。"疌疌"在《广韵》都属叶韵。疌声有"捷"。《诗·小雅·采薇》四章叶"業捷"。又有婕,错本"读若接"。接亦叶部字。

籋声

段玉裁归第八部(包括谈叶),朱骏声归履部,从尔声,江、周都归叶部,董同龢归缉部。这不是常见字。《说文》:"从竹尔声"。徐铉认为"尔非声",朱氏归履部,失据。此字《广韵》归三十帖,字亦作镊。耴声也在叶部。

囡声

朱骏声归谦之嗑分部,黄侃归帖部(叶),林义光归叶部,董同龢归缉部。此字在《广韵》有两个反切:女洽切(洽);尼立切(缉)。董归缉部,就是以尼立切为据。《说文》"读若聂"。

"聂"声亦在叶部。

厭声

朱骏声归谦部(谈)，从猒声。黄侃作猒声，归添部(谈)，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厭亦归谈部。《汉语史稿》归叶部。从厭得声的字，叶谈两部都有。厭本身又有两个读音：於叶切(叶)；於琰切(盐)。反映了叶谈对转的情况。朱骏声把壓、擪等字也归到谈部，不当。

四、阳声韵的归字问题

21．蒸　部

膺声

分歧有二：段、孔、江、王、周归蒸部，严、朱归侵部，从瘫声，瘫从瘖省声。两派的归部都有道理。从语音演变的历史看，膺声与音声无疑有密切关系。正如陆志韦所认为的那样："m 变 ŋ 是周朝跟周朝前极普通的现象"，而且，"这 m 变 ŋ 的现象在诗经好象集中在侵、蒸、中(即冬部)的通转。蒸、中部曾一度全收 m"。严、朱膺声归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不过，我们还是主张将膺声归到蒸部，因为从春秋、战国时候的材料看，膺声主要与蒸部相协。《诗・秦风・小戎》："膺弓縢兴音"为韵。《鲁颂・閟宫》："乘縢弓綅增膺惩承"为韵。上述两例都有合韵的问题，到战国后期，合韵的情形就罕见了。《九章・悲回风》"膺仍"为韵。《天问》"兴膺"为韵。《韩非子・主道》："应增"相叶，都证明膺声应当归到蒸部。

熊声

江、王、董、周归蒸部，严可均归谈部，朱骏声归丰部(东)。他说："此字音读最可疑。许谓从炎省。当在谦部(谈)。或曰：左文十八传仲熊，《潜夫论》作雄。有熊氏，《白虎通》训宏大。易林蹇之大过熊与宏叶。张叔反论熊与螣蝇叶。当从弃省声，则在升部(蒸)。或曰：公谷小君顷熊，《左传》作敬嬴。当从荧省声，则在鼎部(耕)。而后汉刘镇南碑颂熊衡丰兴叶，则出入升丰壮三部矣"。

熊本象形字。金文作[illegible]，象头背足之形。所谓从炎省，从弃省，从荧省，都不可信。此字在《广韵》归东韵二类三等，与雄字同一小韵，羽弓切，当归蒸部。朱骏声列举的各种材料，以归蒸部的几条较为得当，但他对纷纭众说，殊乏抉择，就将信将疑归到东部了。

陾声

江永、江有诰、王力、董同龢归蒸部。段玉裁、严可均归之部，从而得声。朱骏声归乾部(元)，从耎声。三派意见，以归蒸部为当，之蒸本来是对转关系。《诗・大雅・绵》"陾薨登冯兴胜"为韵。叠字"仍仍"与"陾陾"，音通义同。《大雅・绵》注："陾陾，众也。"《广雅・释训》："仍仍，众也。"王念孙疏证："陾与仍通，合言之，则皆众民力作之貌。"朱骏声也承认："陾陾，犹《尔雅》烝烝……，《广雅》仍仍……"，但他还是把陾字归到了元部，因为他怀疑"陾与陑同字，读如仍者，声之转也"。可是，这种怀疑并没有什么证据。

凭声

仌冯凭(凴)一般古韵家都归蒸部。朱骏声凴字归升部(蒸)，凭字归临部(侵)。《说文》凭从任声，任在侵部，这是朱氏将凭声归到侵部的原因。凴与凭音义皆通，朱骏声作为完全不同的两个字处理，欠妥。

弅声(朕声)

严可均归东部，其余各家多归蒸部。《说文》没有弅字，金文作 作 ，丨象物形，两手捧着东西。倂(媵)朕滕腾縢胜等字都从𠔋声(弅声)。《诗·小雅·正月》四章"蒸梦胜憎"为韵。《小雅·十月之交》三章"腾崩陵惩"为韵。严氏归东部，失据。

22. 冬 部

農声(囟声、𦥑声)

段玉裁农声、囟声并立，归他的第九部。朱骏声不立农声，农从囟省声，归丰部(东)。严可均囟声归真类，农从囟得声，转侵类。王力囟声归东部，农声归侵部。江有诰、孔广森、董同龢、周祖谟农声都归到冬部(江董叫中部)。

段玉裁东冬不分，所以农声归第九部，无可非议。严可均依《说文》从囟声，不可从。农声无疑应归冬部。《诗·召南》:"何彼襛矣"，韩诗作"茙"。毛传:"襛，犹戎戎也。"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见威王》"昔者神戎战斧遂"。神戎即神农。

宋声

孔广森、江有诰、董同龢、周祖谟归冬部。严可均依小徐从木声，由侯类转入侵类。从木得声，不可信。朱骏声宋字入东部，从松省声，尤不可信，松东部字，朱氏又把东侵混到一块了。

宗声(嵩声)

段玉裁有宗声、崇声、嵩声，都归东部。孔广森、江有诰宗声归冬，嵩声归东。孔氏认为"《广韵》一东部，自'中'至'𪏭'，九十三字，内除嵩崧菘硹四字，余悉误入"。他所以谓之"误入"，就是因为这些字在上古都归冬部。孔、江的归部是对的。段玉裁宗声、崇声分立，失之过细，按他的系统，也应归到侵部才是。朱骏声尤为不当，他不唯宗声归东，且认为"崇嵩崧"原是一个字，全归宗声。嵩崧东部字，崇冬部字，三字合一，就把东冬的界限搞乱了。

中声(用声)

孔广森、江有诰、周祖谟中声归冬，用声归东，这是对的。朱骏声中声归东，用庸等字也从中得声，又把冬东混到一块，误甚。

23. 东 部

充声

对充字的形体有两种分析:《说文》从儿育省声。另一种意见认为育非声，从人育省。两说都不可信。篆文作 ，象人体高大之形。声义均与育无关。严可均据"育省声"之说，将充字归到幽部，转东部。充在《广韵》为东韵二类三等字，昌终切。董同龢据此将充字归到他

的中部(冬),但诗韵却证明充声应当归东部。《诗·郑风·山有扶苏》二章"松龙充童"为韵。所以,从来的古韵家多把充声归到东部。

宂声

段玉裁归第三部,自注:"宂声,宂散字,与八部冘、十二部穴别"。严可均归侵部,自注:"读若殺。"按宂与殺(侵部字)声义俱不相通,严氏归侵部,事实上将冘声、宂声混为一谈了,而这正是段玉裁要着意加以区别的。但段玉裁为什么将宂声归到了幽部,原因不明。朱、江、周归东部是对的。

顒字

江永、孔广森、王念孙入东部。段玉裁归侯部。《诗·小雅·六月》叶"顒公",段玉裁认为是侯东合韵,这也是泥于从禺得声之故。王力指出:"当《诗经》用韵与谐声偏旁发生矛盾时,仍当以《诗经》为标准。例如顒字,《诗经》既拿来押公字,就不必再入侯部。"这个意见是可取的。

24. 阳 部

卯声

此字篆文作卯,《说文》从卩从卪。严可均、孔广森归阳部。严说:"古读未详。《广韵》入䒦,《集韵》入庚兼入䒦。今姑从孙愐去京切,收入阳类。"朱骏声归履之日分部。他说:"从卩ㄗ。《六书故》引唐本反卩为ㄗ,会意。按,字当读如节,今读如卿,大误。卿字从卯为意,从皀为声。卯非声也。《玉篇》读如跻,《广韵》读如䒦,则节缓言之。凡节制、节度、品节、节省字,经传皆以节为之,而卯废矣。今附于此。"

从《说文》对卯字的释义("事之制也")来看,我们很难说,朱骏声的意见不对。严、朱二人似乎都未注意《广韵》卯字注:"《说文》音卿。"这个"《说文》音卿"是《广韵》引的《说文》原注呢,还是后人据"去京切"而直音的呢?如果属于前者,那就是许慎的原文后来阙失了。许慎将卯与卿排在一起,卿从卯。卿字金文作[金文]、作[金文],为象两个人面向着食器,则[金文]形当为两人,与卩无关。今依孔、严归阳部,可能更接近实际一些。

弜声

朱骏声归蒸部。他说:"音阙。韵书读如彊,盖以彊训为音,不足据。今附弓声。"江有诰归阳部,读"其两切"。段玉裁认为读其两切,是"后人以意为之也"。按"弜彊"声训是足以为据的。《说文》"彊,弓有力也"。《广韵》上声三十六养:"弜,弓有力也。"彊弜音义俱同,有可能弜即彊之异体。今依江有诰入阳部。①

黽声(蠅声)

蠅声各家都归蒸部,没有分歧。黽声的归部有四派意见:严可均归他的真类;段玉裁、朱骏声归阳部(段称第十部,朱称壮部);江有诰归耕部;王力《汉语史稿》与段、朱一样归阳部,

① 郭沫若《殷契萃编》346页引张宗骞说:"弜应读为弼,与弗字通。大徐《说文》误以为其两切。卜辞弜字当作否定词,无不合。"若从此说,则弜声应归物部。问题在于卜辞中的弜与《说文》的弜是否即一字。

《汉语音韵》黽声改归蒸部，蝇声不复存在，可能是黽声与蠅声合而为一了。

黽在《广韵》有三个读音：一见于耕韵系（耿）。武幸切。同一小韵的字有蜢、䵆。再见于仙韵系（獮），彌兖切，注："黽池，县名，在河南府。俗作渑。"三见于真韵系（轸），武尽切。注："黽池县，在河南府。"同一小韵的字有澠，注："上同，又音绳。"

这三个音的关系是什么呢？联系意义来考察。《说文》："黽，鼃黽也。"《广韵》耿韵注："黽，蛙属。"按鼃即蛙字，可见，耿韵的黽是本义，其读音也最早。作为蛙义的黽，甲骨文中已经有了，作[illegible]，其形甚似青蛙。至于"黽池"的"黽"与"鼃黽"的"黽"，音义都不同，应看做是两个不同的词，人们为字形所蒙蔽，对二者语音的区别也就模糊了。下面我们把从鼃黽的黽得声的字和与黽池的黽声相近的词，分两组排列于下：

黽$_1$（蛙）：鄳（一作黽）䵆

黽$_2$（黽池）：蠅繩譝澠

鄳，邑名。《汉书·地理志》苏林曰：音盲，师古曰：音萌，又音莫耿反。字亦作黽。《战国策·楚策四》："填黽塞之内。"旧注：黽鄳字同，谟萌反。鄳的异文又作鄸。段玉裁说：鄸者鄳之变。盲、萌、鄸都是阳部字。

䵆，从冥，黽声。读若黽蛙之黽。也归阳部。

黽$_2$：《汉书·地理志》："师古曰：黽，音莫践反。又音莫忍反。""莫忍反"与《广韵》的武尽切一致，这大概就是严可均归真类的根据。但黽又读作绳，绳在上古归蒸部，其它如澠、譝、蠅也归蒸部。《左传·昭公二十年》"澠陵兴"为韵。《诗·周南·螽斯》二章"薨绳"为韵。

上述材料说明黽$_1$归阳部是对的。黽$_2$应当归蒸部。但历来的说文家都说蠅、澠是从蠅省声。段玉裁说："故蠅以黽会意，不以黽形声，绳为蠅省声，故同在古音第六部（蒸），黽则古音读如芒，在第十部（阳）。"又说："凡字有不知省声则昧其形声者，如融、蠅之类是。"这原因就是他们看不见有个黽$_2$。黽池作为地名，应当在先秦时候就有了，而且它的读音一定与黽$_1$不同，这才能解释绳、蠅、澠等的声符与黽$_1$无关而与黽$_2$一致，也才能解释黽字在中古有三个切音的由来。陆志韦先生似乎也未注意黽$_1$与黽$_2$的区别，把武尽切与武幸切的关系，作为真部跟耕部的通转，n 生 ŋ 的例证，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

这个武幸切也是值得讨论一下的，因为它是江有诰黽声归耕部的主要依据。而段玉裁、朱骏声都作莫杏切。幸（耕部字）杏（阳部字）都属梗摄，耕阳亦得旁转。但这两个反切所反映的时代是不一样的。莫幸切是中古音，莫杏切是上古音，这里有个旁证：《广韵》上声三十八梗"猛"这个小韵有六个字：䵆、蜢、艋、䲛、鄳。作莫幸切。而《切三》同一小韵作莫杏反，并且没有鄳字，鄳字仅见于平声庚韵，作武庚反。又，王念孙《广雅疏证》指出："黽与蜢同声，故蝦蟆之转声为胡蜢"，这说明《广韵》的"莫幸切"是由"莫杏反"改过来的，由此可以推知：黽声之所以作武幸切，也是后来改的。

25. 耕 部

辟（䢃觟）声

严可均归真类。"读若《诗》云骍骍角弓。今《说文》此语有脱误。据小徐增'读若'二字。据角弓释文引改作骍骍(见《经典释文》卷六:"骍骍:《说文》作弲,音火全反。")《广韵》觲字入清。按经典相承从辛,作觲。辛在真类。《草人》(周礼):骍刚用牛。故书骍作挈。杜子春挈读为騂。挈在脂类,依例对转,当改入真类。觲读若弲,则真转入元也"。朱骏声、董同龢也归真部。孔广森、江有诰、王力归耕部。严可均说"辛在真类",他是误以骍字从辛得声了。林义光《文源》也说"觲从𢆉,即辛字。从角辛声"。朱骏声虽然将觲字归真部,但并不从辛得声,他认为"骍者俗垟字"。他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从《说文》看,骍不是形声字。《说文》没有"骍"字,有骍、觲,均读息营切。騂形变为骍,觲形变为觲。《广韵》承认了二字的变体,但语音地位没有混淆。辛归真韵,收 n 尾;骍觲归清韵,收 ŋ 尾。而且上古真部根本没有清韵系的字(只有一个"令"字和从令得声的"领"字例外),从语音系统看,"骍"归真是不合理的。

夐声

有两派意见:段、严、朱归元部;江、周归耕部。夐字在《广韵》有两读。一作休正切,归劲韵;一作许县切,归霰韵。从夐得声的字也分为两套。藑瓊䁘属梗摄,趧讂属山摄。主张归元部的朱骏声,以许县切为本字本义,以休正切为假借字(假借为"远")。主张归耕部的理由不明。我们认为夐字在先秦时可能就有两读,今将属梗摄的字归耕部,属山摄的字归元部。《诗·秦风·小戎》:"鋈以觼軜。"《说文》:"觼,环之有舌者。"《尔雅·释器》"环谓之捐",陈奂《诗毛氏传疏》"捐即觼之假借字"。《广韵》十六屑:鐍、觼、镼三字是异文,都作古穴切。在上古属月部,月元可以对转。

赢声

严可均《说文声类》赢从羸得声,由歌类转人耕类。夏炘《古韵表集说》卷下耕部字表收有羸声,从羸得声的有赢字。林义光《文源》卷十:"按羸非声。段玉裁云当从贝羸。羸者多肉之兽也,故以会意。古作 [illegible]" 段玉裁的意见是对的。严、夏依《说文》从贝羸声之说不足取。

轰声

朱骏声归真部。韵文无据。轰在《广韵》有两读:呼宏切,耕韵。呼迸切,诤韵。意思一样,都是"众车声也"。轰的异文为"輷",从訇声。訇也是耕韵字。今从董同龢,轰、訇都归耕部,从语音系统考虑较为合理些。

并声

段、朱、周归耕部。严依《说文》"从从幵声"。王力《汉语音韵》把从并得声的"屏"作为散字归入耕部,这就意味着他也认为并是从幵得声,所以耕部不立并声。

林义光《文源》卷七:"按幵非声,二人各持一干,亦非并义。秦权量皇帝尽并兼天下,并皆作 [illegible],从二人并立。=,并之之象"。

林说可信。幵与并在上古不同韵部,在中古也不同韵摄。幵归山摄,并归梗摄。

䚡声

严、朱都归耕部。严依《说文》从屮得声,由脂类转入耕类。朱说:"按从屮长言之得声。"

林义光《文源》卷七:“按屮非声。从屮前进之象。”所谓“前进之象”就是虫子向前曳行的样子,这是“表象指事”字。林说较为合理,可以参考。

26. 元　部

虔声

诸家归元部,严、朱归真部,从文声,读若矜,黄侃、董同龢也认为从文声,但都归元部。

虔字不从文得声,林义光已有辩说。《文源》卷六:“按文非声。虔古作　,畏也,象柙中有虎两手近之之形,变作　、作　或作　,从文,文即　之讹。”

诗韵也有证明虔应归元。《商颂·殷武》“山丸迁虔梴闲安”为韵。

奂声

诸家都归元部。分歧在于严、朱都依《说文》作敻省声,因此,朱氏把本应归耕部的敻声也归到元部来了。奂,金文作　,作　,似乎与敻无关。

𡿨声、犬声

段、江归元部,朱骏声、王念孙归文部。𡿨的古文为甽,从田川,篆文为畎,从田犬声。朱骏声把《说文》的“从田川”改作“从田川声”,多出一个“声”字,这就使𡿨的归部成为问题了。若依《说文》从犬声,则𡿨犬无疑都应归元部。从犬得声的字有“然”,“然”也是元部字。另外,甽畎𡿨犬四字在《广韵》都属先韵系合口四等的字,也应归元部,文部中没有先韵系合口四等字。

䙴声

从江永以来,各家都归元部,唯有朱骏声入文部。朱氏䙴作䙴,从西声。他将西声归文部,因此,䙴、迁、僊等字也都归到文部去了。

《诗·卫风·氓》二章“垣关关涟言言迁”为韵。《巷伯》四章“幡言迁”为韵。《殷武》“山丸迁虔梴闲安”为韵。《离骚》“迁盘”为韵。《易·系辞》“远迁”为韵。朱氏一概当作“转音”,这是错误的。

㒼声

段、朱、董归元部,王念孙归文部,严可均归真类(实际上是文部)。江有诰自相矛盾。他在《古韵总论》中说:“段氏以㒼声入元部,的矣。孔氏改入真部,据《大车》诗耳。然《诗》外凡㒼声字皆与元部协,《唐韵》亦入元寒类为多,则知诗乃元文通韵,孔氏盖未尝博考他书也。”在《诗经韵读》大车毳璊字下注:“从㒼得声,古属元部。”但在《谐声表》里㒼声却又归到了文部。注:“莫官切,古谟昆切。”

归文部的理由大概有二:一是认为《大车》二章“啍璊奔”相协,都是文部字,王念孙持此说;一是根据《经典释文》的释音。《左传庄公四年》:“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释文》“樠”的注音有三:郎荡反,又莫昆反,又武元反。江有诰所谓古读莫昆反就是从这儿来的。

我们跟江有诰的意见相反:㒼声应归元部,璊、樠两字应归文部。本来,从㒼得声的字文元两部都有。《广韵》樠璊归魂韵,莫奔切,与门同一小韵。㒼字本声在桓韵,母官切,与曼同

一小韵。陆志韦指出，元部"谐声表上魂通桓多至六次"，其中就有㒼——瞞、樠；满——懣。这都是同声未必同部的例子。

另外，统观文部，没有桓韵系的字，只有一个"娩"字还是重文。

朱骏声还怀疑"㒼"是从芇得声。林义光也主张从芇声。芇声在元部，江有诰也不例外。

幵声　爰声

幵声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声首，牵涉的字也比较多。各家归部的情况如下：段玉裁、江有诰幵声在耕部，爰声在元部。严可均幵从干声，归元部，爰声也归元部，从幵得声的荆声、幷声、屏声、洴声归耕部。朱骏声幵声归元部，但不立爰声，爰从幵省声，另立了一个幷声，归耕部。这里存在三点分歧：1.爰声是最初声符呢，这是从幵省声？2.幵是最初声符呢，还是从干省声？幵声归耕，还是归元呢？这是最主要的分歧。3.哪些字从幵得声？

先说第一点。爰字篆文作𤔫、作𤓰、作𤓲。全字由三部分组成，上面一支手，下面一支手，中间部分有的象干，有的象一件东西。意思都是一个人把东西给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伸手来取，这是会意字，朱骏声从幵省声之说，不可信。

关于幵声。严可均说："两干为幵，亦取干声。"朱骏声认为"从二干，无理。愚谓即岍字，山名，吴岳也"。段玉裁在《说文》九篇"形"字注云："幵声，十一部。按：枅笄字皆古兮切，研字五坚切。幵声古音俟考"。后来在注《说文》十四篇"幵"字时又说："幵，平也。凡岐头两平曰幵，幵字古书罕见。《禹贡》：道岍及岐。许书无岍字，盖古祇名幵山，后人加之山旁，必岐头平起之山也……。幵从二干，古音仍读为干。何以证之，籀文栞读若刊，小篆作栞，然则干、幵同音可知。"这大概就是他"考"的结论。这三家只有严主张幵从干得声，段只不过说幵、干同音，并不是说从干省声。既然幵、干同音，那么，幵声就应归到元部来了，而段玉裁还归到十一部（耕）部，这就有点不可解了。幵在《广韵》属先韵开口四等，上古耕部并没有先韵系的字，朱骏声收幵声归到元部是正确的。

第三，哪些字从幵声呢？各家看法也不尽一致。段玉裁说："用幵为声之字，音读多岐。如汧、麉、鳽、研、妍，在先韵，音之近是者也。如幷、刑、形、邢、钘入清青韵，此转移之远者也。如笄、枅入齐韵，此转移更远者也。……刑罚字本从井，刑到字从幵，画然异字异音，今则绝不知有从井之字，以刑代刑，音义两失，而凡刑声、幷声之字，尽失古音。"

严可均从幵声的字有：骿、姘、胼、雃、鳽、刑、笄、枅、䋝、軿、幷、形、研、豣、麉、狦、閞、妍、钘

①　②③④　⑤⑥⑦　⑧　⑨

（其中③④⑧入脂类，①②⑤⑥⑦⑨归耕类，其余一律归元类）。

朱骏声从幵声的字有：骿、蚈、雃、鳽、䋝、研、豣、麉、狦、薫、汧、䍾、妍、栞、琌。（归乾部——元）

从幷声的字有：荓、絣、饼、䴵、栟、郱、併、屏、軿、庰、骈、姘、絣、姘、軿、荆、邢、形、钘、併、荆、軿（归鼎部——耕）

从井声的字有：耕、阱、刑、邢、妌、型、䤈（归鼎部——耕）

以上列举了三家的归字，最有卓识的是朱骏声。他把井声独立出来，认为井是会意字，

"幵非声"，这就不存在严可均所说的由元类转入耕类的问题了，也不存在陆志韦所说的幵与形、刑、邢、钘等字的关系是"n 通 ŋ"的问题了，段玉裁已感到问题的严重，感慨"刑声、并声之字，尽失古音"，他在音韵表十一部(耕)也立了一个并声，但还说以幵为声之字如并、刑、形等，这就不如朱骏声那样彻底了。

还有，刑罚的"荆"与刑刭的"刑"的得声问题。前者从井得声，没有分歧。后者，段氏说："刑刭字从幵"；朱骏声作"井省声，与从井之荆罚字别"。看来，三家的意见都欠妥贴。林义光说："刑训为刭，即荆之引申义，盖本同字。井讹为开，复讹为幵耳"(《文源》卷十一)。林说较为合理。

薦声

严归真部，"《广韵》误入霰，均谓读若进"。江把作甸切改作震切，归文部。朱骏声归元部。《广雅·释言》："祭，荐也。"祭荐双声，又月元对转，朱氏归元是对的。

孨声

此字经传未见。严、江归元部，朱骏声归文部。孨在《广韵》为仙韵系上去声字。从孨得声的孱、僝、潺在山韵，是孨声亦当归元。朱氏把存声与孨声混到一块，说存是"孨省声"，很不可靠。

㕣(睿)声

段、江、董归元部，严归真部，"读若沇州之沇。均按：沇从兖声"。朱归文部，也说"读若沇州之沇"。在"沇"字的注中，他进一步认为"沇州本字为㕣，盖㕣沇兖本一字"。其实，沇(沿)也是元部字，他们在中古都属仙韵系，从㕣得声的船沿铅等字也在仙韵系，上古音亦归元部。从㕣得声的字还有兑，㕣兑双声，兑在月部，月元对转。

班声

古韵家都归元部，唯有朱骏声归文部。他说："班，从分省，会意，分亦声"。分声归文，故班亦归文。至于《易》"遭如邅如，乘马班如"，"邅班"为韵，本是元部字，他当作"转音"处理，这是不恰当的。他所谓的"分亦声"也不对。《说文》："班，分瑞玉，从珏从刀"。用刀分玉为二，意思清楚明白，何必要改为从分省，分亦声呢。

便声

严、朱归真部，江、王(念孙)、黄、董、周归元部。韵文材料有《楚辞·大招》"缅嘕娟便"，《三略·上略》"姦官便文军姦"(元文合韵)。"便"在中古亦属仙韵系，以归元部为当。

辡声

段、王(念孙)、朱归真部，江、黄、董、周归元部。辡在《广韵》归狝韵，音符蹇切，方免切。从辡得声的字：

辨辩辫　(仙韵上声)
辮　　　(先韵上声)
瓣辨辦辧(山韵去声)
辬(斑)　(删韵平声)

由《广韵》上推古音，仙山删韵基本上都入上古的元部。

韵文有《礼记·檀弓》"斑卷"为韵，《三略·上略》"办倦"为韵。

异文有"斑、辨"。

同源字有"辨、判、别"，有"半片"，有"釆"。

段注《说文》指出："小宰'傅别'，故书作'傅辨'；朝士'判书'，故书'判'为'辨'，大郑'辨'读为'别'。古'辨、判、别'三字义同也。"段知道此三字义同，而没有进一步指出音亦相同或相关：判从半声，半判元部字。别与辨月元对转。"片"的本义：《说文》"判木也，从半木"。"釆"的本义：《说文》"辨别也。读若辨"。"釆、辨、别"三字也是音有关，义相同。

㼛（甏甍甃）

这个字的形体说法不一。《说文》"从北从皮省，从夐省(一本有声字)读若耎，一曰读若儁"。字亦作甏。段玉裁说：从瓦误。当从皮。字亦误作甍(见朱骏声注)。通常的写法作甍。严可均归真部，段、朱、黄、周归元部。从夐省声之说不可信，《说文》原本作夐省，"声"字是后加的。所以，朱将甏字归到元部是对的，但与夐声混到一块，欠妥。依《说文》读若耎，读若儁，耎儁亦归元部。在《广韵》中耎甏还同一小韵，都归狝韵。

27. 真部

扁声

从江永以来，古韵家多归真部。董同龢归元部。扁在《广韵》有三个读音：方典切，铣韵；芳连切，仙韵；符善切，狝韵。按第一个切音，先韵系开口四等，可归真部；按二、三切音，乃仙韵系开口三等，应归元部，这就是董同龢归元部的由来。

从扁声的字有翩。《诗·小雅·巷伯》叶"翩人信"。《诗大雅·桑柔》叶"翩泯烬频"。以上二诗都押真韵，这是无可辩驳的。

江永认为"扁"的上古音应在真部，后来才转到元部。他说："二仙一韵，宜其通元寒桓山删矣。然而犹有辨翩川鸢三(？)字，《诗》中与此部(江氏的第四部，包括真与文)字韵，后来音转，始从仙韵耳。"又说："两部分两章而不杂者：《伐檀》、《伐轮》；'缉缉翩翩''捷捷幡幡'；《青蝇》首、末章是也"(注：《伐檀》押元部，《伐轮》押真部；缉缉翩翩押真部，捷捷幡幡押元部；《青蝇》首章押元部，末章押真部)。对从扁得声的几个字的具体切音他也有个意见。"翩"读批宾切，以《诗》翩字推之，"编"音卑邻切，"偏篇"犹《诗》之"翩"，也读批宾切。这就是说二仙中的扁字与一先的扁字，古音都归真部。《文源》"扁音宾"，显然是参考了江永的意见。看来，董同龢改扁声归元部，不是改好了，而是改坏了。他连"翩"字也归到元部，则《巷伯》三章，《桑柔》二章都成了合韵了。

卂声

段、朱、王、董归真部，江、夏归文部。

从卂得声的有"讯"，朱骏声认为"字亦作询"，所以旬声下面不收"询"字，"讯、询"同音异体。《诗·小雅·皇华》五章"骃均询"相押，卂声自应归真部。

奠声

严、江、朱归真部。董归耕部，理由是“此字谐郑。古书又多通定”。

奠与郑似应以分别处理为宜。《广韵》郑在清韵系，收ŋ尾，古音归耕部。奠在先韵系，收n尾，古音当归真部。至于“奠”“定”相通，这不奇怪，耕真主要元音相同，“奠”“定”又属双声，二者本是同源词，自可通转。

从字形分析，林义光的意见也可参考，他说：“‘真’盖与‘奠’同字，以形讹分为两字也。真实之真，为奠字之借义，或借慎字为之。《诗》予慎无罪。予慎无辜（《小雅·巧言》）。《尔雅》：‘慎，诚也’是也。慎、颠、瑱、填诸字，以‘寘’字作[illegible]例之，并当从奠。真奠古同音”。

矜声

朱骏声矜从矛令声，“作从今者，误”。周伯琦《六书正讹》订矜为令声。陆志韦《古音说略》也认为“应当是‘令’声字的音”。证之以《诗》韵：《菀柳》三章“天臻矜”。《何草不黄》二章“玄矜民”。《桑柔》一章“旬民填天矜”。矜不从今声这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陆志韦说：“查遍先秦韵文，m绝对不叶n”。又说：“上古音并不像有m>n。m不变则已，要变就变ŋ”。“m变ŋ是周朝跟周朝前极普通的现象”。王力先生真部有令声，而“矜”却作为散字归真部，可见，他既不赞同“矜”从令声，也不把“矜”作为声首，大概还是取《说文》的从今得声，这就无法解释m尾为何与n尾相通了。

睿(濬)声

严、朱、董归真部，江归文部。濬在《广韵》归谆韵去声，私闰切，与迅同一小韵。江氏卂声也归文部。

从异文看，似应以归真部为宜。《史记·五帝本纪》：“幼而徇齐”。索隐案：“孔子家语及大戴礼并作‘叡齐’。《史记》旧本亦有作‘濬齐’。盖古字假借徇为濬。濬，深也，义亦并通。或当读徇为迅，迅于《尔雅》与齐俱训疾，则迅濬虽异字，而音同也。”

28. 文　部

西声

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归文部，江有诰、夏炘归元部，严可均脂、真兼收，黄同龢归脂部。王力《汉语史稿》《汉语音韵》西声都归文部，但在《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又说：“段玉裁、朱骏声以西声入文部（十三部、屯部），江有诰入元部。我认为江氏是对的。高本汉把西声划归脂部，不可靠”。

严可均归脂部的根据是：“朝济于西，一句两韵，则脂类也。”济、西句中为韵，不可信。

江有诰归元部的根据是西“古音仙”，而江氏的文部基本上没有仙韵系的字，仙韵属元，故西声亦入元。

从韵文材料看，应归文部。《礼记·祭义》：“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旧注：巡读如沿。王念孙以“西巡”为韵。扬雄《太玄经》：“日动而东，天动而西，天日错行，阴阳更巡。”《汉书·礼乐志·郊祀歌》：“象载瑜，白集西，食甘露，饮荣泉，赤雁集，六纷员，殊

翁杂，五采文。”旧注：西，合韵。音先。班固《西都赋》：“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川西相押。

从异文看，江永指出：史传“先零羌”亦作“西零”。孔广森指出：枚乘《七发》“西施”作“先施”。江永说：“先西皆苏邻切。汉以后先韵与真文至仙十四韵相通用。西字皆与此十四韵相协，至六朝此音犹存。方音转为先稽切，此字遂入十二齐，不可复反矣。”段玉裁也认为“汉魏晋人多读如下平一先之音，今人齐”。

从西得声的洒字，也应归文部。《诗·新台》二章“洒浼殄”相叶。《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注：“洒，音信。”

免声

段玉裁、朱骏声、王力归文部，江有诰、夏炘、董同龢归元部。免在《广韵》属仙韵字，归元部是有道理的。但为什么要归文部呢？王力说这是“不规则的变化”。

严可均说：“今《说文》无此字（免字），偏旁有之。《广韵》误入狝。均谓古读并如檀弓免焉之免，音问。”从免声的冕、绕也音问。又说：“《广韵》《集韵》以涧为重文，真脂对转，故韩诗浼作浘。”严可均所谓的“真脂对转”，实际上就是微文对转。因为“浘”是微部字。“涧”在《广韵》一见于十四贿：浼（涧），武罪切。又见于十六轸：涧：眉殒切。也是微文对转。《广韵》二十八狝：浼，又音问。

以上这些材料都是免声在上古应归文部的确证。

王念孙还指出：“浼与洒殄韵（指新台），则免声似亦在谆部。《论语》“出则事公卿”四句（原文：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亦似以卿兄为韵，勉困为韵”。王的谆部即文部。“勉困”都是文部字。

㐱声

朱骏声、王力、董同龢归真部，段玉裁、江有诰、周祖谟归文部。从㐱得声的字见之于韵文的有：

殄：《诗·邶风·新台》“洒浼殄”为韵。

畛：《诗·周颂·载芟》“耘畛”为韵。

轸：《九章·惜诵》“忍轸”为韵。

以上三例都证明㐱声当归文部。

垔声　典声

段玉裁、朱骏声、王力归文部，江有诰归元部，董同龢典声归文部，垔声归真部。

董氏垔声归真的理由：“……真部当有二等山韵字，虽然诗韵完全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我就谐声字则可以看得很清楚。如㮒(山)：垔烟……(真部真韵)。”这个理由并不充分。

1.㮒不仅见于山韵，同时也见于真韵开口三等；

2.从垔声的字，有二等，也有三等。不仅真韵、山韵有，先韵还有烟，湮，仙韵还有甄、甀。所以，单就谐声而论，完全不足以证明垔声在上古是真部字。江有诰归元部的理由不明，但文元二部之间归类的分歧，他几乎一律归元不归文。

韵文材料还有:《史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肖索轮囷"。汉元帝时童谣:"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烟云纷囷"、"烟门"为韵,这说明直到汉朝垔声还在文部。

关于典声的问题。《诗·周颂·维清》叶"典禋",段、朱都归文,江有诰归元。从异文看,段、朱的意见是对的。腆,古文作殄。孔广森引《新台》正义曰:"腆与殄,古今字之异。故《仪礼》注云:腆,古文皆作殄是也。据此,则从典之字读当与㐱同。"江有诰《新台》二章的韵读也认为"殄,从㐱声,古属文部",但他却没有注意典、㐱同音的问题。

尘声

段玉裁、朱骏声、王力、董同龢归真部,江有诰、王念孙、夏炘归文部。尘在《广韵》属真韵开口三等,似应归真部,但文部也有真韵开口三等的字。《诗·小雅·无将大车》:"无将大车,祇自尘兮,无思百忧,祇自疷兮。"朱集传引"刘(彝)氏曰:当作痻,与痻同。"痻在《广韵》真韵,武巾切。注:病也。"思百忧则病及之矣"(朱集传)。"痻"字亦作"痻","疷"字亦作"疧",戴东原以为"疧"字乃"痻"字之误,江有诰从其说。"尘痻"为韵,归文部。"痻"又见于《诗·大雅·桑柔》与"慇辰西"为韵。段玉裁认为"刘彝臆改疷以韵尘……,考唐石经正作疷"。但段玉裁没有想到:唐石经就绝对可靠吗?唐石经所据的底本就不会有错字吗?这就很难说了。如果作"疷"字,"疷"在上古属支部,"疷"与"尘"就不相协了。

韵文材料还有:《老子》"纷尘存先"为韵。《九歌·大司命》:"门云尘"为韵。这都是尘声归文的有力证明。

尹声　君声

王力尹声归文,包括君字。段玉裁君声归文,没有尹声。江有诰、朱骏声尹声归真,君声归文。严可均君从尹得声,归真类(严氏真文不分)。君声归文各家没有分歧。问题在于尹声的归部。《说文》"君"不从尹声。但金文君作𠱄,作𡰥,无疑是从尹声。

胤声　壼声

段玉裁、朱骏声归真部,江有诰、王念孙、夏炘、周祖谟归文部。王力壼声归文,胤声在《汉语史稿》中归真部,《汉语音韵》改归文部。《诗·大雅·既醉》"壼胤"相叶,归文部。

丨声

江有诰归文,朱骏声归坤部(真)。朱说:"读若退,今读若衮。""退"归物部,"衮"归文部。阴阳对转。

疢声

江有诰归真,朱骏声归文。此字亦作疹,严可均认为从㐱声。

恩声

江有诰、王力、董同龢、周祖谟归文部,朱骏声归真部,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也归真部。恩从因声,这大概是朱氏等人恩归真的原因。但《诗·豳·鸱鸮》"恩勤闵"相叶。《三略·上略》"恩昏"相叶。这都是恩声当归文部的证明。王力先生曾正确地指出:"当《诗经》用韵与谐声偏旁发生矛盾时,自当以《诗经》为标准"。

坤声

朱骏声归真部，王力、董同龢、周祖谟归文部。坤从申得声，似应归真部。古文作巛，朱氏说“或从川为之也”。而川声归文。《易·说卦传》：“坤，顺也。”《释名·释地》：“坤，顺也。”《广雅·释诂》：“巛，顺也。”王念孙疏证：“巛顺声相近。”《文源》卷一：“川，文韵，音顺。”顺是文部字，坤亦归文部。

舛声

段、朱、王力归文部，江归元部。《广韵》仙韵系有舛字，昌兖切，这是江归元的根据。谆韵系有踳字，许慎引“扬雄说，舛，从足春”（朱骏声引作“春声”，多一个“声”字）。这是归文部的根据。从舛得声的字也有两套：舜、蕣、瞬、僢等字归谆韵系；荈归猕韵。根据扬雄说和从舛得声的字来看，舛声最初应在文部，然后转入元部，象荈这样的字，《说文》中没有，无疑出现较晚，由此也可以推知，舛字归猕韵，完全是中古音的情况，它的上古音，林义光音蠢，与踳同音，这是可信的。但为慎重起见，周祖谟、董同龢文元两部兼收舛声，我们在字表中也采取了兼收的办法。

29、侵 部

冘声、臽声

段玉裁冘声、臽声归谈部；孔广森、王念孙、王力归侵部；朱骏声、江有诰、黄侃、董同龢、周祖谟冘声归侵，臽声归谈。上述三种分歧盖源于对几种韵文材料的处理各异。

《诗·陈风·泽陂》：叶“萏俨枕”。段归谈部。孔说“俨”字当作嬒；臽作户猎切，本音窨。江有诰在《古韵总论》中说：“孔氏以枕字在侵部，遂改泽陂之萏字入侵，而以经文俨字为误，引《说文》作嬒。然臽声十馀字，唐韵皆入谈类。监从峪省声，峪从臽声，则臽声当入谈部明矣”。江有诰并没有驳倒孔广森，他既不能否定俨是嬒之误文，也不能证明臽声一定要归到上古的谈部。所谓监从峪省声不仅不可信，简直就是错误的，而臽作户猎切则是确实无疑的，猎也作乙陷切，可见，“臽音”都是侵部字。

《诗·卫风·氓》各家都以“葚耽”为韵，段玉裁作合韵处理。他说：“耽，本音在弟八部（谈）；《诗·氓》假借作媅乐字。”江有诰不赞同此说。他说：“段氏以冘声入谈部，而于《氓》之‘无与士耽’不能合，谓当作媅。然《中庸》引《常棣》‘和乐且湛’，亦作耽，则湛耽古本一字。盖冘声确在侵部。”江氏辨说很有说服力。

《易》：“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险，求不得。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段玉裁以“坎窞”、“坎枕窞”为韵，归谈部。王念孙“坎窞险坎枕窞”为韵，归侵部。孔广森也认为：“《易》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窞字亦与枕为韵”。江有诰不同意。他说：“孔又谓《易》入于坎窞与枕为韵，不知乃与上句‘坎’为韵也。”就是说，江有诰认为“险且枕”一句根本不入韵，这样，他就回避了臽声也要归侵部的问题。

各家未提到的韵文，还有《管子·宙合》：“可浅可深，可浮可沈”，深沈都是侵部字。

从语音系统看，冘声、臽声也应归侵部。冘在《广韵》侵韵，枕在《广韵》寝韵，段玉裁本来将侵韵归到上古的侵部，可是，又将冘声归入谈部，未免自相矛盾。耽在《广韵》覃韵，段玉裁

认为覃韵归上古的谈部，因而将耽枕都扯进谈部去了。

舀声在《广韵》感韵，萏窞也在感韵。感乃覃之上声。江有诰、朱骏声将覃韵归侵部，却又将舀声归入谈部，也是自相矛盾。江有诰为了自圆其说，硬将户猪切改为户敢切，却未见他拿出韵文与谐声方面的证明材料。

同音假借材料有：犹豫或作淫豫、冘豫。林义光作幽侵对转(见《文源·古音略说》)。陆志韦以此例证明"侵覃跟幽宵的通转确有点蛛丝马迹"。张世禄认为《陈涉世家》的"涉之为王沈沈者"，"沈沈"是"覃覃"的假借(见《古代汉语》60页)。又作"潭潭"，陈亮《与叶丞相》："亮积忧多畏，潭潭之府所不敢登。"

欿欿与坎坎同，声训材料有"坎，陷也"。异文窞字亦作窜。坎窜也是侵部字。《书·洪范》"沈潜"，《汉书·谷永传》作"湛渐"。师古曰：湛读曰沈。《诅楚文》"淫失甚乱"，甚乱即耽乱。另外，《易》"虎视耽耽"，张寿碑作"覘覘虎视"。

马声　毚声

江有诰、朱骏声、黄侃、董同龢、周祖谟归谈部，孔广森、严可均归侵部。段玉裁将马声与函声分别处理：马声归侵，函声归谈，毚声也归谈。王力《汉语史稿》归谈，《汉语音韵》又改归侵。注："马，乎感切。马声有函，函本作函。"

这两个声首的韵文材料不多。《诗·小雅·巧言》"涵谗"为韵，段、江、王(念孙)、朱归谈部。孔广森"案：涵从函，函从马。《说文解字》云：马读若含。据含从今得声，知函古音亦在侵类。韩诗涵作减，从咸之字亦当以箴声为正"。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卷七下引郑注《周官》"咸读为函"认为"械咸函并通"。而"咸"亦是侵部字。

严可均"涵，均谓读若箴"。"毚，均谓读若岑。《左传》《韩非子》有谗鼎，《明堂位》作崇鼎，《吕氏春秋》作岑鼎。知谗崇皆音岑也"。

黄侃也谈到："马读若含。函俗作肣。"(见刘赜《音韵学表解》180页)含、肣从今声。黄侃今声归覃部(侵)，而马函仍归添部(谈)。

孔、严将谗涵入侵部，主要以异文、读若为据。关于毚声，我们还可以补充几条通假材料。《战国策·秦策二》："樗里疾、公孙衍二人在，争之王。""在"，他书作"谗"。"谗在"既是双声，又为之侵通转。另外，古书中纔又假借为才，也是之侵通转。又"针灸"的"针"，在汉代写作"鍼"，也作"鑱"。《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鑱石挢引"。索引：鑱音士咸反，谓石针也。这都是毚声应当归侵部的明证。

从马毚与中古音的关系来考察：马、涵与坎、窞、萏、耽一样，《广韵》都归感韵，马、函、涵又见之于覃韵。毚、谗《广韵》归咸韵。覃咸二韵的字一般都入上古的侵部。江有诰将毚字的七咸切改为七谈切，马字的胡感切改为胡敢切都缺少必要的证明。

欠声

段、江、朱、黄、周归谈部，严可均归侵部。"均谓读若侵去声"。从欠声的坎"均谓读若寝"，坎人侵部，上面已讨论过了。欠在《广韵》属梵韵。梵韵共计五个小韵，二十二个字。其中梵、汎、欠三小韵入侵部，剑、俺两小韵归谈部。

占声　　贬字

江、夏、黄、董、周归谈，段、王（念孙）孔、严归侵部，王力《汉语史稿》占声归谈，《汉语音韵》归侵，“贬”作为散字归侵。

《诗·大雅·召旻》叶“玷贬”。孔广森说：“从占之字，古并读若砧上声”，严可均也认为读若砧。砧在《广韵》归侵韵，知林切，占声归侵，不无道理。

异文有：砧为碪之异文；枮为椹之异文；佔为冘之异文。

叠韵连绵字有：𡟵妗（善笑貌）。朱骏声“按：𡟵妗，叠韵连语。𡟵读如椹质之椹，或妗”。

关于贬字。孔广森说：“唐韵误入五十琰。按：唐韵始东终凡，似取其音可相通转，有周而复始之义。故凡、范、梵三部之字，从凡者多重见于东，从乏者或重见于肿，然在古音乏祇可通冬，不通东也。此贬字亦乏声，当改入范韵。古文贬损之贬作㝵，从巢省，巢正侵之阴声云”。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从凡者多重见于东，从乏者或重见于肿”，它揭示了，东韵三等的部分字（如风、凤等）与肿韵三等的“覂（𠆩）”和侵部的关系，这些字都是由上古的侵部转过来的。贬从乏声，乏应归缉部，缉侵对转，这一点我们在讨论乏声的时候已谈到。总之，上古谈部是不与东、冬发生关系的。

㝵声

朱归谦部（谈）。孔、严归侵部。黄侃归入声帖部（叶）。林义光也归谈部。此字既为“贬”的异文，应和贬一样归入侵部。

凡声

传统古音学家都把凡声归到侵部，王力《汉语史稿》归谈部，后来《汉语音韵》又改归侵部。董同龢凡声归谈部合口。他的谈部合口共有十三个字，侵部合口共有五个字，开列如下：

侵部：芃汎风枫讽。

谈部：凡汎轨𩖁犯笵範范氾芝覂泛㔀。

谈部的十三个字，涉及到四个声首。先说凡声。侵部的五个字全从凡得声，而凡声反而在谈部。这很难说得过去。严可均说：“凡，符箴反。读若今山西讽。”《广韵》作“符咸切”，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作“符芝切”。“咸”“箴”“芝”都是侵部字。陆志韦说：“风声字出于凡声字，从最古的方言，一直到西汉初年，风声字跟凡声字一样，叶入侵部”。那么，“凡氾𩖁轨”四字当然应归到侵部。其次，㔾声。㔾即马，范範犯笵氾等五字都从㔾得声，亦应归侵部，理由在上面讨论马声时已说过了。等三乏声。乏声归缉。覂、芝、泛三字归侵，正是阳入对转。第四，㔀声。朱、江归谈，林义光、黄侃也归谈，只有严可均归侵部。严是对的。㔀既然“读若范”，与范同音，当然可以归到侵部。这样，董氏所谓的谈部合口字事实上全应划归侵部。

西声

这个字的读音很复杂，它的归类也相当成问题。江有诰、朱骏声、董同龢归谈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归七部（侵部），在《说文》注中又归十五部。严可均归侵部。王念孙《广雅疏

证》卷八上:“丙,曹宪音天念反。《说文》:丙,舌貌。义与席不相近。曹云,亦有本作茵字。《说文》:茵,车中重席也。则作茵者,是菡之言也。”据此,林义光就认为“丙亦即因字”(见《文源》卷一“因”字注)。“粥宿皆从因,古当无丙字”。

丙的读音。《说文》“读若三年导服之导。一曰竹上皮,读若沾。一曰读若誓,弼字从此”。

《广韵》:他绀切(勘韵)。他念切(桥韵)。

朱骏声说:“读如禫。字亦作甜。读若沾者,读若今言添也。”

唐兰说:“囱丙字是簟形,囵罗氏释席误。《广雅》丙席也,本义尚存。《说文》丙读若三年导服之导,导即禫字,则丙当读如簟。大概丙义渐晦,就别造从竹覃声的簟字了。我们在别的假借字或后起字里还可以找到本义。”(《文字学导论》)

陆志韦说:“读若誓的音《广韵》不收,然而,‘茜,直例切’,显然从此得声。今本《说文》弼,丙声,反而是可疑的。”

总起来看:据曹宪的天念反,《说文》的读若沾,《广韵》的他念切,朱氏的读如禫和唐兰的读如簟等资料,丙声似应归侵部。弼如果从丙声,则是物侵通转。段玉裁归十五部也是这个缘故,因为弼是物部字,段氏的十五部是包括物部的字在内的。

谐声材料还有两条。栖,应当从丙声,《广韵》入忝韵,他玷切。此字《说文》不录。陆志韦列举的茜字,归月部。如果丙声归谈,丙茜就是月谈对转。

至于丙和因的关系,林说并非定论,当以朱骏声的分析为合理些。朱说:“又为因之误字。《广雅·释器》:“丙,席也。”在作“席”解的时候,显然应作“因”字。

30. 谈 部

冄(冉)声

严、朱、江、王(力)、董归谈部,段归侵部。段误。从冄得声的“那”,在歌部,歌谈通转。从冄得声的“明”,或从甘声,甘冄都是谈部字。

叠韵连绵字:冉镰(《方言》六:伪物谓之冉镰)。镰从兼声,也是谈部字。

通假字。《广雅·释训》:“冄冄,进也。”王念孙疏证:“炎炎与冄冄,声相近也。”炎也在谈部。

闪声

朱骏声、黄侃、王力归谈部,段归侵部。段误。

声训材料有:《礼记·礼运》:“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注:“淰之言闪也。”淰,侵部字,可以作为闪归侵部之证。但另外的材料又显示,闪应归谈部。

班昭《女诫》:“视听陕输。”赵壹《刺世疾邪赋》“枲纳由于闪榆”。陕输即闪榆。陕从夹声,与闪为双声叠韵字。段注《说文》手部挟字说:“曹大家(即班昭)用陕输,赵壹传作陕榆,疑陕即夹字”。闪在《广韵》归琰韵,失冉切,以归谈部为宜。就夹字来说,段也归到第八部(谈)。

兼声

江、朱、黄归谈部,段归侵部。段误。《说文》:"兼,并也。""兼并"音近,元谈通转。搛"读若槛",尲尬亦作"尴尬",蝵亦作"蚶",鰜亦作"裣""蟾",嗛亦作"喻"。监、甘、炎、佥等声首都在谈部,兼亦应当归谈部。

佥声

江、朱、黄归谈部,段归侵部。段误。《文子·符言》叶"俭敢"。颔假借为"顑",厱假借为"隒",醶字亦作"酽",籢字亦作"槏",獫狁亦作"玁狁"。这些异文材料和假借字都说明佥声当归谈部。

衔声

王力、董同龢、周祖谟归谈部,朱骏声、黄侃归侵部(临部、覃部)。林义光亦归侵部。朱归侵部的理由:"金亦声"。按金非声。《广韵》:"衔,户监切","监,古衔切"。监衔同韵。

𩐨声

严可均归侵部,从夅声。陆志韦亦说:"当从夅声。"段、朱、黄、周归谈部。林义光亦归谈部:"按夅非声,三夕(𩐨)象舞时多足迹"(《文源》卷八)。

五、小 结

以上讨论了171个声首、15个散字的归部问题。谐声异同表中所注明的"异",凡是涉及到归部的分歧,我们差不多都论到了。

经过这样一次系统地、全面地讨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回答一个问题了:即上古韵部归字的分歧到底有多大呢?如果以760多个声首计,分歧面占22.5%,如果以1100多个声首计,分歧面占15.6%。结论是:大同小异。但这种"小异"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一个声首往往牵涉到好些字,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上古韵字表就无法制订。

就分歧点的分布来说,很不平衡。问题较多的:阴声韵有幽宵之间的分歧。幽部比宵部几乎要大一倍,如江有诰的幽部有声首101,而宵部只有59。过去的古韵家往往有这样的倾向:宵部某些字的谐声在幽部或与幽部字通韵,就宁愿归幽部而不归宵部。入声韵问题较多的是质物月三部,但经过王力先生的整理,眉目清楚多了。我们对这几部的讨论意见,就是以他的《分野》一文作为基础的。凡是他已论述清了的问题。我们就不再谈了。阳声韵的分歧主要有真文元三部,另外,侵谈之间问题也不少。而有的部,如阳部、东部问题都不多。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有些分歧似乎早已解决,不值得一谈了,为什么我们还要郑重其事的来讨论一番呢?因为我们是要对归字的分歧来一次总清算,有的分歧虽然专门研究古韵的人自有能力作出判断,但对初学者来说就不见得了。为了使现在的初学者和将来要学习古韵的人少走些弯路,不为歧说所迷惑,我们来一个通盘检查,排比众说,肯定正确的,指出不妥当的,这对一般读者应该是有帮助的。当然,也可能把某些正确的意见当成了错误的,把某些错误的意见反而当成了正确的,由于我们学力不够,对问题研究不深,这是完全可能的。即使这样,也没有关系吧,因为我们已经把一些著名的古韵家在归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集中起来,摆到了读者面前,读者也可由此进一步探索,自己进行抉择了。我们也没有这

样的奢望：经过这样一番讨论，把归字分歧问题来个彻底解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分歧还会存在下去；不过，随着对古韵学的深入研究，分歧肯定会越来越小，这一点我们也是深信不疑的。

（本文是作者所著《古韵通晓》一书中的第四章）

关于上古汉语的送气流音声母

张 永 言

汉字不规则谐声现象中有一种情形是某些鼻音和边音声母字跟清喉擦音声母字h-(或x-)通谐。例如:

1. m- ～h- 如:每～悔
2. n- ～h- 如:难～汉①
3. ȵ- ～ h- 如:兒～鬩②
4. ŋ- ～ h- 如:鬳～獻
5. l- ～ h- 如:乐～嚛

其中最突出的m- ～ h-的现象早就引起了汉语音韵学者的注意和讨论。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把一些跟m-相谐的h-母字的上古声母构拟为“擦音+流音”式的复辅音xm-③。别的欧美汉学家,如西门华德(Walter Simon)④、卜彼得(Peter A. Boodberg 1903—1972)⑤,也持同样的看法。

李方桂在早年的研究中就接触到了这个问题,认为这一组字的上古声母也不妨假定为mx-或m̥-⑥。随后董同龢(1911—1963)对此进一步加以论证,否定了高本汉的构拟,在上古汉语的声母体系中正式设定了一个m̥-⑦。

高本汉所主张的复辅音声母xm-说确乎是不妥当的,他本人也没有提出过多少理由,而董同龢的拟定则有充分的根据,是比较可信的。所以直到最近邵荣芬在谈到上古音时也大体依据董氏的论证,重新肯定了m̥-这样一个双唇清鼻音声母⑧。

不过,从语音的系统性看来,董氏的整个构拟还是有缺陷的。对此林焘在评论董书时发表过很好的见解。他说:“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大致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的规律; 象舌根音有清音的k-,唇音就大半会有p-,舌尖音也就大半会有t-,这是分析一个语言必须有的认识。现在董先生给上古音拟出了一个清的唇鼻音m̥-,可是并没有ŋ̊- l̥- n̥-这一类音跟m̥-相配,按一般语言的习惯来说,似乎过于特殊。董先生拟m̥-的旁证是因为李方桂先生所调查的贵州苗语里有m̥-。这些材料还没有发表,可是据我所知道,李先生所调查的苗瑶语里,只要是有m̥-的,一定也有l̥-跟ŋ̊-之类的音,这是不违背一般语言的习惯的;跟上古仅仅有一个m̥-很不相同。这并不是承认高本汉所拟的xm-是对的,也许到将来会发现上古确实也有l̥-跟ŋ̊-一类的音,那么董先生的拟测岂不更有了先见之明⑨。”

的确,如果在上古汉语里浊的流音声母有 m- n- ȵ- ŋ- l-一整套,而清化的流音声母却只有孤零零的一个m̥-,从一个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来看,是难于理解的,林焘的质问提得

很中肯。但是笔者认为这个质间是可以解答的。因为，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在《说文》谐声字里跟 h- 通谐的流音声母除 m- 以外还有 n- ȵ- ŋ- l-；既然可以根据 m- ～ h- 的现象构拟出 m̥-，那么原则上也就可以从 n- ～ h- 等现象构拟出 n̥- 等。这就是说，上古汉语的清化流音声母不仅有 m̥-，而且有 n̥- ȵ̊- ŋ̊- l̥- 跟它相配，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如同苗瑶语一样，并不违背一般语言的习惯[10]。以下试分别举证，加以说明。

（一）关于 m- 和 h- 相通，我们首先可以从谐声关系上看到一系列的证据。

a) m- ～ h-，如：

每～悔㻋晦诲海	亡～巟衁肓
无～怃怃朊鄦	勿～忽曶
微～徽徽[11]	尾～娓
民～昏	毛～耗
冒～勖	瞢～薨[12]
靡～靡	闵～焖

b) h- ～ m-，如：

昏～散锫緍捪	巟～鯍統
䫉鷌瞺	黑～纆墨
黑～爅纆默墨[13]	憂～㥮
威～滅搣	蒿～薹

其中还有同一个字而有 m- h- 两读的，如"朊"、"統"等。

其次，从古书异文和古字通假上也可以找到可供印证的材料，如：

1) "昏"(h-)声字的异文有从"文"(m-)得声的。如《书·康诰》"散不畏死"的"散"，《孟子·万章下》引作"闵"；《书·立政》"其在受德散"的"散"，《说文》十下心部引作"忞"。

2) 《书·盘庚上》："不昏作劳。"郑玄注："昏，读为散。"

3) 《诗·周南·汝坟》"王室如燬"的"燬"，《说文》十上火部引作"娓"[14]。

4) 《诗·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的"威"，《左传·昭公元年》、刘向《列女传》卷七、《吕氏春秋·疑似》高诱注并引作"滅"。

5)《周礼·考工记》："设色之工，画缋鍾筐㡆。"郑众注："㡆，读为'芒芒禹迹'之'芒'。"《说文》七下巾部作"㡆"，云："从巾，巟声，读若荒。"

6) 《说文》六下邑部："鄦，从邑，无声，读若许。"金文《许子钟》、《许子簠》鄦字并作"既"，《史记·郑世家》作"邪"，而先秦古籍通作"许"。

此外，从上古方音通转中也可以窥见一些迹象。如《方言》卷一："娥、𡢃，好也。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郭璞注："今关西人呼'好'为'媌'。"

（二）关于 n- ȵ- 跟 h- 互谐，有如下几组字可为例证：

n- ～ h-，如：

难鷬䰐[15]～熯汉灘蘸　　㲃～㲉㲉㲉

铙浇～哓膮哓皢	煖暖～谖暖觋楥
说～阋	柮貀～歔
猛～玫	

ŋ̊- ～ h-,如:

桡蛲铙绕～哓膮哓皢	辱岸～蘛[16]
狃钮纽魟～玫	甈～臭[17]
兒～阋	厹～旭

其中也有同一个字而有 n- (ŋ̊-) h- 两读的,如"爇"、"娆"、"挠"、"煖"、"暖"等。

(三) 关于 ŋ- 和 h- 相通,谐声字方面有较多的例证。

a) ŋ- ～ h-,如:

牙芽讶迓雅枒～呀岈谺閜颬	午～许浒
晖侳辉～挥翚楎煇晖韡荤	玉～顼
沂听犷龂虓～䜣昕忻欣	虐～谑
仡刉圪譈～钇汽吃忥芞	腐～獻
研妍趼羿穹～讦	義～羲[18]
岸犴豻～轩罕䮗	犍～腱
垚尧～哓膮哓皢	砚～觋
頟龥～险崄	娙～蛵
严巖俨～玁獫	兀～虺
譌伪～撝隳	
瘧聏～歔	乐～哷

b) h- ～ ŋ-,如:

匕化货傀～吪囮訛	獻～巘蠍甗
厂～产彦雁赝	

还有同一个字而有 ŋ- h- 两读的,如"兀"、"仡(仡)"、"崄"、"嚣"等。

此外,在古书异文和古字通假上也有可资参证的材料,如:

1)《书·大诰》"民献有十夫"的"民献",《尚书大传》作"民仪";《书·皋陶谟》"万邦黎献"的"黎献",汉《孔宙碑》、《田君碑》作"黎仪"。《周礼·春官·司尊彝》:"郁齐献酌。"郑众注:"献,读为仪。"

2)《诗·大雅·下武》"昭兹来许",谢沈《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刘昭注引)引作"昭哉来御"。

(四)关于 l- 和 h- 相通,在谐声关系上也有明显的迹象[19]。

a) l- ～ h-,如:

荔珕～脅協	翏～嘐
隸逮～隸	樂～嚛

歛～險

b) h- ～ l-, 如:

虍～虜慮盧(廬)　　呼評～桴

虖～膂慈鸕　　喙～蠡

嘃～厲疠犡　　虩～螅

诃柯閜～砢　　歔～璬⑳

此外,在古书异文、古字通假和方音对应上也有可供印证的材料,如:

1)《诗·周颂·思文》"贻我来牟",《汉书·刘向传》引作"釐辫",而《韩诗外传》则作"喜麰㉑"(《文选·班固<典引>》李善补注引)。

2)《左传》"周僖王"、"鲁僖公"的"僖",《史记》并作"釐";《国语·晋语》载黄帝之子二十五宗有僖姓,王符《潜夫论·志氏姓》"僖"作"釐";又,"受僖"、"祝僖"的"僖",古籍也通作"釐"。

3)《诗·小雅·雨无正》"沦胥以铺",《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引作"勋胥以痡"。《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韩诗》'沦'字作'熏'。"

4)《方言》卷二:"嫽,好。青徐海岱之间或谓之嫽。"又,卷二的"逞、苦、了,快也"即是卷三的"逞、晓、苦,快也","嫽"和"好"、"了"和"晓"可能有语音通转的关系㉒。

可以跟 l- 和 h- 通谐联系起来考察的是 l-和 s-(ʂ-)通谐的现象。

a) l- ～ s- (ʂ-),如:

麗～灑躧纚曬釃鱺灑灑欐籭蓰　　立～飒

婁～數藪籔　　率～膟

㾾歛撿～憸譣嬐　　䜌～孿

隶隸～肆㣇　　乐～铄

b) s- (ʂ-) ～l-, 如:

史～吏㉓　　虒～褫

帥～膂

还有同一个字而有 l- s- (ʂ-)两读的,如"攦"、"率"、"孿"、"蔱"、"獵"等㉔。

由以上列举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到上古汉语一部分 m- n- ɲ- ŋ- l- 跟 h- 相通的痕迹,尽管事例多寡不一,而且时有错综㉕。对于这一现象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假定上古汉语的声母体系中曾经有过跟 m- n- ɲ- ŋ- l- 相对应的 m̥- n̥- ɲ̊- ŋ̊- l̥-,在语音上具有严整的系统性。

关于这一套清化流音声母的语音性质,也不妨试加说明。

在现代汉藏系语言里,m̥- 这一类声母通常是一种送气兼清化的流音,清化是送气作用造成的结果,在发音上送气应是主要的因素。可以推想,上古汉语里这一类音的性质也与此类似,即是说,它们的发音应是 mh- nh- 等,因此在标写上与其写作 m̥- n̥- 等,不如写作 mh- nh- 等更能表现它们的特点。

其中 l- 组的一些跟 s-(ʂ-)通谐的字，情形又较为特殊。它们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到现代苗语方言中 l- 跟 ɬ-(ɬh-)对应的现象。也许可以假定，上古汉语里这一类字的声母是 ɬ-(ɬh-) 这样的边擦音，也就是取 l- 的发音部位和 s-(ʂ-) 的发音方法的一种音，而由于强烈的吐气作用，也可能造成浊辅音清化的结果。高本汉把一部分这类字的上古声母构拟为复辅音 sl-，看来也是未可信从的。

上古汉语里 m- n- 等跟 h- 通转的现象在汉语的亲属语言现代苗语的方音对应里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这里略举贵州苗语的几个例子(声调符号从略)㉖，以供参较，并即以结束这篇短文。

	剑河	雷山	台江	黄平	凯里(炉山)
牙齿	mi	hi	m̥i	m̥i	m̥i
夜晚	maŋ	hɤ	m̥aŋ	m̥aŋ	m̥aŋ㉗
太阳	na	ha	n̥a	n̥a	n̥ɛ
触动	na	ha	n̥ɛ	n̥a	n̥a
听见	naŋ	hɤ	n̥aŋ	n̥aŋ	n̥aŋ
汗	ȵaŋ	hɤ	ȵ̊aŋ	ȵ̊aŋ	ȵ̊aŋ
重	ȵoŋ	hou	ȵ̊oŋ	ȵ̊oŋ	ȵ̊oŋ

附注：

① 《说文》十一上水部："漢，从水，難省声。"

② 《说文》三下鬥部："鬩，从鬥从兒。"钮树玉云："当是'从鬥，兒声'，后人疑'兒'声不近，故生穿凿也。"王煦说同。段玉裁、朱骏声、苗夔、孔广居、宋保、林义光则以为当是"兒亦声"。详见丁福保辑：《说文解字诂林》，页 1126 以下。

③ 高本汉：《汉语词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o. 5, 1934, p. 43；又：《汉字谐声谱》(Grammata Serica)，同上，No. 12, 1940；又：《新订汉字谐声谱》(Grammata Serica Recensa)，同上，No. 29, 1957.

④ 西门华德：《藏语和汉语词的对应》(Tibetische-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en)，《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Bd. XXX 11, 1929, S. 44.

⑤ 卜彼得：《关于上古汉语演化的若干预辩》(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2, Nos. 3—4, 1937.

⑥ 李方桂：《上古汉语的 *-i̯wəng, *-i̯wək 和 *i̯wəg》，《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 本第 1 分，1935，页 71。

⑦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8 本，1948，页 12—14。(《表稿》石印单行本出版于 1944 年。)

⑧ 邵荣芬：《汉语语音史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页 22—25。

⑨ 《燕京学报》，第 36 期，1949，页 314—315。

⑩ 李方桂《上古汉语的音系》(《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第 9 卷第 3 期，夏威夷大学，1978)的《上古声母表》中除 hm- 外还列有 hn- hng- hngw- hl-。李氏的 hm- 即是他 1935 年论文中的 mx-(m̥-)，不同于高本汉的 xm-。笔者还没有机会读到李氏的《上古音研究》(《清华学报》，新 9 卷 1—2 期，1971)，对于他的有关论证未能知悉。

⑪ 《说文》七下巾部："微，从巾，微省声。"又十三上糸部："徽，从糸，微省声。"

⑫ 《说文》四下死部："薨，从死，瞢省声。"

⑬ 《说文》十三下土部："墨，从土从黑，黑亦声。"

⑭ "焜"、"燬"、"火"(上古同属微部)是同根词，跟某些亲属语言如藏语的 me 和羌语、纳西语、独龙语的 mi 等应有同源关系。

⑮ «说文»九上鬼部："鬞，从鬼，难省声，读若«诗»'受福不傩'。"

⑯ «说文»一下蓐部："薅，从蓐，好省声。"但动词"薅(茠)" h- 和名词"耨(槈、鎒)" n- 是同根词，(«国语・晋语»韦昭注"耨，茠也。")"薅"字跟鼻音声母应有关涉。

⑰ «说文»三下甍部："𤼾，从北从皮省，敻省声，读若奭。"又三上収(廾)部："奂，从廾，敻省声。"

⑱ «说文»五上兮部："羲，从兮，義声。"

⑲ 高本汉在«汉字谐声谱»中把一部分这类字的声母构拟为复辅音 xl-，也是随意的。

⑳ «说文»一上玉部："瑴，从玉，㱿声，读若鬲。"

㉑ "喜"字从王念孙校，说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

㉒ 现代汉语方音也有 l- h- 通转的例子。如"舰"，潮州方言为 l-，四川成都等地方言为 h-。

㉓ «说文»一上一部："吏，从一从史，史亦声。"

㉔ 现代汉语方音也有 l- s- 通转的例子。如"卵"等来母(l-)字，有些闽北方言为 s-。参看梅祖麟、罗杰瑞(Jerry Norman)：«释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 s- 声字»，«清华学报»，新 9 卷。

㉕ 例如"堯"声字有 ŋ- n- (ȵ-) ～ h-，"僉"声字有 ŋ- l- ～ h- (s-)，"乐"声字有 l- ŋ- ～ h- (ʂ-)，等等。

㉖ 见马学良、喻世长、王辅世：«苗语方言调查报告»(未刊稿)，1955。

㉗ 湘西苗语也念 mhaŋ，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47。这个词跟汉语"昏(昬)"也许有同源关系。

〔**附记**〕这篇小文作于 1956 年，题为«上古汉语有送气流音声母说»，曾于 1957 年 2 月在四川大学第二次科学讨论会的分组会上报告过，并有油印稿散发。关于本文内容要点的报道，见于 1957 年 4 月出版的«语言研究通讯» 第 8 期(页 34)。这次提交"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文中除提到李方桂先生、邵荣芬同志等人的近著二三处以及几位已故学者的生卒年是新加的以外，其余基本仍旧。(1980 年 7 月)

商代音系探索

赵 诚

研究周秦古音的主要根据有二:《诗经》用韵和文字谐声。一般的研究工作者,在归纳《诗经》的韵字时,总要兼及群经用韵、《楚辞》用韵乃至汉人韵文的用韵。这些材料,从时间上来计算,大体包括一千年左右的作品;从空间来看,差不多涉及今天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幅员相当广阔。利用这样一些材料来归纳韵系,不管多么严密,必然存在一些致命的弱点,即古今语音和方言俗语的参杂,使得归纳出来的每一个韵类、每一个界限几乎都存在例外,所以,对转、旁转之说应运而起。分开来看,古韵被划分为若干部,证明了古代韵系的格局,而通转正好解释了那些例外。如果合起来考察,古韵分部和古韵通转都是一对不可和解的矛盾,互相以自己的正确证明对方的不合理。任何一条规律都会有例外,但一当例外有了大量的事实而成了通例,则那一条规律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至于谐声,一般的研究工作者基本上根据的是《说文》。虽然有时也参照其它字书,仍以传世的正统典籍为主。这一批材料和上述的韵文用字一样,仍然存在着时间上和空间上这两方面的致命弱点。《说文》的谐声字不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产生的,用谐声归纳音系的研究工作者却不顾某一谐声字产生于某一时期属于哪一代,也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区域属于哪一个方言,而是把所有的谐声字放在同一个平面上来分类。这样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平面地处理韵文的用韵字危险性还要大。因为有些谐声字的产生肯定早于周代,比《诗经》用韵的时代不知还要早多久。而有些谐声字完全是由于汉字在发展中的讹变而形成。段玉裁以谐声分古韵为十七部时已经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特别指出"谐声偏旁分别部居""间有不合",同时举例说明"裘字求声而在第一部,朝字舟声而在第二部,牡字土声而在第三部,侮字每声而在第四部,股、羖字殳声而在第五部,仍、孕字乃声而在第六部,参字彡声而在第七部,枼字世声而在第八部,送字佚声而在第九部,彭字彡声而在第十部,嬴字羸声而在第十一部,矜字今声而在第十二部,存字才声而在第十三部,憲字害省声而在第十四部,截字雀声而在第十五部,狄字亦省声而在第十六部,邯字廿声而在第十七部"。他不仅在他所分的十七部里每一部都举有例子,还着重指出"此类甚多",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也说明他在研究中是实事求是的。

正因为在研究中运用这两方面的资料有一定局限,后来的学者就开辟了另一条道路,即从《切韵》音系和等韵原理往上推。实即参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根据《切韵》音系和等韵来安排上古音系中每一个字的音韵地位。这样做的确有其方便之处,尤其是便于拟音,问题是上古同谐声之字,因为在《切韵》不同声、不同韵、不同调,在等韵不同等、不同呼,因而被

分配在不同的声、韵、调、等、呼的音韵地位上。反过来说,《切韵》反映的是中古音系,等韵分析的是当时的读音情况,完全用《切韵》和等韵来绳上古字音,必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周秦古音的现实。如上古冬、终同字,立、位同字,女、汝同字,直到临沂汉简还是终作冬,位作立,汝作女,可见仍是同音字,而一般的上古音字表均不在同一的音韵地位上。这是最通常的大家熟知的例子,其他生僻的类似的情况很多,今后有机会时详论。

为了避免上述的各种局限性,本文在探索商代音系时,只利用商代甲骨文所反映的同音借代字和谐声关系。确实是商代铜器的文字材料必要时偶一采用,时代不明确的铜器材料一概不用。不属于商代的地下新出土的文字材料,传世的先秦文献,历代的字书、韵书,只作为参考和旁证。《切韵》音系和宋元等韵只在说明某些现象时作为外部的材料来应用。

商代甲骨文是商代武丁至帝乙、帝辛时的刻辞,大体是二百七十年左右的遗物,时间不太长。由于这一时期的商代王室在今安阳小屯,其甲骨文字的同音借用和谐声关系大致上就反映了这一地区的音系情况,方音关系比较单纯。从时间和空间来讲,用甲骨文字作材料比较可行。

如果汉字的某一谐声系统没有参杂古今音变,没有受到南北方言的影响,则利用这一谐声系统来研究其所反映的音系,应该说是可信的。换一句话讲,汉字的某一谐声系统,其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明确,则利用这一谐声系统来研究其所代表的音系,一定也是明确的,当然也是单纯的。运用谐声分析法不仅可靠,而且简易,正如段玉裁在《古十七部谐声表》中所说的那样:"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

真正的商代文献保存到今天的只有甲骨刻辞和为数不多的铜器铭文,所以探索商代音系基本上只能依靠甲骨文字的同音借用和谐声关系。对于这种做法,戴震在《声韵考》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其中虽引有他人的意见,却完整地表示了戴震的基本观点。他说:"音韵之正本诸字之谐声,有不可易者,如霾为亡皆切而当为陵之切者,由其从貍得声;浼为每罪切而当为美辨切者,由其从免得声;有为云九切,而贿、痏、洧、鲔皆从有得声,则当为羽轨切矣;皮为蒲縻切,而波、坡、颇、跛皆从皮得声,则当为蒲禾切矣。……以是类推之,虽毋以它书为证可也。"从谐声求音系虽然可靠,但到底材料有限,而且是初次尝试,所以本文仅就商代音系在声、韵、调等方面作一些极为初步的考察,亦可称之为探索,而不是整个音系的描写。又因为商代音系的面貌和现在学者对周秦古音所描写的系统有一定差距,为了基本上说清这些差别,所以本文着重就有关问题进行论述,不作全面分析。

一、关于声

1. 清声和浊声在甲骨文里不分。如凤字,卜辞或用为凤凰之凤或借为风,可见凤风同音。而后代风为非母,属清声;凤为奉母,属浊声。又如齋,从齐声,当同音,而后代一为精母,属清声;一为从母,属浊音。再如宅字从乇声,当同音,而后代一为澄母,属浊声;一为知母,属清声,其它如白(並、浊)和百(帮、清),今(见、清)和禽(群、浊),匕(非、清)和牝(奉、

浊),子(精、清)和字(从、浊),邅(知、清)和侄(澄、浊),登(端、清)和豆(定、浊),司(心、清)和祀(邪、浊),中(知、清)和仲(澄、浊)等等,均两两同音,后代都分化为一清一浊。很显然,清、浊在商代不分,其产生完全是为了区别意义的需要。

2. 舌擦音是否存在。下面先分类摆几种现象:

①舌擦音和塞擦音。

a. 沁从水心声,有时也省写作心,则心、沁同音,后来心为心母,沁为清母。

b. 册用作名词,为简册。从册声之曹,为动词,于征伐言"曹某方",祭祀时子人牲或亦言曹,乃用作删削之删。册字后代为初母,删为山母。

c. 箙字所从之世以止为声,与金文、石鼓同,则世止同音。后世、止字为照母,世字为审母。

d. 借甾(𠚍)为西,二字当同音。后世甾(𠚍)为庄母,西为心母。

e. 借滴为漳,二字当同音。后世漳为照母,滴为审母。

f. 餗用为师次之次。餗又借为𠂤。𠂤为师旅之师。则餗、师、次古同音。后世次字为清母,师字为山母。

g. 史、使、事同字,当为同音,而后世史、使二字属山母,事字属庄母。

上列的心、删、世、西、滴、师、使、史诸字,《切韵》时代读为清擦音,沁、册、止、甾、漳、次、事诸字则读为塞擦音,而这两组字商代同音。

与上述现象同类的还有一例:卜辞的蜃从辰声,蜃、辰二字当同音。蜃即后世之震,属照母,读为塞擦音,而辰字后世属禅母,读为浊擦音。按商代清音、浊音不分,后世的清擦音与浊擦音在商代当无别,所以这一例附在这里介绍。

②舌擦音和喉擦音

a. 甲骨文宣、洹、超均从亘得声,此四字当同音,而后世亘、宣二字入心母,洹字入匣母,超字人于母。

b. 卜辞声、馨同字当同音,后世声属审母为舌擦音,馨属晓母为喉擦音。

③舌擦音和鼻音

a. 月、夕二字同音,后世夕字属邪母,读为舌擦音,月字属疑母,读为鼻音。

b. 埶字一读为猕,乃猕杀之义;一读为檷,指亲近之庙;一读为迩,近也。可证此四字同音。而后世埶属疑母,读为鼻音;猕属心母,读为舌擦音;檷属泥母,迩属日母,古代相通,皆当读为鼻音。

c. 甗、甗、獻三字无别,均读为进獻之獻,当为同音字,后世甗、甗属疑母,读为鼻音;献属心母,读为舌擦音。獻或属晓母,则读为喉擦音。

④舌擦音和舌尖塞音

a. 申为电之初文,借为干支字后才又产生电字,则申、电同音。后世申字属审母,读为舌擦音;电为定母,读为舌尖塞音。

b. 昳字即《说文》眣字,当同音。后世昳属审母,读为舌擦音;眣属于知、彻、定三母,均

读为舌尖塞音。

c. 東从柬得声，東、柬二字同音。后世東属端母，读为舌尖塞音；柬属审母，读为舌擦音。

d. 易字或用为锡即赐字，此三字当同音。后世易字属喻母四等，当读零声母；赐和锡均属心母，读为舌擦音。而喻母四等周秦读为舌音，这一例归根到底仍然是舌擦音和舌尖塞音的关系，所以归在一起。

上述四类都是舌擦音和有关发音方法的关系。对于这一现象，可以有好几种解释：

①最简单的办法是按照有些学者已经提出过的那样，本来都是复辅音，后来失去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声母各异。如果舌擦音和舌尖塞音结合成塞擦音，毫无问题。但舌擦音和喉擦音结合或和鼻音结合成复辅音，从语音结合的理论上来解释却相当困难。

②既然不可能是复辅音，则舌擦音和另外的发音方法原来只能有一方面存在。如果原来只存在舌擦音，则上述四类字本来就都是同音字，其发展趋势是：一舌擦音──→塞擦音；二舌擦音──→喉擦音；三舌擦音──→鼻音；四舌擦音──→舌尖塞音。从历史比较语音学的观点来看，这不大可能。那么剩下的一面就是本来并没有舌擦音，舌擦音是在发展中历史地形成的。从这几组音读的演变趋势来看，有一定可能。

3. 是复辅音还是多音节

甲骨文里有大量的同音字(包括同一谐声和同音借用)，发展到«切韵»时代演变为音读各异的字。如果只讲声、即变为声母不同的异音字。下面分几类介绍：

①舌音和唇音

a. 窑从缶得声，缶作为地名即后世之陶，窑、缶、匋当同音。到了中古，窑属滂母，缶属非母，均为唇音。而匋则属定母，为舌音。

b. 夫、大同字当同音。后世夫属非母或奉母，为唇音；大属定母为舌音。

c. 令、命一字，当同音。后世令属来母为舌音；命属微母为唇音。

d. 霾从貍声，当同音。后世霾属明母为唇音，貍属来母为舌音。

e. 卯字一用为干支字，即子丑寅卯之卯；一用为牲之卯，有杀义，即后世之刘或镏。此三字当同音。后世卯属明母为唇音，刘或镏属来母为舌音。

f. 亩、稟、廪一字，当同音。后世亩、廪属来母，为舌音，稟属非母为唇音。

g. 母、女多通用，当同音。后世母属明母为唇音，女属娘母为舌音。

②舌音和牙音

a. 肘字本作九字，九字借为数字后才又另造肘字。肘、九当同音。后世肘属知母为舌音，九属见母为牙音。

b. 唐从庚声，二字当同音。后世庚属见母为牙音，唐属定母为舌音。

c. 洛从各声，各又用为落，此三字当同音。后世各属见母为牙音，洛、落属来母为舌音。

d. 姜、羌均以羊省声为音符，三字当同音。后世姜属见母、羌属溪母，均为牙音；羊属喻母四等，而喻四周秦为舌音。

③唇音与牙、喉音

a. 更字从丙得声，二字当同音。后世更属见母为牙音，丙属非母为唇音。

b. 教、学、驳等字均从爻得声，此四字当同音。后世教属见母为牙音，学、爻属匣母为喉音，驳属帮母为唇音。

c. 甲骨文的狐作犷、从亡得声，二字当同音。后世亡属微母为唇音，狐属匣母为喉音。

d. 母、每、侮、晦同字，后世母、每属明母为唇音，侮、晦属晓母为喉音。

④牙音与喉音

a. 娲、剐从咼声，三字当同音。后世咼、剐属见母为牙音，娲属匣母为喉音。

b. 顾作雇从户得声，此三字当同音。后世顾属见母为牙音，户属匣母为喉音，雇则兼属见、匣二母为牙、喉二音。

c. 见字又用为瞷、现等字，这些字当同音。后世瞷属见母为牙音，现属晓母为喉音，见属见、匣二母为牙、喉音。

d. 蒿从高声，二字当同音。后世高属见母为牙音、蒿属晓母为喉音。

e. 飨、嚮二字均以卿为之，此三字当同音，后世卿属见母为牙音，飨、嚮二字属晓母为喉音。

f. 雝(㠯)为宫(㝇)之声符，二字当同音。后世宫属见母为牙音，雝属影母为喉音。

g. 尹、君二字异形同实，伊字从尹得声，此三字当同音。后世君属见母为牙音，伊属影母为喉音。又尹属喻母四等，为舌音，当入舌音牙音一类，因与君、伊相联，所以隶属于此。

h. 畏从鬼声，二字当同音。后世鬼属见母为牙音，畏属影母为喉音。

⑤其他

a. 酒从酉声，二字当同音。后世酒属精母为齿音，酉属喻母四等为舌音。

b. 野字从士得声，二字当同音。后世士属床母属齿音，野属喻母四等为舌音。

c. 妻、敏同字，当同音。后世敏属微母为唇音，妻属清母为齿音。

d. 退(衲、迺)、芮从内声，内从入声，而入、六本同形，此五字当同音。后世退属透母，内属泥母，六属来母，入、芮属日母，虽均为舌音，但有差别。

e. 年、千均从人声，此三字当同音。后世年属泥母，人属日母均为舌音；千属清母为齿音。

f. 龙又作宠，此二字当同音。后世龙属来母，宠属彻母，虽同为舌音，但差别显然。

g. 推、摧、淮、唯均从隹得声，当同音。后世推属透、穿二母，摧属从母，隹属照母，淮属匣母，唯属喻母四等，分别为舌、齿、喉音，衍化较大。

h. 隻用作获，当同音。后世隻属照母，为舌音，获属匣母为喉音。

i. 卜辞往往以鼎为贞，二字当同音。后世鼎属端母，贞属知母，虽同为舌音，但一为舌头，一为舌上，仍略有区别。

j. 甲骨文重从東声，二字当同音。后世重属澄母，东属端母，虽同为舌音，但一为舌头，一为舌上。

k. 卜辞𢀛亦用为祷，二字当同音。后世𢀛属澄母，祷属端母，虽同为舌音，但一为舌头，一为舌上。仍有区别。

上述五类三十三例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商代音系的某些特征：一、商代同一声母，后世

分而为二或三，如舌音分为舌头舌上和周秦古音同；二、有些商代同音后世声母各异的情形，很难说明是由同一个声母演变为不同的声母，最简单的办法即早有学者提出过的那样解释为原来是复辅音，后世某一辅音失落才形成了单声母；三、还有一些商代同音后世声母各异的情况，如果解释为原来是复辅音，不仅不符合於语音构造的基本原理，也不易解释其演变，如唇音牙音类和舌音牙音类，不管是唇音和牙音或舌音和牙音，它们之间都不可能象塞擦音ts、dz 那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 pk、kp、tk、kt 那样的复辅音。ts、dz 这样的结构之所以能够形成，重要的条件之一是两个辅音的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否则，在两个辅音之间一定会夹入一个元音或半元音而形成多音节。看来商代某些字的音读正是多音节的，或者说是两个音节的，有两个辅音两个元音。由于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容易失落，久之只保留了一个辅音，也就成了单音节。

二、关于韵

1. 阴声韵和入声韵不分的现象在甲骨文里相当普遍，如至、室、遥、邌、銍、侄、雉同音，后世至、遥、雉属脂韵为阴声；室、邌、銍、侄属质韵，为入声。卜辞脊即后世之跻，二字当同音。而脊从卩声，后世属质韵，为入声，跻属脂韵为阴声，登、殳同音，后世登属末韵为入声，殳属虞韵为阴声。咼、骨、猧、剮同音，后世骨属没韵为入声；咼，剮属马韵、猧属果韵，均为阴声。退、内、入、芮、六同音，后世退、内属队韵，芮属祭韵，均为阴声韵；入属缉韵、六属屋韵，均为入声。取、聚、娵、寂、掫同音，后世取、娵、寂、掫属虞韵为阴声；聚属洽韵为入声。力、耒同音，后世力属职韵为入声；耒属灰韵为阴声。立、涖同音，后世立属缉韵为入声；涖属霁韵为阴声。不、否同音，后世不属物韵为入声；否属有韵为阴声。月、夕、外同音，后世月属月韵、夕属昔韵，均为入声；外属泰韵为阴声。大、达、太同字而《说文》达从大声，当同音，后世大、太属泰韵为阴声，达属曷韵为入声。异、翼同字，后世异属志韵为阴声，翼属职韵为入声。教、学、驳均从爻得声，当同音，后世学、驳属觉韵为入声；教、爻属肴韵为阴声。眉、冒互用当同音，后世眉属脂韵为阴声，冒属屋韵为入声。易、赐同音，后世易属昔韵为入声，赐属寘韵为阴声。久、隺同字当同音，后世久属有韵为阴声，隺属合韵为入声。斗、斲、剅、鬭同字当同音，后世斗、鬭属厚韵为阴声，剅、斲属觉韵为入声。毓、后一字当同音，后世毓属屋韵为入声，后属厚韵为阴声。

2. 阳声韵和入声韵不分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如宀为宅之初文，甲骨文中宀、宅互见当同音，后世宀属仙韵为阳声，宅属陌韵为入声。曹从册声，曹、删同字，当同音。后世册、曹属麦韵为入声，删属删韵为阳声。圣、墾为古今字，当同音，后世圣属没韵为入声，墾属痕韵为阳声。丙用为匹，当同音。后世丙属梗韵为阳声，匹属质韵为入声。东、束同音，后世东属东韵为阳声，束属烛韵为入声。今从 A 声，二字当同音。后世今属侵韵为阳声，A 属缉韵为入声。音、言同字而亿以言为声，当同音。后世音属侵韵为阳声，言亦为阳声，亿属职韵为入声。元、兀一字当同音。后世元属元韵为阳声，兀属没韵为入声。逆用作迎，当同音。后世

逆属陌韵为入声，迎属庚韵为阳声。卜辞眣即《说文》眣字，本当同音，后世眣属寑韵为阳声，眣属质韵为入声。黄或作亦，当同音；后世亦属昔韵为入声，黄属唐韵为阳声。

所谓阴声和入声不分、阳声和入声不分，是说甲骨文同音字中入声单独为类者极少，一般都是阴入、阳入相掺，由此很容易看出商代没有入声。为了区别字义，阴声韵或阳声韵在韵尾部分加以强调逐步形成入声韵是很自然的。何况商代阳声韵的一部分并不象后世的阳声韵那样典型，这一点在下面举例说明。

3. 甲骨文字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阴声韵和阳声韵容易混同，如寅、矢本同字，后来寅字才以矢字为声符，在矢字上加一个方框另造了一个字，可见矢、寅本同音。后世矢属旨韵为阴声，寅属真韵为阳声。衣、殷同音，后世衣属微韵为阴声，殷属欣韵为阳声。邓、登、豆同音，后世邓属嶝韵、登属登韵为阳声，豆属候韵为阴声。甲文以亡为无，二字当同音，后世亡属阳韵为阳声，无属微韵为阴声。猕、祢同音，后世猕属猕韵为阳声，祢属荠韵为阴声。寑、妇、侵均从帚得声，当同音；后世寑属寑韵、侵属侵韵为阳声，妇属有韵为阴声。妣、牝均从匕得声，三字当同音；后世匕、妣属旨韵为阴声，牝属轸韵为阳声。妻、敏同字当同音，后世敏属轸韵为阳声，妻属齐韵为阴声。

所谓阴声、阳声容易混同是指阴声和阴声、阳声和阳声各自独立的现象还很普遍，所以绝不能说阴声和阳声不分。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商代的阳声韵和阴声韵的界线不会象后代那样分明，阳声韵也不会象后代那样典型。在四川成都有这样一种现象：三、盐、关这一类属于阳声韵的字，其韵母有三种读音，一读为 ε，为单韵母；一读为近似于 ai，为复合韵母；一读为 a^n、ε^n，为略带鼻音的阳声韵。由这里得到一个启发，即商代的阳声韵很可能是一种鼻化元音，为了区别字义，作某种强调时演化为阴声，作另一种强调时演化为入声，为了强调本来的鼻化音时就演化成了后代典型的阳声。正因为是一种鼻化元音，所以容易和阴声韵相混。

4. 从已经列出的同音字组可以看出，后代等韵图的分等对商代音读基本上不适用。在探索商代音系时，后代的分等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证据，更不能由此引出什么对应规律。

5. 从同音字组内部的关系来看，商代音系分韵部一定比现在为周秦古韵分的部要少得多。前面讲过，商代无入声，那入声的几个韵部当然不必分出。另外，于省吾先生就甲骨文字的谐声将东、冬二部合而为一，郭沫若先生也赞成此说，看来已成定论。这里再举几个例子，说明商代之、脂二部很难分立，如敏与妻通、母与妣通、久与㔾通。

6. 从已列各例来看，商代似乎不分四声。

如果以上的分类叙述，基本上符合商代音系的现实，则商代音系可以作这样的概括：辅音清浊不分，其发音方法较简单，但有复辅音和多音节即多辅音（即一字两个音节而有两个辅音）现象。四声不分。无入声韵。阳声韵不如后代典型，似仅为元音的鼻化。韵部划分比周秦古音为少。

探索商代音系是一个新课题，可资参考的材料太少，而得出的结论又与周秦古音的研究现状差别较大，从方法上、理论上、材料运用上都可能存在不少缺点或严重错误，恳切希望前辈专家和各位先生指正。

略论上古匣母及其到中古的发展

周长楫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汉字的谐声偏旁、反切异文、现代汉语中一些方言的读音以及外语中的汉语借词的读音等材料，试图论证中古群母古归匣母，上古匣母的音值是[g]的问题，并且分析了上古匣母发展到中古《切韵》里如何分为匣母群母和云母三个声母的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

李荣先生在《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① 一文里说："《切韵》系统群母限于三等，一二四等无群母。我们根据现代方言的对应关系，可以假定《切韵》时代有的方言群母出现的范围较广，一二四等也有群母。"②李荣先生在文章里举出了寒、汗、猴、厚、咬、悬等六个字在现代某些汉语方言里的声母读音，认为它反映着古音，和《切韵》系统不同，是群母[g]而不是匣母[ɣ]③。我们认为，李荣先生的这个假定是很有意义的。问题是，既然《切韵》里群母只出现在三等而不见之于一二四等，而《切韵》里匣母却出现在一二四等而唯独不见之于三等，这分明是一种互补的现象嘛。寒、汗、猴、厚、咬、悬六个字正是《切韵》一二四等的匣母字。我们与其解释它和《切韵》系统的不同，不如进一步假定，这六个字的读音，正是上古匣母的音值。换句话说，中古的群母，在上古是归匣母的，中古群母的音值[g]，正是上古匣母本来的读法。也就是说，上古匣母是上古见溪两母相对的浊音声母，如同上古并母是帮滂两母相对的浊音声母，定母是端透两母相对的浊音声母，从母是精清两母相对的浊音声母一样。今汉语某些方言里把中古匣母所管的一些字读为[k]、[k']，在声调里是阳调类，也如同并定从母读为[p]、[p']，[t]、[t']，[ts]、[ts']，声调也属阳调类，即符合该方言浊音清化的规律一样，正好证明这些方言还保留着古匣母的音值[g]。为了阐明我们的这个假定，下面想通过汉字的谐声偏旁、反切异文和现代汉语一些方言的读音材料以及外语中的汉语借词的读音材料来论证中古群母上古归匣母，并推测上古匣母的音值应是浊塞音[g]而不是浊擦音[ɣ]。

曾运乾先生在《喻母古读考》④ 一文里论证了喻三归匣即《切韵》里的云母在上古是归匣母的。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既然这样，我们假定中古群母也是上古归匣母的。那么，上古匣母发展到中古《切韵》里就得分为一二四等的匣母和三等的群母云母等三个声母了。这

• 本文写作过程中，蒙黄典诚先生指导，在此表示谢意。

个分化的过程怎样，分化的条件何如，就必须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和合理的解释，这便是本文要做的另一项工作。

二 谐声偏旁的证明

段玉裁说过："要其始，则同谐声者必同部也。"⑤这虽是对古韵部的研究而说的，但是也应适用于对古声组的研究。因为同一声符的形声字的音读，应该起码包括声母韵母两个方面，否则就不成其为谐声了。所以通过对形声字的谐声偏旁来考察古声组，同通过形声字的谐声系统来考察古韵部一样，都不失为重要的一个方法。

下面是我们对《说文解字》(徐铉校本，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影印本)里匣、群、云三母所收的字在谐声偏旁方面与各声组的关系做一个粗略的统计⑥，情况如下：

		与见溪母谐声的	与本声组谐声的	与其他声组谐声的
匣 母	537 字	42.6%	52.1%	5.3%
群 母	256 字	46.9%	40.6%	12.5%
云 母	127 字	12.6%	82.7%	4.7%

为了提供这种比较的参数，我们同样拿该本《说文解字》的并、奉、定、澄、从五母所收的字在谐声偏旁方面同各声组的关系做一个粗略的统计，情况如下：

并母	235 字	与帮滂母谐声的		与本母谐声的		与其他声组谐声的
		49.8%		33.7%		16.5%
奉母	110 字	与非敷母谐声的		与本母谐声的		与其他声组谐声的
		48.2%		38.1%		13.7%
定母	355 字	与端透母谐声的	与章昌书母谐声的	与本母谐声的	与禅以母谐声的	与其他声组谐声的
		15.2%	6.8%	47.3%	13.8%	16.9%
澄母	157 字	与知彻母谐声的	与章昌书母谐声的	与本母谐声的	与禅以母谐声的	与其他声组谐声的
		14.4%	16%	33.6%	23.8%	13.2%
从母	185 字	与精清母谐声的		与本母谐声的		与其他声组谐声的
		44.9%		38.4%		16.7%

这些浊音声母在谐声偏旁方面同其相对应的清塞(或清塞擦音)音声母的关系上同上述匣群云三母所显示的关系基本相同。如果说，并、奉、定、澄、从母分别是和它们相对应的清塞音(或清塞擦音)声母帮滂、非敷、端透、知彻、精清等声母的浊音声母，那么，我们不也应该认为匣、群两母在上古也是见溪两个清塞音声母相对应的浊塞音声母吗？云母古归匣母，从

关系上说，也应该是见溪两母相对应的浊塞音声母了。

下面举几个字的例子说明群、匣、云母在谐声偏旁方面同见溪母的关系：

谐声声首	匣母		群母		云母	
	例字	反切	例字	反切	例字	反切
今	含韽䨄	胡男	琴黔芩肣 矜 矝	巨今 巨禁 巨巾		
吉	颉襭	胡结	佶姞鮚	巨乙		
贵	阓債缋溃殨	胡对	樻馈	求位		
甘	邯	胡安	钳黚拑	巨淹		
工	羾虹红	户公	邛	渠容		
巠	蛵鋞䡵陉 悻	户经 胡顶	痉 鵛	巨郢 巨成		
告	鹄 浩晧	胡沃 胡老				
兼	嗛 嫌慊	户监 户兼				
甲	狎匣	胡甲				
古	胡 怙	户吴 侯古				
果	踝稞	胡瓦				
乞	纥 齕	下没 户骨				
瓜	瓠 弧狐	胡误 户吴				
骨	滑猾 搰鹘	户八 户骨				
角	确 斛	胡角 胡谷				
高	翯 滈镐 藃	胡角 胡老 後到				
景	颢 灏	胡老				

续表

谐声声首	匣母		群母		云母	
	例字	反切	例字	反切	例字	反切
军	珲浑猑	户昆 乎老			郓晕鄆	王问
厷	宏纮闳 弦	户萌 胡肱			雄	羽弓
君			郡 窘莙 群	渠运 渠殒 渠云		
京			倞 勍黥	渠敬 渠京		
屈			崛掘	衢勿		
九			仇艽纨犰頄	巨鸠		
句			劬跔朐 鼩翑	其俱		
幾			僟鐖 機譏	渠希		

三　反切异文的证明

反切异文同样是考察古声纽和古韵部的一个重要材料。下面是《广韵》（古逸丛书覆宋本重修广韵）里匣、群两母的反切异文。

匣 母 反 切 异 文

例字	读匣	读见溪	例字	读匣		例字	读匣	读晓及其他声组
				甲	乙			
啝 粿 蚵	户戈 胡果 胡歌	古禾 古火 口箇	和 夥	胡卧 胡果	户戈 怀丫			
葭	胡加	古牙	鞋 下	胡瓦 胡雅	胡卦 胡驾	華	户化	呼瓜
酤	侯古	古胡	瓠 婟	户吴 胡误	胡误 侯古	戽	侯古	呼古

续表

例字	读匣	读见溪	例字	读匣		例字	读匣	读晓及其他声组
				甲	乙			
系	胡计	古诣	徯	胡礼	胡鸡	瘛	胡计	尺制
会	黄外	古外	妎	胡计	胡盖	盻	胡计	五计
襘	黄外	古外	閉	胡介	胡计	謑	胡礼	火懈
解	胡买	古卖 佳买	画	胡卦	胡麦	脢	户恢	莫代
诖	胡卦	古卖	蘬	胡罪	户恢	繣	胡卦	呼麦
觧	胡买	古诣	槐	户乖	户恢	鑴	胡桂	相锐
罣	胡卦	古卖	溰	胡代	胡界			
湝	户皆	古谐	迴	胡对	胡罪			
蝔	户皆	古谐						
櫰	户乖	公回						
侅	侯楷	古哀						
坏	胡怪	古坏						
衸	胡介	古拜						
頦	户垓	古亥						
瑰	户恢	古回						
菽	下巧	古巧	号	胡刀	乎到	芍	胡了	市若
佼	下巧	古巧	崤	胡刀	胡交	猇	胡茅	许交
濯	下巧	公巧				礐	胡遘	乌酷
筊	胡茅	古巧						
校	胡教	古孝						
觉	胡教	古岳						
浩	胡老	古沓						
			睺	户钩	胡遘			
			後	胡遘	胡口			
龄	胡男	古南	颔	胡男	胡感	巢	胡黤	呼览
磨	红谈	口含 古三	马	胡男	下感	憨	下瞰	呼甘
郃	侯阁	古沓	涵	胡南	胡感	鹹	下瞰	呼甲
合	侯阁	古沓	肣	胡男	胡感	滥	胡黤	卢暂
齸	胡腊	古盍	顄	胡男	胡感	狎	胡甲	呼甲
餡	户籥	古念	邯	胡安	胡甘	浃	胡甲	子协
						霅	胡甲	苏合
						稴	户兼	力兼
靬	下惮	居言	犴	胡安	何旦	汗	胡安	俄寒
汗	胡安	古寒	翰	胡安	侯幹	貆	胡官	呼官
睍	胡典	古恨	峘	胡官	户登	还	户关	似宣
莞	胡官	古丸	寰	户关	玄甸	圜	户关	王权
梡	胡管	苦管	孿	户关	胡田	郇	户关	相伦

续 表

例 字	读 匣	读见溪	例 字	读匣 甲	读匣 乙	例 字	读 匣	读晓及其他声组
活	乎括	古活	鲩	户板	胡本	撷	胡结	虎结
姡	户括	古顢	眩	胡涓	胡练	姰	黄练	相伦
僩	下赧	古限	胘	胡涓	胡田	擷	胡结	虎结
靬	下晏	古寒	[illegible]	胡畎	胡涓			
间	闲涧	古闲	贙	黄练	胡练			
鹘	户八	古忽						
[illegible]	胡田	古贤						
臤	胡田	口间						
鞙	胡畎	古玄						
见	胡典	古电						
垷	胡典	古典						
俔	胡典	苦甸						
埍	胡畎	姑泫						
掔	胡结	口殄						
絜	胡结	古节						
睔	胡本	古闷	[illegible]	下憐	下珍	煇	胡本	许归
淈	下没	古忽						
滑	户八	古忽						
航	胡郎	古郎	諻	胡光	户盲	攩	胡广	吐朗
苀	胡郎	古郎	行	胡郎	户庚 户浪	骼	下各	卢各
迒	胡郎	古郎	吭	胡郎	下浪			
颃	胡郎	古郎	潢	胡光	乎旷			
抗	胡郎	苦浪						
邟	胡郎	口浪						
牼	户耕	苦耕	蝗	户盲	胡光	喤	户盲	虎横
烱	户顶	古迥	瑝	户盲	胡光	矱	胡麦	乌虢
			鍠	户盲	胡光	缴	下革	之若
			行	户庚	户刚 户浪	营	户扃	余倾
			横	户孟	户盲	宖	户萌	乌宏
			胫	胡顶	胡定	[illegible]	下孟*	虎梗*
降	下江	古巷				嚳	户角	乌酷
洚	下江	古巷				鷽	胡角	于角
			洚	户公	下江	烘	户公	呼东
			[illegible]	户冬	胡宋			
			鸿	胡孔	户公			
			翯	胡觉	胡沃			

* 号为《集韵》反切。另有个别反切选自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下均同。

群母反切异文

例字	读群	读见溪	例字	读群 甲	读群 乙	例字	读群	读其他声组
腒	强鱼	九鱼	醵	强鱼	巨略	姁	权俱*	况羽
豦	强鱼	居御	蘧	强鱼	其吕			
澽	其據	居御	懅	强鱼	其據			
			讵	其吕	其據			
			蘧	强鱼*	其俱			
			臞	其俱	其遇			
刏	渠希	居依 古对	骑	渠羁	其寄	錡	渠羁	魚綺
鐖	渠希	公哀	弜	渠羁	其两	圻	渠希	鱼斤
幾	渠希	居依 居岂	頍	渠羈	巨支	隸	渠记	息利
蟣	渠希	居岂	尣	渠追	巨鸠			
蘄	渠之	居依	界	渠追	渠之			
畿	渠稀	居稀	惎	渠記	渠之			
碕	巨支	墟彼 起宜	蘄	渠之	巨斤			
樻	求位	口愧						
奇	渠羁	居宜						
蚑	渠绮	居宜						
跪	渠委	去委						
其	渠之	居之						
巋	渠追	丘韦						
鷮	巨娇	举乔	峤	巨娇	渠庙	囂	巨娇	许娇
娇	巨娇	举乔	蹻	巨娇	巨虐			
虯	渠幽	居幽				脙	巨鸠	许尤
拾	巨业	古沓	黚	巨淹	巨今	鍼	巨淹	之林
			黔	巨淹	巨金			
衿	其禁	居吟	黔	巨金	巨炎	瀮	巨金	力甚
紟	巨禁	居吟	雂	巨金	巨炎	戡	巨金	竹甚
			黚	巨金	巨炎	唫	巨锦	鱼金
			笈	其立	其劫	苙	其立	力急
橜	其月	居月	圈	求晚	其卷	蜎	狂兖	於缘
乾	渠焉	古寒	菌	求晚	求敏			
蠸	其辇	九辇	揭	渠列	其竭			
惓	巨员	居倦						
卷	巨员	九免 九院						
堀	衢物	苦骨						
鬈	巨员	丘圆						
捲	求晚	居倦						
揭	渠列	丘竭						

续表

例字	读群	读见溪	例字	读群 甲	读群 乙	例字	读群	读其他声组
箬	渠殒	舉云	堇	巨隐	巨巾	咭	巨吉	许吉
囷	渠殒	去伦	殑	其矜	其拯	魿	巨巾	力丁
箘	渠殒	去伦	摮	其矜	巨金			
蜠	渠殒	去伦						
㓻	渠遴	去槿						
趣	渠人	去忍						
麖	衢物	居运						
宭	渠云	举云						
軭	巨王	去王	鱷	巨良	其京	諒	渠敬	他绀
趯	具矍	居缚	彊	其两	其良			
戄	具矍	居缚						
玃	具矍	居缚						
㦸	其戟	几剧						
颈	巨成	居郢						
蛬	巨容	居悚	梁	渠陇	渠容	趬	渠六	所六
栱	渠容	居悚						
蛩	渠容	居勇						
共	渠用	九容						
鞠	渠六	居六						
趜	巨竹	居六						
匊	渠六	驱匊						
鹌	渠六	居六						

我们将上述对匣母、群母的反切异文所表示的各声组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粗略的归纳统计(尚有个别反切异文未列入),有如下表所示:

百分比 字数	与各声组关系	其中 与见溪互为异文的	与本声组互为异文的	与晓母互为异文的	与疑母互为异文的	与其他声组互为异文的
匣母	157	66字 42%	49字 31%	15字 9.5%	3字 1.6%	24字 15.9%
群母	100	53字 53%	30字 30%	4字 4%	3字 3%	10字 10%
合计	257	119字 46.1%	79字 30.5%	19字 7.4%	6字 2.7%	34字 13.3%

这种粗略的统计只能提供参考,但从谐声偏旁与反切异文里,我们不难看出:匣、群母在上古做为见溪两个清塞音声母相对的浊塞音比做为晓母这个清擦音相对应的浊擦音也许要更妥当一些。

四 现代汉语方言的证明

现代汉语方言虽然都是从古代汉语里分衍发展下来的，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有的正是汉语发展各个不同历史阶段语言层次的反映。我们从现代汉语一些方言的一些特殊语音现象里可以寻觅出古汉语语音的踪迹。

下面是福建、广东、浙江十个方言点里对中古匣字的读音情况⑦。

例字	福州	厦门	莆田	永安	建瓯	潮州	海口	揭阳	平阳蛮话	泰顺蛮话
行	꜀kiaŋ	꜀kiã	꜀kia	꜀kiõ	ʻkiaŋ	꜀kia		꜀kiã		
寒	꜀kaŋ	꜀kuã	꜀kua	꜀kum	ʻkuiŋ	꜀kuã	꜀kua	꜀kuã		꜀kæ̃
猴	꜀kau	꜀kau	꜀kau	꜀kø	ʻke	꜀kau	꜀kau	꜀kau	꜀ga	꜀kau
汗	kaŋʾ	kuãʾ	kuaʾ		kuiŋʾ	kuãʾ	kuaʾ	kuãʾ	gaʾ	kæ̃ʾ
厚	kauʾ	kauʾ	kauʾ	ʻkø	ke꜁	ʻkau	kauʾ	ʻkau		
糊	꜀ku	꜀kɔ	꜀kɔu	꜀ku	ʻku	꜀kou		꜀kou		
含	꜀kaŋ	꜀kam	꜀kaŋ	꜀kõ	kaŋʾ	꜀kam		꜀kam		
滑	kou꜁ʔ	kut꜁	ko꜁ʔ	ʻkui	ko꜁	kuk꜁		kuk꜁		
悬	꜀keiŋ	꜀kuãi	꜀ke	꜀kyeŋ		꜀kuĩ	꜀kuai ꜀kɔi	꜀kuĩ	꜀gai	꜀kẽ
骹	kaʾ	kaʾ	kɒʾ	ʻko	ʻkau	ʻka	kaʾ	ʻka	gɔʾ	kaʾ
槭		꜀kiam		꜀kym	ʻkeiŋ	꜀kiam		꜀kiam		

外语中的汉语借词的读音也是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的一个重要材料。下面是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中第四卷《方言字汇》中记录的高丽（今朝鲜）音、(日本)吴音、(日本)汉音及安南东京(今越南)音中对中古匣母字的读音材料。

汉字	高丽音	汉音(日)	吴音(日)	安南音(东京)	汉字	高丽音	汉音(日)	吴音(日)	安南音(东京)
何	ha	ka	ga	ha	回	hue	kuai	ue	hoi
霞	ha	ka	ge	ha	会	hue	kuai	ue	hoi
祸	hua	kua	gua	hua	坏	hue	kuai	ue	huai
华	hua	kua	ge	hua	画	huɛ	kuai	ue	hua
孩	hɛ	kai	gai	hai	话	hua	kuai	ue	huai
害	hɛ	kai	gai	hai	慧	hie	kei	ue	hue
谐	hɛ	kai	gai	hai	含	ham	kan	gon	ham
蟹	hɛ	kai	ge	hai	咸	ham	kan	gen	ham
奚	hie	kei	gai	he	衔	ham	kan	gen	ham

续表

汉 字	高丽音	汉音（日）	吴音（日）	安南音（东京）	汉 字	高丽音	汉音（日）	吴音（日）	安南音（东京）
嫌	hiən	ken	gen	hiem	侯	hu	ko:	gu	hɐu
寒	han	kan	gan	haɳ	胡	ho	ko	gu	ho
限	han	kan	gen	haɳ	红	hoŋ	ko:	gu	hoŋ
贤	hiən	ken	gen	hieɳ	合	hap	ko:	go:	hap
换	huan	kuan	guan	huaɳ	狭	hiəp	ko:	gio:	
还	huan	kuan	gen	huaɳ	狎	ap	ko:		hap
玄	hiən	ken	gen	hyeɳ	协	hiəp	kio:	gio:	hiep
痕	huɯn	kon	gon	hăɳ	曷	hal	katsu	gatɕi	hat
魂	hon	kon	gon	hoɳ	辖	hal	katsu	getɕi	hat
恒	hăŋ	ko:	go:	hăŋ	活	hual	kuatsu		huat
幸	hɛŋ	ko:	gio:	haɲ	滑	hual	kuatsu	getɕi	huat
行	hɛŋ	ko:	gio:	haɲ	穴	hiəl	ketsu	getɕi	hyet
形	hiəŋ	kei	gio:	hiɲ	核	hɛk	kaku	giaku	haʈ
宏	kueŋ	huo	uo:	huaɲ	或	hok	koku	uaku	huăk
横	hueŋ	kuo:	uo:	huaɲ	获	huak	kuaku	giaku	kuăʈ
皇	huaŋ	kuo:	uo:	huaŋ	鹤	hak	kaku	gaku	hak
项	haŋ	ko:	go:	haŋ	学	hak	gaku	goku	hɔk
豪	ho	ko:	go:	hau	斛	kok	koku		hok
效	hio	ko:	gio:	hieu					

下面是群母字在福建、广东八个方言点里的读音情况⑧。

例 字	福 州	厦 门	莆 田	永 安	建 瓯	广 州	汕 头	客 家
杰	kie꜁ʔ	kiat꜁	kɛ꜁ʔ	ʻke	kiɛ꜁	kit꜁	kiek꜁	kʻiat꜁
旗	꜀ki	꜀ki	꜀ki	꜀ki	ʻki	꜀kei	꜀ki	꜀kʻi
桥	꜀kyo	꜀kio	꜀kiɐu	꜀kiɯ	kiauʼ	꜀kiu	꜀kʻiau	꜀kʻiau
茄	꜀kia	꜀kio	꜀kiɐu	꜀kiɯ		ʻkio		
权	꜀kuoŋ	꜀kuan	꜀kœŋ	꜀kyeŋ	ʻkyŋ	꜀kʻyn	꜀kʻuaŋ	꜀kʻuan
群	꜀kuŋ	꜀kun	꜀koŋ	꜀kuã	꜀kœyŋ	꜀kʻuɐn	꜀kʻun	꜀kʻiun
穷	꜀kyŋ	꜀kiŋ	꜀kœŋ	꜀kiam	ʻkœyŋ			
狂	kuoŋ	꜀kɔŋ	꜀kɒŋ	꜀kʻɑm	ʻkʻuaŋ	꜀kʻuoŋ	꜀kʻuaŋ	꜀kʻuoŋ

再看看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第四卷《方言字汇》中记录的高丽音、（日）吴音（日）汉音和安南（东京）音汉语借词中对中古群母字的读音材料。

汉字	高丽音	汉音（日）	吴音（日）	安南音（东京）	汉字	高丽音	汉音（日）	吴音（日）	安南音（东京）
祈	kɯi	ki	ge	ki	琴	kɯm	kin	gon	kɐm
骑	kɯi	ki	gi	ki	虔	kən	ken	gen	kieŋ
其	kɯi	ki	gi	ki	件	kən	ken	gen	kieŋ
忌	kɯi	ki	gi	ki	权	kuən	ken	gon	kyeŋ
葵	kiu	ki	gi	kui	仅	kɯn	kin	gin	kɐŋ
柜	kue	ki		kui	近	kɯn	kin	gon	kɐŋ
跪	kue	ki		kui	群	kun	kun	gun	kuɐŋ
钳		ken	gon	kem	擎	kiəŋ	kei	gio:	
俭	kəm	ken	gen	kiem	竞	kiəŋ	kei	gio:	kaɲ
强	kaŋ	kio:	go:	kɯəŋ	狂	kuaŋ	kio:	go:	kuoŋ
轿	kio	kio:	gio:	kieu	求	ku	kiu:	gu	kɐu
巨	kə	kio	go	kɯ	共	koŋ	kio:	gu	kuŋ
极	kɯk	kioku	goku	kɯk	局		kioku		

在今天的闽方言里，例如福州、厦门、莆田三个方言点，古全浊声母已经消失，都变为与其相对应的清音声母。但是在声调上，这些全浊声母字，一般都读为阳调类，而清音声母一般都读阴调类。下面是福州、厦门、莆田三点古全浊声母字读音的情况（请注意声母及声调的特点）：

		福州	厦门	莆田
并母	步	puɔ'	pɔ'	pɔu'
	盘	,puaŋ	,puan　,puã	,puaŋ
	皮	,pʻi　,pʻuəi	,pʻi　,pʻe	,pʻi　,pʻue
定母	道	tɔ'	to'	tɒ'
	同	,tuŋ	,tɔŋ　,taŋ	,toŋ　,taŋ
	第	ta'	te'	te'
澄母	潮	,tiu	,tiau　,tio	,tiɐu
	直	ti?,	tit,	ti?,
	治	tɛi'	ti'	ti'
从母	齐	,tsɛ	,tse　,tsue	,tse
	从	,tsyŋ	,tsiɔŋ	,tsœŋ
	杂	tsa?,	tsap,	tsa?,

续表

		福　　州	厦　　门	莆　　田
崇母	床	,ts'ouŋ	,ts'ɔŋ　,ts'ŋ	,ts'ɒŋ　,ts'uŋ
	柴	,ts'a	,ts'ai　,ts'a	,ts'ai　,ts'ɒ
	寨	tsie'	tse'	
船母	蛇	,sia	,sia　,tsua	,ɬiɒ
	船	,suŋ	,suan　,tsun	,ɬoŋ
邪母	谢	sia'	sia'	ɬia'
	囚	,sieu	,siu	,ɬiu
禅母	是	søy'	si'	ɬi'
	十	ɖa?,	sip,　tsap,	ɬa?,
群母	群	,kuŋ	,kun	,koŋ
	旗	,ki	,ki	,ki
	杰	kie?,	kiat,	kie?,
匣母	行	,kiã	,kiã	,kia
	寒	,kaŋ	,kuã	,kua
	舷	ka'	ka'	kɒ'

由此可见，古全浊声母变为与其相对应的清音声母，在声调方面表现为阳调类，是福州、厦门、莆田三个方言点的共同规律。这样，我们可以设想，在上古，中古匣、群两母应是同一个声母，即同为见溪两清音声母相对的浊音声母匣母，其音值是[g-]该是无疑的了。

五　上古匣母到中古的发展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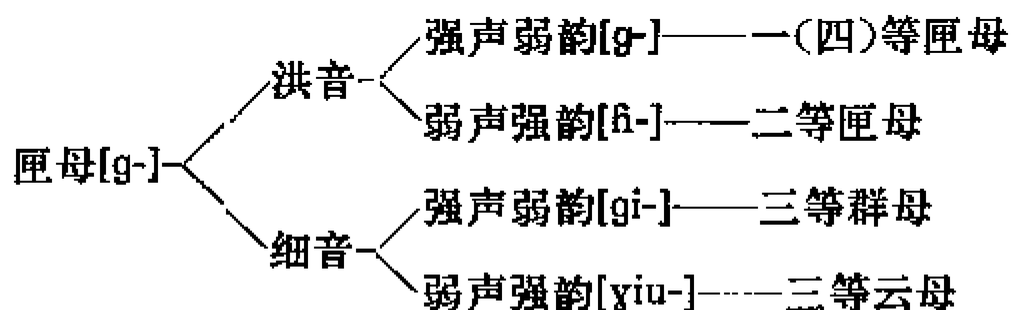
既然上古匣母的音值是舌根浊塞音[g-]，中古群、云两母上古又归入匣母，那么，上古匣母是怎样演变为中古的匣、群、云三母呢？

黄典诚先生曾提出汉语音韵在强弱分合不平衡中发展的观点⑨。认为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在于它内部的矛盾引起的。具体说来就是汉语语音结构单位——音节内部声母和韵母（包括声调）之间构成的矛盾。在声韵母的矛盾中，凡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声母方面也即强调声母，则韵母就退居矛盾的次要方面即不被强调，因之就会弱化；反之，如果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韵母方面也就是强调韵母，那么声母就退居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即不被强调，因之也会弱化。这种强化或弱化在矛盾的发展中具有不平衡性和复杂性，这使语音在发展中的分合过

程中既有明显的质变区别，也有渐次过渡的量变特点。这种渐次过渡就会使语音在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不同时代的种种痕迹(也叫层次)。我们从记录着上古汉语语音到中古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层次的大量反切异文里可以看到声韵母强弱分合不平衡发展的事实。下面摘录反映上古匣母到中古的匣、群、云三母发展过程中的部分反切异文。

例字	一等匣母	二等匣母	三等		四等匣母
			群母	云母	
夥	胡果	怀丫			
槐	户恢	户乖			
崤	胡刀	胡交			
鯇	胡本	户板			
韹	胡光	户盲			
行	胡郎	户庚			
绛	户公	下江			
晄	乎旷		具放*	于两	
斩	胡对*		渠希*		
肣	胡南		渠金		
鹳	胡官*		逵员*		
礆	胡南		渠剑		
䡅	胡惯		逵春*		
蜮	胡国			雨逼	
援	胡玩			于元*	
洹	胡官			羽元	
盍	胡陨*			于救*	
院	胡官			王眷	
煇	户衮			王问*	
袷	侯閤	辖夹*	巨业		
嬛		胡关	葵营		
圜		户关		王权	
鮭		胡卦			户圭
閡		胡介			胡计
寰		户关			玄甸
羿		户关			胡畎
絹			狂兖*		胡畎
鏏				于岁*	胡桂
顉			渠饮	于禁	
背				为柄	黄亭
蜎			葵兖*	下兖*	
翑			其俱	王遇*	

如果我们按照汉语音韵在强弱分合不平衡中发展的观点，将上面的反切异文画成图表，即可看出上古匣母到中古的发展变化概貌。



声母的弱化表现为腭化。所谓腭化，就是在发声母这个辅音时，舌头略向前移，舌面贴近硬腭，象是要发 -i 的样子。换句话说，腭化的声母同韵母相拼时，声韵母之间产生了一个类似 -i的 介音。这样，腭化的声母便会在音值上发生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在不同方言区或同一方言区的不同声母中的变化是不尽相同的。今闽南方言对中古二等匣母字就有出现 -i 介音的痕迹：

	霞	校	洽	降	杏
厦门	꜀hia	hau꜆	hiap꜆	꜀haŋ	hiŋ꜆
龙岩	꜀hia	hiau꜆	hiap꜆	꜀hiaŋ	hiŋ꜆
漳平永福	꜀hia	hiau꜆	hiap꜆	꜀hiaŋ	hiŋ꜆

普通话的腭化情况比闽南方言更加明显。中古见系二等开口呼的字，今普通话一般都变为齐齿呼，声母的音值也由塞音变为塞擦音或擦音。如：

教[tɕiau꜄]　降[tɕiaŋ꜄]　间[꜀tɕian]　夹[꜀tɕia]　巧[꜂tɕʻiau]　腔[꜀tɕʻiaŋ]

监[tɕian꜄]　甲[꜂tɕia]　下[ɕia꜄]　效[ɕiau꜄]　匣[꜁ɕia]　项[ɕiaŋ꜄]　学[꜁ɕye]

上古匣母强声弱韵的发展，到中古一等是匣母，音值是[g-]；到中古二等是匣母，音值是[ɦ-]。今汉语某些方言里对中古一等匣母字读[g-]或者[k-]、[kʻ-](浊音清化，但声调上多为阳调类）应是上古匣母音值到中古强声弱韵的保留。今汉语某些方言里对中古二等匣母字读[g-]或[k-]、[kʻ-](情况同一等)，应是上古匣母音值的残迹。

但是，在今音中，中古匣母一等和二等的音值相同，即读[h-]或[x-](普通话对中古开口二等匣母字的读音为[ɕ-])，这又怎么解释呢？

关于塞音变擦音，在汉语语音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少见的现象。普通话 f 声母的字，上古不是念双唇塞音吗？这里再举闽南方言的例子说明。中古疑母在今闽南方言的音值是[g-]。但疑母所管的字有一些在闽南方言的白读也就是说话音里读为擦音[h-]。例如

例字	一等	例字	二等	例字	三等	例字	四等
艾	‹文› gai꜆ ‹白› hiã꜆	瓦	‹文› ꜂gua ‹白› hia꜆	鱼	‹文› ꜁gu ‹白› ꜁hi	砚	‹文› gian꜆ ‹白› hĩ꜆
岸	‹文› gan꜆ ‹白› huã꜆	额	‹文› gik꜆ ‹白› hiaʔ꜆	蚁	‹文› gi꜆ ‹白› hia꜆		

中古一、二等合并，这也是中古汉语语音发展过程的一种现象，而且这种合并，往往是一等韵并到二等韵，读同二等韵。下面以列表方式把中古一二等开口呼在普通话和闽南方言

(以厦门话为代表,下同)的并合情况表示如下。

		帮组		端知组		精庄组		见晓组		影组	
		一等	二等	一等端组	二等知组	一等精组	二等庄组	一等	二等	一等	二等
蟹摄	普遍话	ei	ai	ai	ai	ai	ai	ai	ie (ai)	ai	ai
	闽南方言	ai ue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j
	例字	沛贝	排牌摆拜派买迈败	胎苔待戴袋泰耐来	奶	灾才彩腮在再赛蔡	斋豺钗差篩债寨	该开改概海孩害碍	阶解骇界械崖蟹	哀爱	挨隘
效摄	普通话	ao	ao	ao	ao	ao	ao	ao	iao	ao	ao
	闽南方言	o (ao)	ao	o (ao)	ao	o (ao)	ao (a)	o (ao)	ao (iao)	o(ao)	ao
	例字	保宝报冒袍抱菜毛	包豹炮抛茅卯貌泡	刀桃讨导稻倒套脑老牢	嘲罩闹铙	曹造躁嫂操早草扫	抄巢炒稍	高考豪好熬告号	交敲巧肴教郊孝	奥袄	拗坳
咸摄	普通话			an	an	an	an	an	ian	an	an
	闽南方言			am	am	am	am	am	am(iam)	am	am
	例字			耽潭贪谈览探	諵站	参惭三簪惨蚕	斩谗杉衫	感勘坎甘瞰酣	监嵌咸賺鉴衔	庵谙	猪黯
山摄	普通话	an	an	an	an	an	an	an	ian	an	an
	闽南方言	an(uan)	an	an	an	an	an	an	an (iŋ)	an	an
	例字	般盘半漫满潘叛搬	盼办班板蛮慢	丹单坛难旦弹烂蛋	绽赧	餐残灿散赞伞珊瓒	铲栈产山删讪疝潺	竿看干岸寒刊汉	艰间眼闲颜雁	安案	晏

从以上表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二等合并的情况。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象山摄一等合口唇音字,如般盘半漫满潘叛搬等,本来在一二等开合对立的条件下,一等唇音合口呼,二等唇音开口呼。同时,一等唇音合口呼带[-u]介音,现在竟合并到二等唇音开口呼里来了。如果按中古«切韵»拟音,一等韵母的主要元音比二等韵母的主要元音高,在近代«中原音韵»还有"桓欢"、"寒山"分韵的情况。现在一二等韵合并,都归为二等韵母较低的元音[a],即保持了二等的强韵。这对一、二等韵的声母不能不受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从声母方面来观察,在一二等合并的情况下,做为强声保留的一等韵的声母音值基本上不变,做为弱声的二等韵各声母,端、精两组变化最大,以致不能不划出来另立两组音类即知、庄两组[10]。而二等的帮组虽然因弱化受影响,声母的音值同一等有些不同(如出现-i介音的弱化趋势),但还是没有变化到必须象端、精两组那样分划出知庄两类声组来。二等见晓两组同二等帮组的情况基本相似,就是说,见晓两组的音值的变化也还没到必须分划出象知庄两组不同的声类。不

过，语音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到了近代，开口二等见晓两组的变化却跑到帮组的前面去。就是说，由于弱化声母，受腭化中出现的 [-i] 介音的影响，变为[tɕ]、[tɕ']、[ɕ]了。由于音值上起了如此大的变化，以致不能不跟一等韵的见晓两组分家，另立门户，而同三等细音中的见、晓、精三组合流。

一二等匣母在音值上基本相同，即一等匣母由 g → ɦ，这同上述的一二等的合并不能没有关系。但一等匣母变 ɦ 后，同二等匣母 h 仍有不同。一等匣母仍保持强声，而二等匣母是弱声，受 -i 影响，带有受 -i 腭化后的音值。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后来二等匣母字同二等见组晓组其他字一样，在普通话里会变成 tɕ-、tɕ'、ɕ 而一等匣母仍然是 k、k、'h 呢？

可能有人认为这样解释中古一等匣母变同擦音，且与二等匣母合流似有勉强。其实，这种情况在汉语语音发展中并非乏例。可以再举几例。例如粤语广州话中古溪母字就有相当多数读同晓母，'开'读为[hɔi]，'空'读为[huŋ]，'气'读为[hei]，'口'读为[hɐu]；客家方言长汀话里中古溪母字如开肯糠坑渴等，也读为擦音 h。

现在谈一下上古匣母在细音方面到中古变为群、云母的问题。

上古匣母细音的强声弱韵是中古的群母，其音值是[g-]，由于细音常带有 -i 介音。

上古匣母细音的弱声强韵是中古的云母。云母古归匣母。它由塞音变擦音再变为零声母，即由 g → ɦ → ø，过程是较长的，变化也较早。

由塞音[g-]变为擦音[ɦ-]，有如上述，不再赘述。由[ɦ-]到零声母的变化，在汉语语音发展过程中也不乏其例。今闽南方言就还保留着这种现象：

例字	一等		例字	二等		例字	四等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喉	˛hau	˛au	话	hua˅	ua˅	兮	˛he	˛e
后	hau˅	au˅	下	ha˅	e˅			
红	˛hɔŋ	˛aŋ	匣	hap˛	a˛?			
换	huan˅	uã˅	限	han˅	an˅			
胡	˛hɔ	˛ɔ	闲	˛haŋ	˛iŋ			
活	huat˛	ua˛?	学	hak˛	o?˛			
祸	ho˅	e˅	丸	˛huan	˛uan			

在普通话里，如丸、皖等字，也读零声母。

云母已完成从塞音到擦音再到零声母的过程，但仍保留着变化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如普通话的"雄"、"熊"二字，今仍读[ɕ-]而不读零声母。闽南方言也有例子：

例字	文读音	白读音
云	˛un	˛hun
远	ˊuan	hŋ˅
园	˛uan	˛hŋ
援	uan˅	huã˅
鹗	lɔk˛	hio?˛

上古匣母细音到中古分为群、云两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就是群母多分配在开口韵中，云母则多分配在合口韵中(见«切韵»群母云母分布情况表)、从表里可以看出：在有群母的八十五韵中，开口有五十七韵；在有云母的四十九韵中，合口却占三十七韵。如果把具有开合对立的韵拿来比较，那么，群母在有开合对立的七十八韵中，开口占五十七韵，占百分之七十三左右；云母在有开合对立的三十九韵中，开口只占两韵，而合口则有三十七韵，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这就是说，群、云两母同在三等韵，然则群母多在开口韵，云母多在合口韵。从总的倾向来说，这也是一种互补的现象。再从上古匣母到中古的发展看，中古一二四等匣母(包括开口合口韵)正好同三等群(多在开口)、云(多在合口)构成一个匣母的互补现象。这不仅使上古匣母到中古的演变分配整齐，而且具有系统性。

顺便说一句。云母既是合口细音，即在其介音中，不但有 -i-，而且也有 -u-，这样 -iu- 介音便会对云母音值的加速变化起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汉语语音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各种变化错综复杂，然而却有严密的体系和系统性。这种系统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清浊相配也是一个方面。就上古音系说，我们是主张十九声母说的⑪。这十九声母是这样排列的：

发音方法 / 发音部位(旧名)	清塞(擦)音 不送气	清塞(擦)音 送气	浊塞(擦)音	清擦音	鼻音	边音 (半)元音
唇音	帮 p	滂 p‘	并 b		明 m	
舌音	端 t	透 t‘	定 d		泥 n	来 l
齿音	精 ts	清 ts‘	从 dz	心 s		
牙音	见 k	溪 k‘	匣 g		疑 ŋ	
喉音				晓 h		影 o

这样的配搭不是很有系统性吗？

总之，我们通过汉字谐声偏旁、反切异文以及现代汉语一些方言的读音材料和外语中的汉语借词的读音材料等，试图论证中古群母上古归匣母，上古匣母是舌根浊塞音[g-]，并进而分析上古匣母到中古变化为一二四等的匣母、三等开口的群母和三等合口的云母。认为这样较能解释上古语音的系统性以及上古到中古语音演变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这种假定是否可以成立，那就有待于前辈和各位专家学者们的批评指正了。

注：

① 见李荣：«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中国语文»一九六五年第五期337—342页。

②③ 同上。

④ 见曾运乾：«喻母古读考»。

⑤ 见段玉裁：«六书音韵表：古十七部谐声表序»。

⑥ 这里只做粗略统计。因为有个别字不好处理，没有统计进去。

⑦ 福建方言的材料摘自《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一书(铅印,供内部使用,尚未公开发行)。

⑧ 见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

⑨ 黄典诚先生曾写有用一分为二观点分析汉语音韵发展一文。近年来,笔者曾协助黄典诚先生重新整理这个材料成文,尚未发表。

⑩ 关于这个问题,在注⑨所说一文中有较详细论述。

⑪ 同上。

《切韵》群母云

		东	钟	脂		支		之	微		鱼	虞	祭		废		真	谆	殷
		开	合	开	合	开	合	开	开	合	开	合	开	合		合	开	合	开
群母	平	穷渠隆	蛩渠容	鬐渠脂	葵渠隹 逵渠追	祇巨支 奇渠羁		其渠之	祈渠希		渠强鱼	劬其俱					槿巨巾		勤其斤
	上		梁渠陇	跽暨几	揆葵癸 跽暨轨	技渠绮	趟求累				巨其吕	窭其矩						窘渠殒	近其谨
	去		共渠用	臮其器	悸其季 匮逵位	芰奇寄		忌渠记			遽渠据	惧其遇	偈其憩			犂巨秽	仅渠遴		近巨靳
	入	驹渠六	局渠玉														姞巨乙	趣其聿	趌其讫
云母	平	雄羽隆			帷洧悲		为薳支			帏王非		于羽俱					礥下珍	筠王麕	
	上				洧荣美		蔿为委	矣于纪		韪韦鬼		羽于矩						殒于闵	
	去				位洧冀		为荣伪			谓云贵		芋羽遇		卫为别				韵为捃	
	入	囿于目																飓于笔	圪于乞

注：根据李荣《切韵》音系一书单字音表填入，东、鱼韵根据韵镜做开口处理，真分真谆；歌分歌戈。

母分布情况表

文	仙		元		宵	尤	歌	戈	阳		庚		清		蒸		幽	侵	盐
介	开	合	开	合	开	开	开	合	开	合	开	合	开	合	开	合	开	开	开
群 渠云	乾 渠焉	权 巨员	攑 渠言		翘 渠遥 乔 奇骄	裘 巨鸠	伽 求迦		强 巨良	狂 渠王	擎 渠京		颈 渠成	琼 渠营	殑 其矜		虯 渠幽	琴 渠金	箝 巨淹
	件 其辇	蜎 狂兖 圈 渠篆	寋 其偃	圈 求晚	骄 巨小	舅 强久			弶 其两	臩 渠往			痉 其郢				蟉 渠纠	噤 渠饮	俭 巨险
郡 渠运		倦 渠卷	健 渠建	圈 臼万	翘 渠要 峤 渠庙	旧 巨救			弶 其亮	狂 渠放	竞 渠敬						𨶹 渠幼	矜 巨禁	
倔 衢物		杰 渠烈	揭 其谒	橛 其月					噱 其虐	戄 衢籰	剧 奇逆				极 渠力			及 其立	极 其辄
云 王分		员 王权		袁 韦元	鸮 于骄	尤 羽求		鴞 于戈		王 雨方		荣 永兵							炎 于廉
抎 于粉				远 云晚		有 云久				往 王两		永 荣丙							
运 云问		瑗 王眷		远 于万		宥 尤救				迋 于放		咏 为柄							
飓 王物				越 王伐						籰 于缚		嚄 于陌				域 荣逼		煜 为立	晔 筠辄

上古韵祭月是一个还是两个韵部

李　毅　夫

清朝戴震把上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其中一类包括"安霭遏"三部。安部是阳声韵部，即现在一般所称的寒部或元部，大致相当于《广韵》元寒桓删山仙六韵之和。霭部是阴声韵部，即现在一般所称的祭部，大致相当于《广韵》祭废泰夬四韵之和加上怪霁二韵的各一部分字。遏部是入声韵部，即现在一般所称的月部，大致相当于《广韵》月曷末黠辖薛六韵之和。

戴氏提出祭月为二的看法之后，二百多年来绝大多数音韵学者或则不予重视，或则正式表示不同意，承认者极少。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祭月不分。

认为祭月为二的，用的基本上是统计方法。他们虽然没有系统地对各时代的祭月用韵详细地计算过，但已感觉到祭和月的独用韵段占优势以至绝对优势，祭月通协的韵段则少得很多。

认为祭月不当分的，理由则更多。第一，别的相配的阴入两声字或则绝不相协，或则虽然相协但极为个别，祭月则不然。祭月相协韵段虽然在整个祭月韵段中并非占有优势，但与其它相配的阴入两部相协韵段比较起来，比例却大得十分显眼，远非个别。我们可以假设，那些与入声字相协的《广韵》阴声字在上古韵时代原是入声字，从而把那些阴入相协韵段看做原是入声韵段，但是，当使用系联法而用那些假设的入声字去系联阴声韵段时，阴声韵段却又成为阴入相协韵段，结果反而使得阴声韵段化为乌有了。第二，其它相配的阴入两部字，不是谐声偏旁完全不同，就是谐声偏旁彼此相同者很少，但祭月的谐声偏旁却几乎完全一样，显得非常特殊。第三，上古韵一般是一个阴声韵部与一个入声韵部相配，如果承认有个阴声的祭部，那就成为"祭歌——月"两个阴声韵部与一个入声韵部相配了。这又是一个特殊。

认为祭月为二的，用的基本上是统计方法；认为祭月不分的，用的则是系联方法和推理方法。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竟然如此悬殊。

祭月为一还是为二，真是个令人百思不解的难题。可是，这个问题无论怎样难于解决，却是必须解决的。上古韵是目前研究汉语音韵史的起点，不弄清这个起点，连上古韵有若干韵部都不能肯定，如何能弄清汉语音韵发展的整个历史！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比以往的研究远为深入、细致而全面，就必须弄清其现象，察知其变化，以使问题的核心全部暴露出来。

下面将首先对西周直至北朝的祭月用韵情况，分阶段地进行统计和分析。

一、西周至北朝祭月字用韵情况

我们所说的上古韵，指的是西周以后的先秦韵。至于何以要考察两汉至北朝的祭月用韵,其缘故到后面再说明。

在先秦文献中,含有祭月韵段的有《诗》、《楚辞》、《论语》、《国语》、《书》、《孟子》、《易》、《礼记》诸书。下面将仅仅考察《诗》和《楚辞》。至于《论语》、《国语》、《书》和《孟子》,由于其中每部书只有一两个韵段,而祭月为一抑为二这个问题又是甚为复杂，若据之得出结论，偶然性会很大,因之宁可舍而不用。《易》和《礼记》中祭月韵段虽然略为多些,但其中都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汉朝人所写,由于现在要考察的只是先秦用韵,所以也舍而不用。

首先考察《诗》中的祭月用韵。阴入在本文都是根据《广韵》(“说脱害杀秣例”有阴入两读。韵字外面有“ ”号的,都是非祭月字。后同)。

(一) 阴声韵段

《甘棠》二章:败憩。又三章:拜说。《野有无麢》三章:脱帨吠。《二子乘舟》二章:逝害。《有狐》二章:厉带。《采葛》三章:艾岁。《十亩之间》二章:外泄逝。《蟋蟀》二章:逝迈外蹶。《东门之枌》三章:逝迈。《东方之杨》二章:肺晢。《候人》一章:祋芾。《出车》二章:旆“瘁”。《庭燎》二章:艾晣哕。《斯干》五章:哙哕。《小旻》五章:艾败。《鸳鸯》三章:秣艾。《菀柳》二章:愒瘵迈。《都人士》四章:厉虿迈。《白华》五章:外迈。《文王》二章:世世。《皇矣》二章:翳栵。《生民》四章:旆“穟”。《卷阿》七章:翙蔼。又八章:翙蔼。《民劳》四章:愒泄厉败大。《板》二章:蹶泄。《瞻卬》一章:“惠”厉瘵。《泮水》一章:茷哕大迈。《閟宫》五章:大艾岁害。

(二) 入声韵段

《芣苢》二章:掇捋。《草虫》二章:蕨惙说。《甘棠》一章:伐茇。《击鼓》四章:阔说。又五章:阔活。《硕人》四章:活涉發揭孽朅。《氓》三章:说说。《伯兮》一章:朅桀。《君子于役》二章:月佸桀括渴。《采葛》一章:葛月。《子衿》二章:达阙月。《东方之日》二章:月闼闼發。《甫田》二章:桀怛。《匪风》一章:發偈怛。《蜉蝣》三章:阅雪说。《采薇》二章:烈渴。《蓼莪》五章:烈發害。《大东》七章:舌揭。《四月》三章:烈發害。《都人士》二章:撮髪说。《皇矣》八章:伐绝。《生民》二章:月达害。《瞻卬》二章:夺说。《召旻》六章:竭竭害。《载芟》:“榖”活达杰。《良耜》:“榖”活。《长發》二章:拨达达越發烈截。

(三)阴入通协韵段(下划“·”的在《广韵》是阴声字。后同。)

《匏有苦叶》一章:厉揭。《泉水》三章:舝迈卫害。《七月》一章:發烈褐岁。《正月》八章:“结”厉灭威。《雨无正》二章:灭“戾”勚。《车舝》一章:舝逝渴括。《緜》八章:拔兑駾喙。《皇矣》三章:拔兑。《生民》七章:軷烈岁。《荡》八章:揭害拨世。《抑》六章:舌逝。《烝民》三章:舌外發。《长發》六章:旆钺烈曷蘖达截伐桀。

《诗》里共有七十个祭月韵段,其中阴声者二十九,占全部的41.43%;入声者二十八,占全部的40.00%;阴入通协者十三,占全部的18.57%。阴声独用者和入声独用者共占全部

的81.43%，也即，独用者占绝对优势。

再看《楚辞》中祭月字的用韵情况。

（一）阴声韵段

《离骚》：刈秽；艾害。《湘夫人》：裔澨逝盖。《少司命》：带逝际。《天问》：害败。《九章·涉江》：汰滞。《抽司倡》：岁逝。《远游》：厉卫。《九辩》：带介"慨"迈秽败昧。《招魂》：沫秽。

（二）入声韵段

《九歌·湘君》：枻雪末绝。《天问》：蟞达越活；挚罚。《思美人》：發达。《九辩》：月达。

（三）阴入通协韵段

《离骚》：蔽折。

《楚辞》里共有十六个祭月韵段，其中阴声者九，占全部的56.25%；入声者六，占全部的37.50%；阴入通协者一，占全部的6.25%。阴入独用者共为93.81%，占绝对优势。

《诗》的用韵可以代表两周的韵，《楚辞》的用韵可以代表战国的韵，这两部诗集的用韵代表了上古韵。在这两部诗集里，祭月用韵都是阴入相当分明，都是独用者占绝对优势，由析分其它韵部的经验来看，祭月当是两个韵部。反之，如果祭月不是两个韵部，那么，阴入的界限就不会如此分明，阴入独用韵段就不会占绝对优势，占绝对优势的当是阴入通协韵段。

但祭月为二还是不分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音韵学的前辈们早就定案了。为了把现象弄得更清楚些，更肯定些，最好是把两汉至北朝的祭月用韵也检查一下。两汉以来，上古韵虽然已经发生变化，但祭月则只是各自分裂为更多的韵，各自由其它韵部吸收了极少的一些字，至于在阴入方面却依然如故，这就使我们的考察有了可能。

两汉的祭月韵段，在罗常培、周祖模两先生合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的两汉韵谱及合韵谱中，已经详细列举。我查看的结果是，西汉的祭月韵段共有七十二，其中阴声韵段四十七，入声韵段二十二，阴入通协韵段三。折合为百分比时，阴声韵段占全部的65.28%，入声韵段占全部的30.55%，阴入通协韵段占4.17%。也即，阴入独用韵段是全部的95.83%，占绝对优势。东汉的祭月韵段共有一百，其中阴声韵段四十六，入声韵段三十九，阴入通协韵段十五。用百分比来说，阴声韵段占全部的46%，入声的占39%，阴入通协的占15%。独用的占85%，仍是占绝对优势。

根据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后文将简称《全诗》）和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后文将简称《全文》），三国时的祭月韵段共六十三，其中阴声韵段三十三，占全部的52.38%；入声韵段十六，占全部的25.40%；阴入通协韵段十四，占全部的22.22%。也即，独用者是全部的77.78%，虽然比两汉的比例小，但仍是占绝对优势。

根据《全诗》和《全文》，西晋时的祭月韵段共一百五十，其中阴声韵段七十九，占全部的52.67%；入声韵段四十八，占全部的32%；阴入通协韵段二十三，占全部的15.33%。也即，独用者是全部的84.67%，占绝对优势。

据同书，北朝时的祭月韵段共四十一，其中阴声韵段十七，占全部的41.46%；入声韵段二十一，占全部的51.22%；阴入通协韵段三，占全部的7.32%。也即，独用者是92.68%，

占绝对优势。

之所以没考察五胡十六国时代的祭月用韵，因为那时的祭月韵段太少，偶然性太大。之所以没考察东晋和南朝的祭月用韵，因为长江以南的韵可能与北方韵不同，特殊性较大。

现在把上面对各个时代祭月用韵考察的结果并列于下：

时　　代	阴声韵段	入声韵段	通协韵段
西周和春秋	41.43%	40.00%	18.57%
战　　国	56.25%	37.50%	6.25%
西　　汉	65.28%	30.55%	4.17%
东　　汉	46.00%	39.00%	15.00%
三　　国	52.38%	25.40%	22.22%
西　　晋	50.98%	34.19%	14.83%
北　　朝	41.46%	51.22%	7.32%

考察的时代若是之长，独用的韵段若是之多，统计的结果若是之一致，祭月为二似乎是不成问题了。

二、阴入通协韵段的性质

上一部分虽然用统计方法证明了，祭月的独用韵段在一千数百年间总是占绝对优势，但问题并没有结束，疑点并没有消灭。这里所说的疑点，指的就是主张祭月不分的学者们的三个论据。三个疑点之中，以第一个疑点为最重要，因为第一个疑点如果消除了，其它两个疑点就容易解决了。第一个疑点需要重新提一下：祭月相协韵段虽然只占全部祭月韵段的百分之几、十几，最多二十几，但与其它相配的阴入两部的相协韵段至多不过百分之一比较起来，比例还是太大，显然异乎一般。我们可以认为，祭月阴入相协韵段中的《广韵》阴声字原是入声字，从而把那些韵段看做原是入声韵段，但是一用系联法去系联前面所列举的那些阴声韵段时，那些阴声韵段就又成为阴入相协韵段，结果是阴声韵段反而没有了。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用统计法时，阴入颇为分明；用系联法时，阴入的界限竟然又泯灭了。是不是可以认为这百分之十左右或百分之二十左右是极少数，而置之不理呢？不行。侦查复杂的法律案件时，有时只注意百分之八九十的证据，而不管那百分之一二十的反证，就轻易定了案，结果会造成莫大的冤案、错案。考据有时很像侦查案件，不能光看到那百分之八九十，还要看到那百分之一二十的疑点。许多音韵学者对戴氏的看法之不肯同意或存疑，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因此，必须弄清祭月阴入通协韵段的性质。

这种通协韵段的性质，推理不外是五种假设情况之一。下面将对五种情况一一予以分析，看看哪个假设可以成立。

第一个假设　那些通协韵段中的《广韵》入声字从来就是入声字，其阴声字从来就是阴声字，入声字和阴声字在那个历史阶段习惯上是可以相押的。

分析　前面提到了，在历史的很长时期内，阴入相协的虽有，但其它相配的阴入两声字相协的最多不过百分之一，而祭月阴入相协的却以达全部祭月韵段的百分之十左右以至百分之二十左右，远远超过一般情况。由此可见，祭月字的阴入相协韵段至多有百分之一与其它相配的阴入相协者的原因相同，百分之一以外的定有其它缘故。所以，这个假设不能成立。

第二个假设　那些祭月通协韵段中的《广韵》阴声字，以前本是入声字，那些韵段实际上是入声韵段。

分析　如果那些通协韵段中的《广韵》阴声字只见于通协韵段而不见于阴声韵段，这个假设自然可以成立，但是那些字也见于阴声韵段。兹以《诗》含有的“厉岁逝外”四字为例：

见于《诗》阴入通协韵段的：

《匏有苦葉》一章：厉揭。《七月》一章：發烈褐岁。《抑》六章：舌逝。《烝民》三章：舌外發。

见于《诗》阴声韵段的：

《有狐》二章：厉带。《采葛》三章：艾岁。《十亩之间》二章：外泄逝。《閟宫》五章：大艾岁害。

把“厉岁逝外”看做入声字，那几个阴入通协韵段就成为入声韵段了。但是一用系联法去系联时，那四个阴声韵段却又成为阴入通协韵段了。由此可见，把通协韵段中的《广韵》阴声字看做原来是入声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个假设　那些阴入通协韵段中的《广韵》入声字，以前本来是阴声字，那些韵段本来是阴声韵段。

分析　如果那些通协韵段中的《广韵》入声字只见于通协韵段而不见于入声韵段，这个假设是可以成立的。但实际上，那些字也见于入声韵段。以《广韵》入声字“舌發哲设”为例：

见于通协韵段的：

《诗·烝民》三章：舌外發。《诗·抑》六章：舌逝。（西晋）张华《章怀皇后诔》：哲世厉。《武帝哀策文》：设逝。

见于入声韵段的：

（汉）刘向《九叹·远逝》：辖发。李尤《笔铭》：别说舌灭。（北朝）张渊《观象赋》：灭设察哲。

把“舌發哲设”看做原来是阴声字，那几个阴入通协韵段就成了阴声韵段了。但是一用系联法去系联时，三个入声韵段却又成为通协韵段了。

再者说，把《广韵》入声字看做以前本是阴声字，也与声调的发展规律不合。汉语调类的发展规律是由入声变为阴声，不是由阴声变为入声。

由此可见，第三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第四个假设　那些阴入通协韵段中的《广韵》入声字本来是阴入两读字，因而它们既与入声字相押而为入声韵段，又与阴声字相押而为阴声韵段。这就是说，那些阴入通协韵段原来实际上是阴声韵段。

分析　这个假设单由押韵情况来看,似乎可以成立,但由调类发展的规律来看就站不住了。汉语调类的发展规律是入声变为阴声,变化过程中可能有阴入两读的中间阶段。也就是说,变化的顺序只能是由阴入两读到阴声,不会是由阴入两读到入声。所以这个假设不能成立。

第五个假设　那些阴入通协韵段中的《广韵》阴声字本来是阴入两读字,因而它们既与阴声字相押而为阴声韵段,又与入声字相押而为入声韵段。也就是说,那些通协韵段实际上是入声韵段。

分析　由发展规律来看,汉语调类发展规律之一是入声变为阴声,变化过程中可能有个阴入两读的阶段。由于变化有迟有速,会有这样一个时期:一部分字仍然读为入声,一部分字已变为阴声,还有一部分字暂时停留在阴入两读的阶段。由西周至北朝的用韵来看,祭月字的变化恰是处于这个时期。所以,由调类的发展规律来看,由用韵的情况来看,这个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但需要弄清楚,是否有些韵字固定地只读入声,另外一些韵字只读阴声,再一部分韵字只是阴入两读。换言之,必须弄清楚入声韵字、阴声韵字、阴入两读韵字三者的界限是否分明。如果入声韵段中的韵字和阴声韵段中的韵字被证明也是阴入两读,那么,祭月字就都是阴入两读了;都是阴入两读,实际上就是都读入声,就是只有月部而无祭部。如果入声韵段的韵字被证明只读入声,但阴声韵段的韵字被证明也是阴入两读的,那么,祭月字便只有入声的和阴入两读的,没有阴声的了。没有阴声的,就是没有祭部,所以,只有证明了入是入,阴是阴,两读是两读,三者界限分明,然后这第五个假设才有可能成立。

要知道三者的界限是否分明,就需要把西周至北朝的用韵做一次历史性的总的统计。下面是统计的结果。

1. 纯入声韵字(即绝不与纯阴声字相押的韵字):

掇捋蹶檝伐茇阔活發孽揭桀月佸渴葛达阙闼怛偈阅雪烈揭撮髮绝拔舌夺竭傑越截褐灭威抜鞁钺曷蘖末蠥挚罚歠裂折豁谒鶡热蔑沫察札列哲括设别鑁霓刺巀𠆢辙悦遏鹖缺沏辖歇阖髋八劣滑滐决辍皙(共八十五字)

2. 纯阴声韵字(即绝不与纯入声字相押的韵字):

憩棿吠艾泄蹶肺晰祎哕哙惕瘵虿蜕喙枘翙筏砺废磕蔡滞愒慧疠赖契澨贝籁傺缀汏逝芥翳柰快蒂澈跇荟最猘霭曳芾狈襶缧拜(共五十三字)

3. 阴入两读韵字(包括《广韵》中阴入两读的“脱秣说例杀害”):

厉勩兑岁世槸逝蔽势(𫉬蓺)秽噬裔界制製敝弊祭际涉乂会卫锐噬瘵袂介大泰败濑寐迈外带盖沛旆蔼,脱秣说例杀害(共四十五字)

由统计来看,入声韵字、阴声韵字和阴入两读韵字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说,阴声的祭部和入声的月部清楚地是两个韵部,此外还清楚地有些祭月字是阴入两读(它们的绝大多数在《广韵》是阴声)。现在知道了,所谓祭月通协韵段,实际上原是入声字与阴入两读字相押的韵段,实际上是入声韵段。肯定了所谓“祭月通协韵段”的性质,肯定了其中的《广韵》阴声

字原是阴入两读字,我们就不会用系联法去系联那些纯阴声韵段了,祭和月的界限就

问题探讨到这里,我脑海中泛起了一段有关祭月的历史:上古韵时代之前还有一时代,这个时代可以称为“远古韵时代”。在远古韵时代没有祭月之分,只有入声随着岁月的推移,远古韵月部的一部分字发生了变化。变化快的成为了纯阴声字,变就是阴入两读字。

这就是为什么上古韵祭部和上古韵月部的谐声偏旁几乎完全相同。这就是为什“歌祭——月”两个阴声韵部与一个入声韵部相配的特殊现象。

然则,《广韵》何以只收入了极为少数的祭月阴入两读字的阴入两音,而把大量的读字的入声音舍而不收呢?这个问题以及其它几个问题在本文似乎可以不解决,但这样的问题如不解决,本文前两部分的说服力就要打个折扣。

三、《广韵》何以对大量的阴入两读字只收入了阴声一读

要知道何以《广韵》对绝大多数阴入两读字只收入了阴声一读,需要一把钥匙。匙就是西汉以来押韵的一个特殊现象:诗用韵严而文里掺夹的韵段用韵宽。

下面将进行考察西汉至北朝“祭月通协韵段”的严宽在诗、文里的不同。为了节将不列举韵字,只举出阴、入,“通协”三种韵段在每个历史阶段各有若干,并计算出段”所占的百分比,然后加以比较。

根据罗、周书中的前汉韵谱和前汉合韵谱,西汉诗里的祭月韵段共十八,其中阴十,入声韵段八,“通协韵段”无。换言之,诗里的独用韵段是100%,“通协韵段”是同书的同部分,文里掺夹的祭月韵段共五十四,其中阴声韵段三十七,入声韵段十四韵段”三。换言之,独用韵段是94.44%,“通协韵段”是5.56%。西汉文的“阴入通在文的全部祭月韵段中所占的百分比,大于西汉诗的“阴入通协韵段”在诗的全部祭中所占的百分比。

根据同书的后汉韵谱和后汉合韵谱,东汉诗里的祭月韵段共十一,其中阴声韵声韵段七,“阴入通协韵段”一。换言之,独用韵段是90.91%,“阴入通协韵段”是9.据同书的同部分,东汉文里掺夹的祭月韵段共八十九,其中阴声韵段四十三,入声韵二,“阴入通协韵段”十四。换言之,独用韵段是84.27%,“阴入通协韵段”是15.73%文的“阴入通协韵段”在文的全部祭月韵段中所占的百分比,大于东汉诗的“阴入通在诗的全部祭月韵段中所占的百分比。

根据《全诗》,三国诗里的祭月韵段共十八,其中阴声韵段十,入声韵段六,“阴入段”二。换言之,诗里的独用韵段是88.89%,“阴入通协韵段”是11.11%。根据《全文里掺夹的祭月韵段共四十五,其中阴声韵段二十三,入声韵段十,“阴入通协韵段”言之,独用韵段是73.33%,“阴入通协韵段”是26.67%。三国文的“阴入通协韵段全部祭月韵段中所占的百分比,大于三国诗的“阴入通协韵段”在诗的全部祭月韵

比。

据《全诗》,西晋诗里的祭月韵段共一百，都是独用韵段，即独用韵段是 100%。根据
,西晋文里掺夹的祭月韵段共一百十八，其中阴声韵段五十八，入声韵段三十七,"阴
韵段"二十三。换言之，独用韵段是 80.51%,"阴入通协韵段是 19.49%。西晋文的
协韵段"在文的全部祭月韵段中所占的百分比，大于西晋诗的"阴入通协韵段"在诗
祭月韵段中所占的百分比。

据《全诗》,北朝诗里的祭月韵段共十五，都是独用韵段，即独用韵段是 100%。根据
,文里掺夹的祭月韵段共二十六,其中阴声韵段十二,入声韵段十一,"阴入通协韵段"
言之,独用韵段是 88.46%,"阴入通协韵段"是 11.54%。北朝文的"阴入通协韵段"
全部祭月韵段中所占的百分比，大于北朝诗的"阴入通协韵段"在诗的全部祭月韵段
的百分比。

了便于比较,把这五个时代诗、文里"阴入通协韵段"的上述百分比并列于下:

	西　汉	东　汉	三　国	西　晋	北　朝
诗	0.00%	9.09%	11.11%	0.00%	0.00%
文	5.56%	15.73%	26.67%	19.49%	11.54%

面用《广韵》音统计五个时代的用韵,都是文的"阴入通协韵段"的百分比大于诗的"阴
韵段"的百分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汉、西晋、北朝三个时代的诗里竟至连一个
协韵段"都没有。这些统计数字和比例充分说明了，西汉以来都是诗的用韵严而文
宽。

韵严宽总会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只能是官韵。所谓诗用韵严,就是说作诗要完全或基
官韵押韵。西汉、西晋、北朝三个时代的诗都是百分之百地按照官韵押韵，没有掺用
以没有"阴入通协韵段"; 东汉和三国的诗有一小部分用了方言押韵,所以有一小部
通协韵段"。不过，即使东汉诗和三国诗，方言押韵的比例还是比文里的小得多,所
"阴入通协韵段"的比例也就比文里的小得多。所谓用方言押韵，就是说用阴入两读

诗用韵既然要严守官韵，就要有官韵的韵书或者用官话注音的字书。由两汉至北朝
来看,当时肯定是有这样的韵书、字书的。而且,这样的韵书或字书,其祭月字的阴入
与《广韵》的一样或基本上一样。如果不是一样，我们用《广韵》的音去检查西汉、西
诗的韵字音时,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合乎官韵,而连一个"阴入通协韵段"都没有。
那,为什么《切韵》、《广韵》和更早的韵书、字书对那些阴入两读字只收了阴声一读呢?
自古以来就有习惯上的规定:为了语言的统一,对于同形、同义而异音的词,只取一
为官话音(或第一音)。那些阴入两读字，趋势是逐渐舍弃其入声一读，所以韵书、字
收了它们的阴声一读。就作诗来说,押韵的趋势多以阴声为韵,所以韵书更是只取其
读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广韵》里也有几个祭月字是兼有阴入两声呢？当是因为，那些字虽然各有阴入两读，但是读为阴声的和读为入声的，意义并不相同。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附带解决：第一，我们说"阴入通协韵段"中的《广韵》阴声字实际上是阴入两读字，除去推理之外，有没有实际证据呢？也就是说，那些阴入两读字的入声一读，有没有韵书、字书或其它书把它们记载下来呢？第二，在诗、文里都有一些韵段，全部韵字都是阴入两读字，这样的韵字是用阴声读呢，还是用入声读呢？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有这样的书籍，《集韵》便是。例如下面的一些祭月字，《集韵》里不但有它们的阴声一读，还有下面的入声一读。

逝　食列切，薛韵。

兑　徒活切，末韵。欲雪切，薛韵。

厉　力蘖切，薛韵。

岁　相绝切，薛韵。

卫　乙劣切，薛韵。

敝　便灭切，薛韵。

蔽　匹蔑切，屑韵。必列切，薛韵。分物切，物韵。

盖　居葛切，曷韵。

会　户栝切，又古活切，末韵。

介　讫黠切，黠韵。

锐　欲雪切，薛韵。

外　五活切，末韵。

旆　蒲拨切，末韵。

《集韵》的入声一读，是阴入两读说的文献证据。

对于第二个问题，下面先举些例子：

西汉时　刘邦《封爵誓》：带厉裔。刘彻《瓠子歌》：沛外。东方朔《七谏·怨世》：逝世。韦玄成《自劾诗》：裔世。扬雄《反离骚》：迈濑。

东汉时　班彪《览海文》：厉逝。班固《东都赋》：制外。崔骃《四皓虚颂》：盖大。李尤《辟雍铭》：外秽。《门铭》：会害。张衡《东京赋》：外害带沛大。

三国时　曹丕《济川赋》：裔逝际。《述征赋》：迈裔。曹植《洛神赋》：逝裔卫。《七启》：旆迈沫盖；外泰；际厉。王粲《行辞新福歌》：厉逝大裔世。

西晋时　傅玄《明堂飨神歌》：祭世。《文皇统百揆》：大外外××会迈卫世。程晓《又赠傅休奕》：迈岁秽会。左芬《周宣王姜后赞》：制厉世。应贞《华览》：厉噬。

北朝时　彭城王勰县瓠方丈竹堂联句：会外。陆印（等）《祀五帝于明堂乐歌》：会外大泰。

以理推之，这些字既然是阴声一读做为官韵、一般情况这些韵段应该读为阴声。只有对读音很不讲究的人，才会读为入声。任意而读是不会的。

小 结

对上古韵的韵部数目，现在大致有两种看法：二十二三部;三十部左右。我的看法是三十部左右。冬部和祭部是难以确定有无的两个韵部,其中最难确定的是祭部。用统计法时，祭和月的界限颇为分明,可是一用系联法时,祭和月的界限反而消失了,这实在使人大惑不解。本文在探讨过程中发现,最大而最难解开的疙瘩是“阴入通协韵段”的性质。更进一步，本文又发现，祭月韵字在诗里要求严，而在文里要求宽。再进一步,本文对诗文用韵严宽不同的缘故做了探讨,才发现“阴入通协韵段”中的《广韵》阴声字原本是阴入两读字,它们在所谓“通协韵段”中读为入声,而在阴声韵段中则读为阴声。于是,疙瘩解开了。这才弄清楚了，对于祭月的分析研究不能使用系联法。祭月之间的阴影消失了，何以祭月的谐声偏旁大都相同,何以有“歌祭——月”两阴一入的特殊相配,这两个疑点也就好解决了。

本文不免有误,望予指正。

古韵"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

史 存 直

关于周秦古音的韵部划分，古音学家虽有各种不同的主张，但最有权威的恐怕还是段玉裁的十七部说。段氏在他的《六书音韵表》第三表中把十七部分为六类，即：

第一类

　　第一部　之咍

第二类

　　第二部　萧宵肴豪

　　第三部　尤幽

　　第四部　侯

　　第五部　鱼虞模

第三类

　　第六部　蒸登

　　第七部　侵盐添

　　第八部　覃谈咸衔严凡

第四类

　　第九部　东冬钟江

　　第十部　阳唐

　　第十一部　庚耕清青

第五类

　　第十二部　真臻先

　　第十三部　谆文欣魂痕

　　第十四部　元寒桓删山仙

第六类

　　第十五部　脂微齐皆灰＋祭泰夬废

　　第十六部　支佳

　　第十七部　歌戈麻①

段氏在这第三表前面对六类十七部之间的关系做了说明，最后作结论说：

① 为节省篇幅，每部后的《广韵》韵目只抄平声，上去两声因为可以类推故略去。但独立去声韵"祭泰夬废"则照抄。又入声韵理应与舒声韵有别，所以也未抄。

> 学者诚以是求之，可以观古音分合之理，可以求今韵转移不同之故，可以综古经传假借转注之用，可以通五方言语清浊轻重之不齐。

段氏的结论里虽也提到了"通五方言语清浊轻重之不齐"，似乎他也想到了周秦有方音的区别，可是在他讲音韵时，似乎只强调了古今音之间的音转，而疏忽了古音内部的音转。因而他在第一表前面的"古十七部本音说"项下说：

> ……玉裁保残守阙，分别古音为十七部，凡一字而古今异部，以古音为本音，以今音为音转。如"尤"读"怡"、"牛"读"疑"、"丘"读"欺"，必在第一部而不在第三部者，古本音也；今音在十八尤者，音转也。举此可以隅反矣。

他又说：

> 第一部之韵音转入于尤，第三部尤幽韵音转入于萧宵肴豪，第四部侯韵音转入于虞，第五部鱼虞模韵音转入于麻，第六部蒸韵音转入于侵，第七部侵盐韵音转入于覃谈咸衔严凡，第二部至第五部、第六部至第八部音转皆入于东冬钟，第九部东冬钟韵音转入于阳唐，第十部阳唐韵音转入于庚，第十一部庚耕清青韵音转入于真，第十二部真先韵音转入于文欣魂痕，第十三部文欣魂痕韵音转入于元寒桓删山仙，第十三部、第十四部音转入于脂微，第十五部脂微齐皆灰韵音转入于支佳，第十六部支佳韵音转入于脂齐歌麻，第十七部歌戈韵音转亦多入于支佳：此音转之大较也。

我们看，段氏这段话中所谈的音转关系，每一分句前面都指明古音某部某某韵，而后面则指明今音某某韵，可见他的意识中所想到的乃是古今音之间的音转关系，而不包括古音内部的音转关系，可是事实上段氏所说的这些音转关系不仅存在于古今音之间，也往往存在于古音内部。如果段氏所说的这些音转关系也存在于古音内部，则段氏十七部之间的音转关系似乎就应当是：

1 之——→3 幽
3 幽——→2 宵
4 侯——→5 鱼
5 鱼——→17 歌
6 蒸——→7 侵
7 侵——→8 谈
2—5、6—8 宵幽侯鱼蒸侵谈——→9 东
9 東——→10 阳
10 阳←——11 耕
11 耕←——12 真
12 真——→13 文
13 文——→14 元
13 文、14 元——→15 脂
15 脂——→16 支
16 支——→15 脂、17 歌
17 歌——→16 支

现在我就以古音"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为例来试做证明。

* * * *

就段玉裁的六类十七部来进行考查，我们首先得到一个印象是：同类的数部之间关系比较密切；如果两部不同类，则其关系就比较疏远。这样说来，"之"部既然独立为一类，似乎它和其他各部之间的关系就很疏远，其实不然。无论就古代韵文的押韵关系来看也好，就文字的谐声关系来看也好，就文字的假借关系来看也好，就经典异文或异体字来看也好，都可以

得到证明，证明古音"之""幽"两部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现在先来看古代韵文中之幽通押的例子[①]：

《诗·有杕之杜》一章二章：好食（按此诗一二两章末尾均作"中心好之，曷饮食之"。江有诰认为之幽通韵，段则认为"好好"相韵，"食食"相韵）

《诗·楚茨》五章：戒告

《诗·思齐》五章：造士

《诗瞻卬》二章：有收（按此诗原文为：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江有诰认为"有收"相韵，"夺说"相韵；段无此韵例）

《诗·召旻》四章：茂止

《诗·闵予小子》一章：造疚考孝

《诗·访落》：止考（江有段无）

《诗·丝衣》：紑俅基牛鼒/觩柔敖休（江作全体一韵，但"基鼒敖"三字不入韵；段将全诗截为两段，"敖"字入宵部）

《易·乾》：道咎造久首

《易·临》：道久

《易·大过》：久丑咎

《易·丰》：蔀蔀斗主（"斗主"两字属侯部）

《易·离》：咎道久

《易·恒》：道已始

《易·既济》：衾疑时来/首久（"首"字江入韵，段不入韵）

《易·系辞下传》：保母

《易·系辞下传》：始咎道（此例江有诰无）

《礼·月令》：起始道理纪

《礼·中庸》：载帱

《楚辞·天问》：首在守

《楚辞·惜往日》：佩好

《楚辞·远游》：疑浮

宋玉《神女赋》：备究

宋玉《神女赋》：首授记覆究

宋玉《笛赋》：子手齿起徵子

《老子·运夷》：已保守咎道

---

① 过去的古音学家往往舒入不分，把入声韵也并在舒声韵里。我既然认为舒入应当分立，所以把入声韵的例子一概舍去。

《老子·赞元》:首后/道有始纪(江有诰将此例隔为两截，认前截为幽侯合韵,"道"字不入韵,实则可通为一韵。)
《老子·归根》:道久殆
《老子·象元》:改殆母道
《老子·辩德》:久寿
《老子·归元》:事救
《老子·元符》:老道已
《老子·守道》:母久道
《管子·白心》:宝久
《管子·白心》:道久葆道守/来时期之
《管子·正篇》:纪理止道子
《庄子·天运》:首起待
《周书·小明武》:道时
《周书·酆保》:求尤/谋疑
《周书·太子晋》:柔柔疑
《周书·周祝》:牛茅
《三略》:首久
《文子·道原》:道有宰
《文子·道原》:覆载使备
《文子·精诚》:道母
《文子·符言》:守久
《文子·上德》:理使道
《荀子·赋》:游丝治
《鹖冠子·度万》:道始
《鹖冠子·世兵》:游邮慈囚之舟
《鹖冠子·世兵》:财差时疑
《素问·阴阳应象论》:道纪母始府("府"字属侯部)
《素问·阴阳应象论》:守使
《素问·刺要论》:理道
《素问·刺禁论》:右里使市母咎
《素问·至真要论》:理久殆宝
《素问·疏五过论》:纪里主道理理始矣宝理里
理殆理府("主、府"两字属侯部)
《素问·疏五过论》:道保口起咎理市愈得道海晦("口、愈"两字属侯部,"得"字入声)
《素问·阴阳类论》:在止胕("胕"字属侯部)

《素问·方盛衰论》：理久理道

《灵枢·终始》：道始始纪矣

《灵枢营气》：流休/府纪始理(之幽侯借韵)

《灵枢师传》：流忧时

《灵枢眂论》：道止始殆

《灵枢禁服》：府母止殆(之侯借韵)

《灵枢官能》：数纪理道(之幽侯借韵)

《鬼谷子·反应》：道事右司

《鬼谷子·内揵》：留来①

既然周秦韵文中之幽通押的例子这样多，怎能认为"第一部之韵音转入于尤"只是古今音之间的事呢。事实上，这些通押正可以让我们看出在周秦时代之幽两部之间已经存在着某种交涉，也就是说存在着方音之间的音转关系。

* * * *

研究音韵学的人都知道周秦古音的韵类系统到两汉时代还没有多大变动；只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由于社会的动乱，民族的迁徙，汉语的韵类划分才有了较大的变动。就古音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来看也正是这样。所以罗常培、周祖谟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在"两汉韵部之间通押的关系"中说：

就阴声韵来看，之幽宵鱼歌支脂祭八部在通押的关系上显然可以分为两组：之幽宵鱼为一组，歌支脂祭为一组。前一组之与幽、幽与宵通押的例子比较多一些，鱼部跟之幽宵三部也都有一些通押的例子，所以为一组。其中之幽两部通押的字，之部多半是之韵和尤韵的字，幽部多半是尤韵字②。

"之幽两部通押的字，之部多半是之韵和尤韵的字，幽部多半是尤韵字"，这句话好象正可以和段玉裁的话"第一部之韵音转入于尤"相印证，但仔细追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两者的内容并非完全相同。

原来罗、周两先生对两汉的"韵字表"都分别做了详细的罗列③。我们试把之幽两部的韵字表检查一下就可以看出，象"谋尤罘邮不、有友妇右副负、右囿富祐、丕、否鄙宥坏痏、备母亩"这些字固然仍在之部，但"牛丘久疚旧龟"这些字却已从之部转到幽部里了。相反地，"轨"在《诗经》音里原属幽部，而在两汉音里却已转到之部里了。尽管对于字的归属做了一些调整，但之幽两部之间的"合韵"却依然大量存在。这就说明在两汉的方言中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是照旧存在的，只不过字的归属界限略有变动而已。现在试从罗、周两先生的著作

① 在上列之幽通押的韵例中，有少数还牵涉到侯部字。但依我的研究，侯部并不是独立的韵部，实只是幽鱼两部之间的交叉地带，所以一并收在这里。

② 见该书P、45。

③ 见该书P、125和P132—133。

中把之幽两部合韵的例子抄在下面:

《刘友歌》:财之仇

贾谊《鹏鸟赋》:浮休舟浮忧疑

司马相如《子虚赋》:梅陶

王褒《四子讲德论》:兽茂母

韦玄成《戒子孙诗》:事旧

班倢伃《自悼赋》:时思诗邮周兹滋灾求幽邮流期休/綦流忧浮休期之

严遵《道德指归说目》:母首

扬雄《甘泉赋》:芝虯

扬雄《扬州赋》:谋筹

——以上前汉

班彪《北征赋》:兹期流备思来时

班彪《北征赋》:灾留游

冯衍《显志赋》:谋遭

冯衍《显志赋》:期由

冯衍《显志赋》:茂友

杜笃《论都赋》:嗣意仇

梁竦《悼骚赋》:悠期

傅毅《洛都赋》:辀斿时

傅毅《七激》:舟流游嬉游

班固《西都赋》:舟旗流浮

班固《东都赋》:诗秋由流

班固《西都赋》:阜首起

班固《答宾戏》:奥囿

班昭《东征赋》:求时

王逸《九思伤时》:娱能浮莱臺

蔡邕《题曹娥碑后》:妇臼

阙名《夏承碑》:期轨子祉已止纪里疠

阙名《吴仲山碑》:里有已理哥衷妇里矣

阙名《曹全碑》:里纪市圮首

阙名《费凤别碑》:纪道舅好喜

阙名《王纯碑》:肯茂究谋备〇使异〇〇寿思

无名氏《古诗》:柳牖手妇守

无名氏《董逃行》:寿首右宁

——以上后汉

除上面这些韵例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应该补充进去的，即合韵在之幽两部之外还有包含其他韵部，特别是包含鱼部的。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鱼部呢？因为周秦古音的侯部在罗、周两先生的著作中被并入鱼部了。下面就再把这样的合韵例子抄出来：

东方朔《七谏·怨世》：久色侍菜志识代志置侍思事（“色”字属入声职部）

刘向《九叹·怨思》：诟醢（“诟”字属侯部）

班固《典引》：基周熙幽区颐（“区”属侯部）

堂谿协《开母庙石阙铭》：治隅祺之（“隅”字属侯部）

蔡邕《释诲》：薮友有（“薮”字属侯部）

无名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母取（“取”字属侯部）

无名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母妇友久厚（“厚”字属侯部）

阙名《北海相景君铭》：畴时期之遗（“遗”字属脂部）

阙名《北海相景君碑阴》：吏思备就究既志意祐（“既”字属脂部）

把周秦和两汉的韵例放在一起来看，既然之幽两部通押的例子如是之多，我们要怎样对待这样的现象才对呢？若在方法论上强调“丝联绳引”的办法，似乎就只好把之幽两部并为一部才对，可是重要的古音学家当中就没有一个人主张把之幽两部并为一部的。可见“丝联绳引”的办法是不能单独适用的，在这里我就想起了戴震的一段话：

> 仆谓审音本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者为断。审音非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断为合韵[①]。

戴氏在这段话中明白用了“以五方之音断为合韵”。这就表示戴氏的“合韵”比较段氏的“合韵”来得明确。就古音之幽两部之间的关系来说，既不能把它们合并，不用方音来做解释，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呢？可是偏偏有人想不清这一点，反而非难戴氏这段话，说他根据自己心目中的音理作主观的演绎。

不过，戴氏的话中只说“偶有相涉”，而古音之幽两部之间却不是偶有相涉，而是大量相涉，又该如何解释呢？就方言之间的关系来看，有时只有少数字自甲部转入乙部，那就只会造成偶尔的“合韵”；而有时却是甲乙两部整个相混或大部相混，那就必然会在韵文中造成大量的合韵，在文字的谐声关系上造成大量的两韵混谐。就古音之幽两部之间有大量合韵来看，我们不妨推测在古代方言中，有的方言根本之幽不分或基本不分。我们试就现代方言来进行考察，根据赵元任先生的调查，在现代吴语中，从长江以南，沿大运河两岸，直到杭州为止，正是 i(ei)、ou 不分的。最近上海师大有人到高淳去做方言调查，发现那里基本上是 i(ei)、ou 不分的。如果古代也有这样的情形，岂不就足以说明之幽两部大量相涉的事实了吗？就我在前面所列举的韵例来看，班倢伃《自悼赋》正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两段入韵字共有二十一字之多，之幽交错为韵，这就很容易让我们推想在她的语音中是之幽不分的。据史籍所载，班倢伃是楼烦（今山西神池五寨）人。但古人的籍贯往往以祖籍为依据，并不以自己的生

① 见戴氏《声类表》卷首“答段若膺论韵书”。

地为依据。史籍中只说班倢伃的高祖壹于秦末避地楼烦，以牧起家。所以她的语音是否为楼烦方音，还是难以确说的。

*　　*　　*　　*

上面就周秦两汉的韵文来看了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现在再来就文字的谐声关系来看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

首先我们要想到，就文字的谐声关系来看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是无法把资料划分成周秦和两汉两个时期的。大致上我们只能说汉字是陆续由各地方的人制造出来的，何者产生在周秦时代，何者产生在两汉时代，虽不是绝对不可考证，但就目前的问题来说，那样烦琐的考证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大致上依据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来看这个问题也就够了。«说文解字»虽然是东汉时期的著作，但它所依据的主要材料却是经李斯整理过的小篆。它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文字学著作。后代虽又发见了更古老的文字金文甲骨文，但要想根据金文甲骨文来有系统地谈文字的谐声关系怕是有困难的。

即使根据«说文解字»来谈文字的谐声关系，也并不见得没有困难。因为一个字是否为形声字，它的声符如果是所谓"省声"，所省者又为何字，也往往会有争论。而且形声字的谐声关系也照样有方音因素包含在里面，因而古音学家主张同谐一声的字必然属于同一韵部，就一般情况来说固然不错，但有时也不免会有例外。例如同谐"臼"声的字，段玉裁却把"舅"字放在幽部，而把"旧"字放在之部；同谐"求"声的字，段玉裁却把"求逑救銶觩球絿"等字放在幽部，而把"裘(裘)"字放在之部。为什么段玉裁要采取这样两歧的办法呢？因为不采取这样两歧的办法就不能照顾事实，因为事实是两歧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两歧的事实呢？追究起来只能说是由于方音的分歧。试以"舅""旧"两字为例来加以证明。这两字在«诗经»中的韵例是：

«伐木»二章：埽簋牡舅咎

«頍弁»三章：首阜舅

«荡»七章：时旧

«召旻»七章：里里旧

你不让它们分属两部，而拘泥于谐声关系硬把它们归在一部，就必然会造成更多的"合韵"。我们看，朱骏声死守着谐声关系把"旧"字放在幽部里，于是只好把«荡»七章和«召旻»七章那两个韵例算作"转音"。

谐"求"声的字也是这样。谐"求"声的字在«诗经»中的韵例是：

«关雎»一章：鸠洲逑

«关雎»二章：流求

«汉广»一章：休求

«谷风»四章：舟游求救

«黍离»二、三章：忧求忧求忧求

«破斧»三章：銶遒休

《常棣》二章：裒求
《桑扈》四章：觩柔敖求（“敖”字属宵部）
《下武》二章：求孚
《民劳》二章：休逑怓忧休（“怓”字属鱼部）
《江汉》一章：浮滔游求
《丝衣》：觩柔敖休
《泮水》七章：觩搜
《长发》四章：球旒休絿柔优遒
《终南》一章：梅裘哉
《七月》四章：狸裘
《大东》四章：裘试
《丝衣》：紑俅基牛鼒

在这些韵例里，“裘”字出现三次，都和之部字相押（在“群经韵分十七部表”里还有两个例子），却没有一个和幽部字相押的例子，所以段玉裁只好把它放在之部里。“俅”字虽然也有一例和之部字相押，但不能仅靠此一例就违反谐声的一般规律，所以段氏仍把它放在幽部里。在“裘”字这个问题上，朱骏声所以未再死守谐声原则，可能是由于“裘”字在说文中另作一部的原故。

更有趣的是“母”这个声符。谐“母”声的，在说文中共有“母每苺䳇梅坶诲敏𦈲脢梅晦𦊱侮（㑄）悔（痗）海娒畮（亩）鋂”这些字。其中在《诗经》中可以找到韵例的计有“母诲敏梅晦侮悔（痗）海畮鋂”等十一字，它们在《诗经》中的韵例是：

《盧令》三章：鋂偲
《终南》一章：梅裘哉
《鸤鸠》二章：梅丝丝骐
《四月》四章：梅尤
《葛覃》三章：否母
《江有汜》一章：汜以以悔
《竹竿》二章：右母
《伯兮》四章：背痗
《葛藟》二章：涘母母有
《将仲子》一章：子里杞母
《风雨》三章：晦已子喜
《南山》三章：亩母
《陟岵》二章：屺母
《七月》一章：耜趾子亩喜
《四牡》四章：止杞母

《杕杜》三章：杞母
《南山有臺》三章：杞李子母子已
《采芑》一章：芑亩试
《沔水》一章：止友母
《十月之交》八章：里痗
《小弁》三章：梓止母里在
《北山》一章：杞子事母
《信南山》一章：理亩
《甫田》一章：亩耔薿止士
《甫田》三章：止子亩喜右否亩有敏
《大田》一章：戒事耜亩
《大田》四章：止子亩喜
《緜蛮》一、二、三章：食诲载
《緜》四章：止右理亩事
《皇矣》四章：悔祉子
《生民》一章：祀子敏止
《生民》六章：秠芑秠亩芑负祀
《生民》八章：时祀悔
《荡》五章：式止晦
《荡》十二章：子止悔
《江汉》三章：理海
《江汉》六章：诲寺
《雍》：祉母
《载芟》：以妇士耜亩
《良耜》：耜亩
《閟宫》八章：喜母士有祉齿
《玄鸟》：里止海
《正月》二章：瘉后□□愈侮
《緜》九章：附后奏侮
《皇矣》八章：祃附侮（"祃"字属鱼部）
《行苇》六章：句鍭树侮

看来其中有十个字都完全和之部字相押，惟独"侮"字的四个例子却一律与侯部字相押。因此段玉裁只好把一般谐"母"声的字放在之部，而把"侮"字放在侯部。朱骏声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呢？看来他照例坚持形声原则，把"侮"字放在之部，这样一来，《诗经》中包含"侮"字的那四个韵例以及《左传·昭公七年》：偻伛俯走侮走一例都就只好算作"转音"了。

"转音"说固然在概念上比"合韵"说清楚些，可是我们应该想清，转音不仅可以影响到韵文的押韵关系，也可以影响到文字的谐声关系。片面地死守着谐声关系认为谐声关系不能改动，看来也是一个偏差。照我的理解，方音在文字的谐声关系上所发生的影响要更大于在韵文的押韵关系上所发生的影响。这首先可以从舒声和入声的关系上看得出来。在韵文中，舒入混押的现象极为罕见，可是在谐声字中，舒入混谐的现象就屡见不鲜。

*　　*　　*　　*

既然说方音在文字的谐声关系上会发生更大的影响，何以在上面只举了"臼"声、"求"声、"母"声这三个例子呢？要知道，上面所以只举这三个例子乃是为了和周秦韵文相对照来看问题，其他的声符没有韵例，或虽有韵例也和谐声关系没有矛盾的，一概未举。如果要想对谐声关系看出它的方音差异，那就只好拿谐声关系和后代的韵书进行对照。可能有人会提出抗议说，后代的韵书所代表的是后代的读音，拿谐声关系和后代的韵书相对照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这话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不然。为什么呢？因为《切韵》系统旧韵书的反切十九皆以魏晋时代的各种韵书乃至东汉以来的经师读音为依据，所以不能说对照没有用处。而且我们对照时并非单纯地拿谐声关系和旧韵书相对照，同时也拿古代韵例和旧韵书相对照，这样难道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吗？

在未作全面对照之前，不妨先用上面所谈过的那三个声符为例来把人们思想上的疑虑清除一下。

就声符"臼"来说，《说文》中谐"臼"声的共有"臼齨旧臬舅"五字，其中"臼齨臬舅"四字均属"有"韵，只有"旧"字属"宥"韵，可见谐声关系直到《切韵》时代未变。而《诗经》韵例中"旧字与之部字相押倒是代表了方音。

就声符"求"来说，《说文》中谐求声的共有"求球莱逑救脙梂赇郝俅捄銶蠤"等十三字，其中大部属尤韵，只有"救"字属宥韵，"捄"字尤虞两属。可见谐声关系直到切韵时代基本上未变，只有"捄"字有了一点变化。而《诗经》韵例中的"俅"字与之部字相押倒是代表了方音。至于"裘"字，在《说文》中本是一个独立部首，许慎对它的解释是"从衣求声，一曰象形"，可见许慎对它也是把握不定的。

就声符"母"来说，说文中谐"母"声共有"母每莓鵡拇坶诲敏鉧脢梅晦罶侮悔海娒畮鋂"等十九字，其中"梅鋂"两字属灰韵，"诲悔"两字属贿韵，"每鉧脢晦"四字属队韵，"海"字属海韵，"母鵡拇畮"四字属厚韵，"莓娒"两字属候韵，"罶侮"两字属虞韵，"敏"字属轸韵，"坶"字属屋韵。看来情况颇为复杂，不过如果把"敏坶"两字作为例外，而把其余十七字分为两组，即属于灰贿队海者为一组，属于厚候虞者为一组，也就不难看出，这正是古音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在谐声关系上的反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同谐一声的字在上古本来同属一韵，到后代才发生了分化，而应该想到同谐一声的字是陆续由各地的人制造出来的，当然也就会含有方音差别，只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方音差别在势力上有消长罢了。不采取这一看法，我们就无法说明同谐"母"声的字何以在《诗经》时代就会分别和之幽两部的字相押。

有了上面这三个例子，大家自能看到，对之幽两部的所有谐声字作全面分析本来也是没

有多大困难的，不过为了节省篇幅，我现在只好有选择地再把"之止以里才亥又某不(以上属之部)丣九皀周丑(以上属幽部)"这些声符分析给大家看看。在《说文》中：

谐"之"声的共 28 字，其中属之韵的有"之芝蚩蚩时欪诗邿持𡍮"等 10 字，属止韵的有"市峙痔庤畤恃洔偫"等 8 字，属志韵的有"寺事侍莳"等 4 字，属旨韵的有"𢻮滍"两字，属海韵的有"待"字，而"等"字则海等两属，"特"字则属德韵，栘则属麦韵，可见读音有分歧。

谐"止"声的共 8 字，其中属止韵的有"止沚祉阯齿"等 5 字，属纸韵的有"徙䵝"两字，而"䢾"字则支纸两属。

谐"以"声的共 45 字，其中属之韵的有"饴怡诒鲐笞诶娭瓵"等 8 字，属止韵的有"以苡枱相苡似矣枲始俟竢涘糇"等 13 字，属志韵的有"异眙"两字，属咍韵的有"胎鲐邰臭菭埃唉"等 7字，属海韵的有"怠殆绐骀隶"等 5 字，属代韵的有"态"字，属马韵的有"冶"字，而"台"字则之咍两属，"能"字则咍代登等四属，"瞀"字则代德两属，"治"字则之至志三属，"挨"字则海骇两属，"欸"字则咍海两属，"佁"字则止志海三属，"箧"字则止咍海三属，实可谓分歧之极。

谐"里"声的共 12 字，其中属之韵的有"貍"字，属止韵的有"里裹鲤理俚郢"等 6 字，属灰韵的有"悝"字，属咍韵的有"趩"字，属皆韵的有"薶霾"两字，而"萆"字则屋职两属(属屋韵的又有丑六与许竹两切)，还算比较简单。

谐"才"声的共 22 字，其中属之韵的有"鼒茬"两字，属志韵的有"截"字，属咍韵的有"才𢦏䞗𪉖材财哉栽洑"等 9 字，属代韵的有"戴胾载䣊"等 4 字，属皆韵的有"豺"字，而"𢧵"字则置志两属，"在载"两字则海代两属，"裁裁"两字则咍代两属，也相当复杂。

谐"亥"声的共 22 字，其中属咍韵的有"该豥垓陔毅胲郂胲咳"等 9 字，属海韵的有"亥"字，属代韵的有"悈阂"两字，属皆韵的有"骸痎"两字，属骇韵的有"骇"字，而"侅"字则海骇两属，"颏"字则唉海两属，"荄"字则咍皆两属，"欬"字则代夬两属，"刻"字则属德韵，"核"字则属麦韵，"劾"字则代怪德三属，也算分歧得够利害的了。

谐"又"声的共 27 字，其中属尤韵的有"尤肬沈诜"等 4 字，属有韵的有"有"字，属宥韵的有"又疚祐琟趆姷囿宥蔮頄忧"等 11 字，属灰韵的有"蛸"字，属贿韵的有"贿"字，属队韵的有"鲔"字，属海韵的有"絠醢"两字，属旨韵的有"洧鲔痏"三字，而"右盍"两字则有宥两属，"郁"字则属屋韵。看来也十分复杂。

谐"某"声的共 6 字，其中属尤韵有"谋"字，属厚韵的有"某"字，属灰韵的有"媒腜禖"三字，而"㥐"字则姥虞两属。因字少比较简单。

谐"不"声的共 41 字，其中属脂韵的有"丕邳伾駓魾䫊"等 6 字，属旨韵的有"嚭娝"两字，属灰韵的有"坏栝陪"三字，属尤韵的有"芣罘涪"三字，属侯韵的有"箁"字，属厚韵的有"䣊"字，属候韵的有"音"字，属海韵的有"倍"字，属虞韵的有"绪"字，而"紑"字则尤有两属，"髻"字则侯厚两属，"胚醅䤰"三字则尤灰两属，"碩"字则皆灰两属，"痞"字则旨有两属，"菩"字则模海有德四属，"𨧦"字则尤厚两属，"脏"字则厚候两属，"否"字则旨有两属，"秠"字则脂旨尤有四属，"剖瓿"两字则厚虞两属，"部"字则姥厚两属，"培"字则灰厚两属，"掊"字则肴侯厚尤四属，"棓"字则灰尤讲三属，"不"字则尤有物三属，"踣�"两字候德两属，"否"字则属质韵。

真是分歧复杂到了极点。

谐“丣”声的共 20 字，其中属尤韵的有“刘𨥧镏榴骝鹠”等 6 字，属有韵的有“丣柳罶珋”等 4 字，属宥韵的有“褶瘤溜霤籀”等 5 字，而“镏留瘤”三字则尤宥两属，“鰡浏”两字则尤有两属。情形还比较简单。

谐“九”声的共 18 字，其中属尤韵的有“鸠勼旮厹仇肍艽”等 7 字，属有韵的有“九”字，属宥韵的有“究”字，属肴韵的有“虓”字，属豪韵的有“尻”字，属旨韵的有“宄氿轨”三字，而“艽”字则尤脂两属，“馗”字则尤豪两属，“𢫬”字则属屋韵，“旭”字则属烛韵。情况也并不简单。

谐“𠱓”声的共 22 字，其中属尤韵的有“畴䛗䌧毂𣪁譸筹醻俦𢡺”等 10 字，属皓韵的有“擣壔”两字，属号韵的有“帱”字，属遇韵的有“铸”字，而“郿”字则尤有两属，“犕”字则豪哈两属，“焘”字则豪号两属，“梼”字则豪皓两属，“祷”字则皓号两属，“寿”字则尤有两属，“璹”字则有屋两属，“翿”字则豪号两属。情形也并不简单。

谐“周”声的共 19 字，其中属尤韵有“周䌹婤倜稠”等 5 字，属萧韵的有“鬝琱雕彫凋鲷蜩”等 7 字，属豪韵的有“锏”字，属皓韵的有“祻”字，而“裯”字则虞尤豪三属，“啁”字则尤肴两属，“椆”字则尤宥两属，“绸”字则尤豪两属，“调”字则萧啸尤三属，也不算简单。

谐“丑”声的共 17 字，其中属尤韵的有“羞”字，属有韵的有“丑肚粈杻䢜纽钮狃”等 8 字，属豪韵的有“𤣰”字，属号韵的有“䏔”字，而“狃钮”两字则有宥两属，“蚰𥝑”两字则属屋韵，也不算简单。

以上一共分析了“之止以里才亥又某母不丣求九𦥑𠱓周丑”等十七个声符，总的说来，情况简单的比较少，大都比较复杂，可见根据谐声关系来划分古音的韵部是成问题的。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古代韵文的韵例和谐声关系之间的矛盾，现在我们不妨对这十七个声符的分析再进行归纳，列成下表，来了解一下总的情况。

对若干声符的分析总结

声　符	统辖字数	在旧韵书中的分布概况
之	28	之止志、旨、海
止	8	止、纸
以(目)	45	之止志、咍海代
里	12	之止、咍、灰、皆
才	22	之志、咍代、皆
亥	22	咍海代、皆骇
又	27	尤有宥/灰贿队、海、旨
某	6	尤、厚/灰
母	19	厚候、虞/灰贿队、海
不	41	尤、侯厚候、麌/脂旨、灰、海
丣	20	尤有宥

续表

声　符	统辖字数	在旧韵书中的分布概况
求	13	尤宥
九	18	尤有宥、肴、豪/旨
臼	5	有宥
畴(𠃬)	22	尤、皓号、遇
周	19	尤、萧、豪皓
丑	17	尤有、豪皓

这个表可以使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某些声符在谐声关系上就是两歧的。凡是在谐声关系上两歧，照理也会在用韵上引起两歧。不过由于上古遗留下来的韵文有限，所以除了前面已经引了的之幽合韵的例子之外，无法再引用更多的韵例而已，然而即此已能证明古代方音在之幽两部之间实有许多纠缠。

*　　*　　*　　*

古音之幽两部之间的纠缠现象不仅可以从韵文的押韵关系和文字的谐声关系得到证明，同时也可以从古书的同音假借和异体字方面得到证明。不过，假借固然以同音者为多，但也有不少只有双声关系，甚至只有同义关系。而且即使是同音假借的例子，如果没有反映出音转关系，我们就可以不管，正如我们把没有音转关系的韵例放置不问一样，所以我现在只从同音假借和异体字中把能反映音转关系的例子选择一些列举在下面。由于我们在文字的谐声关系中所看到的音转关系不限于之幽两部，所以现在在假借和异体字中找音转关系，也不以之幽两部为限，有时还要傍涉到邻近的韵部。

"龟"字通读为居丕切，但汉西域传"龟兹"读为"邱慈"，《说文》对龟字也采取了声训的办法说："龟旧也"，《白虎通》也说："龟之为言久也"，可见龟字原来就有两种读音。

"阄"字许慎解为从门龟声，读若三合绳纠。与今音正合。

"秋"字许慎解为从禾𪚰省声，且举出籀文作"𥤚"，不省。后世又省写为"秌"字。查"𪚰"字许慎解为灼龟不兆，读若焦，"焦"声亦属幽部。

"丘"字假借为区，《释名》丘区也，"区"声属侯部。

"裘"字从衣求声。假借为求，诗大东：熊罴是裘。笺：当作求。可见裘求同音，段玉裁和朱骏声把"裘"字放在之部，是成问题的。

"邮"字许慎解为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可见不是形声字，应属何部就只有依据韵例和假借来决定。古书假借为优、尤，所以古音学家把它放在之部。但后世也有分析为从邑垂声的，垂声属支部①，那就是之支相转了。

"鲔"字亦作"蚘"，俗作"蛔"，可见放在灰韵里是有根据的。

① 查垂声之字多数属支纸置韵，少数属戈果过韵，也有个别属尤韵的，如"腄"字。古音学家一般都认为垂声属歌部，我以为改属支部可能更好些。详见拙稿《关于古韵"脂、支、歌"三部之间的关系》。

“绡”:《诗·杨之水》“素衣朱绣”,《礼记·郊特牲》作“朱绡”,是之幽相转。

“玖”字许慎解为“从玉久声,诗曰:“贻我佩玖”,读若芑,或曰若人句脊之句。可见本有芑句两音。

“柩”字籀文作“匶”。“久”“旧”两字是同音关系,抑仅是双声关系,值得研究。

“莠”字有别体“诱”字,秀声属幽部。

“某”字本义为酸果,后世与训梅之“梅”相混。“梅”字亦有别体“楳”。可见“每、某”两字之间的关系。

“腜”,假借为模。又诗縣“周原腜腜”亦作“膴膴”。是之鱼相转。

“母”,假借为拇,为姆(娒),为模。也是之鱼相转。

“每拇”,假借为谋。按《庄子·外物篇》:“圣人踌躇以兴事以每成功。”郭象注为:“事不远本,故其功每成”,实系误解。又《楚词·天问》:“穆王巧拇,夫何周流”,《方言》十三:“拇贪也”,解亦不确。《汉书·贾谊传》:“品庶每生”,孟康曰:“每,贪也”,亦不确。《汉书·叙传》:“致死为福,每生作戚”。以上诸“每”字都是“谋”字的同音假借。

“敏”假借为拇。《诗·生民》:履帝武敏;《尔雅·释训》:敏拇也。

“梅”假借为某。

“侮”字古文作“㑄”,又《诗·常棣》。“外禦其侮”。侮作务,正与转音相符。

“否”字在旧韵书中也是旨有两属的。现在通常读fǒu,但在“臧否人物”“否极泰”这些成语中仍读pǐ。

“不”字假借为“丕”,又假借为“否”,正表示它在古代是旨有两属的。又《诗·常棣》“鄂不”之“不”当作柎,是之侯相转。

“芣”字在旧韵书中虽然只见于尤韵,但前人一直认“芣苡”为叠韵连语,可见它有“丕”音一读。

“桮”字即今“杯”字,籀文作“匿”,从匚不声。

“部”字假借为“剖、掊”,亦假借为“培”。

“掊”字假借为“剖踣”。又《诗·荡》:“曾是彊禦,曾是掊克”,疏:“掊即倍也。”

“勼”字许慎解为从勹九声,读若鸠。古书中亦常假鸠为勼。

“訄”字许慎解为从言九声,读若求。

“宄”字许慎解为从宀九声,读若轨。《虞书》:“寇贼奸宄”,《书·牧誓》:“以奸宄于商邑”,《史记》皆以轨为之。

“氿”字假借为“厬”;“厬”字亦假借为“氿”。按《尔雅》释厬为木醮,释氿为泉仄出;《说文》则释氿为水厓枯,释厬为泉仄出。解释互易,盖由假借所致。总之“宄氿轨晷厬”诸字今皆属旨韵,而不属有韵,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刘熙《释名》也说:“宄佹也,氿轨也”和今音相合①。

① 但“佹”字属纸韵,而“宄氿轨晷厬”诸字则属旨韵。

"轨"字又假借为"簋"，"簋"字今亦属旨韵。

"簋"字古文作匭，从匚轨声，亦与今音相符。

"舊"字别体作"鸺"，属幽部无疑。

"斯"：斯从其声属支部，而其属之部，是之支相转。

"时"：《书·汤誓》"时日曷丧"，《史记》时作是。也是之支相转。

把上面所列举的例证概括一下，不仅可以看出古音之幽两部相涉是常见的现象，而且有时会傍涉到邻近的韵部，和之部相邻近的是脂支两部，和幽部相邻近的是侯鱼两部①。从古音学的发展过程来看，鱼侯幽宵 4 部并不是一开始就顺利分开的，而之脂支三分也直到段玉裁提出之后才得到大家的公认。不过照我看来，不仅侯部和支部的独立性可疑，而且之鱼之间、之脂之间、乃至之支之间也还有些小交涉。这些交涉也都是古代方言差别的反映。它不仅反映在谐声关系上，反映在假借和异文上，同时也反映在韵文上。本文开始在谈韵文的押韵关系时只列举了之幽通押的例子，现在不妨补充少数之鱼、之脂、之支通押的例证以便与谐声、假借乃至异文方面的例证相参照。

《诗·小旻》五章：朊谋(朊属鱼部)

《诗·緜》：朊饴谋龟时兹

《诗·宾之初筵》四章：呶僛邮(呶属鱼部)

《诗·蝃蝀》二章：雨母(雨属鱼部)

《诗·巷伯》六章：者谋虎(者虎属鱼部)

《诗·常武》一章：士祖父戒(祖、父属鱼部)

《诗·桑柔》三章：资疑维阶(资、维、阶属脂部)

《诗·十月之交》四章：士宰史氏(氏属支部)

《诗·云汉》七章：纪宰氏右止里

不仅如此，而且所谓"脂真对转"其实也并不以脂真为限，象"敏"之转入轸韵，也正可以说是之真对转。

* * * *

上面不仅对之幽两部的交涉情况做了一些说明，而且傍涉到和这两部相邻近的若干韵部。看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取得哪些认识呢？我以为最重要的莫过于以下三点：

第一，它使我们看到了古代方音的复杂性。过去几百年的古音学家，虽然他们在韵部划分的数目上有多有少，但在划分韵部的原则上莫不有意无意地把古音当作单一体系来划分。虽然他们也谈到方音，但对于方音的分歧实在了解得十分不够。好象方音所涉及的只是少数字的问题，他们从未想到方音所涉及的并不只是少数字的问题，而往往与整个体系有关。我在若干年前发现古音侯部和支部并不是独立韵部，而是幽鱼两部和脂歌两部之间的交叉地带，已能对古代方音的复杂性取得一定认识。现在又看到了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就对

① 说鱼侯近于幽，当不至有人反对，但说脂支近于之，人们可以会以为和段氏意见不合。其实之脂支三分之说也不宜看得过死，不然这三部何以会合流也就不好解释了。

古代方音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第二，方音尽管复杂，却不能因此就以为古韵分部就成为不可能。汉语自古以来就不断以一种雅言为中心在向前发展，我们必须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方音现象中找出汉语语音的主流。为了找出汉语语音的主流，不仅要用韵文、谐声字、假借字和异文这几方面的材料来进行核对，还要在相邻的两个时代的语音体系之间找出联系。单纯依靠"丝联绳引"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看，之幽两部之间有那么多的线索牵连，可是从来也没有哪个人把它们合并为一部，道理何在呢？难到不正是因为在后代的通语中这两部是截然分开的吗！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就应当格外小心，不能只靠少数例证就对韵部任意进行分合。

当然，我们也应该想到，所谓押韵，原也有宽严之分；用韵宽的，未必严格同韵。所谓谐声，也未必严格同音，不但声母可以不同，连韵母也可能只是近似。所谓假借和异体字也有类似情形。但如果我们能用几方面的材料来细心核对，那么所得的结论总要比依据单一材料来得可靠。

第三，一般人都知道，古音知识对于读古代韵文、对于认识古代文字、对于读通古书都有好处。但是从本文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只知道古音的分部而不知其间的音转关系，用处是有限的。例如前面所谈到的"每"假借为"谋"一例就可以使我们体会到这一点。古书中假借字很多，一般说来，如果所借字与所代字之间声符相同或意符相同，那还比较容易看出它们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条件，那就要看你对于古音的音转关系了解得如何了。我现在试列举一些"有用同为""为用同有""为用同与""为用同于""为用同如"的例子①，请大家体会一下其间的音转关系。

有用同为：

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有行也。《易》

克国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国语·晋语》一。按《左传·昭五年》有"其为吉孰大焉"之句。）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

项梁尝有栎阳逮。（《史记·项羽本纪》）

为用同有：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孟子·滕文公上》）

夷子怃然为间曰：命矣夫。（同上）

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孟子·尽心》）

孔子之不逮舜为间矣。（《晏子·春秋外篇》）

汝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宁。（《庄子·列御寇》）

为用同与：

犀首以梁为齐战于承匡而不胜。（《战国策·齐策》）

韩傀子辟人，因为聂政语。（《战国策·韩策》）

① 这些例子大都抄自《词诠》。

寡人独为仲父言，而国人知之，何也？（《韩诗外传》）

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史记·李斯传》）

为用同于：

称为前世，义于诸侯。（《国语·晋语》。按韦昭注云：言见称誉于前世。）

君不如令弊邑阴合为秦。（《战国策·西周策》。按《史记·孟尝君传》"为"作"於"。）

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晏子·春秋杂篇》）

秦穆公帅师送公子重耳，围令狐、桑泉、臼衰，皆降为秦师。（《竹书纪年》）

为用同如：

孙叔敖戒其子曰：为我死，王则封女，女必无受利地！（《列子·说符》）

臣之御庶子鞅，愿王以国听之也；为不能听，勿使出境！（《吕氏春秋·长见》）

王甚喜人之掩口也。为见王，必掩口！（《韩非子·内储说》）

是楚与三国谋出秦兵矣，秦为知之，必不救也。（《战国策·秦策》）

《广韻》的又读字

赵振铎

《广韵》里有些字不止一个切语，这种字我们称为又读字。这些又读字有两读、三读、四读、五读，多的有到六读、七读的。

两读的如：①

汀 他丁切〔青〕
他定切，又音厅〔径〕

台 与之切，又音胎〔之〕
土来切〔咍〕

厚 胡口切〔厚〕
胡遘切〔候〕

挨 於改切〔海〕
於骇切〔骇〕

三读的如：

屏 薄经切，又必郢切〔青〕
府盈切，又饼荓二音〔清〕
必郢切〔静〕

攘 汝阳切，又音让〔阳〕
如两切，又汝羊切〔养〕
人样切，又音穰〔漾〕

数 所矩切　又所句、所角二切〔麌〕
色句切　又色矩、色角二切〔遇〕
所角切〔觉〕

断 徒管切〔缓〕
都管切，又徒管切〔缓〕
丁贯切〔换〕

四读的如：

射 神夜切，又音石，又音夜〔禡〕
羊谢切〔禡〕
食亦切，又神柘切，又羊谢、羊亦二切〔昔〕

羊益切〔昔〕

烘 呼东切，又音红〔东〕

户公切，又呼红切〔东〕

胡贡切〔送〕

呼贡切〔送〕

几 渠希切，又居依、居岂二切〔微〕

居依切，又祈、蟣二音〔微〕

居稀切，又既豨切〔尾〕

其既切，又音蟣、音机〔未〕

淡 徒甘切，又徒览、徒滥二切〔谈〕

以冉切，又徒敢切〔琰〕

徒敢切，又徒滥切〔敢〕

徒滥切〔阚〕

五读的如：

参 仓含切〔覃〕

苏甘切，又七南、所今二切〔谈〕

所今切，又仓含切〔侵〕

楚簪切〔侵〕

七绀切〔勘〕

差 楚宜切，又楚佳、楚懈二切〔支〕

楚佳切〔佳〕

楚皆切，又楚宜、楚牙、楚懈三切〔皆〕

初牙切〔麻〕

楚懈切，又楚宜、楚皆、初牙三切〔卦〕

堪 口含切，又五男切〔覃〕

五含切，又苦男切〔覃〕

苦咸切〔咸〕

五感切〔感〕

士减切〔豏〕

囋 昨干切〔寒〕

则前切〔先〕

即浅切〔狝〕

苏旰切〔翰〕

所八切〔黠〕

六读的如：

揭　去例切〔祭〕

居竭切〔月〕

其谒切〔月〕

渠列切，又趨、讦二音〔薛〕

丘竭切〔薛〕

居列切〔薛〕

泺　卢谷切，又音朴〔屋〕

普木切〔屋〕

卢毒切，又力各切〔沃〕

卢各切，又音禄〔铎〕

匹各切〔铎〕

郎击切，又音药②〔锡〕

七读的如：

哆　敕加切〔麻〕

尺氏切，又丑加、昌者二切〔纸〕

丁可切，又昌者切〔哿〕

昌者切，又当可切〔马〕

昌志切〔志〕

丁佐切〔箇〕

黱驾切〔禡〕

依照《广韵》的编写体例，一字多音要互注切语。但是它是一部官书，杂出众手，体例不纯。从上面的引证可以看出，有的时候甲处注了又读，而乙处又不注；有的时候虽然标注了又读，但互见的地方反切用字并不相同；还有又读字不互注切语的。所有这些前后互不照应的地方，正是前代官修书的通病。

就初步统计，《广韵》注明又音的字共三千五百七十二处。其中上平七百九十七处，下平六百五十九处，上声七百一十八处，去声八百五十六处，入声五百四十处。实际上没有标注又读而又是又读的字还多。如果单就字头统计，《广韵》的又读字有四千二百九十四个。

二

《广韵》的又读绝大多数来源于前代旧注和音义之书。

自从汉朝出现了反切，不少读书人都用它来为古籍注音。由于各人师承不同，所操方言各别，加上时间的流逝，所造出来的反切也就不一样。正如《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说：

孙叔言（当作"然"——笔者）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风土，递相非笑，指马之

谕，未知孰是。

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叙录》里也说：

然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反语。魏朝以降，蔓衍实繁，世变人移，音讹字替。

陆法言《切韵·序》也说：

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

这种种不同的情况使一个字出现了好几个读音不同的切语。早在隋朝没有建立以前，北方的颜之推、南方的陆德明都曾经对这种读音紊乱的现象提出过批评，要求建立正音规范。到了随朝统一帝国建成，才有陆法言的《切韵》出现。颜之推曾经参加了《切韵》大纲的讨论，并且和萧该"多所决定"[3]。后来陆法言根据那次讨论的大纲，"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为《切韵》五卷"。为以后韵书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代以来编韵书的人不少是以它作为底本进行增订补充[4]。《广韵》的编写从某种意义看也是遵照了这个格局。

但是，为了广异闻，为了保留旧读，在编制韵书或作"音义"的时候，对某些字多收一些切语，这也是前代审辨音韵的传统。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在每个字的注音中先列出他认为规范的读音，其它的音则列在后面，甚至他认为出于浅近不为典要的音也加以收录。他在《叙录》里说：

若经典常用，会理合时，即便遵承，标之于首。其音堪互用，义可并行，或字存多音，众家别读，苟有所取，靡不毕书。各题姓氏，以相甄识。义乖于经，亦不悉记。其或音一音者，盖出于浅近，示传闻见，览者察其衷焉。

韵书的目的在于读书正音，它的旨趣虽然和音义之书不尽同，但是在保留一些有影响的读音这点上和音义之书还是一致的。

试以《广韵》平声东韵为例，这个韵标明又读的字一共六十个，除了"曈"、"梵"、"驩"三个字的又读和"羝"字读陈的一音来源不清楚外，其余的又读都可以在前代旧注和音义中找到依据。下面举一些例子。

羝 德红切，又音陈，音栋。

直珍切〔真〕

多贡切，又音东〔送〕

按，《龙龛手鑑·羊部》："羝，多贡反，又音东。"《山海经·北次三经》："（泰戏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后，其名曰羝羝。"郭璞注："音屋栋之栋。"

涷 德红切，又都贡切

多贡切，又音东〔送〕

按，《尔雅·释天》："暴雨谓之涷。"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下简称"释文"）："涷，都贡反，郭（璞）音东。"

潼 徒红切，又通、冲二音

尺容切，又音同。

按，《龙龛手鑑·水部》："潼音同，又冲、通二音。"

鮦 徒红切，又直冢、直柳二切

直陇切，又直柳切〔董〕

除柳切，又直蒙切〔有〕

按，《诗·小雅·鱼丽》："鱼丽于罶，鲂鳢。"毛传："鳢，鮦也。"《释文》："鮦，直冢反。"《左传·襄公四年》："楚师为陈叛故，犹在繁阳。"杜预注："繁阳，楚地。在汝南鮦阳县南。"《释文》："孟康音纣，直九反。一音童，或音直勇反，非。"

中 陟弓切 又陟仲切

陟仲切 又陟沖切〔送〕

按，《礼记·三年问》："故先王焉为之立中制节，壹使足以成文理，则释之矣。"《释文》："中，如字，又丁仲反。"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三："中，陟仲反。"

芎 陟弓切，又音沖

直弓切，又音中

按，《玉篇·草部》："苎，陟隆、直隆二切。""弓"、"隆"同韵。

众 职戎切，又之仲切

之仲切，又音终〔送〕

按，《说文·众部》："众"徐铉音之仲切。

《尔雅·释草》："泺，贯众。"《释文》："众音终。"

彤 以戎切，又敕林切

按，《龙龛手鉴·彡部》："彤，以戎反，俗又丑林反。"

梦 莫中切，又武仲切

莫凤切，又亡中切

按，《尚书·禹贡》："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释文》："梦，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邈)莫公反。"

汎 房戎切，又孚剑切

孚梵切〔梵〕

按，《诗·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释文》："说文作汎汎，音父弓反。"《尚书·禹贡》："禹敷土。"伪孔安国传："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释文》："汎，孚剑反。"

䟲 昌终切，又音统。

他综切〔宋〕

按，《龙龛手鉴·黄部》："䟲，昌终反。"

《广雅·释器》："䟲，黄也。"曹宪音统。

釭 古红切，又古双切
古双切，又音工。
按，《汉书·外戚孝成赵后传》："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壁带往往为黄金釭。"颜师古注："釭音工。流俗读之音江，非也。"

廖 仓红切，又作孔切。
作孔切，又且公切〔董〕
按，卷子本《玉篇·广部》："廖，子孔、且公二反。"

嵸 子红切，又作孔切
作孔切〔董〕
按，《龙龛手鉴·山部》："嵸，子红、资董二反。"《晋书·外戚褚裒传》："后遣督护麋嶷进军下邳。"何超音义："嶷本作嵸，作孔反。"

夆 薄红切，又音降
按，《尔雅·释草》："困，衱袶。"《释文》："袶，施（乾）音绛，孙（炎）蒲空反。"

颿 薄红切，又步留切
按，《龙龛手鉴·风部》："颿，正音蓬，又步留反。"

《广韵》其他韵部又读字的情况，也和东韵差不多。绝大多数的又音都可以在前代旧注和音义之书中找到依据，而找不到依据的不到十分之一。

如果对这些又读字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它反映了不同的语言现象。其中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造了不同的切语是重要的原因，此外，还有古汉语构词和构形的规律，字在特定场合的特殊读音等等。

二

《广韵》的又读字有些反映了字音的古今分歧。

清朝在古音研究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学者在考定古声类和古韵部都取得可观的成绩。《广韵》里的一些又读字正可以和清人的这些成果互相印证。

先看声类。钱大昕曾经论证了古无轻唇音，非敷奉微读如帮滂并明⑤。在《广韵》的又读字里可以看到同一个字的反切上字既有轻唇音，也有重唇音，下面举几个帮非对立的例子。

搏 方遇切，又布莫切〔遇〕
补各切〔铎〕
按，《诗·大雅·公刘》："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郑笺："搏豕于牢中以为饮酒之殽。"《释文》："搏音博，沈（重）又音付。"《周礼·天官·兽人》："兽人掌罟田兽。"郑玄注："罟，罔也。以罔搏所当田之兽。"《释文》：搏音博，刘（昌宗）音付。"

楅　彼侧切，又音福〔职〕

方六切〔屋〕

按，《周礼·地官·乡师》："党共射器。"郑玄注："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属。"《释文》："楅音福，又音逼。"

帗　分勿切，又音拨〔物〕

北末切〔末〕

按，《说文·巾部》："帗，读若拨。"徐铉音北末切。

钱大昕认为古声类无舌头、舌上之分⑥。在《广韵》的又读字中可以发现同一字的反切上字既有用舌头音的，也有用舌上音的。下面举几个同一字用端知作切语上字的例子。

詫　当故切〔暮〕

陟驾切，又丁故切〔禡〕

按，《尚书·顾命》："王三宿，三祭，三咤。"《释文》："咤，陟驾反，字亦作宅。"《说文》作詫(原作"詑"，据惠栋校本改)，丁故反。

姹　陟驾切，又丁故切〔禡〕

当故切〔暮〕

按，"姹"即"妒"字。《龙龛手鉴·女部》："妒，当故、陟驾二反。"

菿　竹角切，本音到，又陟孝切〔觉〕

都导切〔号〕

按，《尔雅·释诂》："菿，大也。"《释文》："郭(璞)陟孝反，顾野王都角反，孙(炎)都耗反。"

掇　陟劣切，又丁括切〔薛〕

丁括切〔末〕

按，《易·讼》："象曰：自下讼上，患至掇也。"《释文》："掇，徐(邈)都活反。"《诗·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释文》："掇，都夺反，一音知劣反。"

钱大昕还说："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为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⑦ 后来有人根据这个说法，论证了照系的三等字有些与端系字有渊源关系。在《广韵》的又读字中也可以发现一些遗迹。例如下面这些字的又读反切上字分别在端母和照母。

坻　诸氏切，又直尼、当礼二切〔纸〕

都礼切，又支氏切〔荠〕

按，《周礼·秋官·野庐氏》："凡道路之舟车擊互者，叙而行之。"郑玄注："车有轊辕之属抵阁"。《释文》："徐(邈)之尔反，刘(昌宗)都礼反。"

堵　当古切，又音者〔姥〕

章也切，又音覩〔马〕

按，《仪礼·燕礼》："与卿燕，则大夫为宾；与大夫燕，亦大夫为宾。"郑玄注："公父文伯饮南宫敬叔酒以路，堵父为客，此之谓也。"《释文》："堵音者，刘(昌宗)

音榇。”

蛭　之日切〔质〕

丁悉切，又之日切〔质〕

按，《玉篇·虫部》：“蛭，之吉、丁结二切。”《说文·虫部》：“蛭徐铉音之日切。”

靼　当割切，又之列切〔曷〕

旨热切〔薛〕

按，《玉篇·革部》：“靼，多达、之列二切。”《说文·革部》：靼徐铉音旨热切。

再看韵类。古音祭月二部关系密切，月部是祭部的入声。《广韵》属于古代祭部的韵（如祭、泰、夬、废等）和属于古代月部的韵（如曷、末、辖、月、薛等）里面往往互有又读字。

蚋　而锐切，又音爇〔祭〕

如劣切，又如锐切〔薛〕

按，《尔雅·释虫》：“蠓，蠛蠓。”郭璞注：“小虫似蚋，喜乱飞。”《释文》：“蚋，人锐反。《字林》人劣反。”

脃　此芮切，又七劣切〔祭〕

七绝切〔薛〕

按，《周礼·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竁亦如之。”郑玄注：“今南阳名穿地为竁，音如腐脃之脃。”《释文》：“七岁反。刘（昌宗）清劣反，或仓没反。字书无此字，但有膬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膬字者，则与刘音为协。沈（重）云《字林》有脺，音卒。脺者，牛羊脂；膬者，耎易破，恐字误。案，如沈解，义则可通，声恐未协。膬已下皆非郑义。”

蹶　居卫切，又居月切〔祭〕

居月切，亦作蹷，又音橜〔月〕

按，《左传·襄公十九年》：“是谓蹷其本，心有其宗。”《释文》：“蹷，一音居月反，又居卫反。”“蹷”，“蹶”同字。慧琳《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慧琳音义”）卷五十五：“蹶，居月、居卫二反。”

泄　以世切，又音薛〔祭〕

私列切，又馀制切〔薛〕

按，《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俾民忧泄。”《释文》：“泄，以世反，又息列反。”

《广韵》麻韵字来源不同，有来自古鱼部的，有来自古歌部的。在麻韵的又读有的反映了这一情况。反映鱼部字来源的如：

畬　式车切，又音余〔麻〕

以诸切〔鱼〕

按，《易·无妄》：“不耕穫，不菑畬，则有攸往。”《释文》：“畬音余。”

车　尺遮切，又音车〔麻〕

九鱼切，又昌遮切〔鱼〕

按，《尚书・牧誓》:"武王戎车三百两。"《释文》:"车，音居。释名云：古者声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车，声近舍。车，舍也。韦昭辩释名云：古皆尺遮反，从汉始有音居。"

荼　宅加切，又音徒〔麻〕

同都切〔模〕

按，《穀梁传・哀公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荼。"《释文》:"音舒，又音徒，一音丈加反。"

衙　五加切，又音语，音鱼〔麻〕

语居切，又音牙〔鱼〕

鱼巨切，又音牙〔语〕

按，《玉篇・行部》:"衙，鱼加切，又牛居、牛举二切。"《史记・建元以来侯者表》:"王迁，家在衙。"《索隐》:"一作衙，音牙。"

反映歌部字来源的如：

蒫　子邪切，又昨何切〔麻〕

昨何切　又子邪切〔歌〕

按，《尔雅・释草》:"蒫，荠实。"《释文》:"才河反，又子邪反。"

哆　昌者切　又当可切〔马〕

丁可切，又昌者切〔哿〕

按，《诗・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释文》:"哆，昌者反，玉篇尺纸反，又昌可反。"

硰　叉瓦切，又七火切〔马〕

仓果切〔果〕

按，《龙龛手鉴・石部》:"硰，七（原误二——笔者）果反，又叉瓦反。"

麼　莫霞切，又莫何切〔麻〕

莫婆切，又莫加切〔戈〕

按，《玉篇・皿部》:"麼，莫加，莫多二切。"

《广韵》收录各种切语，但其总的目的与正音有关。有些古代的切语反映了古音的发展，《广韵》却不收录。如《尔雅・释木》:"枫，欇欇。"《释文》:"枫，甫隆反。《字林》音方廉反。"《字林》的这个切语正反映了"枫"字古音归侵部，由于当时的古音学水平，也由于韵书的目的在于正音。《广韵》收录切语的目的并不在于保存古音。又读字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三

《广韵》的又读字也反映了某些方俗读音。

语言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个语言分化出若干方言。由于受语言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支

配，有些方言变化得快一些，有些方言变化得慢一些。有些方言保存了这种古音，有些方言保存了那种古音，有些方言产生了新的音素。不同地方的人制作反切，可能把方俗读音也记了下来。例如喻纽三等字是从古代匣纽分化来的。因此，在没有分化前它们的反切上字可以混用。这种混用六朝后期还保存在南方方言中⑧。所以从一个平面看，就是南人喻三、匣纽不分了。《广韵》又读字中喻三和匣纽对立的不少。它们都有历史上的依据。例如：

圜　户关切，又王权切〔删〕

王权切〔仙〕

按，《礼记·礼运》："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郑玄注："五色六章，画绘事也。《周礼·考工记》曰：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释文》："圜，音环，又音圆。"音环即户关切，音圆即王权切。

洹　雨元切，又音桓〔元〕

胡官切，又于元切〔桓〕

按，《汉书·项籍传》："羽乃与盟洹水南殷墟上。"颜师古注："洹音桓，俗音袁，非也。"音袁即雨元切。

蜮　雨逼切　又音或〔职〕

胡国切〔德〕

按，《诗·小雅·何人斯》："为鬼为蜮，则不可得。"《释文》："蜮，音或，沈（重）又音域。"音域即雨逼切。

唐朝慧琳和尚的《一切经音义》以当时秦音系的韵书为依据，他所记录的秦音和吴音，在《广韵》的又读字里也有反映。如果进一步追溯这些切语的来源，它们在旧注和前代音义之书里面已经有记录。下面举几个例子。

猫　武瀌切，又武交切〔宵〕

莫交切，又武瀌切〔肴〕

按，慧琳音义卷十一"猫兔"条："上茣包反，江外吴音以为苗字。今不取。"试比较：《诗·大雅·韩奕》："有熊有罴，有猫有虎。"《释文》："猫，如字，又武交反。"如字即音武瀌反。

打　德冷切，又都挺切〔梗〕

都挺切，又都冷切〔迥〕

按，《慧琳音义》卷三："打，德梗反，江外丁挺反。"卷八："打，德梗反，陆法言云都挺反，吴音。今不取。"又卷十二："打，吴音为顶，集训音德冷反。"德冷切是秦音，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卷九："打，《切韵》都挺反，秦音德梗反。"可以作为证明。

试比较：《广雅·释诂三》："打，击也。"曹宪音鼎。音鼎即都挺反。

厌　於琰切〔琰〕

於叶切，於琰切〔叶〕

按，《慧琳音义》卷四十六："厌，伊琰反，山东音伊叶反。"

试比较：《左传·僖公十五年》："亦晋之妖梦是践。"杜预注："申生言帝许罚有罪，今将晋君而西，以厌息此语。"《释文》："厌，于冉反，一音于甲反，又于辄反。"

訾　即移切〔支〕

将此切〔纸〕

按，《慧琳音义》卷四十三："訾，子移反，吴音子尔反。"

试比较："《广雅·释诂二》："訾，諻也。"曹宪音："子移反，又紫音。"

韵书的目的在于正音，对于方俗异读要从规范的角度加以匡正。所以陆法言《切韵·序》说："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里也谈到他教育子弟要注意正音规范。他说：

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疎野。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

颜之推在这篇文章中还论及当时一些不合正音规范的方音俗读，如造切语时，南人声纽方面从邪不分，神禅不分；北人韵部鱼虞不分，支脂不分，狎洽不分⑨。但是《广韵》又读字中，这些声纽或韵部混用的现象并不多。鱼虞、狎洽对立的各有一字⑩，支脂对立的仅有三字⑪，神禅对立的也只有三字。除"弛""眎"两字外，"莳"字的情况还有点特别。

莳　市之切，又音示〔之〕

时吏切〔志〕

"市"在禅纽，"示"在神纽。《广韵》的"示"字在至韵神至切，这个小韵没有收"莳"字。而志韵时吏切这个小韵却收了"莳"字。考前人切语，去声的"莳"字有用禅纽字作反切上字的。例如：

《方言》卷十二："莳，更也。"郭璞音侍。

《晋书·孝友传》："郭巨致锡金之庆，阳雍标莳玉之祉。"何超音义："莳，时吏反。"

《说文·艸部》："莳"，徐铉音时吏反。

《广韵》按照前人的切语把"莳"字收入志韵的时吏切下，而之韵却保留了神纽去声的又读。

《广韵》里反映从邪对立的又读字数量最大，但是也不到十条⑫。

因此，可以认为《广韵》的又读字反映了某些方俗读音现象，它的目的并不在于保存方俗读音。

四

《广韵》又读字反映了古汉语某些构词和构形的规律。

古代汉语里有些词由于语音变化而显示了不同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它们用同一方

块字表示，为了表示差别，采用了变读的辨法。

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叙录》里说：

夫质有精麤，谓之好恶（原注：并如字）；心有爱憎，称为好恶（原注：上呼报反，下乌路反）；当体即云名誉（原注：音预），论情则曰毁誉（原注：音馀）。及夫自败（原注：蒲迈反）、败他（原注：补败反）之殊，自坏（原注：呼怪反）、坏彻（原注：音怪）之异。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为别，相仍积习，有自来矣。余承师说，皆辩析之。

"好"、"恶"二字表示性质和表示心理活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读音。表示好坏的好读上声，表示爱好喜欢的好读去声。表示美恶的恶读入声，表示爱恶的恶读去声。

《颜氏家训·音辞篇》也谈到这一现象。他说：

夫物体自有精麤，精麤谓之好恶。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原注：上呼号反，下乌故反）。此音见于葛洪、徐邈，而河北学士读《尚书》云好（原注：呼报反）生恶（原注：於谷反）杀，是为一论物体，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陆德明《经典释文》对"好"、"恶"二字的读音多有记录。如《礼记·大学》："如恶恶臭，如好好色。"释文："恶恶，上乌路反，下如字。"又"好好，上呼报反，下如字"。

《广韵》里"好"、"恶"二字的又读和释义正反映了这种现象。

好　呼晧切。善也；美也。又呼号切〔晧〕

呼到切。爱也。又呼老切〔号〕

恶　乌各切。不善也；说文曰：过也。

又乌故切〔铎〕

乌路切。憎恶也。又乌各切〔暮〕

"誉"字表示美名是名词，读去声；表示称誉赞美是动词，读平声。《礼记·表记》："子曰：君子不以口誉人。"《释文》："誉，音馀。"《左传·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杜预注："绳，誉也。"《释文》："誉音馀，又如字。"《广韵》的"誉"字正有平去两读。

誉　以诸切。称也。又音预〔鱼〕

羊洳切。称美也。又音馀〔御〕

"自败"、"败他"、"自坏"、"坏彻"是说"败"、"坏"这两个动词本身有自动、使动的不同，语法意义不一样，读音也就有差别。《颜氏家训·音辞篇》说：

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破人军曰败（原注：补败）。诸传记未见补败反。徐仙民读左传唯一处有此音，又不言自败、败人之别，此其为穿凿耳。

陆德明《经典释文》承认这种读音差别。如《左传·隐公元年》："败宋师于黄。"《释文》："败，必迈反，败他也。"又《公羊传·隐公十年》："公败宋师于营。"《释文》："必迈反，凡临他曰败，皆同此音。"试比较：《左传·昭公五年》："火焚山，山败。"《释文》："必迈反，又如字。"《广韵》的"败"字又读反映了这种差别。

败　自破曰败。说文：毁也。薄迈切，又北迈切〔夬〕

破他曰败，补迈切，又音呗〔夬〕

至于"坏"字的两读，也见于前代典籍。如：《礼记·儒行》："世治不轻，世乱不沮。"郑玄注："世乱不沮，不以道衰废坏己志也。"《释文》："坏，乎怪反，又音怪。"《左传·哀公十年》："二子各毁其乘。"杜预注："坏其军乘，公以足成三军。"《释文》："坏，音怪。"《广韵》的"坏"字又读正反映了这种差别。

坏 古坏切。毁也。又胡怪切〔怪〕

胡怪切。自破也〔怪〕

这类现象汉代经师已经有记录。近代历史比较语言学发达，通过汉藏语系一些语言的比较研究，发现这些语言也有利用声母、韵母、声调变化表示这些构词、构形方式的，这可能是汉藏语系语言的共同规律。因为当代学者多有论列，这里就从略了⑬。

五

《广韵》的又读字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某字在特定的场合有特定的读音。

"夫"字有两读。一是指成年男子，音甫无切。《礼记·曲礼》："若夫坐如尸，行如齐。"《释文》："夫方于反。丈夫也。"一表句首语气，是一个语气词。《乾·乾》："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释文》："夫，音符，发端之字皆放此。"《周礼·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郑玄注："郑司农云：夫发语声。"《释文》：方符反，或云(郑)司农音符。"《礼记·曲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释文》："夫音扶，凡发语之端皆然。"《广韵》的"夫"字又读正是如此。

夫 防无切。语助。又府符切〔虞〕

甫无切。丈夫〔虞〕

"於"字音央居切是介词，音哀都切表示呼声或赞叹，是叹词。在前代界画分明。如《书·舜典》："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释文》："於，如字，或音乌而绝句者非。"就是说，这里的"於"音央居切，是介词，不音哀都切，不在它后面断句。《广韵》的"於"字又读也正是这样。

於 居也；代也；语辞也。央居切，又哀都切〔鱼〕

哀都切。古作於戏，今作呜呼〔模〕

"居"字音九鱼切，是动词。《易·系辞》："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释文》："居，马(融)如字，处也。"音姬，居之切是语助词。《礼记·檀弓》："何居！我未之前闻也。"郑玄注："居读为姬姓之姬，齐鲁之间语助也。"《释文》："居音姬，下同。"又《郊特牲》："三日齐，一日用之，犹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郑玄注："居读为姬，语之助也。何居，怪之也。"《释文》："居音姬。"《广韵》的"居"字又读也有明显的区别。

居 九鱼切。当也；处也；安也〔鱼〕

居之切。语助，见礼㉚〔之〕

"姬"字音居之切，是周朝王室始祖之姓。《诗·召南·何彼秾矣》："曷不肃雝，王姬之

车”。《释文》:“姬,音基。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音与之切是帝王之妾。《汉书·文帝纪》:“母曰薄姬。”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姬音怡。众妾之总称。”钱大昭《汉书辨疑》曰:“六朝人称妾母为姨即此意。但不知姬有怡音。因变文为姨。此俗间之谬耳”。《广韵》的“姬”字又读界画也非常清楚。

姬 与之切。王妻别名,本又音基〔之〕

同姓也。居之切〔之〕

“蛸”字有两读。在“蟏蛸”一词中音所交切。《诗·豳风·东山》:“伊威在室,蟏蛸在户。”《释文》:“蛸,所交反,郭音萧。”《尔雅·释虫》:“蟏蛸,长踦。”《释文》:“蛸,所交反,郭音萧。”在“螵蛸”一词中音相邀切。《尔雅·释虫》:“不过,蟷蠰,其子蜱蛸。”《释文》:“蛸,音萧。”韵部略异。在《广韵》中“蛸”字的两读正体现了这一差别。

蛸 相邀切。螵蛸,虫也。尔雅注云:一名蟳蟭。亦姓。……又所交切〔宵〕

所交切。蟏蛸,喜子〔肴〕

“蛾”字音五何切,意思是蠶蛾。《尔雅·释虫》:“蛾,罗。”郭璞注:“蠶蛾。”《释文》:“蛾,本又作蛾。说文同,我河反。”音鱼倚切,意思是蚍蜉。《礼记·学记》引《说命》:“蛾子时术之。”《释文》:“蛾,鱼起反。”《广韵》的“蛾”字的又读也体现了这个区别。

蛾 五何切。蠶蛾。又姓。……《礼记》又音蚁〔歌〕

上同(指同蚁——笔者),见礼〔纸〕

还有一些字用作地名有专门的读音。《广韵》也有收录。这里不一一列举。

六

《广韵》有些字的又读值得怀疑。下面举一些例子。

駹 薄红切,又音龙〔东〕

按, 锺韵龙字小韵(力锺切)没有收这个字。江韵泷字小韵(吕江切)收了这个字。《龙龛手鉴·马部》:“駹,薄江(当作红——笔者)、吕江二反。”《广韵》“又音龙”的“龙”字很可能是“泷”的误字。

贲 符非切,又布昆、彼義、符文三切〔微〕

按, 支韵符羁切下没有收“贲”字。《易·贲》释文:“方义反,徐(邈)一音扶云反,又音奔。”《广韵》去声置韵彼义切有“贲”字。这里的“義”字当是“义”的误字。

龇 祖(原作相,据陈澧《切韵考》校改)稽切,又兹比切〔齐〕

按, 上声荠韵将几切小韵没有收“龇”字。《说文·此部》“龇”字徐铉音将此切。《广韵》上声荠韵徂礼切小韵收有“龇”字,注明又音子西、兹此二切。根据以上材料,兹比切当作兹此切。纸韵将此切小韵正收录有这个字。

髟 甫遥切,又所衔切〔宵〕

甫烋切,又音标,彡二音〔幽〕

所衔切〔衔〕

按，“髟”音所衔切是错的。清人段玉裁注《说文》已经谈到。他说：“《五经文字》必由反。泰部髼从此为声，可得此字之正音矣。音转乃为必凋切，匹妙切。其为所衔切者大谬，误认为彡声也。”

炕 呼郎切，又苦朗切〔唐〕

按，荡韵苦朗切小韵没有收这个字。据《说文·火部》“炕”字徐铉音苦浪切。《龙龛手鉴·火部》同。这个“朗”字可能是“浪”字之误。

睯 奴丁切，又乃定切〔青〕

按，去声径韵乃定切没有收这个字。平声之韵赤之切小韵有这个字。卷子本《玉篇》残卷曰部此字音乃经、乃之二反。乃定这个切语可能有误。但是《集韵》去声径韵乃定切小韵已经收了这个字。值得进一步探讨。

垩 馀针切，又延求切〔侵〕

按，垩音延求切在前代文献里没有见过。《集韵》、《类篇》这个字下面都引《说文》：“近求也。”看来延求切这个切语不能够成立。它是“近求也”三字之误。

䶮 一盐切，又鱼检切〔盐〕

按，《说文·女部》、《玉篇·女部》、《广韵》和《集韵》感韵五感切这个小韵没有“䶮”字，只有“嬐”字。《广雅·释诂一》：“嬐，美也。”曹宪用“乌检”二字作切语。《广韵》的鱼检切也许有误。

蘳 胡瓦切，又音坏〔马〕

按，《广韵》去声古坏切、胡怪切两个小韵都没有收蘳字，音坏值得怀疑。段玉裁对此曾有论证，抄录如下：

“此谓读如隳坏之隳也。隓、隋声，在十七部，音转许规切，入十六部。凡圭声字在十六部。铉本脱去隳字。《广韵》蘳有坏音误矣。《广韵》胡瓦切，十七部之音变也。”⑬

𥁕 云久切，又余救切〔有〕

按，去声宥韵余救切没有收这个字。于救切小韵有这个字。《说文·皿部》“𥁕”字音于救切。这个“余”字可能是“于”的误字。

㡾 丘倨切，又口答切〔御〕

按，入声合韵口答切小韵没有收这个字，但是古沓切小韵收了这个字。《礼记·杂记》：“朝夕哭不帷。”郑玄注：“既出则施其㡾鬼神。”《释文》：“《玉篇》：羌据、公答二反。”“公”字在见纽，“口”字在溪纽。“口答切”可能是“古答切”之误。

𧼮 胡遘切，又蒲北切〔候〕

按，入声德韵蒲北切下没有“𧼮”字，有“踣”字。《集韵》入声德韵同。“𧼮”和“踣”意义不一样，“𧼮”是蹇行，“踣”是偃仆。《玉篇·走部》“𧼮”字下也没有蒲北切的音。这里蒲北切值得怀疑。

姡　户括切，又音刮〔末〕

按，入声锴韵古頞切小韵不收“姡”字。《尔雅·释言》：“靦，姡也”。《释文》：“姡，户刮反，又户括反。”《广韵》锴韵下刮切小韵收了“姡”字。这里“刮”字上面可能脱去了一个表示匣纽声母的字。

如果把«广韵»全书的又读字参照前代典籍认真进行一番清理，将会发现更多的又读字属于文字讹误或前代误读。

注　释

① 这里引用«广韵»只录切语，韵部名称写在〔 〕内。

② «广韵»入声以灼切小韵没有收“濼”字。有“灤”字，注云：“水名。”

③ 见陆法言«切韵序»。

④ 见«广韵»前列增字各家姓名。

⑤ 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参看周祖谟«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问学集»上册第四一三页。

⑨ «颜氏家训·音辞篇»：“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

⑩ 它们是：去声御韵：“捒，所去切，又色主切。”“句”在遇韵“庡”字在洽韵侯夹切小韵下，又在狎韵古狎切小韵下。

⑪ 它们是：上声纸韵：“坻，诸氏切，又直尼、当礼二切。”纸是支韵上声，直尼切在脂韵。脂韵：“夂，息遗切，又楚危切。”楚危切在脂韵。“髀”在纸韵并弭切小韵下，又在旨韵卑履切小韵下。

⑫ 它们是：“挦”在侵韵徐林切小韵下，又在覃韵昨盐切小韵下。“徐”在邪纽，“昨”在从纽。“濜”字在上声轸韵慈刃切小韵下，又在去声震韵徐刃切小韵下。“慈”在从纽。“鄛”在上声麌韵慈庾切小韵下，又在上声缓韵辞纂切小韵下。“辞”在邪纽。侵韵：“霨徐林切，又才心、昨盐二切。”“灊徐林切，又才心、昨盐二切。”“昨”、“才”都在从纽。冬韵：“慒藏宗切，又似由切。”“藏”在从纽，似在邪纽。

⑬ 参看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载«问学集»卷上。王力«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

⑭ «庄子»的释文也收录了这个音，不是只见于«礼记»。

⑮ 参见«说文·艸部»“蘸”字注。

《广韵》讹夺举正（增定稿）

葛信益

《广韵》一书，承袭隋陆法言《切韵》及唐代诸家音韵而作，为现存韵书之最完备者，治韵学者多宗之。盖《广韵》之于韵学，犹《说文》之于字书，轻重略等。顾其书修于众手，或因纂辑未审，或以迻写讹夺，字句间有不可通者，近世传刻，亦复不同。间尝以张刻泽存堂本为主，就其可疑，以傅氏双鉴楼及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北宋刻本，涵芬楼覆印宋刊小字本，黎刻古逸丛书本及元泰定本、顾翻明经厂本、曹刻楝亭五种本，互为校雠，订正纰缪。然往往误者同误。因又取残存之唐人韵书：若《切韵》、若内府本及敦煌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若《唐韵》、若《五代刻本切韵》、与夫其他有关之字书韵书参订之。倘各本对勘，仍不得其解，则别谋他途。约得四事：藉又音，辨讹夺。如以模韵訹注又忧俱切，而知虞韵忆俱切下夺落正文訹字及趏字原注，遂以訹字原注误系于趏下。一也。考出处，明是非。如歌韵䔢下引《汉书》有䔢宗；遇韵䏶下注云小卮有盖。考汉书知䔢乃后出讹字；㑭宗字已见登韵。案《说文》知䏶为䏶之讹文。䏶已见獮韵。二也。据形以审音。如㵃从崔声，不得音千侯；膘从票声，不得切子小。三也。依音以定形。如昌里切之䊰为从止之讹；奴计切之㦰乃㦰字之误。四也。总其所得，有为《广韵》之误，有为自《切韵》以来已误，《广韵》失检，从而仍袭者。要皆考稽群籍，辨正原委，与寻常校勘点画者殊科。都二百余则，括其类例，分之为八：一曰字夺而注误系者；二曰正文讹误者；三曰注中又音讹误者；四曰本无其字，因讹而成字，遂添音切者；五曰本无其音，因反切字误，遂有异读者；六曰本无其音，因误认声旁而有异读者；七曰误注又音者；八曰因错行或误归而音讹者。汇成是编，贡诸同好，纠缪拾遗，则俟君子。稷山葛信益识。

一曰字夺而注误系者

平声

五支去奇切踦、一隻。（原文、下同）

踦 侧耳也 。 䠹 一隻。（字外加□号表示补文，下同）

案踦、《玉篇》、《集韵》、《类篇》均训侧耳也，而无一隻之义。一隻盖䠹字之训耳。本韵居宜切䠹，注云：䠹身单貌。《集韵》䠹字二见：居宜切注：一身也；丘奇切注：《字林》隻也，谓一身。《类篇》同。是《广韵》去奇切应有䠹字，因夺落其字及䠹之原注，遂以一隻二字误系于踦下。楝亭本既改踦作从目之畸，又于一隻上增目字，此大谬也。兹特据补如上，与居

宜切踦为又音字。

十虞忆俱切尪、盘旋。

尪 股尪也 。 〓 、盘旋。

平声模韵哀都切〓。注云：盘〓、旋流也。又忧俱切。案又忧俱切即虞韵忆俱切，但其下无〓字。而尪注：盘旋，与模韵〓字义同。考《说文》允部尪，股尪也。敦煌本王仁昫《刊缪补缺切韵》（简称敦煌本王韵或敦王、王一。下同。）虞韵尪注股。《集韵》虞韵邕俱切尪注：《说文》：股尪也，李阳冰曰：体屈曲。又〓、注云：盘〓，旋流也。是尪字均无训盘旋之义者，而盘旋乃〓字之训释。据此，知《广韵》虞韵忆俱切尪之原注及正文〓均夺落，遂误以〓之原注盘旋二字系于尪下，张冠李戴矣。此据他韵异读字之又音而证明其夺落正文者。

十二齐呼鸡切绝，痛声。

绝 黄病色 。 欷 、痛声。

案绝训痛声，与色旁不合。考《玉篇》、《集韵》均䨲，绝同字，训黄病色。《玉篇》许奚切、《集韵》馨奚切，音同。是《广韵》绝下原注：黄病色，三字盖脱落耳。而《集韵》馨奚切又有欷字，注云：痛声。《玉篇》欠部欷同屎。屎下云：呻吟也，许脂切。《广韵》脂韵屎，注云：呻吟声。《集韵》脂韵吚，或作屎、欷。由是知痛声字应作欷。《广韵》盖误以绝为欷而脱欷字耳。

二十六桓薄官切縏、番和、县名、在凉州。

縏 小囊也 。 番 番和，县名，在凉州。

平声元韵附袁切番、注：《说文》曰，兽足谓之番，经典作蹯，又翻、盘、潘三音，书亦音波。孚袁切番、注：数也，递也，又盘、潘、烦三音。案翻音番音波音及烦音之番。《广韵》均各重出，惟盘音所属之桓韵薄官切下无番字，而縏注：番和，县名，在凉州。考《内则》施縏袠，郑注云：縏，小囊也。《集韵》桓韵蒲官切縏注：小囊。番注：番和，县名，在张掖郡。据此，知《广韵》桓韵薄官切縏之原注及正文番字均夺落，遂误以番之原注"番和县名在凉州"七字系于縏下。是縏下应据《内则》郑注补"小囊也"三字，"番和县名"上应据元韵番字又音及《集韵》补其正文"番"字。

上声

三十五马胡瓦切瓡、大口，又声。说文曰：山踝也。

〓 大口，又声。瓡，说文曰：击踝也。

案大口，又声，本〓字之注。《广韵》因夺〓字，遂以其注文误入瓡下。敦煌本《王韵》马韵胡瓦反瓡，注击踝。〓、注：大口。《玉篇》丮部瓡下云：山踝也。瓦部〓下云：大口也。《集韵》〓、注：或省作〓。均可证。

去声

四十六径他定切汀,汀濴、不遂志,又音厅。

汀、汀濴, 小水 , 又音厅。 忊 、不遂志。

案汀字又见青韵他丁切,注云:水际平沙也。此注不遂志,与字形不相侔。考《集韵》他定切汀下云:汀濴、小水。别有忊字训忊濴,不得志皃。本韵乌定切濴、注云:志恨也。亦可证不遂志当即忊字之训。《广韵》不宜无忊字,盖夺之耳。

五十三勘丁绀切䖔、冠帻。一曰:马步近前。

帎 冠帻。䖔、一曰:马步近前。

案冠帻乃帎字之注。《广韵》因夺帎字,遂以其注文误隶于䖔下。《集韵》五十三勘丁绀切䖔、注:马睡皃。帎、注:冠俯前也。可证。

五十九鉴许鉴切阚、犬声。

阚、 虎声 。 獭 、犬声。

案阚别见豏韵火斩切,训虎声。而犬声之字作獭。见阚韵下瞰切及鉴韵楚鉴切。《集韵》许鉴切有獭、有阚。獭注:吠声。阚注:兽怒声。疑《广韵》许鉴切脱獭字及阚字之原注,而误以獭注系阚下耳。

入声

十九铎匹各切泺、陂泺。霩,上同。

泺、陂泺。 霩、雨皃 。霩、上同。

案霩系霩字重文,《广韵》因夺霩字,遂误以霩上同三字连接泺下。内府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简称内府本《王韵》或故宫本《王韵》或内王、王二。下同。)铎韵匹各反霩次泺之下。《玉篇》雨部霩,又匹各切。均可证《广韵》铎韵匹各切下夺霩字。《集韵》铎韵匹各切泺注:或作濼。亦省作泺。盖亦沿《广韵》而误。窃意霩上应据内王及《玉篇》补正文霩字及注雨皃二字,与麦韵古核切霩雨也,为又音字。

《广韵》泽存堂本有字及注均夺落者,特附于此:

十六蒸, 嬹 ,许陵切, 女字 。

案嬹,宋小字本及元泰定本兴纽下均有,注云:女字。泽存堂本误将此字及注均夺落,而在领纽兴字注末仍注有数字"三"(泽存堂本兴纽实际只有兴及郱二字,补一嬹字,始与"三"字相符),亦可证兴纽下夺一嬹字及注之迹。考《集韵》蒸韵嬹注云:悦也,一曰女名。

二曰正文譌误者

平声

四江，𤭛、下江切，同缸。

案𤭛，《玉篇》、《集韵》均以之为缶字重文，而缸字重文作㼚。内府本《王韵》缸注，亦云又作㼚，均与《说文》合。考此字从工声与下江之音正谐。疑𤭛字为㼚字之讹也。当据正。

五支，渒，府移切，水名。

案渒，《集韵》同。《集韵》渒，注云：水名，在弋阳。考《说文》淠下云：淠水，出汝南弋阳，垂山东入淮，从水畀声。是渒当即淠字之误。淠又见本书至韵匹备切及霁韵匹诣切下，惟霁韵淠亦讹作渒。内府本《王韵》不讹。

十虞，䔡，羊朱切，同蕍。

案䔡字，不得音羊朱切。考《集韵》此字作蕍，从育声，与其音切正谐。本书一屋余六切下又有䔡字，注云：茂也。与此为一字。又考此字从甚旁不可解，疑甚为长之讹，字当作蕍，从艸、长，育声。犹䕅，䕨等字之从艸从长也。

二十七删，㯻，数还切，关门机，出《通俗文》。

案㯻，数还切，不得声。考《玉篇》此字作㯿。盖是从木、户，睘声字也。当据正。《集韵》又讹作㯻。

四宵，𩐁，市昭切，击也。

案𩐁，《切韵》及内府本《王韵》均未收。一九四七年故宫博物院影印唐写本王仁昫《刊缪补缺切韵》（简称故宫影印本王韵或王三。下同。）收此字作䎄。《集韵》作䎄，注云：击也，从卩。考䎄、䎃即《说文》之𢁿。《说文》巴部𢁿下曰：𢁿击也，从巴帚，阙。博下切。系传曰：从巴帚声。补写反。又《玉篇》巴部𢁿下云：市招切，击也。《篆隶万象名义》巴部𢁿下亦云：时照切，𢁿击。据此，《唐韵》博下切者，以巴为声也。《玉篇》市招切者，认帚为声也。是为两体皆声之字矣。然野王先于孙愐，市招云者，当即𢁿字之旧音。且疑当时字形尚如故宫影印本《王韵》或《集韵》所作，从㔾而不从巴，迨后㔾讹而为巴，《唐韵》遂据以作博下之音。讵知博下，乃后读之讹音也。于此又可推知孙愐时，《说文》𢁿字已讹从巴矣。大徐因不得其解，故云阙。小徐幸能参考顾书，定为帚声，以存许书之旧也。要之，此字当从故宫影印本《王韵》作䎄或从《集韵》作䎄。篆应作𢁿，象人执帚之形，帚亦为声，如埽从帚亦声之例。《广韵》上声马韵博下切不收此字，《集韵》马韵收之。而收于平声宵韵，盖据野王之音也。惟字形以市昭切下多从召得声之字，遂涉召而讹为𩐁。召声虽与市昭之音谐，而形实误，亟当据正。

八戈，蔂，落戈切，盛土草器。

案蔂为虆字之讹。内府本《王韵》此字作虆。《集韵》蔂，注：或作蔂、㙕，均可证。本书

平声萧韵落萧切又有蓏字，注云：草器，又力戈切。与戈韵蓏为一字，然亦同误。《集韵》萧韵此字亦作蓏，当沿《广韵》而误，惟六脂伦追切之蔂不误。然则本书萧戈二韵之蓏均当依《内王》及《集韵》订正。

十八尤，䫌，匹尤切，寐作声。

案䫌，《集韵》作䫌，从不声，与匹尤切之音正谐；且匹尤切下多从不得声者，亦可证䫌为䫌字之讹。

又巷，缚谋切，姓也，出纂文。

案《玉篇》艸部有巷字，云：人性，防无切。此巷盖即巷之讹。从包声，与缚谋切之音正谐。

上声

五旨，䏿，火癸切，恚视，又火季切。

案䏿字从商声，不得音火癸切。此字至韵香季切作䏿，从商声，亦与其音切不谐。考《集韵》旨韵、至韵此字均作䁤，从巂声，与火癸、香季之音均谐。可证《广韵》䏿、䏿二字均䁤之误。内府本《王韵》至韵此字作睎，正亦䁤字之讹也。

六止，草，胥里切，胡草。

案草，敦煌本《王韵》作葈，注云：胡葈，亦作蓆。《集韵》作葈，注云：胡葈，艸名，枲耳也，或作蓆。又《列子·杨朱篇》，甘枲茎，注：枲，胡枲也。殷敬顺《释文》引《苍颉篇》云：葈耳也，葈依湖海楼本，世德堂本作葈。一曰苍耳。知此字绝非从卑得声。又考《玉篇》艸部有𦺇，云：即葈耳，且已切。疑亦胡草字之变形。然由此知草字当从𢍏形。复以胥里切之音求之，当从囟得声，胥里切下多从囟得声者。故此字当作葸矣。《敦王》及《集韵》此字下体从廾，正艸字之变，而其中体之田及由，与夫《苍颉篇》之卤或图，均囟字之形讹也。

又纰，昌里切，绩苧一纰，出《新字林》。

案纰字从比，不得音昌里切。《集韵》此字作紦。注：绩苧一纰谓之紦。《类篇》亦作紦。从止声，与昌里切之音正谐。且本韵多从止得声之字，而无一从比声者，均可证作紦是也。纰乃缘注中纰字而误也。

十四贿，侑，于罪切，痛而叫也。

案侑字从肴，不得于罪切。考《说文》侑下云：刺也，一曰痛声。胡茅切。《玉篇》侑字音训与说文同，均无于罪之音。初以贿韵不得有从肴为声之字，即疑系有旁之讹。继考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五痏条下引《通俗文》云：于罪反，痛声曰侑，警声曰傲，益信前说不谬。然则此侑字乃侑字之误也。《颜氏家训·风操篇》云：《苍颉篇》有侑字，训诂云：痛而謼也。又《切韵》及敦煌本、内府本《王韵》此字均作侑，知其讹误已久。

十七準，縻，丘尹切，束缚。

縻，内府本及敦煌本《王韵》作縻。案縻、縻均麇字之误。原本《玉篇》残卷系部云：縻，丘陨反，束缚也，是其证。縻又见本书十八吻，音丘粉切，注引《左传》无勇縻之束缚也。《左哀二年传》縻字本作縻。杜预注曰：縻，束缚也，《释文》云：縻，丘陨反。案縻当即縻之俗

体，是亦可证縣为縻字之讹也。

二十八獮，譬，符蹇切，俗辩。

案譬字显系譽之形讹。段玉裁改为譽，甚是。段并云："巧言为辩，见《魏书·江式传》。"

二十九篠，赫，奴鸟切，嬲赫。

案赫字从赤，绝无音奴鸟切之理。考《集韵》据日本金泽文库藏宋本《集韵》，今通行本作赫，误。《类篇》作赫。《淮南·齐俗训》云：譬若舟车楯赫。又《修务训》云：沙之用赫。《文子·自然篇》云：沙用赫。均可证赫为赫字形近而误。本韵鳥皎切嬲注：嬲赫之赫，亦赫字之讹也。

三十二晧，皞，卢晧切，广大皃。

案皞，卢晧切，与皐声绝不谐，皞盖即顥字之误。《玉篇》页部有顥无皞，顥注：公老切，广大皃。其证一也。《集韵》晧韵鲁晧切无此字，而古老切下有顥字，注云：广大皃。《广韵》晧韵不应无皞字。其证二也。然其应入古老切下而反收于卢晧切者，疑为唐人笔误也。考《切韵》晧韵卢晧反下尚无此字，敦煌本《王韵》及故宫影印本《王韵》始有之。

三十三哿，鄬，来可切，鄬钓，出《异字苑》。

案鄬，《集韵》、《类篇》均作锣，注云：曳钓也。此鄬当是锣字之误。又注中钓字，古逸本作钓，与《集韵》、《类篇》合。

四十一迥，闰，他鼎切，门上关。

案闰，《集韵》作闺。从壬声，与他鼎切之音正谐。此闰字当即闺字之讹。《玉篇》此字亦讹。

四十四有，騲，房有切，盛也，亦作騗。

案騲，《集韵》作騑，注云：马盛也，一曰益也，或作騗。是。盖騲为騗之隶体，与骍为二字。骍字或写作騗，因讹为騲耳。

五十琰，旃，衣俭切，掩也。

又旜，衣俭切，掩光，又於叶切。

又俨韵，旃，於广切，旃翳。

又入声叶韵，旜，於叶切，掩光名。

案《集韵》琰韵及叶韵此字皆作旜，与《广雅》合。考《广雅》释器，旜，率也。曹宪音於劫反，又於检反。《玉篇》㫃部此字音於业，於俨二切。字亦讹作旜，注云：掩光也。曹音於检反与琰韵衣俭切音同，於劫反与叶韵於叶切音合。而野王於俨切一音又与俨韵於广切音同。据此，可证上述旃、旜、旃诸体均旜字之讹。旜从㫃，図声。《说文》図，读若聂。《广雅·释器》図，曹音女洽反。本书瞒韵女减切図字，亦从図声。本书琰韵衣俭切两收此字者，盖以两体均讹而形不同，遂备收之耳。

去声

五寘，骴，疾智切，鸟鼠残骨。

案骴，《说文》作骴，从骨此声，与疾智切音合。《玉篇》骨部作髊，注云：作骴同。《集韵》

疾智切骴，注云：亦作殨。检故宫影印本《王韵》在智反殨，注云：或作骴。均可证《广韵》此骴字实为骴字之讹。又《广韵》平声支韵疾移切又有骴，注：又音自。

九御，屦，徐预切，履属。

案屦，诸家《切韵》无。《集韵》，《类篇》作屐。屦、屐均不得徐预切。段玉裁校本改履作屖，与《说文》、《玉篇》合。案屖又见本韵羊洳切及语韵徐吕切下。

十二霁，愲，奴计切，愲恑音慢，又相愲摩也。

案愲字从骂，不得奴计切。考《玉篇》、《集韵》均无此字。《集韵》霁韵郎计切下有㥳字，注云：㥳忚，欺谩也。据此，愲疑即㥳字之讹，本音郎计切，钞胥误入奴计切下耳。本书齐韵郎奚切下已有㥳字，注云：㥳忚，欺慢之语，出《方言》。此郎计切即其去声也。又注云音慢二字，疑即欺慢之误。

三十二霰，閵，在甸切，门次。

案閵字音在甸切，与𢌿声不谐。考《玉篇》此字作闧。从荐声，与在甸切之音正谐，可证《广韵》此字讹误。《集韵》又沿《广韵》而误。

五十候，豱，都豆切，豱尾，张衡《东京赋》云：日月会于龙豱。

案豱，与今《文选》李善注本及六臣注本合，《国语·楚语》亦作豱。五臣注本作豱（豱即豱之或写），薛综注皆音鬥，鬥与都豆切音同。考豱既音都豆切，当从豖作豱。本书觉韵竹角切豝注云：龙尾。与此为一字，即从豖声。《集韵》觉韵豝字或体正作豱，均可证。

入声

二沃，𣪊，将毒切，穿也。

案𣪊，北宋本及宋小字本作𣪊。𣪊、𣪊均𣪊字之误。《集韵》𣪊，注：或省作𣪊，可证。本书铎韵𣪊音在各切，注云：穿𣪊，与此为一字。

三烛，觠，居玉切，曲角。

案觠，诸家《切韵》及《玉篇》角部均无。《集韵》、《类篇》均作觠，从具。考居玉切下多从具得声者，初疑作觠是，其作觠，盖涉上文臼字而误。惟从具声与曲角义不近，因又疑觠为觠字之讹。居玉切下有𩏑字，从类声。《说文》觠，曲角也。本书觠收仙、線二韵，一注云：曲角；一注引《尔雅》云：羊属，角三觠，羷。郭注云：觠曲三帀。义与此字注全同。

十二曷，薩，桑割切，释典云：菩薩，菩、普也，薩、济也，能普济众生也。

案薩，《唐韵》及《集韵》均作薩。考薩，薩均薛字之讹。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三开士条下云：扶薩，又作扶薛。张有《复古编》薛下云：又桑割切作薩，非。案薛即薛，鲁颂，在泮，释文云：字又作薛。又《集韵》曷韵，薛或作薩。盖草书写自作阝耳。周伯琦《六书正讹》曰：薛，艸也，别作薩，非。则此字讹误之迹，亦可以示诸掌矣。今俗写萨字从产，尤非。

二十陌，硅，虎伯切，硅破。

案硅字从圭，不得虎伯切，诸字书韵书及经传均无此字。考《集韵》霍虢切谍纽砉下注云：或书作砉。此硅字盖即砉字之误。本书虎伯切谍纽下亦有砉字，当与此为一字或写。

二十一麦，㷔，下革切，烧麦。

案煅，敦煌本《王韵》及《集韵》均作椴，与《说文》合。《说文》椴下云：穜稜（小徐本作穜椴）一曰：烧麦柃椴也。《集韵》椴，注云：烧麦柃椴也。《广韵》此字讹。又《敦王》椴，注云：又胡的反。《玉篇》椴下云：胡的切。胡的即锡韵胡狄，惟胡狄切下字作椺，亦误，《集韵》作椴可证。注云：钟椺，又胡老切。案鐘椺，当即穜椴之讹，又胡老切，盖即又胡革切之误。故宫影印本《王韵》锡韵此字下注：“又胡革反”，《玉篇》椴又“胡革切”均可证。

二十三锡，𢤛，奴历切，古文惄。

案𢤛，《玉篇》、《集韵》作𢤪。《集韵》𢤪为惕字重文。案惄与惕古通。《广雅·释诂》一作𢡡，王疏改作𢛫，云：字从心衄声，各本讹作𢡡。又《文选》王子渊《洞箫赋》云：愤伊郁而酷𢤪，据六臣注本及李善注本，五臣注本𢤪，又讹作𢤪。注引《苍颉篇》曰：𢡡，忧皃，奴谷切。又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六云：惕，古文惄，𢤪二形，同奴的反。《广韵》一屋有衄字，音如六切，注云：俗作衂。然则，此字当作𢛫，亦作𢤪。《玉篇》、《集韵》及《一切经音义》所作不误，《广韵》作𢤛，误矣。《广雅》之𢡡，《文选》之𢤪及𢤪，亦均误矣。

三十怗，磬，他协切，鼓无声，或作鼙。

案此字五代刻本韵书作嶜，《集韵》鼙注：或作磬。占声与他协之音正谐，则此磬疑即嶜字之讹。

三曰注中又音讹误者

平声						
正文及又音	误	正	证明：正文下又音所对照之纽切	证明：《广韵》各本	证明：唐诸家《切韵》及《玉篇》	案语
一东 䮾 薄红切又音龙	龙	泷	江韵泷纽吕江切			
四江 𤄯 女江切又音羘	羘	羫	本韵羫纽苦江切	羘、小学汇函覆刻明本、符山堂本、明经厂刻本均作羫。		案字书无羘字。
五支 𥾣 即移切又音前	前	剪	獮韵剪纽即浅切		内府本及敦煌本《王韵》此注均作又子践反	案子践与即浅音同。
又 𧊒 即移切又遵诛切	诛	谏		诛，宋小字本作谏		案𧊒字从此，不得音遵诛切，诛字误。惟旨韵遵诔切下无𧊒字，𧊒见纸韵即委切

续表

平声						
正文及又音	误	正	证明			案语
			正文下又音所对照之纽切	《广韵》各本	唐诸家《切韵》及《玉篇》	
						下。又楝亭本此注作又遵为切。考本韵遵为切下亦无觜字，而姊宜切下有觜字。又元泰定本及小学汇函覆刻明本作又遵鬼切。盖本《玉篇》觜注又子鬼切而改。
又 腄 子垂切又之垒切	垒	累	纸韵捶纽之累切，注：又子垂切		垒，《切二》《切三》及内府本《王韵》均作累。《玉篇》腄子垂、之累二切	
六脂 犁 力脂切又即奚切	即	郎	齐韵黎纽郎奚切	即北宋本宋小字本及古逸本均作郎		
又 谁 以追切又士隹切	士	十	本韵谁纽视隹切		士，故宫影印本《王韵》作十。《玉篇》谁，以隹、十惟二切	案十惟与视隹音同。又士，北宋本作卜，元泰定本作七，均误。
又 槌 直追切又直畏切	畏	累	寘韵縋纽驰伪切		内府本《王韵》此注作又驰累反	案驰累与驰伪音同。
八微 霏 芳非切又方市切	市	巾	真韵彬纽府巾切	市，北宋本，楝亭本及小学汇函覆刻明本均作巾	市，故宫影印本《王韵》作巾	
又 贲 符非切又彼羲切	羲	義	置韵贲纽彼義切			
十虞 雩 羽俱切又沉于切	沉	况	本韵訏纽况于切	沉，小学汇函覆刻明本作况	沉，《切韵》及故宫影印本《王韵》作况	
又 舀 羊朱切又代兆切	代	弋	小韵鹭纽以沼切	代，各本均作弋		案弋、以声同一类。

续表

平声						
正文及又音	误	正	证明			案语
			正文下又音所对照之纽切	《广韵》各本	唐诸家《切韵》及《玉篇》	
十一模刳 苦胡切又注乎切	注	汙	本韵乌纽哀都切	注：元泰定本，小学汇函覆刻明本均作汙	敦煌本《王韵》及故宫影印本《王韵》此注作又於孤反	案汙、哀、於三字，声同一类。
十二齐呰 祖稽切又兹比切	比	此	纸韵紫纽将此切		兹比，故宫影印本《王韵》作兹此	
十三佳查 士佳切又七瑕切	七	士	麻韵楂纽钼加切			案士、钼声同一类。
十六咍簸 落哀切又里之切	知	之	之韵厘纽里之切		知，切三、敦煌本及故宫影印本《王韵》均作之	案本书支韵无此字，此字见之韵里之切下，可证知字误。
十八谆纶 力迍切又音鳏	鳏	鳏	山韵鳏纽古顽切			案本书无鳏字。
二十五寒难 那干切又奴肝切	肝	汗	翰韵攤纽奴案切	肝，元泰定本及小学汇函覆刻明本均作汗		
二十六桓劗 在丸切又子攢切	攢	襸	本韵钻纽借官切	攢、北宋本作襸		
五肴猇 胡茅切又直交切	交	支		交，北宋本、宋小字本、古逸本及小学汇函覆刻明本均作支	《切韵》此注作又直支反	案又直支切，属支韵澄纽，但支韵直离切下无猇字（《集韵》有之，音陈知切）。
又 獶 女交切又力刀切	力	奴	豪韵猱纽奴刀切	力，北宋本、宋小字本均作奴	敦煌本《王韵》及故宫影印本《王韵》此注作又乃劳反	案奴、乃声同一类。
六豪犞 土刀切又昌来切	来	求	尤韵犨纽赤周切未收此字，而误收于咍韵昌来切	来，元泰定本及小学汇函覆刻明本均作求	《切韵》作又昌求反，敦王、内王均误作又昌来反	案《集韵》尤韵蚩周切收犞字，与又昌求切合。《广韵》因误据又

续表

平声						
正文及又音	误	正	证明			案语
			正文下又音所对照之纽切	《广韵》各本	唐诸家《切韵》及《玉篇》	
						昌来切之来而又收犕于咍韵末，并增一昌来切，《集韵》咍韵又沿其误。
七歌 柁 徒河切又达河切	河	可	哿韵爹纽徒可切	河，北宋本、宋小字本及古逸本均作可		
八戈 迦 居伽切又音伽	伽	加	麻韵嘉纽古牙切	伽，北宋本、宋小字本及古逸本均作加		案古牙切与加音同。
十一唐 蕩 吐郎切又徒郎切	郎	朗	蕩韵蕩纽徒朗切			
十三耕 狰 側茎切又音净	净	静	静韵静纽疾郢切			
十九侯 䁱 乌侯切又若侯切	若	苦	本韵彄纽恪侯切	若，元泰定本及小学汇函覆刻明本均作苦	内府本及敦煌本《王韵》此注作又口投反	案苦、恪、口三字，声同。
又 剾 乌侯切又格侯切	格	恪	本韵彄纽恪侯切		内府本及敦煌本《王韵》此注作又恪侯反	
又 鯫 徂钩切又七苟切	七	士	厚韵鯫纽仕垢切	七，北宋本、宋小字本及古逸本均作士	七，故宫影印本《王韵》作士	案仕、士声同。
二十二覃 篸 侧岑切又作感切	感	憾	勘韵篸纽作绀切		《切韵》及内府本《王韵》此注作又作憾反	
二十三谈 倓 徒甘切又徒监切	监	滥	阚韵倓纽徒滥切	监，元泰定本及小学汇函覆刻明本作滥		
二十四盐 襳 失廉切又丑兼切	兼	廉	本韵觇纽丑廉切	兼，元泰定本及小学汇函覆刻明本作廉		

续表

上声						
正文及又音	误	正	证明			案语
			正文下又音所对照之纽切	《广韵》各本	唐诸家《切韵》及说文《玉篇》	
四纸氏　承纸切又指音	指	精	清韵精纽子盈切	指，北宋本、宋小字本及古逸本均作精		
又　嫣　於诡切又许以切	以	委	本韵毁纽许委切	以，元泰定本及小学汇函覆刻明本作委		
十姥驵　徂古切又徂朗切	徂	祖	荡韵驵纽子朗切			案祖、子声同。
十一荠劙　卢启切又力多切	多	移	支韵离纽吕支切	多，各本均作移		案移、支音同。
十四贿頯　口猥切又口瓦切	瓦	兀	没韵窟纽苦骨切		内府本《王韵》頯注又口兀、口坏二反	案兀、骨音同。
又　嵬　五罪切又玉回切	玉	五	灰韵鮠纽五灰切	玉，元泰定本、小学汇函覆刻明本及楝亭本均作五		
十六轸引　余忍切又徐刃切	徐	馀	震韵胤纽羊晋切			案羊、馀声同。
十九隐亲　仄谨切又脊臻	蹝	臻	臻韵臻纽侧诜切	蹝，元泰定本及小学汇函覆刻明本均作臻		
二十一混楯　徒损切又支旬切	支	丈	谆韵䏛纽直伦切		《玉篇》楯丈旬、豬旬二切	案直伦、丈旬音同。
二十八獮扁　符善切又辨音	辨	辫	铣韵辫纽薄泫切	辨，北宋本、宋小字本及楝亭本均作辫		
三十一巧獿　下巧切又好巧切	好	奴	本韵獿纽奴巧切	好，元泰定本及小学汇函覆刻明本均作奴		

续表

上声						
正文及又音	误	正	证明			案语
			正文下又音所对照之纽切	《广韵》各本	唐诸家《切韵》及《玉篇》	
三十四果惢苏果切又才棰切	棰	捶	纸韵惢纽才捶切	棰、各本均作捶		案棰字本书无。又纸韵才捶切之捶，泽存堂本亦讹作棰，并当据正。
三十五马蘳胡瓦切又音坏	坏	隓	支韵隓纽许规切		蘳，《说文》小徐本读若隓坏	案蘳，《说文》大徐本读若坏，坏上脱隓字，《广韵》又音坏，乃踵其误耳。
四十四有宜云久切又余救切	余	于	宥韵宥纽于救切	余，元泰定本及小学汇函覆刻明本作于		案余、于声不同类。
四十五厚鲰仕垢切又七沟切	七	士	侯韵鲰纽徂钩切	七，元泰定本及小学汇函覆刻明本均作士	内府本《王韵》、敦煌本《王韵》及故宫影印本《王韵》均作士沟反	案侯韵鲰音徂钩切，徂字元泰定本及小学汇函覆刻明本作鉏，士、鉏声同一类。
五十四槛顩丘槛切又五减切	减	咸	咸韵喦纽五咸切		五减敦煌本《王韵》、故宫影印本《王韵》此注均作五咸	

去声						
正文及又音	误	正	证明			案语
			正文下又音所对照之纽切	《广韵》各本	唐诸家《切韵》	
一送㚇作弄切又子贡切	贡	红	东韵葼纽子红切		内府本《王韵》此注作又子红反	
十三祭蜹而锐切又音埶	埶	爇	薛韵爇纽如劣切	埶，各本均作爇	《唐韵》亦作爇	
十四泰奈奴带切又致个切	致	奴	箇韵奈纽奴个切		内府本《王韵》此注作又奴个反	
十八队蚚胡辈切又音析	析	祈	微韵祈纽渠希切			

续表

去声						
正文及又音	误	正	证明			案语
			正文下又音所对照之纽切	《广韵》各本	唐诸家《切韵》	
二十四焮濦於靳切又於觐切	觐	勤	欣韵殷纽於斤切		内府本《王韵》此注作又於勤反	案於斤、於勤音同。
三十二霰鑹仓甸切又士钝切	士	七	恩韵寸纽仓困切	士，北宋本、宋小字本、古逸本及元泰定本均作七	敦煌本《王韵》此注作又忩钝反	案七、仓、忩，声同一类。
又敻许县切又求娉切	求	休	劲韵敻纽休正切	求，北宋本、宋小字本、古逸本及元泰定本均作休	《唐韵》此注作又休娉反，敦煌本《王韵》及故宫影印本《王韵》作又诩政反。	案休、诩音同。
又[illegible]在甸切又徂问切	问	闷	恩韵鐏纽徂闷切		《唐韵》此字作荐，注：又徂闷反	
三十五笑燎力照切又九小切	九	力	小韵缭纽力小切	九，元泰定本、小学汇函覆刻明本及楝亭本均作力	内府本《王韵》，敦煌本《王韵》及《唐韵》此注均作又力小反	
三十七号縞古到切又音蒿	蒿	暠	皓韵暠纽古老切		内府本《王韵》此注作又古老反	
又袌薄报切又簿高切	簿	薄	豪韵袍纽薄褒切	簿，宋小字本及元泰定本均作薄		
五十五艳砭方验切又甫兼切	兼	廉	盐韵砭纽府廉切		《唐韵》此注作又甫廉反，内府本及敦煌本《王韵》作又方廉反	案甫廉、方廉音同。
五十八陷歉口陷切又口咸切	咸	感	感韵坎纽苦感切	咸，北宋本、宋小字本、古逸本及元泰定本均作感		

续表

入声						
正文及又音	误	正	证明			案语
			正文下又音所对照之纽切	《广韵》各本	唐诸家《切韵》	
一屋 涿 卢谷切又音朴	朴	扑	本韵扑纽普木切			
三烛 韣 之欲切又大欲切	欲	谷	屋韵独纽徒谷切		敦煌本《王韵》此注作又徒谷反	
五质 蟹 居乙切又泉音	泉	臬	至韵臬纽具冀切	泉，古逸本作泉		案古逸本之泉下体亦讹。
十三末 姡 户括切又音刮	刮	颉	辖韵颉纽下刮切			
十四黠 鹘 户八切又音榾	榾	搰	没韵搰纽户骨切			
十五辖 剿 初刮切又之芮切	之	叉	祭韵毳纽楚税切	之，北宋本作叉	之，敦煌本《王韵》及故宫影印本《王韵》作叉	案叉、楚声同一类。北宋本之叉，当是叉字之讹。
十六屑 蝍 子结切又音节	节	即	职韵即纽子力切	节，北宋本、古逸本、元泰定本及明小学汇函覆刻明本均作即。	节，内府本《王韵》、故宫影印本《王韵》及《唐韵》均作即	
又 湀 苦穴切又圭音	圭	奎	齐韵睽纽苦圭切			案苦圭切与奎音同。
又 巀 昨结切又藏活切	活	曷	曷韵巀纽才割切		《唐韵》此注作又藏曷反	案才割与藏音同。
十八药 汋 市若切又士角切	土	士	觉韵浞纽士角切			

续表

入声						
正文及又音	误	正	证明			案语
			正文下又音所对照之纽切	《广韵》各本	唐诸家《切韵》	
二十二昔刺七迹切又七四切	四	賜	至韵七四切下无刺字，刺见寘韵七賜切		四，内府本《王韵》作賜，故宫影印本《王韵》作賜，与寘韵刺字音合，而《广韵》四可知即賜字之残	
二十三锡椺胡狄切又胡老切	老	革	麦韵覈纽下革切		故宫影印本《王韵》锡韵此字注：又胡革反	案椺及下革切之般均系椴字之讹，说已见前第二类例。
二十八盍砥都搕切又竹亚切	亚	啞	麦韵摘纽陟革切			案陟革与竹啞音同。

其它注中又音字之讹误又可得而言者：

（一）又音之又字讹误

平声

五支蠡、吕支切，《匈奴传》有谷蠡也。又音鹿。

案蠡字绝无鹿音。考《汉书·匈奴传》谷蠡，师古注：谷音鹿。则此注又字当为谷字之误。一屋有谷字，音卢谷切。

十虞列、陟输切，列杀字从歹，又五割切。

案又字，北宋本、宋小字本作歹，是。歹，见曷韵，音五割切也。

十八尤艽、居求切，秦艽，药名，又居由切。

案居由与居求音同。考《切三》、《敦王》及故宫影印本《王韵》均注云：或作樛，居由反。樛见幽韵，音居虯切。无又字。《广韵》此注又字疑误。惟《内王》注云：亦樛，又居由反，是其误已久。

去声

十三祭傺、丑例切，侘傺，又敕加切。

案又字，北宋本、宋小字本、古逸本及楝亭本均作侘，与《唐韵》合。侘字音敕加切，见麻韵。

五十九鉴譀、许鉴切，譀譀，又呼咸切。

案此字注，北宋本、宋小字本作譀譪，譪、呼戒切，是也。怪韵许介切有譪，注云：譀譪。案譪譪一字。见《集韵》。可证又又为譪之误，咸为戒之讹也。

（二）又音误为字义者

平声

七之銍、止而切，到也。又如一也。

案又如一也，内府本《王韵》及故宫影印本《王韵》均作又如一反。本书质韵人质切有銍字，可证也为切之误。既误为也，遂使如一为銍字之别一义，不知其为又音也。

去声

十二霁箻、丑戾切，胡竹名也。杖也。

案内府本《王韵》此注作"丑戾反，又杖胡反，竹名，《方言》以裹为箖，亦箖也"。本书模韵同都切有箖，即此字。《集韵》箻、箖一字，可证。同都即杖胡，类隔切也，据此，此注当作"竹名也，又杖胡切"。《广韵》乃误将又音散入注中耳。此字音切疑有误，说见后第五类例。

十八队诽、胡对切，胡市。

案胡市，不辞。《说文》诽、胆气满，声在人上，从言自声，读若反目相睐。荒内切。《玉篇》诽下云：胡内切，胆气满，声在人上也，又胡市切。原本《玉篇》残卷作又胡市也。因疑《广韵》此注原作"胡市切"，后脱切字耳。本韵荒内切又有诽，注：休市，疑亦误。

四曰本无其字，因讹而成字，遂添音切者

平声

一东涫、居戎切，县名，在酒泉。

案涫、《汉书·地理志》酒泉郡作涫。本书平声桓韵古丸切自有涫、注曰：乐涫县，在酒泉。可证此涫为涫之讹，因涫讹而为涫，韵书遂据入东韵居戎切。此之谓重纰貤缪，音随形变者矣。检唐诸家韵书东韵亦收此字，知其误已久。内府本《王韵》、故宫影印本《王韵》钟韵均无此字。

三锺鈆、职容切，铁鈆。

案鈆当是铅之俗体，汉以来率如此作。本书平声仙韵与专切自有铅，重文正作鈆。其后韵书家误仞其从公，遂别出职容切一音耳。

九鱼璷、力居切，《字林》云：玉名。

案璷、力居切，与敷声绝不谐。考《玉篇》及诸家《切韵》均无此字。《集韵》此字两见：鱼韵璷、音义与《广韵》同，惟不引《字林》；虞韵璷、音芳无切，注：琎璷、美玉也，或作琈。据此，璷字之产生最晚，而其力居之力，或系方字之误。惟思鱼韵不得有唇音，故方居切亦不成音。继考二十三锡有瓅，音郎击切，注：《说文》云，玉名。因疑璷即瓅之讹。古逸本瓅正讹而与璷字形近之璷，盖其明证。

十五灰甂、鲁回切，屋栋瓦也。

案甂、王一及故宫影印本《王韵》均作甂。《玉篇》瓦部甂、力救切，屋栋也。而无从雷之甂。此甂盖即甂之讹。因讹从雷，韵书遂据入灰韵，音以鲁回。本书去声宥韵力救切

自有甂，注云：穗也，又力回切。据此又音益证甂即其讹体。

十六咍鹅、落哀切，鹅鸠鹰，出埤苍。鹰，宋小字本、元泰定本及楝亭本均作鹰，是。

案鹅为鹩之讹。考左昭十七年传作爽鸠。《说文》鸟部有鹩无鹅。又郭璞《尔雅·释鸟》鹰鹅鸠下注曰：鹅当为鹩字之误。《集韵》咍韵鹅注亦以景纯说为是。均可证鹅为后出讹字。《广韵》于平声阳韵色庄切及上声养韵踈两切既收鹩，又本《尔雅》之讹于咍韵别收鹅，踈矣。故宫影印本《王韵》灰韵亦收此字，知其误已久。

又溨、昨哉切，水名。

又七歌洑，五何切，水名，在汶江。

案溨、《集韵》、《类篇》均作溅。本书咍韵祖才切有溅，注云：水名，出蜀。均与《汉志》合。是溨与洑均为溅之形讹，因讹为洑，遂据我声入歌韵。考《说文》、《玉篇》均作洑，知其误久矣。

十七真洇、於真切，水名。

又去声二十六慁涃、苦本切，水名。

案《说文》洇，水也，从水因声。於真切。宋本同。小徐本作涃，困声。苦闷切。《玉篇》洇、涃并收，且沈、涃相连，与《说文》列次同。王筠《说文句读》即据之谓小徐本是。今案《万象名义》有涃无洇，沈涃亦相连。《切韵》真韵无洇字。《敦王》及《唐韵》慁韵均收涃字，是亦可证大徐洇字为讹字。《集韵》、《类篇》洇下均引《说文》，涃下不引，或据误本《说文》邪。要之，洇，涃二字，必有一误。

二十五寒尪、古寒切，尪服。

案尪，唐诸家《切韵》均无。《集韵》寒韵尪、收于放寒切，训：股也。考尪即《说文》股尪也之尪。本书平声虞韵亿俱切自有尪。今《广韵》名本尪下非原注，说见前夺落例。既误为尪，韵书遂据干声收于寒韵耳。又注服为股之讹。

一先狗，崇玄切，兽似豹而少文。

案《玉篇》、《切韵》均有犳无狗。《玉篇》犳下云，兽豹文。之若切。《切韵》药韵之烁反犳，注：《山海经》曰、堤山有兽，豹而文首，名犳。考《山海经·西山经》底阳之山，其兽多犀、兕、虎、犳、㸲牛。郭注犳音之若反。本书入声药韵犳，之若切，兽名。与《山海经》合。是可证先韵狗为犳之讹，既讹为狗，韵书遂据入先韵耳。

七歌蕿、得何切，姓也。汉有蕿宗。傰、上同。

案《汉书·王尊传》云：南山群盗傰宗。本书平声登韵步崩切倗下引作倗宗，与徐锴本《说文》所引《汉书》同。盖倗与傰同。傰为累增字，加山于倗，以别倗辅字耳。本书无傰，歌韵傰即傰之讹变。《玉篇》傰，亦作傰。是其证。推诸书傰宗字均无作蕿者。蕿当即傰之讹耳。俗书萌作荾，韵书家不审，遂据多声收歌韵。检《玉篇》傰之重文已讹作侈，且以又都柯切音之。自后韵书家遂为野王此音所蔽，于歌韵收蕿傰二字。故宫影印本《王韵》歌韵只收傰字，注：汉书群盗傰宗。沿讹袭谬，莫此为甚。

九麻碬、胡加切，砺石也。《春秋传》曰：郑公孙碬，字子石。

案碬为碫之讹。《春秋传》之碬,今本作段,当是碫之古文。其证一也。《说文》碬、大徐本从石叚声,小徐本从石段声。《玉篇》石部碫、碬并收,而碫适当《说文》碬字之次,音都乱切。又《诗·公刘》,取厉取锻,《释文》引《说文》作碫。此足证小徐本作碬是,碬为讹字。其证二也。《广雅》碫、砺也,曹宪音都玩反。其证三也。本书去声换韵丁贯切自有碫字。注云,砺石。既讹为碬,韵书遂据叚声收麻韵耳。

又鞎、胡加切,履跟后帖。鞎,上同。

案《说文》韗、履后帖也,从韦段声。本书上声缓韵徒管切自有韗字,注云:履后帖也。重文作緞。与《说文》合。可证此鞎为韗之后出讹字。《切韵》麻韵尚无此字,《内王》始有之,是其讹误之时代亦略可知矣。

十二庚胼、符兵切,牛羊脂也。

案《说文》脟,胁肉也,从肉寽声。一曰:脟脂间肥也。一曰:膫也。力辍切。《广雅·释器》胼膌、脂也。又《玉篇》胼,胼膌,牛羊脂,音蒲京切。此盖为《广韵》所本。惟钱大昭《广雅疏义》谓胼是脟之讹。案钱说是。盖脟膌二字叠韵。又《广韵》薛韵膌下云:脟皮也。均可证作脟为长,胼乃后出讹字。本书狝、薛二韵并有脟,一训割也,音力兖切,一训胁肉,音力辍切。

十三耕莔,莫耕切,《尔雅》云:存存莔莔,在也。又莫登切,本亦作萌,又作憅。

又十七登莔,武登切,《尔雅》云:存存莔莔,在也。

案莔,今《尔雅·释训》作萌。《释文》云:郭武庚反,施亡朋反,字或作莔。《说文》作𢘕,从心简省声,读若简。古限切。《玉篇》心部𢘕,古限切。《说文》云:存也,或作莔,又音萌。艸部又收莔,莫耕切,《尔雅》云:存存莔莔,在也。憅,同上。本或作萌。案莔、憅、萌三字,均𢘕字之讹。盖隶书艸、竹不分,因是𢘕误而为莔。莔之门误而为明,因是作憅。又误而去心作萌,郭遂反以武庚,施又反以亡朋。篇韵本之,此纰缪相袭之故也。本书上声产韵古限切未收𢘕字。而耕、登两收其讹体,亟宜是正。

十七登薎、武登切,秽也。

案薎、唐诸家《切韵》均不收。《集韵》登韵弥登切有之,注引《博雅》、薉也。咸韵亡咸切又有之,字作菱,亦引《博雅》。其作菱与《玉篇》艸部菱同。《玉篇》菱,音亡泛切,草木无蔓也。考《广雅·释诂》二薉也条字作薆,曹音亡泛反。王疏据《玉篇》、《集韵》改作芝,云:字从艸乏声,各本作薆、俗字也。案《广韵》乏、俗作㞫。王说极是。据此,又知薎盖菱字之讹,与本书酽韵亡剑切菱一字耳。酽韵䕞、注:草木无蔓也,敦煌本《王韵》及故宫影印本《王韵》此字收梵韵,音妄泛反。而误作薆。《集韵》此字亦收梵韵,亡梵切,注云:博雅薉也,草木芜蔓也。案酽、梵古通。然其所以入登韵武登切者,盖误仞此字上体与武登切之瞢相同,遂类聚之耳。《集韵》登韵之薎,当沿《广韵》而误。《玉篇》尚无武登一音。唐诸家《切韵》登韵亦均无此字,知其误当在《切韵》后也。

上声

四纸桅、过委切,短矛,或作䂓。《说文》曰:桅黄木可染。

案桅、与二徐本《说文》同。《韵会举要》四支梔注引《繫传》从木卮声。段、桂、王诸家均从之。段注且校改桅为梔，云："小徐桅下云《史记·货殖列传》'千亩卮茜'又书记多言鲜支，是错本固作梔字。证一。《玉篇》列字次第与《说文》同，而梯、楔、杒、榙四字之间字作梔，之移切，不作桅，桅字乃在下文孙强等增窜之处。证二。"今案《万象名义》梯、楔、杒、榙四字之间字亦作梔，音之移反，云：黄木可染，鲜支。部末又有桅，音俱彼反，云：长短不齐小戈，与今本《玉篇》桅下训释大异，知《玉篇》桅注必为后人所改窜。段又说："水部染下引裴光远曰：从木，木者所以染，梔茜之属也。此用《史记》梔茜，而亦讹作桅。证三。"案段说甚是。《说文》桅本是梔字之讹，大徐未审，于桅字音过委切，而收梔字于新附，缪甚。本书支韵章移切自有梔字，注云：梔子木实可染黄。而于纸韵又收桅字，此盖沿讹袭缪，为误本《说文》所蔽耳。

五旨犱、居履切，兽名，如兔喙，蛇尾，见则有蝗灾。

案《山海经·东山经》云：馀峨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菟而鸟喙、鸱目、蛇尾，见人则眠，名曰犰狳，其鸣自训，见则螽蝗为败。即此注所本。惟犰郭注音仇，本书尤韵自有犰。注云：犰狳，兽似鱼，蛇尾、豕目，见人则佯死。巨鸠切，与郭音合。则此犱盖即犰字之误。因讹从几。韵书遂据几声入居履切。

六止絲床史切，绳履。

案絲，内府本及敦煌本、故宫影印本《王韵》同。《集韵》、《类篇》作屎。考絲盖扈字之讹。本书上声马韵有屎字，音胡瓦切，注云：青丝履，又绳履。《集韵》此字作扈。亦即扈之讹。《说文》扈，履也，一曰：青丝头履也。读若阡陌之陌，从糸户声，亡百切。原本《玉篇》残卷扈，胡瓦反，《说文》云：一曰青丝绳履也。又《方言》四，履西南梁益之间或谓之扈。《广雅·释器》、扈，屩也。扈原讹作屎，王疏改作扈。曹音乎马反。均可证。然此字既从户得声，与止韵音绝不谐。余意其所以入止韵者，盖因其上体户讹为尸之故。

四十五厚痗、莫厚切，病痗。

案痗字，唐各家《切韵》及《玉篇》等书均不收，亦不见于其他典籍。考《诗·卫风·柏兮》、《小雅·十月》及《尔雅·释诂》病痗字均从每。《释文》痗、并云每、悔二音。疑痗即痗之误，因讹从母，《广韵》遂据入厚韵。《集韵》、《类篇》又沿其误。

去声

七志窶，疎吏切，穴也。

案窶、盖即《说文》窦字之误。《说文》窦，穿也，从穴决省声。於决切，小徐夬声。本书入声屑韵於决切已有窦字。注：穿皃。《唐韵》於决反，注有又音阙三字。夬字篆书作𡗝，与吏相似，遂以为从吏而据入志韵疏吏切。《玉篇》穴部窦，窶并出，知其误已久。《万象名义》有窦无窶。

九御鼁、近倨切，鼁䶂，似蝦蟆，居陆地。

案鼁、《说文》作鼀。鼀字已见入声屋韵七宿切。此鼁字当即其后出讹字也。考今本《尔雅》作鼁，《释文》即据此误形音起据反。韵书不审，遂收入御韵耳。《玉篇》黾部无鼁字，知其误在野王之后。

十遇䴸、符遇切，小卮有盖。

案鏄，当是䰶字之误。《说文》䰶，小卮有耳盖者。䰶已见上声狝韵市兖切。專、専形近易误，䰶讹而为鏄，《广韵》遂据入符遇切。《集韵》、《类篇》等书又沿《广韵》而误。唐诸家《切韵》遇韵均无此字，知其误自《广韵》始。

十一暮簒，莫故切，竹筥。

案内府本《王韵》簒，注：《礼记》，竹筥。考《礼记·明堂位》，荐用玉豆雕篹。郑注：篹、籩属也，以竹为之。又《丧大记》，食于篹者。郑注：篹、竹筥也。此外别无训竹筥之簒字。是簒字应即篹字之误，犹《仪礼·特牲礼》诸篹字之误为簒，及锦绣纂组之误为綦，弋人何纂之误为慕也。篹已见上声缓韵苏管切。由篹讹而为簒，韵书遂据误形收入暮韵，故簒非篹之真异读字也。

四十五劲钦，许令切，含笑也。

案钦，当是㰤字之误。《说文》㰤，含笑也，从欠今声。㰤已见添韵许兼切及豏韵火斩切。字亦作歆，见覃韵火含切。亦作㰹，见咸韵许咸切。苟从令声，与含笑义殊不相侔，显系今讹而为令，从而收入劲韵也。检《玉篇》欠部末亦收此字，而《万象名义》则无之，因疑钦为野王以后之讹字，盖孙强辈所增者。

入声

一屋鄜、卢谷切，地名。

案此字各家《切韵》屋韵均不收，而《切韵》及敦煌本《王韵》、故宫影印本《王韵》虞韵抚夫反下收之，本书虞韵亦有鄜，音芳无切。考此字《说文》作鄜，从邑麃声，甫无切。《汉志》作鄜，孟康音敷，即韵书入虞韵敷纽之所本也。其作鄜，当即鄜之省体。《玉篇》、《类篇》及《集韵》虞韵均以鄜为鄜之或体，可证。卢谷一切，则是后出讹音。必有浅人误以字从鹿得声，陈彭年辈不审，遂据入屋韵。于是自《广韵》以下韵书鄜字亦均有禄音矣。

又𧙁，卢谷切，见鬼。

此字唐诸家《切韵》屋韵均不收。案《说文》篆体作𧙁，从立从隶。隶、籀文彪字，读若虙羲氏之虙，房六切。此作𧙁为误形，卢谷亦讹音。盖以隶变从录，与刻木录录字不分，遂误仞为录声，而造卢谷之音。《玉篇》𧙁，音摩笔、扶福二切。摩笔与彪音及虙之古音虙古音读如密。相谐，最是。《广韵》于质韵美笔切密纽未收此字（《集韵》质韵收之）而收𧙁于屋韵卢谷切，房六切又收之。此之谓习非忘是。

又䨙，余六切，生田。

廿二元䨙，附袁切，生养也。𩰲、上同。

案䨙及䨙、𩰲，唐诸家《切韵》均不收。考《礼记·乐记》孕育字借鬻为之，而鬻《释文》作䨙，音育，生也。䨙、䨙均不成字，竝即鬻字之讹。《释文》又云：徐又扶袁反，是徐邈又误仞为番声，因造此音切。迨后韵书遂于屋韵收䨙，元韵又收䨙，沿讹袭缪，莫此为甚。总之，余六切自有鬻，此讹体䨙当删。元韵䨙为后出讹字。𩰲（《集韵》作𩰲）即䨙之省体，均亦当删。检《玉篇》弜部末亦有䨙，弋粥切，又扶袁切，养生也。知其讹误已久。又䨙注生田二字不辞，田盖也字之讹。

五质欥，夷质切，辞也。

案《说文》欥、诠词也，从欠曰。曰亦声，余律切。本书术韵欥原讹从日。馀律切，与《说文》音切合。因误曰为日，而改切夷质，遂入质韵耳。

十五辖殉、五刮切，兽食残皃。

案《说文》殉、从歺从肉，昨干切。《广雅·释诂》三殉、馀也，曹音在安反。《玉篇》歺部殉，昨安切，肉部殉同朘，在安切。诸书均无五刮切一音。诸家《切韵》辖韵亦均无此字。《广韵》寒韵昨干切及翰韵徂赞切已有殉（翰韵作殘）。辖韵五刮切又收殉者，盖误仞肉为月，乃后出讹字耳。段注反改肉为月，云月者缺也。盖未审既从歺残，又从月缺，古人造字，恐无此條例，《集韵》、《类篇》殉又有北末切一音，亦讹音耳。

二十三锡虒、莫狄切，《说文》云：白虎也。

案虒、与今本《说文》同，大徐音莫狄切。考《尔雅·释兽》此字作虪，《释文》引《字林》虪、下甘反，又亡狄反。又徐锴《系传》云：今人多音酣，唯曹宪音觅。《切韵》及敦煌本，故宫影印本、内府本《王韵》锡韵均无此字。《唐韵》虽有而注曰：《说文》云白虎也。《韵会举要》有虪无虒。凡此均可证虒 盖是虪之讹，因讹而成虒，孙愐等辈遂出莫狄一音，韵书又从而收锡韵。本书平声谈韵胡甘切已有虪。此虒字盖据误本《说文》而收也。

五曰本无其音，因反切字误，遂有异读者

平声

十六咍犕，昌来切，牛羊无子。

案犕，昌来切，与寿声不谐。考《说文》犕，徒刀切。《玉篇》犕、徒刀、充刀二切。并无昌来之音。《切韵》及内府本、敦煌本、故宫影印本《王韵》咍韵亦均不收犕字。昌来之来，本求字之讹。查本书豪韵土刀切又有犕字，其注云又昌来切之来，元泰定本、小学汇函刻明本及《切韵》均作求，可证。是《广韵》尤韵赤周切当收犕字（《集韵》）尤韵赤周切收之），但因又音的反切下字求字已讹为來字，遂据此误音而收犕于咍韵末，增一昌來切耳。此字遂又与豪韵土刀切之犕字成为假异读字，其后韵书又多沿其误。

十九侯催、千侯切，就也。

案催从崔声，不得音千侯切。千侯乃千隹之误。《广雅·释诂》三催、曹音千隹反，今本千讹作子。可证。是此字当收于脂韵取私切，因反切下字隹讹而为侯，韵书遂据人侯韵耳。《集韵》亦沿此误。考《切韵》及内府本、敦煌本、故宫影印本《王韵》侯韵均不收此字，知其误在《切韵》之后也。本书脂韵以追切及视隹切又收催，此即《玉篇》以隹、十推二切之音也。

上声

二十八狝闟、旨兖切，开闭门利。

案闟从繇声，不得旨兖切。考《说文》闟、旨沇切，汪、马刻小徐本职沇反，祁刻则职流反。职流与繇声相谐。繇有犕音。疑沇盖即流之形讹，韵书遂据讹形之音收于狝韵。

三十小䳺,以沼切,雉鸣也。又羊水切。

案《诗》、"有䳺雉鸣",《释文》䳺,以小反,引《说文》以水反。今《说文》以沼切。《字林》于水反。段注《说文》云:以小反者,字之讹,亦声之讹也。案段说近是。盖水、小形近易误。因以水讹而为以小,韵书遂隶于小韵。

去声

六至䀹、女利切,目深皃。又一活切。

案《玉篇》䀹、一活、女刮二切。深目皃。《广雅》曹音䀹与《玉篇》同。本书末韵乌括切收䀹,鎋韵女刮切无䀹,而收于至韵女利切。考䀹从叕得声,绝不得入至韵。此女利切者,当即《玉篇》女刮切之讹也。刮讹而为利,韵书遂据入至韵耳。检敦煌本《王韵》至韵尚无此字,内府本及故宫影印本《王韵》始收之。

十二霁䈊、丑戾切,胡竹名也,杖也。

案䈊与鱼韵丑居切及模韵同都切之筡为一字。《集韵》模、霁二韵之筡并注云:或作䈊,可证。顾䈊、从途声,不得丑戾切。考《说文》筡、读若絮。同都切。《玉篇》达胡、丑于二切。又《尔雅》释文筡,郭音徒,又音攄,施音储,此音《集韵》收之。均无丑戾一音。疑戾盖即居之形误。既误为戾,写者不审,遂据人霁韵。《切韵》、《敦王》、故宫影印本《王韵》及《唐韵》霁韵均不收此字,《内王》虽收,然在韵末,知为后加者也。又此注讹误不可读,说已见前又音误为字义者例。

二十一震䙌、必刃切,不相见也。䫙、上同。

案《玉篇》䙌、莫结、补日二切。《庄子·徐无鬼》释文云:䙌、郭薄结反,向芳舌反、又甫莅反,又普结反,又初栗反,并无必刃之音。考䙌字从见必声,不得有此音。必刃者,当是《玉篇》补日之讹也。此由舛书日作刃,韵书遂据刃为音,收入震韵。其后以不得其声旁,遂又添造䫙字以谐必刃之音耳。本书十六屑莫结切收䙌字。

三十四啸歗、火吊切,说文曰:悲意也。

案歗《唐韵》作歗,与《说文》合。《说文》歗、悲意,从欠啬声,火力切。小徐本疎亿反与啬声谐。段注云:"合诸书考之,歗下当云:小怖也,从欠啬声,引《公羊传》歗然而骇。又出歟篆,下当云:悲意,从欠奥声。今本舛夺,故《广韵》、《集韵》仍之,注悲意,火吊切,非也。《类篇》歟注馨叫切,悲意,是也。"今综考各书,歟为歗字或写,乃一后出字。段以之补《说文》,非是。盖《玉篇》歟在欠部末,音於六切愁皃。《万象名义》无之。本书一屋於六切亦无此字。於六切有歗字,注:愁皃。《集韵》虽有而为歗字重文。凡此韵可证歟为后出字。第所怪者,《类篇》歟又有馨叫切一音,及悲意之训耳。窃谓馨叫之音既不见于其他字书韵书,盖即作《类篇》者所杜撰,以谐奥声耳。又考《万象名义》歗注,所力反,悲意、惧。今《玉篇》歗下无惧训,疑为孙强辈所删。知此字本有愁、惧二义,段氏强以二义分配二形,未免拘泥也。总之,歗音火吊切,与啬声不谐,音必有误。孙愐之火力切,火为误字。《广韵》火吊切,吊字又误。火字为何字之误虽不可知,而吊盖即力之讹。力讹而为吊,韵书家遂据吊音收于啸韵耳。

以上各字均因其反切下字有误，从而隶于误字所属之韵者。

平声

十七真鈴，巨巾切，虫鱼连行。又力丁切。

案鈴、巨巾切，与令声音不近。考《说文》鈴音郎丁切。《玉篇》鈴、力巾、力丁二切。此巨字盖误（《集韵》渠巾切字作鈴）。本书青韵郎丁切收鈴字，注：鱼连行皃。《内王》及故宫影印本《王韵》此注有又渠巾反四字，疑亦误。

二十九凡欽、匹凡切，多智慧也。

案欽，北宋本、古逸本及元泰定本作欽，楝亭本作欦。此字当从今声，与添韵许兼切及豏韵火斩切之欦为一字。既从今得声，不得音匹凡切，盖丘凡切之讹也。原本《玉篇》残卷欠部欽下云丘凡反，《集韵》凡韵欽音丘凡切，可证也。检内府本及敦煌本、故宫影印本《王韵》此字已误入于匹凡反，《广韵》未审，仍承其误。

上声

三十小膘、于小切，又符小切。

案膘从票声，不得子小切。子盖于之讹。《诗·小雅·车攻》释文䏂下云：一本作䏂，吕忱于小反，本或作膘。《集韵》子小切䏂注：或作膘，盖即本此。吕氏此音正与《说文》膘字读若繇之音相谐，可证子小为于小之讹也。于讹而为子，韵书遂据入子小切。《集韵》、《类篇》均沿其误。又检《公羊传》桓四年释文䏂下引《字林》于小反，于亦讹为子，益觉此《车攻》释文之可贵也。膘又见本韵敷沼切及符小切。

又猹、平表切，狯也。

案猹，平表切，与咎声绝不谐。考《玉篇》猹、巨表切，狯也。《广雅·释诂》二猹、健也。曹音口尧反，均无平表之音。平字盖即《玉篇》巨字之讹也，《集韵》巨夭切及被表切兼收之。《切韵》平表反无猹，敦煌本、故宫影印本《王韵》始有之，知其误在《切韵》后也。

又歓、平表切，欧吐。

案《说文》歓，蹴鼻也，从欠咎声，於纠切。读若《尔雅》曰：麐豭短脰。考麐音其九切，本书有韵其九切无歓字，於柳切亦无之。《集韵》均有之。是《说文》歓字读若之音及孙愐《唐韵》之切，本书均不载。又《玉篇》歓下云，平表，於姤二切，欧吐也。《说文》其九切，蹴鼻也。《广雅·释诂》四歓、吐也，曹音其表反。其表即本韵之巨夭；但巨夭切无歓字，《集韵》有之，注引《博雅》。据此，平表切之音，盖即曹宪其表反之讹也。《切韵》及《敦王》平表反均无此字，故宫影印本《王韵》有此字，注：又於垢反。知其音最后起也。至于《玉篇》已有平表之音者，殆为陈彭年辈据韵书所追改者。《万象名义》歓下尚无此音，是其证。

去声

十三祭揹，子芮切，裂也。

案揹从彗声，不得音子芮切。考《广雅·释诂》二揹、裂也，曹宪音卫。《集韵》祭韵揹，又音于岁切。疑《广韵》此字当音于岁切，盖因于讹为子，写者遂收子芮切下。《内王》及《唐韵》子芮反尚无此字，亦其证也。

又愢、子例切，寐言。

案愢音子例切，与卫声绝不谐。考《左哀二十四年传》：是躛言也，《释文》躛下云：《字林》作愢，梦言意不慧也，于例反。《玉篇》愢亦音于例切，均可证子字即于字之误。《广韵》本韵于岁切已收愢字，继又据讹体子字于子例切收愢字耳。《敦王》及故宫影印本《王韵》子例反已有愢字，知其误久矣。

三十谏㾨，丑宴切，牛马病。

案㾨，《集韵》、《类篇》均音乃谏切。考㾨从马得声，音丑宴切，绝不谐。丑字盖即乃字之讹耳。㾨字又见本韵谟宴切及祃韵莫驾切。《广韵》丑宴切㾨收在谏韵末，而《敦王》、《内王》、故宫影印本《王韵》以及《唐韵》均无丑宴切之㾨，亦可证丑字之误始于《广韵》耳。

以上均因其反切上字有误，遂入于误字所属之纽内者。

六曰本无其音，因误认声旁而有异读者即后起讹音字

平声

五支臇、遵为切、臇膗。又子兖切。

案遵为切，与雋声不谐。考《说文》臇，从肉雋声，读若纂。大徐音子沇切。《广雅·释器》臇，曹音子兖反。他书亦均无遵为切一音。疑俗书雋、巂二字相混（如攜俗作儁、携），因是误仞雋为巂，读遵为切，韵书遂据入支韵耳。本书狝韵子兖切已收臇字，注：膗少汁也。

二十六桓峘，胡官切，《尔雅》云：小山岌大山曰峘。又户登切。

案《尔雅·释文》峘，音胡官反，又引埤苍音恒。以此言之，一则依亘为音，一则依亙为音，山非二而名则分歧矣。其实胡官乃讹音耳。钱坫《尔雅释地四篇》注引《晋书·地道》，证峘为恒山字之讹。又《切三》及《敦王》寒韵均不收此字，而登韵有峘，注云：峘山，北岳山名。可证埤苍音是，而胡官一切，乃误仞为从亘之讹音耳。《广韵》十七登胡登切有峘，注："尔雅曰：小山岌大山峘，郭璞云：岌谓高过。"

十八尤腄、羽求切，县名，在东莱。

案《玉篇》腄、竹垂切。《说文》瘢腄也。又驰伪切，县名。《汉志》腄，师古音直瑞反。本书支韵腄、竹垂切，瘢胝。寘韵腄、驰伪切，县名，在东莱。此腄字读羽求，似又从郵省矣，盖后起之音也。惟考《切韵》及《敦王》、《内王》、故宫影印本《王韵》尤韵均有腄，是其误由来已久。

十九侯垼、度侯切，陶窗。

案《说文》垼、从土役省声，营只切。《玉篇》垼，唯璧切，本亦作坄。又《仪礼·士丧礼》坄，《释文》音役。均无度侯一音。度侯切乃误仞殳为声耳。本书昔韵营隻切已有垼字，注云：丧家块竈。《说文》曰：陶竈窗也。重文作坄、烄。侯韵垼乃后起讹音字耳。唐诸家《切韵》侯韵均无垼字，亦其证也。

二十一侵棽、丑林切，木枝长。又林、森二音。

案此注《内王》作又所林反,《敦王》作又所金反,故宫影印本《王韵》作又所今反,均与森音同而无林音。本韵力寻切无棽字。《集韵》、《类篇》此字亦均无林音。林盖讹音,必有误仞林旁为声,遂制此音者矣。森音见本韵所今切。

二十六衔髟、所衔切,屋翼也。又长发皃。

案《说文》髟、音必凋切,又所衔切。段注云:所衔切者,大谬,误为彡声也。又颜氏《匡谬正俗》亦以读杉为谬。《广韵》髟又见宵、幽二韵。此读所衔,乃沿《唐韵》而误。

上声

四纸蝆,绵婢切。《尔雅》注云:今米谷中蠹,小黑虫是也。

案《尔雅》蛄䗐、强蝆,《释文》云:郭音芈,亡婢反,《说文》作羊,《字林》作蛘,弋丈反,云搔蛘也。考搔蛘字《说文》作蛘,从虫羊声,余两切,字亦作痒、作癢。《玉篇》蛘,弋掌切,又音羊,均无芈音,且强蛘为叠韵连语,蛘字绝不可读芈音。朱骏声云:今苏俗尚谓之羊子。故宫影印本《王韵》纸韵弥婢反亦无蝆字。郭读盖误仞为从芈。《广韵》、《集韵》等书于阳、养两韵既收蛘,又于纸韵收蝆字,实为郭读所蔽耳。

九麌颒、王矩切,孔字头也。《说文》云:头妍也,又读若翩。

案《说文》此字从翩省声,读若翩,而大徐乃切以王矩。《广韵》等书承之,遂于麌韵收颒字。段注云:当纰延切。案《集韵》仙韵颒,纰延切。篇韵王矩一切,盖有认为羽声者耳。此言甚是。今考敦煌本,故宫影印本及内府本《王韵》霰韵博见反竝有颒字,且内府本《王韵》云:《说文》作𩕄。可证此字当读段氏十四部之音,《广韵》仙韵许缘切有颒,注:颒妍,美头。王矩切盖后起讹音耳。

十姥鼓、公户切,《说文》曰:击鼓也。

案《说文》鼓击鼓也,从支从壴,壴亦声。大徐音公户切,小徐有读若属三字。《玉篇》云:之录切,又公户切。之录与读若属之音合。故清代各家均谓此字当读属音。大徐以其形似鼓而读公户切,遂删读若属三字。段氏并谓《玉篇》又音为孙强辈所增。《广韵》姥韵有鼓,而烛韵无鼓,是由沿袭徐铉之误。据此,鼓之误读公户,由来盖久矣。

二十阮晅,况晚切,日气。又古邓切。

案晅字从恒,不得音况晚切。考《玉篇》晅,音古邓切。《广雅·释诂》二晅、曹音歌邓反。又颜氏《杂艺篇》祖晅,亦读亘音。况晚一音,乃误仞亘为亘耳。检《易·说卦》曰以烜之,《释文》云:本又作晅,徐古邓反,又一音香元反,知其误已久。古邓切之晅,本书去声嶝韵失载,敦煌本及故宫影印本《王韵》有之。

去声

四十八嶝𧮱、武亘切,𧮱𧯅,新睡起。

案𧮱𧯅为叠韵连语,𧮱不应以其上体为声,读武亘切。《集韵》此字音郎邓切是也。《广韵》武亘切,与鲁邓切两纽相次,疑当入鲁邓切,因钞胥误仞𧮱上瞢形为声,遂类聚于懵纽下。

七曰误注又音者

平声

三锺凇、息恭切，水名，在吴。又音松。

案又音松，应在息恭切凇下。内府本《王韵》及故宫影印本《王韵》二冬先恭反凇下无又音，而凇注又详容反。详容与松音同可证。《广韵》因本韵详容切之凇误作凇，与息恭切凇之形同，遂将又音松三字误注于息恭切凇字之下耳。

七之抾、去其切，把也。又丘之切。

案本韵末抾字，音丘之切，与此字去其切音同，盖后误增之字。陈澧已言之。注又丘之切，必是浅人因韵末丘之切而误注者。注：把也，本韵丘之切及业韵去劫切抾均训把也。 唐诸家《切韵》之韵去其反尚无此字。

四宵橐、符宵切，橐也。又公混切。

案橐，北宋本、宋小字本、古逸本及元泰定本均误作橐，张刻改作橐，与《说文》合。注又公混切盖误。考上声混韵古本切有橐无橐，而橐橐字别，《说文》橐，囊张大皃，从橐省，匋省声，符宵切。又橐、橐也，从束圂声，胡本切。必是宵韵橐讹而为橐，与混韵古本切橐同，遂于其下注又公混切四字，又从而易其训为橐也。张氏能据《说文》改作橐，而于注文未能是正，亦云疎矣。要之，此橐与豪韵普袍切橐注橐张大皃。为一字，注当改作橐张大皃，而删又音。

八戈蠡、落戈切，瓠瓢也。又礼、鹿二音。

案鹿音属屋韵卢谷切，但遍检故籍，蠡字绝无是音。考《汉书·匈奴传》：谷蠡，师古注曰：谷音鹿。本书五支吕支切蠡注云：《匈奴传》有谷蠡也，又音鹿。又字即谷字之误。此注鹿音，盖又缘支韵蠡注而误。

二十一侵至、馀针切，贪也。又延求切。

案又延求切，平声尤韵以周切无至。考其他字书韵书至字均无猷音，且亦绝无音猷之理。以周切下有䍃，必是误仞䍃、至为一字，遂于至下注又延求切四字耳。敦煌本《王韵》侵韵此字即误作䍃，故宫影印本《王韵》侵韵此字与《广韵》同，但无又音。

二十三谈邯、胡甘切，江湘人言也。又音寒。案邯，内府本《王韵》作𨛬，注：或。并无又音寒三字。《广韵》𨛬因讹作邯，与寒韵寒纽胡安切邯郸县名之邯形同，编者不审，遂又误注又音寒三字。实则又音寒三字当删。故宫影印本《王韵》谈韵虽亦讹作邯，但注中尚无此又音。

上声

十九隐堇、居隐切，菜也。《说文》作堇，黏土也。又音芹。墐，上同。

案又音芹，平声欣韵巨斤切无此字，堇字见真韵巨巾切，训黏土。此盖真、欣相通之遗迹耳。惟考《说文》菜名字作堇，从艸堇声。居隐切。而黏土字从土从黄省。巨斤切。二字迥别，《广韵》隐韵此字因隶省与黏土字混同，从而于此字下注又音芹三字。检《切韵》、《敦

王》及故宫影印本《王韵》此字注均无又音。且《敦王》及故宫影印本《王韵》居隐反下有黏土字，而不与菜名字合为一字，均较《广韵》为得。

四十八感抌、都感切，刺也，击也。也，又音由。

案又音由，当有误。盖平声尤韵以周切抌应作抭，乃抒臼字，与感韵此字形义不合。自抭隶变作抌，与感韵抌形同后，遂误于抌下注又音由三字耳。故宫影印本《王韵》此字下尚无又音。又上也字衍，当删。

去声

十四泰丐、古太切，同丐。又音缅。

案丐应作丐，故宫影印本《王韵》及《玉篇》、《集韵》均作丐，可证。与入声曷韵古达切匃为一字，匃注：亦作丐，亦可证此丐为丐之误。而与上声铣韵弥殄切之丏字别。此丐自误与铣韵丏形同后，遂于其下注又音缅耳。故宫影印本《王韵》泰韵丐注："又古曷反"，亦可证"又音缅"是误注又音。

又五十候䞭，胡遘切，蹇行。又蒲北切。

案䞭，《玉篇》、《集韵》均无又蒲北切一音。且䞭从后得声，亦绝无音蒲北之理。考德韵蒲北切有䞟无䞭，此盖为本韵匹候切䞟字之又音，写者误系于此耳。检敦煌本及故宫影印本《王韵》䞭注已如此，知其误久矣。

入声

六术謐、辛聿切，静也。又音盍。

案謐、《集韵》、《类篇》均作䛧，与辛聿切音谐。《广韵》因讹而与盍韵胡腊切謐相同，遂注又音。又盍韵胡腊切之謐，诸家《切韵》除故宫影印本《王韵》有之外，其他均无，《唐韵》虽有而注云出逯疋，加。据此，疑《尔雅》古本有讹作謐者，今《尔雅》各本《释诂》静也条有謐、諡、謐三字，《唐韵》所据当有讹作謐者。遂于盍韵胡腊切下增謐字及注文。其后编者不审，以盍韵古盍切之謐与此字形同，遂又于古盍切謐字之下注又音盍三字。盖不知古盍切之謐训多言，与静义有别也。

十一没柮、当没切，榾柮，木头。又五栝切。

案又五栝切，末韵五活切仅枂一字，并无柮字。枂下虽注并柮枂，柱头木，然柮枂为叠韵连语，究非一字或体，故不得仞此又音即指枂字。考柮字见末韵藏活切，而藏活一切正次于五活切纽下。疑系写者不审，上下误仞，从而于此字下注又五栝切。

八曰因错行或误归而音讹者

平声

八微婓、雨非切，江婓，神女。

案婓、雨非切，与非声绝不谐。考各家韵书此字均无此音。《集韵》微韵芳微切妻、婓同字。《广韵》芳非切本有妻字。可知婓字应入芳非切，因错行而隶雨非切，遂致声母与音

切不谐耳。

四宵橇、起嚻切，蹋橇行，又禹所乘也。重文作𫘨。

案橇，不得音起嚻切，起嚻盖误音也。《史记·夏本纪》泥行乘橇。崔骃《集解》引如淳音蕝。《集韵》薛韵本此音收之，字作橇，注：或作毳。又《正义》音昌芮反。《集韵》祭韵又本此收橇字。均可证。其重文𫘨字虽与起嚻之音相谐，然𫘨为山行所乘，安得用于泥行乎？故亦显然有误。检《玉篇》橇下云：丘乔切，亦作𫘨。故宫影印本《王韵》宵韵去遥反已有此字。是其误久矣。

十五青甇、普丁切，《淮南子》云：甇然能听。

案甇不得普丁切。考《淮南·原道训》作甇。高注：甇读疾营之营。《玉篇》甇音于井切。《集韵》、《类篇》并音维倾切。均与高注合。可证甇应音余倾切，隶营纽下。而钞胥误收于此耳。《切三》及《内王》、故宫影印本《王韵》普丁反尚无此字。

十八尤龟、居求切，又居危切。

案此字当音去鸠切，隶丘纽。而《广韵》误归于居求切下耳。考之韵疾之切兹注：龟兹，国名。龟、音丘。《集韵》尤韵龟音祛尤切，而居尤切不收龟字。故宫影印本《王韵》居求反尚无此字。且史书中龟兹均音丘慈。龟并无鸠音，亦其证也。王观国《学林》卷六乃以字书证龟当音鸠，丘音误。案非是。又居危切，支韵无龟。龟见脂韵居追切。

上声

八语纻、羌举切，继入也，又音踈。

案此字当音踈举切，入所纽。《广韵》未审而误收于羌举切去纽下耳。考《玉篇》纻、音所除、所去二切。《万象名义》音所去反。所去即踈举，所除切即平声九鱼所葅切。注：纻，继也。可证其为误归也。《切三》去纽下尚无此字，《敦王》、《内王》始有之，知其误在《切韵》后。《集韵》、《类篇》等书均沿《广韵》而误。

三十二晧顠、卢晧切，广大皃。

案顠为䫜之讹，当入古老切。《玉篇》页部有䫜无顠，䫜注：公老切，广大皃。《集韵》晧韵鲁晧切无此字，而古老切有䫜，注云：广大皃。可证其为䫜之讹，又当入古老切也。唐人笔误隶于卢晧切耳。《切韵》卢晧反尚无此字，《敦王》及故宫影印本《王韵》始有之，知其误在《切韵》后也。

去声

十二霁㦗、奴计切，㦗㥏，音慢：又相㦗摩也。

案㦗，《玉篇》、《集韵》均无。且字从骂，不得奴计切。考《集韵》霁韵郎计切有㦒、注云：㦒㥏，欺慢也。据此，㦗盖即㦒之误，音郎计切，钞胥误入奴计切耳。本书平声齐韵郎奚切有㦒，注云：㦒㥏，欺谩之语，出《方言》。郎计切即其去声也。又注"音慢"疑为"欺慢"之误。

十八队黊、古对切，黄色。又于鄙切。

案此字疑当音胡对切，因错行而入古对切下。考《说文》黊，青黄色也，从黄有声，大徐音呼辠切。《玉篇》及《广雅·释器》曹音此字均胡悔、于鄙二切，皆可证。黊字又见上声五

旨桒美切，而《敦王》、《内王》及故宫影印本《王韵》旨韵桒美反䪼下均注又下悔反四字，尤其明证。

入声

二十五德殕、爱黑切，殰殕。

案殕绝无爱黑切之理。考《内王》此字音傍北反。注：殰。《集韵》亦鼻墨切，为踣字重文。《玉篇》殕、方九切，又步北切。均可证此字当音菔，收蒲北切下，钞胥误收此耳。殕又见本书麌韵芳武切，注：食上生白毛。及有韵方久切。注：物败也。

后记

本文初稿一百六十则，分为六类，曾于一九四零年发表在《辅仁学志》第九卷第一期上。一九四一年以来又陆续增补约四十余则。先后两共一百余则，改分为八类。藏之箧中多年，俱被视为"四旧"之物，未敢示人。自打倒"四人帮"之后，提倡认真读书治学，自度《广韵讹夺举正》为治韵学者所必参考之文，亦有益于社会主义学术研究，始发愤在授课之余，间又以一九四七年故宫影印唐写本王仁昫《刊缪补缺切韵》补校一过，以期更臻完备。初稿中有不足之处，此次也有所修订。但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至希读者指正！

一九七七年冬信益记于北京师大中文系

释《集韵》的重出小韵

邵荣芬

读过《集韵》的人都知道，《集韵》除了从《广韵》那儿继承过来的所谓重纽以外，在很多韵里，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些重出小韵。这些重出小韵的数量相当可观，它们的存在究竟和重纽一样，是语音实际区别的反映呢？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呢？过去制作《集韵》音表的人，对这些重出小韵，或者全部加以保留，如黄侃，或者大加删削，如施则敬[①]。由于做法很不一致，又没有附加任何说明，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为此，本文打算对这些重出小韵作进一步的探讨。

《集韵》的传本不多，而且版本也不算好，虽然方成珪、黄侃等人都作过校勘，但错误仍然不少[②]。在开始讨论之前，应该把那些因为反切有错误而增加或减少的重出小韵提出来加以更正。这有下列几条：

沃韵"儥，地笃切"与"毒，徒沃切"重。按《类篇》"儥，徒谷切…又他笃切，买也"。《集韵》"地"字当是"他"字的形误。《周礼·地官·司市》："以量度成贾而征儥。"郑注："儥，买也。"[③]《经典释文》："儥…《字林》他竺反。"[④]这说明"儥"可以读透母。《集韵》沃韵别无透母字，"他笃切"不重。黄氏照录"地笃切"，施氏删除，均误[⑤]。《五音集韵》把"儥"字归入"徒沃切"小韵，说明韩道昭所据《集韵》已误。

至韵"豷，许利切"、与"呬，许四切"重。按"豷"《广韵》作"许位切"，属合口，《七音略》置于合口三等，《五音集韵》作"况伪切"，也放在合口三等。《集韵》的"许利切"当是"许位切"之误。《类篇》作"许位切"可证。"许位切"为重纽三等。

废韵"绋，立废切"，注云："阙。《周礼》'朱緫'，郑康成曰：'故书緫或为绋'，李轨读。"方氏校云："案兵讹立，据《类篇》及《周礼·春官·巾车》郑注《释文》正。宋本作丘亦误。"[⑥]黄侃不同意方氏意见，他说："立，宋本作丘是，《类篇》作兵非。"[⑦]施表也作"丘废切。"[⑧]按"丘废切"与"绋"字形声偏旁音虽然比较接近，但与同小韵的"栦"字又相远。《类篇》"绋、栦"二字都作"兵废切"，今传《释文》各本（包括注疏本所附）也都作"兵废反"，两书不可能是巧合，应以作"兵废切"为是。《五音集韵》把"绋、栦"并入"去秽切"小韵，说明韩氏所见本也误作"丘废切"。"兵废切"与"废，放吠切"重。

文韵"磸，旁君切"与"汾，符分切"重。黄侃云："《类篇》作滂是。"[⑨]按黄说是正确的。《公羊·僖公十六年》："闻其磸然"，[⑩]《经典释文》："磸，一音芳君反。"[⑪]"芳"与"滂"同母，可证"滂"是而"旁"非。"滂君切"与"芬，敷文切"重。

夆韵"㺎，五瞎切"与"嶭，牛辖切"重。按《类篇》"㺎，丘瞎切"，《集韵》"五"显然是"丘"的

形误。《五音集韵》"觿"作"枯镨切"也是一证。黄表"觿"置溪母下，不误。犨韵别无溪母字，"丘瞎切"不重。

宵韵"毦，相妖切"与"宵，相邀切"重。按《类篇》"毦"作"稍妖切"，当据改。去声笑韵有"揹，梢桥切"，与"毦，稍妖切"例正同。方氏认为《类篇》"稍"字误，实非。宵韵别无生母字，"稍妖切"不重。

麻韵"捼，儒邪切"，注云："挼也。"与"若，人奢切"重。按"捼"字《集韵》共收五个音。支韵"儒垂切"，注云："揉也"，戈韵"乌禾切"，注云："手萦也"，仙韵"而宣切"，注云："烦捆，犹挼莎也"，纸韵"邬毁切"，注云"扪也"。这些字音义相近而都作合口，独麻韵作开口，十分可疑。《五音集韵》"捼，儒华切"，作合口，与某它各音相一致。"邪"字盖涉下"礸，七邪切"而误。麻韵合口别无日母字，"儒华切"不重。

咸韵"黔，牛咸切"与"喦，鱼咸切"重。按《类篇》"黔，渠今切…又才咸切"，"牛"作"才"。《五音集韵》咸、衔两韵合并，"黔"不见于同母的"喦"小韵，而见于"巉，锄衔切"小韵。凡《集韵》独立二等韵中的精组声母字，《五音集韵》都并入同韵的庄组各声母。比如《集韵》衔韵从母的"澌，在衔切"小韵，《五音集韵》并入了"澌，侧衔切"小韵，就是一例。"黔"不见于《五音集韵》的"喦"小韵，而见于"巉，锄衔切"小韵，说明韩氏所据《集韵》"黔"是从母字而不是疑母字。也就是说《类篇》的"才咸切"与《集韵》原本相符。"牛"是"才"的形误。咸韵别无从母字，"才咸切"不重。

范韵"拑，极范切"。按"极"字读音较多，黄、施二人都把"拑"作为晓母字，即使"极"不是错字的话，也未必合适[12]。它也有可能是溪母字或疑母字，也就是说，它也可能与本韵的"口犯切"或"五犯切"等相重。"拑"《类篇》漏收，《五音集韵》作"巨范切"。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按从手曰拑，从竹籥拑曰箝，从铁钻拑曰钳。《公羊·宣十四年传》：'拑马而秣之'，《释文》：'以木衔马口。'字亦作柑，从木。"[13] 说明"拑"与"箝、钳、柑"等字都通。《五音集韵》的读法显然是正确的。大概"巨"误"拒"，又误为"极"。梁僧宝《四声韵谱》认为"拑"是群母字是对的，但改"极"为"極"亦误[14]。

其他错误反切方、黄诸人已经一致校正了的，这里就不再复述。

校正了错误反切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集韵》中重出小韵的准确数目。它们共有九十五对[15]。在对这九十五对重出小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查证之后，我们认为可以把它们分为三大类。一类表示语音上的对立。一类反映古今的音变。一类语音上没有区别，重出是出于其它原因。下面我们对这三大类分别加以讨论。

一

反映语音上有区别的重出小韵数量很少，而且都与重纽有关。先看至韵的一对重出小韵。

三等　𩐩虚器切…文十九。

四等　呬许四切，息也。文三。咿啼也。咥笑也。

这里"呬"与"齂"的区别是重纽的区别，"齂"属三等，"呬"属四等。《通志七音略》和《韵镜》都把"齂"置于开口三等，"呬"置于开口四等，就是有力的证明。《五音集韵》把"齂"小韵的字归入开口三等，与韵图相合，把"呬"小韵的字归入合口，虽然与韵图相违，但把它们归入四等还是与韵图相一致的。施表把"呬"小韵删去，显然是一个错误。

其次再看劲韵和昔韵的几对重出小韵。

劲韵　三等　㨾妨正切，火㨾，文一。

　　　四等　聘匹正切…。文四。

昔韵　三等　碧兵彳切，《说文》："石之青美者。"文一。

　　　四等　辟䢃侵必益切，君也，…文十七。

　　　三等　皕辅彳切，器下平也。文一。

　　　四等　僻辟薜侵匹辟切，邪也…文十。

　　　三等　欂平碧切，櫨也。文一。

　　　四等　擗毗亦切…文十八。

入声昔韵三对重出小韵是重纽三四等的区别。"碧、皕、欂"三小韵属三等，"辟、僻、擗" 三小韵属四等。这有两方面的证据：一是《七音略》和《韵镜》 都把"碧"等三小韵置于三等，"辟"等三小韵置于四等。二是《五音集韵》也把"碧"等三小韵归入三等，"辟"等三小韵归入四等。《五音集韵》的做法尤其值得注意。它对清韵系舒声和入声进行了不同的处理。舒声和庚三等合并，把庚三等的喉、牙、唇音归入三等，把清韵的喉、牙、唇音归入四等，甚至连劲韵重出小韵"㨾"和"聘"都并在一起，算成了四等，而入声昔韵不但不和陌三合并，也不象其它三四等相配的韵那样，同青韵入声的锡韵合并，而仍然保持着独立。显然在《五音集韵》的作者看来，昔韵的三四等对立，是不可动摇的，是必须予以承认的。这大概是这些重纽的读音在那时还有区别的一种信息。施氏韵表保留了这些重纽，是很正确的[16]。

入声的重纽得到肯定之后，劲韵的"㨾"和"聘"作为重纽的对立也就是可能的了。《七音略》把"㨾"归入青韵滂母，这在以前的反切里，我们没有查到根据。《五音集韵》把 "㨾"并入"聘"小韵，都作为四等，可能是当时语言已经有了变化。不过这些似乎都不能作为否定这两个小韵有区别的得力证据。当以暂时承认它们是重纽的区别较为妥当。

此外，止韵和志韵还各有一对重出小韵。

止韵　起口己切…文十六。

　　　启诘以切，开也。文一。

志韵　憙许记切…文八。

　　　㥍许异切，炘也。文一。

之韵系《集韵》以前的《切韵》系韵书都没有重纽，早期韵图《七音略》、《韵镜》之韵系四等的地位也不见有字。"启，诘以切"不知所本，"㥍，许异切"本于《玉篇》。《五音集韵》支、脂、之三韵系合并，"起"小韵并入"丘几切"小韵，和纸韵的"绮"等同列重纽三等，"启"小韵并入 "丘体

切"小韵,和纸韵的"企"等字同列为重组四等⑰。"意"小韵并入"香义切"小韵,与寘韵的"戏"等字,至韵的"隸"等字,同列为重组开口三等。"侐"小韵并入"火季切"小韵,与寘韵的"孊"等字,至韵的"侐"等字同列为合口四等。说明《五音集韵》认为之韵系有重组。由于没有更早的证据,这两对重出小韵是否是重组,我们暂时只好存疑,以待再考。

二

反映当时音和古音有所不同的重出小韵只限于常、船母,崇、俟母和端、知母的范围之内。

在《切韵》音系里,常、船是两个不同的声母。到了宋代,语音发生了变化,常、船的区别开始消失,但在《广韵》一书里,还没有什么明确的反映,到了《集韵》,这个变化就被明显地透露了出来。《集韵》对常、船两母的处置有三种情况。一是保持两母的对立。比如:

烛韵　蜀,殊玉切/赎,神蜀切

至韵　嗜,时利切/示,神至切

这种对立在常、船都具备的韵里占大多数,是《集韵》仍然保留常、船分别的部分。一是把两母加以合并。比如语韵《广韵》"野、承与切",属常母,"纾、神与切",属船母,而《集韵》则把这两个小韵合为一个小韵,作"上与切"。这类例子是《集韵》常、船不分的部分。这和第一种情况都比较干脆,要么对立,要么合并。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就是反切上字已经作了改并,而两个小韵仍然独立,于是造成了小韵的重出。这样的重出小韵有下列两对。

纸韵　舓,甚尔切/是,上纸切

证韵　乘,石证切/丞,常证切

这里"舓"《广韵》本来是"神帋切","乘"本来是"食陵切",都是船母字,《集韵》把它们的反切上字改用了常母的"甚"和"石",但又不加合并,于是就出现了同音并存的现象。很显然,并存而不并,是努力保存古音的一种尝试,两切同音是受当时语音影响的结果。所以我们说这种重出小韵是古今音变的反映,它们和上述小韵的并合一样,都是当时实际语音中常、船已经不能分辨的表现。

崇母和俟母,端母和知母的情形也一样,它们各有一对重出小韵。

止韵　俟,床史切/士,钼里切

马韵　觰,展贾切/缕,竹下切

"俟"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漦史反",属俟母。《广韵》改为"床史切",遂和"钼里切"重出。《集韵》则把《广韵》的这对重出小韵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过来。很明显,这都是当时崇、俟两母已经混同的反映。

"觰"《广韵》"都贾切",属端母。《集韵》上字用"展"字,属知母,遂与"缕"小韵重出。这是当时端组声母残留的二等字变同知母的反映。

三

不表示语音对立的重出小韵数量最大，共八十四对，占全部九十五对重出小韵的百分之八十八强。我们说它们并不表示语音上的差别，根据下面几条理由。

1. 分布没有规律性

这一类的重出小韵在分布上既分散，又杂乱。下表可以看出它们分布的大略情况。表中A代表一二四等，B代表三等。

	通		江	止	遇		蟹		臻		山		效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唇		+		+			+	+		+	+	+		
舌齿	+			+		+	+	+		+		+		
牙				+			+	+				+	+	
喉	+		+	+	+		+			+	+	+	+	

	果		假		宕		梗		曾		流		深	咸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B	A	B
唇	+					+				+		+			
舌齿								+		+			+		+
牙	+				+							+		+	+
喉	+							+				+		+	+

从这些重出小韵和摄的关系看，它们遍布于十五个摄，只有假摄未见。从这些小韵和A、B的关系看，B类的只有效果两摄未见，A类的只有臻、梗、曾、流四摄未见。总之，它们在韵母方面的分布是十分分散的。从声母方面看，也是同样情况，唇、牙、喉、舌、齿五音俱全，一项不缺。从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看，则极其参差，基本不见某类声母的小韵只出现于某类韵母的现象，只有止摄B类和山摄B类同具五类声母，好象有其一致性。不过这两摄的三等韵比较多，重出的机会也就多一些，未必就具有什么意义。总之，不论从声母、从韵母或从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看，都没有什么迹象显示这些重出小韵在读音上是有区别的。事实上，我们也很难设想，在《切韵》音系之外，在这么多的声、韵范围之内，都具有两类不同的声母或韵母。

2.《广韵》和《经典释文》反切没有区别

《集韵》的这类重出小韵有些是从《广韵》那里继承过来的。比如：

支韵　《广韵》　厜，姊宜切/剂，遵为切

　　　《集韵》　厜，津垂切/剂，遵为切

至韵　《广韵》　睢,香季切/侐,火季切
　　　《集韵》　睢,香萃切/侐,火季切
之韵　《广韵》　诗,书之切/眹,式其切
　　　《集韵》　诗,申之切/昳眹,升基切
盍韵　《广韵》　颟,古砝切/砝,居盍切
　　　《集韵》　颟,古砝切/砝,居盍切

我们知道,《切韵》的增订本很多,增订本增加的小韵有时放在韵末,没有合并到韵里的相应小韵去,它们往往并不表示读法上有不同。比如上列第三例中的"眹"小韵和第四例中的"砝"小韵,在《切韵》的较早增订本里都没有,研究《广韵》的人一般都认为它们是没有进行合并的增加字,它们的重出并不是表明读音上有差别。第一、第二例虽然都见于《切韵》较早的增订本,比如一例见于《切二》、《切三》以及王仁昫《刊謬补缺切韵》等,二例见于王仁昫《刊謬补缺切韵》,但《通志七音略》、《韵镜》都只有"剂"字、"侐"字,《五音集韵》又把它们分别并为一个小韵。这都足以说明这两对重出小韵在《切韵》或《广韵》里本来就是没有区别的。《集韵》只不过把它们继承了过来,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区别。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集韵》的这类重出小韵在《广韵》里往往同居于一个小韵之内,并没有两个切语。例如:

《集韵》　稕韵　韵,均俊切/昀,九峻切
《广韵》　震韵　昀韵,九峻切
《集韵》　证韵　凭,皮孕切/砯䨻,蒲应切
《广韵》　证韵　凭、䨻,皮证切

这说明《集韵》这些小韵的重出是出于疏忽,并不是它们的读音真有什么不同。

《广韵》是《集韵》的蓝本。上述两种《集韵》重出,而《广韵》读音无别的例子,数目虽然不多,但它们对证明《集韵》的这类重出小韵在读音上确实没有区别是比较有力的。

另外,在古反切系统里,我们没有找到这类重出小韵有区别的例子,但在《经典释文》的反切系统里,我们却发现它们有不作区别的例子,比如:

《集韵》　鍾韵　縫绛䌖符容切。《说文》:"以鍼紩衣也。"或省,亦作䌖。
　　　　　　　　蓬蒲恭切。阙。人名,蓬蒙羿之弟子。

这对重韵在《释文》里就没有区别。《庄子·山木》:"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18]《释文》:"蓬,符恭反。"[19]《左传·昭公二年》:"敢拜子之弥缝敝邑",[20]《释文》:"缝,扶恭反。"[21]案《释文》反切上字"符"与"扶"同声。《庄子·庚桑楚》:"全汝形",郭象注:"守其分也。"[22]《释文》:"分,扶问反。"[23]同篇"道通,其分也",[24]《释文》:"分,符问反。"[25]"扶"与"符"同切"分"字,是《释文》"扶"与"符"同声之证。"扶"与"符"同声,则"蓬"与"缝"同音。

古反切的这种例子,也可以作为《集韵》这类重出小韵读音没有区别的一个参证。

3. 字和字音显示重出是其它原因

这一类重出小韵,除去上面已经讨论过的,可以分为三类。现分述如下:

A. 重出的一方读音特别　这一类重出小韵中有一个小韵的字总是多音字，而重出的读音则总是这些多音字各个读音中比较特别的一个，有的还可以找到它们的出处。现在把这一类的小韵和它们的通用读音列表对照于下。对立小韵的反切放在后面的括弧里。通用音据大徐《说文》和《玉篇》。两书阙的，以《类篇》补充。《玉篇》和《类篇》的又音一般不录。三书依次用 1.2.3 代表。反切除"出处"一栏外，只录上下字，"切"字一律略去。

韵	字	音	通用音	出处[26]
董	鸗	卢动(鲁孔)	2. 力恭	《史记索隐》：邹亦音卢动反。(40,1731)
冬	浵	统冬(他冬)	2. 昌戎	
烛	匚	甫玉(遖玉)	1. 府良　2. 甫王	
	彳	甫玉(遖玉)	2. 丑亦	
绛	赣	呼降(赫巷)	1. 2. 古送	
支	訑	许支(香支)	1. 馨伊　2. 许梨	
	刘	纪披(居宜)	2. 居蚑	
	桑	汝垂(儒垂)	2. 如壘	《玉篇》：又汝垂切。
	眭	却垂(缺规)	2. 羌棰	《释文》：李却垂反。(27,2上)
	汇	空为(驱为)	1. 胡罪　2. 胡罪、口乖	《释文》：韦空为反。(3,10下—11上)
置	紫	才豉(疾智)	1. 徂礼　2. 前启	《释文》：《字林》…才豉反。(30,17上)
至	菑	子冀(资四)	1. 侧词　2. 阻饥	《释文》：沈子冀反。(9,31上)
止	礼	邻以(两耳)	1. 灵启　2. 力底	
	醴	邻以(两耳)	1. 卢启　2. 力弟	
志	撎	伊志(於记)	1. 於计　2. 因利	《释文》：伊志反。(17,15上)
微	脢	茫归(无非)	1. 莫桮　2. 莫回	
未	猵[27]	铺畏(芳未)	1. 布玄	《释文》：徐又敷畏反。(26,9下)
	倪	五未(虞贵)	1. 五鸡　2. 鱼鸡、吾礼	
鱼	貙	敕居(抽居)	1. 敕俱　2. 敕朱	
泰	餀	乙大(於盖)	1. 於废	
皆	鵹	力皆(赖谐)	2. 力兮	
	唲	坞皆(英皆)	2. 乙佳	
怪	鰭	火界(许介)	3. 许迈[28]	
	鰊	尼戒(女介)	3. 除迈[28]	
代	倅	仓爱(仓代)	1. 七内　2. 仓愦	《释文》：刘仓爱反。(9.8下)
贿	倄	於罪[29](邬贿)	1. 胡茅　2. 下交	
队	呐	苦对(苦会)[30]	2. 乃篋	
废	瞥	普吠(芳废)	1. 普灭　2. 匹列	
	绳[31]	兵废(放吠)	3. 基位	《释文》：李音兵废反。(8,34下)

文	磒	滂君(敷文)	2. 之仁	《释文》: 一音芳君反。(21,16下)
质	柣	大一(地一)	3. 直质	《释文》: 吕伯雍大一反。(29,18上)
	茁	庄出(侧律)	1. 邹滑 2. 侧劣、侧滑	
谆	苓	戾因(离珍)	1. 2. 郎丁	
	年	祢因(尼邻)	1. 2. 奴颠	
	骖	知忍(展引)	1. 张人 2. 章忍、知邻	
元	搴	己袁(九元)	1. 巨员 2. 渠员	《释文》: 徐又己袁反。(6,29下)
阮	疲	芳反(翻阮)	2. 孚万	《方言》: 郭妨反反(10,244)
月	领	苦纥(丘谒)	1. 苦骨 2. 口本、口没	
	婏	於伐(於月)	2. 於活	《玉篇》: 又於伐反
山	虪	栈山(钼山)	1. 俟辎 2. 力之、仕缁	
屑	鬓	铺结(匹蔑)	2. 匹绍	
璽	羡	延善(以浅)	1. 似面 2. 徐箭	
	栏	来圈(力转)	2. 力寒	
线	帴	山箭(删彦)	1. 所八 2. 所黠	《释文》: 或山箭反(9,26上)
萧	猡	火吊(馨叫)	1. 五吊 2. 雅吊	
筱	赵	起了(轻皎)	3. 徒了	《释文》: 沈起了反。(7.28下)
箇	榧	阿个(安贺)	2. 乌可	
	痾	阿个(安贺)	1. 乌何[32] 2. 於何	
过	缚	符卧(步卧)	1. 符镬 2. 扶獲	《释文》: 又扶卧反。(15,23下)
药	肑	逋约(方缚)	2. 伯卓	
青	更	古青(坚灵)	1. 古孟、古行 2. 古孟	
拼	齿	称拯(尺拯)	1. 昌里 2. 昌始	
有	柚	羊受(以九)	1. 余救 2. 羊宙	
幽	蠯	步幽(平幽、皮虬)	2. 香幽	
幼	纠	己幼(古幼)	3. 居尤	
	楙	己幼(古幼)	1. 职留 2. 之幼	
寝	瞀	集荏(慈荏)	2. 子心	
阚	鉴	胡暂[33](下瞰)	1. 革忏 2. 古衔、古忏	《释文》: 胡暂反(8,8上)
業	抾	去笈(去涉)	2. 丘之、丘居	
帖	蛱	於叶(乙侠)	1. 兼叶 2. 古协	
陷	獭	午陷(五陷)	3. 下忝	

B. 重出的一方是生僻字　重出小韵中有一个小韵的字很生僻。这有三例（A类小韵中还有个别生僻字，已见附注㉗、㉛、㉝，这里不再列举）：

莫韵　汙乌故切。/㰣於故切。瘖也。文一。

唐韵　光姑黄切。/㑌𧼮诓王切。行征伀也。或从走。文二。

洽韵　䀹化甲切。/𧭥五洽切。讗𧭥（原误作"諜"），语笑皃。文一。

C. 字重出　两个小韵不仅字音重出，字也重出。现把这类重出小韵开列于下。除小韵代表字外，其它字只录相重的。注文略去者不加删节号。

锺韵　峯敷容切。文三十五。…夆𧒂《尔雅》："甹夆掣曳也。"或作䗬。…𧒂螽𧒂𧒂《说文》："飞虫螫人者。"

夆匹逢切。甹掣曳也。文一。

𧒂匹匈切。虫名。《尔雅》："土𧒂。"文一。

支韵　𪘲庄宜切。龋病。或书作𪗋。文一。

𪗋阻宜切。齿不齐。或书作𪘲。文一。

祭韵　刿姑卫切。文十五𠞸𠞸剞𠞸刀也。或作剧。…

𠞸九芮切。剞𠞸刀也。文六。…

毳充芮切。文十二。…竁尝也。

竁称芮切。尝也。文三。…

蟹韵　嬭妳𡛋女蟹切。文四。𤵛《博雅》："病也。"

女奴解切。文二。𤵛病也。

贿韵　磊鲁猥切。文四十。…壘㠥累岋壘山名。…礨礨空小穴也，一日小封。

瘣魁瘣，木（原误作本）枝节盘结也。

累路罪切。岋累山名。文四。…礨𡑍礨，不平皃。瘣魁瘣，木枝节盘结皃。

质韵　欯阅吉切。《博雅》："喜也。"文七。…

欯咭火一切。《博雅》："喜也。"或作吉。

阮韵　晚武远切。文二十。…冕冠有延前俯也。…

冕忙晚切。冠有延前俯也。文一。

缓韵　缓胡管切。文三十一。…輐圆也，形截之所用。…豢食大豕曰豢。

豢胡满切。养也。《庄子》："民食刍豢。"文二。　輐圆皃。

薛韵　揭蹇列切。文四。䊕𥉂也。扢拔也。…

䊕九杰切。𥉂也，急也。文二。　扢拔引也。

哿韵　可口我切。文六。…坷坎坷不平。一日亭名，在宁陵。…

坷苦我切。埳坷，地不平。文一。

清韵　眴翾营切。货也。文四。骍牲赤色。…

骍许营切。牲赤色。文二。眴货也。

昔韵　䵑竹益切。粘也。文四。…

䅽知亦切。粘也。文一。

有韵　怌㤓匹人切。小怒也。或从音。文六。紑鲜衣也。…

紑孚不切。衣絜鲜也。文一。

幽韵　𩢾必幽切。《博雅》："𩢾𩢾，走也。"文五。…髟鬖垂皃彪虎文。…

彪悲幽切。《说文》："虎文也。"文四。髟鬖垂皃𩢾《说文》："众马也。"…

滮淲皮虬切。《说文》："水流皃。"文四。…瀌雨雪盛皃。…

瀌平幽切。瀌瀌雨雪皃。文三。淲水流也。…

業韵　鍤勑涉切。缀衣针，文十一。…𥈈《说文》："疾言失次也。"…

𥈈丑聂切。《说文》："疾言失次也。"文一。

上列重出小韵的一方大多数就只有一两个字，而这一两个字全都是对立小韵里已经有的。个别字数略多的小韵，也多以相重的字占绝大多数。相重的字意义也基本相同。

从上面的三类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重出小韵有一个很突出的局限性，就是有一方要么是特别音或特别字，要么是重出字，两方都读通用音的不同常用字的对立连一对也找不到。这种异常现象，大大缩小了这些重出小韵反映实际语音差别的可能性。我们的初步看法是，上述A、B两类重出小韵大概是由于《集韵》的作者过分谨慎造成的。对于那些特殊字或特殊音，作者显然对它们没有把握。不收吧，怕有漏失，收了又不便把它们并入相应的小韵，因而把它们单另出来，以示存疑。这种看法至少能得到下列三项理由的支持：

1）《集韵》在卷首《韵例》里说："凡字有成文，相因不释者，今但曰阙，以示传疑。"这说明《集韵》确有"传疑"的体例。有的重出小韵在注释中确实标有阙疑字样。比如废韵"缏"字注云："兵废切。阙。《周礼》'朱緫'，郑康成曰：'故书緫或为缏。'李轨读。"就是一个例子。前表已经指出，这个"李轨读"是从《经典释文》那儿来的。《释文》对"缏"字是这样注释的：

> 戚云："检《字林》、《苍雅》（"雅"原误作"推"）及《说文》皆无此字，众家亦不见音者，唯昌宗音废。以形声会意求之，实所未了。当是废而不用乎？非其音也。"李"兵废反"。本或作"緫"，或是意改也。

这说明从戚衮、陆德明等人起，对"缏"字的读音就有怀疑。《集韵》作者对它当然更不会有把握。为了既不遗漏前代经师所传异读，又体现出阙疑精神，一方面注出阙疑字样，一方面把它单另出来，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措置了。

2）有的小韵单另出来，以致重出，存疑的用意十分明显。比如唐韵"恇，诓王切"与"光，姑黄切"重出。这显然是因为"王"是阳韵字，与作为唐韵字的"恇"不相合的原故。《集韵》的作者大概倾向于认为"恇"应当是唐韵字，但由于切语不相合，又不太有把握，所以把它单另出来，以示存疑。由此可以推知，其它读音比较特别的小韵所以单另出来，也是为了存疑。

3）这一类重出小韵的一方，也就是读音比较特别的一方，大多数都放在韵末或接近韵末的地方。请看下面的统计表。斜线左边的数字是小韵倒数次序，右边的是小韵依次出现次数，等号右边的是出现总次数。

1,2,3,4,5/16,12,7,5,4=44

上表把居于倒数第五小韵以下的都算韵末。全部共六十个小韵,在韵末的四十四个小韵,占百分之七十二强。这显然是《集韵》作者的一种有意安排。放在韵末,表示居于次要地位,与存疑之意正好相合。

根据以上三点理由，我们认为把A、B两类重出小韵看作在语音上并无区别大概是符合事实的。

至于C类重出小韵不仅字重,字义也重，它们反映语音区别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当然,同一个字读书音和白话音有区别在现代方言里并不罕见。不过,一则上列的例子里,很多是生僻字,口语里未必有。二则十七对重出小韵,散见于十五个韵，零乱而无规律。三则文白异读也不应该细微到反切不能反映的程度，因为在这些重出小韵中至少有七对小韵反切上下字是明确可以系联的(参看下文)。据此,似乎也没有什么可靠的理由认为C类重出小韵是反映语音区别的产物。它们的重出,大概是由于《集韵》作者的疏忽。

或者说,《广韵》的唇音类隔切,《集韵》绝大多数都改成了音和切，并在序言里还作了声明,这是《集韵》反切系统轻重唇已经分化的确凿证据,那末把象"夆，匹逢切"与"蘴，敷容切","逢,符容切"与"蓬,蒲恭切"之类的重出小韵认为是同音，岂不是不承认《集韵》轻重唇有分别了吗？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应该有分析地来看待。《集韵》的轻重唇确实已经分化,但《集韵》这类重出小韵的轻重唇未必有分别。我们知道，《集韵》对轻重唇类隔切的改换并不彻底,还存在下列三种情况。

a.《广韵》类隔,《集韵》仍然是类隔

尤韵	颩	《广韵》匹尤切	《集韵》披尤切
过韵	缚	《广韵》符卧切	《集韵》符卧切

b.《广韵》音和而《集韵》类隔(括弧里面是《广韵》小韵的字头)

烛韵	䪖(樸)	《广韵》封曲切	《集韵》逋玉切
元韵	樠	《广韵》武元切	《集韵》模元切
有韵	憘(恒)	《广韵》芳妇切	《集韵》匹九切
范韵	腹	《广韵》府犯切	《集韵》补范切
乏韵	煜(蚨)	《广韵》孚法切	《集韵》叵乏切

C.新加类隔

咸韵	蔓		《集韵》亡咸切

这些情况一般恐怕只能认为是由于《集韵》作者贯彻体例不严造成的。我们知道，《集韵》的反切一般都是有所本的。有时难免照录前人的反切而忽略了改动。比如"蔓，亡成切"见于曹宪《博雅音》[84],《集韵》照录之后，忘了改动,遂致保存了这个类隔切。很难相信在轻重唇已经分化的《集韵》作者的语言里，唯独"蔓"这个僻字竟不合规则地读成了轻唇。如果承认《集韵》的这些类隔切基本上是当改而未改的,那末,由于存在这种类隔切而造成的重出小韵的轻重唇对立,比如"䪖,逋玉切"与"匚,甫玉切"的对立,"缚,符卧切"与"䑹,步卧切"的对立,也就都是虚假的了,它们实际上并没有轻唇和重唇的区别。除此之外，其它轻重唇对立

的重出小韵还有十对(见上A、C两项所列)。它们的存在也是由于照录前人反切的结果。上文所举"缏,兵废切"的例子就是一个证明。只不过这并非由于《集韵》作者的疏忽,而是为了存疑,对原反切有意照录不改罢了。由此可见,这些重出小韵,虽然轻重唇对立,但并不表明《集韵》的作者就认为它们在声母上有区别。《五音集韵》把这些轻重唇对立的重出小韵的反切全部都改成了音和切,也是这些重出小韵在实际读音上并没有轻重区别的一个证明。

4. 反切上下字可以系联

就《集韵》本身来说,这一类重出小韵的反切上下字有很多是可以系联的。现把这些小韵及其系联情况列举于下。炵/他冬=炵,他冬切。

冬韵　　炵/他冬:　浵/统冬

上字:统/他综

下字:同用"冬"。

支韵　　齜/庄宜:　觜/阻宜

上字:阻/壮所　壮/侧亮　庄/侧羊

下字:同用"宜"。

　　　　痿/儒垂:　桵/汝垂

上字:儒/汝朱

下字:同用"垂"。

志韵　　意/於记:　撎/伊志

上字:伊/於记

下字:记/居吏　志/职吏

鱼韵　　攄/抽居:　貙/敕居

上字:抽/丑鸠　丑/敕九

下字:同用"居"。

祭韵　　毳/充芮:　啜/称芮

上字:称/蚩承　蚩/充之　充/昌嵩　昌/蚩良

下字:同用"芮"。

泰韵　　蔼/於盖:　餲/乙大

上字:乙/乙黠　乙/於乞

下字:大/徒盖

皆韵　　睐/赖谐:　黧/力皆

上字:赖/落盖　落/历各　历/狼狄

　　　　狼/卢当　卢/龙都　龙/力钟

下字:谐/雄皆

怪韵　　褹/女介:　鯠/尼戒

上字:女/碾与　碾/尼展

下字：介戒/居拜

代韵　　菜/仓代：倅/仓爱

上字：同用"仓"。

下字：爱/於代

贿韵　　磊/鲁猥：累/路罪

上字：路/鲁故

下字：猥/邬贿　罪/徂贿

质韵　　蠽/地一：柣/大一

上字：地/徒二　大/徒盖

下字：同用"一"。

䶵/侧律：茁/庄出

上字：庄/侧羊

下字：出/尺律

谆韵　　展/展引：眕/知忍

上字：展/知挚

下字：引/以忍

元韵　　拳/己袁：棬/九元

上字：九/己有

下字：元/愚袁

阮韵　　䫶/翻阮：疲/芳反

上字：翻/孚袁　孚/芳无

下字：反/甫远　远/雨阮

狸韵　　㦬/力转：栏/来圈

上字：来/郎才　郎/卢当　卢/龙都　龙/力钟

下字：圈/丘卷　卷/古转

薛韵　　揭/蹇列：纥/九傑

上字：蹇/九件

下字：杰/巨列

昔韵　　䅳/竹益：䅳/知亦

上字：竹/张六　张/中良　中/陟隆　陟/竹力

下字：亦/夷益

抍韵　　㮓/尺拯：齿/称拯

上字：称/蚩承　蚩/充之　充/昌嵩　尺/昌石

下字：同用"拯"。

寑韵　　蕈/慈荏：㿽/集荏

上字：集/籍入　籍/秦昔　秦/慈邻

下字：同用“茌”。

陷韵　　㺌/午陷：黬/五陷

上字：五午/阮古

下字：同用“陷”。

葉韵　　锸/勑涉：婂/丑聂

上字：丑/敕九　敕勑/蓄力

下字：涉/实摄　摄/失涉

㾀/去涉：抾/去笈

上字：同用“去”。

下字：笈/極曄　曄/域辄　辄/陟涉

以上系联为一类的共有二十四对重出小韵，接近全数七十七对重出小韵的三分之一。这应该说是这一类重出小韵在读音上没有区别的一个内部证据。

5.《五音集韵》进行删改和合并

《五音集韵》是以《集韵》为底本而加以改编的韵书，它对《集韵》这一类重出小韵的态度如何，也是判定这些小韵读音是否有区别的重要参考尺度之一。《五音集韵》对《集韵》这一类重出小韵采取了三种处理办法。

1）合并。例如：

《集韵》　冬韵　炵他冬切。火盛皃。文三。㤝《博雅》："㤝恎，惧也。" 鴤鸟名。
　　　　　　　　浵统冬切。浵淙，水声。文一。

《五音》　冬韵　炵他冬切。火色。四。㤝《博雅》："㤝恎，惧也。" 鴤鸟名。浵浵淙，水声。

《集韵》　绛韵　惷赫巷切。惷憧，志气凌突。文一。
　　　　　　　　䜶呼降切。赐也。文一。

《五音》　绛韵　惷赫巷切。惷憧，志气凌突。二。䜶赐也。

2）改音。只有一例[39]。贿韵“倄”，《集韵》“於罪切”，《五音》作“余罪切”。

3）删除。只有两例。山韵“𧇾，栈山切”与“潺，鉏山切”重出，《五音集韵》删去“𧇾，栈山切”小韵。青韵“更，古青切”与“经，坚灵切”重出，《五音》删去“更，古青切”小韵。

合并是《五音》不认为《集韵》这类重出小韵在读音上有区别的最直接了当的反映。

改音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集韵》的反切有错误，比如“倄”的“於罪切”可能原作“余罪切”。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五音》另有根据，比如认为“於罪切”错了，当作“余罪切”。如果是前一种情况，说明《集韵》“倄，於罪切”与“猥，邬贿切”这一对重出小韵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说明在《五音》看来，这一对重出小韵是不应该有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对《集韵》这一类重出小韵读音有区别的一种否定。

删除显然是由于《五音》认为那两个音过分古怪，对《集韵》录存它们不予信任的原故。那也就是说，《五音》根本不承认有那样两对重出小韵的存在。

可见，不论合并、改音或删除，都是《五音》不认为《集韵》这些重出小韵在读音上有区别的一种反映。不过《五音》晚于《集韵》173年[38]，它的做法究竟是因为《集韵》这类重出小韵本来就没有读音区别呢？还是语音有了演变，原来有区别的，后来泯灭了界限的结果呢？我们认为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我们知道，《五音》虽然把三等韵或三四等韵作了很多合并，但这些韵里的重纽却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集韵》的这些重出小韵遍及十五个韵摄，如果是有系统的语音区别，似乎不大可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消失净尽，连一点痕迹也不留。因此，我们认为《五音》对《集韵》这类重出小韵的删、改、并，至少可以作为这些小韵在《集韵》里的读音本来就没有区别的一个参证。

根据以上五点理由，我们认为把《集韵》的这类重出小韵定为读音上并无区别的小韵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四

上文我们对《集韵》的重出小韵作了全面的查证和分析，对它们的情况和性质一一作了论述。结论虽然否定的部分占得多一些，但只要不违背事实，对我们就是有用的。因为不管怎样，只有我们对这些重出小韵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对《集韵》的性质及其语音系统进行真正的研究。否则我们的工作就缺乏坚实可靠的基础，有时甚至有劳而无功的可能。这一点过去研究《集韵》的人往往把它忽略了。当然《集韵》的重出小韵情况比较复杂，我们的观察和分析还是初步的，未必都很正确，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附 注

① 见黄侃《集韵声类表》，美成印刷公司石印本，1936年。施则敬《集韵表》，来薰阁书店石印本，1935年。

② 方氏有《集韵校勘记》。黄氏有《集韵切语校字》，载《集韵声类表》卷首。

③ 四部丛刊缩印本，卷4，66页上。

④ 四部丛刊本，卷8，18页上。下引同此本。

⑤ 黄表32页下。施表63页上，

⑥ 《集韵校勘记》，卷7，691页。万有文库《集韵》后附本。

⑦ 《集韵切语校字》，3页上。

⑧ 7页上。

⑨ 《集韵切语校字》，1页下。

⑩ 《春秋公羊传解诂》，卷5，40页下，四部丛刊缩印本。

⑪ 卷21，16下。

⑫ 黄表7页下，施表24页上。

⑬ 谦部，10页上。光绪十三年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

⑭ 卷7，20页，古籍出版社，1955年。

⑮ 齐韵"陛，扶畦切"与"鼙，骈迷切"对立，怪韵"眯，忙戒切"与"助，暮拜切"对立。中古反切系统唇音不分开合。这里的对立究竟是重出，还是开合之分，一时难定。《五音集韵》把"鼙、眯"归入开口，"陛、助"归入合口。姑从之，以俟再考。

⑯ 40页下。

⑰ 明成化6—7年（1470—1471年）刻本及正德10年（1515年）刻本都作"丘体切"，万历17年

(1589年)刻本"体"字模糊不清。《五音集韵》旨韵收有"體"字,"体"大概是"體"字的俗写。

⑱ 郭庆藩《庄子集解》,卷7上,688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下引同此本。

⑲ 卷27,29页下。

⑳ 《春秋左传集解》,1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㉑ 卷28,21页上。

㉒ 卷8上,777页。

㉓ 卷28,2页上。

㉔ 卷8上,798页。

㉕ 卷28,3页下。

㉖ 反切用字全同的是直接出处,用字不同或不全同的只说明古有此音,《集韵》反切未必直接来源于此。

㉗ "犗"小韵还有"懠"字,注云:"用力极也。"此字此义无又音,然属于生僻字之类。

㉘ "鰭、鰶"二字《类篇》分别把"火界切"和"尼戒切"作为首音,也就是通用音。《广韵》"鰭"作"火犗切","鰶"(即"鰶")作"除迈切",都在夬韵。当以夬韵的读法为通用音。因此我们把《类篇》的反切次序倒了一下。

㉙ "倄,於罪切",可疑。据《颜氏家训·风操篇》"倄"有"羽罪","于来"二反(知不足斋丛书本,卷2,12页下),"倄"当为匣母字。《广韵》作"于罪切"。《集韵》"於"字也许是"于"字之误。

㉚ "凷,苦会切"。"会"是泰韵字,盖误。

㉛ "缋"小韵还有"樌"字,注云:"券契也。"此字此义无又音,然属于生僻字之类。

㉜ "痐"《说文》作"疴",《类篇》以"痐"为"疴"之异体。

㉝ "鋻"小韵还有"糠"字。注云"饼中肉"。此字无又音,然属于生僻字之类。

㉞ 丛书集成初编本,卷2,1513页。

㉟ 还有两个小韵《五音》反切与《集韵》不同,是出于错误。"缋"《五音》"去秽切",误,上文已经指出。"拳"《集韵》"己袁切",《五音》"巨袁切"。《集韵》注云:"力也。《诗》:'无拳无勇',徐邈读。"按《诗经·小雅·巧言》:"无拳无勇",《释文》:"拳,音权,力也。徐又己袁反。"这里徐音正是《集韵》之所本。《五音》作"巨袁切",不仅与徐音不合,而且与陆德明音也不合。当是所据版本有误。

㊱ 据卷首作者序,《五音集韵》成书于金完颜永济崇庆元年,即1212年。《集韵》成书于宋仁宗宝元二年,即1039年。

《中原音韵》无入声内证

忌浮

《中原音韵》支思等九个阴声韵的平声阳、上声、去声后边，以"入声作平声"、"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的名目收古人声字735个，分成230空①。

《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第4条指出：

> 平上去入四声——《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前辈佳作中间，备载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声。或有未当，与我同志改而正诸②。

周德清说得很明确：《中原音韵》无入声。

本文试从《中原音韵》一书内部再找出几点例证。

例证一

《起例》第22条有一段评论《广韵》入声的话：

> 入声以平声次第调之，互有可调之音。且以开口陌以庚至德以登六韵③。闭口缉以侵至乏以凡九韵，逐一字调平上去入，必须极力念之，悉如今之搬演南宋戏文唱念声腔。

第22条是第20条的"余论"。这两条记载了周德清在大都和"诸贤"的两次对话。第20条说："不尔，止依《广韵》呼吸，上去入声姑置未暇殚述，略举平声，如：……如此呼吸，非鴂舌而何？"第22条补记了评论上声、去声和入声的例子。

大都的"诸贤"将《广韵》入声嗤之为鴂舌之音，足见他们所推崇的中原之音没有入声。他们用来打比的"南宋戏文"即"南戏"，发祥于浙江温州，其基础方言是吴语。"必须极力念之，悉如今之搬演南宋戏文唱念声腔"，这话正是操无入声方言的人对入声的直观描述与比况。

例证二

《起例》第25条"作词十法"之五：

> 入声作平声 施于句中不可不谨。不谨④皆不能正其音。
>
> 泽国江山入战图 第一：泽字。无害。
>
> 红白花开烟雨中 第二：白字。
>
> 瘦马独行真可哀 第三：独字。若施于"仄仄平平仄仄平"⑤之句则可，施于他调皆不可。
>
> 人生七十古来稀 第四：十字。
>
> 点溪荷叶叠青钱 第五：叠字。
>
> 刘项原来不读书 第六：读字。
>
> 凤凰不共鸡争食 第七：食字。

周氏列举的七句七言诗，是唐人律句⑧，依次注出的七个字，《广韵》读入声，《中原音韵》收在“入声作平声”。曲的律句平仄格式虽与唐诗一致，但是字的平仄归类却不尽相同，它们的分野就在“入声作平声”字⑦。如果以曲字之平仄衡量上列唐诗，则大都变成非律句⑧；所以周德清着重指出：“入声作平声施于句中不可不谨，不谨皆不能正其音。”并将这一条列为作词第五法。

“入声作平声”字并非不可施于句中。试效周氏方法，从元人作品中摘出七句七言律句⑨：

达时皆笑屈原非第一：达字。无害。

黄鹤送酒仙人唱第二：鹤字。

韩信独登拜将坛第三：独字。

日暖蜂蝶便整齐第四：蝶字。

长江万里白如练第五：白字。

撩云拨雨二十年第六：十字。

短箫一曲觅衣食第七：食字。

依次注出的七个字，《中原音韵》收在“入声作平声”，而《广韵》读入声。如果用诗字之平仄衡量上列元曲，则大都变成非律句。

平与仄是语言声调在诗文格律中形成的两大类别。一个字平仄归类的变化是其语言声调变化的反映。“泽白独十叠食达鹤蝶”等字在唐诗里是仄声，而在元曲里归平声，这说明它们的实际读音已从入声演变成了平声。“入声作平声”＝平声。假设，它们仍读入声，不论其有无喉塞或摩擦收声，也不论其是否是一个明显的短调，只要是一个与平上去三声能严格区别开来的独立的调类⑩，那么，它们在曲律里只能依旧属仄声。属仄声，则周氏的作词第五法便是危言耸听，而“黄鹤送酒仙人唱”等句也就成了非律句。

例证三

《中原音韵·自序》有批评《阳春白雪集》所收小令《殿前欢》的话：

有同集《殿前欢·白云⑪窝》二段，俱八句⑫，“白”字不能歌者。

《殿前欢》第一句三个字的平仄格式是：仄平平。《新校九卷本阳春白雪》收此曲 32 段，第一句的第二、三字全是平声，第一字复杂些：去声 15 、上声 12 、古入声 5 。第一字是古入声的五句及其作者是：“作闲人”（卢疏斋）、“觉来评”（贯酸斋）、“隔帘听”（贯酸斋）、“月笼沙”（张小山）、“白云窝”（杨朝英）。

为什么《自序》独独指责“白”字不能歌呢？查“作觉隔”三字，《中原音韵》排在“入声作上声”，“月”字排在“入声作去声”，卢、贯、张三位的四句，平仄格式都是：仄平平。而“白”字却排在“入声作平声”，杨氏的一句为：平平平。《自序》下文指出：“入声于句中不能歌者，不知入声作平声也。”回答了“白”字不能歌的缘由。“白”字以及“作觉隔月”等字是《殿前欢》首句首字，不能说为了叶韵它们才“派入”平上去三声的⑬。“派入”即是“并入”⑭。

例证四

"作词十法"之十"定格"有如下11句曲文：

尽说陶潜是（见第1首《仙吕寄生草·饮》）

掐杀银筝字不真（见第3首《仙吕醉扶归·秃指甲》）

闲花酝酿蜂儿蜜（见第11首《中吕喜春来·春思》）

晚节桑榆暮景（见第15首《中吕醉高歌·感怀》）

腕冰消松却黄金钏（见第21首《正宫塞鸿秋·春怨》）

紫霜毫蘸湿端溪砚（同上）

回首观兔魄（见第27首《越调寨儿令·渔夫》）

傲杀人间万户侯（见第28首《双调沉醉东风·渔夫》）

十年前一秀才（见第35首《双调殿前欢·醉归来》）

打熬做文章伯（同上）

云山失色[15]（见第39首《双调折桂令·金山寺》）

字下加圆点的11个字，《广韵》读入声，《中原音韵》将"蜜"字排在"入声作去声"，其余排在"入声作上声"。本文考察的是，周德清在品评作家用字优劣时对这11个字的称谓。

周德清丢开"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的名目，而径称"上声"、"去声"。如："'尽说'二字去上声更妙。""'字不'二字去上声，便不及前词音律。"又如："'蜜'字去声，好，切不可上声。"再如："贵在'却'、'湿'二字上声，音从上转，取务头也。""紧要在'兔魄'二字去上取音。""妙在……'一'字上声，……'伯'字若得去声尤妙。"

可见，"入声作上声"＝上声，"入声作去声"＝去声。

例证五

周德清用"起音"(4次)、"以起其音"(3次)、"以转其音"(2次)、"音从上转"(2次)、"转"(1次)等字眼间接的描画了上声的调值[16]。如："定格"第七首《中吕迎仙客·登楼》"十二玉阑天外倚"一句，周氏评曰："妙在'倚'字上声，起音，一篇之中唱此一字，况务头在其上。"又如例证二所引"黄鹤送酒仙人唱"一句，评曰："况酒字上声，以转其音，务头在其上。"再如：第29首《双调落梅风·切鲙》第四句"若得醋来风韵美"，评曰："美字上声为妙，以起其音，切不可平声。"

周氏对"入声作上声"字是怎样品评的呢？请看例证四所引"云山失色"一句的评语："妙在色字上声，以起其音，平声便属第二着，平声若是阳字仅可，若是阴字愈无用矣。"与"美"字的评语几乎一样。可见，"色"字的调值与"美"字相等，绝不是什么"高调的短音"[17]，也不会象赞皇方言那样，一个为34，一个为55。

或曰"色"字在韵脚处。下面举无叶韵之嫌的字。例证四所引"傲杀人间万户侯"一句，评曰："杀字上声，以转其音。"又如：第15首《醉高歌·感怀》"几点吴霜鬓影"和"晚节桑榆暮景"二句，评曰："妙在点、节二字上声，起音。""节""点"二字相提并论，且有等量的"起音"效用，它们的语言声调必相同。若说"节"字的调值差不多等于"点"字的尾巴[17]，或者说象今天的赞皇方言那样，都是行不通的。再如，"云山失色"中的"失"字，周氏说："'失色'字若得去

上为上，余者风斯下矣。”考《折桂令》第八句常见的平仄格式是：平平去上或平平去平[18]。而《金山寺》却是：平平入作上声入作上声。周氏援引艺人改字的事作为自己的评论依据：“歌者每歌‘天地安排’为‘天巧安排’、‘失色’字为‘用色’，取其便于音而好唱也。”并指出：“若全句是平平去[19]上，歌者不能改矣。”可见，“入声作上声”的“失”字是上声字，就和“用”字是去声字一样，是“真正的”。

例证六

《起例》第6条：

> 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如“鞞”字，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庶便[20]学者。有才者本韵自足矣。

第7条：

> 平声，如尤侯韵“浮”字、“否”字、“阜”字等类，亦如“鞞”字，收入各韵平上去字下，以别本声外来，更不别立名头。

这相连属的两条，都是说明《中原音韵·韵谱》同音单字编排体例的。同一音节的字，一般只按第11条“每空是一音，以易识字为头”的规定编排，不考虑历史来源。有两种字例外：一是古入声字，二是“浮否阜”之类的字(即卓从之注收者)。试以鱼模韵为例。全韵收单字624个，其中来自《广韵》鱼、虞、模三韵的490个，尤、侯二韵的11个，屋、沃、烛、没、物、术六韵的123个。鱼虞模三韵的字是鱼模韵主体，称“本声”，而尤侯二韵和入声韵的字称“外来”。《韵谱》对“本声”与“外来”单字是这样编排的(以“扶”、“浮”、“伏”等字为例)：

平声　阳　　第14空：扶夫蚨符芙凫奉虞合三浮奉尤开三

入声作平声　第2空：复奉屋合三佛奉物合三伏鹏奉屋合三

袱一服奉屋合三

假设“扶”为A，“浮”为B，“伏”C，可写成下列算式：

已知　B＝C(“浮”“伏”同为“扶”的“外来”字)

∵　B＝A(“浮”与“扶”同空)

∴　C＝A

“扶”“浮”“伏”本同音。鱼模韵的“入声作平声”第2空是从“扶浮”这组同音字群里人为分立出来的重空。周氏为什么立重空？完全是“庶便学者”(参见下文)。

例证七

支思韵“入声作平声”两空有注音：

涩瑟音史　塞音死

周氏已标明“涩瑟”与“史”、“塞”与“死”同音。

例证八

卓从之厘定本(即《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尤侯韵，将《广韵》入声字这样编排：

平声阴阳　第7空　周舟洲州赒周

第8空　收

……

入声作平声[29]　第 1 空　轴逐收

　　　　　　　　第 2 空　熟收

上声　　第 5 空　肘帚竹收。入作上

去声　　第 12 空　溜留六收。入作去

"轴逐"与"周舟洲州赒周"、"熟"与"收"遥配阴阳。"竹"与"肘帚"、"六"与"溜留"同空。

说《中原音韵》无入声，绝不等于说四海之内都无入声。这一点，周氏反复强调，如《起例》第 5 条：

> 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

第 18 条：

> 亳州友人孙德卿，长于隐语，谓《中原音韵》三声乃四海所同者，不独正语作词："夫曹娥义社，天下一家，虽有谜韵，学者反被其误，半是南方之音，不能施于四方，非一家之义。今之所编，四海同音，何所往而不可也！诗禅得之，字字皆可为法。"余曰："尝有此恨，切谓言语既正，谜字亦正矣。从葺《音韵》以来，每与同志包猜，用此为则，平上去本声则可，但入声作三声，如平声"伏"与"扶"、上声"拂"与"斧"、去声"屋"与"误"字之类，俱同声则不可。何也？入声作三声者，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毋以此为比，当以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而辨之可也。"德卿曰："然。"

《自序》：

> 入派三声者，广其韵耳。有才者本韵自足矣。

《起例》第 18 条表述最完备。这一条是周德清在《中原音韵》成书后与亳州(今安徽亳县，无入声)朋友孙德卿的谈话记录。孙氏认为：《中原音韵》无入声，四海之内也都应当无入声；作词遵循"入派三声"的规矩，作隐语也必须如此。周德清纠正了这种看法。周氏认为，《中原音韵》虽无入声，但四海之内"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入派三声"是专为作乐府而设的，作隐语不必遵从。

作乐府与编隐语不同。乐府可以说是中原之音的艺术。周德清极力主张："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见《自序》)中原之音的两个最大特点便是"入派三声"和"平分阴阳"。周氏对这两点的研究确是了不起的发现，难怪他竟大有超然独得之慨[30]。而当时的乐府创作在语言上的主要问题，恰恰出在这两点上。周氏感叹说："诸公已矣，后学莫及！何也？盖其不悟声分平仄、字别阴阳。……吁，考其词音者人人能之，究其词之平仄阴阳者则无有也！"(见《自序》)

掌握中原之音，特别是驾驭"入派三声"，对"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的人来讲，并非轻而易举。周德清当仁不让："予甚欲为订砭之文，以正其语，便其作，而使成乐府。"(见《自序》)为使"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的"学者"(学作乐府的人)在"声分平仄"上不出毛病，周氏用心可谓

良苦：

一、在《韵谱》里把来自古入声的字从同音的阴声韵字群中分立出来，“次本韵后”，并标明“入声作平声”、“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供“学者”按图索骥。

二、对最易出错的地方，如“入声作平声”，反复提醒。

三、指点退路：“有才者本韵自足矣。”㉘

注释

① 空，《中原音韵》术语，相当于《切韵》的小韵。

② 内容相同的话还有。如：“夫声分平仄者，谓无入声，以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也。”（见《自序》）又如：“无入声，止有平上去三声。”（《起例》第25条“作词十法”之一“知韵”）

③ 讷庵本此句作：“且以开口陌以唐内盲至德以登五韵。”（瞿氏本及啸余谱本同）考《广韵》韵目下平声：……庚第12 耕第13 清第14 青第15 蒸第16 登第17……侵第21 覃第22 谈第23 盐第24 添第25 咸第26 衔第27 严第28 凡第29。入声：……陌第20 麦第21 昔第22 锡第23 职第24 德第25 缉第26 合第27 盍第28 叶第29 怗第30 洽第31 狎第32 业第33 乏第34。可见讷庵本舛错。按此句与下句是排句，今依下句句式改。

④ “不谨”二字，瞿氏本及啸余谱本无。讷庵本全句脱漏。今依上下文补。

⑤ 此句诸本皆作：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任讷《作词十法疏证》指出：“末衍一平字，兹删去。”从。

⑥ 第一句是曹松的诗，其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仄平。第二句是杜牧的诗（上句是：“半醒半醉游三日”），其平仄格式是：平仄平平平仄平。第三句是崔橹的诗，其平仄格式是：仄仄仄平平仄平。第四句是杜甫的诗，其平仄格式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第五句也是杜甫的诗，其平仄格式是：仄平平仄仄平平。第六句是韦碣的诗，其平仄格式是：平仄平平仄仄平。第七句是胡曾的诗，其平仄格式是：仄平仄仄平平仄。

⑦ 诗之平，平声；诗之仄，上去入三声。曲呢，“作词十法”之九“末句”说：“夫平仄者，平者平声，仄者上去声也。”古入声字派入平上去三声。可列成如下二等式：

曲之平＝诗之平＋“入声作平声”

曲之仄＝诗之仄－“入声作平声”

⑧ 第一句变成：平仄平平仄仄平。七言律句首字平仄一般可不拘，“泽”字虽读为平，此句仍不失为律句，所以周氏注“无害”二字。第三句变成：仄仄平平平仄平。尚可。周氏已注出：“若施于‘仄仄平平仄仄平’之句则可。”崔橹诗正属此式。第二、四、五、六、七句分别变成：平平平平平仄平、平平仄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仄仄平平平，全不是律句。

⑨ 第一句摘自白朴《寄生草》（见“定格”第1首），其平仄格式是：平平平仄仄平平。第二句摘自马致远《金盏儿》（见“定格”第4首），其平仄格式为：平平仄仄平平仄。第三句摘自马致远《拨不断》（见《太平乐府》卷二），其平仄格式是：平仄平平仄仄平。第四句摘自周德清《喜春来》（见《太平乐府》卷四），其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仄平。第五句摘自周德清《塞鸿秋》（见《太平乐府》卷一），其平仄格式是：平平仄仄平平仄。第六句摘自乔梦符《混江龙》（见杂剧《两世姻缘》第一折），其平仄格式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第七句摘自李寿卿《醉春风》（见杂剧《伍员吹箫》第三折），其平仄格式是：仄平仄仄仄平平。

⑩ 陆志韦先生认为《中原音韵》的入声主元音是短的，且带喉塞或摩擦收声。（参见《释中原音韵》）

杨耐思先生认为：“这时候的入声，跟中古时期的入声很不相同了，已经失去了〔p〕、〔t〕、〔k〕和〔ʔ〕等韵尾，同时也不是一个明显的短调，只能保持一个独立的调类了，但跟平上去严格地区别开来。这时候的入声很象现在河北省西南部的赞皇、元氏一带的入声。”（见《文字改革》64年7期21面）据《河北方言概况》载，赞皇有四个声调：平声54、上声55、去声31、入声34。元氏的四声调值是：42、55、212、34。

⑪ “云”字诸本均误作“雪”。依《阳春白雪》改。

⑫ 今传《阳春白雪》所收杨氏此词为九句。九卷本只一段，残元本竟有四段，均与周氏所见不同。周氏所见是初刻本。

⑬ 主张有入声的学者往往认为：一、“入派三声”为了押韵；二、“入派三声”是可平可上可去。如杨耐

思先生说："入声字在曲子里行腔吐字时可以唱成平上去三声，以便押韵，但是在实际语言里，入声还是入声，并没有变成平上去三声。"（见《文字改革》64年7期21面）本文此例，以及例证二、例证四、例证五所列举的大多数，都能证明"入派三声"绝不是叶韵的结果。至于可平可上可去的说法，也是不妥当的。明人王伯良已指出，北曲的"入派三声"，"各有所属，不得假借。"（见《曲律·论平仄第五》）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切不可将北曲与南曲混为一谈。

⑭ 陆志韦先生在解释"入声作平声"时说："……周德清不把他们并入平声，只是派入平声。就此把它们拟作长音，或是竟然当作平声，那就极不妥当。"（见《释中原音韵》）

⑮ 周氏在《金山寺》下有这样一句评语："若全句是平平去上，则歌者不能改矣。"据此，本文将《折桂令》的基本句法写作：

6，44，444，34，34，4，4，44。"云山失色"算第八句。

⑯ 这些字眼是用来品评作家运用上声字的艺术技巧的。"转其音"、"起其音"等指上声字的音响效果。这种效果是由上声字实际读音的高低升降曲直长短造成的。何处用上声字，是艺术技巧问题；上声字何以能"起其音""转其音"，则与技巧无涉。根据上声字在曲律中的声音功能，和它与平声的相近（关于上声与平声的关系，王力先生早有仔细研究，请见《汉语诗律学》），以及"务头在其上"，可推测，上声大概是降升调，时值较长，终点较高，或可写作：215。

⑰ 陆志韦先生《释中原音韵》说："清音入声是高调的短音，差不多等于上声的尾巴。用在曲韵，跟上声相叶，最合适不过。就因为清音入声能完全派入上声，所以知道他们不能是真正的上声。"

⑱ 《折桂令》又名《蟾宫曲》。《新校九卷本阳春白雪》收44段，《太平乐府》收马致远、周德清各2段，《中原音韵·后序》载1段。本文以上述49段为例，考察第八句诸字调类如下：

	平声	入声作平声	上声	入声作上声	去声	入声作去声
第一字	47	1	0	1	0	0
第二字	46	1	0	0	2	0
第三字	1	1	13	1	28	5
第四字	42	0	16	8	1	0

⑲ "去"字诸本均作"上"，依周氏所论，当为"去"字。改。

⑳ "便"字诸本均作"使"，陆志韦先生径改。从。又：同条"榫"字，误，待考。

㉑ 影印明刊本"入声作平声"下无"阳"字，与该书多数韵不同。

㉒ 请读《自序》一段话："此自然之理也，妙处在此，初学者何由知之！乃作词之膏肓、用字之骨髓，皆不传之妙！独予知之！屡尝揣其声病于桃花扇影而得之也。"

㉓ 《中原音韵》与旧诗韵比，由于"入派三声"的缘故，增加了阴声韵的字数，是"广其押韵"了。可是，驾驭不了"入派三声"，则莫如回避："本韵自足矣"！这样一来，竟是"窄其押韵"了。有才者不怕韵险。

释《中原雅音》

论中原雅音的形成及使用地域

龙 晦

我在《<中原雅音>语言资料的发现及其评价》一文里①，曾对《中原雅音》所描写的语音是汴洛音，提出了一些初步论证。由于中原音在北方话中非常重要，它在北方地区使用的范围，它的历史演变，以及它与后世读音的对应关系等重大问题，都没来得及在该文里加以探讨。因此草出此文，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引起语言学界同志们的注意、讨论和研究。

元代孔齐在《至正直记》里说："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异，至于读音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辨所谓，不及中原远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孔齐的记载是真实的，是他在六百年前对北方话亲身的体验，并加以概括的结果，因此是可靠的；另外孔齐还概括得不够完备，对使用雅音的北界定在中山，十分明确，南界就语焉不详。至于汴、洛也是一个大区域概念，它与近代北方话的关系仍不十分明瞭，因此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中原"一词作为地区概念在历史上是比较复杂的，《诗・小雅・小宛》："中原有菽"，但它不是指的中原地区，郑笺："中原，原中也"，杨慎云："野间谓之中原。"②《荀子・王制》："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月暴露，毁折之中原。"按上下文来看，也是"野间"之意，也还不能定为地域。《商君书・刑赏》："天下豪杰贤良从之如流水，夫故兵敌而令行于天下，万乘之国不敢苏其兵中原，千乘之国不敢捍城；万乘之国若有苏其兵中原者，战将覆其军，千乘之国若有捍城者，攻将凌其城。"这段文字的"中原"，由于它提到"万乘之国不敢苏其兵中原"，"万乘之国若有苏其兵中原者，战将覆其军"，万乘之国苏兵中原的气派有可能是指攻取天下得失关键的中原地区，似乎与《诗・小宛》及《荀子・王制》中的"中原"有所不同。但与下文"攻将凌其城"比较，"中原"与"城"对文，仍有被理解为"野间"的可能，因此我们还得找更好的根据。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上句说"中原"，下句说"野草"，仍不能被理解为中原地区。但是在他的《大人赋》里说"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弥万里兮，不足以少留"。颜师古注："中州，中国也"，这是"中州"一词最早的出现。这里的"中国"与《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的"中国"是一个概念，指"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③，才能与下文"宅弥万里"的气象相应，与后世的《中州音韵》的"中州"还不完全密合。《史记・天官书》："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从杓、衡、斗三者所建的地域对比来看，杓是建华山西南之地，魁主海岱东北之地，衡当中州与黄河济水之间地，把西南、东北除掉就是位处中间

地带的中州与黄河济水之间地了。这个"中州"既不可理解为"中野",也不可理解为"帝王所都为中"。从语言逻辑来看,"中州"与"河济"是并列,河济相当于《禹贡》的"济河惟兖州",它的地望应当是"东南据济,西北距河"④,相当于山东的东昌、兖州,青州之西北及河北大名,正定与河间的东南等地区;把上述这部分地区去掉,剩下的中州地区恰好与《禹贡》里的"荆河惟豫州"相当,它的地望是"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⑤,恰是今天河南地区。这两个地区加起来,正好填补了"海岱以东北"至"华以西南"的空白,因此至少在司马迁时代,"中州"相当于河南这一概念已经出现。因此《论衡·对作》里说"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流民四散"一段文里提到中州是指河南,也就不奇怪了。

由于河南是一个大平原,中州的出现与中原的概念就纠结在一起了,中州既可理解为"河南",也可理解为"中国",因此中原的概念也有广、狭二义,而且范围随时代不同而理解有所不同。到三国时期,不但诸葛亮《出师表》里出现了"当率三军北定中原",《吴志·华覈传》也有"今当角力中原,以定强弱"的话,可见"中原"作为地域概念在三国时代已较普遍。在晋代,由于元帝偏安江左,因此中原与江左往往对称。唐杨乘《南徐春日怀古》:"六代骄奢地,三春物象繁,灵湖通涨海,天堑隔中原"⑥,把长江作为中原的分界显然是继承了中原与江左对举而理解的。但从晋人的故事与文字表达来看,似乎仍以淮泗作中原的南界,《世说·轻诋》:"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任其责。"这和以后南宋人对中原的南界概念是淮泗情况相符。

在南宋时期,中原也有广狭二义,狭义指河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淳熙末,张端明杓为京尹,始议筑斋宫,可一劳而永逸,上从之。宇文宝学价时为兵部尚书,因宿直,奏曰:'陛下方经略河南,今筑青城,是无中原意也',上以为然,亟命罢役。"这里"河南"与"中原"是同义,用的狭义;《宋史·李纲传》:"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这里把全国划分为西北,中原、东南三部分,用的是广义⑦。甚至同一人的文集里,广义、狭义也交互使用,这是研究中原音韵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现在我们要从中原地区谈到中原语音的情况。

我国古代语言是多样的,复杂的。在孔子时代至少已出现了"雅言"这个名词,《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郑玄注:"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这个解释是正确的。由于我国古代夏、商王朝都在黄河中游活动或建都,因此,以河洛地区的口语为通行的主要口语便逐步形成。《史记·周本纪》:"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又《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夏人之居也,……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江、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洪颐煊据上面这些材料为线索考证夏都阳城在颍川郡⑧,金鹗也考证"阳翟为禹所封之国,而阳城则为禹之都",阳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登封县,阳翟在开封府禹州⑨,都是现在河南的地域。这些考证与近年考索夏文化者的意见也大致符合,偃师二里头型的文化是夏文化,夏文化的中心在伊洛一带⑩。至于商人的活动与其建都也主要在河南地区,这是更为人们所熟知的,西周都丰镐,周公营洛邑,平王东迁,洛阳变成了当时王都所在地。这

一带地区所使用的语言无疑地就是孔子所说"雅言"的张本，连《诗经》编排次序也是按声音之远近、离合而甄叙的[11]。刘台拱《论语骈枝》卷一："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国之音不尽正，故以'风'名，先邶、鄘，卫者，殷之旧都也，次王者东都也。"这是春秋以前的情况。

到了战国时代，群雄角逐，语言也随之形成了几个大的方言区，《荀子·荣辱》："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杨倞注："夏，中夏。"按照上古汉语，"雅"、"夏"均属鱼部字，是可以通的，将《荣辱篇》与《儒效篇》三句话对比，"雅"、"夏"也非通不可，因此"雅言"也就是"夏言"。扬雄《方言》卷十一有一处提到中夏言，一处提到中夏语，一处提到"中夏谓之颔"，可见"雅"、"夏"、"中夏"早已成为一个显著的语言区，"君子安雅"说明了这种语言的权威性，应当是中原音的鼻祖。当然荀子没有把当时齐方言算在内，是个缺点。

秦汉统一以后，由于秦都咸阳，西汉都长安，因此秦与西汉的普通话很可能是以秦、晋语为主的[12]。到了东汉建都洛阳，以及以后的西晋，北魏孝文帝都建都在洛阳；而另一方面曹操都邺，石虎、慕容儁、东魏、北齐都在邺建都，这样便形成了"河洛音"。中原音又再次取得了它的显赫地位，《北史·咸阳王禧传》："孝文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禧赞成其事。于是诏：'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违，当降爵黜官。'"所谓"正音"也就是"规范音"，亦即当时的"河洛音"。为了要"一从正音"，学习河洛语音的书也随之出现，《隋书·经籍志》有王长孙《河洛语音》一卷，便是一个例子，这是中原音的中古期。尽管这期《颜氏家训·音辞篇》曾根据"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把当时全国语音区分为"金陵与洛下"，洛下代表河洛音，金陵代表吴音。但语言学家仍推重河洛音，并没有把吴音看重。《切韵序》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吴楚，燕赵，秦陇、梁益都有所批判纠弹，没有批评的当然就是作者心目中的"正音"，试把中国地图披览，把燕赵，吴楚，秦陇、梁益都去了，不就剩下黄河中、下游么？那不正是以河洛音为主的中原音么？

第三个时期是汴洛音，也就是中原雅音时期。

研究《中原音韵》或《中原雅音》对于"中原"一词的历史作考察，古代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宋元时代人对"中原"一词的理解，特别是要结合当时的语音，因为这两部书都是记录语音的书。

原来宋人建都汴梁（今开封市），他们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大名为北京，商丘为南京。由于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给了契丹，因此河北的白沟河成了宋、辽的界河。以后金人南侵，华北平原沦陷，赵构逃跑到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于是淮河成了宋、金的分界河。宋人逃难到江南，对于他们的故都汴梁和华北平原——中原感情非常深厚，他们对故都和中原发为诗文是很多的，我们从这些诗文里能钩稽出一些有关"中原"的轮廓和中原音的大致情况，但我们为篇幅计，仅能举出一些典型的例子。

《宋诗纪事》卷五十，薛居实《老妓自称汴京宫人，泣而赠之》："薄妆自叙老深宫，一曲悲歌听不终，黑发尚沾梁苑雪，素衣还带上林风，残春柳叶萧条绿，破国桃花冷落红，收拾琵琶

蹙眉黛，教人同在泪痕中”。他们由于怀念中原入了迷，那怕是汴京老妓，也认为她的黑发曾经沾上了当时梁苑的雪，一件极其平常的衣着，也带来了昔日上林的微风。有些人甚至于尝到一点北方的梨子也感到“甘酸尚带中原味，肠断春前不见花”[13]。

盱眙县是宋、金界上的一个重要据点，两方使者来往必经之地，宋人过盱眙自然不免有异样的感觉，因此咏盱眙的诗特别多，蔡勘《题盱眙》“自古东南第一山，于今无异玉门关，乱云衰草苍茫外，赤县神州指顾间，击楫何人酬壮志，凭阑终日惨愁颜，中原父老应遗恨，只见毡车岁往还”[14]。从“赤县神州指顾间”，“中原父老应遗恨”两句结合来看，可见宋人“中原”的概念是过了盱眙便是中原的，这和桓温过淮泗，登平乘楼，眺瞩中原的情况正复相同。

由于想念中原，对于中原语音也特别感到亲切，路德章《盱眙旅舍》：“道旁草屋两三家，见客擂麻旋点茶，渐近中原语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15]。“渐近中原语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不仅说明了中原音的南界，足以补充《至正直记》之不足，而且“语音好”也说明《雅音》之“雅”得名的由来，它和孔子的“雅言”，荀子的“君子安雅”，以及《方言》里的“中夏言”都是互相紧密联系的。

逃难到江南的朱敦儒有一首《浪淘沙》：“圆月又中秋，南海西头，蛮云瘴雨晚难收，北客相逢弹泪坐，合恨分愁。 无酒可销忧，但说皇州，天家宫阙酒家楼，今夜只应清汴水，呜咽东流。”[16]“北客相逢弹泪坐”正是指中原流寓江南之士，他们弹泪而坐，想念皇州，想念呜咽东流的汴水，想到故土收复之无日，这些北客话旧，当然是操北方中原之音的，而由他们或他们的后代记录了中原雅音是完全可能的。

明了了宋人“中原”的概念后，对《中原音韵》与《中原雅音》描写的是大都话，抑是汴洛话的争论就可迎刃而解。宋人和元初人不太可能以北京话为“雅”，这点我在拙稿《〈中原雅音〉语言资料的发现及其评价》一文里已提出过论证。《至正直记》提出汴梁、洛阳、中山，过去也有同志主张“洛阳音系比之北京音系更为接近《中原音韵》音系。”[17]是不是中原音描写的洛阳音呢？

我们认为《至正直记》里的汴梁，洛阳，中山是地望，举三个地区以概括“中原”，并不是具体的洛阳。《中原雅音》、《中原音韵》的最大特点是入声丧失，我在《〈中原雅音〉语言资料的发现及其评价》与《中原雅音调类考》两文里，曾详细有所论证。而洛阳的入声却保持到很晚，我们不妨从朱敦儒谈起，朱敦儒是由北宋入南宋享寿比较高的词人，他是道道地地的洛阳人，因此他的叶韵对于研究洛阳音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

他的词韵入声是保留了的，这不是因为“他还有些保守的表现”[18]，而是他确实按照他的东都话在叶韵。《河南通志》卷十四《语言》：“河南语言，声多平而少入，刚直而不委婉，如读‘北’为ㄅㄟ，‘墨’为ㄇㄟ，‘合’为ㄏㄜ之类是也，凡入声多与平声相混淆，虽有时似入声，亦延缓不能急口收藏，盖人性弛缓，语言滞涩，故鲜短促之声，汲、淇、陕、洛等县虽有入声，地域不广。”魏今铨《汲县今志》也说：“惟汲县、淇县、陕县、洛阳等处各具四声。”只有在解放后调查方言，赵月朋同志的《洛阳话浅说》里，洛阳话的入声才消失了[19]。

第二朱敦儒的闭口韵合并到别的 -n 韵里去了，不但他的《鹊桥仙》以“泛”与“晚”、“眼”、

"见"叶[20]，而且他的《行香子》上阕以"侵"、"针"、叶"馨"、"新"，下阕以"昏""魂"、叶"尘"、"寻"[21]，几乎整个侵寻韵并入了真文韵，这和《中原音韵》、《中原雅音》都是矛盾的。我们不能说在闭口韵方面朱敦儒比较大胆，敢于合并，敢于创新；而在保留入声方面，他偏于保守，偏要保持入声韵尾，这是由于对洛阳音没有充分调查所致。

不但朱敦儒如此，比他稍晚一点的谢懋是洛师人，他的《忆少年》、《霜天晓角》、《念奴娇》……入声韵均保持完好；而他的《武陵春》上阕以"心"、"春"、"匀"相叶，下阕以"寻"叶"云"，他的《浪淘沙》上阕"乾"、"蟠"、"毵"、"寒"相叶，下阕"堪"、"衫"、"山"、"南"相叶[22]，-m收声与-n收声互叶，也无不与朱敦儒的叶韵情况相同。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中原音是洛阳音。

我们主张中原音是以汴梁为主的河南地区的音，它包括了中山地区与淮河北部。唐末五代由于长安的破残，长安已经不是当时的政治中心，那时的长安音已十分偏离《切韵》音系的体系，如阳、唐通韵于歌，青通于齐，鱼支互乱[23]，以及东通于蒸，鼻尾韵的普遍丧失，豪侯不分[24]，在在与规范音提出了挑战。依了长安音，其它大方言区都成问题，都不能自然地进行交际，因此势必得另找一个比较像样的政治中心，比较与规范音不太相远的方言作为审音与统一语音的根据，因此汴梁便填补了长安凋残后的真空，很自然地成为中原音的据点。

汴梁是华北平原的中心，公元907年朱全忠即位于汴，已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也象征性地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到了十世纪末，由于全国的统一，赵宋建都于汴，事实上也已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在语音上，华北平原的入声除个别地区外，都已丧失，根据我个人的研究，在《掌中珠》里，"虎"、"琥"、"瑚"、"胡"、"斛"西夏文注音均为"磎"、"夕"、"西"、"细"西夏文注音均为"筏"，"竹"、"猪"、"蛛"、"珠"西夏文注音均为"韶"、"泊"、"蒲"、"薄"、"蔔"西夏文均注音为"繖"、"黎"、"黐"西夏文注音为"能"、"露"、"鹿"西夏文均注音为"线"，这是西北地区丧失了入声[25]；在契丹文与汉文的对音里，"职"注音为tçï，"禄"注音为lu，"察"注音为tçà，"月"注音为jue，"越"注音为uí，这是北京地区失去了入声[26]。在丧失了入声的区域中，汴梁是最有领袖群伦资格的，它的闭口韵基本保留[27]，-n尾与-ŋ尾完好，鱼支能分，豪侯不混，因此汴梁话成为最能为大华北平原区所接受的普通话。而那时北京还先后在辽、金人的手中，战争破坏得很厉害，文化不发达，不可能成为什么中心，从民族情感上也不可能拿它来作审音的标准。刘因《渡白沟》："燕赵山河分上镇，辽金风物异中州"[28]，"风物异中州"，文化风俗都变了，要用它作为审音的根据是很难想象的。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六《杭音》说："城中语音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如呼"玉为'玉'(音御)，呼'一撒'为'一(音倚)撒'，呼'百零香'为'百(音摆)零香'，兹皆汴音也。唯江干人言语躁劲，为杭人之旧音，教谕张杰尝戏曰：'高宗南渡，止带一百(音摆)字来'，亦是谓也，审方音者不可知不。"[29]其中"一"读"倚"是上声，与《平山县志》、《灵寿县志》、《元氏县志》、《重修新乐县志》、《赞皇县志》之读"以"者相同，《中州音韵》也音"一"为"以"[30]，并读"百"为"摆"，《雅音》也注"百"音为"摆"，与李汝珍的《音鉴》注

音相同，注“玉”为“御”也与《音鉴》一致[81]。所谓“语音好于他郡”，“渐近中原语音好”，“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就是说这些字的读音与汴梁相似，失去了入声，归入其它三声的具体归类与汴梁相同，可见那时是奉汴梁为正音，虽不能至，也心向往之的。

《中原雅音》有直音，有反切，因此用它来对照近、现代的读音就好比较，我们用了许多地方志的语音资料，把它们所注的读音资料来与《雅音》所注的字音对勘，发现其中大多数《雅音》注的音与河南、中山地区地方志所注的音相符，有的注的具体的字不同，但根据韵书仍可推定其为同音。尽管志书所记录的字是比较有限的，但我们也要考虑编志时选择入志的字一定照顾到代表性，因此，我们不可以轻视这些字。

平声部分字不多，但《雅音》的全浊平声归阴平是一大特色[82]，与《中原音韵》全浊平声归阳平不同，我们发现有：

“湖”读“呼”，有《灵寿县志》、《平山县志》、《重修新乐县志》、《赞皇县志》，按“胡”字《中原雅音》“火模切，似呼音”，而“胡”与“湖”《广韵》均户吴切，“胡”读似“呼”音，“湖”也该读似“呼”音了。

《平山县志》：“桥之一字，近城一带读作‘茄’，东乡读作‘敲’”，也是这种规律的反映，按“乔”字《中原雅音》音“趫，丘遥切”《广韵》“桥”与“乔”均巨娇切，全浊群母字，《中原雅音》丘遥切，音趫，就跟《平山县志》的“乔”音“敲”一致了[83]。

《闻喜县志》卷八《方言》：“城西南十里外缺浊平声，乃‘同’亦读‘通’，‘田’亦读‘天’，‘情’亦读‘清’。”也是符合《中原雅音》全浊平声归阴平这一规律的。

《中原雅音》次浊平声仍读阳平，它与《中原音韵》规律相符，如：

“糜”读“梅”，见于《平山县志》、《赞皇县志》、《灵寿县志》，按“糜”读“梅”与《雅音》注音完全相同。

《集韵》里，“糜”、“靡”均忙皮切，是同音字，“靡”读“梅”的计有《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重修新乐县志》。

此外从《雅音》并韵的情况，我们观察到《雅音》一些字的注音也是与广大北方区的方言相符的，如

“耕”读“经”有《获鹿县志》、《灵寿县志》、《平山县志》、《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重修新乐县志》、《内邱县志》、《平谷县志》、《赞皇县志》、《宁河县志》、《宁河关志》、《玉田县志》、《丰润县志》。

“更”读“经”的有《灵寿县志》、《平山县志》、《重修新乐县志》、《赞皇县志》、《宁河县志》、《玉田县志》、《丰润县志》。

明郎瑛《七修类稿》四九：“弘治己未科，学士程敏政为礼部主考官，既入帘，给事中华昶劾之，以为鬻题，……后寮莱置酒，有优人祇应，扮出提鸡者，大叫曰：‘我有一只鸡，价卖一千两’，一人曰：‘谁家的？卖得此价。’对曰：‘程学士家的，只卖他个五更啼。’”以“五更啼”谐“五经题”之声，正说明“更”是读如“经”的[84]。

《中原雅音》虽无“更”、“耕”读“经”之文，考《中原音韵》“耕”“更”均并入了庚青韵，故

"庚"、"更"、"耕"、"京"、"经"均在一圈之内,可见是同音的,而"庚"字《中原雅音》"九蒸切,亦似'经'音",不妨由此类推㉟。

"梗",《中原雅音》音"景","耿",《中原雅音》音"梗",由《雅音》内部联系"梗"音"景",那末"耿"也该音"景"。"耿"音"景"见于《灵寿县志》、《平山县志》、《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重修新乐县志》、《赞皇县志》,它们并韵的情况与"更"、"耕"读"经"的并韵情况是一致的。

全浊入声变阴平㊱,与《中原音韵》不同,例证较多,我们先研究与《雅音》音读完全一致的。

"局"读"居",计有《获鹿县志》、《灵寿县志》、《平山县志》、《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重修新乐县志》、《直隶定州志》、《赞皇县志》、《迁安县志》,按"局"《广韵》渠玉切,是全浊群母字,《雅音》"局"亦音"居"。

"及"读"鸡",见《迁安县志》,按《广韵》及,其立切,全浊群母字,《雅音》"及"也音"鸡"。

"鹤"读"蒿",见《宁河县志》、《宁河关志》,按《广韵》鹤,下各切,全浊匣母字,《雅音》希高切,似"蒿"音。

"毒"读"都",见《迁安县志》、《献县志》,按《广韵》毒,徒沃切,乃全浊定母字,《雅音》"毒",亦音"都"。

"狄"读"低",见《迁安县志》,按"狄",《广韵》徒历切,全浊定母字,《雅音》也音"低"。

"夺"读"多",见《献县志》,按《广韵》,"夺",徒活切,全浊定母字,《雅音》也音"多"。

"宅"读"斋",计有《获鹿县志》、《灵寿县志》、《平山县志》、《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重修新乐县志》、《赞皇县志》、《宁河县志》、《玉田县志》(注音之柴切)、《丰润县志》,按"宅",《切韵》枨百切,《广韵》㊲瑒伯切,《集韵》直格切,全浊澄母字,《雅音》也音"斋"。

"族"读"租"计有《获鹿县志》、《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迁安县志》(注子无切),《献县志》(注子无切),按"族",《广韵》昨木切,全浊从母字,《雅音》"族"亦音"租"。

"习"读"西",计有《灵寿县志》、《平山县志》、《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重修新乐县志》、《直隶定州志》、《献县志》,按《广韵》习,似入切,乃全浊邪母字,《雅音》"习"也音"西"。

"席"读"西"见《安阳县志》,按"席"《广韵》祥易切,也是全浊邪母字,《雅音》"席"也音"西"㊳。

"雹"读"包",计有《获鹿县志》、《灵寿县志》、《平山县志》、《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宁河县志》、《玉田县志》(读平声不豪切)、《丰润县志》。按"雹"字,《广韵》蒲角切,全浊并母字,《雅音》"雹"亦音"包"。

此外还有一些字,《雅音》注音的字跟《广韵》小韵的领头字不一样,不是同一个字,可是按照《广韵》的反切它们是完全同音的,因此完全可以用类推原则推定其相同,如:

"读"读"都",(《雅音》"牍"音"都",《广韵》"读"与"牍"均徒谷切),计有《灵寿县志》、《平山县志》、《元氏县志》、《重修新乐县志》、《直隶定州志》、《赞皇县志》、《迁安县志》,按"读"与"牍"均全浊定母字。

"独"读"都",(《雅音》"牍"音"都",《广韵》独、牍均徒谷切),计有《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迁安县志》、《献县志》(注音东胡切)。

"敌"读"低",(《雅音》"狄"音"低",《广韵》狄、敌均杜历切),计有《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迁安县志》、《献县志》,按"敌"与"狄"均全浊定母字。

"笛"读"低",(《雅音》"狄"音"低",《广韵》狄、笛均杜历切),计有《迁安县志》、《献县志》。

"翟"读"斋",(《雅音》"宅"读"斋",《广韵》翟、宅均瑒伯切),计有《灵寿县志》、《平山县志》、《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重修新乐县志》、《赞皇县志》、《宁河关志》、《宁河县志》、《玉田县志》。按"宅"与"翟"均全浊澄母字。

"俗"读"须",(《雅音》续,思余切,《广韵》续、俗均似足切),计有《灵寿县志》、《平山县志》、《元氏县志》、《重修新乐县志》、《赞皇县志》、《宁河县志》、《丰润县志》、《献县志》。按"续"、"俗"均全浊邪母字。

以上是全浊归阴平,与《中原音韵》全浊入声归阳平刚刚相反,最能表现《雅音》的特色,下面我们将研究《雅音》的次浊人声。

次浊入声归去声,与《中原音韵》完全相同。

"禄"读"路",计有《获鹿县志》、《灵寿县志》、《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重修新乐县志》、《直隶定州志》、《赞皇县志》、《迁安县志》、《献县志》。《雅音》"禄"亦音"路"。

"律"读"虑",计有《获鹿县志》、《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雅音》"律"亦音"虑"。

"六"读"溜",计有《大名县志》、《迁安县志》、《献县志》、《临邑县志》、《沃史》,以"刘去"注"六"音者计有《获鹿县志》、《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按《雅音》"六"亦音"溜"。

"略"读"料",计有《灵寿县志》、《平山县志》、《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重修新乐县志》、《平谷县志》、《赞皇县志》、《宁河关志》、《宁河县志》、《丰润县志》、《玉田县志》、《迁安县志》、《献县志》、《直隶定州志》。按《雅音》"略"亦音"料"。

"力"读"利",计有《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迁安县志》、《献县志》。按《雅音》"力"亦音"利"。

以上诸字均是次浊来母字。

"墨"读"妹",计有《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又《献县志》、《获鹿县志》、《直隶定州志》与《临邑县志》"墨"均读"昧",按《广韵》妹、昧均莫佩切,完全同音,《雅音》"墨"亦音"妹"。

"莫"读"磨",见《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按《雅音》"莫"亦音"磨"。

"勿"读"务",计有《元氏县志》、《重修元氏县志》、《大名县志》,又《迁安县志》、《献县志》"勿"读作"雾",按《广韵》务、雾均亡遇切,完全同音。《雅音》"勿"亦音"务"。

以上是次浊明母字。

"一"读"意",见《内邱县志》、《雅音》"一"也音"意"。

以上是次浊喻母字。

《雅音》的清声母入声字归上声。

"国"读"鬼",(《雅音》亦音"鬼"),计有《获鹿县志》、《灵寿县志》、《平山县志》、《重修新乐

县志》、《直隶定州志》、《赞皇县志》、《献县志》，又《临邑县志》读“国”为“诡”。按《中原音韵》“鬼”、“诡”均同音，赵荫棠先生均注为 Kuei[39]。

“国”读“果”的计有《玉田县志》、《迁安县志》、《献县志》，我曾据读“国”为“鬼”的偏河北南部，读“果”的偏北部(偏北部还有读“锅”的，计有《宁河县志》、《丰润县志》)而献县部分读“鬼”，部分读“果”，结合《至正直记》中山是中原雅音的北界，假定献县一带是中原雅音与北京音的交界点[40]。按“国”《广韵》古或切，乃全清见母字。

“觉”读“绞”(《雅音》亦音“绞”)，计有《灵寿县志》、《平山县志》、《重修新乐县志》、《直隶定州志》、《赞皇县志》、《宁河关志》、《丰润县志》。按“觉”《广韵》古岳切，是全清见母字。

“骨”读“古”(《雅音》亦音“古”)，见《玉田县志》，按“骨”《广韵》古忽切，乃全清见母字。

“穀”读“古”(《雅音》亦音“古”)，计有《迁安县志》、《献县志》、《玉田县志》，按《广韵》穀，古禄切，乃全清见母字。

“吉”读“几”(《雅音》也音“几”)，见《献县志》，又《大名县志》、《重修新乐县志》、《平山县志》、《灵寿县志》均读“吉”如“幾”，《广韵》“幾”与“几”不同音，但《中原音韵》“幾”“几”是同音的，所以也应算在“吉”读“几”之内，按《广韵》吉，居质切，乃全清见母字。

“屋”读“乌上”(《雅音》“屋”读“坞”，正是乌的上声)，计有《灵寿县志》、《重修新乐县志》，按《广韵》屋，乌谷切，乃全清影母字。

“色”读“洒”(《雅音》色，所马切)，计有《平山县志》、《重修新乐县志》、《直隶定州志》、《内邱县志》、《赞皇县志》，按《广韵》色，所力切，乃全清审母字。

“鹊”读“巧”(《雅音》鹊，七小切)，见《迁安县志》、《献县志》，按《广韵》鹊，七雀切，乃次清清母字。

“锡”读“洗”(《雅音》亦读“洗”)，计有《灵寿县志》、《平山县志》、《重修新乐县志》、《直隶定州志》、《内邱县志》、《赞皇县志》，按《广韵》锡，先击切，乃全清心母字。

“索”读“扫”(《雅音》亦音“扫”)，计有《灵寿县志》、《平谷县志》、《赞皇县志》，按《广韵》索，苏各切，乃全清心母字。

“福”读“府”(《雅音》亦读“府”)，计有《灵寿县志》、《平谷县志》、《赞皇县志》、《宁河县志》、《玉田县志》、《丰润县志》、《迁安县志》，按《广韵》福，方六切，乃全清帮母字。

从上面所举的例证，《雅音》读音相当大部分与元氏、新乐、迁安、献县、赞皇、定县的读音相同，其中定县、新乐正是元代中山府所辖地区；元氏、获鹿、平山、灵寿、赞皇，与中山府在元代均隶于真定路[41]，与中山府接壤联封，有的相距不远，应该是同一语言区。因此更证明了《至正直记》把中原雅音的北界定在中山，是完全正确的。

综上所述，我们对中原雅音有了比较明确的理解，对它的起源、地域、读音的规律，也比前人研究《中原音韵》时要清楚些，它既不是以北京音为它的审音根据，也不是以洛阳音为它的审音根据。它是以汴梁为主，北起中山，南到淮上我国广大北方话的语音。由于我们所见到地方志极其有限，河南许多地方志又没有方音这一目，再加上修志的人审音素养不一定很高，我们的结论还需要以更多的地方志与方音调查去补充、修正。不过我们总算找到了广大

华北区语音的老根子，如何把它研究深透，还有待于我们今后不懈的努力。

① «词典研究丛刊»第1期。

② 见«升庵全集»卷24«中原有菽»条。

③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刘熙说。

④⑤ «书·禹贡»孔传。

⑥ «全唐诗»卷517。

⑦ «宋史·李纲传»:"'况尝降诏许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于天下'上乃许留南阳。"便是用"中原"的狭义。

⑧ 洪颐煊:«禹都阳城考»,见«经义丛钞»。

⑨ 金鹗:«禹都考»,见«经义丛钞»。

⑩ 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见«文物»1978年9期;及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见«文物»1979年3期。

⑪ 见«刘端临先生遗书»卷一。

⑫ 周祖谟:«方言校笺序»。

⑬ 葛天民:«尝北梨»,见«宋诗纪事»卷59。

⑭ «宋诗纪事»卷53。

⑮ «宋诗纪事»卷71。

⑯ «全宋词»850页。

⑰ 李新魁:«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见«中国语文»1963年4期页279。

⑱ 周大璞:«董西厢用韵考»,见«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2期。

⑲ «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2本。«击壤集»里叶韵是有入声的，它正反映了洛阳音是有入声的。«皇极经世»的声音图解则以入声承阴声，入声丧失了，它反映了汴京音。取名«皇极经世»自不能不尊汴京音，而邵尧夫本人创作则用了当时的洛阳音，这里并不矛盾。

⑳ 按"泛"字«雅音»也音"贩"，是可与"晚"、"眼"、"见"叶的，这是因为-m收声跟声母异化的缘故。见陆志韦«释中原音韵»,«燕京大学学报»3期。

㉑ «全宋词»852页。

㉒ 上引谢词见«全宋词»1634—1636页。

㉓ 见«唐五代西北方音»页36,页37,页43,页44,及邵荣芬同志:«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见«中国语文»63年3期，与龙晦:«唐五代西北方音与卜天寿‹论语›写本»,见«考古»1972年6期。

㉔ 东通于蒸，见周祖谟先生的«宋代方音»,«问学集»页567,我在«敦煌歌词的校读与唐五代西北方音——任二北先生‹敦煌曲校录›第二版代序»一文中根据西夏文以"威"对"闰"、"兄"、"二"的音配合«捣练子·孟姜女»的以"归"叶"行"、"纷"，证明臻摄的尾韵有所丧失，较罗、邵两家所论有扩大。又"高"、"沟"西夏文均对音为"绌"，以及«道山清话»"好(西人皆作吼音)"论证西北豪，侯不分。

㉕ 见«敦煌歌词的校读与唐五代西北方音——任二北先生‹敦煌曲校录›二版代序»。

㉖ «内蒙古大学学报·契丹文专号»,1977年4号。

㉗ 王硐是汴梁人，他的«浣溪沙»上阕以砧、深、襟叶；下阕以阴、心叶，闭口韵十分严整，见«词综»卷26,与«全金元词»页46。

㉘ «静修先生文集»卷9。

㉙ «杭州府志»卷26引此同。

㉚ «中原音韵»"倚"、"以"均列齐微上声，同是一音。

㉛ «音鉴»卷25«南北音入声论»。

㉜ 龙晦:«中原雅音调类考»见«词典研究丛刊»第二期。

㉝ «中州音韵»"敲"、"趫"是同音的，均为欺尧切，«广韵»"趫"在宵韵，"敲"在肴韵，不是同音。考虑到«中原雅音»与«中州音韵»时代的距离，要比«中原雅音»与«广韵»的时代距离近，我们采用了«中州音韵»。

㉞ 亦见于明谢在杭《文海披沙》卷2,冯梦龙《古今谈概》卷30,清褚人获《坚瓠二集》卷4。

㉟ 赵荫棠先生以“庚”、“更”、“耕”见二等字注音为 ceŋ,“京”见三等字,“经”见四等字注音为 tɕiŋ,他是以当时的北京音去硬套《中原音韵》,不知广大华北区“更”、“耕”、“庚”读如“经”有这么多,而这种读法正是《雅音》的读法,也是北京音与中原音差异之所在。赵的注音见他的《中原音韵研究》265页。

㊱ 《中原雅音调类考》。

㊲ 据周祖谟先生校,应改为“场伯切”。

㊳ 《内邱县志》卷3《方言》“蓆”读“西”,《广韵》席、蓆均祥易切,故内邱之“席”亦可类推其读“西”。

㊴ 《中原音韵研究》165页。

㊵ 《〈中原雅音〉语言资料的发现及其评价》。

㊶ 《元史新编》卷71。

汉语“知、章、庄、日”的八思巴字译音

杨耐思

一

“知、章、庄、日”是指《切韵》音系的“知彻澄、章昌船书常、庄初崇生俟、日”等声母。这四组十四类声母，到了十三、十四世纪时，发生了归并现象。当时有关音韵的各种资料，都反映了这种归并现象。但是，它们是怎样归并的，归并后形成多少个声母？直到如今还没有弄得很清楚。音韵学研究者们意见不一，争论颇多。

前人利用周德清(1277—1365)的《中原音韵》作为基本材料，来研究当时的声母分类，所得的结论，有分二十声类的，有分二十四声类的，加上“疑”母独立成一类，就又有分二十一声类和二十五声类的。二十、二十一声类说跟二十四、二十五声类说的分歧焦点，正集中在对于这种归并现象的看法上。前者认为归并后形成一套(四类)声母，后者认为归并后形成两套(八类)声母。

关于汉语的八思巴字译音[①]，前人考订出的声母系统，在这一点上同样存在着分歧意见。龙果夫(A·A·Драгунов, 1900—1955)在他的《The hphags-pa Script and Ancient Mandarin》(《八思巴字和古官话》)[②]里，认为知组跟章组合并，而庄组还能独立。他构拟的“古官话”声母系统，知组、章组、日母的变音为 č č‘ ǯ‘ š ž 共五类，庄组的变音为 tṣ tṣ‘ dẓ‘ ṣ 共四类[③]。罗常培先生不同意龙氏的这一看法，认为不仅是知组跟章组合并，而且庄组也一同合并了。因为八思巴字译音，庄组同知组、章组用同样的字母对译，又《洪武正韵》一系的韵书，也从未见过把庄初崇生俟加以分立的[④]。罗先生早年考订《中原音韵》的声类，就指出“正齿二三等混用或与知组合并……其分化现象与现代北音相近，盖以二三等不分为原则而以转入齿头为例外也”[⑤]。八思巴字译音也是这样情况。

---

① 即用八思巴字译写的汉语字音，这项资料已被发现的有八思巴字文献、文物多种，共计八思巴字字头八百五十六个，汉字九千四百二十个(重复的不计)。它是研究近代汉语音韵的重要依据。

② 原载1930年苏联科学院通报人文科学部分。唐虞译、罗常培校订，名为《八思巴字与古汉语》，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③ 见《八思巴字与古汉语》，第17——20页，第31——46页。

④ 参看罗常培遗著《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中国语文》1959年12月号，第577——578页。

⑤ 见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1932年。又《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63年9月第1版，第66——67页。

我们同意罗先生的结论，关于《中原音韵》的声类，我们在《中原音韵音系》[①]一书里，已就罗先生的二十声类说进行了诠释，并论证了"疑"母的保存，共分二十一声类，兹不具论。本文仅就八思巴字译音的这几组声母的归并问题，对罗先生的结论进行仔细的论证，补充一些论据，并就一些相关的问题，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就正于音韵学前辈学者和同志们。

三

"知、章、庄、日"的八思巴字译音，就字母说，一共用了六个辅音字母。即：

巨 dž、西 tš'、日 tš、习 $š_1$、习 $š_2$、尽 ž [②]

诚如罗常培先生所说，知、章、庄共用一个八思巴字字母来对译。各类声母对译的情况如下表：

表 1

八思巴	汉译	切韵	例字
dž	遮	知章庄	中征捉张章庄展支斋
tš'	车	彻昌初	钟充初杵春差琛车察
tš	者	澄船崇	重乘床浊唇柴沉船愁
$š_2$	一	书生	声生商双施师申莘沙
$š_1$	设	常俟	成常时辰鲜韶甚社俟
ž	若	日	戎仍儿如人然柔任惹

关于八思巴字字母表，盛熙明《法书考》[③]、陶宗仪《书史会要》[④]都有记载。根据这些记载，吾友照那斯图同志考证后认为，八思巴字字母表应当分为"原字母表"和"变通字母表"、"总字母表"三种。"原字母表"是最初设计的基本字母，共计四十一个。"变通字母表"是译写某一个具体语言时，根据该具体语言的实际需要，对"原字母表"加以增损后所形成的字母表。"总字母表"或称"字母总表"是"原字母表"加上译写各种语言的所有后加字母所形成的字母表。八思巴字汉语字母表，即对"原字母表"去三增四后所形成的四十二个字母（辅音三十五个，元音七个）的字母表[⑤]。这六个字母，其中五个 dž tš' tš $š_1$ ž 是"原字母表"里已有的，从其所译写的汉语以外的其他有文字的语言来看，大致上属于颚龈音 [dʒ]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

② 这六个字母，前面的是八思巴字原文，后面的是八思巴字转写符号，为了书写方便起见，下文只用八思巴字转写符号。

③ 据《四部丛刊》本。

④ 据武进陶氏逸园景刊洪武本。

⑤ 参看照那斯图《论八思巴字》，《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照那斯图、杨耐思《八思巴字研究》（即出）。

[tʃ'] [tʃ] [ʃ] [ʒ] 等。用它们来对译汉语的这套声母,可能当时汉语的这套声母也是颚龈音。只是塞擦音以"浊"对"清",以"清"对"浊"①,跟塞音(如 p:b、t:d、k:g)的译对规则相同。

其中的 $\check{s}_2$ 在"原字母表"里没有,是为译写汉语添置的一个字母。这个字母是把 $\check{s}_1$ 略加变形而成的。在元朝的八思巴字碑刻、印章以及元刊八思巴字《百家姓》等材料里很少见到它的实际用例。这些材料里几乎都只用一个 $\check{s}_1$ 来对译汉语的"书生"和"常俟"。例如: $\check{s}_1$éu ——书舒束; $\check{s}_1$i ——氏石十时世施; $\check{s}_1$in ——臣申慎; $\check{s}_1$iw ——收授; $\check{s}_1$iŋ——圣成; $\check{s}_1$èun ——舜淳; $\check{s}_1$ue ——水垂。惟有龙果夫所采集的一个 1294 年的碑文(疑即朴节[Pauthier]发表在《亚洲学报》的"松江府学宫碑",按应为"孔子庙学圣旨碑")里,出现了这个 $\check{s}_2$ 跟 $\check{s}_1$ 相对立。$\check{s}_2$ 用来对译"施师世使书所设朔"等"书生"母,$\check{s}_1$ 用来对译"时垂臣成上常十"等"常"母②。而系统地出现则在朱宗文校订的《蒙古字韵》③里。朱氏《蒙古字韵·字母》列 $\check{s}_1$,汉字母"禅",又列 $\check{s}_2$,汉字母"审",韵内也是这样对译的。只是在个别的韵里面,有混同的现象。例如:六佳(韵部),$\check{s}_1$aj ——灑洒杀索; $\check{s}_1$uaj ——衰帅率。八寒(韵部),$\check{s}_1$an ——珊散伞散。关于 $\check{s}_1$、$\check{s}_2$ 的分合,可以作这样的推断:"书生"与"常俟",当时的汉语共同语的发音,在译音人听起来,两者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就用一个清辅音 [ʃ] 来对译,可是按照当时的汉语韵书和韵图,"书生"与"常俟"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书生"属"清","常俟"属"浊"。为了跟当时的韵书、韵图的分类相一致,又能照顾到能区分这样两类的方言区的人便于学习使用,所以就用不同的两个字母(其中一个是变形)来对译,看来是合乎情理的。这种区分两类的对译法,似乎在推行八思巴字的早期阶段,还没有得到应用,所以在八思巴字碑刻和其他文物上,很少见到它的实际用例。

从这里可以看出 $\check{s}_1$ 和 $\check{s}_2$ 的区别,那怕是细微的区别,只有借助于韵书、韵图或某些方言才能确定下来,八思巴字译音系统尚且都能把它显示出来,而"知、章、庄、日"却始终没有任何加以区别的标志。这就从反面证明了,"知、章、庄、日"在当时只有一套声母,不可能有两套声母。这是从对译的字母使用的情况看,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三

再从八思巴字译音系统的声、韵配合关系来看,"知、章、庄、日"也可以归纳成一套声母。译写"知、章、庄、日"的材料,一共是一百六十个八思巴字字头,对译的汉字共有一千五百三十九个。译音的声、韵配合关系,如下表:

---

① 这里所说的"清"和"浊",是从分类上说的,当时的文献资料也是这么记载的,但是它们的实际音值尚待考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声母的带音和不带音。汉语的"清"和"浊",在当时也是这种情形。

② 同见《八思巴字与古汉语》,第 18—20 页。

③ 现存唯一旧写本藏英国博物馆。国内有影抄影印本,载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 年 11 月第一版,第 93—127 页。国外有壶井义正编《影印大英博物馆藏旧钞本〈蒙古字韵〉》,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刊,1956 年,共 128 页。

表 2

韵	声	dž 知 章 庄	tš‘ 彻 昌 初	tš 澄 船 崇	$\check{s}_1$ 书 生	$\check{s}_1$ 常 俟	ž 日
uŋ	东三、钟[1]	中 钟	忡 充	崇	春	鳙	
ėuŋ	东三、钟			虫			戎
iŋ	清开、蒸开	贞 征	柽 称	呈 乘	声	成	仍
hiŋ	庚二开、耕开	丁 争	瞠 琤	橙	生		
aŋ	阳开	张 章	伥 昌	长	商	常	穰
ụaŋ	江	桩	窗	幢 淙	双		
haŋ	阳开	庄	创	床	霜[2]		
i	支开、脂开、之、祭开、职开、质开、缉、昔开、齐开	知 支	絺 眵	驰 实	施	时	儿
hi	支开、脂开、之、栉开、缉	菑	差		师	俟[3]	
ue	支合、脂合、祭合	追 锥	吹	锤	水	垂	蕤
u	鱼、虞、屋三、质合	阻	初	锄	疏[2]		
ėu	鱼、虞、屋三、烛、质合	猪 诸	楮 杵	除 纾	书	蜍	如
aj	皆开、佳开、陌开、麦开、咍开、夬开	摘 斋	坼 钗	宅 柴	洒[5]		
ụaj	支合、脂合、夬合、麦合		揣		衰[2]		
hiaj	职开	侧	测	崱	色[2]		
in	真开	珍 真	疹[4] 瞋	陈 神	申	辰	仁
ėun	真合	屯 谆	椿 春	唇	舜	纯	犉
hin	臻开、真开	臻	衬		莘		
an	山开、删开、仙开	醆	刬	绽 潺	删[2]		
ụan	删合、仙合	跧	篡	撰			
en	仙开	邅		缠		禅	然
ėn	仙开	展 旃	蒇 阐		羶[2]		
ụėn	仙合	转 专	穿	传 船		遄	堧
aw	肴	嘲 爪	抄	棹 巢	稍		
ew	宵、药开	朝 昭	弨	晁	烧	韶	饶
ėw	宵、药开		超				
ụaw	觉	涿 捉	逴 娖	浊 浞	朔		

续表

韵 \ 声		dž 知章庄	tš' 彻昌初	tš 澄船崇	$š_2$ 书生	$š_1$ 常俟	ž 日
iw	尤	肘周	抽臭	俦	收	酬	柔
hiw	尤	邹	搊	愁	搜		
am	咸、衔	站　斩	搀	湛　谗	杉		
em	盐	沾詹	觇韂		陕	蟾	染
im	侵	砧针	琛瞫	沉甚	深	甚	任
him	侵	簪	谶	岑	森		
ė	麻三开、薛开、叶	哲遮	撤车		奢		惹
ua	麻二合、薛合	挝　茁			刷		
uė	薛合	辍拙	歠		说	啜	爇
e^5	麻三开、叶					社	
a^5	麻二开、黠开		察	査	沙		

表注：

〔1〕这是切韵韵目，举平以赅上去。

〔2〕"霜、疏、洒、衰、色、删、溲"等小韵系(指平上去入一贯的小韵)的声母，八思巴字译作 $š_1$，跟早期的译法同，这里按来源归类。

〔3〕八思巴字译音，"俟、漦"跟"茬士事"等"崇"母字混同，今把"俟"小韵归入"俟"母。

〔4〕"瘆"，八思巴字材料作"疢"，按"疢"，《广韵》"丑刃切"，当是"疹"的异体。

〔5〕a、e两韵，今存《蒙古字韵》旧写本残阙，这里根据的是碑刻和八思巴字《百家姓》等资料。

从上表声韵配合的关系看，一个韵母里面，"知、章、庄、日"的出现，只有一套，没有对立现象，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定它们是一套声母。

但是从归并的趋势来看，"知三章、彻三昌、澄三船、书、常、日"为一类，"知二庄、彻二初、澄二崇、生、俟"为一类。前者我们管它叫甲类，后者管它叫乙类。在一个韵母里面，要么出现甲类，要么出现乙类，或者说，出现了甲类，就不出现乙类，出现了乙类，就不出现甲类，甲类跟乙类是互相排斥的，只有 uŋ 韵例外。这固然是体现出一个韵母里面这两类声母只有一套，可是这两类声母之间有没有差别，差别有多大，还是个未知数。

这两类的不同，跟"等"有密切的关系，甲类来自三等韵，乙类来自二等韵或三等韵里韵图排在二等的。等韵学分一二三四等，最初是分析《切韵》音系的。到了元代，语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致上说，《切韵》音系的韵母系统，这时已经大大地简化了。入声韵的韵尾-p -t -k 消失了，韵腹(元音)也归并了，韵头(介音)也发生了转化现象。从韵母的分类来说，这个时期的韵母数目，比《切韵》音系要少得多了。《中原音韵》所代表的音系，韵母只有四十六类。八思巴字译音系统，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因为译音人似乎比较重视韵书、韵图的分类，不免多

少带有点因袭守旧的色彩,另一方面,由于八思巴字"原字母表"的字母,是以调和、折中多种语言的语音来定音值的,用来对译汉语时,又不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适应多种语言所需要的拼写法的特点,所以八思巴字汉语的韵母系统,就比《中原音韵》多出一些韵母,这多出的韵母,都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如果把这些特殊原因造成的重出韵母不计在内,那么就跟《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没有多大差别了。从这样的背景上来看等呼,这个时期的变化也是很大的,原有的等呼疆域已经突破,而按新的语音系统进行重新组合。例如八思巴字译音,"影、匣、疑、喻(云以)"的分化,表现出:属于一等、二等合口、三等(包括重纽三等的 B 类)的为一类,属于二等开口、重纽三等的 A 类、四等的为另一类。现在回到"知、章、庄、日"的归并趋势分两类的问题上,甲类属于三等韵,乙类属于二等韵、三等韵的二等,跟上述声母分化的条例并无共同之点,即是说,二等与三等之分,不能构成声母分化的条件,因此,甲类和乙类的差别,不在声母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

"知、章、庄、日"的归并趋势分两类,既不在声母方面,那么就应该是在韵母方面。八思巴字译音也正是这么纪录的。如上所述,甲类和乙类正是归在不同的韵母里,甚至在某些韵母里,如 haŋ 韵、hi 韵,只有乙类(知二庄、彻二初、澄二崇、生、俟)或再包括"齿头音",面加上字母 h 以资跟甲类相区别。如果象龙果夫所订的那样,把"庄初崇生"[1] 独立出来,那么为什么用这个韵母的区别符号,而不用声母的区别符号呢?同时在出现"庄"等、也出现其他声母的韵母里,"庄"等跟其他声母平行,也不用声母区别符号呢?只能说明"庄"等跟"知三章"等在声母方面是没有区别的。

退一步说,即使是"庄"等跟"知三章"等由于出现在不同的韵母之前可能产生一些音质上的差别,甚至差别比较大,可是根据音位学的原理,把它们归纳成同一个音位,也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甲类和乙类即使有差别,但这种差别还不足以构成不同的音位。由此可见,八思巴字译音,在这点上是符合实际的、可信的。《中原音韵》二十四、二十五声说者甚至把"日"母也分成两类。这不仅不符合音位归纳的原理,面且从八思巴字译音来看,也是找不到依据的。

四

再用元代的其他的音韵资料来参证,也证明"知、章、庄、日"在当时只能是一套声母。这些资料有《中原音韵》(1324)[2],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1297)(以下简称《韵会》)[3]以及《韵会》转引的《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以下简称《七音》)[4],《事林广记》的"六十

---

① 应该还包括"知二彻二澄二",这点龙果夫给忽略了。

② 据明正统辛酉(1441)讷庵本《中原音韵》。中华书局影印本,共三册,1978年6月第1版。

③ 据明嘉靖丁亥(1527)重刊本《古今韵会举要》,本署"昭武黄公绍直翁编辑,昭武熊忠子中举要"。

④ 此书现已亡佚,作者及年代无考。《韵会》转引的此书内容,仅是一个类似小韵表的东西。

字诀”①，陶宗仪所传字母②，陈晋翁字母、吴澄字母③以及《洪武正韵》(1375)的声类。④这些资料的性质虽然各有不同，但在反映“知、章、庄、日”这一点上相当的一致。如下表：

表 3

八思巴	dž	tš'	tš	$\check{s}_2$	$\check{s}_1$	ž
切韵	知章庄	彻昌初	澄船崇	书生	常俟	日
韵会	次商清音	次商次清音	次商浊音	次商次清次音	次商次浊次音	半商徵
七音	知	彻	澄	审	禅	日
陈晋翁32母	知	彻	澄	审	禅	日
吴澄36母	照	穿	澄	审	禅	日
六十字诀28声	真毡	称燀	澄缠	声膻	神禅	人然
陶宗仪28声	征	称	澄	声	成	〔1〕
洪武正韵31声类	陟类	丑类	直类	所类	时类	而类
中原音韵21声类〔2〕	钟 tʃ	充 tʃ'		双 ʃ		戎 ʒ

表注：

〔1〕“日”母缺，而“澄”母重出(澄、橙)，不知所以然。

〔2〕据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

从上表可以看出，跟八思巴字译音同期的其他八种音韵资料，反映“知、章、庄、日”的读音，从类别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中一——七种材料跟八思巴字译音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都分成六类，从《韵会》把前五类叫“次商”，后一类叫“半商徵”来看，这六类大致上是同一个发音部位(前五类同一发音部位，后一类发音部位相近)的辅音。惟有最后一种《中原音韵》只分成四类，少了《七音》所称的“澄、禅”。“澄、禅”乃是“浊”音，《中原音韵》“浊音清化”了。“浊”音分别归到同部位的“清”音里去了。

这六类声母，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可以上联《切韵》音系，下联现代方言语音，构拟出它们的可能音值。我们认为龙果夫构拟的⑤、罗常培先生修订的⑥这些声母的音值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只是龙氏把“澄船崇”等浊音构拟成带送气的，不如修正为不送气。龙氏“书生”跟“常俟”不加区别，今加以区别。修正后的龙、罗的构拟如下：

① 载《事林广记》后集卷九“幼学类”。据元至顺间(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刻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的影印本。

② 载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九“射字法”。据武进陶氏景元刊本。

③ 陈、吴的字母均引自清李汝珍《李氏音鉴》卷七“第二九问：空谷传声论”。据清同治七年(1868)重修刻本。

④ 据刘文锦的考证。见刘文锦《〈洪武正韵〉声类考》，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

⑤ 同见《八思巴字与古汉语》，第31—46页。

⑥ 同《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中国语文1959年12月号，第576页。

表 4

八思巴	dż	tš'	tš	$š_2$	$š_1$	ž
切韵	知章庄	彻昌初	澄船崇	书 生	常 俟	日
拟音	tʃ	tʃ'	ʤ	$ʃ_2$	$ʃ_1$	ʒ

五

《中原音韵》所反映的声母系统，"浊音清化"，八思巴字译音所反映的声母系统，保存"浊"音。"知、章、庄、日"在前一个系统里分为四类，在后一个系统里分为六类。两个系统显然不同。龙果夫解释八思巴字译音跟波斯语译音的差别时曾经写道："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古官话'的语音组织是纯一的。在另一方面，我们的这些材料使我们可以说有两个大方言(或者是方言类)。从声母系统来看，他们是极端彼此分歧的：一个我们叫做甲类，包括八思巴碑文，《洪武正韵》，《切韵指南》；另一个我们叫做乙类——就是各种外国名词的译音和波斯语译音里的。并且甲类方言(就是八思巴碑文所代表的)大概因为政治上的缘故，在有些地方也当作标准官话，可是在这些地方的口语是属于乙类的。结果这些地方有些字有两种并行的读音——一种是官派的，象八思巴文所记载的；另一种是近代化的土话，象波斯语译音所记载的。"① 罗常培先生对龙氏这种解释"相当地赞成"。并说："这两个系统一个是代表官话的，一个是代表方言的；也可以说一个是读书音，一个是说话音。前一个系统虽然不见得是完全靠古韵书构拟出来的，可是多少带一点儿因袭的和人为的色彩，它所记载的音固然不是臆造的，却不免凑合南北方言想作成"最小公倍数"的统一官话。"② 这样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当时的汉语共同语的语音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有读书音与说话音的区别，是完全可能的，③ 这些音韵资料所反映的两种不同的声母系统，也只有用读书音和说话音之分才能解释得合乎情理。惟其如此，那么八思巴字译音跟另外的七种材料所反映的，应当是读书音，最末一种《中原音韵》所反映的，应当是说话音。

无论是当时的读书音，还是当时的说话音，"知、章、庄、日"的变音都只是一套声母，而不是两套声母。这个结论既符合当时的音韵材料所反映的真实情况，又符合历史的来源以及它以后的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这个结论就语音演变的历程而言，能够站得住脚。

① 同见《八思巴字与古汉语》，第23—24页。

② 同《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中国语文1959年12月号，第578页。

③ 请参看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语文研究》(山西省语言学会会刊)，总第1辑，1980年，第46页。

等 韵 溯 源

俞 敏

这篇文章是我写《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的副产品。写那一篇的时候，我浏览了不少讲悉昙的著作。这一来，我慢慢儿得着了一个看法：等韵是悉昙的仿制品，太皮毛地忠实的仿制品。打个比喻说，正好象马建忠的《文通》是泰西葛朗玛(拉丁、法语语法)的仿制品，黎锦熙的文法是英文文法的仿制品一样。那二位确实有功劳：提出了好些问题，也圆满地解决了不少问题。他们也确实有点短处：把外国话里的一些框框生搬过来硬往汉语上套①。照我看，等韵犯的生搬硬套病可更狠。这也好懂：和尚们认为梵文和声明是"历千劫而常住"的，是一切别的语言的模式，还能不照猫画虎么？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把这个宗教狂热的内幕揭看给人看看。破除迷信这么作连我自己也觉着有点不公平——哪儿能把人家的好处全不提了呢？我换了一个新写法。赵荫棠赵先生写了一本《等韵源流》，他在认为等韵模仿悉昙这一点上跟我同意，可是他认为悉昙家教会了汉族人审音是有大功的。我也同意他的见解的一部分。所以每一节前头我往往先引他的话，再说自己的意见。因为不这么办就有抄书、偷料的嫌疑，别看实际上我参考他的书比较晚。我一点儿想跟他打笔仗的意思也没有。我的真正的意图是想动摇等韵加在人们的音韵学研究上的束缚——好些位到底是研究汉语语音史的还是给等韵圆谎的我始终闹不清。等韵把咍灰、痕魂算两对儿"一开一合"。一切《切韵》古写本开合口字都在一个韵里，可是从来没有把咍灰、痕魂算同韵的。绝大多数研究家都宁肯信等韵，决不信《切韵》。这不成了"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了么？这种经院式的空气不打破，什么学问也甭想再发展了。

悉昙什么时候在中国盛行起来了？

《等韵源流》第一编②说："何谓'悉曇'？在现在说，就是印度的梵文的字书……何时输入中国？这恐怕与佛经之输入有连带的关系……汉末所译之经已达三百余部之多。在这种空气之下，我们很可以推想当时学'悉昙'者，必大有人在，不过未见诸载籍耳。到魏朝，曹植感鱼山神制'二十四契'……查无实据……谢灵运，就在'悉昙'上用过工夫。《高僧传》宋《释慧睿传》云：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谘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叙》……"。

为给看不惯佛书的读者扫除文字障碍，咱们这儿补充几句。悉昙是梵文 siddham 的对

① 马的"散动"，黎的名词描写名词的时候它自己先变形容词。说"我练武跟过两位师父。一位俗家师父，一位和尚师父"里的"和尚"是形容词，太难懂了。《西游记》十七回，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同。

② 1957年商务本。以下简称《源流》。第四页以下。

音。这东西是一种练音表，是小学生刚识字的时候用的①。原则是把元音 a, ā, i, ī, u, ū……排好队，用辅音挨个儿往上加。这样，第一章就是 ka, kā, ki, kī, ku, kū……kha, khā……。第二章就是kya, kyā, kyi……，第三章就是 kra, krā, kri……。这不是字典。它一共有十二章，或是十八章什么的。谢灵运只接触到第一章的一部分，他的工作是要给《大涅槃经·文字品》作好注解，远谈不上"在'悉昙'上用过功夫"。"鱼山神契"是声乐。更和悉昙不相干。印度的声明 śabdavidyā 原来包括练音、语法、唱颂赞几个部分。它是声明的事，可不是悉昙的事。悉昙盛行，只能从唐算起。

是有耐性阅藏的人都知道，汉魏人译经，是为求佛理，所以三百多部绝大多数是讲道理的显教经和一两部律。看这些经，特别是安世高的翻译，好象看《新论》、《抱朴子》：文字通顺，中国味浓。支谦《摩邓伽经》那样的密教经是很少见的例外。经晋、南北朝，总趋势没变。到初唐（隋跟稍微靠前已经零星有了），实质是巫术的密教开始流行，大规模地介绍进中国，再东流日本。巫术界里念咒儿的地位非常重要。咒儿可以辟邪治病，祈寿求财。错一个音，咒儿不灵了，那还了得！这才兴起介绍，研究悉昙的热潮。

《源流》说："学梵文者当然先知其拼音，因此而悟出来反切……在我想来，'正'与'倒'是受梵文的影响，梵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无论声母与元音怎样颠倒，俱可拼成字的。例如以迦(k)阿(a)相拼，则为：

迦(k)⇄阿(a)
↓　　↓
阿迦(ak)　迦阿(ka)

中国受此影响，而悟出'双反'的办法，更有正组倒组之分……'双反'在注音上，无有用处，于是切去一半，而有象'德红'切'东'的那样办法。"

为读者方便，再补充一两点。梵文分音节的习惯是，不管语源怎么样，一切辅音全放到音节头上。比方 agni"火"的分法是 a-gni。这就是说 ak 除了在一行（句）的尾巴上，平常碰不上。离开成段的作品，光念悉昙的人是见不着 ak 那样的音节的，因为这里没句子。还有，就是在句子尾巴上，人们也不能盼着上头的表格总有效。比方把 k 换成s.c 就得着：

阿 a⇄娑 s　　　　阿 a⇄遮 c
↓　　↓　　　　　↓　　↓
阿诃 ah　娑阿 sa　　阿迦 ak　遮阿 ca

这是因为梵文这种拼音文字还有好些个音便的规矩。说梵文输入影响汉人的审音技能，随后反切就出现了，这个假设极近情理，可是始终没法儿证明。谁想多走一步，谁就要自找麻烦。为讲等韵起源，把反切起源也捎带上，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咱们现在把这包袱卸到一边儿。

悉昙随密教盛行才流行起来。到武周时代，《韵诠》出现了，这就是等韵的萌芽。这话底下还要仔细说。

人们念熟了悉昙，免不了要分析唐音，并且斟酌用哪一个唐字对哪一个梵音才妥帖。日

①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卅三说："六岁童子学之，六月方了。"

本释安然《悉昙藏》五说："上代翻译，梵唐不定。真言对注，梵唐粗定。"可以说明唐朝人学悉昙的真正动力。象玄应《一切经音义》动不动说"旧译××，讹也"，那么不肯"尊闻信古"，没有极严肃的宗教热忱作支柱是不成的。结果唐音表——等韵图也造出来了，别看整整费了一个朝代的光阴。有了它，缮密教经，传真言方便多了。释子自利，更贵利他。儒者学等韵，那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用不着随钱大昕在《答问》里瞪眼："岂古圣贤之智乃出梵僧下耶？"

七 音

《大般涅槃经·文字品》①给的梵文字母是：

字音十四字：哀阿壹伊坞乌理厘黳蔼污奥菴恶

毗声廿五字：	迦呿伽咂俄	舌根声
	遮车阇膳若	舌齿声
	吒咃茶咤拏	上咢声
	多他陀驮那	舌头声
	波颇婆婆摩	唇吻声
	虵逻罗缚奢沙娑呵	此八字超声

从这里的分类原则看，"七音"没什么重大意义，不过是七组音的意思罢了。前十四个都是元音。不过"菴"是代表梵文的 anusvāra 和 anunāsika，也就是鼻化的元音，"恶"是代表梵文的 visarga，也就是元音到后尾上声带停止振动。释智广《悉昙字纪》上说："十摩多后字傍点名毗洒勒沙尼(bhiṣarṣaṇi)。"就是指的 visarga 的别名 visarjanīya，不过传抄有错字罢了。

超声主要就是摩擦音包括半元音。《悉昙藏》二管他们叫"张口遍满声"。"张口"是说气不受闭塞，"遍满"就是从 va 双唇音到 ha 声门各处都有。

从这里看，七音并不是很有科学性的分类。

后来悉昙家也有把七音解释成七个发音器官部位的。《悉昙藏》五说："气风触其七处而发声也。"是哪七处呢？二说："言七处者，《智度论》云：'忧陀那风触七处而成声：谓齐心(中国叫丹田)、顶、喉、腭、舌、齿、唇'"。又日本释了尊《悉昙轮略图抄》六引《玖多波那记》说："凡人欲语时，口中有风……还人至脐，响出时触顶及龂、齿、唇、舌、喉、胸七处而退，是名语言。"这只是一种见解。印度声明家的意见并不统一。吴晓铃学长译的伐罗陀罗阇的《逻求悉昙娇么理》就只讲喉、颚、龂、齿、唇、鼻六处，可是他还给了"喉唇音"(o)，"唇齿音"(v)，那又不只七音了。

郑樵《通志七音略》说："七音之作，起自西域，流入诸夏……"又说：故江左之儒，知纵有平上去入之四声，不知横有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之七音"。

(1) 从《切韵考外篇》三转引。错字改了。只有这个本子才是 47 个字的，别看还不是真正的经典梵文 47 音。

张麟之《韵镜序》说："或曰：'字惟五音而曰七，何耶？'曰：'音非七则不能尽声中之韵。亦犹琴始五弦，非加文武二弦则不能尽音中之声……五音定於唇齿喉牙舌，惟舌与齿递有往来，不可主夫一。故舌中有带齿声、齿中而带舌声者。古人立来日二母、各具半徵半商乃能全其秘。若来字则先舌后齿，谓之'舌齿'；日字则先齿后舌，谓之'齿舌'，所以分为二而通五音曰'七'。"

这下儿可热闹了。不光跟宫商角徵羽钩上了，连七弦琴也扯上了。不用急，金木水火土，青黄赤白黑随后就到！

从语音学讲"来"的部位反正得跟 t、d 一样，舌就是舌，没什么半不半的。日纽的"若"字唐音值，据诸桥辙次《汉和大辞林》注是吴音ニャ，汉音シャ。这在《悉昙藏》四里有证明："难陀读 jnāya 以为'若吴音野'(ñāya)，宝月读云'尔汉音若吴音野'(jñāya)。"其实从汉后就有把 jñ 念成 ñ 的习惯，所以 prajñā 才写"般若"。照吴音，它该算人们叫"舌上音"的合进娘纽。照汉音，它该算正齿三等合进神纽。哪儿来的这一个半齿半舌呢？只为等韵家皮毛地遵循悉昙，又并没深人研究声明，才出这种笑话！高本汉定的 ń ź，倒是半舌半齿。他平常很信等韵。这回偏对着干，也不知道为什么。

清 浊

《源流》说："……清浊……等韵图上所用的……虽与等韵前的音韵家所用的……字面相同，在实际上却未必相同。……清浊……在等韵图上是专指声母而言的，而在此以前，却有指韵类而言的。"

清和浊本是音乐上常用的术语。《韩非子·十过》就有"清商"，"清角"等等乐调。到南宋的姜白石还管比"黄钟"高一个八度的音叫"黄清"。换句话说，"清"在一定的上下文里可以等于"高"，"浊"可以等于"低"。印度声明家的 śvāsah, aghoṣaḥ 要是在辅音上用，最自然的是译成"清"；nādaḥ, ghoṣaḥ 最自然是译成"浊"。因为辅音，特别是塞辅音的声带振动一般地说是低频的。辅音影响字调。全国大多数分清(阴)浊(阳)平的方言，都是清高浊低。广州话最是典型的。它的四声每一种都是清高浊低。人们用"浊"表示辅音带音不是再自然不过了么？日本释明觉《悉昙要决》一说"初低终昂之音可为上声之重"，说明这个现象早就有了。本来上声是高调 udātta。

从《悉昙藏》里就有"柔声"、"怒声"。日本释信范《悉昙秘传记》说："一云'或体文五句中以柔声清音为女声，以怒声浊音为男声……'。"又说：图云：体文五句者：

ka kha	ga gha	ña
柔声	怒声	非柔非怒声

这里清浊的用法就跟后来一样了。

《韵镜》每一组辅音上头分清、次清、浊、清浊等类，显然是照抄悉昙家的。信范引的"图"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作品。也许是印度声明家的学说。比方《逻求悉昙娇么理》就说过："声母中每行之前二字……皆为'洪'、'清'及'非乐音'。后三字皆为'细'、'浊'及'乐音'。"说

鼻辅音"非柔非怒"、无可非议。《四声等子》或是他的原型照这么个格式给疑、泥、娘、明……那些纽造出个"不清不浊"的考语来，可就不通又不通了。

声明家管"比声"五行里的头一个叫"第一字"prathama，二一个叫"第二字"dvitīya……用唐朝释子的话说，可以叫"初"，"次"……"次清"原来不过是第二个清音的意思。等韵家先犯"数典忘祖"病，后犯"望文生训"病，奇谈怪论就多了。《四声等子》误认"次"是等外品的意思，就管"见"等等纽叫"全清"，也叫"纯清"。江永《音学辨微》管它们叫"最清"。《康熙字典》前头的韵图更进一步。给"全清"画了一个直观图——○，表示一清如水；又给"次清"画了一个图——⊙表示它象阿 Q 的脑壳，有块癞疮疤！这么以讹传讹，还叫学术么？密教不象法相，僧侣好些个文化不高，才有这种笑话。

喉 音

上头引《大般涅槃经》，管迦……叫"舌根声"。《悉昙藏》七《明五十字》节在讲完迦行以后说："此五字舌本声竟"。又叫"舌本"。用丹麦叶斯柏森《语音学教本》的话说，这是从主动器官分类。

智广《悉昙字纪》在迦行底下说："已上五字牙声。"《悉昙集记》附《林记》说："以舌中近腭上，开於唇，跓牙锋。自两牙间而出此声……故以迦为牙声。"据日本平凡社（1953 版）《大人名事典》第三本说，《悉昙林记》是宗睿著的。这个人跟空海一块儿上唐朝留过学。他这个分类是从叶氏叫"被动的器官"分类。凡念 k 类音，舌中后部肌肉紧张，容易接触后槽牙。

后来刘复《敦煌掇琐》收的《守温韵学残卷》和以后的等韵家管见溪群疑叫"牙音"的都是案被动器官分类。

《悉昙藏》五又引《涅槃文字》说[1]："……迦佉……是喉中声。"这是把"喉"kaṇṭha 这个名称扩大到软颚后部。印度声明家就有这么办的。不足为奇。章太炎在《国故论衡·古双声说》里说："昔守温、沈括、晁公武辈，喉牙二音故已互易；韩道昭乃直云'深喉、浅喉'：斯则喉牙不有异也。"也是属这一派的。

《悉昙集纪》上附《林纪》说："迦、遮、吒、多、波者，牙、齿、舌、喉、唇句也。"管"多、他、陀、弹、那"叫"喉声"，很出人意外。日本释信范《悉昙秘传记》说："ta tha……以上五字'喉声'，又曰'龈声'。"从这儿看，这个怪论是抄手抄错字引起的。咱们设想底下这个过程：

龈→垠→堠→喉

大概可以得着真相。

舌 头 舌 上

《悉昙藏》五引灌顶《涅槃疏》说："……多，他等是舌上声，吒侘等是舌头声。"又引惠均

[1] 日本释明觉《悉昙要诀》二引作"裴家涅槃文字"。从年代和行事推，是裴子野。

《玄义记》说:"宋国谢灵运云:'……第三从"吒"下五字明舌头声也。第四从"多"以下五字明舌上声'"。这是一派。

又引《涅槃文字》说:"na……已上五字竝是舌头声",这又是一派。

说 ṭ 行是舌头音有理,因为舌头要卷起来,接触硬颚的是舌尖儿。说是舌上音也有理,《源流》说:"'上'字为动词。"

说 t 行是舌头音也有理,因为有些声明家把它们跟 s 都算齿音,说明有一种发音法是齿背音。说是舌上音也有理,照上节"龈音"看,可能有人用舌叶 (blade)发音,跟英语的 ṭ 近似。

后来到底定于一尊了: t 归舌头说胜利。要单论唐音,ṭ 归舌上说也对了。这是华僧的创造。

转

《悉昙藏》四说:"前十七章於卅四体文字母次第为体,以一十二悉昙音韵次第为转。"又说:"如用 ka 字声对 a 阿 i 伊 u 瓯等十二韵呼之,则生得下 ka 迦 ki 机 ku 钩矩侯反等十二字。次用 kha 字……得 kha 佉 khi 欺 khu丘区侯反……次生 ga 伽 gi 其 gu 求瞿侯反。"又说:"字体以为上声,点画(梵文 ɑ 元音是自动随辅音的,别的元音靠附加号表示)以为下声……ku 迦邬合成矩音……迦翳合成醯(鸡)音……迦爱合成哜音……"

以上的"转"就是"轮转"的"转"。在一行里用元音轮流跟一个辅音拼,在一章里用辅音轮流跟一切元音拼就叫转。

《悉昙十二例》说:"诸合字中有异呼法……或于多少上字随呼下转音,馀十一转呼么多音。"这是说辅音群除最后一个,别的也要受逆同化,作下头元音的势。《悉昙集纪》举的例是"rku 欧鹿苟上 rku 欧鹿钩平 rke 翳力蓟 rkai 翳力介……ñki 应纪上 ñkī 应机 ñku 蒻句俱口反……ñkeñ 婴於顷反荆……"。后尾《悉昙藏》四作"婴於顷反蓟 ñkai 婴介 ñko 擁句 ñkau 擁憍脚傲"。四还有"ksu 骨础"。

这里的"转"是"转变"的"转"两个意思都跟轮回有关。

汉语的韵数很多,在一章里轮转作不到。只好在一个图里用声母轮转,在全书用几十个图轮转。

内　外

《悉昙藏》五引惠均《玄义记》说:"其卅四字中,卄五字声从内出转至唇外。"卄五字就是毗(比)声,也叫五五相随声。五行,每行五个字母。按现代语音学被动器官分类,就象底下的表:

字母	k…	c…	ṭ…	t…	p…
器官	后颚	中腭	龈后	齿背	唇

按次序排,正是从口腔"内"往外排。《悉昙藏》每一章(除《孤合章》不算)都按这个次序往元音

队上拼。c 组本来是塞音，用舌中在中腭发音。后来才挪到[tɕ]的地方去，成了塞擦音。请看美国惠特尼《梵文法》(二版，六印，1941)第44a 节。

《玄义记》又记："九字声从外还内。"上文引吉藏《涅槃疏》说："ya 馀家反亦馀歌反……此九字从外入内。"九字也叫"三三相随声"，也就是超声。超声一共八个字母：ya, ra, la, va, s([ɕ])a, ṣa, sa, ha。后来因为 kṣ 辅音组里起了逆同化，产生了[tʂʻ]音，《悉昙藏》五说："亦如 kṣa 乞叉或直呼叉。"多数悉昙章就加上一个字，成了九字。现在把它去了再看。ya 在东天竺念 ja，到现在孟加拉语还这样。《悉昙藏》六说："蛇(j)者南云耶(y)"。ja、ra、la 论被动器官是从外往内排。va、śa、ṣa 是从外往内。sa、ha 是从外往内排。这就叫三三相随，从外入内。

可以看出来，这跟等韵的内外转毫不相干。

我从另一个角度摸索一条新路：看译密咒用了那些字。我拿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里的密咒列表，看它用了哪些字，这些字都出现在《古逸丛书》本《韵镜》的哪一个图里。比方内转第一开有东董送屋一共有"独、木、闳初六反、陆、目"五个字，就写 1(5)。内转第十合微尾未废用了一个"吠"字就写10(1)。外转第十三开有"咍皆齐三韵，a 类咍韵、b 类皆韵没字，c 类祭韵有"世誓制滞例睢"6 个字，d 类齐荠霁韵有"嚣底帝薜剃陛提醯体谜肺泥裔嗬雞盤计闭谛黎"20 个字就写 13(aφ[1]bφc6d20)。照这样子，列成底下的表：

内1(5)	内2(aøb1)	外3(ø)	内4(14)
内5(ø)	内6(16)	内7(ø)	内8(6)
内9(ø)	内10(1)	内11(ø)	内12(a19b17)
外13(aøbøc6d20)	外14(a1bøc1dø)	外15(a2bøc2)	外16(ø)
外17(aøbøc14)	外18(a5bø)	外19(ø)	外20(3)
外21(a2b1cø)	外22(aøb2cø)	外23(a14b2c13c3)	外24(a9bøc1dø)
外25(a1bøcødø)	外26(ø)	内27(13)	内(8)
内29(18)	内30(ø)	内31(a11b4)	内32(ø)
外33(a1b1)	外34(ø)	外35(aøbøc2)	外36(ø)
内37(a4b3c1)	内38(1)	外39(a7bøc4d2)	外40(a4b1c1d2)
外41(1)	内42(a3b2)	内43(ø)	

这里用来表示单个辅音的不算，比方 sti 写"悉底"，这个"悉"不算。viṣṇu 写"吠率怒"，"率"不算。内 9 有"计"字，算到外 13 去了。底下打横杠儿的是合口。梵文 v 出现频率是 5%弱(惠特尼 75)，很高，可是象 hvayati 那样直跟着辅音的"合口"可极少。所以内 5 内 7……那样的没字不奇怪。

除了上头说的以外，内 2a 内 9 是字太少。外 41"梵"字是历古相承是例外。总起来说，凡译"内典"有韵字全用的是"内转"，有整韵不用的是"外转"；内 11 古怪。恐怕叫内 12 吸收同化了。只有外 23 外 40 我不能解释。聊发新议，供大家研究。法师一位，经书一部，才

① 为避免误认，零为ø。

不过九牛一毛哪！

摄

《源流》说："'摄'有以少持多之义。《悉昙字母并释义》云：……於一声中摄藏无量功德…………'摄'字搬到等韵上，则有《四声等子》与《切韵指南》之十六摄及《切韵要法》之十二摄，其实皆由梵文之十六韵而来。……我们现在先录出最早的记载，以供参考：

又如真旦《韵诠》五十韵头，今於天竺悉昙十六韵头，皆悉摄尽，更无遗馀。以彼罗卢何反家古牙反摄此阿阿引；以彼支章移反之止而反微无飞反摄此伊伊引；以彼鱼语居反虞语俱反模莫胡反摄此邬乌引；以彼佳胡膎反齐组兮反皆古阶反移成西反灰呼恢反咍呼来反摄此翳爱；以彼苏聊反霄相焦反周之牛反幽於纠反侯胡沟反肴胡交反豪胡刀反摄此汙奥；以彼东德红反冬都宗反江古邦反钟之容反阳移章反唐徒郎反京古行反争侧耕反青仓经反清七精反蒸之应反登都滕反春尺伦反臻侧铣反文武分反魂户昆反元愚袁反先苏前反仙相然反山所姦反寒胡安反琴渠今反岑锄簪反覃徒含反谈徒甘反咸胡逸反严语坎反添他兼反盐余占反；及以诸人声字；摄此暗恶。如摄韵头，从韵皆摄。以彼平上去入之响，摄此短声，或呼平声，或呼上声……

我们从此段材料，很可以知道等韵的摄，确是受悉昙的影响而来的……"。

上头引文我用《大正藏》校改过，略加删节。

摄的意思等于现代说"概括""包括"。比方《因明入正理论》头几句就是"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如是总摄诸论要义"。再比方《悉昙藏》七说："或以二字摄止观等种种二法门。"主动被动都用这个字。《悉昙集纪》说："上十五章所除当体两字重者皆摄此章……前十除之者可摄此……上十七章所不摄者悉摄此中。"

仿照悉昙跟佛书用摄字不奇怪。怪的是千方百计凑十二、十六的数。

梵文元音一共 14 个：a、ā、i、ī、u、ū、r、ṝ、l、ḹ、e、ai、o、au。外加两个附加号"大空点"ṁ，跟"涅槃点"ḥ。这只是附加号。比方大空点 anusvāra 就可以加到各个元音上得 aṁ, āṁ, iṁ, īṁ, uṁ, ūṁ, "暗"只是个代表。"恶"也一样。数元音数出十六来是因为加上了暗恶。

另一派因为 r·ṝ·lḹ 少用，后头又不能加 ṁ ḥ；ḹ 根本不用；所以不数这四个。所以他们的元音是十二。

十二、十六章的悉昙都有过，可是按辅音分；比方智广的第一章是 ka, kā……第二章是 kya, kyā…，第三章是 kra、krā……。安然引的《韵诠》原文(？)，生凑十二类，非常勉强。到《四声等子》为凑十六摄，把蒸登也挤进庚耕清青一块儿去，再注上"内外混等、邻韵借用"，那就是典型的削足适屦了！

《韵诠》十五卷在《新唐书·艺文志·小学类》里著录了。列在孙愐《唐韵》后头，唐玄宗《韵英》前头。又把"尤"韵改成"周"韵，风派气味十足，看起来成书在周朝。武后时代正是大规模译密教经典的时代。这部书毫无疑问得算等韵的萌芽。它在《日本国见在书目》里有十卷本还有十二卷本。十卷是五的倍数，该是书的本体。二卷可能是《明义例》等等，也许有了萌芽韵图了。

轻 重

《源流》说："……《切韵序》……'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所举的例字，偏偏都是韵目，可见他所说的清浊并非……单指声母……《悉昙轮略图抄》卷一云：'笼唇则言音尽浊，开齿则语气俱轻'……是清音与浊音全以前后而区分者……至於等韵之轻重，当以日本沙门遍照金刚所撰之《文镜秘府论》所载为最早见"。

用轻重两个字说得最清楚的数《涅槃文字》。这部书继承法显在梵文 ka 底下注"稍轻呼之"，kha 底下注"重声呼之"，ga 底下同 ka，gha 底下注"稍重呼之"从这儿推出来他的"轻"就是 alpaprāṇa，照字面翻是"小气"。他的"重"就是 mahāprāṇa，照字面翻是"大气"。换成现代话，就是不送气跟送气。这本来极简单。不幸的是等韵家抓住这个区别不放，硬往塞音，塞擦音以外推广。结果搅成一锅粥。

陈澧《切韵考外编》说："四声等子"既分内外转，又有'重少轻多'，'重多轻少'，'轻重俱等'，'全重无轻'诸名目。《七音略》又分'重中重'，'轻中轻'，'重中轻'，'轻中重'。又有小注'内重'、'内轻'。戴东原《声类表》亦分'内转重声'、'内转轻声'、'外转重声'、'外转轻声'。然而何谓重、何谓轻，绝无解说，茫无凭据：皆可置之不论也。"底下夹行小注说："《七音略》以东韵为'重中重'、冬钟韵为'轻中轻'，真不可解。又有'重中轻'，注云'内重者'，'轻中重'，注云'内轻者'，'重中重'；注云'内重者'，'轻中轻'，注云'内轻者'。谁能解之？岂非欺人之说乎？"

打中要害了！人当然有权不遵照印度声明，自己创新。只要别来云山雾沼，没头没脑。

重 纽

《广韵四支》"奇"是"渠羁切"，"祇"是"巨支"切。《韵镜》把"奇"填到三等，把"岐"填到四等。脂、真、先……等等，"三四等合韵"里也有这个现象。王静如、陆志韦先生叫"重出喉牙唇音"，别位叫"重纽"。我不信等韵。我可信《颜氏家训·音辞》的话："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祇'之'祇'"。现在《广韵》岐在祇纽。"奇"跟"岐"，"笔"跟"必"，"乙"跟"一"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梵文的 ṛ·ṝ·ḷ·ḹ 四个元音本来是拿响亮的辅音(liguids)作音节主元音用。在汉语里很难表示。有一派念这四个音带 u 音色①象《悉昙集纪》引谢灵运就作"鲁、流、庐、楼"。另外有一派人念 ṛ·ṝ 后头带 i 元音。这一派在印度本土跟欧洲多极了。所以《集纪》中附《林记》引的古经本作"梨、梨、楼、楼"。《悉昙藏》五说："光宅法师以鲁字为履音……卢字为'乱吼'。"到唐朝释慧琳作《一切经音义》，第廿五卷里把 ṛ·ṝ 写成"乙上乙去声"。很显然，他的读音是跟 Monier-Williams《梵英字典》一样——ṛi，ṛī。从这儿进一步往下推，他的"乙"念ʔrid，"一"念ʔyid②。这一下儿可以分清一连串音了：

① 全克木学长告诉我这是南印流派。记忆错了由我承担责任。

② 日本释玄照《悉昙略记》用"壹"注i(ccha)。释明觉《悉昙要诀》二说："i……玄奘云'壹'……"。

等　字音					
三	笔 prid	密 mrid	暨 krid	乙 ?rid	颶 ɣrid
四	必 pyid	蜜① myid	吉 kyid	一 ?yid	逸 yid

要是这个假说成立，志韦先生的 I"比 i 低而且后"的音色也好定了。而且弄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来纽在这种韵里向来不到四等去；从汉朝人用"乌弋山离"译 Alexandria 看，"离"本是 ria，来纽字里本有好些古 v。商汤叫"天乙"，见卜辞。可在《论语尧曰》里他自称"予小子履"。《系传》"礼"字乙声。太炎《文始》说："乙履一也。"

把这个学说再扩大到齿音上去。为什么正齿二等跟三等古人认为不必分呢？可以设想，既然四等格儿叫精清占了，这里二等装的是-r-字，三等装的是-y-字。也就是说，在正齿音二等格等于三等，三等格等于四等。不分，因为它们互补。

《切韵考外编》说："四声等子则置……照穿床审禅於精清从心邪之下……精五母有一等四等，无二等三等。……照五母有二等三等，无一等。遂以相补……可谓巧矣。"他说"巧"，指的是省纸。还有另一种巧他没想到：跟现代某些音位理论相合。

在悉昙章里 ka、kā、ki…是第一章，kya、kyā、kyi…是第二章，kra、krā、kri…是第三章。在等韵里，根 kɐn(?)②是一等，巾 krin是三等，紧 kyin 是四等。这里照着葫芦画瓢的痕迹不是很明显么？

"四等"随想

这一节里是我的一点儿个人想法，还不成熟，不能跟上头几节比。

江永《音学辨微》讲四等的区别是元音开口度："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要是他的话合唐五代人原意，这个启发从哪儿得来的呢？

梵文有一套元音分等级的习惯。它说元音可以加强 guṇa，最强 vṛddhi。把三对最常用的列到底下：

原级	a ā	i ī	u ū
加强	a ā	e	o
最强	ā	ai	au

这里反映的是印欧母语里的轻重音影响元音，英国的斯维特好说的"元音等第" (vowel gradation)的情况，不过倒着说罢了。

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avabhasati 写"阿婆③婆萨底丁里反下皆同"。他用"底"，因

① 梵文 madhu，俄语 мёд。这是个国际性的字。

② 密咒里痕是 hain([hɐn])。

③ 这个 v 念 b，是东印、孟加拉习惯。

为"止"韵只有"知"组字"徵"，没有舌头端组字。用底元音又不对。只好另注反切。

除这个以外，他用的字可以列一些个：

剃 te (the) 帝 te 陛 be 枳 ke 髀 bhe 丽 le 誓 se 绝大多数是"蟹摄四等"字。

梵文 a 念音稍窄，是[ɐ]。我学的音 ai 念 [ɐi]。上文引的《悉昙藏》四就用"介"对 kai。这是二等。

梵文 ā 是十足的后 a。照陆先生说，"切韵音"哈的"a"也是，还加些圆唇。可以设想，等韵家又加了一级——一等。

喉牙唇音切上字三等(包括重组的四等)另有一套，一二四等自成一套。咱们可以替等韵家拟一个表：

原级	蟹摄 ei	效摄 ou	四等
guna	ai	au	二等
vrddhi	ɒi	ɒu	一等

这就是等韵家的"等"的原型！

释 疑

看了上头的文章，准得有人生气："等韵怎么得罪你了？你是又想搞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了么？"我声明一句：我自己经"深透倒臭"多少回了，还有"踏上亿万隻脚"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还是信。我只是请大家回想回想：咱们自己不也犯过宗教狂热么，哪怕是受裹胁的？咱们自己不也犯过伪造历史或是信伪造的历史的过错么？不也疑神疑鬼拿庄子寓言当过真话么？那就别怪古人犯狂热。这比"断臂"，"舍身"文静多了。

您不知道教徒的宗教狂热有多么利害么？好！请看《源流》："《音切谱》为李元编……只录其字母……。

§ 字母：本节历述各家字母，多犹人之言，惟以守温字母本於舍利卅母，是其特见。所谓舍利卅字母者，则是：

迦佉伽歹……	结茄桀聂……	打塔大纳……
巴爬罷麻……	匝擦杂挖……	屑萨阇鸦……
罾拉协沙……	哈遏……	

按悉昙家所输入之梵文字母，比声如迦……等组，皆五五相比，三十六字母每组四字；此中不同之处，必有来源。"

什么来源？现在我把西藏人端美三菩提造的藏文字母的对音写到底下：

k khg ṅ	c ch j ñ	t th d n
p ph b m	ts tsh dzw	ż z ḥ y
r l ś s	h a	

请看，这位狂热到要用七世纪藏文字母讲十八世纪汉语了。

《源流》又说："所谓西域卅六字母者，则是，

迦佉傑歹　　打塔大纳　　咤茶觰拏……

案旧籍所载，未有以守温作如此之字母形式者。

藏文字母舌音有 ta、tha、da、na。字形作 ད……。对梵文咒的时候，遇上 ṭ 组，就用反写字母象 ཌ……。他这套卅六字母不过是用藏文拟音罢了。"咤茶觰拏"就是"知彻澄娘"，他拟成 ṭa、ṭha、ḍa、ṇa，比苇田先生早一个半世纪！

赵先生精研等韵，可不好佛学，少接触宗教狂热，才叫他这套生搬硬套，云山雾沼给弄得疑云千丈！您还别认为李元是坏人。他真心认为活佛就在人间呢！他还认为自己正弘宣佛法呢！

结　论

等韵书绝大部分生搬硬套悉昙，又不真懂声明，弄出好些玄虚来。不把它的真面目亮出来，不把崇拜它的狂热动摇，音韵学研究一定要受束缚，缩手缩脚，走上经院化的路。我破这个偶像，并不想建立印度声明或是什么别的权威，当然更不想建立我自己的权威。我只想鼓动大家一齐解放思想，不作"套中人"，齐心合力，推动音韵学研究跨进一步就是了。

自闽方言证四等韵无-i-说

李 如 龙

切韵音系的四等韵齐、萧、添、先、青等究竟有没有 -i- 介音？一九四七年出版的陆志韦的《古音说略》和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李荣先生的《切韵音系》都认为是没有的。但是，后来出版的一些书有的还沿用高本汉的说法，认为有 -i- 介音。本文试就闽方言的材料为四等韵无 -i- 说提供一个方面的论证。

以下分别列举例字说明各四等韵在闽方言的表现，共取有代表性的七个方言点：闽东的福州话、宁德话，闽北的建瓯话、永安话，闽南的厦门话、莆田话，粤东的汕头话。

齐（荠、霁）

例字	福州	宁德	建瓯	永安	莆田	厦门	汕头
批	꜀pʻie	꜀pʻi	꜀pʻi	꜀pʻe	꜀pʻe	꜀pʻue	꜀pʻoi
迷	꜀mi	꜀mi	꜀mi	꜀mi	꜀pe	꜀be	꜀mi
米	꜂mi	꜂mi	꜂mi	꜂mi	꜂bi	꜂bi	꜂bi
底	꜂tɛ	꜂tɛ	꜂tai	꜂te	꜂te	꜂te ꜂ti ꜂tue①	꜂ti ꜂toi
蹄	꜀tɛ	꜀tɛ	tʻai꜄	꜀te	꜀te	꜀te ꜀tue	꜀toi
弟	ta꜄ tiɛ	꜂tɛ ꜂ti	ti꜄	꜂te	ti꜄	te꜄ ti꜄	꜂ti
替	tʻa꜄	tʻɛ꜄	tʻai꜄	tʻi꜄	tʻe꜄	tʻe꜄ tʻue꜄	tʻi꜄
梯	꜀tʻɛ ꜀tʻai	꜀tʻai	꜀tʻi	꜀tʻi	꜀tʻui	꜀tʻe ꜀tʻui	꜀tʻui
犁	꜀lɛ	꜀lɛ	lai꜄	꜀le	꜀le	꜀le ꜀lue	꜀loi
妻	꜀tsʻɛ	꜀tsʻoe	꜀tsʻi	꜀tsʻi	꜀tsʻe	꜀tsʻe ꜀tsʻue	꜀tsʻi
齐	꜀tsɛ	꜀tsɛ	꜂tsi ꜂tsai	꜀tsi ꜀tse	꜀tse	꜀tse ꜀tsue	꜀tsoi
脐	꜀sai	꜀tsai	tsʻɛ꜄	꜀tsa	꜀tsai	꜀tsai	꜀tsai
西	꜀sɛ	꜀sɛ	꜀sai	꜀si	꜀ɬe	꜀se ꜀sai	꜀sai
洗	꜂sɛ	꜂sɛ	꜂sai	꜂se	꜂ɬe	꜂se ꜂sue	꜂soi
细	sa꜄	sɛ꜄	sai꜄	se꜄	ɬe꜄	se꜄ sue꜄	soi꜄
婿	sai꜄	sɛ꜄ sai꜄	si꜄	sa꜄	ɬai꜄	se꜄ sai꜄	sai꜄
鸡	꜀kie	꜀ki	꜀kai	꜀ke	꜀ke	꜀ke ꜀kue	꜀koi
溪	kʻɛ	꜀kʻɛ	꜀kʻai	꜀kʻe	꜀kʻe	꜀kʻe ꜀kʻue	꜀kʻoi
髻	kui꜄	kui꜄	ko꜄	kue꜄	kue꜄	ke꜄	kue꜄
桂	kiɛ꜄	ki꜄	ky꜄	kyi꜄	ke꜄	kui꜄	kui
惠	xiɛ꜄	꜂xi	xy꜄	syi꜄	he꜄	hui꜄	꜂hui

齐韵字在闽方言各点大多数读为洪音。少数字读为 -i 韵显然是受北方话元音高化影响

的结果。只有福州话部分字读为带 -i- 介音的 ie,混同于三等韵祭废和支脂。例如:

齐韵　批 ꜀pie　弟 tiɛ꜄　鸡 ꜀kie　契 kʻiɛ꜄　系 xiɛ꜄
祭废　币 piɛ꜄　例 liɛ꜄　祭 tsiɛ꜄　世 siɛ꜄　肺 xiɛ꜄
支脂　支 ꜀tsie　离 ꜀lie　戏 xiɛ꜄　规 ꜀kie　季 kiɛ꜄

在上古音里,齐韵字有与支韵字同归支部的,也有与脂韵字同归脂部的;霁韵字有与祭、废韵字同归月部的。福州话部分齐韵字读为 ie 和支脂祭废相混正是反映了这一源流关系。

就具体音值看,许多点都把齐韵字读为单元音韵,只有建瓯、汕头两点读为带 -i 韵尾的前响复合元音韵。值得注意的是建瓯话和其他点读为 ai 韵的都和皆佳韵的多数字,支脂韵的少数字同韵。请看:

建瓯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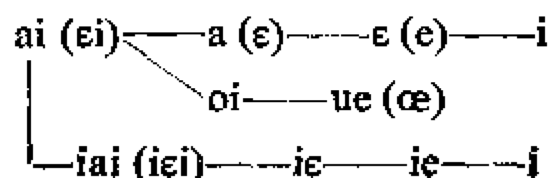
齐韵　洗 ꜂sai　契 kʻai꜄　泥 ꜂nai　齐 ꜂tsai　细 sai꜄　西 ꜀sai　鸡 ꜀kai　溪 ꜀kʻai
支佳　徙 ꜂sai　企 kʻai꜄　奶 ꜂nai　债 tsai꜄　晒 sai꜄　筛 ꜀sai　街 ꜀kai　解 ꜂kai
脂皆　伲 ꜀pai　稗 pʻai꜄　豺 ꜂tsai　斋 ꜀tsai　楷 ꜂kʻai

其他点:

韵		齐			支		佳		脂		皆	
例	字	梯	脐	婿	纸	筛	钗	解	狮	屎	豺	皆
福	州	꜀tʻai	꜀sai	sai꜄	꜂tsai	꜀tʻai	꜀tsʻai	꜂kai	꜀sai	꜂sai	꜀tsai	꜀kai
宁	德	꜀tʻai	꜀tsai	sai꜄	꜂tsai	꜀tʻai	꜀tsʻai	꜂kai	꜀sai	꜂sai	꜀tsai	꜀kai
莆	田	꜀tʻui	꜀tsai	ɬai꜄	꜂tsyɒ	꜀tʻai	꜀tsʻai	꜂kai	꜀ɬai	꜂ɬai	꜀tsai	꜀kai
厦	门	꜀tʻui	꜀tsai	sai꜄	꜂tsua	꜀tʻai	꜀tsʻai = ꜀tʻue	꜂kai = ꜂kue	꜀sai	꜂sai	꜀tsai	꜀kai
汕	头	꜀tʻui	꜀tsai	sai꜄	꜂tsua	sai = ꜀tʻai	꜀tʻoi	꜂koi	꜀sai	꜂sai	꜀tsai	꜀kai

在上古音里,齐韵字部分与支、佳韵合归支部、部分与脂,皆韵合归脂部,闽方言各点相当一致地把一些常用字读为 ai 并与支、佳、脂、皆等韵的字合韵,这显然也是上古韵类的反映。我们还可以从此得到启发:带 -i 韵尾的读法比起单元音韵的读法应该是较为古老的形式。

就闽方言各点的读法看,齐韵的实际音值的演变过程可能是:



萧(篠啸)

例字	福州	宁德	建瓯	永安	莆田	厦门	汕头
雕	˛tiu　˛teu	˛tɛu	˛tiau	˛tiɯ　˛to	˛tiɐu	˛tiau	˛tiu
条	˛teu	˛tɛu	tiauʾ	˛to	˛tiɐu	˛tiau　˛tio②	˛tiou
吊	tieuʾ　tauʾ	˛tɛu	tiauʾ	toʾ	tiɐuʾ	tiauʾ　tauʾ③	tiouʾ
调和	˛tiu　˛tɛu	˛tiu　˛tɛu	ʻtiau	˛to	˛tiɐu	˛tiau	˛tiou
跳	tʻieuʾ	tʻiuʾ	tʻiauʾ	tʻiɯʾ	tʻiɐuʾ	tʻiauʾ	tʻiouʾ
了	ʻliu　ʻlau	ʻliau　ʻlou	ʻliau	ʻliɯ　ʻlo	ʻliɐu	ʻliau	ʻliou
料	lieuʾ　lauʾ	liuʾ　lɛuʾ	liauʾ　lau˛	liɯʾ	liɐuʾ	liauʾ	liouʾ
萧	˛siu	˛siɐu	˛siau	˛ʃiɯ	˛ɬiɐu	˛siau　˛sio	˛siou
叫	kieuʾ	kiuʾ	kiauʾ	kiɯʾ ④	kiɐuʾ	kiauʾ　kioʾ	kioʾ
晓	ʻxiu	xiu　xɛu	ʻhiau	ʻʃiɯ	ʻhiɐu	ʻhiɐu	ʻhiou
窍	kʻieuʾ	kʻiuʾ	kʻiauʾ	˛kʻiɯʾ	kʻiɐuʾ	kʻiauʾ　kʻioʾ	kʻiou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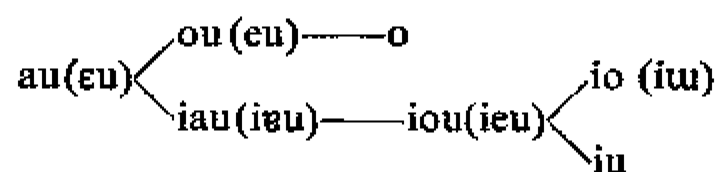
萧韵字读为洪音只在闽东的福州话、宁德话，闽北的永安话反映比较明朗，其他点都和三等宵韵混同，读为带 -i- 介音的韵。

就保留洪音的点看，在闽东是和侯尤韵混同的，在永安则与肴韵混同，而三等宵韵就不可能有这种混同，因为它非有 -i- 介音不可。试比较：

萧/侯尤	雕/兜	条/投	吊/斗	料/廖
福州	˛tɛu	˛tɛu	tɛuʾ	lɛuʾ
宁德	˛tɛu	˛tɛu	tɛuʾ	lɛuʾ

萧/肴	条	调	了	吊/	闹	包	炒	巧
永安	˛to	˛to	ʻlo	toʾ	loʾ	˛po	ʻtsʻo	ʻkʻo

切韵系统的萧韵字在上古音里部分与幽、尤同归幽部，部分与肴韵合归宵部。以上的合韵也可以推到上古音的渊源。萧韵读为洪音也显然是先于细音的。其具体音值的演变过程可作如下表示：



添（忝、㮇、帖）

例字	福州	宁德	建瓯	永安	莆田	厦门	汕头
点	ʻtieŋ　ʻteiŋ	ʻtem	ʻtaŋ	ʻtĩ	ʻtiaŋ	ʻtiam	ʻtiam
店	taiŋʾ	temʾ	taŋʾ	tĩʾ	tiaŋʾ　teʾ	tiamʾ	tiamʾ
添	˛tʻieŋ	˛tʻem	˛tʻiŋ	˛tʻeŋ	˛tʻiaŋ	˛tʻiam　˛tʻĩ	˛tʻiam
甜	˛tieŋ	˛tem	ʻtaŋ	˛teŋ	˛tiŋ	˛tʻian　˛tĩ	˛tiam
念	nieŋʾ　naiŋʾ	nimʾ　nemʾ	niŋʾ　naŋʾ	leŋʾ	niaŋʾ	liamʾ	ʻniam
兼	˛kieŋ	˛kem	˛kiŋ	˛keŋ	˛kiaŋ	˛kiam	˛kiam
谦	˛kʻieŋ	˛kʻem	˛kʻiŋ	˛kʻeŋ	˛kʻiaŋ	˛kʻiam	˛kʻiam

续表

例字	福州	宁德	建瓯	永安	莆田	厦门	汕头
嫌	,xieŋ	,xim	ʿxiŋ	,ʃieŋ	,hiaŋ	,hiam	,hiam
叠	tie,ʔ	tɛp,	tiɛ,	ʿte	te,ʔ　t'ia,ʔ	t'iap　t'a,ʔ	t'a,ʔ
怗	t'ai,ʔ	t'ɛp,	t'iɛ,	t'e,	t'e,ʔ	t'iap,	t'iap,
碟	tie,ʔ	tɛp,	ta,	ʿte	tia,ʔ	tiap,　ti,ʔ	ti,ʔ
协	xie,ʔ	xɛp,	xiɛ,	ʿʃie	hia,ʔ	hiap,	hiap,

添韵字读洪音在闽东、闽北各点反映比较充分，在闽南（粤东的潮汕地区也是闽南话系统）只有个别的痕迹。

在读洪音的方言中，永安话的 eŋ 和咸、山三等韵混同。例如：染 ʿleŋ 剑 keŋʾ 变 peŋʾ 全 ,tseŋ；其余各点都有读同咸摄开口一、二等谈咸韵的。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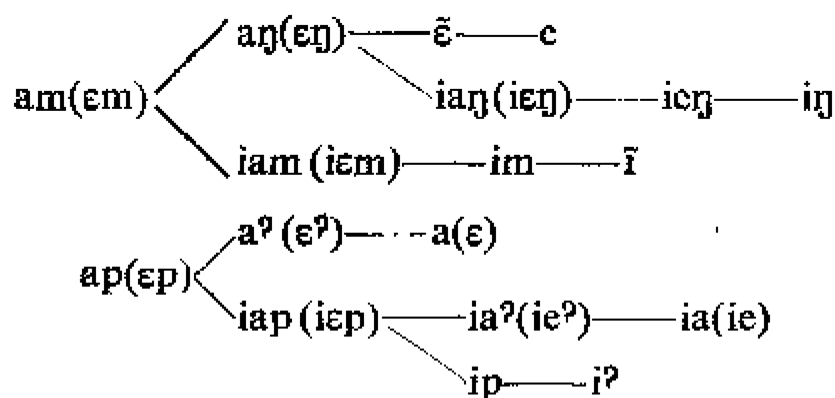
福州　点 ʿtɛiŋ　店 taiŋʾ　念 naiŋʾ/蚕 ,ts'ɛiŋ　鹹 ,kɛiŋ　减 ʿkɛiŋ

宁德　点 ʿtem　店 temʾ　念 nemʾ/蚕 ts'em　鹹 ,kem　减 ʿkem

建瓯　点 ʿtaŋ　店 taŋʾ　念 naŋʾ/谈 ʿtaŋ　淡 taŋʾ　南 ʿnaŋ

这些点也有把添韵字读为带 -i- 介音的韵，混同于三等韵严、盐、但三等韵都没有读为洪音的。可见，只有洪音变细音的韵例，而没有细音变洪音的韵例。

添韵的具体音值的变化过程就闽方言的读法看可以作如下解释：



先（铣、霰、屑）

例字	福州	宁德	建瓯	永安	莆田	厦门	汕头
边	,pieŋ　,pɛiŋ	,pen	,piŋ	,peŋ	,piŋ	,pian　,pĩ	,piaŋ　,pĩ
扁	ʿpieŋ	ʿpen	ʿpiŋ	ʿpeŋ	ʿpɛŋ　ʿpe	ʿpian　ʿpĩ	ʿpiaŋ　ʿpĩ
天	,t'iŋ	,t'en	,t'iŋ	,t'eŋ　,t'iŋ	,t'ɛŋ　t'iŋ	,t'ian　,t'ĩ	,t'iaŋ　,t'ĩ
填	,tɛiŋ	,ten	ʿtaiŋ	,tĩ	,tɛŋ	,tian	,tiaŋ
殿	taiŋʾ	tenʾ	taiŋʾ	teŋʾ	tɛŋʾ	tianʾ　tãiʾ⑤	tõiʾ
年	,nieŋ	,nin	,niŋ	,ŋeŋ	,nɛŋ　,niŋ	,lian　,nĩ	,nĩ
莲	,lieŋ　,lɛiŋ	,len	laiŋʾ	,leŋ	,lɛŋ	,lian　,nãi⑥	,nõi
千	,ts'ieŋ	,ts'en	,ts'aiŋ	,ts'eŋ	,ts'ɛŋ　,ts'e	,ts'ian　,ts'iŋ	,ts'õi
前	,tsieŋ　,sɛiŋ	,tsin　,sen	,tsiŋ	,tseŋ	,tsɛŋ　,ɬe	,tsian　,tsiŋ　,tsãi⑤	,tsõi

续表

例字	福州	宁德	建瓯	永安	莆田	厦门	汕头
先	꜀sieŋ ꜀sɛiŋ	꜀sen	꜀siŋ ꜀saiŋ	꜀seŋ	꜀ɬɛŋ ꜀ɬe	꜀sian ꜀siŋ	꜀sõi
笼⑦	꜂ts'ɛiŋ	꜂ts'en	꜂t'iŋ	꜂ts'ĩ	꜂ts'e	꜂ts'iŋ	꜂ts'õi
肩	꜀kieŋ	꜀ken	꜀kaiŋ	꜀kĩ	꜀kɛŋ ꜀ke	꜀kian ꜀kiŋ	꜀kõi
茧	꜂kieŋ ꜂kɛiŋ	꜂ken	꜂kaiŋ	꜂kĩ	꜂kɛŋ ꜂ke	꜂kian ꜂kiŋ	꜂kõi
牵	꜀k'ɛiŋ	꜀k'en	꜀k'aiŋ	꜀k'ĩ	꜀k'ɛŋ	꜀k'ian ꜀k'an	꜀k'aŋ
犬	꜂k'ɛiŋ	꜂k'en	꜂k'yiŋ	꜂k'yeŋ	꜂k'œŋ	꜂k'ian	꜂k'iaŋ
悬	꜀xieŋ ꜀xɛiŋ ꜀kɛiŋ⑧	꜀ken	꜂xyiŋ	꜀kyeŋ	꜀hœŋ ꜀ke	꜀hian ꜀kuãi	꜀ŋuĩ
县	kaiŋ꜄	ken꜄	kyiŋ꜄	ʃieŋ꜄	ke꜄	kuãi꜄	kuĩ꜄
渊	꜀yoŋ	꜀on	꜀yiŋ	꜀yeŋ	꜀œŋ	꜀ian	꜀iaŋ ꜀uaŋ
撇	p'ieʔ꜅	p'it꜅	p'iɛ꜅	p'e꜅	p'ɛ꜅	piat꜅ p'uat꜅	p'uaʔ꜅
篾	mieʔ꜅	met꜅	miɛ꜅	꜂me	piʔ꜅	biʔ꜅	biʔ꜅
铁	t'ieʔ꜅	t'it꜅	t'iɛ꜅	t'e꜅	t'ɛʔ꜅ t'iʔ꜅	t'iat꜅ t'iʔ꜅	t'iʔ꜅
节	tsieʔ꜅ tsaiʔ꜅	tsit꜅ tset꜅	tsiɛ꜅ tsɛ꜅⑨ tsai꜅	tse꜅ tsa꜅	tsɛʔ꜅ tseʔ꜅	tsiat꜅ tsat꜅ tsueʔ꜅⑩	tsak꜅ tsoiʔ꜅
切	ts'ieʔ꜅	ts'it꜅	ts'iɛ꜅ ts'o꜅	ts'e꜅ ts'ue꜅	ts'ɛʔ꜅	ts'iat꜅ ts'ueʔ꜅	ts'iak꜅
截	tseiʔ꜅	tset꜅	tsai꜅	꜂tsa	tsɛʔ꜅	tsiat꜅ tsueʔ꜅	tsoiʔ꜅
结	kiɛʔ꜅ kaiʔ꜅	kit꜅	kiɛ꜅	ke꜅ kia꜅	kɛʔ꜅	kiat꜅ kat꜅	kak꜅
决	kyoʔ꜅	kyt꜅	kyt꜅	kye꜅	kœʔ꜅	kuat꜅	kuak꜅
缺	k'uoʔ꜅	k'yt꜅ k'ut꜅	k'yɛ꜅ k'iɛ꜅	k'ye꜅	k'œʔ꜅	k'uat꜅	k'ueʔ꜅ k'iʔ꜅
血	xaiʔ꜅	xet꜅	xiɛ꜅ xuai꜅	sye꜅	hœʔ꜅ heʔ꜅	hiat꜅ huiʔ꜅	hueʔ꜅

先韵字在闽方言基本上读为洪音。上表中厦门话读为洪音的例字较少，在厦门附近的同安话和漳州话还有一些字和二等韵一样读为洪音。例如同安话（白读）千 ꜀ts'ãi 前 ꜀tsãi 先 ꜀sãi 肩 ꜀kãi 茧 ꜂kãi; 漳州话（白读）: 前 ꜀tsan 先 ꜀san 茧 ꜂kan。

各点读为洪音的先韵字和什么韵混同，情况比较复杂，分别说明如下:

福州话的 ɛiŋ/aiŋ、aiʔ/eiʔ⑪ 还见于山——黠、删——锗。例如: 闲 ꜀ɛiŋ 拣 ꜂kɛiŋ 办 paiŋ꜄ 限 aiŋ꜄ 八 paiʔ꜅ 拔 peiʔ꜅; 板 ꜂pɛiŋ 慢 maiŋ꜄ 辖 xaiʔ꜄。

建瓯话的 aiŋ、ai o 还见于山，臻两摄的一、二等字。例如: 简 ꜂kaiŋ 辫 paiŋ꜄ 眼 ꜂ŋaiŋ 限 xaiŋ꜄ 八 pai꜅ 夺 to꜅ 滑 ko꜅; 臻 ꜀tsaiŋ 衬 ts'aiŋ꜄ 跟 ꜀kaiŋ 奔 ꜀paiŋ 骨 ko꜅ 卒 tso꜅ 物 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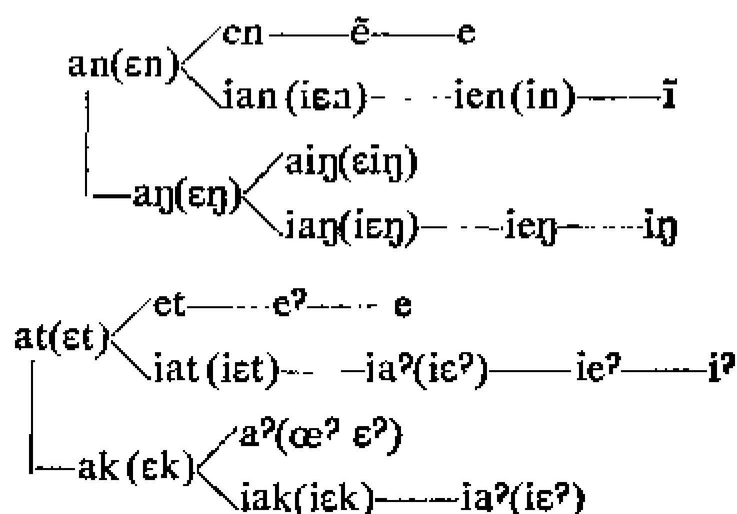
汕头话的 õi aŋ、oiʔ ak 还见于山——黠、删——锗。例如: 闲 ꜀haŋ ꜀õi 间 ꜀kaŋ ꜀kõi 拣 ꜂kaŋ ꜂kõi 办 paŋ꜄ 苋 hõi꜄ 八 pak poiʔ꜅; 板 ꜂paŋ 慢 maŋ꜄ 辖 hak꜅。

宁德话的 en、et 和山摄二等、三等都有混同的。例如: 闲 ꜀en 拣 ꜂ken 限 en꜄ 办 pen꜄ 板 ꜂pen 八 pet꜅ 拔 pet꜅; 鞭 ꜀pen 鲜 ꜀ts'en 展 ꜂ten 浅 ꜂tsen 别 pet꜅ 裂 let꜅。

莆田话的 ɛŋ œŋ、ɛʔ œʔ 和永安话的 eŋ、e 则和山摄三等字相混。例如:

	片	变	贱	连	言	全	灭	歇	雪
莆田	pʻɛŋ꜄	pɛŋ꜄	tsɛŋ꜄	꜀lɛŋ	꜀ŋœŋ	꜀tsœŋ	pɛ꜆?	hœ꜆	ɬœ꜆
永安	pʻeŋ꜄	peŋ꜄	tseŋ꜄	꜀len	꜀ŋeŋ	꜀tseŋ	꜂me	ʃe꜆	se꜆

从闽方言的表现看，先韵的语音演变过程可作如下解释：



青（迥、径、锡）

例字	福州	宁德	建瓯	永安	莆田	厦门	汕头
瓶	꜀piŋ	꜀peŋ	꜂paiŋ	꜀pĩ	꜀pɛŋ	꜀piŋ ꜀pan	꜀piŋ ꜀paŋ
冥[12]	꜀miŋ ꜀maŋ	꜀miŋ ꜀meŋ	꜀maŋ	꜀mõ	꜀miŋ ꜀ma	꜀biŋ ꜀mĩ	꜀meŋ ꜀mẽ
钉	꜀tiŋ	꜀tiŋ	꜀taiŋ	꜀tĩ	꜀teŋ	꜀tiŋ ꜀tan	꜀teŋ
鼎[13]	꜂tʻiŋ ꜂tiaŋ	꜂tʻiŋ ꜂tiaŋ	꜂teiŋ	꜂tĩ ꜂tiõ	꜂teŋ ꜂tia	꜂tiŋ ꜂tiã	꜂tiã
听	꜀tʻiŋ ꜀tʻiaŋ	꜀tʻiŋ ꜀tʻiaŋ	tʻeiŋ꜄ tʻiaŋ꜄	꜀tʻiõ	꜀tʻeŋ ꜀tʻia	꜀tʻiŋ tʻiã	꜀tʻiã
亭	꜀tiŋ	꜀teŋ	꜂taiŋ	꜀tĩ	꜀teŋ	꜀tiŋ ꜀tan	꜀teŋ
庭[14]	꜀tiŋ ꜀tiaŋ	꜀tieŋ	꜂teiŋ	꜀tã	꜀teŋ ꜀tia	꜀tiŋ ꜀tiã	꜀teŋ ꜀tiã
铃	꜀liŋ	꜀leŋ	laiŋ꜄	꜀lĩ	꜀leŋ	꜀liŋ	꜀leŋ
灵	꜀liŋ	꜀leŋ	leiŋ꜄	꜀lã ꜀liõ	꜀liŋ	꜀liŋ	꜀leŋ
青	꜀tʻsiŋ ꜀tsʻaŋ	꜀tsʻiŋ ꜀tsʻaŋ	꜀tsʻaŋ	꜀tsʻã	꜀tsʻiŋ ꜀tsʻa	꜀tsʻiŋ ꜀tsʻĩ	꜀tsʻẽ
星	꜀siŋ	꜀siŋ	꜀saiŋ	꜀sĩ	꜀ɬiŋ ꜀tsʻa	꜀siŋ ꜀tsʻĩ	꜀tsʻẽ
腥	꜀siŋ ꜀tsʻaŋ	꜀seŋ	꜀saiŋ	꜀sĩ	꜀ɬiŋ ꜀tsʻa	꜀siŋ ꜀tsĩ	꜀sẽ tsʻẽ
醒	꜂siŋ ꜂tsʻaŋ	꜂siŋ ꜂tsʻaŋ	꜂saiŋ tsʻaŋ	꜂tsʻõ	꜂ɬiŋ ꜂tsʻa	siŋ ꜂tsʻĩ	꜂tsʻẽ
经[15]	꜀kiŋ ꜀kiaŋ	꜀kiŋ	꜀keiŋ	kiã	꜀kiŋ ꜀ka	꜀kiŋ ꜀kĩ	꜀keŋ ꜀kiã
形	꜀xiŋ	꜀xeŋ	꜂xeiŋ	꜀ham	꜀hiŋ	꜀hiŋ	꜀heŋ
萤	꜀iŋ	꜀eŋ	꜂iaŋ	꜀uã	꜀eŋ ꜀ia	꜀iŋ ꜀iã	꜀eŋ
壁	piɛ?꜆	piek꜆	pia꜆	piɔ꜆	pia?꜆	pik꜆ pia?꜆	pia?꜆
滴	tɛi?꜆	tek꜆	ti꜆	ti꜆ te꜆	tɛ?꜆	ti?꜆	ti?꜆
踢	tʻɛi?꜆	tʻek꜆	tʻɛ꜆	tʻi꜆ ta꜆	tɛ?꜆	tʻat꜆	tʻak꜆
笛	ti?꜆	tik꜆	ti꜆	꜀ta	tɛ?꜆	tik꜆ tat꜆	tek꜆
历	li?꜆	lik꜆	li꜆	꜂liɔ	lɛ?꜆	lik꜆ la?꜆	le?꜆
锡	sɛi?꜆	sek꜆	sɛ꜆	sa꜆	ɬia?꜆	sik꜆ sia?꜆	sia?꜆
激	kɛi?꜆	kek꜆	ki꜆	ki꜆	kʻi?꜆	kik꜆	kek꜆
吃[16]	kʻɛi?꜆	kʻek꜆	kʻi꜆	kʻia꜆	kʻɛ?꜆	kʻik꜆	ŋek꜆

青韵字读洪音在闽方言各点也普遍有反映。有文白异读的点往往是白读音读为洪音。读为洪音的青韵字往往和二等韵庚、耕混同，而不与三等韵庚、清混同。请看：

	青	醒	冥	争	生	羹	声	饼	领
福州	꜀ts‘aŋ	꜂ts‘aŋ	꜀maŋ	꜀tsaŋ	꜀saŋ	꜀kaŋ	꜀siaŋ	꜂piaŋ	꜂liaŋ
莆田	꜀ts‘a	꜂ts‘a	꜀ma	꜀tsa	꜀ɬa	꜀ka	꜀ɬia	꜂pia	꜂lia
汕头	꜀ts‘ẽ	꜂ts‘ẽ	꜀mẽ	꜀tsẽ	꜀sẽ	꜀kẽ	꜀siã	꜂piã	꜂niã
永安	꜀tsã	꜂ts‘õ	꜀mõ	꜀tsõ	꜀sõ	꜀kõ	꜂ʃiõ	꜂piõ	꜂liõ
建瓯	꜀ts‘aŋ	꜂ts‘aŋ	maŋ꜄	꜀tsaiŋ	꜀saŋ	꜀kaŋ	꜀siaŋ	꜂piaŋ	liaŋ꜄

就闽方言的各种表现看，青韵的音值演变过程可作如下解释：

```
aŋ(ɛŋ)—    aiŋ(an)——eŋ——ẽ
 |                \
 |                 ã(õ)——a
 |—iaŋ——ieŋ——iŋ——ĩ
       \
        iã(iõ)——ia

ak(ɛk)——ek——eʔ——e
 |     \
 |      aʔ(ɛʔ)——a(ɛ)
 |—iak(iɛk)——ik——iʔ——i
           \
            iaʔ
```

根据以上材料，四等韵开口字在闽方言各点读为洪音的情况可列为如下简表：（合口字少变化又较复杂，略去不论）

	福州	宁德	建瓯	永安	莆田	厦门	汕头
齐	ɛ (a) ‹ai›	ɛ ‹œ› ‹ai›	‹ɛ› ai	e ‹a›	e ‹ai›	e ue ‹ai›	oi ‹ai›
萧	‹ɛu (au)›	‹ɛu›	‹au›	‹o›		‹au›	
添	ɛiŋ (aiŋ)	em	‹aŋ›	eŋ	‹e›		
帖	‹aiʔ›	ɛp	‹a›	e	‹eʔ›	‹aʔ›	‹aʔ›
先	ɛiŋ (aiŋ)	en	aiŋ	eŋ	ɛŋ e ‹œŋ›	‹ãi›	õi ‹aŋ›
屑	‹eiʔ (aiʔ)›	et	‹ai› ‹o›	e ‹a›	ɛʔ ‹œʔ› ‹eʔ›	‹at› ‹ueʔ›	oiʔ ‹ak›
青	‹aŋ›	eŋ ‹aŋ›	aiŋ aŋ ‹eiŋ›	‹ã› ‹õ› ‹am›	eŋ a	‹an›	eŋ ẽ
锡	ɛiʔ	ek	‹ɛ›	a ‹e›	ɛʔ	‹at› ‹aʔ›	ek eʔ ‹ak›

说明：表中未加‹ ›者是基本对应，加‹ ›者是部分字的读法，下加＝是文读音，

下加＿是白读音，（　）内是福州话去声的变韵。

这样一些读音，尤其是宁德的各韵读音和陆志韦、李荣所拟测的切韵系四等韵的音是相当接近的⑰：

	陆志韦拟音				李荣拟音			
齐	ɛi	wɛi			ei	wei		
萧	ɛu				eu			
添(帖)	ɛm	ɛp			em	ep		
先(屑)	ɛn	ʷɛn	ɛt	ʷɛt	en	uen	et	uet
青(锡)	ɛŋ	ʷɛŋ	ɛk	ʷɛk	eŋ	ueŋ	ek	uek

但是，上表所列无 -i- 介音的读法有的点不齐全，有的只是个别字的读法，从何判断这些无 -i- 介音的读法是接近于切韵音系的读法？上文结合各韵在上古音的源流以及语音演变的原理已经有所说明，这里再进一步提出两点分析。

第一，从语音的历史层次看，闽方言把四等韵读为洪音往往混同于相应的一、二等韵；带 -i- 介音的读法则混同于相应的三等韵，这是两个显然不同的语音历史层次。在上古音，好些四等韵与一、二等韵合为一个韵部；在切韵的反切上字中，明显地按一二四等和三等从条件分为两组，这说明前一个层次是离上古音较近，和切韵反切上字的分组相一致的。至于三四等的混同则是唐以后的事，北宋修《广韵》部分三、四等韵"同用"（如霁与祭、先与仙、萧与宵），说明了三四等韵的主要元音已经混同或相当接近；到了南宋初年的《韵镜》则明确指出："逐韵属单行字母者在上下联读二位只同一音"⑱，这就说，在同样的声母条件下，三四等韵是同音的。闽方言的三四等韵的混同为带 -i- 介音的韵正是在从"同用"到"只同一音"这一过程中完成的，显然是比四等韵混于一二等的音为迟。

就文白异读的状况也可以看出有无 -i- 介音这两个语音层次的先后。凡是有文白对立的四等韵，无 -i- 介音的读法总是属于白读音，带 -i- 介音的读法是文读音。文读音是按照韵书的反切世代相承传下来的，在福建、汉人大量聚居、设学教习，应是唐以后的事，闽方言的文读系统是在中古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切韵音系直接影响下形成的；而白读系统则包括着比较复杂的因素，其中有上古音的遗迹，也有中古音的变异。例如厦门话方：꜀hoŋ ꜀pŋ，住：tsu꜆ tiu꜆ 其白读音就是切韵以前的音（古无轻唇、古无舌上）踏：tap꜆ ta꜆ʔ，三：꜀sam ꜀sã 其白读音就是切韵以后的音（中古之后塞音和鼻音韵尾脱落）⑲ 四等韵无 -i- 介音的白读音有的就直接和保留上古声母相联系，例如：

	悬	悬殊	悬下(高低)
福州		꜀xieŋ	꜀kɛiŋ
厦门		꜀hian	꜀kuãi

上古音匣母和群母往往混同，可知白读音是切韵前的音。

第二，从词汇的历史层次看，无 -i- 介音的读法往往保存于一些古老的、常用的、地道的方言口语词里，而带 -i- 介音的读法则表现于后起的、书面的、从普通话转借的新词中，以福

州话为例：

前	˛tsieŋ	˛seiŋ
前线	tsien˥˩˨ niaŋ˨˦	前兜(前面) seiŋ˥˩˨lau˦˨
支前	tsie˥˩˨ ʒieŋ˥˩	头前(前头) t'au˥˩˨lɛiŋ˥˩
节	tsiɛ˛?	tsai˛?
尽节	tsiŋ˨˦˧ tsiɛ?˨	做节(过节) tsɔ˨˦˧ ʒai?˨
节约	tsiɛ?˨˧ yo?˨	冬节(冬至) tøyŋ˥˧ ʒai?˨

这种情形在上文所举字音中也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

显然，和古老的方言词相结合的语音形式也是比较古老的音，语音的历史层次和词汇的历史层次是相一致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把切韵音系的四等韵拟为无 -i- 介音的洪音，不但可以在闽方言中找到大量的实际语音的例证，而且可以合理地解释从上古音到中古音到现代音的变化过程，可以说明方言的语音和词汇的历史层次。因而，这种拟音是无可置疑的。

附注

⑴ ˊtɛ 是旧文读，用于诵读旧诗文，ˊti 是新文读如说“到底”（副词）tauˋˊti。

② 口语中通常也说 ˛tiau，只在“冰条”（冰棍儿）中说 ˛tio。

③ “吊吊” tiauˋ tauˋ 就是“上吊”。闽南话有些双音词就是同一个字的一文一白组成的。例如里里 laiˋ ˊli(内里)食食 tsia?˛ sit˛(食物)牲牲 ˋtsiŋ˛si(畜牲)。

④ 这里是读书音、口语中“叫”说成“吼” ˊhø。

⑤ 厦门市郊地名“殿前”说为 tãiˋ ˛tsãi。

⑥ 厦门市隔海相望的地名“莲河”音 ˛nãi ˛o。

⑦ «广韵»上声铣韵：“筅，筅帚，饭具。”福州话叫鼎筅，厦门话又引申作动词“刷”“掸”。

⑧ ˛xɛiŋ：垂下 ˛kɛiŋ：高。宁德、莆田、厦门、汕头“高”都叫“悬”。

⑨ tsɛ˛ 竹节，tsai˛ 过节。

⑩ tsat 竹节，tsue 过节。

⑪ 这里表示两个韵的四个变体。ɛiŋ 出现于平上声，aiŋ 出现于去声，ai? 见于阴入，ei? 见于阳入。

⑫ “冥”的白读音在闽方言用来表示“夜晚”。«广韵»下平青韵：“冥，暗也，莫经切”。

⑬ “鼎”的白读音在闽方言是“铁锅”的意思。

⑭ “庭”的白读音在闽方言表示“庭院”“场子”，俗写作“埕”。

⑮ 福州话白读音指“经线”，汕头话白读音指“经书”。

⑯ 闽方言“吃”都说成“食”，这里的音都不指吃，在建瓯话见于“口吃”，在其他点见于“吃亏”，闽方言的“吃亏”又不同于普通话，是“难受、受罪”的意思。

⑰ 见陆志韦：«古音说略»第 66—67 页；李荣：«切韵音系»第 150 页。

⑱ «韵镜 · 归字例»古籍出版社第 11 页。

⑲ 关于文白读系统和文读词的读词的历史层次问题我在«厦门话的文白异读»一文中，曾作过分析。该文载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 年第二期。

从"等"来看广州方言入声消失的迹象

黄家教

经过了历史的演变，汉语的声调系统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调类的多寡来看，经历了从少到多，从多到少的过程。今南方诸方言，调类都比北方方言多，广州方言尤其多。

梅县方言平声、入声各分阴阳，再加上声和去声，共六个调。厦门方言平声、去声、入声各分阴阳，再加上声，共七个调。温州方言和潮汕方言，都是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各分阴阳，共八个调。广州方言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各分阴阳，阴入又再分为二，成为阴入和中入，（或称上阴入和下阴入）加上阳入，共九个调。广州方言声调特多，就是因为入声有三个：阴入、中入、阳入。从现象来看，广州方言的入声调是多了；从发展来看，这是广州方言的入声调走向消失的信号。何以见得？本文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广州方言声调的类别和调值：

调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中入	阳入
调值	˥^{55}	˩$_{11}$	˧˥^{35}	˨˧^{23}	˧^{33}	˨$_{22}$	˥^{5}	˧^{3}	˨$_{2}$
调号	1	4	2	5	3	6	7	8	9
例字	诗	时	史	市	试	事	色	锡	食

入声调所依附的韵母是入声韵。入声调的存亡与入声韵息息相关。入声韵的三个塞音韵尾 -p、-t、-k，广州方言齐全。音韵学把阴声韵和阳声韵称为舒声韵；把入声韵称为促声韵。入声韵有塞音韵尾梗塞、不好舒展，显得短促。试比较：诗 ʃi˥—色 ʃik˥；试 si˧—锡 ʃik˧；事 ʃi˨—食 ʃik˨。可知"诗"与"色"，音高一样，而音长不同。"试"与"锡"；"事"与"食"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广州方言拼音方案》才有可能以1、3、6兼代7、8、9。即：阴平和阴入同一调号1；阴去和中入同一调号3；阳去和阳入同一调号6。

在这里正须交代一下，广州方言的阴平调，有两个调值：一是55，一是553。名词如"猫"、"枪"、"柑"、"表"（錶）等，一般念55。"米筛"的"筛"念55，可是"筛米"的"筛"念553。在日常交谈中，把上列的例子随意念成55或553，还不致引起误解或费解。也就是说，阴平尚未完全分化成为两个调类，达到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那样，起了区别意义的作用，可也反映了阴平确是在动荡之中。

阴平与阴入；阴去与中入；阳去与阳入，都是音高相同而舒促有别，即阴平，阴去、阳去的音时比阴入、中入、阳入要长。然就入声之间的比较，中入比阴入的音时要长，即入声之间也有长短之分，中入是一种促而不短的调。这类调正是汉语入声调发展的一种蜕化型。入声韵的音时一长，塞音韵尾就松弛，首先 -k 就成了 -ʔ。这就是汉语入声消失的轨迹。

从广州方言33个入声韵与入声调的配合情况，可以考察其间一长一短的关系。

阴入　ɐp　ɐt　ɐk　ik　œt　uk

中入　ap　at　ak　ip it yt ut　ɛk　œk　ɔk　ɔt

阳入　ap ɐp at ɐt ak ɐk ip it yt ut ik ɛk œt œk uk ɔk

纵观全表，大致上反映了阴入分化出来的一对入声调，于入声各韵，有阴入就缺中入；有中入就缺阴入，好似参商二星，互不碰面。

先分析以 a 和 ɐ 为主要元音的入声韵。

广州方言的 a 和 ɐ 是两个音位，它俩是广州方言诸元音音位中组韵能量最大者。它俩都能跟 -i, -u, -m, -n, -ŋ, -p, -t, -k 韵尾结合成为：

ai au am an aŋ ap at ak

ɐi ɐu ɐm ɐn ɐŋ ɐp ɐt ɐk

a 和 ɐ 是两个舌位不同的元音，而不是舌位相同只是长短有别的元音，所以不应标作 a: 与 a。由于 ɐ 不单独出现，也就是没有单元音韵 ɐ，因而 a 与 ɐ 的长短表现在复韵母、鼻韵母和入声韵母之中。

ap、at、ak，只有中入，而无阴入；ɐp、ɐt、ɐk、只有阴入而无中入，前者显得舒畅；后者显得短促。

再分析 ɛk— —ik。

ɛ 与 i 音色差异较大，为什么人们会感到 ɛk 与 ik 也象 ak 与 ɐk，长短相对呢？因为广州方言 ik 韵的 i 不是标准的前高元音。i 的实际音值是 ɪ，甚至可以念成 e。这样，ɛk 与 ek 就成了一对主要元音音色相近，而长短不同的收 -k 尾的入声韵。与此类似的有 ɔk 与 uk。因为 uk 中的 u 不是标准的后高元音。u 的实际音值是 ʊ，甚至可以念成 o。这样，ɔk 与 ok 就成了一对主要元音音色相近，而长短不同的收 -k 尾的入声韵。ɛk 有中入而缺阴入，ɔk 也是如此。ik 有阴入而缺中入，uk 也是如此。广州方言有 am, an, aŋ，就必有 ap、at、ak；有 ɐm, ɐn, ɐŋ，就必有 ɐp、ɐt、ɐk。同理，有 ɛk、ik；ɔk uk，就必有 ɛŋ、iŋ；ɔŋ，uŋ。广州方言各类韵母配搭之整齐，充分体现了汉语历史音韵阴、阳、入三类韵母早已齐备。广州方言入声韵有 ɛk 与 ik 相对，阳声韵则有 ɛŋ 与 iŋ 相对。有些字在广州方言有文白异读，主要表现在 ɛŋ 与 iŋ。例如“清”和“青”，读音是 tʃʻiŋ˥^{55}，话音则为 tʃʻɛŋ˦˥˧^{553}，元音略低，音时略长，音高就没有自始至终维持高平，而是末了有点松劲儿，稍呈下降。回头来看入声韵 ik，论系统应当只有阴入而缺中入，ɛk 应当只有中入而缺阴入，可是有例外的。广州方言口语词“叻” lɛk，阴入。“叻”相当于普通话的“行”，能干的意思。个别或少数例外，无碍于规律的存在，何况这种音读不稳定的现象，表现有文白异读或读音处于两可之间。例如“脊”或以“脊”得声的“鹡”、“蹐”，就有两读：一是 tʃik，阴入，一是 tʃɛk，中入。这正好说明语言有其内部的结构规律，同时又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这就是严整性和变易性矛盾地统一着的。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œt 有阴入而缺中入;œk 有中入而缺阴入。œt 和 œk 中的 œ 是一个音位,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 a 与 ɐ。然而,当 œ 与 -t 结合成 œt,读阴入调的时候,舌位抬高了,是 øt。当 œ 与 -k 结合,读中入调的时候,就成 œk。œt 于阳入调,舌位偏低,音时也较长,故不会变成 øt。

再说四个以高元音为主要元音的入声韵 ip、it、yt、ut。这四个入声韵都是有中入而缺阴入的,(有个别例外字)其尾韵为 -p 或 -t,主要元音没有高低和音时没有长短的分歧。实际上,不论于中入或阳入,都念得比较长。例如:"接" tʃip˧,"叶" jip˨;"节" tʃit˧、"列" lit˨;"血" hyt˧,"绝" tʃyt˨;"钵" Put˧,"末" mut˨。

剩下一个孤零零的 ɔt。

ɔt 只有少数几个字,都是中入调。在广州方言的入声韵音节里,只有 ɔt 是既无阴入又缺阳入的,而且与之相配的声母只有喉牙音,基本上是从"曷"得声的字。"葛" kɔt˧、"喝"、"渴"、"褐"hɔt˧。还有一个常用字"割"kɔt˧。再看与之相对的阳声韵 ɔn,也只有喉牙音声母的字,例如:"干"、"看"、"汉"、"安"。

从历史音韵来看,山摄开口一等,不与帮组、知组、照二照三组相拼。与端组和精组相拼的,今广州方言的韵母是 an,(例如:丹、餐)入声韵则为 at,(例如:达、擦)与二等合流。只有与喉牙音声母相拼的,今才是 ɔn 和 ɔt,保留一等的架式。属于山摄开口一等的入声韵字,本来就不多的。

ɔt 与 ut,并不像 ɔk 与 uk。

uk 的音值是 ʊk,甚至近于 ok。ɔk 与 uk,听起来是 ɔk 与 ok。ɔk 主要元音低而长,ok 的主要元音高而短。相对的阳声韵就是 ɔŋ 与 uŋ。uŋ 的实际音值是 ʊŋ,也近于 oŋ(例如:江 kɔŋ˥、公 koŋ˥)。ut 并不是 ʊt,更不会念成 ot,所以不存在 ɔt 与 ot 相对。再者广州方言 ut 韵主要是与唇音声母相拼,而 ɔt 只与喉牙音声母相拼,没有构成与同类声母相拼,声调又呈现高低不同的条件。ut 与唇音声母相拼,而不与舌、齿音声母相拼,与其相对的阳声韵 un,也是如此。œt 则与舌、齿音声母相拼,而不与唇音声母相拼;与其相对的阳声韵 œn 也是如此。臻摄合口一等,唇音声母为 un,(例如:盆、门)入声韵则为 ut(例如:勃、没)。端组为 œn,(例如:敦、盾)为 yn,(例如:屯、臀)入声为 ɐt(例如:突)。精组为 yn,(例如:尊、村、孙),入声为 œt(例如:卒)。喉牙音声母为 ɐn,(例如:昆、昏、温)入声为 ɐt(例如:骨、忽、核)。臻摄合口三等于来母、精组、知组、照组、日母都为 œt,(例如:伦、遵、椿、春、纯、润)入声则为 œt,(例如:律、戌、蟀、出、术)个别为 yt(例如:绌)。见组为 ɐn,(例如:均、匀)入声则为 ɐt(例如:橘)。

广州方言 ut 并不象 uk,uk 舌位略低就成 ok。ut 舌位没有降低而变成 ot。要变就变成 ɐt。臻摄合口一等没韵的"骨" kwɐt,"窟" fɐt,臻摄合口三等物韵的"掘" kwɐt、"佛" fɐt,可见 ut 与 uk 的性质大不相同。广州方言无介音,原属没韵和物韵的字,于广州方言,韵母原来的流音 ɐ,也就成为主要元音,难怪 ɐ 习惯是念得较短的。

广州方言入声韵韵尾 -p、-t、-k 齐全,阳声韵与入声韵的配搭又极整齐,其体系之完整

自不待说。不过,也有一些迹象可以看到广州方言的入声体系已起了深刻的变化。例如深摄开口三等缉韵的"蛰"字,原是收 -p 的,今已变成收 -k，读成 tʃik˧ 了。主要元音拉长来念，k 就变成 -ʔ,进一步就会丢失。"惊蛰"的"蛰"广州读 tʃik˨。此字《广韵》直立切，当属澄纽缉韵。又"蛰"从"执"得声,可知本是收 -p 尾的,今已转化为 -k。中山大学蒲蛰龙教授,广州人称他为蒲至 tʃi˧ 龙教授。"蛰"读如"至",入声韵变阴声韵了。"至"音同"鸷","鸷"字《广韵》归至韵而不归缉韵，可知原入声字，塞尾丢失而转为阴声韵由来已久。广州方言阴上是个中升调 ˧˥^{35}，阳上是个低升调 ˨˧^{23}。广州方言入声字念如阴上或阳上的升调，也是一种变易的现象。广州方言一般变调是在第二音节。例如:栗子的"栗"读 lœt˨；风栗的"栗"读 lœt˧˥。"鸽"字虽读 kɐp˧,(ɐp 念中入的是少数例外)然而"白鸽"的"鸽"则念 kɐp˧˥。笛子的"笛"念 tɛk˨。长笛的"笛"念 tɛk˥。这种平短调变为升调，音时随而拉长，表明入声韵塞音韵尾已进入渐趋弱化的阶段。

广州方言的入声调,阳入尚未有明显的分化,而于阴入调则分化为阴入和中入。如果入声韵的主要元音相近的,只有阴入的，韵母主要元音必较高；只有中入的，韵母主要元音必较低：ap-ɐp．at-ɐt．ak-ɐk；ɛk-ik (ek)；ɔk-uk (ok)。把这种现象与《切韵》的体系相比较,可知有共历史的渊源。

ap 主要来自咸摄开口一等,(如:答、纳、杂)咸摄开口二等(如:劄、闸、甲)。个别来自咸摄合口三等(如:法 fat˧、乏 fat˨)。

ɐp 来自深摄开口三等(如：立、习、缉)。

at 来自山摄开口一等,(如:擦、撒、辣)和二等(如:八、扎、杀)。少数来自山摄合口二等,(如:滑、刷、刮)还有来自山摄合口三等(如:发、伐、袜)。

ɐt 来自臻摄开口三等(如:笔、密、七)。

臻摄合口一等于今广州方言保留合口则为 ut,(如：脖 put˨，没 mut˨)变为开口的则为 ɐt (如:突 tɐt˨、忽 fɐt˥)。

ak 来自梗摄开口二等(如:百、泽、客)。

ɐk 来自曾摄开口一等(如:北、德、刻)。

纵观上列诸例,ap、at、ak 主要来自开口一等和二等,来自三等的必是合口,而且与唇音声母相拼而成开口(如:山摄合三等的"发"、"伐"、"袜")。

ɐp、ɐt、ɐk 主要来自三等,其次来自一等,就是德韵,其主要元音也是较高的。

概括说来:以 a 为主要元音的入声韵，来自主要元音舌位较低的入声韵；以 ɐ 为主要元音的入声韵,来自主要元音舌位较高的入声韵。

ɛk 来自梗摄开口三等,(如:只、尺、硕)。

ik 除了来自梗摄开口三等，(如:碧、戟、席)还有梗摄开口四等锡韵(如:壁、剔、戚)。

梗摄开口三等和四等,于广州方言,基本上是 ik,照三组字为 ɛk。韵母同一来源,而与不同的声母相配,韵母元音高低也就不一样,从而影响到声调相配也不一样。

ɔk 主要来自宕摄开口一等铎韵,(如:博、托、各)合口一等(如:郭、廓、霍)。江摄开口二

等觉韵(如：剥、浊、觉)。广州方言没有介音，"郭" kwɔk 的韵母不是 uɔk，而是 ɔk。声母 k 圆唇化，即 kw。①

uk 来自通摄。

ɔk 来自一等、二等，主要元音是低元音。uk 虽也来自一等，可通摄韵母的主要元音则为高元音。高低元音与阴入、中入相配，经纬分明。ɛk 来自三等，ik 来自四等，元音高低分别，算是大体分明。ik 主要来自四等，也有来自三等的即来自梗摄开口三等（除照三组外）。ɛk 与 ik 的来源有点交叉。即使同是来自梗摄开口三等昔韵，"适"、"释"今为 ʃik˥，"石"、"硕"今为 ʃɛk˧。

œt 来自臻摄合口三等术韵(如：律、卒、术)。臻摄合口三等，平、上、去、入各韵，除喉牙音声母为 ɐn-ɐt 外，(如：均 kwɐn˥、橘 kwɐt˥) 都为 œn-œt （例如：伦、遵、旬、春、纯、恤、出。）

œk 来自宕摄开口三等药韵（如：略、削、若)。又来自江摄开口二等觉韵知组（如：卓、戳)。

œt 和 œk 主要来自三等，而 œk 还有来自二等的，由是而表现了 œt 于阴入，其实际音值为 ɵt 与于中入的 œk 相比，ø—œ，一高一低，也甚分明。广州方言入声韵，主要元音高的韵母有阴入而缺中入；主要元音低的，则有中入而缺阴入。主要元音高的音时较短，主要元音低的音时较长。这是一条总的规律。

ip、it、yt、ut 的来源及其特点。

ip 来自咸摄开口三等叶韵(如：聂、接、叶)。
业韵(如：劫、业、胁)。
四等帖韵(如：帖、蝶、协)。

it 来自山摄开口三等薛韵(如：别、列、热)。
月韵(如：揭、歇)。
四等屑韵(如：篾、铁、结)。

yt 来自山摄合口三等薛韵(如：劣、绝、雪)。
月韵(如：月、越)。
四等屑韵(如：缺、血)。
一等末韵，端组、来母、精组(如：夺、捋、撮)。

ut 来自山摄合口一等末韵，帮组、见组(如：拨、末、括、阔、活)。

ip, it、yt、ut 四个以 i、y、u 为主要元音的入声韵，这些韵母不管来自哪个等，一般都念得较长，也就形成了只有中入而缺阴入（it 韵有个别阴入的字)。在阳入调，一般也念得较长。这又是广州方言入声韵已呈松散的表现。

根据对广州方言入声的分析，可得如下几点认识：

（一）汉语语音的变化，可以从声母、介音、主要元音、韵尾、声调几个方面去观察，就汉

①：参阅拙著《广州话无介音说》(《学术研究》1964.4)

语的音节来看，声母、介音、韵尾都可缺，而主要元音和声调不能缺。可见主要元音是汉语音节的骨干，声调是汉语音节的灵魂。研究广州方言入声的特点，正是要抓住主要元音与声调的关系。入声调依附于入声韵，有的入声韵有阴入而缺中入，有的则有中入而缺阴入，非常明显这与韵母的主要元音有关。

（二）从广州方言入声韵与入声调分布的情况来看，韵母主要元音的高低起了主导作用，高低是元音的主要属性，长短是元音的次要属性，是元音的高低决定了元音的长短，而不是元音的长短决定了元音的高低。入声韵的主要元音偏低，音时就长，入声韵塞音韵尾就会渐趋模糊。-p、-t、-k 三个韵尾逐渐归并，喉塞音韵尾 -ʔ 的出现，是入声走向消亡的重要标志。带 -ʔ韵尾的入声韵进一步舒化，声调就势必走上“入派三声”的轨道。

广州方言的入声，阴入分化为阴入和中入，连阳入有三个入声调。与中入相配的入声韵，主要元音拉长，韵尾逐渐弱化，-k 已似 -ʔ，整个入声韵逐渐舒化，这是入声消亡的信号。

在这里，不妨参照潮汕方言的入声，以之论证汉语各方言入声走向消亡的共同规律。

潮汕方言入声有阴入和阳入之分，阴入是高短调，阳入是低短调。仔细分析，元音高低，音时长短，韵尾是 -k 是 -ʔ，声调的高低升降，都有差别。

例如：阴入“直”tik˥“碟”tɪʔ˥˦

阳入“迫”Pek˩“伯”pɛʔ˨˩

tik 中的 i 念得短；tɪʔ 中的 ɪ 念得长。tik 的声调是高平短调；tɪʔ 的声调是高平略呈下降。Pek 的声调是短低调；Pɛʔ 的声调是低平略呈下降。在处理上 ik˥ 与 ɪʔ˥˦；ek˧ 与 ɛʔ˨˩，可归纳为：ik˥ 与 iʔ˥；ek˩ 与 eʔ˩ 这样就是通过韵尾来体现主要元音和调值的区别。

（三）从广州方言的入声，可以想到“上古入声分为长入短入两类”之说是可信的。王力先生早有此说，（见《汉语史稿》上册）近著《古无去声例证》（见《语言研究论丛》）又进一步论证此说。这对于我们研究方音的现状和预测方音的发展趋势，都是有启发的。

从交城方言看汉语入声消失的历史

潘 家 懿

一、汉语入声演变的大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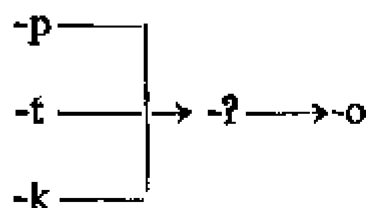
入声是短促的声调。在汉语声调体系中，入声韵有两套标志，一是用[-p]、[-t]、[-k]，作尾音，一是用喉塞音[-ʔ]作尾音，而后者是前者演变的结果。这两套入声标志在现代汉语的许多方言里面还保存着。有的方言保存 -p、-t、-k 这一套韵尾（如粤方言），有的方言保存 -ʔ韵尾(如吴方言)；有的方言则两套并存或读书音为 -p、-t、-k，说话音为 -ʔ（如闽南方言厦门话）。

所谓"入声的消失"，就是指以上两套入声韵尾的消失。在汉语里面，这种韵尾塞音只是一种轻微带塞的停顿，并不破裂。所以，由发音的含混而至于同化而至于消失，这是容易理解的。但不同的时期，对"入声消失"这一概念却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中原音韵》时期，"入声消失"应该是指中古 -p、-t、-k 的消失，但并不排斥当时实际上存在的喉塞入声尾音 -ʔ。而现在我们所谓"入声消失"，则是既指 -p、-t、-k 的消变，也指 -ʔ尾的彻底消失。

汉语入声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从汉语语音发展史看，入声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上古到中古。入声演变的主要标志是有一部分音时较长的入声(即王力先生所说的"长入")变为去声。如避、致沸、据、赴、路、帝、智、处、塑等字，上古是长入字，中古变为去声字。长入字在今天的汉语方言中还可以找到它的遗迹。如山西晋城话里止摄和遇摄的去声字全都读喉塞尾入声。交城话的"处"、"沸"、"鼻"、"塑"等字也念入声。这些活的语言材料，就是有力的证据。第二阶段是中古到《中原音韵》时代，主要标志是 -p、-t、-k 尾音的消失，即所谓"入派三声"。但这并不意味着入声彻底消失。周德清在《正语作词起例》里说："入声作三声者，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毋以此为比，当以呼吸言语还有入声之别而辨之可也。"从北方方言的实际情况看，我们理解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指 -p、-t、-k 确实消失了，但还有喉塞尾 -ʔ 为标志的"入声之别"。在这一阶段中，随着入声韵尾的消失，原来不同摄的入声也合并成一摄了。罗常培先生在其论著《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以现代西北方言入声合并的情况作了说明。我们现在从山西交城方言入声韵的情况也可以看出来。如交城的入声韵[aʔ]就合并了除侵摄以外的所有入声韵摄，即咸、曾、江、宕、梗、山、臻、通八个有入声的韵摄。第三阶段就是从《中原音韵》以来的七百年间。这是入声朝着彻底消失的方向走的时期，亦即由喉塞入声韵变为开尾韵。这可以拿北京话做一个典型代表。在今天的北京话里，不仅没有 -p、-t、-k 的痕迹，而且连 -ʔ 尾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以上三个阶段的划分当然不是绝对的。入声消失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可能有快慢之分；从范围看，可能有大小之别；从消变的顺序看，也可以有先后的不同。如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罗常培先生根据《开蒙要训》里"栖：薛"（当念[se]）和"巨：屐"（当念[ki]）这两对注音，指出：入声尾 -t 和 -k "从五代起就露出消失的痕迹了"。到了宋代，我们又在等韵图中看出有一部分 -k 和 -u 已经开始接近。如《七音略》以铎、药[-k]兼承宕[-ŋ]和效[-u]两摄就是例证。入声韵尾演变的不一致，我们也能从历代的韵书和今天的方言中找到证据。如元代黄公韶的《古今韵会》只有收-k 和收-t 的入声，而收-p 的入声已合并到收-t 的入声中去了。可是在《切韵指掌图》中，-k 尾却与-t 尾混同。如德(-k)，没(-t)，质(-t)，栉(-t)同图。这种现象，我们在现代方言如闽南方言的潮汕话里也是可以看到的。今天潮汕话入声的-t 尾字已全部并入-k 尾字中（如术、骨、出、律、结、失、劣、节、挖等字均收-k 尾），所以潮汕话里只有-k、-p 以及后起的-ʔ 尾入声字。

综上所述，我们便可看出，汉语入声消失的一般过程就是：



下面，我们试以山西交城方言入声韵的现状为例，探讨一下入声演变的最后阶段——即由-ʔ——→-o 的阶段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窥见汉语入声走向彻底消失的一些历史轨迹。

二、交城方言入声韵的现状

交城方言是山西晋中方言的一个地点方言。无论语音、词汇、语法、均与晋中其它各地方言大同小异。以声调来看，在交城音系中，平声不分阴阳，入声分阴入阳入两套，加上上声和去声，共是五个调类。其中，上声和阳入又各有一个调值变体，现列表如下：

调类	平声	上声	去声	阴入	阳入
调值	˨22	˥˨˦524 (˦53)	˩35	˨2	˥54 (˥˨˦524)
例字	刚 穷	古 五	盖 共	得 曲	局 读

交城的入声收喉塞尾[-ʔ]，阴入来源于古入声清声母和次浊声母，阳入来源于古入声全浊声母。交城入声韵共有八个，这八个入声韵，结构非常整齐规则，它们分别由 aʔ 和 əʔ 配上四呼组成：

开	齐	合	撮
aʔ(各)	iaʔ(鸭)	uaʔ(沃)	yaʔ(月)
əʔ(日)	iəʔ(邑)	uəʔ(握)	yəʔ(育)

我们通过实地调查记音,发现交城方言的入声现在正处在急速消变的过程,以下几个方面,就是消变的迹象:

1. 入声喉塞尾-ʔ不明显。同吴方言和闽方言的入声-ʔ尾比较,交城的-ʔ尾显得很弱,尤其当-ʔ出现在低元音[a]的后头时,喉塞的音色更为模糊,如入声字“八、歇、臬”听起来就同非入声字“巴、霞、抓”很相近。这正是入声转向舒声的重要迹象。

2. 入声字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这从如下两种现象可以看出来:一是有一批入声字已经完全丢掉-ʔ尾,变为开尾韵。如:立li˞(深开三缉),撒萨ˊsɒ(山开一曷),刮ˌkuɒ(山合二辖),酪骆烙lau˞(宕开一铎),缚xu˞(宕开一药),雹pɒu˞(江开二觉),塞ˌsɛ(曾开一德),忆亿翼i˞(曾开三职),剧tɕy˞(梗开三麦),轴ˌtsɐə 粥 ˌtsɐə 肉ʐɐə˞(通合三屋)粟 ˌsu 玉 y˞(通合三烛)。二是有一批入声字出现文白两读。读书音仍保留 -ʔ 尾,但说话音已经丢 -ʔ。如“贼”,文读为tsəʔ,话音为ˌtsɛ,“六”,文读为 luəʔˌ,话音为 liəu˞,“药”,文读为 iaʔˌ,话音为iɒu˞,“历”,文读为 liəʔˌ,话音为 li˞。入声字绝对数量的日益减少,显然也是入声消失的一个重要迹象。

3. 入声调出现调值变体。交城的阴入调值为 ˨2,而平声调值为 ˨22,就是说,两者音高相同,区别仅在于音时,所以,阴入字稍微念得模糊一点或长一点,就成了平声调。我们从入声已经全部消失的山西晋南方言看,中古“清入”归阴平的,都念低平调 ˩11,大概也是经历过交城目前这样一个阶段的。尤其是阳入调,交城的阳入字在语流中的基本调值是˦54,可是在单念时(特别在表示强调时)则念成 ˥524 调,恰好与上声调的调值完全相同。以阳入字“局”字的念法为例,在“我已经通知文化局”这一连串的发音中,“局”念为 tɕyəʔ˦,但单独念这个字时,又读成 tɕyəʔ˥,由于调值的音时拉长,掩盖了喉塞成分,所以听起来就好象是念上声字“举”tɕy˥。我们在调查记音时发现交城的阳入字都有这两读。联系汉语入声演变的历史看,交城阳入字所出现的这种上声调值变体,正好与《中原音韵》把大部分入声字归入上声的特点相吻合。这似乎可以说明,汉语入声在由“促”到“舒”的演变中,是经历过一个拉长音时阶段的。

此外,从两字连读变调的情况看,交城的入声(无论阴入、阳入)还出现一个与去声调值相同的变调。但这种变调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当上声字和阳入字作下字时,才会变为去声调。举例如下:

血统(阴入+上声)读为 ɕiaʔ(˨2. ˧˥35)t'uə̃ĩ(˥˧53)

夺取(阳入+上声)读为 tuəʔ(˦54. ˧˥35)tɕ'y(˥˧53)

结实(阴入+阳入)读为 tɕiaʔ(˨2. ˧˥35)səʔ(˦54)

学习(阳入+阳入)读为 ɕiaʔ(˦54. ˧˥35)ɕiəʔ(˦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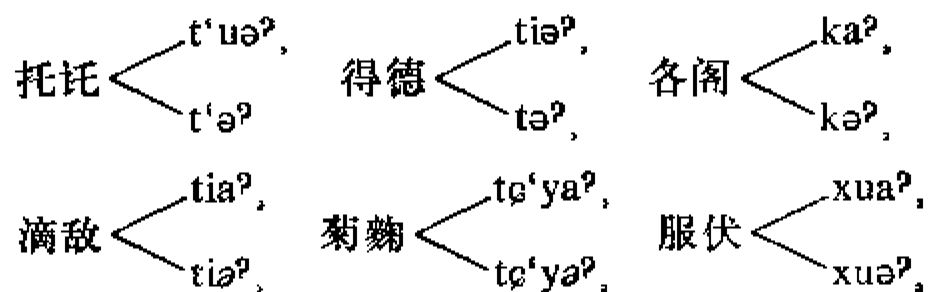
从阳入字和上声字能够引起入声的同一种变调这一现象,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看到交城的阳入字出现上声调值变体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变化,而是系统性的演变。

4. 阴、阳入混读、界限不清。上面提到,中古入声的清声和次浊,交城归阴入,中古全浊入声交城归阳入,可是现在交城的口语中(特别是干部和学生的口语中)阴入和阳入的界限已经不很明显,这反映了交城入声韵正处在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中。其表现形式有如下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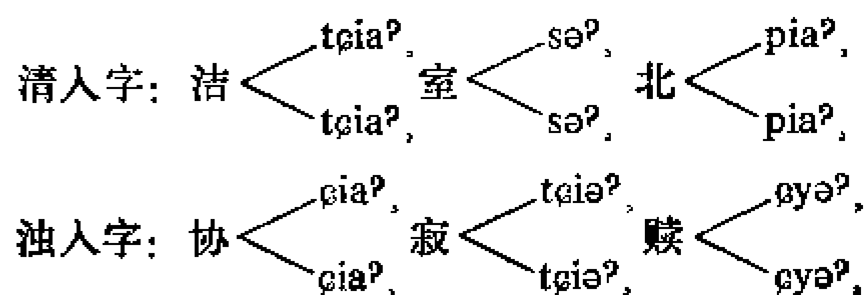
方面:

1．清入字读阳调，浊入字读阴调。如:恶、吉、督、烛、嘱、触、没、灭、热(中古清入)今读阳入调 ˥54,匣、涉、竭、值、朮、突、逐、极、宅、掘、跌(中古浊入)今读阴入调 ˨12。

2．许多入声字的读音出现任意性，韵母可这可那，声调可阴可阳，甚至同一个人念同一个入声字，也经常出现韵母或声调的混读现象。韵母混读的，如:



声调混读的，如:



三、结　语

通过以上两个部分的论述和例证，我们对于汉语入声的逐步消失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古已有之”。所谓“古已有之”，是反映了汉语语音的内部发展规律，即从上古到中古到近代而至于现代，汉语的入声是朝着逐渐消失的道路走的，它的演变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声母、韵母的演变互为条件，息息相关。二是“于今为烈”。之所以“于今为烈”，是同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交通的发达等等社会因素分不开的。尤其是同民族共同语的大力推广和普及关系密切。而交城方言-ʔ尾入声韵的急速消变则既反映了汉语语音发展的内部规律，又反映了现代汉语方言向民族共同语靠拢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必须更大规模地加速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因势利导促使方言向民族共同语靠拢，发挥语言在四化建设中的应有作用。

论 入 声

许 宝 华

汉语在上古是否就有入声？对这个问题不能作笼统的回答，要看“上古”所指的是什么时代。如指谐声时代，我们认为那时肯定已有了入声；如指前谐声时代，我们认为那时的汉语未必已有入声，因为汉语的声调(包括入声)很可能也象藏语那样，是由于音节前缀音和辅音韵尾的脱落而逐渐产生的。

胡坦教授在《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一文中说：“藏语声调，产生较晚。一般认为，公元七世纪前后，即藏文创始时期，藏语还是一种没有声调(对立)的语言。那时前缀音和辅音韵尾等比较复杂，字音高低的变化，只是一种伴随特征，并不具备音位功能。此后一千多年，藏语的发展，因地而异。有些方言，在语音演变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声调系统；有些方言，则至今没有利用声调作为区别语词的手段。”(《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给人以启发的论断，说明现在以声调音位作为自身重要特点的汉藏语系，并非全部语言(包括方言)都有声调。今天的情况尚且如此，何况在远古时代？汉语要是在远古时代象藏语那样也有比较发达的前缀音和辅音韵尾，那么就存在着当时尚未产生声调的可能。

不少学者根据谐声字等材料论证了谐声时代的汉语存在着复辅音的问题。如严学宭教授于1962年在《江汉学报》题为《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的论文中就提出了上古汉语中存在着丰富的复辅音声母。他所列举的上古复辅音声母的结构方式，类似藏语的前缀音。可以想见在前谐声时期的远古时代，汉语里或许存在着更为丰富的前缀音和辅音韵尾，因而远古时代的汉语极有可能还未产生具备音位功能的声调。当然，这个见解在目前还只是一种假设。要是远古时代的汉语连声调也还未产生，那么那时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入声可言。

一

本文想从谐声时代(或称上古时代)的入声谈起。现在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国内外学者都承认汉语在谐声时代就有入声，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历了几百年的过程，即使今天的学者也并不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是一致的。

明代主张“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陈第，在《毛诗古音考》里首创“古无四声说”，认为四声“起自江左”，断定“四声之辨，古人未有……旧说必以平叶平，仄叶仄也，无亦以今泥古乎！”这种说法和他的古今音异之论是一致的。清初顾炎武承其绪论，在《音论》里发挥了陈第的古无四声说，认为古诗用韵较宽，“四声可以并用”，本无平上去入之

分，提出了"四声一贯说"。尔后江永也赞成顾说，并且列举了《诗经》中四声通韵之例为证，于是古无四声说就风靡一时。

"古无四声说"主张四声可以并用，通为一音，实际就是认为字无定调，否定了上古声调（包括入声）的存在。对这种观点持不同看法的第一个学者是段玉裁。他认为上古是有声调的，只是古今声调不尽相同。他说："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与此同时，段玉裁提出了上古声调有平上入而无去声的主张。稍后的孔广森在《诗声类》一书中则提出上古只有平上去三声而无入声的主张，认为"至于入声，则自缉合等闭口音外，悉当分隶自支至之七部，而转为去声。盖入声创自江左，非中原旧韵"。

继段、孔之后，江有诰和王念孙二人不谋而合地都提出上古实有四声说。江有诰致王念孙书云："古人实有四声，实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王氏复书中说："顾氏四声一贯之说，念孙向不以为然。"在江、王二氏之后，清代学者大都赞成上古实有平上去入四声之说，论者甚众，其中以夏燮阐发最详。他在《述韵》一文中说："三百篇群经有用之文，四声具备，分用画然，如部分之有条而不紊；第古无韵书，遂以此为周颙、沈约独得之秘耳。然有韵之文未尝不可考而知也。"他举例说："古无四声，何以《小雅·楚茨》之二章，《鲁颂·閟宫》之三章，连用至十一韵十二韵皆平声？《小雅·六月》之六章，《甫田》之三章，连用至七韵九韵，《大雅》之《烝民》五章，《鲁颂》之《閟宫》之二章，合用至十韵十一韵皆上声？《邶·柏舟》之二章，《魏·汾阻洳》之一章，《卫·氓》之六章，连用四韵五韵七韵，以至《楚辞》之《惜往日》连用至十韵皆去声？《魏·伐檀》之二章，《商颂》之《那》，《鲁颂·閟宫》之八章，连用至六韵八韵九韵，以至《尚书·洪范》之六之德以下，连用至十五韵，《尔雅·释训》穆穆福也以下连用十七韵皆入声？此其可证者一也。《大雅·泂酌》三章分平上去三韵，《召南·摽有梅》三章……分平去入三韵，《鄘·墙有茨》三章，……分上去入三韵，若古无四声，何以分章异用，如此疆尔界，不相侵越？又有同一韵而四声分章，同用一韵、同在一章而四声分配较若画一，凡此诸类，不啻五色成文，八风从律，古无四声，何以有此？此其可证者又一也。享飨为古之平声，《诗》凡十见，皆不与上同用；庆为古之平声，《诗》凡十见，《易》十二见，皆不与去同用；予为古之上声，《诗》凡十见，皆不与平同用；戒为古之入声，《诗》凡三见，《易》一见，皆不与去声同用，若古无四声，何以屡用而不容一韵之出入？此其可证者又一也。大抵后人多以《唐韵》之四声求古人，故多不合，因其不合，而遂疑古无四声，非通论也。古四声有独用，有通用，通用者若十七部之合韵，又《唐韵》之两收三收者是也……知其所以分，又知其所以合，然后可以无疑于古有四声之说矣。"

上古实有四声之说，经江有诰、王念孙、夏燮诸家的考证已很明确，但后来的清代学者仍有不同的见解。如王国维就认为古有五声，即平声有二，上去入各一。他在《观堂集林·五声说》里提出："古音有五声，阳类一与阴类之平上去入四是也。说以世俗之语，则平声有二，上去入各一，是为五声。"黄侃认为上古声调仅有平入两类。他在《音略》中说："古无四声，段玉裁所说；今更知古无上声，惟有平入而已。"

在前面提到的清代学者中，认为上古四声中没有入声的，只有孔广森一人。孔氏所以主

张"入声创自江左,非中原旧韵",大抵是因为他相信四声为沈约所作,而沈约是江左人。事实上,任何个人都不能创造语音或声调。试问《切韵》的八个作者中,大部分都是北方人,相去江左甚远,何以《切韵》中会有四声?这说明江左和其他很多地方当时存在着的入声乃是古已有之的一种语音现象。孔氏是北方人,他的方言里入声已经消失,于是他就以偏概全地认为中原古音也是没有入声的了。

我国的语言学者现在都主张上古有四种声调,其中多数学者主张上古实有平上去入四声,少数学者主张上古有平、上、长入、短入四种声调。

史存直教授参考江有诰的《诗经韵读》和顾炎武的《诗本音》,对《诗经》的调类作了一个全面的统计。他在《汉语语音史纲要》一书中说:"一部《诗经》共有305篇,1141章。每一章不一定只有一个押韵单位,所以按押韵单位来说,《诗经》全部共有1679个押韵单位",其中"四声分押的押韵单位:平声714,上声284,去声135,入声三种韵尾合计247,一共是1380个,在全部押韵单位中所占的百分比竟达到82.2%,可见汉语在上古不但有声调,而且调类大约也是平上去入四类,实在和《广韵》的声调系统并没有什么不同"。

王力教授主张上古有平声、上声、长入、短入四种声调。他在《汉语史稿》里具体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把上古四声分为舒促两小类,其中舒而长的声调就是平声,舒而短的声调就是上声,促声不论长短,一律称为入声,长入到了中古变为去声,短入仍旧是入声。关于入声的分为两种,他所举的历史根据只有一条,就是何休《公羊传解诂》中的例子:"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伐"是入声,在汉代齐语中还有长言短言之分,考虑到汉藏语系的现代语言中有以长短元音来区分声调和现代粤语中以元音长短来区分两种阴入调的事实,因而不能把这条历史根据视作孤证而不予重视。

王力先生关于谐声时代的上古声调系统分为两类四种的学说,可以用来解释上古四种声调在《诗经》中分章按调押韵的语言事实,这和主张上古实有平上去入四声的解释上古按四声押韵的说法是一致的,因为上古既然分为四种声调,那么这四种声调就可以各自押韵,而不管人们的看法是否完全一致。四种声调各自单独押韵的语言事实,只能证明上古实有四声,而不能证明上古的四声只能是平上去入。王力先生的两类四调说把上古声调分为舒促两类,每类中的两种在发音上彼此接近,有共同的特点,这就可以解释上古诗韵平上通押、去入通押以及谐声字中平上相通、去入相通的现象。上古的两类四调,每类中的两种声调并不完全相同,有长短之别,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两种入声后来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分化的语言事实。

王力先生关于上古声调的创见,是对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等前代学者声调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以上古促声分为长入和短入两种来说,其中长入韵尾-p、-t、-k因受长元音的影响而逐渐消失,长入因之就演变为后来的去声。这就是说,上古尚无去声,中古的去声主要是从长入演变而来。这种见解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有多方面的证据的。例如去入叶韵,"岁"字依《广韵》当读去声,直到现代还是读去声,但是《诗经·豳风·七月》叶"发、烈、褐、岁",《大雅·生民》叶"軷、烈、岁",可见"岁"字本是一个收-t的促类长调字,属于入声,所以它能

和其他入声字叶韵。又如一字去入两读，也可以作为证据。《广韵》中的同义又读字为数不少，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去入两读的。如“囿”于救切，又于六切；“植”直吏切，又常职切；“借”子夜切，又资昔切；等等，可以用来说明中古的去声主要是从上古的长入演变而来。再如从谐声偏旁也可看出去入相通的痕迹。如“祭”声有“察”，“夬”声有“决”，“至”声有“侄”等，可以推知声符本身原是入声，至于“各”声有“路”，“白”声有“怕”，“舄”声有“写”等，它们的声符直到现代在吴、粤等方言里还是入声，更可以推知被谐字原是入声了。我们查检沈兼士的《广韵声系》，可以清楚地看出上古谐声字中，除声旁和被谐字都是入声的以外，还有许多入声偏旁兼有去、入两类被谐字的情况。如“弋”，入声字三十三个，去声字九个；“戠”，入声字十二个，去声字六个；“畐”，入声字七十三个，去声字十五个；“直”，入声字十一个，去声字六个；“北”，入声字两个，去声字七个；“则”，入声字十九个，去声字三个；“或”，入声字五十六个，去声字五个；“黑”，入声字十一个，去声字三个；“塞”，入声字三个，去声字六个；“伏”，入声字十一个，去声字三个。类似这样的例子相当充分地反映了去、入相谐，上古长入演变为中古去声的历史轨迹。

我赞同王力先生关于上古声调系统的见解，并拟提出以下补充意见：第一，上古汉语的声调主要由音长来决定，但也一定有音高作为其伴随特征，因此上古声调除音长这一主要的差别以外，还有音高上的差别作为其次要特征。只有这样认识，才能解释上古汉语的声调发展至中古改以音高为主要特征、音长为次要特征的重大变化。第二，为突出上古声调的特点，索性明确地把上古汉语的四种声调定为两类舒促、长短调，即舒声长调为平声，舒声短调为上声，促声长调为长入，促声短调为短入。

上古汉语的入声虽可分为舒促长短两类，但其实际调值已不可详考。我们认为，如果同时考虑到音长、音高两方面的不同，那么上古长入和短入调值上的差别就不仅表现在音长上，同时也一定表现在音高上。当然对这种音高差别情况的合理推测，应该是长入和短入的调型必须相同，即或者都是平调，或者都是升调，或者都是其他什么形式的调类。要是调类不同，差别很大，那就不能很好解释上古两类入声相叶、谐声偏旁和被谐字相通的语言事实。

上古汉语的入声是收清辅音韵尾的，这在学者们的看法上是一致的，但在上古入声到底有几个辅言韵尾的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上古入声和现代吴语一样，只有一个收尾音，就是声门闭塞音ʔ。比较多的学者主张上古的入声有三个收尾辅音，而且和中古一样，可用-p、-t、-k来表示。也有的学者主张上古有四个入声韵尾，即-p、-t、-k、-kw。我们认为，《诗经》押韵的情况既然表明有三个入声韵尾，而且基本上都是分押而不相混，那就可以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把上古长入和短入的韵尾都确定为-p、-t、-k，而不必改用其他的标音形式。

下面举几条《诗经》中入声韵尾分押的例子：

《商颂·长发》二章：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

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又《长发》六章：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

这两章诗里“拨、达、越、发、烈、截、钺、曷、蘖”等韵字都是韵尾收-t 的例子。

《鲁颂·閟宫》一章：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植稺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

又《閟宫》七章：

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

又《閟宫》九章：

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角有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

这三章里“稷、福、穋、麦、国、穑、绎、宅、貊、诺、若、柏、度、尺、舄、硕、奕、作、若”等韵字韵尾都是收-k 的例子。

类似上述这种入声韵尾按其不同的发音部位相押的例子在《诗经》中是普遍的，决非偶然的存在，乃是上古实有三种入声韵尾的证明。至于上古入声韵尾-p、-t、-k 的语音性质，诚如不少学者所假设和论证的，乃是一种唯闭音(implosives)，即只成阻作势，而无明显的持阻和除阻阶段。

附带说一说，《诗经》韵脚入声字的韵尾类别跟《切韵》系统是基本相同的，但是从谐声材料和现有汉藏语的其他比较材料来看，却有韵尾交替现象，这说明在前谐声时代直至原始汉藏语时代，韵尾是发生过变动的。试提出以下一些情况供研究者参考：

1．韵尾-p 受圆唇后元音的异化作用变作-t。

例如："位"，于愧切，在《切韵》时代是阴声字，但是从它的谐声地位来看，应该是一个入声字，韵尾是以后才丢失的。有一部分至韵字，来源于上古以-t 收尾的长入，但是它的声旁"立"以及从立得声的"粒"、"拉"、"垃"、"笠"等字都收-p。此外，金甲文中还没有"位"字，碰到"位"的地方就用"立"字假借，这说明在那个时候"位"字还是收-p 尾的。与"位"字相类似的还有"莅"、"涖"等字，力至切，也以-t 收尾。如果说"位"字原来是以-p 收尾的话，那么这两个字当然也是如此。"莅"和"临"显然是一对同源词。"临"上古收-m，因此说"莅"以-p 收尾也是合情合理的。这种从-p 尾变作-t 尾的字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前面都有一个圆唇后元音或者圆唇介音，因异化作用而发生了由-p 到-t 的变化。但是受异化作用影响的却只有部分字(如"位、莅"等)，另一部分字则并未受到影响(如"立、笠"等)，在我们对上古音系作出透彻研究以前，还很难对其中的分化条件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对"，都队切，也是一个来源于长入的去声字，从音韵地位推测，当以-t 收尾，但是在上古它往往跟"答"字通假。《书·说命下》"敢对扬天子之休命"传"对答也"。又《诗·皇矣》笺，《诗·江汉》笺，《仪礼·乡射礼记》"宾对"注，都作"对，答也"。《仪礼·乡射礼记》"既废则答君而俟"注，《礼记·郊特牲》"答阳之义也"注，《祭义》"穆答君"注，都作"答，对也"。《诗·雨

无正》"听言则答",在《新序·杂事五》和《汉书·贾山传》中,都作"听言则对"。"答",都合切,以-p收尾。先汉典籍中的"答"、"对"通假,说明在当时的方言中有韵尾-p、-t交替的现象。"答"字是较早的形式,后来某些方言中韵尾-p在异化作用下变作-t,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方言词"对",跟旧有的词"答"并存。

"会",黄外切,泰韵,在魏晋时代是一个收-t的入声字。但"合",侯閤切,收-p。"会"、"合"二字在上古是互通的。《说文》:"会古作佮","会,合也"。"佮"即"合"字,甲金文中常有加"亻"旁与原来字形成异文共存的情况。如"各"又作"俗"。《国语·楚语》"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注,《吕览·遇合》"合大夫之告之"注,《周礼·司仪》"将合诸侯"注,《吕览·大东》"离则复合"注,都作"合,会也"。又《尔雅·释诂》,《诗·杕杜》"会言近止"笺,《诗·大明》"会朝臣明"笺,《仪礼·聘礼》"会诸其币"注,《士虞礼》"命佐食启会"注,《洪范》"则会批之六珍"注,都作"会,合也"。秦汉方言中"会"、"合"二字的共存,跟"对"、"答"之间的关系是一会事。《说文》说得很明白,"合"的形式较古,"会"是一个后起字,是某些方言区域中发生-p> -t音变以后而出现的一个方言字。它进入民族共同语以后,就跟"合"成为同源字而共存。

2. 韵尾-k在前元音-i-的影响下变作-t。

谐声系统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属于上古职部的职韵、德韵跟属于上古质部的质、术、栉、至等韵有互谐现象。如:

职韵德韵	质术栉至等韵
即蝍楖啷罿鲫	唧蝍楖揤节栉
血侐阆	血侐邮恤赒
匿慝愝蟨	暱愝蟨

与此有关,《诗经》韵脚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抑、即、洫"三字皆职韵字,上古照理该属职部,但是却跟质部字押韵。《东门之墠》叶"栗、室、即",《东方之日》叶"日、室、即",《公刘》叶"密、即",《宾之初筵》叶"抑、怭、失",《假乐》叶"抑、秩、匹"。

以上的现象有两个特点:一是例字不少,二是例字都集中于少数几个声旁。由于这两个特点,我们就很难用旁转、合韵、例外等加以解释。可以这样设想,职韵字在上古可能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来源于-ək,一部分来源于-ik。如果这个假设可以成立,就可以进一步推断质韵中的"节、血、暱"一类字,原来也是以-k收尾的,只是由于前元音-i-的影响,使-k的受阻部位前移,最后才变成-t。上古质部的音值当以拟作-it较好。

前元音-i-后而的-k变作-t的现象可能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发生。试比较:

藏语	汉语
一 gcig	ʔit
虱 ɕig	ʃit

这两个词的汉、藏语形式无疑是同源的。从音理上考察,我们只能够说藏语的形式比较古老,汉语形式的词尾-t是从-k演变而来的。

3．韵尾 -p 在前元音 -i- 的影响下变作 -t。

一般认为上古以 -p 收尾的韵部只有缉、合二部，这个结论是从归纳《诗经》的韵脚得来的。但是只要注意到《诗经》中收 -p 的韵字寥寥无几，这个结论的可靠性就值得怀疑了。如果把它们放在整个谐声系统中加以全面考察，就觉得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有的学者曾经提出，缉部字除了 -əp 一类外，还有 -ip 一类。我觉得这个假设可以得到谐声现象的支持，因而是可取的。例如“𢃇、贽、挚、鸷、鏊”，脂利切，属于上古质部，可以拟作 -it。它们的声旁“执”，之入切，属于上古缉部，如果把它拟作 -ip，正可解释其间的谐声现象和演变途径：-ip＞-it＞i，这个变化跟上述 -ik＞-it 的变化原因相同。

4．在低元音 -a- 后面也有 -p＞-t 的现象。

例如：“葢、溘、郃、磕、愭、瞌、殪、慍”都是泰韵字，从盍得声，但是“盍”，胡腊切，收 -p，这种现象似乎表明上述例字在远古汉语中经历了 -ap＞-at＞ai 的过程。

从上述例子看来，远古时代的汉语入声似曾发生过辅音韵尾的变化，但情况到底怎样，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三

汉语的入声发展到中古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主要的就是长入的消失。上古长入的消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不同韵尾的消失又是不平衡的。我们根据罗常培、周祖谟先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和王力先生《南北朝诗人用韵考》等韵谱材料，可以了解这个过程的粗略概况。

先谈以-k 收尾的长入字。这类字在先秦韵文中是跟短入类字通押的，韵例很普遍，这里就不再引述了。但是这类字从两汉开始就不再跟短入类通押了。举铎部长入字为例，在《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一书韵谱的后汉部分，铎部长入字全跟阴声字押韵，没有跟短入押韵的例子。前汉部分，铎部长入跟短入合韵的例子仅五见：司马相如《子虚赋》叶“庶、获”，《封禅文》叶“泽、护、蠚”，东方朔《七谏・谬谏》叶“固、涸”，扬雄《长杨赋》叶“庶、获”，《徐州箴》叶“恪、作、祚”。也许这仅仅是方言现象，司马相如和扬雄都是成都人。其他各部的情况也差不多，例如觉部的长入字全归幽部，不见跟短入合韵的例子。职部长入跟短入合韵西汉仅四例，后汉仅一例。这里就不一一详列了。这些韵例表明，长入的-k 韵尾在西汉开始掉落，到东汉已经基本消失了。

长入-t 韵尾的消失情况可以分两类来说明：

第一类，带高元音或央元音的上古质、物两部的长入韵尾-t 消失得比较早，在上述罗、周二先生的著作中，这两部的长入字都被归入阴声的脂部。但是仔细分析一下韵谱的材料可以发现下面的情况：一是去声韵例四十九个，虽然占绝大部分，但是它们基本上都是从上古长入变来的去声字，很少看到长入字跟阴声字押韵的例子；二是这部分来自长入的去声字跟短入字押韵的例子很多，例如脂、质合韵的十例，脂、月合韵的一例，脂、祭、月合韵的二例，

脂、月、质合韵的二例。此外还有七例跟来自长入的祭合韵。更值得注意的是跟质、月、祭合韵的字中，全部是来自长入的去声字，不见阴声字。这些特点，跟《诗经》的用韵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南北朝诗人用韵考》的韵谱材料所表明的情况就不同了，在那里这类长入字已经基本上归到阴声韵去了，它们跟短入字合韵的例子仅四见，即潘岳《述哀》，江淹《齐太祖诔》，王融《寒晚》，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但是这种用韵情况不见于王力先生所划分的南北朝第三期，其中潘岳还是晋代人。韵例的情况也跟两汉不同，每一例只包含一个来自长入的去声字。这里也许纯粹是一个相同元音的阴入字合韵的问题，也许是一种方言现象，不能贸然断定。不过从这类字在两汉和南北朝的押韵情况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断定，上古质、物两部的长入韵尾-t 在两汉应该还是保存的，不应把这两部归入阴声类。到了南北朝，韵尾-t 才失落，并到阴声韵里去了。

第二类，带有低元音的上古月部的长入韵尾-t 失落得最晚。

罗、周二先生把这一类独立为祭部，归入阴声韵，似乎值得商榷。从韵谱材料看，这类字固然自成一类，但是《诗经》的用韵也是这样的。这种情况正说明长入一类跟短入一类在调值上毕竟有所区别。不过这类字跟阴声韵是大不相同的：第一，它们跟短入字押韵，祭、月合韵十例，祭、质合韵二例；第二，它们基本上不跟阴声字押韵，其中虽有祭、脂合韵二十三例，但是这些所谓的脂部字全部来自长入去声韵，因此这二十三例实际上都是长入字跟长入字合韵。真正跟阴声字押韵的只有二例：刘向《九叹》叶"仪、沥"，班倢伃《捣素赋》叶"制、丽、晰"。这些用韵情况都跟《诗经》相同。一直到南北朝的第一期，泰韵仍与曷末同用，如颜延之《绍古辞》叶"达、霭、捋、阔、闼、葛"，谢庄《月赋》叶"末、脱、濑、蔼"，张融《海赋》叶"蒂、翳、界、裂、势、湁、外、鲒、鳍、月、发、忽、逮、外、外、带、濑、阙、日，月，界、灭、雪，外、末、太、泰、会、达、大。到了第二期以后泰才独用。在《切韵》中"祭、泰、夬、废"自成一类，没有平上字与之相配。这种独特的音韵地位正是它们最迟从长入分化出来造成的。所以我们可以断定，上古月部长入韵尾 -t 的失落应该是南北朝第二期即公元五百年以后的事情。

到了《切韵》时代，上古长入的 -p、-t、-k 韵尾已经失落，从而使长入变为去声，完成了消失过程。但在某些方言中，当时可能仍然保留着上古长入韵尾的某种读法，《切韵》序中所说"秦陇则去声为入"，所指的就可能是这种现象。又如北周宇文泰，原名黑獭，"泰"和"獭"(曷韵)在当地可能同音。玄应《一切经音义》云："狡狯唐关中言狡刮。""狯"，泰韵；"刮"，末韵。类似这样的例子似乎表明上古长入的一部分字，《切韵》时代前后在某些方言中尚未变为去声。

上古的短入发展到中古，就是《切韵》系韵书中的入声，其界划范围无明显变化。

中古入声的调值已不可详考。但从唐宋以来表示四声读法的歌诀中所说的，如唐释处忠《元和韵谱》的"入声直而促"，清《康熙字典》所附《字母切韵要法》的"入声短促急收藏"等看来，中古入声的调值应该相信是一个短促调，类似现代吴语中的读法，其韵尾 -p、-t、-k 仍为一种唯闭音。

中古入声韵尾-p、-t、-k 鼎足而立的局面并不是不变的。事实是继上古长入韵尾-p、-t、-k 至中古消失之后，紧接着的便是由上古短入发展而来的中古入声开始了它们的消失

过程。

短入及其韵尾到底在什么时候消失的呢？确切的时间较难断定，因为入声的消失各个方言很不一致，就是在同一个方言，入声及其韵尾也总是先在一部分词汇中消失，然后再逐步扩散到其他词汇，因此从中很难划出一个确定的时限来。我们不妨这样提出问题：汉语民族共同语里的入声，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消失？又在什么时候结束了它的消失过程。

据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对敦煌汉藏对音的《千字文》残卷、《金刚经》残卷、《阿弥陀经》残卷、《大乘中宗见解》残卷以及注音本《开蒙要训》的考证，五代时西北方音中还保存着入声和韵尾。汉语入声的 -p、-t、-k 三种收声，藏音为 -b、-r(-d)、-g。但是《金刚经》的"释"却对译作 ci([illegible])，《大乘中宗见解》的"没"对译作 ma([illegible])，"亦"对译作 yi([illegible])。《开蒙要训》"栖"用"薛"注音，"屐"用"巨"注音。这种情况说明入声韵尾在当时已经在一部分词汇先开始掉落。从唐诗的用韵情况看，在初唐和中唐的诗歌里，押入声韵的诗都还是按三种韵尾分押的，界划分明，例外很少。只是到了晚唐，入声才在诗歌里表现出韵尾相混和与舒声韵合韵的现象。

到了宋代，从骨勒茂才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对西夏文的汉字注音来看，入声字基本上自成一类，这说明当时的入声调类还是存在的。但是已出现不少阴声和入声同注一个音的例子。如"[illegible]"用"觅"、"迷"注音，"[illegible]"用"罗"、"萝"、"骡"、"珞"、"螺"、"乐"注音，"[illegible]"用"雹"、"庖"注音，"[illegible]"用"夕"、"脐"、"膝"、"息"、"细"、"西"注音，"[illegible]"用"萨"、"扫"注音。这个现象说明，当时的西北方音中，塞音韵尾肯定已不再存在了。西夏文的藏音对音也能证实这一点。从《掌中珠》注音的许多例子，可以看出跟汉语入声相对应的藏音已不再有 -b、-r(-d)、-g 之类的韵尾，而是一个纯元音，或者后面带有一个-ḫ尾，这个-ḫ尾可能就是-ʔ 尾的译音。《掌中珠》一书作于西夏仁宗乾祐庚戌二十一年，即公元 1190 年。所以可以断定，西北的方音到十二世纪末塞音韵尾已经完全失落，至多只剩下一个喉塞韵尾-ʔ 了。

中原音入声的消失跟西北音大体相似。比较早的证明材料是邵雍（生于公元 1101 年）的《皇极经世》。这本书里入声仍然自成一类。但是以 -t、-k 收尾的入声字却跟阴声字排列在一个韵。例如一声"多、可、个、舌"为一韵，"禾、火、化、八"为一韵；四声"刀、早、孝、岳"为一韵，"毛、宝、报、霍"为一韵，只有以 -p 收尾的入声字才跟阳声相配，如七声开口一行排着"心、审、禁"，合口一行排着"十"字，跟《广韵》阳入相配相同。这似乎说明当时的汴梁方言除了 -p 以外，塞尾已经失落。

到了元代，随着入声韵转变为阴声韵，入声才完成了消失过程。在《中原音韵》里，原入声字已分属平、上、去三声。周德清说："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入声作平声俱属阳"。元曲的用韵和《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相印证，说明中古的入声至此确已归并到其他几个声调里去了。这种演变在《中原音韵》里是很有规律的，即中古入声字全浊音并入阳平，次浊音为去声，清音并入上声，例外很少。其中全浊作阳平，次浊作去声，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归并情况大致相合，但清声母的归并情况则差别颇大，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一个可能的

原因是：《中原音韵》时代来自古清音声母的入声字几乎全部并入了当时的上声，而实际调值二者可能还有细微不同，因而在后来继续演变的过程中，原来的上声字仍保持住上声的地位，而来自古入声清声母的上声字则发生了分化，分别归并到阴、阳、上、去四个声调里头去了。

综上所述，汉民族共同语或称北方汉语的入声韵尾，大约在晚唐、五代开始失落，到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间，塞音韵尾 -p、-t、-k 就完全消失，但是作为一个调类入声仍然存在，可能在音节的末尾还有一个喉塞音-ʔ。其后，一直延续到十四世纪，入派三声，才完成了消失过程。

三

在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及其基础方言的许多地点方言里已经没有入声，但同时应当看到入声在北方话里和其他方言区里至今仍然普遍地存在着。

以北方话而论，有入声的方言分布还是相当广泛的，如山西省大部，河南、河北、陕西三省的一部，内蒙古自治区毗连山西的地区，江苏、安徽两省的中部、南部，湖北的东部，四川省沿江两岸自眉山到江津一带，云南省的少数地区等，都还有入声。这些有入声的方言，一般都有五至七个调类。比如河南获嘉话有五个声调，其中一个为入声，读三度短调，如"笔、脚、哭、则、直、食、侄、贼"等。湖北麻城有六个声调，其中一个为入声，读从二度到四度的中升调，如"职、笔、竹、百、麦、纳、舌、浊"等。江苏南通市有七个声调，其中入声调有两个，阴入读四度短调，如"急、出、黑、各"，阳入读五度短调，如"六、合、白、读"等。

在包括江苏省镇江以东、上海市以及浙江省大部分地区的吴语方言里，入声普遍存在，而且都分阴阳入。如上海市区方言现在只有五种声调了，但仍分阴阳入，阴入读五度高短调，如"笔、各、秃、作"等，阳入读一至二度的短升调，如"白、药、局、续"等。至于苏州话、绍兴话、温州话等吴语方言，声调一般都是七个至八个，入声自然都是分阴阳入的。

湖南省的湘语声调多数是六个，一般分阴阳平、阴阳去，但入声不分阴阳，只有一个。比如长沙话的入声读二至四度的中升调，如"笔、黑、则、各、木、白、读、局"等。

分布在江西省大部分地区和湖北省东南角的赣语，声调情况和湘语相类似，分阴阳平、阴阳去，但入声不分阴阳，只有一个。如南昌话的入声读五度短调，如"八、百、北、谷、别、拔、纳、木"等。

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省以及湖南、四川两省少数地区的客家话，一般有六个声调，分阴阳平，上去二声不分阴阳，入声则分阴阳两类。如广东梅县话就分阴阳入，其中阴入读一度短调，如"八、骨、百、吃、曲"等，阳入读四度短调，如"拔、腊、匣、译、玉"等。

主要分布在福建、台湾两省以及广东、海南岛、雷州半岛、浙江、江西、广西等部分地区的闽语，可分闽北、闽南两区，二者内部分歧很大，但就声调而论，一般都是七个，平、去、入各分阴阳，上声不分阴阳。比如福州话，阴入读二至三度的短升调，如"国、屋、约、角"等，阳入

读四度短调，如"读、越、辱、活"等。厦门话阴入读三度至二度的短降调，如"骨、笔、作、百"等，阳入读五度短调，如"族、白、笛、滑"等。

主要分布在广东中部和西南部以及广西东南部的粤方言一般都有九个声调，平上去入都分阴阳，其中入声还分为三个。比如广州话的入声就有三个：阴入以元音长短为条件分为两类，短元音的是一类，叫上入，也叫上阴入，读五度短调，如"七、黑、竹、笔"等；长元音的是一类，叫中入，也叫中阴入，读为起讫点都是三度的中平调，如"各、桌、百、尺"等；阳入也叫下入，读二度短调，如"服、食、舌、白"等。

从上面极为简单的说明中，可以看出入声在汉语的方言里还是普遍存在的。入声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大的方面来分，可以举出以下几种：

1. 以 -p、-t、-k 收尾

如广州话的"杂、急、接、纳"等字以 -p 收尾，"雪、笔、别、活"等字以 -t 收尾，"脚、力、木、白"等字以 -k 收尾。显然，这种类型比较古老，跟中古汉语的入声韵尾是相一致的。

2. 以-ʔ、-p、-t、-k 收尾

如厦门话的"甲、八、阁、郭"等字白读以喉塞音 -ʔ 收尾，"急、鸽、涉、蝶"等字以双唇塞音 -p 收尾，"实、达、密、直"等字以舌尖塞音-t 收尾，"各、觉、服、盍"等字以舌根塞音-k 收尾。值得注意的，厦门话里的入声韵尾-ʔ 分别来自中古的 -p、-t、-k，如"甲"在中古为 -p，"八"在中古为 -t，"阁、郭"在中古为 -k。这种类型是塞音韵尾逐渐失落的一种过渡状态，也表明塞音韵尾的失落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先发生在一部分词汇，而且要经过一个收-ʔ 的阶段。

3. 以 -k、-t 收尾

如南昌话的"壁、乐、旭、独、只"以 -k 收尾，"骨、刻、哲、厄、没、律"以 -t 收尾。南昌方言的塞音韵尾是 -p 最先掉落，而上文提到的《皇极经世》一书中所反映的开封方言却是 -p 最后消失。这个现象表明，汉语入声韵尾的失落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模式，各种方言往往有它自己独特的过程。

4. 以 -k、-ʔ 收尾

如福建古田话，"塌、北、别、剧"等字以-k 收尾，"百、桌、七、居、末"等字以 -ʔ 收尾。福州、福安、霞浦等方言同此。这几处闽东方言好象又是一种模式：-t 最先消失，其次是 -p 韵尾消失，-k 则在最后消失。在福州，虽然还有少数老人能够读出 -k、-p、-ʔ 三种韵尾，但能读-t 韵尾的却没有了。现在福州的一部分年轻人，只能读出-ʔ 一个入声韵尾了。这说明一种方音的内部分歧，常常是该方音的社会层次和历史层次的具体表现。

5. 以-ʔ、-l 收尾

如江西的都昌话，中古的 -k 变为-ʔ，中古的-t 和-p 变为 -l。湖北通城也属于这个类型，如"匣、曷、出"收 -l，"铎、屋、格"收-ʔ。这种类型比较特殊、少见，但联系上文引到的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对应藏音韵尾 -r，以及对应于中古 -t 的高丽借词韵尾 -l，这个语音现象的存在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6. 以喉塞音 -ʔ 收尾

如上海话的入声都是以-ʔ收尾，"出、发、笔、铁、别、笛、麦、纳"等全部入声字的韵尾都是-ʔ。属于这一类型的地点方言很多，绝大部分保存入声的吴语方言和官话方言都属于这一类型。其中又可以再分为两小类，一类不分阴阳，如南京、张家口等地；一类区分阴阳，如上海、太仓、苏州、宜兴、常州等地方言。

7. 入声韵的辅音韵尾已经失落，但入声仍分阴阳调

如温州话入声韵尾已经消失，但仍能按照声母的清浊将入声分为阴阳两类，如"不、剥、弗、忽、黑"等读阴入，"入、佛、匣、核、拔"等读阳入。

8. 入声韵的辅音韵尾已经失落，但入声尚能自成一个调类

这一类型又可分为两个小类：第一小类，中古的入声字都还是入声字，如河北邯郸专区、石家庄专区，湖北的鄂城、崇阳、蒲圻、监利、松滋等地；第二小类，中古的入声字只有一部分还保持入声的读法，其他的入声字已经变到别的调类里去了，如湖北的黄梅、广济、蕲春、黄冈、罗田等地，全浊的部分入声字已经变为阳去，云梦、应城、孝感、黄陂等地，全浊的部分入声字则变成了阳平。

在入声已经完全消失的方言里，原入声字的归并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似乎从中还可以看出入声作为一个独立的调类在其消失以后所走的途径。

在一些方言里，入声作为一个调类消失以后，不管声母的清浊，古入声字一律并入舒声的某一调类。如以"滴、湿、十、鹿"四字来说，在成都、重庆、昆明、贵阳、遵义、汉口、汉阳、桂林等方言里一律读为阳平，在甘肃的康乐、庄浪、秦安等方言里一律读为去声。在这些方言里，古入声字仿佛还群居一处，并未离散。

在另一些方言里，古入声在其失去独立的调类地位以后，大致按声母的清浊分归舒声的其他调类。在这些方言里，古入声字似乎还是有踪迹可寻的。例如辽宁的新金清入归上，浊入归去；福建的长汀清入归阳平，浊入归阳去。

再进一步，在某些方言里，古入声字已不那么有规律地分归舒声的其他调类，开始离散了。一般说来，全浊的入声字大抵由于辅音韵尾失落得比较早，比较早地并入了舒声类，所以还比较稳定，而清音入声字由于辅音韵尾失落得比较迟，归并情况就显得很不稳定了。比如北京话，全浊入声字并入了阳平是一条规律，而清入归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则没有规律可寻。湖北的郧西，全浊入声归阳平，但是其余的入声字有的归阴平，有的归阳平，没有一个定则。

这里还想顺便提一下现代方言中的下述声调现象，即一部分入声字《广韵》跟现代方言的读法并不相同。试举两种情况如下：

1. 《广韵》的入声字现代方言读为去声。如：

乐(快乐)：卢各切，厦门有读去声的。

昨：在各切，厦门有读去声的。

若：而灼切，厦门有读去声的。

亿：于力切，除广州、潮州等少数方言外，各地都读去声。

亦：羊益切，潮州读去声。

勿：文弗切，潮州读去声。

剧：奇逆切，济南、西安、双峰、南昌都读去声。

玉：鱼欲切，济南、太原、汉口、成都、长沙、双峰、南昌都读去声。

窄：侧伯切，梅县读去声。

雹：蒲角切，太原、苏州、长沙、梅县都读去声。

嚼：在爵切，南昌文读去声。

六：力竹切，太原文读去声。

2. 《广韵》的去声字现代方言读为入声。如：

榨：侧驾切，厦门白读入声。

画：胡卦切，厦门白读入声。

射：神夜切，厦门和温州的白读都有入声的读法。

话：下快切，太原读入声。

卧：吾货切，南昌文读入声。

借：子夜切，潮州、福州和厦门的白读都是入声。

置：陟吏切，南昌读入声。

鼻：毗至切，太原、扬州、苏州、温州等地都读入声。

蔽：必袂切，南昌读入声。

臂：卑义切，温州读入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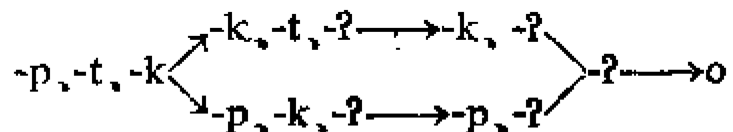
避：毗义切，梅县读入声。

这类例子如广为搜寻，当为数不少。它们是否表明：上古汉语的入声原来分为长入和短入两种，至中古长入变为去声，而在现代方言里保存的类似上面所举的声调现象，实际是比《切韵》更为古老的语音的历史底层。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四

任何语言或方言的一切变化都是跟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分布分不开的。通过比较，可以显示语言或方言差异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语言或方言发展的历史序列。从语言地理学的角度来考察，无疑可以看出汉语入声的消失过程，大致是由点到面、由北而南地进行的。不仅中古入声的消失过程，有充分根据可以证明其首先从北方的少数地点方言开始，然后逐渐向四周扩展开来，就是上古长入的消失过程，似乎也有理由作这样的推断。现在东南的闽语和粤语入声的特点保存得最完整。从东南诸省出发，越是往北往西，入声特点的消失也就愈益明显。当然入声的消失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事实上它是整个汉语方言日趋弱化的一种表现，因而入声的消失就意味着方音系统的简化，并且同整个汉语方言的消失过程在空间上由北方向东南、西南各省日益扩展其分布面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

从语言年代学的角度来考察，无疑可以看出汉语的入声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虽远未完结，但它所显示出来的历史序列已可以用标音形式简要地表示如下：



实际上入声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异同现象是丰富多样的，即使根据现成的方言材料也可以令人信服地看出，入声调类及其韵尾消失的情况在各方言中是很不一致的。消失的速度不同，消失的方式也有异。有的方言 -p 先失落，有的方言 -t 先失落；有的方言 -k 最稳定，有的方言则 -p 最稳定。一般说来，入声塞音韵尾 -p、-t、-k 的失落要经过喉塞韵尾 -ʔ 的中间过程，但在某些方言里 -t 的变化可能比较特殊，如唐五代西北方音，现代的江西昌都话和湖北通城话，都经过或正经历着一个 -r 或 -l 的过程。P. Pelliot 和 J. Edkins 认为西北方音的发展过程是 -t>-ð>-r，最后 -r 再失落。他们的这个推论是有道理的。

从历史上看，上古长入的消失过程在先，中古入声的消失过程在后，二者的步骤并不一致，长入的 -k 尾消失得最早，而短入的 -k 尾则在多数方言里往往最稳定；长入的 -t 尾最晚消失，而短入的 -t 尾消失得很早。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长入和短入的消失，在时间上几乎采取"接力"的形式，即长入韵尾 -p、-t、-k 消失以后，再开始短入韵尾 -p、-t、-k 的消失过程。我们不妨说长入的消失过程是始于谐声时代讫于《切韵》时代，那就是经历了从公元前一千多年到公元六、七世纪左右的大约一千六七百年的长时期；我们又不妨说短入的消失过程始于八、九世纪，直至今天远未结束，又差不多经历了一千几百年的长时期。然而短入的消失还只限于普通话及其基础方言的部分地区，北方话内部入声的完全消失还将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至于东南诸方言中的入声，其消失过程无疑将延续得更长。如果把短入的消失过程看作是一种匀速运动，在一千多年的时间内还只大致进行了一半，那么我们不妨可以假设，大约还需要一千年以上的长时间，汉语的入声才能走完它完全消失的历史过程。当然，对于汉语入声消失过程的这种时间上的估计只是一种无关宏旨的、说得轻松的推论，并无足够的数据可资证明，而且没有把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会日益加速入声以至整个方言消失过程这一因素估计在内。若是入声的消失过程大大加快，将来的事实证明只再需要几百年时间就全部完成了汉语方言入声的消失过程，那么让那时的学者来笑话本文作者的"保守"，那也倒是挺有趣儿的。

一九八〇年九月写定于上海复旦大学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研究生潘悟云同志帮助搜集资料，谨致谢意。

说 平 声

邢 公 畹

1. 四 声 总 说

1.1 据文字记载，汉语四声体系发现于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当时术语分别称为"平"、"上"、"去"、"入"，总称"四声"。①但汉语四声体系当然并不是从南齐才开始。《诗经》押韵，四声分用；且群经、诸子、楚辞、秦刻石，也往往如此。②

1.2 古汉语的"四声"是以字的整个音节长短为基础的四种特定声调。带"不除阻清塞音"韵尾的音节是"短音节"，带其他韵尾、包括浊塞音尾的音节是"长音节"。短音节的特定声调称为入声。音节长短不等于元音长短，短音节中可以有长元音，而长音节中允许有一类"除阻浊塞音"韵尾。"不除阻清塞音"韵尾一般是-p,-t,-k。这三个"音"实际上只是对前头元音所起的不同形式的闭塞动作，"闭塞之后很轻地放开，什么也听不见"。③而假定的一类"除阻浊塞音"韵尾，例如-b,-d,-g，则由于它们本身是浊的，从而成为全音节特定音调的收尾部分。

1.3 《梁书・沈约传》所载当时周舍所举四声的例字是"天子圣哲"四个字。按照李方桂先生的拟音，④这四个字以上古到中古的音变程式可能是（我们用传统圈角方法表调类）：

"天"*ˌt'iən > ˌt'ien　　"子"*ʻtsjəg > ʻtsi

"圣"*tjiŋʼ > ɕjæŋʼ　　"哲"*trjatˏ > tjætˏ

方桂先生认为"阴声韵就是跟入声韵相配为一个韵部的平上去声的字。这类的字，大多数我们也都认为是有韵尾辅音的。这类的韵尾辅音，我们可以写作*-b,*-d,*-g 等"。根据《诗经》的押韵情况和谐声字声旁的印证，特别是为将来必须进行的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铺平道路，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李先生的具体设想是：

ˌ-m	ˌ-n	ˌ-ŋ	ˌ-ŋw	ˌ-b	(ˌ-d)	ˌ-g	ˌ-gw
ʻ-m	ʻ-n	ʻ-ŋ	ʻ-ŋw	ʻ-b	(ʻ-d)	ʻ-g	ʻ-gw
-mʼ	-nʼ	-ŋʼ	-ŋwʼ	-bʼ	-dʼ	-gʼ	-gwʼ
—	—	—	—	-pˏ	-tˏ	-kˏ	-kwˏ

---

① 见《南史・陆厥传》。

② 周祖谟《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见《问学集》上册第 32—80 页(1966)。

③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第 169 页(1940)。

④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北京。

这就是说，入声韵只跟阴声韵相配。《切韵》系韵书把入声韵跟阳声韵相配，只能说明那时-b,-d,-g 韵尾已经消失。不过李先生说：*-b,*-d,*-g 等"是否是真的浊音，我们实在没有很好的证据去解决他"。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我们不承认*-b,*-d,*-g 尾是真的浊音，我们似乎就无法承认他们是有平上去之分的长音节韵尾，而只能认为他们都是随在不同调值的音节之后的入声韵尾了（另外，*-kw 在音理上也似乎不大好解释）。

2. 古四声值

2.1 四声分别称为"平"、"上"、"去"、"入"，当时不仅作为调类代表字，如表韵类的"东"、"冬"、"锺"、"江"之类；实际上还兼有对当时标准语的调值描写作用。唐朝处忠和尚的《元和韵谱》说："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①这大概是古调值的最早的较详描写，但也只能给人一种模糊的印象。"哀而安"可能是一种中平或低平，"厉而举"可能是一种升调，"直而促"只明白一个"促"字。

2.2 元代日本僧人了尊著《悉昙轮略图抄》卷一论八声云："右先明四声轻重者，《私颂》云：平声重，初后俱低，平声轻，初昂后低，上声重，初低后昂，上声轻，初后俱昂，去声重，初低后偃，去声轻，初昂后偃，入声重，初后俱低，入声轻，初后俱昂。……四声各轻重八声。"②

据此，元代四声已由声母清浊分而为八，轻为清，重为浊。调值描述也进步为用"初"、"后"两段分述其"低"，"昂"情况。如果把"偃"设想为一种"速降调"，则《私颂》所描写的八声可以假定为：

阴平˥˧(53)	阴上˥(55)	阴去˥˩ʔ(51)	阴入˥(55促)
阳平˧(33)	阳上˧˥(35)	阳去˧˩ʔ(31)	阳入˧(33促)

如果不管音节长短，只论声调高低的话，则阴入与阴上同值，阳入与阳平同值。

2.3 拿《元和韵谱》跟《私颂》相比，除入声为短音节不论外，平声或平声之一都是平调。但就《私颂》所描写的看，阳平固然是平调，阴上也是平调，而阴平则为高降调。

3. 现代汉语方言平声调值

3.1 要把现代汉语的全部方言点的四声调值都加以统计，在目前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好用"抽取样品"的方法来进行观察，而且观察的范围只限于平声。但是这种方法很容易产生主观上的"验材以求合"的结果。要避免这种结果，必须做到对大量的具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随意抽样"，以观察古平声在现代汉语方言里的表现。

3.2 现在我不去自己抽样，而用北京大学中文系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词

① 转引自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1956，北京)。

② 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第 80 页引。

汇》①中所收的北京、沈阳、成都、昆明……等18个方言点作为被抽取的样品，对现代汉语方言的平声调值和作为对照的上、去两声调值来进行一次统计。

	平		上	去		平		上	去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北京	55	35	214	51	阳江	33	443	21	24 454
沈阳	33	35	213	41	厦门	55	24	51	11 33
成都	44	31	53	13	潮州	33	55	53 35	213 11
昆明	44	31	53	13	福州	44	52	31	213 242
梅县	44	12	31	42	合肥	212	55	24	53
长沙	33	13	41	55 21	扬州	31	34	42	55
苏州	44	24	41	513 31	南昌	42	24	213	55 31
温州	44	31	45 24	42 11	济南	213	42	55	21
广州	55(53)	11(21)	35 23	33 22	西安	21	24	53	45

18个方言中有14个方言平声之一(或二)都是平调，占总数77.77%；有四个方言平声不是平调，占总数22.23%。

平声为平调的14个方言中，其平调属阴平者有13个方言，占总数92.85%其中潮州、广州阴阳平都是平调，合肥阳平为平调(广州、厦门的阳平，阴去都是平调)。

18个方言中，其上去两声之一为平调者有8个方言，占总数44.44%。

18个方言中，只有济南一处上声为平调，占总数5.5%。

18个方言中，有7个方言的去声为平调，占总数38.88%。

3.2 山西方言的平声调值有许多特点，现在分区叙述于下：②

第一区共有天镇、阳高等28点。其中平声为平调者多集中于阳平，共17点，占总数60.71%。其中阴阳平同调的有平鲁、宁武2点，都是33。上声仅广灵1点为平调；去声无平调。

第二区共有太原、阳曲等31点。其中平声为平调者共24点，占总数77.41%，其中阴阳平同调的共12点，多半是11或者33，在24点平声为平调的方言中占50%；24点中阴平为平调的只有4点。31点中上声为平调的只有2点，去声为平调的有9点。

第三区共有屯留，长子等11点。其中平声为平调者共8点，占总数72.72%，其中阴平为平调的共4点，阳平为平调的共3点，阴阳平同调的仅1点。11点中上声为平调的仅阳城1点，去声为平调的仅屯留、长留2点。

第四区共有霍县、汾西等26点。其中平声之一为平调者6点，占总数23.07%，其中阴平为平调者共5点，阳平为平调者仅1点；但平声为降调者共18点，占总数69.23%。26点中上声为平调者9点，占总数34.61%，去声为平调者17点，占总数65.38%。

可知象《悉昙轮略图抄》所描写的阳平为平调的现象在山西方言里倒是常见的。其第二

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言词汇》，1964，北京。

② 材料根据山西省方言调查指导组所编《山西方言概况(语言部分)初稿》，1961，油印本。

区有12个方言点阴阳平同调，调值多为11或33，这也许可以为《元和韵谱》的平声调值做设想的依据。

3.3　山西方言第四区平声为降调者共18点，这在关中方言却是常见的现象。现在我们根据白滌洲《关中方言调查报告》所记录的39个方言点作出下面的统计：①

阴平为平调者仅有1点。占总数2.56%，阴平为降调或升降调者共38点，占总数97.44%；阳平为升调者共39点，占总数100%；上声为降调或升降调者共39点，占总数100%；去声为平调者共11点，占总数28.20%，去声为升调者共28点，占总数71.79%。

值得注意的是关中39个方言点的阴平为降调或升降调者占97%，这使人联想到陆法言在《切韵·序》里所说的"梁益则平声似去"。对"平声似去"这句话似乎可以作这样设想：第一，平声不平，不合标准；第二，去声的"去"是"降"的意思。

4. 现代台语和侗水语的平声调值

4.1　台语(Tai language)和侗水语(Kam-Sui language)也有与汉语同性质的"四声"。李方桂先生在《汉台语》(Sino-Tai)一文②中说："汉语与台语之间的字调对应为吴尔夫(1934)所建立。其对应如下：

台语	汉语
A 1.2	平声
B 1.2	去声
C 1.2	上声
D 1.2	入声"③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从字的对应关系上看四声顺序，台语的B调跟汉语去声对应，台语的C调跟汉语的上声对应。

根据作者1952年的调查，越南语(河内)声调顺序及其调值为：

1. băng˧(33)	3. săc'˧˥(35)	5. hoi˨˩˧(213)
2. huyên˧˩(31)	4. nậng˥˨(52)	6. ngả˦˧˥(435)

发音人说3、4调包括入声。根据马伯乐(1912)④的研究，已经得出以下结论，虽然他是讲安南译音的：

阴平 1. băng	阴去 3. săc'	阴上 5. hoi
阳平 2. huyên	阳去 4. nặng	阳上 6. ngả

① 白滌洲(喻世长整理)《关中方言调查报告》第277—228页，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4。

② Fang-Kuei Li: Sino-Tai，见 Papers for the Ist Japan-US Joint Seminar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第238页，The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Tokyo, 1976。

③ Wulff. K. Chinesisch und Tai. Copenhagen, 1934.

④ H. Maspero, Études sur la phonétigue historigue de la langue annamit. BEFEO. 12 (1912)。

可见越南语的四声顺序跟台语是一致的。那么，认识3、4调对应于汉语去声，5、6调对应于汉语上声，就早在吴尔夫之前了。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语的阴平也是平调。

4.2 李方桂先生为了研究台语和侗水语的亲属关系，于1965年发表《台语和侗水语》一文。①李先生用泰语代表西南台语，用龙州壮语代表中部台语，用剥隘话代表北部台语；用水岩、水利(都在荔波)、水婆(在三合)、榕江水语、和莫话，佯黄话代表水语群，可惜材料里没有包括侗语。现在我们把李先生在这篇论文第151、152页所列的调值对照表综合于下，不过我们增加榕江和剑河两种侗语材料，原来把水岩、水利合为利岩方言（水婆方言删去）：

	阴 平	阳 平	阴 上	阳 上	阴 去	阳 去
1) 利 岩	11	31	44	52	35	55
2) 水 榕	13	11	44	31	35	55
3) 莫	13, 24	31	44	51	35	24
4) 佯 黄	13, 35	35	22	31	44	53
5) 侗 榕	35, 55	212, 11	323, 24, 13	31	53, 453	33
6) 剑 河	35, 11	22	33, 23	31	55, 25	44
7) 泰	33, 24	33	41	453	22	41
8) 剥 隘	24, 31	55	44	33	22	31
9) 龙 州	33	31	24	21	55	11

9个方言点中有7个方言点的平声之一(或二)都是平调，占总数77.77%；有2个方言点的平声都不是平调，占总数22.23%。

平声之一(或二)为平调的7个方言中，其平调属阴平者5个点，属阳平者也是5个点，各占总数71.42%。

9个方言点中上声之一为平调者6个，占总数66.66%(其中剥隘阴上、阳上皆平)。

9个方言点中去声之一为平调者也是6个，占总数66.66%(其中龙州、剑河阴去、阳去都有平声)。

4.3 我们再把侗语19个方言点的平、上、去三声调值做出下列比较：②

19个方言点中，平声之一(或二)为平调者共16点，占总数84.22%；平声不是平调的共3点，占总数15.78%。

平声之一(或二)为平调的16个方言中，阴平之一为平调者共16点，占总数100%；阳平为平调者有9点，占总数56.25%。

19个方言点中，上声之一为平调者共13点，占总数68.42%；13点中，阴上之一为平调

---

① Fang-Kuei Li, The Tai and the Kam-Sui language，见 Lingua(1965) 第148—179页，Amsterdam。

② 根据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所编《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汇刊》第50—51页《各地侗语调类调值比较表》改编。

者共12点,占总数92.30%,阳上为平调者共7点,占总数53.84%。

	阴　平	阳　平	阴　上	阳　上	阴　去	阳　去
榕江章鲁	55,　35	212(11)	323(24),13	31	55,　453	33
通道陇城	55,　24	11	33,　23	31	53,　342	33
龙胜平等	55,　35	11	33,　23	31	53,　342	42
三江独峒	44,　24	11	33,　23	31	53,　243	43
锦屏启蒙	55,　24	212	33,　23	31	53,　342	42
通道陈团	55,　35	13	33,　23	11	53,　453	31
三江和里	55	11	35	31	53	33
从江贯硐	55	34	35	12	42	22
大苗山寨怀	44	22	33	11	55	53
镇远报京	11	31	23	55	35	33
锦屏大同	22,　11	31	23	33	35	42
天柱石洞	35,　11	22	33,　13	11	55,　25	44
剑河小广	35,　11	22	33,　23	31	55,　25	44
三穗款场	55,　11	22	33,　23	31	53,　35	231
天柱注溪	55,　35	213	33,　32	11	53,　342	41
新晃中寨	55,　35	214	33,　23	11	53,　343	31
黎平水口	35	12	35	11	53	21
黎平平途	35	113	23	31	55	42
靖县滥泥中	35,　24	212	33	33	55	53

19个方言点中,去声之一为平调者共10点,占总数52.63%。

长音节六调中,只有阴调再分上下,例如章鲁的55是阴平,35是下阴平;阳调不再分。

4.4　根据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布依语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1959)第68—69页的《各调查点调值对照表》的平、上、去三声,做出统计。原表共40个方言点,各点调值不录,只把统计结果分述于下:

40个方言点中有29个方言点的平声之一是平调,占总数72.5%;其中阴平是平调的有19个(15个是33调、44调和11调各有2个);阳平是平调的也有19个(全部为11调);有9个方言点阴阳平都是平调。

40个方言点中有23个方言点的上声之一是平调,占总数57.5%,其阴阳上同为平调的有2个。

40个方言点中有28个方言点的去声之一是平调,占总数70%,其中没有阴阳去同为平调的。

5. 结 论

5.1 总 表

	方言点数	平声平调百分比	平调多属阴平	平调多属阳平	阴阳平都是平调	平声降调百分比
汉语方言	18	77.77%	+			
山西第一区	28	60.71%		+		
山西第二区	31	77.41%			+	
山西第三区	11	72.72%	+			
山西第四区	26	23.01%	+			69.23
关中方言	39	2.56%				97.43
台语与侗水语	9	77.21%			+	
侗语方言	19	84.21%	+			
布依言	40	72.5%			+	

5.2 除关中方言和山西第四区外，平声或平声之一都是平调。这种现象不仅见于汉语，也见于台语和洞水语(还包括越南语)。

5.3 古四声只有四个调，其后各调首先受声母清浊影响一分为二，如阴平，阳平。它们的调值大概一个是新生的，一个是旧有的。汉语方言、山西第三、四区，侗语方言，平调多属阴平，是否意味着阴平除受某种影响者外，可能近似旧有调值？值得注意的是台语、侗水语、布依方言的阴阳平有都是平调的，甚至山西第二区有12点阴阳平同为一个调，多为11或者33，山西第一区平鲁、宁武两点阴阳平同为33；吴语中丹阳方言阴阳平同为11，泰语除下阴平外，阴阳平同为33(广西傜歌汉字音阴阳平也同值，不过调值是42①)。这也许可以进一步说明平声原始调型就是33，而阳平的11是后变调(布依语40个方言中阴平为33调的有15个方言，阳平为11调的有19个方言)。

5.4 关中方言和山西第四区平声却是降调，这大概就是陆法言所见的"平声似去"的现象。《私颂》阳平53(？)也属于这种现象，不过它在阳平声中却保留了原始调值。这个现象的重要意义在于说明了"去声"是以"降"为其区别性特征的。跟"降"相对立的是"升"，以《元和韵谱》的"厉而举"印证，似乎可以说明"上声"以"升"为其区别性特征。

5.5 如果我们把《元和韵谱》中的"直而促"解释为短音节带不除阻清塞音韵尾的33调，那么，就可以说古汉语"四声"是两套区别性特征的组合物，一套是长短音节的对立，一套是声调的对立。例如：

① 看赵元任《广西傜歌记音》第164—168页。

长音节			短音节
ta:m˧	ta:m˧˥	ta:m˧˩	—
tam˧	tam˧˥	tam˧˩	—
ta:b˧	ta:b˧˥	ta:b˧˩	ta:p˧
tab˧	tab˧˥	tab˧˩	tap˧

论入声的性质

宗福邦

一、问题的提出

依据传统看法，入声是汉语的一种声调，平、上、去、入统称四声。四声之说是周颙、沈约等人首先倡导的。

《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

《梁书·沈约传》："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

沈约等人创立四声说，揭示了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发现了声调在汉语中的重大作用，这确实是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后世汉语研究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发现声调是一回事，科学地阐明声调的性质又是一回事。从发现声调到科学地阐明声调的性质，这期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人对声调性质的认识是模糊的，包含着许多非科学成分。他们往往以长短、轻重、缓急、疾徐来解释四声，把音长、音高、音强混为一谈，甚至把四声比附为阴阳、雌雄、表里，问题就更为玄乎了。

顾炎武《音论》："五方之音有迟疾、轻重之不同……其重其疾则为入为去为上，其轻其迟则为平。"

江永《音学辨微》："平声为阳，仄声为阴；平声音长，仄声音短；平声音空，仄声音实；平声如击钟鼓，仄声如击木石。"

戴震《声类表》："平上去三声近乎气之阳，物之雄，衣之表；入声近乎气之阴，物之雌，衣之里。"

理论上的模糊与谬误，一方面妨碍了人们正确认识汉语声调的性质，另一方面又掩盖着一种历史性的错误：误认入声为声调，把两类不同质的语音现象混为一谈。

入声问题的提出是汉语研究深入发展的产物。清代学者顾炎武、江有诰等人在研究古音时，一反入声与阳声韵相配的传统，主张入声与阴声韵相配，入声问题开始为人们所重视。而在江永和戴震的著作里更是出现了入声独立的趋势。尔后，黄侃的古韵二十八部正式把入声独立出来，揭示了古韵"阴、阳、入"三分鼎立的格局，入声的概念也因此产生了质变，从声调领域引入了韵母结构形态的范畴。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语言学说的传播，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研究手段，汉语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语音领域，刘复的《四声实验录》问世，揭

开了声调的秘密，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它的性质，明确了声调实质上是一种音高现象。在这前后，入声那条很特殊的尾巴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入声性质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胡适认为，“入声是韵母收声于 -k、-p、-t 三种声尾的声韵”，又说：“入声的特别性质在于有 -k、-p、-t 三种声尾。”[1]魏建功先生认为，周秦古音的入声是“音缀”的问题，亦即“字音组织上的问题”，而并非声调上的问题。[2]尔后，岑麒祥先生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入声非声说”。[3]一九六〇年，黄伯荣先生发表了《阳江话“入声非声”实验报告》，[4]指出：“实验结果证明阳江话‘入声不应该算作独立的调类’。”支持岑先生的观点。

关于入声性质问题的讨论，从二十年代到现在，已延续了五十多年，这场讨论涉及语言理论、汉语史、汉语方言等领域，关系到汉语语音体系的面貌，意义是很大的。我们认为，把讨论深入下去，探求一个切合实际的科学结论，这是我们的责任。

二、 入声是汉语的一种声调吗

入声是汉语的一种声调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弄明白传统上所说的入声究竟指的是什么。下面，让我们分析一下现代汉语方言入声的情况：

例　字	苏　州	福　州	厦　门	梅　县	广　州
黑	hɣʔ,	xaiʔ,	hɪk,	hɛt,	hak,
职	tsɣʔ,	tseiʔ,	tsit,	tsət,	tʃɪk,
尺	ts‘ɒʔ,	ts‘eiʔ,	ts‘ɪk,	ts‘ak,	tʃ‘ɛk,
服	voʔ,	xuʔ,	hok,	fuk,	fuk,
百	pɒʔ,	pɜʔ,	pɪk,	pak,	pa:k,
岳	ŋoʔ,	ŋouʔ,	gak,	ŋɔk,	ŋɔk,
一	iɣʔ,	eiʔ,	it,	jit,	jat,
舌	zɣʔ,	sieʔ,	siat,	sat,	ʃit,
物	vɣʔ,	uʔ,	but,	vut,	mat,
杰	dʑiɣʔ,	kieʔ,	kiat,	k‘iɛt,	kit,
月	ɣɣʔ,	ŋuɔʔ,	ŋuat,	ȵiat,	jyt,
笔	piɣʔ,	peiʔ,	pit,	pit,	pat,
十	zɣʔ,	seiʔ,	sip,	səp,	ʃap,
人	zɣʔ,	iʔ,	dzip,	ȵip,	jap,
合	ɦɣʔ,	xaʔ,	hap,	hap,	hap,
急	tɕiɣʔ,	keiʔ,	kip,	kip,	kap,
接	tsiɣʔ,	tsieʔ,	tsiap,	tsiap,	tʃip,
纳	nəʔ,	naʔ,	lap,	nap,	na:p,[5]

① 胡适《入声考》，《新月》第一卷第十一号。
② 魏建功《古阴阳人三声考》，北大《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二号。
③ 岑麒祥《入声非声说》，《图书月刊》第二卷第七期。
④ 见《甘肃师范大学学报》，(人文)一九六〇年第一期。
⑤ 以上资料引自北大语言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

上述情况表明，入声的共同特点是有一个塞音(确切地说是一种塞而不裂的唯闭音)尾巴(-p、-t、-k、-ʔ)。古汉语入声同样是带有塞音韵尾 -p、-t、-k 的，这一点，已是语言学界所公认的结论。可以说，带塞音韵尾正是入声最基本的特征，其它特征(比如声音短促)则是派生的，次要的。传统上所说的入声，指的就是汉语带塞音韵尾的韵母结构。入声与平声、上声、去声不同，后者反映的是汉语字音高低升降变化的状况，属于声调范畴，前者反映的是汉语韵尾的状况，属于韵母结构形态的范畴。因此，把入声列为声调，与平声上声去声并列，统称为"四声"是不妥的。

为了把问题深入一步，我们准备分析一下《广韵》四声相配的实际情况，比较一下平上去入四声的异同。下面依据戴震《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所确定的配合关系和排列顺序，①按组举出例字，同组例字尽可能做到声母、等、开合的一致，并标出构拟音，②以便于比较。

	平	上	去	入	
1.	东 德红切 tuŋ	董 多动切 tuŋ	冻 多贡切 tuŋ	縠 丁木切 tuk	(A)
2.	宗 作冬切 tsuoŋ		综 子宋切 tsuoŋ	傶 将毒切 tsuok	(A)
3.	钟 职容切 tɕĭwoŋ	肿 之陇切 tɕĭwoŋ	种 之用切 tɕĭwoŋ	烛 之欲切 tɕĭwok	(A)
4.	江 古双切 kåŋ	讲 古项切 kåŋ	绛 古巷切 kåŋ	觉 古岳切 kɔk	(A)
5.	支 章移切 tɕĭe	纸 诸氏切 tɕĭe	寘 支义切 tɕĭe		(B)
6.	脂 旨夷切 tɕi	旨 职雉切 tɕi	至 脂利切 tɕi		(B)
7.	之 止而切 tɕĭə	止 诸市切 tɕĭə	志 职吏切 tɕĭə		(B)
8.	微 无非切 mĭwəi	尾 无匪切 mĭwəi	味 无沸切 mĭwəi		(B)
9.	鱼 语居切 ŋĭwo	语 鱼巨切 ŋĭwo	御 牛倨切 ŋĭwo		(B)
10.	虞 遇俱切 ŋĭu	麌 虞矩切 ŋĭu	遇 牛具切 ŋĭu		(B)
11.	模 莫胡切 mu	姥 莫补切 mu	暮 莫故切 mu		(B)
12.	齐 祖奚切 dzʻiei	荠 徂礼切 dzʻiei	剂 在诣切 dzʻiei		(B)
13.			祭 子例切 tsĭɛi		(B)

① 黠韵、辖韵的配合关系，按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作了调整。

② 本文《广韵》字的构拟音依据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构拟系统，

续 表

	平	上	去	入	
14.			泰 他盖切 t'ɑi		（B）
15.	佳 古膎切 kai	解 佳买切 kai	懈 古隘切 kai		（B）
16.	谐 户皆切 ɣɐi	骇 侯楷切 ɣɐi	械 胡介切 ɣɐi		（B）
17.			夬 古迈切 kwæi		（B）
18.	颓 杜回切 d'uɒi	錞 徒猥切 d'uɒi	队 徒对切 d'uɒi		（B）
19.	咍 呼来切 xɒi	海 呼改切 xɒi	儗 海爱切 xɒi		（B）
20.			废 方肺切 pĭwɐi		（B）
21.	真 职邻切 tɕĭĕn	轸 章忍切 tɕĭĕn	震 章刃切 tɕĭĕn	质 之日切 tɕĭĕt	（A）
22.	荀 相伦切 sĭuĕn	笋 思尹切 sĭuĕn	迅 私闰切 sĭuĕn	卹 辛聿切 sĭuĕt	（A）
23.	臻 侧诜切 tʃĭen			栉 阻瑟切 tʃĭet	（A）
24.	文 无分切 mĭuən	吻 武粉切 mĭuən	问 亡运切 mĭuən	物 文弗切 mĭuət	（A）
25.	欣 许斤切 xĭən	蛲 休谨切 xĭən	焮 香靳切 xĭən	迄 许讫切 xĭət	（A）
26.	元 愚袁切 ŋĭwɐn	阮 虞远切 ŋĭwɐn	愿 鱼怨切 ŋĭwɐn	月 鱼厥切 ŋĭwɐt	（A）
27.	魂 户昆切 ɣuən	混 胡本切 ɣuən	慁 胡困切 ɣuən	搰 户骨切 ɣuət	（A）
28.	痕 户恩切 ɣən	很 胡垦切 ɣən	恨 胡艮切 ɣən		（A）
29.	寒 胡安切 ɣɑn	旱 胡笴切 ɣɑn	翰 侯旰切 ɣɑn	曷 胡葛切 ɣɑt	（A）
30.	桓 胡官切 ɣuɑn	缓 胡管切 ɣuɑn	换 胡玩切 ɣuɑn	活 户括切 ɣuɑt	（A）
31.	环 户关切 ɣwan	睆 户板切 ɣwan	患 胡惯切 ɣwan	頢 下刮切 ɣwat	（A）
32.	间 古闲切 kæn	简 古限切 kæn	裥 古苋切 kæn	戛 古黠切 kæt	（A）
33.	先 苏前切 sien	铣 苏典切 sien	霰 苏佃切 sien	屑 先结切 siet	（A）

续表

	平	上	去	入	
34.	仙 相然切 sĭɛn	獮 息浅切 sĭɛn	线 私箭切 sĭɛn	薛 私列切 sĭɛt	(A)
35.	萧 苏彫切 sieu	篠 先鸟切 sieu	啸 苏吊切 sieu		(B)
36.	宵 相邀切 sĭɛu	小 私兆切 sĭɛu	笑 私妙切 sĭɛu		(B)
37.	肴 胡茅切 ɣau	澩 下巧切 ɣau	效 胡教切 ɣau		(B)
38.	豪 胡刀切 ɣɑu	晧 胡老切 ɣɑu	号 胡到切 ɣɑu		(B)
39.	歌 古俄切 kɑ	哿 古我切 kɑ	个 古贺切 kɑ		(B)
40.	戈 古禾切 kuɑ	果 古火切 kuɑ	过 古卧切 kuɑ		(B)
41.	麻 莫霞切 mɑ	马 莫下切 ma	祃 莫驾切 ma		(B)
42.	阳 与章切 ĭaŋ	养 馀两切 ĭaŋ	漾 馀亮切 ĭaŋ	药 以灼切 ĭak	(A)
43.	唐 徒郎切 d'ɑŋ	荡 徒朗切 d'ɑŋ	宕 徒浪切 d'ɑŋ	铎 徒落切 d'ɑk	(A)
44.	庚 古行切 keŋ	梗 古杏切 keŋ	更 古孟切 keŋ	格 古伯切 kek	(A)
45.	耕 古茎切 kæŋ	耿 古幸切 kæŋ	诤 侧迸切 tʃæŋ	革 古核切 kæk	(A)
46.	清 七情切 ts'ĭɛŋ	请 七静切 ts'ĭɛŋ	凊 七政切 ts'ĭɛŋ	碛 七迹切 ts'ĭɛk	(A)
47.	宁 奴丁切 nieŋ	颋 乃挺切 nieŋ	佞 乃定切 nieŋ	溺 奴历切 niek	(A)
48.	蒸 煮仍切 tɕĭəŋ	拯 蒸上声 tɕĭəŋ	证 诸应切 tɕĭəŋ	职 之翼切 tɕĭək	(A)
49.	登 都滕切 təŋ	等 多肯切 təŋ	嶝 都邓切 təŋ	德 多则切 tək	(A)
50.	尤 羽求切 jĭəu	有 云久切 jĭəu	宥 于救切 jĭəu		(B)
51.	侯 户钩切 ɣəu	厚 胡口切 ɣəu	候 胡遘切 ɣəu		(B)
52.	虬 渠幽切 g'iəu	蟉 渠黝切 g'iəu	趴 巨幼切 g'iəu		(B)
53.	侵 七林切 ts'ĭĕm	寝 七稔切 ts'ĭĕm	沁 七鸩切 ts'ĭĕm	缉 七入切 ts'ĭĕp	(A)

续表

	平	上	去	入	
54.	覃 徒含切 d'ɒm	禫 徒感切 d'ɒm	醰 徒绀切 d'ɒm	沓 徒合切 d'ɒp	(A)
55.	谈 徒甘切 d'ɑm	噉 徒敢切 d'ɑm	澹 徒滥切 d'ɑm	蹋 徒盍切 d'ɑp	(A)
56.	盐 余廉切 ĭɛm	琰 以冉切 ĭɛm	艳 以赡切 ĭɛm	叶 与涉切 ĭɛp	(A)
57.	添 他兼切 t'iem	忝 他玷切 t'iem	㮇 他念切 t'iem	帖 他协切 t'iep	(A)
58.	咸 胡谗切 ɣɐm	豏 下斩切 ɣɐm	陷 户韽切 ɣɐm	洽 侯夹切 ɣɐp	(A)
59.	衔 户监切 ɣam	槛 胡黤切 ɣam	𪇞 胡忏切 ɣam	狎 胡甲切 ɣap	(A)
60.	严 语𩐵切 ŋĭɐm	俨 鱼埯切 ŋĭɐm	酽 鱼欠切 ŋĭɐm	业 鱼怯切 ŋĭɐp	(A)
61.	凡 符芝切 b'ĭwɐm	范 防錽切 b'ĭwɐm	梵 扶泛切 b'ĭwɐm	乏 房法切 b'ĭwɐp	(A)

《广韵》四声配合关系共六十一组。透过这些关系反映出如下几个问题:

(1) 六十一组配合关系可分为 A、B 两大类。B 类共二十六组,都是阴声韵,其特点是只有平、上、去三个调类; A 类共三十五组,各组都基本上具备平、上、去、入四声,这就是认为《广韵》音系分平、上、去、入四个调类的依据。

(2) A 类与 B 类另一个明显的差异是:B 类各组,其平、上、去三声共一个韵母,A 类各组,其平、上、去、入四声并不共一个韵母,其中平、上、去为一类,韵母相同,都是收鼻尾音的阳声韵,入声自成一类,是收塞音韵尾的入声韵。

(3) 因此,《广韵》任何一个音节最多只能出现三种声调。具体地说,阴声韵与阳声韵音节一般都具备平、上、去三种声调,入声韵音节则只可能出现一种被称为"入声"的声调。

(4) 在任何一组配合关系里,平、上、去之间韵母相同声调相异。韵母相同是声调上组成配合关系的条件。我们可以说蒸韵是拯韵的平声,或者拯韵是蒸韵的上声;也可以说之韵是止韵的平声,或者止韵是之韵的上声;但是不能说蒸韵是止韵的平声,或者止韵是蒸韵的上声。其原因就在于韵母的条件不同。但是入声的相配是违反韵母相同这个原则的,因为在任何一组配合关系里,入声的韵母都与平、上、去的韵母不同。体系上的混乱,正说明了平、上、去、入四声相配并非是《广韵》音系声调配合关系的真实反映,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失误。

(5) 在同一组里,平、上、去之间依靠声调的不同而取得各自的独立地位;入声则不然,它是靠塞音尾巴 -p、-t、-k 取得自己的独立地位的,例如:

A组				B组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蒸	拯	证	职	之	止	志
tɕĭəŋ	tɕĭəŋ	tɕĭəŋ	tɕĭək	tɕĭə	tɕĭə	tɕĭə
阳声韵(-ŋ)			入声韵(-k)	阴声韵(无韵尾)		

显然,"蒸、拯、证"之间,或者"之、止、志"之间,反映的是字音高低升降变化的差异,属于声调上的问题;而"之、蒸、职"(或者"止、拯、职","志、证、职")之间,反映的是韵尾变化的差异,属于韵母结构形态上的问题,它们属于《广韵》音系两个不同的层次。因此,把入声看成是汉语的一种声调是不妥的。关于这个问题,Maspero 曾说过:

"我承认中国古音有四个调形,为的是要跟普通习惯认入声为另成一个。其实古音入声字大概也象现在的入声字似的。它们跟别种字的区别,不在调的不同,而在韵尾闭音的有无。"①

高本汉虽然认为入声是古汉语的一种声调,但也承认:

"中国的古人是把字分为四大类。头三类的音都是比较舒缓的,完起来是渐渐的完的。它们自己当中的分别在调形的不同。第四类跟头三类的不同不是在调形,而在元音有个急促的收尾。"②

(6) 众所周知,音高变化并非汉语所特有,但汉语却被称做有声调的语言,这是因为汉语声调及具有与声、韵母同等重要的表义作用,即在相同的语言环境下,不同的声调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例如:

北京话: 妈 mā 麻 má 马 mǎ 骂 mà

星 xīng 形 xíng 醒 xǐng 杏 xìng

这里所说的相同的语言环境指的是相同的一个音节。罗常培、王均两先生说过:"假如一个语言的每一个音节都有相对不同的能辨别字义的音高区别,这个语言就叫做有声调的语言。注意这里所谓音高的区别是就每一个音节来讲的。"③我们认为,"所谓音高的区别是就每一个音节来讲的"这个条件十分重要,它是区分与归纳调类的一个原则。北京话之所以有四个而不是三个或五个调类,就是因为北京话任何一个音节几乎都可以借助四种不同的声调表达出四种不同的意义。根据上述原则考察一下《广韵》音系声调的情况就不难发现,《广韵》音系实际上只有三个调类,因为它任何一个音节最多只能出现三种可以区别字义的声调。按照传统的办法,让入声韵与阳声韵相配,形成象 A 类各组那样的"平、上、去、入"(如:真 tɕĭěn、轸 tɕĭěn、震 tɕĭěn、质 tɕĭět)配合关系,以证明广韵音系实有"四声",这就好比是让北京话的阴声韵与阳声韵相配,如:星 xīng、形 xíng、醒 xǐng 杏 xìng、西 xī、习 xí、洗 xǐ、戏 xì,以证明北京话有八个声调一样,其谬误自不待言。

① 转引自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第 165 页。

②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第 165 页。

③ 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第 124 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7) 既然«广韵»的平、上、去只出现在阴声韵和阳声韵上，而入声只出现在入声韵上，从音位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分布的环境不同，不产生对立，是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因而，«广韵»实际上只存在着"平:上:去"这样的对立，而不存在"平:上:去:入"这样的对立。也就是说，«广韵»音系只有平声，上声、去声三个独立的调类。由于不存在对立，入声也就不具备独立的条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调类。根据音位归纳的原则，它应当也完全可以归并为平，上、去这三种声调当中的某一种，把它看成是这种声调在入声韵音节上的体现。就活的语言来说，归并入声的办法应当是：拿它的实际调值与平声、上声、去声相比较，按调值相同或相近为条件，确定入声的归属。但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已消逝的历史上的语言，拿它的实际调值进行比较，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借助历史比较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李荣先生的«切韵音系»在讨论声调问题时，通过对方言和亲属语言声调的比较研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切韵平上去入四声，论调值只有三个调位(toneme)，平声是一类，上声是一类，去声入声是一类。去声入声的不同是韵尾的不同。"[1]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富于启发，很有价值的见解。

下面，让我们从«广韵»回到现代汉语方言上来，考察一下入声并非声调，而是汉语韵母结构的一种形态这个论点的可靠性。首先看看粤方言(广州话)的情况：

声调	例字				
上阴平[2] ˥ 55	诗 ʃi	遮(名) tʃɛ	分(名) fan	灯 taŋ	
下阴平 ˥˧ 53	私 ʃi	遮(动) tʃɛ	分(动) fan	登 taŋ	淹 jim
阳平 ˩ 11	时 ʃi		坟 fan		盐 jim
阴上 ˧˥ 35	史 ʃi	者 tʃɛ	粉 fan	等 taŋ	掩 jim
阳上 ˩˧ 13	市 ʃi		愤 fan		染 jim
阴去 ˧ 33	试 ʃi	借 tʃɛ	粪 fan	凳 taŋ	厌 jim
阳去 ˨ 22	事 ʃi	谢 tʃɛ	份 fan	邓 taŋ	艳 jim
上阴入 ˥ 55	识 ʃik	唧(语气词) tʃɛk	拂 fat	德 tak	
下阴入 ˧ 33		只 tʃɛk			腌 jip
阳入 ˨ 22	食 ʃik	席 tʃɛk	佛 fat	特 tak	叶 jip

分析一下广州话声调出现的环境及其实际调值，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从分布的环境来看，平、上、去的七个声调只出现在阴声韵和阳声韵的音节上，入声的三个声调只出现在入声韵音节上，分布不同，互为补充，并不对立。因此，广州话和«广韵»音系一样，只存在平:上:去类型的对立，而不存在平:上:去:入类型的对立。按音位归纳的原则，广州话三个入声调应归并进其它的声调，不能作为独立的调类出现。

(2)从调值来看，三个入声调的调值分别与上阴平、阴去、阳去相同，它们的区别不在声调而在韵母上，即在于韵尾的情况不同：

---

① 李荣«切韵音系»第149页。

② 关于广州话分上阴平与下阴平问题，我在«关于广州话阴平调分化问题»一文中作过介绍，见«中国语文»一九六四年十月号。

诗 ʃi˥$_{55}$:	识 ʃik˥$_{55}$	灯 taŋ˥$_{55}$:	德 tak˥$_{55}$
分 fan˥$_{55}$:	拂 fat˥$_{55}$	借 tʃɛ˧$_{33}$:	隻 tʃɛk˧$_{33}$
鉴 ka:m˧$_{33}$:	甲 ka:p˧$_{33}$	厌 jim˧$_{33}$:	腌 jip˧$_{33}$
事 ʃi˨$_{22}$:	食 ʃik˨$_{22}$	艳 jim˨$_{22}$:	叶 jip˨$_{22}$

可见广州话实际上只有上阴平、下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七个调类。上阴入、下阴入和阳入不过是出现在入声韵音节上的上阴平、阴去和阳去。入声并非声调，而是韵母结构的一种形态这个论点在广州话里同样得到了证实。

黄伯荣先生的《阳江话"入声非声"实验报告》认为：阳江话舒声韵有五个声调，促声韵有四个声调。

舒　声　韵

第一声 ˧$_{33}$	第二声 ˧$_{332}$	第三声 ˨$_{21}$	第四声 ˦$_{24}$	第五声 ˥$_{454}$
威 wɐi	围 wɐi	伟 wɐi	喂 wɐi	位 wɐi
温 wɐn	云 wɐn	允 wɐn	蕴 wɐn	运 wɐn
知 tʃi	(象声词)tʃi	止 tʃi	至 tʃi	住 tʃi

促　声　韵

第六声 ˧$_{332}$	第七声 ˨$_{21}$	第八声 ˦$_{24}$	第九声 ˥$_{454}$
㗅(即我们的)ŋok	偔(即我们)ŋok	–jɐt	日 jɐt
脚(即他们的)kiak	㑉(即他们)kiak	笃 tuk	毒 tuk
(形容词词尾)sap	挖 wat	出 tʃɐt	月 jit

黄先生认为："从音高的升降曲直型式看来，第二声与第六声都是中平降调，第三声与第七声都是低降调，第四声与第八声都是中升调，第五声和第九声都是高升调。"他的结论是："阳江话所有舒声音节的字最多只能归入五种调类里，(有些音节的一两个声调有词，有些音节的五个声调都有词)没有一个音节能具有六种至九种声调。同样，促声音节只出现四个调类(很多音节只有一两个调是有词的)，没有一个音节能有五至九个声调的。阳江人凭听觉也认为只有五种声调。因此从实验的结果看来，凭阳江人语感看来，阳江话的促声音节的四个声调不应该看作独立的四个声调。"

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对赣方言(南昌话)的声调是这样描述的：

调　　类	调　　值	例		字
阴　　平	˦˨ 42	巴 ˛pa	趴 ˛p'a	妈 ˛ma
阳　　平	˨˦ 24	爬 ˛p'a	霞 ˛ha	
上　　声	˨˩˧ 213	把 ˊpa	怕 ˊp'a	马 ˊma
阴　　去	˥ 55(或 ˦˥ 45)	霸 pa˺	麻 ma˺	
阳　　去	˧˩ 31	夏 ha˺	骂 ma˺	
入　　声	˥ 5	八 pat˛	拔 p'at˛	麦 mak˛①

① 《汉语方言概要》第 129 页。

在南昌话里，我们又遇到了与前面类似的情况：由于分布环境不同，入声与其它声调处于互为补充的地位，而在调值上入声与阴去又是这样的相同或相近，它们的区别主要在韵尾上，如：

霸 pa ˥55： 八 pat ˥5 麻 ma ˥55： 麦 mak ˥5

因而南昌话入声完全可以归并入阴去调，不应列为独立的调类。

声调是汉藏语系各亲属语言一种普遍的语音现象。借鉴一下亲属语言声调问题的处理办法，以开阔眼界，活跃思路，这对于我们探讨入声的性质会大有裨益的。

罗常培、邢公畹两先生合著的《莲山摆彝语文初探》一书认为，莲山摆彝话有如下六种声调：

(1)高升调 35˧˥：由中升到高，如：ma˧˥"狗"；suŋ˧˥"高"等

(2)高平调 55˥：略如北平的阴平，如 ma˥"来"；la˥"田"等

(3)低降调 31˧˩：由中降至低，如：kau˧˩"九"；luk˧˩"子"等

(4)中平调 33˧：略如长沙的阴平，如 ma˧"马"；lɤt˧"血"等

(5)低升调 13˩˧：由低升到中，如：suŋ˩˧"送"；pit˩˧"鸭"等

(6)高降调 53˥˧：由高降到中，如：laŋ˥˧"坐"；mak˥˧"果"等①

谈到韵母与声调的关系时，作者说：

"有-p、-t、-k 韵尾的韵母只有四个声调，其余的韵母可以有六种声调。兹列下表：②

声调 \ 韵母		带 -p、-t、-k 声尾的	其它韵母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我们看到，作者处理莲山摆彝话声调问题的原则是，按实际调值的类型归纳调类，而不考虑韵母结构的类型，依据这个原则，莲山摆彝话有六个调类。而如果按照汉语的传统办法，把出现在入声韵(亦即带 -p、-t、-k 韵尾的韵)音节上的声调独立出来，那么莲山摆彝话的声调就不是六种而是十种了。我们认为作者的处理是正确的，它科学地反映了莲山摆彝话调类的真实面貌，值得我们借鉴。

长期以来，传统的"四声说"一直影响着我们对入声问题的认识，妨碍着正确反映汉语声调的面貌，模糊了汉语韵母结构的特点，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我们在继承"四声说"的合理成分的同时，应当扬弃它的非科学成分，以促进汉语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① 《莲山摆彝语文初探》第 31 页。
② 《莲山摆彝语文初探》第 37 页。

三、入声韵的音长问题

本来，通过科学实验弄清楚了声调本质上是个音高问题以后，把音长这个因素排除出声调范畴，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讨论与处理入声问题时，音长这个因素往往还跟声调纠葛在一起，妨碍着我们对入声性质的认识，因此，讨论一下入声韵的音长问题仍然是必要的。

音节的长短与声母的性质、元音的长短、韵尾的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入声韵的尾巴由于是塞而不裂的唯闭音，因而给人留下了嘎然而止的短促的感觉，而语音实验也证实了入声韵与非入声韵在音长上往往存在明显的差别。入声韵因而也叫"促声"，与之相对的阴声韵和阳声韵也就称为"舒声"。能否把音长这个因素引入声调的范畴，与音高等同，视为区别声调的依据，把声调看成是字音的音高与音长的变化状况呢？把音长这个因素引入声调范畴看起来有个明显的好处：入声因为是一种"促声"，仍可视为汉语的一种声调，从而为古有平、上、去、入四声这个传统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四声之说照旧可以维持下去。但是认真思考一下就会明白，这样做是不可取的。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构成汉语声调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是音高还是音长呢？抑或是两者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当前人已科学地阐明了声调的性质，明确了声调指的是字音高低升降变化的情况以后，把音长这个因素引入声调范畴，其效果只能是概念上的混乱与理论上的退步。

其次，这样做与汉语的实际相乖离。不论是《广韵》的平、上、去，还是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平、上、去(包括阴调平、上、去与阳调平、上、去)，本质上都是个音高问题。比如，北京话阴、阳、上、去四声之间音长上虽然有差异，"上声最长，阳平次之，阴平又次之，去声最短。"① 但它们之间的区别却在于阴平是个高平调，阳平是个高升调，上声是个降升调，去声是个全降调，也就是说是由于字音高低升降变化的不同，而不是音长上的差异。对平、上、去而言，引进音长这个因素纯属多余，无用而有害。入声是个"促声"，似乎是音长这个因素使之与平声、上声、去声相对立。其实这是"舒"与"促"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是别的，正是阴声韵、阳声韵跟入声韵对立的反映，因为这种对立是由于韵尾性质不同而引起的，与声调问题无关。王力先生说过："严格地说，促是音质的问题，不是音高的问题，不应该认为是声调的一种。"② 这是非常中肯的。

第三，入声韵固然是一种促声，但是并非所有入声韵的音长都是短的，入声韵的元音也不一定是短的。王力先生就说过："促的不一定是短的。"③ 刘半农先生说："关于音长，我们注意到：在南方和极南方的方言里，入声总比平上去声短些。"对此，赵元任先生作了个重要

---

① 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第127页。

② 王力《汉语史稿》第100页注三。

③ 王力《汉语史稿》第100页注一。

的补充:“只大致如此,比方长沙的入声,广州的中入就是例外。”① 关于长沙话入声问题，本文后面另作讨论。赵先生所说的“广州的中入”即通常说的下阴入。我们知道，广州话阴入按元音长短分为上阴入与下阴入。上阴入音节一般是短元音音节,可以称之为短入;下阴入音节一般是长元音音节,可以称之为长入。例如:

上阴入	下阴入	上阴入	下阴入
急kap˥$_{55}$:	甲ka:p˧$_{33}$	七tʃ'at˥$_{55}$:	察tʃ'a:t˧$_{33}$
拂 fat˥$_{55}$:	法 fa:t˧$_{33}$	北 pak˥$_{55}$:	百 pa:k˧$_{33}$

短入与长入在听感上明显地存在着长短的区别。其实，在广州话里元音 a 分长短是带普遍性的,不仅入声韵如此,阴声韵和阳声韵也不例外。例如:

峡 ha:p˨$_{22}$: 合 hap˨$_{22}$ 达 ta:t˨$_{22}$: 突 tat˨$_{22}$

艾 ŋa:i˨$_{22}$: 魏 ŋai˨$_{22}$ 矛 ma:u˩$_{11}$: 谋 mau˩$_{11}$

三 ʃa:m˥˧$_{53}$: 深 ʃam˥˧$_{53}$ 简 ka:n˧˥$_{35}$: 紧 kan˧˥$_{35}$

如果把音长引入声调范畴,对于广州话来说,调类就得成倍地增加。这种自乱体系的办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在这里，我们顺带谈谈与音长问题有关的入声韵的标调问题。目前汉语方言入声韵标调所依据的原则,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下面,让我们首先分析比较一下入声与非入声标调上的异同(为了节省篇幅,省去了平声与上声):

标调情况比较表

声调 方言	去声		入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合肥	˥˧ 53		˦ 4	
扬州	˥ 55		˦ 4	
苏州	˥˩˧ 513	˧˩ 31	˦ 4	˨˧ 23
南昌	˥ 55	˧˩ 31	˥ 5	
梅县	˦˨ 42		˨˩ 21	˦ 4
广州	˧ 33	˨ 22	上阴入 ˥ 5 | 下阴入 ˧ 33	˨ 22 ˨ 2
厦门	˩ 11	˧ 33	˧˨ 32	˥ 5
潮州	˨˩˧ 213	˩ 11	˨˩ 21	˦ 4
福州	˨˩˧ 213	˨˦˨ 242	˨˧ 23	˦ 4 ②

比较一下九种方言标调的情况,有两点引起了注意:

(1)竖线左侧,用以表示入声音高变化的横线(或斜线),除广州下阴入和阳入(表示长入的部分)外,比表示非入声音高变化的横线(或斜线,折线)明显的短;

(2)入声平调除广州下阴入和阳入(长入部分)以外，分别标为 ˥$_{5}$、˦$_{4}$、˨$_{2}$，与非入声平调分别标为 ˥$_{55}$、˧$_{33}$、˨$_{22}$、˩$_{11}$ 不同，

① 转引自王力《从元音的性质说到中国语的声调》,《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一期。

② 资料引自北大语言教研室《汉语方言词汇》凡例部分,本文加以集中成表。

标调上的不统一正是标调所依据的原则不统一的产物。本来，标调是为了简单明确地反映字音的高低升降变化，它只考虑音高的因素，而不问音强、音长的状况。在给非入声标调时，这个原则严格地遵循了，因而标调的情况是统一的。但是在给入声标调时，这个原则给打了折扣，音长这个因素引进来了（这一点，在广州话入声标调上表现得最明显，上阴入标作 ˥5，下阴入标作 ˧33，阳入一部分标作 ˨2，另一部分标作 ˨22，就是依据长短而定的），它既要反映音高的变化，又要考虑音长的状况，于是混乱出现了，比如南昌话阴去与入声都是高平调，可是一个标作 ˥55，另一个标作 ˥5，标调只反映音高变化这个原则给破坏了。其实南昌话阴去调标作 ˥55 与音长毫无关系，第一个“5”表示声调起点的音高高度，第二个“5”表示趋向和终点的音高高度，合起来，˥55 只不过表示这是起讫都在五度音高上的高平调而已。同样，福州话阴去标作 ˨˩˧213，阳去标作 ˨˦˨242，绝不意味着它们的调子特别长，而不过是因为前者是个降升调，后者是个升降调，都需要有三个数字来表示声调的起点、转折点和终点的音高高度罢了。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把入声的平调标作 ˥5、˦4、˨2……等等，是不符合标调的要求的，因为声调的起、讫点不明确，调型自然也是模糊的。反过来说，如果入声平调不需要标明声调的起、讫点，那么非入声平调不也可以标作 ˥5、˧3、˨2、˩1，这样不更省事吗？

把音长引入声调范畴，同时也造成了入声韵之间标调上的混乱。看来把入声平调标作 ˥5、˦4、˨2 这种形式是为了显示其短促，但是同一个方言，同样是促声，标调的情况却并不一致，例如，苏州话阴入标作 ˦4，阳入标作 ˧33；福州话阴入标作 ˨˧23，阳入标作 ˦4。如果说苏州的阳入，福州的阴入因为是一种升调，不标出声调的起、讫点高度就无法反映出真实的调型，因而可以撇开音长这个因素的话，那么，苏州的阴入、福州的阳入不也同样可以撇开音长这个因素、都标作 ˦44，这样不更能准确地反映其声调调型吗？

可见，混乱是由于引入音长这个因素引起的，因此、消除混乱的唯一办法就是标调时坚持只考虑音高变化这个原则，把音长以及其他因素排除在外。从音高的角度来看，入声平调与非入声平调的标调法应当一致，都应标为 ˥55，˦44，˨22……等等，竖线左侧用以表示入声音高变化的横线（或斜线、折线）的长度也应与非入声一致。标准统一了，混乱自然消除。

其实，以 ˥5、˦4、˨2 这样的形式来表明入声是一种“促声”也是多余的，因为入声韵的韵尾(-p、-t、k、-ʔ)本身就是“促声”的特有标志。另外，广州话阳入虽然有长、短之别，但是这种区别是由长短元音造成的，与声调无关，因此也不必分成 ˨22、˨2 两类，完全可以统一标作 ˨22，因为长短元音本身就是一种区别的标志，例如：

达 ta:t˨22：3 tat˨22　　峡 ha:p˨22：合 hap˨22　长短之别一清二楚。

四、入派三声还是入派阴声

入声消失是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发生的重大的历史音变，是现代汉语与中古汉语语音上的重要分界。我们将要讨论的是这种演变的性质，而不是演变的过程及其具体的规律。

"平分阴阳，入派三声"，前人历来把入声消失与平声分化为阴平、阳平相提并论，认为前者是调类的归并，后者是调类的分化，同属于声调范畴内调类增减变化的现象。我们认为，把入声消失概括为"入派三声"，看成是声调范畴的音变现象是值得商榷的，它并没有正确地说明入声消失的性质。

让我们先看看从中古到现代入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弄明白入声消失究竟指的是什么。

例　字	《广　韵》	北京话	例　字	《广　韵》	北京话
执	之入切　tɕĭĕp	——→　zhí	出	赤律切　tɕʻĭuĕt	——→　chū
习	似入切　zĭĕp	——→　xí	卒	子聿切　tsĭuĕt	——→　zú
踏	他合切　tʻɒp	——→　tà	木	莫卜切　muk	——→　mù
纳	奴答切　nɒp	——→　nà	六	力竹切　lĭuk	——→　liù
闸	士洽切　dʒʻɐp	——→　zhá	百	博陌切　pɐk	——→　bǎi
夹	古洽切　kɐp	——→　jiā	宅	场伯切　ȡʻɐk	——→　zhái
窃	千结切　tsʻet	——→　qiè	逆	宜戟切　ŋĭɐk	——→　nì
缺	苦穴切　kʻwet	——→　quē	朴	匹角切　pʻɔk	——→　pǔ
掘	其月切　gʻĭwɐt	——→　jué	卓	竹角切　ȶɔk	——→　zhuō
谒	于歇切　ʔĭɐt	——→　yè	朔	所角切　ʃɔk	——→　shuò

我们看到，这期间，入声字的韵尾-p、-t、-k 或者是脱落，或者是变成元音性韵尾。总之一无例外地统统消失了。塞音韵尾消失意味着声韵结构性质的改变：闭音节变成开音节，入声韵变成阴声韵，换句话说就是"入派阴声"。可见，入声消失指的就是入声失去了塞音韵尾，改变了韵母结构的性质。

下面我们再举"唐、荡、宕、铎"四韵较常见的开口字为例，考察它们的演变，比较异同，进一步探求入声演变的性质。

广　韵		例　字	北京话
唐　韵：			
声母	帮滂端透精 清心见溪	帮；滂，当珰裆铛；汤镗蹚；臧赃牂 仓苍沧鸧；桑丧；冈岗刚纲钢缸㧏 康糠	āng
	滂并明定泥 来从匣疑	滂霶雱；旁傍膀彷螃；忙芒邙茫 唐糖塘螗堂棠；囊；郎廊狼稂琅榔 瑯踉；藏；颃行桁航杭吭；昂卬	áng
荡　韵：			
声母	帮明端透泥 来精心溪	榜膀蒡；莽蟒漭；党谠；傥帑；曩；朗 烺阆；駔；磉颡；慷	ăr
	定从	荡盪；奘	.ng

宕　韵

声母	例字	今音
帮并端透定来精从心溪影	谤;傍;当挡;逿趟;宕砀荡;浪莨;奘;藏;丧;抗炕伉亢阆;盎	àng

铎　韵

声母	例字	今音
帮并明	博搏;薄泊箔;膜	ó
滂　明	粕;莫漠寞	ò
明	摸	ō
明	幕	ù
透定泥来精清从	柝橐拓择箨;度踱;诺洛落骆络;作;错剒;柞:酢怍	uò
透　精	託托拕;作	uō
定　从	铎;昨凿	uó
心	索㨹	uó
来	落	à
来	烙酪落	ào
并从匣	薄;凿;鹤貉	áo
晓	郝	ǎo
见	胳	ē
见　匣	阁;貉涸	é
影	恶	ě
来见匣影　疑	乐;各;鹤;恶;愕鄂颚萼鳄鹗	è

我们看到了"唐、荡、宕"三韵开口字演变的一致性。在声调上它们虽然有不同的变化，如平声唐韵按声母清浊分化为阴平、阳平，上声荡韵的全浊声母字转入去声，但在结构上却是沿着共同的方向前进的，都变成了现代北京话 ang 韵字，因此它们之间的区别如同中古时代一样，仍然只是反映在声调上。这种一致性说明，声调各异而结构相同的一组韵具有严格的共同演变规律。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铎韵与唐韵、荡韵、宕韵之间仅仅是声调各异而韵母结构相同，确如传统所以为的那样是一组互为相配的四声；如果入声消失是声调领域里的音变现象而不是韵母结构性质的变化，那么铎韵的开口字也应象唐、荡、宕三韵一样变成现代的 ang 韵字。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它们不但没有变入 ang 韵，甚至本身连一种共同的韵母结构形式也维持不住，最后分别演变为 o、e、u、a、uo、ao 等六个韵的字，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演变规律。铎韵的演变证实了它与唐、荡、宕三韵的韵母结构性质不同。结构性质不同才可能有不同的演变规律：唐、荡、宕三韵同其他阳声韵一样，保持着阳声韵的性质，演变为现代的 ang 韵；铎韵则如同其他入声韵、失去了塞音韵尾(-k)，改变了结构性质，消失

在阴声韵之中。

在入派阴声过程中，入声字的声调也起了变化。《广韵》入声字只出现在一种声调上，而变成北京话的阴声韵字之后，它们分别出现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之中。能否说这就是“入派三声”呢？不能。前面说过，从音位学观点来看，《广韵》音系实际上只有平、上、去三种声调，按照李荣先生关于入声与去声同类的意见，《广韵》入声字不过是一种带 -p、-t、-k 韵尾的去声字。既然不存在一种独立的入声调，自然就无所谓“入派三声”。从声调的角度来看，入声字声调的演变实质上就是广韵时代带 -p、-t、-k 韵尾的去声字在塞音韵尾消失的同时，声调也出现了如下的变化：全浊声母的一般变入阳平调，一部分清声母字不规则地派入阴平、阳平和上声，只有次浊声母和部分清声母字仍然保留着去声的念法。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长沙话入声性质问题。长沙话有六个声调：

调类	调值	例字
阴平	˧33	书꜀ɕy
阳平	˩˧13	殊꜁ɕy
上声	˦˩41	许꜂ɕy
阴去	˥55	恕ɕy꜄
阳去	˨˩21	树ɕy꜅
入声	˨˦24	述ɕy꜇①

我们说过，入声消失指的是入声失去了塞音韵尾，改变了韵母结构的性质。现在，长沙话入声虽然失去了塞音韵尾，但是依靠特有的声调(˨˦24)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地位，也就是说入声依然存在。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第一：传统上所说的入声指的是汉语带塞音韵尾的韵母结构，即入声韵。带塞音韵尾是入声最基本的特征。塞音韵尾的消失，标志着“入派阴声”这个历史过程的结束，也就是说入声消失了。从语音史的角度来看，入声消失的含义就是：宣告古汉语“阴、阳、入”三分鼎立局面的终结，标志着现代汉语阴、阳对峙时代的来临。就这一点来说，长沙话与北京话是相同的，它们都已完成了“入派阴声”这个历史过程，语音结构体系早已进入阴、阳对峙的时代，也同样不再保存着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入声。第二，长沙话入声是古入声韵韵尾表义功能转化为声调表义功能的产物。这样一类靠特有的音高变化保持着自己独立地位的入声，与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入声，名同实异。前者是声调问题，后者是韵母结构问题。可以说，象长沙话这样一类入声才称得上是一种声调，因为它货真价实地是一种音高现象。

① 引自袁家骅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第104页。

近代汉语介音的发展

李新魁

一、引　言

介音是汉语音节结构中介于开首辅音与主要元音之间的语音成分。按照我国音韵学传统的音节分析法，介音是属于韵母的一个构成要素。我国习惯上把一个音节分析为声母和韵母前后两个部分，在后一个部分的韵母中，又可再分为韵头、韵腹、韵尾三个"零件"。介音就是这里所说的韵头，它一般是由元音或半元音充任的。

现代汉语共同语——普通话的介音包括 [i-] [u-] [y-] 三种，如"尖"[tɕiɛn]"专"[tʂuan]"全" [tɕ'yan] 中的 [i-] [u-] [y-]就是。一般把带 [i-] 的韵母称为齐齿呼韵母，带 [u-] 的称为合口呼韵母，带 [y-] 的称为撮口呼韵母，不带 [i-] [u-] [y-] 的称为开口呼韵母，合称"四呼"。

汉语中介音与主要元音的结合以及带介音的韵母与声母的配合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这正是汉语音节结构富于严整性的具体表现之一。汉语音节中介音与主要元音的结合以及介音自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介音也象音节中其他的语音成分一样，经历过一系列的发展变化。它的这种变化，在近代至现代，即自元朝到现在的六百多年中，表现得尤为激烈。就近代整个汉语共同语的语音发展过程来看，介音的发展演变算得上是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了解了近代汉语介音的发展，也就大致上了解了近代汉语语音发展的基本面貌。这是因为，近代汉语介音的发展，成为引动汉语声母、韵母以至整个音节结构发展的主要动力(当然，介音的发展又是其他因素推动的)。而且，由于介音的发展表现于汉语各方言中的不平衡性，形成了各方言语音分歧的一个相当主要的方面。例如，有的方言没有介音(如广州方言)，有的方言对近代汉语复合介音 [i̯u-] 单音化为 [i-] 或 [u-] 而不变为 [y-] (如闽南方言和客家方言)，因而不存在 [y-] 介音；有的方言在某种条件下、在某些音节中失去 [i-] 介音或 [u-] 介音，这样，在音节结构上便出现了与普通话比较明显的差别；有的方言没有象普通话一样，发生了 [tʂ] 组声母(好多方言根本就没有 [tʂ] 组声母)中 [i-] 介音的消变(没有[tʂ]组声母当然也就没有发生这种消变)和 [p] 组声母中 [u-] 介音的消变，使音节的拼合关系和音节构成也与普通话形成较为明显的歧异。这些都使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这就使方言区的人在学习普通话语音时增加了一些困难。另外，现代在汉语拼音教学方法上的试验与改革(如"声介合母与韵母连读法"、"三拼连读法"以至"基本式教学法"等)，也无一不与汉语音节结构中的介音有关。由此可见，了解普通话介音的发展，对于了解近代汉语

语音发展情况本身、对于认识汉语各方言在语音上的分歧以及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等方面,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准备在本文中,对普通话近六百年来介音的发展情况,做一个探究和概括的论述。

二、元代汉语介音的情况

汉语的语音从上古时期发展到了宋元时代,已经大体奠定了现代汉语语音体系的基础。许多重要的语音变化,在宋元时代之前已经基本完成。这种情况,可以从元代那些比较能反映语音实际面貌的韵书和韵图等语音材料看出来。就介音的发展来说,中古以前,汉语是没有介音的(说详另文); 隋唐时代,汉语的音节中逐渐产生了介音(三等韵中的 [i-] 介音是由上古时期的"软音声母"的舌面化成分促生的; [u-] 介音是由上古时期"唇化声母"的圆唇化成分促生的)。而到了元代,一个是 [i-] 介音在三等韵中仍然保存着;四等韵已从中古时还没有带 [i-] 介音变为带 [i-],并且进而与三等韵合流;二等韵的见系声母字也产生了 [i-]。又一个是 [u-] 介音保存于一二等合口韵之中。再一个是 [iu-] 仍然处于复合的阶段,还没有变为单纯的 [y-]。这样,元代汉语中就有 [i-] [u-] [iu-] 三种介音。它们在元代汉语中的情况如何,下面扼要地分开来叙述。

(一)元代 [i-] 介音的情况

元代三四等韵保存 [i-] 介音,这在元代的韵书《蒙古字韵》(1269—1308 年)、《古今韵会举要》(1296 年)、《中原音韵》(1324 年)中看得十分清楚。如三等阳韵字"姜疆薑良墙祥香仰"等在八思巴字对音中是 [八思巴字] (ėŋ) — [iaŋ],三等仙韵及四等先韵字"乾件健言焉彦颠典天田腆电"等的对音是 [八思巴字] (en) — [ien]。这足以表明这时候三四等韵字中保存着 [i-] 介音。

问题是在于三等韵中照系声母字是否也保存 [i-]。这个问题与照系声母的音值有牵涉之处。有人认为元代照系声母的音值如果是舌尖后音(卷舌音),那么就没有 [i-]; 如果有 [i-] 照系声母的音值便不会是 [tʂ] 而是舌叶音 [tʃ] 或舌面音 [tɕ],理由是舌尖后音不能与 [i] 拼合。我们看元代的各种语音材料,照二组与照三组及知系(知彻澄)在声母的音值上是一样的,如《蒙古字韵》中这三组声母都用相同的符号表示。照和知是 [八思巴字],穿和彻是 [八思巴字],床和澄是 [八思巴字],审是 [八思巴字],禅是 [八思巴字]。但是在小韵的归字上照二为一组,照三及知为一组,照二与照三及知分立。《蒙古字韵》是如此,《中原音韵》也是如此,① 这说明照二与照三及知系字在读音上还是不同的。这不同既然不是表现在声母的音值上,自然就是有没有带 [i-] 的区别了。照二组是不带 [i-] 介音的,照三组及知三组是带 [i-] 介音的。八思巴字对音正是如此。支思韵中因为韵母都变为 [ɿ] 和 [ʅ],没有介音,所以照二组与照三组没有区别。由此看来,照三组(包括知三组)声母字保存有 [i-] 介音,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这时候照系声母的音值该是什么呢? 有的人拟为舌叶音,有的拟为舌面音,有的

① 《中原音韵》中有个别照二组字与照三组及知系字相混。如东钟韵中崇字与重、虫、䗪等字同列一小韵。

将照二和照三分立，拟为卷舌音与舌叶音（或舌面音）。有的认为，照系字在支思韵中是卷舌音，在齐微韵中是舌面音或者是舌叶音。他们之所以这样拟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认为照三组字还保存有 [i] 元音或 [i-] 介音，把声母拟为卷舌的 [tʂ] 组，在与 [i] 音的拼合上有困难。我们认为，[tʂ] 组声母是能够与 [i] 音相拼的，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就只有 [tʂ] 组声母与 [i] 音相拼的例子，如客家方言的大埔话和兴宁话。而且，京剧的"上口字"对"知"等字读为 [tʂi]，对"日"字读为 [ʐi]，都是 [tʂ] 组声母与 [i] 音相拼的例子，而且，这些字音正是元明以来照知系字读音的遗留。从其他方面的语言材料来看，元代汉语的照系声母的音值也应该是卷舌音，而且，支思韵和齐微韵中的照知系声母，其音值应该是一致的，不能在齐微韵与支思韵的照知组声母之间将其分划为两类，也不能将照二（包括知二）组声母与照三（包括知三）组声母拟构为不同的音值。元明时代的各种语音资料都表明它们的读音是一致的。①

在元代以前，二等韵是不存在 [i-] 的，但是到了元代，二等韵中的见系声母字普遍产生了 [i-] 介音。这个变化在宋末元初就已经完成了。至此，带 [i-] 的韵母就大大增多了。如下面这些韵母，都是由二等韵产生 [i-] 介音演变来的：

ia 加　iai 皆　iau 交

iam 监　ian 奸　iaŋ 江

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各韵书中得到充分的证明。首先是《中原音韵》中一些原来属二等韵的见系声母字与三等韵混列了，如江阳韵中，"江"字本属二等江韵字，"姜"本属三等阳韵字，但它们同列于一个小韵之内。又如"庚更羹畊"等二等字也与三等的"京惊荆兢"及四等的"径泾"等字混列，可见此时二等见系字已产生了 [i-] 介音。其次，《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对音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上举各韵字在它里面的对音如下：

加——ė[ia]　皆——ėj[iai]

交——ėw[iau]　监——ėm[iam]

奸——ėn[ian]　江——ėŋ[iaŋ]

总之，无论从《中原音韵》的列字来看也好，从《蒙古字韵》的对音来看也好，都可以证明此时见系声母的二等字已普遍存在 [i-] 介音。

二等韵的见系字产生 [i-]，是不是与三四等韵合流呢？这在江阳韵中是这样的，但在其他一些韵母则不然。原因是从二等韵变来的带 [i-] 介音的韵母的主要元音仍然是 [a]，与三四等韵主要元音作 [ɛ] 有别，这样就依然形成对立。这两类韵母都带 [i-]，但一类主要元音是 [a]，念为 [ia-]，一类主要元音是 [ɛ]，念为 [iɛ-]。如：

ia 加——iɛ 遮　iau 交——iɛu 骄

iam 监——iɛm 兼　ian 奸——iɛn 坚

八思巴字对音把这种对立表示为 ė 与 e 的不同（基本情况是这样，个别韵母字有 e、ė

① 详细论述参见拙文《论近代汉语照系声母的音值》，载《学术研究》1979 年第 6 期。

相混的情形)。ė 表示主要元音为 [a], e 表示主要元音为 [ɛ]。在差不多同时的《古今韵会举要》中则把这两两对立的韵母分属于不同的"字母韵",如"嘉",[ia] 字母韵之与"嗟" [iɛ] 字母韵;"交" [iau] 字母韵之与"骄" [iɛu] 字母韵;"间" [ian] 字母韵之与"坚" [iɛn] 字母韵;"缄" [iam] 字母韵之与"箝" [iɛm] 字母韵等。这种对立是二等韵部分字产生 [i-] 而与三等韵合流之前的过渡状态,是元代汉语语音系统的一个大特色。

元代,入声韵已经失掉入声塞音韵尾(也许尚保留喉塞音),但在调值上大概还与平、上、去声有别,所以《蒙古字韵》入声字与阴声韵字同列一行,而在调值上却自成一类。这些入声韵字介音的演化,大致与阴声韵字相同。这时候,二等韵的见系声母字也产生 [i-] 介音,造成原来二等韵字与三四等韵字的相近但又分立,如"觉" [iau] 与"脚" [iɛu] 的分立。其他带 [i-] 介音的入声韵字也保持与照系声母相拼的音节结构,[i-] 没有掉失。这时候,带 [i-] 的入声韵母大概有下列这些:

戛 [ia]　结 [iɛ]　匊 [i̯u]　格 [iai]

觉 [iau]　脚 [iɛu]

这些韵母中 [i-] 介音的发展,基本上与阴声韵字一致。

(二)元代 [u-] 介音的情况

中古时期的 [u-] 介音在元代的各个韵母中还很好地保存着。后代一些变为开口韵的字(主要是唇音声母字)在元代时仍然保有 [u-] 介音。唇音声母还普遍保持与 [u-] 拼合的音节结构,它的合口介音的消失是元代以后的事情。

在元代保留 [u-] 而后代变为开口韵母中,我们要特别提出来谈的是《中原音韵》中的齐微韵字。齐微韵字有一部分在后代念为 [ei] 韵母。这部分字在元代应该是仍然读 [uei]的,[uei] 中的 [u-] 还没有掉失,[ei] 这个韵母在元代还没有出现。

现代的 [ei] 韵主要来自齐微韵的合口字。《中原音韵》中的齐微韵合口字(即《蒙古字韵》的支韵合口字)相当于《广韵》的齐、微、祭、废、支、脂的合口三四等字和灰韵一等字。这些字在元代还是读 [uei](或 [ui])的音。《蒙古字韵》把这些字绝大多数对译为 ue, 如"陂碑悲披丕皮疲培陪眉梅媒妹"等; 少数字对译为 u̯i, 如"雒维遗唯锐"等。这个 ue 实在就是 [uei]。齐微韵中就有 [i] 和 [uei](或 [ui])这两个韵母, [uei] 没有变为 [ei]。可是这个时候也许有某些方言把 [uei] 韵母中的 [u-] 掉失或把开口的 [i] 韵字念为 [ei] 或[uei],即合口与开口韵字混读(其实《广韵》一系的语音系统唇音字开合口的分别就是极不严格的,是可以互通的),所以周德清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强调"纰"与"彼"的读音当有分别。有人就根据这一条认为这时已有 [ei] 韵母出现,"彼"与"纰"的分别就是 [ei] 与 [i] 的分别。其实,"彼"与"纰"有别未必就是 [ei] 与 [i] 的分别, 且不说时代略后的《中州音韵》中这种分别根本就不存在(《中州音韵》中彼、纰二字合为一小韵,俱作邦米切,见"啸馀谱"本),就《蒙古字韵》看,"纰"字的韵母正好是 [i],"彼"字正好是 [uei] (ue),可见《中原音韵》中所强调的"纰"、"彼"之别乃是开口 [i] 与合口 [uei] 之别。这样,也就不可据以断定 [ei]韵母之存在了。因此,我们说齐微韵中的合口介音 [u-] 在这时候还是保存着的。

现代汉语中念 [uaŋ] 的字相当于《广韵》中的唐、阳韵合口字及二等江韵、三等阳韵的一部分开口字。这部分原来属开口的字（如"庄、状、窗、床、创、双、爽"等，这些字都是照二组声母字），为何在现代变为合口，它们的 [u-] 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从《中原音韵》和《中州音韵》中，我们不能判别出这些字是否带有 [u-]，可是《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对音却给我们提供了答案。这部书中把原属江韵二等的"窗、双"等字对译为 uaŋ，与"汪、王"等字的韵母相同；但原属阳韵开口之"庄、创、床"等却与窗、双等不同音，对译为 haŋ，《古今韵会举要》中也分为"光"字母韵与"庄"字母韵。从这两部书来看，原属阳韵的庄组字有自己的音值，这就是 haŋ，与 uaŋ 分立。但是从《中原音韵》看来，原属江韵字与阳韵字是混列的。对于《蒙古字韵》中这个 haŋ 该作如何解释？苏联汉学家龙果夫认为："古汉语 -i̯(aŋ) 在 tʂ（案指照系声母）的后头起先因受前边齿上声母的影响变成一种 —ə—、—ï—，所以八思巴字读音作为 [ʒhaŋ, ʒėaŋ]，后来变成 -u。"① 龙氏的解释是对的。这个 haŋ 中的 h 在这里的确是代表一个流音，这个流音原是在 [tʂ] 组声母与 [iaŋ] 韵相拼时产生的，起初大概相当于 [ʅ]，即庄等字念为 [tʂʻiaŋ]，后来韵母中的 [i-] 介音为流音 [ʅ] 所同化念成 [tʂʅaŋ]，这个 [ʅ] 受到后元音 [ɑ] 的影响进一步变为一个后元音 [ɣ]（或 [ʊ] 或 [o]），haŋ 中的 h 就是这个 [ʅ]。《蒙古字韵》时可能正处于这样的过渡阶段。在作于明朝的《西儒耳目资》(1626 年)中也反映了这种情况。该书中的江阳韵合口字也有 [uaŋ] 与 [ʊaŋ]（原书标为 oaŋ）的对立，念 [uaŋ] 的主要是江韵字（如"惷椿"等），念 [ʊaŋ] 的多是阳韵字（如"庄"等），这种情况与《蒙古字韵》正好相合。可见《蒙古字韵》把"庄"等字对译为 haŋ，并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元初时阳韵开口照二组字尚未完全与江韵的照二组字合流。案江韵字早在宋代就已分化为开口与合口二类(见《四声等子》及《切韵指南》)，"惷椿"等字念为 [uaŋ]，是早成定局的事。在江韵字念为 [uaŋ] 的时候，阳韵"庄"组字还没有变入 [uaŋ]，《蒙古字韵》时大概正是"庄"等字与"惷"等字处于欲合未合的年代。因为两者的差别甚小，故《中原音韵》合为一韵。而直至明代《西儒耳目资》时还能把这种差别显示出来。从音位学的观点看，[uaŋ] 的 [u-] 和 [ʊaŋ] 的 [ʊ-] 应该是属于同一音位的不同变体。

元代时入声韵在元音上基本与阴声韵字一致。这些原来的入声韵也同样存在 [u-] 介音。如括 [uo]、虢 [uai]，国 [uei]、郭 [uau]② 等，这些韵母中的 [u-] 介音，后来也随着相应的阴声韵或独立发生消变了。

(三)元代 [i̯u-] 介音的情况

有人把元代汉语的 [i̯u-] 拟为 [y-]，这是不妥当的。元时实在还没有 [y-]。不单没有作主要元音的 [y]，也没有作介音的 [y-]，[i̯u-] 只是 [i] 和 [u] 的复合。

中古时期念 [i̯u] 韵的是鱼、虞韵(在《中原音韵》中是鱼模韵，在《蒙古字韵》中是鱼韵)。鱼虞韵字在元代还是念为 [i̯u]（严式标音为 [yu]）。《蒙古字韵》把这两韵字对译为 ėu，蒙

① 龙果夫《八思巴字与古汉语》，唐虞译，科学出版社出版，1959 年，30 页。

② 入声韵拟音暂从《蒙古字韵》的对音。

古语对音中这个 ė 有时表示一个圆唇化元音，ėu 当就是 [yu]（[i̯u]）。这个 [i̯u] 一直保存到十七世纪初年，《西儒耳目资》中还是把它标为 iu，这个 iu 也还不是单纯的 [y]。金尼阁说："如衣 i 字为元母之三，其号自定，其音曰衣 i，加以元母之午 u，则生夫鱼 iu，又加以元母之二额 e，则生夫月 iue，又加以同鸣之十二号搦 n，则生夫远 iuen。于远之首再加以同鸣之三格 k，则生夫倦 kiuen。"① 可见 iu 并非单元音甚明，金氏心目中还是把它当作复合元音看待，他的标音是与《蒙古字韵》相合的。因此我们断定元代 [i̯u-] 还是处于复合的阶段。

现代汉语中 [an] [ən] 韵母的四呼是整齐、完备的，即有 [an] [ən]——开口呼，[iɛn]、[iən]②——齐齿呼，[uan] [uən]——合口呼，[yan] [yən]——撮口呼。然而 [ɑŋ] 和 [əŋ] 却只有开、合、齐三呼，没有撮口呼的韵母，这是什么缘故？元代时 [ɑŋ]、[əŋ] 是否也有撮口呼，即是否有带 [i̯u-] 的韵母？这是下面要加以回答的问题。

元朝时，三等阳韵的合口字与一等唐韵字已经合流，如"匡筐"（阳）与"旷"（唐）读为同音（调不同），"枉"（阳）与"汪"（唐）也读为同音，等等。《蒙古字韵》对音都作 [uɑŋ]，所以说 [i̯uɑŋ] 韵在元代是已经消失了，这样，在现代当然也就没有 [yɑŋ] 韵母。至于 [əŋ] 韵撮口呼的前身 [i̯uəŋ] 这个韵母，在元代还残存着。《蒙古字韵》把原蒸清青韵的合口字如"扃、倾、琼、调"等（这些字原属庚清青韵之合口字，在《切韵指南》中它们列于庚清青韵的合口图内，代表 [i̯uəŋ] 的音值）列于庚韵之中，但是标音却与东韵三等字 [iuŋ] 相同而与庚韵有异。按照一般原则，标音既与东韵相同，当列入东韵才是，但却仍入庚韵。《中原音韵》中这些字有入东钟韵，也有入庚青韵。这种现象的唯一解释就是这个 [i̯uəŋ] 韵已有分化入东钟与庚青开口韵的倾向，只不过没有完全丧失而已。由于 [i̯uəŋ] 的发音和 [iuŋ]、[iəŋ] 很接近，所以 [i̯uəŋ] 韵字动摇于这两者之间，《中原音韵》中还勉强保持着三四等字开合口的对立，如檠—琼、茎—行、荧—黙、盈—荧等，可是到了《中州音韵》，这种对立便归于消失，这意味着 [i̯uəŋ] 中的 [i̯u-] 已消变为 [i-]。后代，它们也着实分化入 [iuŋ] 和 [iəŋ] 两韵去了。所以现代汉语中没有 [yəŋ] 这个韵母。可是在元年初年，[yəŋ] 的前身 [i̯uəŋ] 还残存着。

归纳一下元代汉语介音的情况：一、元代时，由于二等韵的见系声母字产生了 [i-] 介音，而且照系声母字中也保存着 [i-]，那时候带 [i-] 的韵母（或音节）是十分丰富的，带 [i-] 的韵母计有：

ia 加	iɛ 遮	i̯u 居	iai 皆	iau 交	iɛu 骄
iou 鸠	iam 监	iɛm 兼	iəm 金	ian 奸	iɛn 坚
iən 斤	iaŋ 江	iəŋ 京	iuŋ 容		

这些韵母都可以和见系声母相拼，也可以和照系声母相拼。二、元代时各唇音声母字还与

① 见《西儒耳目资》上册，159 页，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② [iən]、[yən] 等韵母在现代普通话中的实际音值是 [in] 和 [yn]，[-ə-] 在韵母中只是一个流音，这里为便利于从历史上比较说明标为 [iən] 和 [yən]。

u- 介音相拼，一些由合口变为开口韵（如 [uei]变 [ei]）的变化还没有出现。因此，带 [u-] 的音节在元代汉语中也是相当丰富的。这时候带 [u-] 的韵母计有：

ua 瓜　uo 戈　uai 乖　uei 圭　uau 郭　uan 关

uon 官　uən 鲲　uɑŋ 光

唇音声母都可以和上举各韵拼合。三、元代时 [i̯u-] 尚未变为 [y-]。就带 [i̯u-] 的韵母来说，那时候有：

i̯uɛ 厥　i̯uɛn 涓　i̯uən 君　i̯uəŋ 扃

[i̯uɛ] 是由原来的入声韵转化而来的。元代，照系声母和见系声母也同样可以和 [i̯u-] 韵母相拼。某些音节由 [i̯u-] 变 [u-] 的过程（如"诸" [tʂi̯u] → [tʂu]）还没有发生。

三、元代以后汉语介音的发展

（一）[i-] 介音的发展

元时三等韵的照系声母字还保有 [i-]，也就是说普遍存在着这样的音节结构：

tʂ'iɛ　组①：　遮者车奢蛇惹

tʂ'i̯u　组：　诸逐注枢除如

tʂ'iɛu　组：　昭赵潮烧少饶

tʂ'iou　组：　周轴抽丑收肉

tʂ'iam　组：　詀斩蘸搀忏杉

tʂ'iɛm　组：　瞻占蟾苫闪染

tʂ'iɛn　组：　展战阐羶扇然

tʂ'iən　组：　真震陈衬申人

tʂ'iɑŋ　组：　章掌帐长商让

tʂ'iəŋ　组：　征正澄称声圣

上举各组字的声母都是 [tʂ] 等，韵母都带 [i-]。这个 [i-] 由于是舌面的前高元音，它在发音部位上和卷舌的 [tʂ] 组声母不很相合，所以在 [tʂ] 之后 [i-] 之前产生一个中隔流音 [ʅ] 起调和作用，这样的 [tʂ]、[i-]相拼的音节结构一直保持到明代。到了十七世纪就起了变化，这就是 [i-] 为前面的流音 [ʅ] 所同化，也变为 [ʅ]，[i-] 归于消失，[tʂʅiɛ] 等变为 [tʂʅɛ] 等。这个中隔流音在宽式音标中一般没有标示出来，实际上，这些与 [tʂ] 组声母相拼的韵母前面都带有这个中隔流音 [ʅ]②。

必须指出，上述韵母的消变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也不是同在一个时间完成的。各组字的演变有先有后。大致上，主要元音为 [ɑ]、[a] 的，其 [i-] 介音掉失较早，主要元音为 [ɛ]、

① 包括[tʂ]、[tʂ']、[ʂ]、[ʐ]等声母。

② 赵绍箕《拙庵韵悟》把这个流音视为介音。

[ə]的，[i-]掉失较迟。我们看《西儒耳目资》，里面的情况是[iu]、[iau]、[iam]、[iaŋ]各韵已归入开口韵；[iou]韵保留开口与齐齿两读；而[iɛm]、[iɛn]、[iən]、[iəŋ]等仍保有[i-]。这从音理上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ɑ]、[a]前的[i-]是前高元音，与后低元音或央低元音[ɑ]、[A]([a])连在一起，舌位升降的距离大，要牢固地保持[i-]的前高元音的地位是较为困难的，因而[i-]首先为它前面的流音所同化；[i-]与[ɛ]、[ə]的舌位较为接近，音值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所以掉失的时代较后。

[tʂʅiu]音字在《西儒耳目资》时已掉失了[i-]，不过此时韵母尚未完全与[u]合流。金氏书中把"诸主除处殊"等字标为 u，这些字的读音与[iu]有别，也与"诅、助、初、锄"([u])等字的读音不同，可见此时这些字已与其他[iu]韵字分家但又尚未完全与[u]合流。大概在金书之后不久，这些字便完全念入[u]了，即完成了向合口呼转化的过程了。

[tʂʻiɛ]音字在明代时已失去[i-]，《西儒耳目资》中把"遮者蔗车撦奢蛇捨舍惹"等字标为 e，这个 e 当就是[ɛ]，后来这个[ɛ]的舌位后移变成了[ə](或[ɤ])。念为[ə]也是受声母[tʂ]等的影响；这个变化大概发生在明末清初的《五方元音》(1654—1673年之间)之后。

[tʂʻiɛu]在十七世纪前后就失去了[i-]介音，失去[i-]之后便与[au]韵字如"嘲爪罩抄巢炒钞捎稍"等字合流。《西儒耳目资》和《字母切韵要法》等书中，这两组字都已混而为一，[i-]介音没有了。

其他各个收[-m]和收[-n]韵尾的字，它们在失掉[i-]介音之前，收[-m]的各韵已并入收[-n]各韵。[i-]介音掉失之后，主要元音为[a](如[iam]、[ian])与主要元音为[ɛ](如[iɛm]、[iɛn])的两类韵母就合而为一了。[a]、[ɛ]两类韵母的合流，[i-]介音的消变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的。

[tʂ]系声母字[i-]介音的消失，使大批韵母完成了从齐齿呼向开口呼的转变。在南方各方言(如客家话、潮州话)由于没有卷舌音声母，三等韵字的[i-]介音也就保存着。现代北方话照系声母字绝大部分地区念为开口呼，南方各方言则念为齐齿呼，这差异就是由[i-]介音消失而造成的语音分歧。

由二等韵见系声母字产生[i-]介音所造成的新韵母，在元明时代两三百年中间形成了[ia-]与[iɛ-]的对立。后来，这些对立都逐渐归于消失，变成今天汉语的这个样子。

就[iai]来说，元代的[iai]是来自《广韵》系统的皆、佳、陌、麦诸二等韵，如"皆解戒鞋骇懈格客隔"等字，元时都念[iai]，直到十七世纪的《西儒耳目资》，这些字还是保持念[iai]，金氏的标音就是 iai，在明末清初的《字母切韵要法》中，这些字也列为"开口副韵"，同样是一个[iai]，一直到《五方元音》，[iai]韵还没有发生任何消变，只是原来的入声韵字在十七世纪时便变为[ɛ]与哲、撤、舌、热等字合流了。

大约在十八世纪初，这些二等字才变为[iɛ]。不过我们看劳乃宣的《等韵一得》，里面还把"皆谐"等字列为"该孩"的齐齿呼字，似仍念为[iai]音。但作于十九世纪末之王照的《官话字母读物》，本韵字已作[iɛ]，故劳氏之列字恐据方音或前代语音。十九世纪时，[iai]当已

变为 [iɛ]。

在 [iai] 韵变入 [iɛ] 之前，原来念 [iɛ] 韵的 [tʂ] 组声母字遮者车蛇等却又变入 [ɛ]。这个变化在《西儒耳目资》的时代便已完成了(说见前)，后来，这些字又进一步发展为 [ə] ([ɤ])，由 [ɛ] 变 [ə] 是舌位后移的结果。这样说来，尽管原来的 [iai] 变为 [iɛ]，而现代的 [ə] 韵字遮、车、奢等也曾念为 [iɛ]，但由于语音发展的时期各有先后，当 [iai] 发展到 [iɛ] 的时候，原来的 [iɛ] 已变入 [ɛ] 再变为 [ə] 了。故历史上，这两组字实在不曾有过处于同音(同一韵母)的阶段。

就 [iau] 韵来说，[iau] 主要来自中古的二等肴韵，在元代时，它与原三四等宵萧韵[iɛu] 对峙(《中原音韵》中豪、肴、宵的不同，就是 [ɑu]—[iau]—[iɛu] 的不同)，如交—骄、狡—皎、敲—翘、哮—枭等，都是 iau—iɛu 的对立。到了元代末年，这种对立便消失了，《中州音韵》中上举各对立的字都已列于同一个小韵之内，《西儒耳目资》也是这样。不过我们看明初的《洪武正韵》(1375 年)，它把念 [iɛu] 韵的字(原三四等字如"骄、骁"等)收入"萧"韵，把念 [ɑu] 和 [iau] 的字(原一二等豪肴韵字如"高、交"等)收入"爻"韵，俨然 [iɛu] 与 [iau] 尚未合一。大概在元末明初，[iɛu]—[iau] 合并还不是普遍存在的语音现象。

[iau] 与 [iɛu] 的合流，在实际发音上是 [iɛu] 向 [iau] 靠拢。[iɛu] 之变[iau] 是很自然而又轻而易举的事。主要元音 [ɛ] 在后面的后元音 [u] 的影响下，舌位稍为后移便成了[iau]。因此，在《西儒耳目资》中便把原来分属于 [iau] 韵和 [iɛu] 韵的字混列而标音为 iau 了。直至现代，这些字也全都念为 [iau]。

在元代时与 [iau]、[iɛu] 韵读为同音的是由原来入声韵觉、药等韵转化而来的韵母。这些觉、药韵的字在《蒙古字韵》中念为 [iau] (觉)和 [iɛu] (药)。可是在《中原音韵》中它们都产生了另一种读音，这就是 [io]。因此，周氏书中把 [iau]、[iɛu] 韵的原入声字兼收入萧豪韵和歌戈韵(同时收入这两韵的入声韵还有铎、末等韵字)。这两种读音的分野一直保持到现代。念 [iau]、[iɛu] 的音在元末明初已同样归并为 [iau]，这个 [iau] 直至现代还没有改变；念 [io] 的音则在后代变为 [yɛ]。这个变化在十七世纪初年还没有发生。因为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中还是把"虐、爵、削、学、药"等字标为 io 的音。后来这个 [io] 中的介音受到后面的圆唇元音的影响变成了圆唇的 [y-]；而介音后面的 [o] 则又受到前面前高元音的影响发生舌位的前移，变为前元音，[o] 成了 [ɛ]。这样互相影响的结果，[io] 这个韵母便成了 [yɛ]了。这些念为 [yɛ] 的字，在现代还保持着 [iau] 与 [yɛ] 的两种读音，如"削、觉、药"等字是。[iau] 代表古一点的音，[yɛ] 代表比较后起的音。[iau] 中的介音没有消变，只是主要元音发生合流；[yɛ] 中的介音却从齐齿变为撮口；而且主要元音也发生了变化。

念 [yɛ] 的字主要是从原入声韵字变来的，所以现代汉语 [yɛ] 韵的基本上没有原来的阴声韵字。

由山删二等韵字变来的 [ian] 韵字，在元代尚与三四等仙先韵 [iɛn] 对立。这种对立不单《中原音韵》和《中州音韵》保持着，就是明代的《洪武正韵》[ian] 也仍与 [iɛn] 分立(前者属十删韵，后者属十一先韵)，可是到了十七世纪初年，[ian] 便与 [iɛn] 合流了。《西儒

耳目资》中 [ian] 韵字已入 [iɛn]。《五方元音》及《字母切韵要法》同样反映了这一现象。

[ian] 与 [iɛn] 合流，在发音上是 [ian] 向 [iɛn] 靠拢。[ian] 之变为 [iɛn] 是因为[ian]中的主要元音 [a] 在前高元音 [i] 和舌尖鼻音 [n] 的双重影响下，舌位发生前移和高化的缘故。在 [a] 变为 [ɛ] 之后，[ian] 便念为 [iɛn] 了。现代汉语中，“奸简闲限眼”和“天贤年连煎千先坚牵”等字的实际读音为 [iɛn] 而不是 [ian]，就是沿着这条线路发展的结果。

由二等韵的见系声母字产生 [i-] 介音所造成的齐齿呼韵母丰富的现象，到现代又归于减缩。这个演变的结果，是使二等韵见系声母字在韵母上与三四等字合流、在声母上由舌根音颚化为舌面音获得充分的前提条件。

在元代，东钟韵中的一三等韵一部分字已经合流，如“工功攻公”(东韵一等)与“弓、躬、宫”(东韵三等)与“供”(锺韵三等)在《中原音韵》中同列一小韵①，惟[ts]组、[k]组及[n][l]声母字尚有一三等(即[uŋ]与[iuŋ])的对立。周德清在《正语作词起例》中强调“宗有踪、松有鬆、龙有笼、浓有脓、陇有栊、送有讼、从有综”等的区别，指出这些字混读是“方语之病”，可知当时在某些方言中[iuŋ]已经掉失[i-]介音而与[uŋ]韵合流了。但就当时的中原音来说，[iuŋ]的[i-]还是保存着的。

这些在元代念[iuŋ]的字除[k]组声母字至现代仍念[iuŋ]保存[i-]之外，其他声母字如“浓、龙、踪、縱、從、松、讼、锺、腫、众、冲、重、宠、铳”等字都失掉[i-]介音念为[uŋ]，这个变化在《西儒耳目资》之前便完成了。现在，一般人已不知道这些字原来也是带[i-]介音的。

[iuŋ]韵的零声母字“容、融、荣”等在现代普通话中变为[ʐuŋ]，产生了捲舌浊擦音声母[ʐ]而掉失了[i-]。这个变化是在十七世纪以后发生的，因为《西儒耳目资》、《五方元音》、《字母切韵要法》等书，这些字都还列于零声母。这个变化所及的地域范围也较小，仅限于北京及周围一些地区，大部分方言仍保持着[i-]韵头。

这个变化的过程是原来的[i-]介音的舌位进一步高化变成带摩擦成分的半元音[j-]，这个半元音发音时舌头再往后卷起便成了 [ʐ] (中间也许经过 [ʑ] 的阶段)，结果是 [juŋ] 变成了[ʐuŋ]。

前述这个变化很可能和声调有关。这些变化的字都是阳平字，本来与它们同念为阳平调的“庸、傭”等字因为变入阴平，结果没有跟它们一起变入[ʐuŋ]。

(二)[u-]介音的发展

元代齐微韵的合口字还保存着[u-]介音，念为[uei]。后来，这个[uei]韵的唇音字最先失掉了[u-]介音而变成[ei]。唇音声母字中[u-] 的掉失，是因为圆唇元音[u]的发音在唇势上与唇音声母并不是那么切合的。唇音声母往往有排斥圆唇元音的作用。在[p]组声母和 [u-]拼合时，由于唇势的不合而使[u-]的舌位发生低化，变成一个[ʊ]。[ʊ]是一个发音不甚稳定的元音，结果在后面不圆唇元音[e]的影响下完全失去发音的圆唇势，整个韵母便变成[ei]了。

这个[ei] 的出现大约在十七世纪初年。在徐孝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1606 年)中

---

① 《蒙古字韵》中，“工、弓”等[k]声母字尚分列两小韵，其他也多已混并，与《中原音韵》同。

已分化出"叠"韵来；乔中和的《元韵谱》(1611年)也分出"北"韵。不过这个由[uei]变[ei]的过程在十七世纪尚未彻底完成。在《西儒耳目资》中，现代的[ei]韵字仍多读[ui]，只是唇音字念[ʊei](原书的标音是 oei)，但这部分字仍有[ui]和[ʊei]两读，如"眉、美、味"等字仍收入[ui]和[ʊei]两韵之中。这个[ʊei]正是由[uei]([ui])变到[ei]的中间阶段。可见在十七世纪初，[ei]韵还没有完全独立开来，[uei]中的[u]介音还没有完全掉失。

合口韵的唇音字首先促成了[u-]介音的掉失。其他声母字的变化则较为缓慢或不起变化。如齐微韵之合口[k]组字，一直保持着[uei]不变(从《西儒耳目资》到现代北京音都是如此)，而[n][l]声母字之变为[ei]，也较[p]组声母字为迟。金书中[p]组字已发展到[ʊei]的阶段，[n][l]声母字仍念[ui]，直至明末清初的《字母切韵要法》，[n][l]声母字"馁、内、雷、累"等仍与[uei]韵字"魁、傀、堆、推"等同列而不与[ei]韵字"悲裴"等同列，可知这些字的掉失[u-]介音当在清初之后。

在齐微韵合口介音产生消变的同时，却有另一部分齐微韵字从不带[u-]介音变为带[u-]介音。这就是原来的[v]母字"微、尾、未"等字。元朝时代，"微、尾"等字的[v]声母还保存着，大约到了明代，这个[v]消变为[w-]或[u-]，"微、尾"等字遂从[vi]变为[wi]或[ui]而与合口韵字合流了。

现代汉语中，以[u]为介音(或主要元音)的韵母都不与唇音声母相拼，这是近代语音发展的结果。元朝时候，各唇音声母基本上仍保持着与合口元音[u-]拼合的关系，如"蓬、蒙、梦风、冯"等字念[-uŋ]；"杯醅裴配梅妹"等字念[uei]；"奔本喷盆门分粉"等字念[-uən]；"波坡颇摩磨"等字念[-uo]等等。但是这些字在后代都不能保住[u]元音。原因是唇音声母的发音在唇势上与圆唇元音[u]不甚相合([u]是撮唇，唇音声母则常有展唇趋势)，它有排斥圆唇元音的作用。所以[u]元音在唇音字中发生消变。上举各韵变成这个样子：

uŋ → əŋ　uei → ei　uən → ən　uo → o

这几个韵母[u]元音的消变，基本上在明代便开始了，但彼此之间的演化也有先后，并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内发生的。

由[uŋ]变[əŋ]大约是在公元1626年以后至1700年以前这七八十年间。因为《西儒耳目资》中[p]组声母字仍读[uŋ]，但在《字母切韵要法》的"内含四声音韵图"里面，这些唇音字已列入"开口正韵"，是已经变为[əŋ]了。

[uei]之变[ei]基本上也在《西儒耳目资》之后，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叙述。

[uən]韵变为[ən]，在时限上大致与[uŋ]变[əŋ]相同。在《西儒耳目资》中，"奔、本、盆、喷、门、闷、分、粪"等字列入 uen 韵(与"专、穿"等字同音)，这时也还保存着[u-]，但是到了《字母切韵要法》，也同样列入"开口正韵"，与"根、珍、恩"等字同念为[ən]了。

[uo]韵之唇音字变为[o]，时代也许较早。元明之际[ŭo]与[o]韵字的读音好象没有明显的对立。由于唇音声母与[u]元音在发音上的冲突，而这个复合元音[uo]中由[u]到[o]之间在舌位上的变动很小，[u]音特别容易脱落，所以"波、坡、摩"等字在稍早的年代便比较稳定地读为[o]。在《中原音韵》和《中州音韵》时代，这些字所代表的音值，基本上也是一个[o]。

总之，原来带[u]的唇音声母字在元明时代都纷纷引起消变，结果是[u-]介音大多数消失了。现代普通话中唇音声母除与[u]韵母相拼(如"布"[pu])之外，其他的带[u-]介音或以[u]为主要元音的韵母，都没有唇音声母字，这就是六百年来不断演变的结果。

在近代汉语的发展中，除大多数韵母的[u-]介音消变，使韵母从合口呼变为开口呼之外，还有个别韵母却走着相反的方向，从没有[u-]介音转变为带[u-]介音。这里指的是[uŋ]韵的零声母字。不过从实质上说，这个演变的趋向是跟[uŋ]变为[əŋ]——[u]元音的消变一致的。

原属东锺韵的零声母字"翁、蓊、嗡、瓮"等本读[uŋ]韵母，可是在现代普通话中，这些字却念成[uəŋ]了。这个变化是较为后起的。这些字在明清一系列的韵书、韵图中多仍读[uŋ]。如作于公元1805年的《李氏音鉴》(李汝珍作)，里面的读音还是[uŋ](如翁，污弓切，瓮，悟贡切)，没有变入[uəŋ]；但在十九世纪末年，这些字就已念为[uəŋ]了。清末王照的《官话字母读物》中，"翁"等字的读音已是一个[uəŋ]。[uŋ]之变[uəŋ]是因为这些零声母字中的[u-]处于音节的开头，带有摩擦成分，把[uŋ]念成[wuŋ]，这个[u]元音在导生出半元音[w-]之后反过来又受到[w]的排斥发生舌位的低化("异化作用")，变为不圆唇元音[ə]或[ɤ]，[wuŋ]遂变成为[wəŋ]([uəŋ])了。

(三) [i̯u-]介音的发展

元代的鱼虞韵字念[i̯u]，这个读音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纪中叶。大概到十七世纪末年，这个[i̯u]才进一步单音化为[y]。作于1674年的《拙菴韵悟》分"六独韵"，"居"韵是六独韵之一，与其他的单元音"姑"[u]、"格"[ɛ]、"基"[i]、"支"[ʅ]、"咨"[ɿ]等并列，可知此时[y]音已经出现。

[i̯u-]音之变为[y-]是由于圆唇元音[u]的合口作用提前完成的缘故。[i]的舌位与[y]是一样的，都是前高元音，所不同的是[i]为不圆唇元音(其实，[i̯u]中的[i]由于受后面圆唇元音[u]的影响也略带圆唇势)，[y]为圆唇元音。当[u]这个圆唇元音的圆唇势给了[i]的时候，[i]便成了[y]。在[i]变为[y]之后，由[y]到[u]的舌位变化的动程进一步消失了——这中间也可能经过[u]的舌位从后部移向中部的阶段——[iu]便变成了[y]。整个演化的过程可用公式表述如后：

i̯u → yu → yʉ → y

《西儒耳目资》中把"疽、沮、聚、居、举"等字标为 iu，这个 u 是介于 u 和 ú 中间的音，也许就是一个舌位比[u]稍前的[ʉ]。金书时可能是[i̯u]韵母正处于走向单音化的中间阶段。iu相当于我们所说的[yʉ]。

由于[iu]变为[y]，许多以[iu-]为介音的韵母，便都消变为带[y-]介音了。如[i̯uɛ](萧豪)[1]变成了[yɛ]；[i̯uɛn](先天)变成了[yan]；[i̯uən](真文)变成了[yən]([yn])。这样，在现代普通话的韵母系统中就有这四个带撮口介音的韵母存在。这些韵母都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

(1) 即《中原音韵》中收入萧豪韵中的原入声觉、药韵字。

前面已经提到，鱼韵的[tʂ]组声母字元代仍念[tʂʰi̯u]的音。在[i̯u]变为[y]之前，这个[i̯u]中的[i]为前面的流音[ʅ]所同化，结果归于掉失，[i̯u]变成了[u]，所以当[i̯u]变入[y]时，"诸、主、注、杵、处、书、殊、鼠"等字没有一起变入[y]。现代普通话中这些字都念为[u]不念为[y]，就是这个缘故。

前已说过，在元代初年，韵母系统中仍然保存着[i̯uəŋ]这个韵母。这个[i̯uəŋ]在发音上既与[iuŋ]相近，又与[iəŋ]相近，所以在元末，这个韵母便向[iuŋ]和[iəŋ]分化了。《中州音韵》中已经没有[iəŋ]与[i̯uəŋ]的对立，一些原来的[i̯uəŋ]韵字已分列于[iəŋ]和[iuŋ]之中，如把"荣、琼、兄、永、炯、冋、迥、莹、敻、诇"等字列入东锺韵；把"扃、坰、駉、婴、萤、营、荧、萦、茔、惸、檠"等字列入庚青韵。这两个分化出来的读音，基本上与现代普通话相合，只是个别字有出入。现代普通话中把"憬璟倾顷蘏荥萦嫈莹瞢茔瞢蓥螢荧滢颖颖"等字念为[iəŋ]把"坰扃駉冋炯颎炅褧诇泂迥琼惸敻永咏泳"等字念为[iuŋ]，这种局面，在元末明初已经基本奠定了。但是元明之际，这些原属[i̯uəŋ]韵的字多是可以[iuŋ]和[iəŋ]两读的，即是说[i̯uəŋ]的分化还没有取得稳定的社会性。如杨时伟《洪武正韵笺》说："《丹铅录》荣音与融同，楚越齐鲁皆同，淮南叶穷，越绝叶终，后人入庚误也。营、荣之类，又从𤇾者，定正专属东，文献专属庚，《韵会》两读，存古从今两通"。可知这些字在元明时代的读音并不是十分固定的。念[iəŋ]或[i̯uəŋ]多存古，念[iuŋ]多从今。

总之，[i̯uəŋ]在元代已处于向[iuŋ]、[iəŋ]分化中间。元末明初这个分化已基本完成，[i̯uəŋ]归于消失。由于[i̯uəŋ]很早就已消变，在后来复合介音[i̯u-]变为[y-]的时候，[i̯uəŋ]已不复存在，所以现代普通话的韵母系统中缺乏[yəŋ]这个韵母，而只有[yən]这样收[-n]尾的带[y-]的韵母。

现代念[yɛ]韵的字几乎全部是入声字。本韵字除一部分是属原来的觉、药韵字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属原来的薛、屑、月等三四等合口韵字。这些字在元代时念为[i̯uɛ]。这些字的主要元音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它们的介音却随着[i̯u]之转化为[y]变为现代的[yɛ]。在变[yɛ]的过程中，原觉、药韵字与之合流，合流发生在十七世纪以后。这样，现代的撮口呼韵母除了由原来阳声韵的先天韵及真文韵的合口字变来的[yan]、[yən]及由原来阴声韵的鱼模韵变来的[y]外，还加上这个由原来入声韵的觉、药、薛、屑、月等韵变来的[yɛ]，合共是四个撮口呼韵母。

四、结 语

前面各节已把从元代到现代汉语介音发展的一般过程概略地论述了。韵母系统中介音的发展，是六百年来汉语语音演变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汉语声母及主要元音、韵尾以至声调来说，这六百年来的发展变化是很有限的。声母方面只是[v]的消失和[k]、[ts]组声母在[i-][i̯u-]([y])之前颚化为舌面音[tɕ]组声母；主要元音方面主要是由二等韵见系声母字变来的以[a]为主要元音一类韵母与原来三四等韵以[ɛ]为主要元音一类韵母的合流以及

[iu] 之消变为 [y]；韵尾方面主要是收 [-m] 尾各韵与收 [-n] 尾各韵的归并；声调方面没有什么大变动，主要是入声消失，入声字分化入阴阳平、上声和去声。除了这些变化之外，现代汉语与元代汉语的不同，主要就是表现在介音上的差异以及由介音的差异所造成的音节结构与韵母系统的区别了。

汉语介音从元代到现代六百年间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下述几个要点：

(1)元代汉语中，许多韵母带有 [i-] 介音；现代汉语中带 [i-] 介音的韵母（或音节）大大减少了。这，一方面是各个带 [i-] 的、主要元音相近的韵母合并了（如 ian — iɛn、iau — iɛu 的合并）；另一方面是某些带 [i-] 的韵母虽然保存着，但其中的照系声母字却消失了 [i-]，这就使带 [i-] 的音节总数大为减少。在 [i-] 的产生上起重要作用的是 [k] 系声母，在 [i-] 的消失上起重要作用的是 [tʂ] 系声母。

(2)元代汉语中带 [u-] 介音的韵母（或音节）也是相当丰富的，可是这些韵母中的 [u-]在唇音声母的作用下纷纷掉失了。所以现代汉语中带 [u-] 的音节总数也减少了一些。可是在另一方面却有少数的韵母从不带 [u-] 变为带 [u-]，这主要是江阳韵的照二组字和东锺韵的零声母字。在[u-]消变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则是唇音[p]组声母。

(3)[i̯u-] 在元代时还处于复合介音的阶段，明代以后才单音化为 [y-]。由于在转变前少数韵母消失掉 [i̯u-] 中的某一个成分（如阳唐韵 [i̯uɑŋ] 和 [tʂ] 组声母字中失掉 [i-]；庚青韵 [i̯uəŋ] 中失掉 [u-]），结果使现代汉语中带 [y-] 的韵母也相对减少了。个别的带 [y-]的韵母是从齐齿呼的入声韵（觉、药韵）转变来的。

总结起来说，介音音节的省减，不带介音音节的增多，是近代汉语语音发展的明显趋势。现代汉语中开口呼音节在全部音节数中占 50%，这是近代语音演变的结果。开口呼音节的增多，无论是在使音节结构的简练、紧缩方面也好，无论是在使音色更加明朗、清晰方面也好，都产生积极的作用。

现代汉语声母和日语音读（吴音、汉音）对应关系的研究

杨春霖　李怀墉

日语汉字读音分为两类：一音读，一训读。本文只涉及音读中的吴音和汉音。音读中的吴音和汉音均来自古汉语的通语或方言。大约公元五至六世纪（中国南北朝时代）或稍早一些传入的音读称吴音，公元八世纪末（中国盛唐、中唐时代）传入的音读称汉音。二者俱是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古音。

日语里所使用的汉字，中国人几乎全部认识，然而一遇到汉字读音就发生了困难。现代汉语字音和日语音读往往差别很大。如：波、西、见三字的现代汉语读音是 bō①、xī、jiàn，而日语音读却是，ha ②ハ（吴、汉）——即吴、汉相同。吴即吴音，汉即汉音。下同。sai サイ（吴）、sei セイ（汉）。ken ケン（吴、汉）。

这除了受日语语音特点影响外，主要因为日语音读是古汉语字音，而现代汉语字音则是古汉语字音在经历了千百年发展、演变之后的现代的字音。

但是，如所周知，语音的变化是系统的，不是凌乱的。古汉语字音和现代汉语字音之间，有着比较整齐的对应关系。中国的汉语古音学家，从十七世纪清代以来，已经在古音研究方面作了许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于是，现代汉语字音和日语音读之间，虽然差别很大，但我们现在能够研究它们的对应关系，从而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这对中国人理解、掌握日语音读中的吴音、汉音和日本人理解、掌握现代汉语字音，都不无帮助。

本文先就现代汉语声母和日语音读中吴音、汉音的对应，进行一些初步探索。

对应共列十三条。横线左列用汉语拼音字母记录的现代汉语声母，右列日语音读在五十音表和浊音表里所属之行（ア行、カ行、ガ行、ザ行等）。为了易懂，假名和训令式罗马字都用。并注明是什么辅音，有的只是大体上相当。最后举例。在每条下，再对对应、变化的规律加以解说。为了对应明显，举例用的汉字均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必要时还使用国际音标。

1. b、p——バ ba 行 [b] 、ハ ha 行h ③。例：

“部”现代汉语字音（以下简称中）为 bù，日语音读（以下简称日）为ブ bu（吴）、ホ

① 用《汉语拼音方案》。下同。
② 用训令式日语罗马字。下同。
③ 此为汉语拼音字母。以下凡注在假名之后，或显然用以拼写假名者，是日语罗马字。此外一律是汉语拼音字母。

ho（汉）

“婆”中为 pó，日为バ ba（吴）、ハ ha（汉）

“品”中为 pǐn，日为ホン hon（吴）、ヒン hin（汉）

现代汉语的 b、p 声母来自帮、滂、并（应作並。下同）母。

凡并母字吴音一律读归バ ba 行。如：上举部（并母）、婆（并母）两字吴音例。再如：

罢 bà（并母）——バ be（吴）

白 bái（并母）——ビャク byaku（吴）

别 bié（并母）——ベチ bechi（吴）

病 bìng（并母）——ビョウ byō（吴）

袍 páo（并母）——ボウ bō（吴）

皮 pí（并母）——ビ bi（吴）

平 píng（并母）——ビョウ byō（吴）

蒲 pú（并母）——ブ bu（吴）

此对应表示，吴音不但仍为双唇发音部位，而且还保留了全浊特点。在现代汉语里，此类浊音声母却全部变成了清声母。但是，在现代汉语里，并母是按照声调分化为不送气的 b 和送气的 p 两套的。凡遇平声是p。如：袍、皮、平等字。凡遇仄声（上、去、入）是 b。如：罢、白、别等字。吴音只保持浊音面目而无送气、不送气之分。

其次，凡帮、滂母字，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ハ ha 行。如：上举品（滂母）字吴音、汉音例。再如：

巴 bā（帮母）——ヘ he（吴）、ハ ha（汉）

百 bǎi（帮母）——ヒャク hyaku（吴）、ハク haku（汉）

本 běn（帮母）——ホン hon（吴、汉）

冰 bīng（帮母）——ヒョウ hyō（吴、汉）

喷 pēn（滂母）——ホン hon（吴、汉）

砒 pī（滂母）——ヘイ hei（吴、汉）

聘 pìn（滂母）——ヒョウ hyō（吴）、ヘイ hei（汉）

扑 pū（滂母）——ハク haku（吴、汉）

同时，并母字的汉音也一律读归ハ ha 行。如：上举罢、白、别等字的汉音：

罢——ハイ hai	袍——ホウ hō
白——ハク haku	皮——ヒ hi
别——ヘツ hetsu	平——ヘイ hei
病——ヘイ hei	蒲——ホ ho

这不但是发音方法由塞音变擦音，由浊变清，而且还产生了发音部位由双唇向口腔后部移动的变化。

这是受日语音变支配的结果，不属于汉语音变范围。简单说明如次：日语浊音假名共四

行,都有相应的清音假名。其中三行,清音和浊音的发音部位完全一样。但和バ ba 行相应的ハ ha 行却是 ha、hi、fu、he、ho。这表示,当初ハ ha 行可能是读 pa、pi、pu、pe、po 的。经过音变,才变成了 ha、hi、fu、he、ho。因此日语音读才把汉语中 b、p 声母的字音读作ハ ha、ヒ hi、フ fu、ヘ he、ホ ho 等假名的辅音。

但是,帮、滂、并母和晓、匣母相混的情况,在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这可以从一些形声字上得到迹象。如:驳,从马爻声,北角切,帮母,而音符爻,胡茅切,匣母。贲,从贝卉声,博昆切,帮母,而音符卉,许贵切,晓母;从贲得声之馩,又许运切,晓母。豢,从豕类声,类原作𢍏,从廾釆声,釆,蒲苋切,并母,而豢,胡惯切,匣母。还有重读之例。如豩,伯贫(帮母)、呼关(晓母)两切;皀,皮及(并母)、许良(晓母)两切。日语音读或者受此影响。

2. m——マ ma 行 m、バ ba 行 [b]。例:

"马"中为 mǎ,日为メ me(吴)、バ ba(汉)

"麦"中为 mài,日为ミャク myaku(吴)、バク baku(汉)

"民"中为 mín,日为ミン min(吴)、ビン bin(汉)

现代汉语 m 声母来自明母。

凡明母字,吴音和现代汉语相同,一律保持未变而读归マ ma 行。如:上举马(明母)、麦(明母)、民(明母)三字吴音例。再如:

磨 mó(明母)——マ ma(吴)

梅 méi(明母)——メ me(吴)

茂 mào(明母)——モ mo(吴)

门 mén(明母)——モン mon(吴)

莽 mǎng(明母)——モウ(マウ) mō(吴)

米 mǐ(明母)——マイ mai(吴)

灭 miè(明母)——メチ mechi(吴)

棉 mián(明母)——メン men(吴)

其次,汉音一律读归バ ba 行。如:上举马、麦、民三字汉音例。再如:上举磨、梅、茂等字的汉音:

磨——バ ba	莽——ボウ(バウ) bō
梅——バイ bai	米——ベイ bei
茂——ボウ bō	灭——ベツ betsu
门——ボン bon	棉——ベン ben

这一音变的来由如下:汉音是在八世纪中传入日本的。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敦煌、沙州一带(今甘肃敦煌及其附近地区)的方音特征之一,是把非鼻音韵尾音节的明母字声母读成带鼻音的 [b]。——如果是鼻音韵尾音节,则为 m。这可以从八至十世纪盛唐以后和五代汉藏对音材料(多是佛经)里得到充分证明。从唐开元十二年(公元七二四年)至元和五年(公元八一〇年)的八、九世纪中,中天竺善无畏、一行、不空、智广、罽宾般若、疏勒慧琳、日本空

海等僧人，都用汉字摩(明母)或么(原作麼。明母)对译梵文的 [b]，用莽(明母)对译梵文的 m；似乎依据的也是这类方言。今山西文水、兴县等方言里的 [mb]，可能就是从此项古方音一脉传下来的。——说详罗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音》和李荣先生：《切韵音系》。汉音即采用了这类方音而变双唇鼻音辅音为双唇浊塞音辅音。通过类推作用，并鼻音韵尾音节的声母也一齐转化了。于是莽等字音也成为用 [b] 辅音打头。

在一些形声字上还保留了 m 和 b、p 或 [b] 相混的残迹。如：賓，从贝宀声，必邻切，帮母；而宀，莫甸切，明母。宓，从宀必声，美毕切，明母；而必，卑吉切，帮母。窌，从穴卯声，奅，从大卯声，并匹貌切，滂母；而卯，莫报切，明母。䘑(即脉字)，莫获切，䁣(即觅字)，莫狄切，并明母；而音符𠂢，匹卦切，滂母。緐(今作繁)，从系每声，附袁切，奉母，古为并母；而每，武罪切，微母，古为明母。——奉母古为并母，微母古为明母，理由见后第三条中有关解说。

从音理上说，m 和 b、p 或 [b] 互相转化是不难的，双唇部位不动，只把鼻音改成口音或把口音改为鼻音就是了。

现代汉语方言还有保存这一特点的。主要是厦门话和潮州话，以厦门话为最典型。下面各古为明母今为 m 声母的字，在厦门话里都读 [b] 声母。如图：

麻 ba^{24}(白)	马 be^{51}(白)	默 bik^{5}	美 bi^{51}
帽 bo^{33}	某 $bɔ^{51}$	慢 ban^{33}	门 bun^{24}
蒙 $bɔŋ^{24}$	米 bi^{51}	苗 $biau^{24}$(文)	眠 $bian^{24}$
命 $biŋ^{33}$	亩 $bɔ^{51}$		

这也都可以证明汉音的此项音变绝非偶然。

3. f——バ ba 行 [b]、ハ ha 行 h。例：

"匪"中为 fěi，日为ヒ hi(吴、汉)

"凡"中为 fán，日为ボン bon(吴)、ハン han(汉)

"芬"中为 fēn，日为フン fun(吴、汉)

现代汉语的 f 声母来自非、敷、奉母。

凡奉母字吴音一律读归バ ba 行。如：上举凡(奉母)字吴音例。再如：

伐 fá(奉母)——ボチ bochi(吴)

佛 fó(奉母)——ブチ buchi(吴)

肥 féi(奉母)——ビ bi(吴)

饭 fàn(奉母)——ボン bon(吴)

房 fáng(奉母)——ボウ(バウ) bō(吴)

凤 fèng(奉母)——ブ bu(吴)

妇 fù(奉母)——ブ bu(吴)

这一现象可以用清音韵学家钱大昕的学说来解释。钱氏发现古无轻唇音的汉语语音

变化规律，即轻唇音(今称唇齿音)非、敷、奉、微母字音，在先秦一律读同重唇音(今称双唇音)帮、滂、並、明母字音。举例有：古读伏(奉母)同庖(并母)，故古书中伏羲又作庖牺；古读房(奉母)同旁(并母)，故古书中阿房宫又作阿旁宫；古读无(微母)同谟(明母)，故相沿南无读曩谟等(详见《十驾斋养新录》)。这一现象，直到七世纪还未改变。

这还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南方方言为证。南方方言保留了不少古音，已成公认事实。举梅县等地话的一些字音为例。如图：

	尾(微母)	粪(非母)	斧(非母)	肥(奉母)	缝(奉母)	微(微母)
梅　县	mi^{44}	pun^{42}	pu^{31}	p'i^{11}	p'uŋ^{11}	mi^{11}
厦　门	bi^{51} (文) be^{11} (白)	pun^{11}	pu^{51} (白)	pui^{24}	p'aŋ^{33} (白)	bi^{24}
潮　州	bue^{53}	puŋ^{13}	pou^{53}	pui^{55}	p'aŋ^{11}	mui^{55}
福　州	muei^{31}	puŋ^{213}	p'uɔ^{31}	pi^{53} (文) puei^{52}(白)	p'auŋ^{242}	mi^{52}

	袜(微母)	味(微母)	万(微母)	闻(微母)	网(微母)	忘(微母)
苏　州	maʔ^{23}	mi^{331}	mᴇ^{331}	mən^{24}	mɒŋ^{331}	mɒŋ^{24}

其他如：孵，敷母，今音 fū；但许多地方叫抱，并母，甚至别造一个菢字。埠，此字晚起，可能即阜字加土旁而成；历来字书都音同步字，并母；可知阜古音为步，现在已变作 fù 了。如此等等。

而且重唇音变轻唇音，也符合先有塞音，后有擦音，擦音由塞音变来的世界语音发展之共同规律。

故钱氏论点已为学术界所接受。此对应正好可作钱氏学说之佐证，并表明吴音是保留了汉字的古音的。

奉母字的汉音，则一律读归ハ ha 行。如：上举凡字汉音例。还有伐、佛、肥等字的汉音：

伐——ハツ hatsu　　　房——ホウ(ハウ) hō

佛——フツ futsu　　　凤——フウ fū

肥——ヒ hi　　　妇——フウ fū

饭——ハン han

其次，非、敷母字，则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ハ ha 行。如：上举匪(非母)、芬(敷母)两字吴音、汉音例。再如：

法 fǎ (非母)——ホウ(ホフ) hō (吴)、ホウ(ハフ) hō (汉)

放 fàng (非母)——ホウ(ハウ) hō (吴、汉)

讽 fěng (非母)——フ fu (吴)、フウ fū (汉)

飞 fēi（敷母）——ヒ hi（吴、汉）

肺 fèi（敷母）——ヘ he（吴）、ハイ hai（汉）

反 fǎn（敷母）——ホン hon（吴）、ハン han（汉）

赴 fù（敷母）——フ fu（吴、汉）

在中国古代，非、敷、奉母曾和晓、匣母相混。一些形声字反映了这个情况。如：马，胡男切，匣母；而从马得声之犯，防錽切，奉母。分，府文切，非母；而从分得声之㖹，许觐切，晓母。乏，房法切，奉母；而从乏得声之眨，呼葛切，晓母。还有重读之例。如：亨，许庚切或许两切，晓母，又抚庚切，敷母。

有的现代汉语方言依然保持着这一音变现象。举双峰等地话的一些字音为例：

	法（非 母）	飞（非 母）	富（非 母）	翻（敷 母）
双　峰	xua^{23}	xui^{55}	$xəu^{35}$	$xuã^{55}$
厦　门	$huat^{32}$	hui^{55}（文）	hu^{11}（文）	$huan^{55}$
福　州	$xuaʔ^{23}$	xi^{44}（文）	xu^{213}	$xuaŋ^{44}$
	仿（敷母）	愤（奉母）	逢（奉母）	
双　峰	$xaŋ^{21}$	$xuən^{35}$	$ɣɔŋ^{23}$	
厦　门	$hɔŋ^{51}$	hun^{52}	$hɔŋ^{21}$	
福　州	$xuɔŋ^{31}$	$xuŋ^{31}$	$xuŋ^{52}$	

日语音读的此种音变可能和上述现象有关。

4. d、t——ダ da 行 [d]、タ ta 行 d。例：

“大”中为 dà，日为ダイ dai（吴）、タイ tai（汉）

“敦”中为 dūn，日为トン ton（吴、汉）

“铁”中为 tiě，日为テチ techi（吴）、テツ tetsu（汉）

现代汉语的 d、t 声母来自端、透、定母。凡端母一律是 d。如：打、带、刀等字。凡透母一律是 t。如：塔、通、退等字。定母，和并母相同，按照声调分化成 d、t 两套。凡遇平声是 t。如：台、提、田等字。凡遇仄声（上、去、入）是 d。如：代、道、夺等字。

此类字之音读，固然一部分还保持舌尖音的特点而读归ダ da 行或タ ta 行，但已不符合上述情况。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凡定母字吴音一律读归ダ da 行，汉音一律读归タ ta 行。如：上举大（定母）字吴音、汉音例。再如：

代 dài（定母）——ダイ dai（吴）、タイ tai（汉）

道 dào（定母）——ドウ dō（吴）、トウ tō（汉）

邓 dèng（定母）——ドウ dō（吴）、トウ tō（汉）

电 diàn（定母）——デン den（吴）、テン ten（汉）

夺 duó (定母)——ダチ dachi (吴)、タツ tatsu (汉)

队 duì (定母)——デ de (吴)、タイ tai (汉)

上面是现代汉语里读 d 声母的。读 t 声母的情况相同。如:

台 tái (定母)——ダイ dai (吴)、タイ tai (汉)

桃 táo (定母)——ドウ dō (吴)、トウ(タウ) tō (汉)

糖 táng (定母)——ドウ(ダウ) dō (吴)、トウ(タウ) tō (汉)

提 tí (定母)——ダイ dai (吴)、テイ tei (汉)

田 tián (定母)——デン den (吴)、テン ten (汉)

这两类字的吴音不再分送气、不送气,即不再区别 d 声母和 t 声母。但保留全浊特点,此乃定母字的本来面貌。

第二,凡端、透母字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タ ta 行。如:上举教(端母)、铁(透母)两字吴音、汉音例。再如:

刀 dāo (端母)——トウ tō (吴)、トウ(タウ) tō (汉)

当 dāng (端母)——トウ(タウ) tō (吴、汉)

底 dǐ (端母)——タイ tai (吴)、テイ tei (汉)

典 diǎn (端母)——テン ten (吴、汉)

对 duì (端母)——テ te (吴)、タイ tai (汉)

他 tā (透母)——タ ta (吴、汉)

讨 tǎo (透母)——トウ tō (吴)、トウ(タウ) tō (汉)

托 tuō (透母)——タク taku (吴、汉)

退 tuì (透母)——テ te (吴)、タイ tai (汉)

吞 tūn (透母)——トン ton (吴、汉)

这两类字的吴音、汉音也没有不送气的 d 和送气的 t 的区别,与古汉语、现代汉语都不一致。

第三,日语五十音表里,タ ta 行的チ和ツ,按音理说,应读 ti 和 tu;但读 chi (チ) 和 tsu (ツ);浊音表里,ダ da 行的ヂ和ヅ,按音理说,应读 di 和 du,但读 ji (ヂ) 和 zu (ヅ)。这又是一种日语自身的语音变化,然而影响一部分古为端、透、定母,现代汉语里为 d、t 声母的字的音读变成 chi (チ)、ji (ヂ)、tsu (ツ) 或 zu (ヅ) 等假名的辅音。而且还可以用发音相同的ザ za 行的ジ ji 和ズ zu 代替ヂ ji 和ヅ zu。例如下:

打 dǎ (端母)——チョウ chyō (吴)

斗 dǒu (端母)——ツ tsu (吴)

雕 diāo (端母)——チョウ(テウ) chyō (吴、汉)

通 tōng (透母)——ツ tsu (吴)

土 tǔ (透母)——ツ tsu (吴)

同 tóng (定母)——ズ(ヅ) zu (吴)

地 di（定母）——ジ（ヂ）ji（吴）

蝶 dié（定母）——ジョウ（デウ）jyō（吴）

杜 dù（定母）——ズ（ヅ）zu（吴）

5. n——ナ na 行 n、ダ da 行 [d]、ガ ga 行 [g]。例：

“纳”中为 nà，日为ノウ（ナフ）nō（吴）、ドウ（ダフ）dō（汉）

“泥”中为 ní，日为ナイ nai（吴）、デイ dei（汉）

“拟”中为 nǐ，日为ギ gi（吴、汉）

现代汉语的 n 声母，绝大部分来自泥母。——娘母系后人妄增，娘母字即泥母字，故不再列娘母。

凡泥母字吴音一律读归ナ na 行。如：上举纳（泥母）、泥（泥母）两字吴音例。再如：

耐 nài（泥母）——ナイ nai（吴）

恼 nǎo（泥母）——ノウ（ナウ）nō（吴）

男 nán（泥母）——ナン nan（吴）

农 nóng（泥母）——ヌ nu（吴）

溺 ni（泥母）——ニャク nyaku（吴）

捏 niē（泥母）——ネチ nechi（吴）

粘 nián（泥母）——ネン nen（吴）

女 nǚ（泥母）——ニョ nyo（吴）

廿 niàn，日母字，但现代汉语及其方言，似乎都读 n（或 n 的变体 [ȵ]、l 等）声母。近代文字、音韵学者章太炎发现日母上古归泥母的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详见后第十一条中解说）。廿字此读应是这个规律之体现而为先秦字音的残存。廿字吴音为ニュウ（ニフ）nyū，恰好与现代汉语及其方言读音合，亦即与古汉语读音合。

其次，汉音一律读归ダ da 行。如上举纳、泥两字汉音例。再如耐、恼、男等字汉音例：

耐——ダイ dai	溺——デキ deki
恼——ドウ（ダウ）dō	捏——デツ detsu
男——ダン dan	粘——デン den
农——ドウ dō	女——ジョ（デョ）jyo

泥母字何以读作非鼻音的全浊音 [d]？其原因和前第二条中用 m 对译梵文[b]的情况有联系。在八、九世纪唐代，有一种古汉语方言的明母字声母为带鼻音的 [b]，同时泥母字声母为带鼻音的 [d]。证据仍然是，汉藏对音材料和善无畏、一行、不空等僧人，当时都用汉字拏（泥母）①、娜（泥母）②、㶇（泥母）③ 对译梵文的 [d]。此外还有今山西文水等地方音里的 [nd] 音。汉音可能就采用了这种方言。参阅前第二条下解说。

① 拏，即今拿字。《广韵》：女加切。泥母。

② 娜，《广韵》：奴可切。泥母。

③ 㶇，字书无，但原注“那我反”。泥母。

至于汉语其他方面的例证则不多,只有几个形声字、异读字和古通假等现象略微显示了一点古汉语声母 d、t、[d] 和 n 相混的音变情况。如:淖,从水卓声,奴教切,泥母;但卓,竹角切,知母,原为端母。说见后第十条中解释。下同。滩,从水难声,他干切,透母;但难,那干切,泥母。纽,从系丑声,女久切,泥母;但丑,敕九切,彻母,原为透母。帑,从巾奴声,乃都切,泥母;又他朗切,透母。絮,敕虑切,彻母,原为透母;又女居切,泥母。掉,徒吊切,定母;又奴教切,泥母。能,奴登切,泥母;但古书中多处用作台字;台,徒哀切,定母。态,他代切,透母;能,奴登切,泥母。清训诂学家朱骏声以为此字并非从心从能会意,而是从心能声,同时以为古能、态有通假关系。

其次,还有一部分现代汉语的 n 声母来自疑母。在现代汉语及其大多数方言里,这些疑母字声母都读 n 或 n 的变体,而和泥母字声母分不清了。日语音读却不如此。

凡疑母字,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ガ ga 行。如:

拟 nǐ (疑母)——ギ gi (吴、汉)

逆 nì (疑母)——ギャク gyaku (吴)、ゲキ geki (汉)

孽 niè (疑母)——ゲチ gechi (吴)、ゲツ getsu (汉)

牛 niú (疑母)——グ gu (吴)、ギュウ gyū (汉)

凝 níng (疑母)——ゴウ gō (吴)、ギョウ gyō (汉)

虐 nüè (疑母)——ガク gaku (吴)、ギャク gyaku (汉)

疑母字汉音何以读作全浊音 [g]? 其原因和前第二条、第五条中所提到的现象有联系,即有一种古汉语方言,明母字声母为带鼻音的 [ᵐb],泥母字声母为带鼻音的 [ⁿd];同时,疑母字声母为带鼻音的 [ᵑg]。证据仍然是,汉藏对音材料和善无畏、一行、不空等僧人,当时都用汉字哦(疑母)、诚(疑母)对译梵文的 [g]。此外还有今山西文水等地方音里的 [ŋg] 音。下列厦门话中一些疑母字读音,亦可作证(如图)。

牙	ga^{24} (文) ge^{24} (白)	岳	gak^{5}	碍	gai^{33}	言	$gian^{24}$
饿	go^{33}	逆	$gɪk^{5}$ (文) $keʔ^{32}$ (白)	外	gue^{33} (文) gua^{33} (白)	顽	$guan^{24}$
卧	go^{33}	宜	gi^{24}	危	gui^{24}	元	$guan^{24}$
业	$giap^{5}$	吴	$gɔ^{24}$	傲	go^{33}	银	gun^{24}
虐	$giɔk^{5}$	愚	gu^{24}	牛	giu^{24} (文) gu^{24} (白)	凝	$gɪŋ^{24}$

汉音可能采用了这种方音。参阅前第二条、第五条下解说。至于吴音也读归ガ ga 行,这大概是因为,日语缺乏相当于在汉语声母位置上的 ng,而采用了和 ng 相近的ガ ga 行音。

此外，鸟字的泥母音 niǎo，出现得较晚，直到公元一三二四年成书的《中原音韵》里才是此音。长时期内属端母。现代汉语吴方言依然如此。《水浒传》中的鸟人，鸟事等之鸟应读这音。故鸟的吴音、汉音均读归タ ta 行，为チョウ（テウ）chyō（吴、汉）。还有弄字，现代汉语里两读：玩弄、戏弄之弄读 nòng，弄堂（小巷）之弄读 lòng，——前一音旧时亦读 lòng，而弄字属来母，本应读 lòng。故弄的吴音、汉音均读归ラ ra 行，为ル ru（吴）、ロウ rō（汉）。以上都是音读和现代汉语字音有出入的个别例子。

6. l——ラ ra 行1。例：

“辣”中为 là，日为ラチ rachi（吴）、ラツ ratsu（汉）

“老”中为 lǎo，日为ロウ rō（吴）、ロウ（ラウ）rō（汉）

“林”中为 lín，日为リン rin（吴、汉）

现代汉语的 l 声母来自来母。

凡来母字，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ラ ra 行。如：上举辣（来母）、老（来母）、林（来母）三字吴音、汉音例。再如：

来 lái（来母）——ライ rai（吴、汉）

冷 lěng（来母）——リョウ（リャウ）ryō（吴）、レイ rei（汉）

李 lǐ（来母）——リ ri（吴、汉）

列 liè（来母）——レチ rechi（吴）、レツ retsu（汉）

罗 luó（来母）——ラ ra（吴、汉）

轮 lún（来母）——リン rin（吴、汉）

十三条对应中，唯独此条是一对一，因而整整齐齐，不支不蔓，简单明了。

也有个别字的音读与现代汉语读音不合。分别说明如下：

一、赁——现代汉语读音为 lìn，但音读为ニン nin（吴）、ジン（ヂン）jin（汉）。赁字见于《说文解字》，从贝任声。壬，日母，古归泥母（章太炎说。见后第十条中解释）。故赁字从《广韵》以下，在诸韵书中均属泥母而为乃禁、尼禁、女禁等切。后出现 rèn 音和 lìn 音。全国解放前后印行的《国音常用字汇》和《国音字典》尚列 rèn 音为读书音。现代汉语及其方言中已只有 l 声母（或其变体 n 等）的一音。然而，吴音却正好反映了赁字的原来读音。至于汉音读归ダ da 行，这与前第五条中古代泥母字声母在某一古方言里读带鼻音的 [d] 的现象有关。

二、龙——现代汉语里读 lóng，来母，音读自然读归ラ ra 行。但有一项音读为モウ（マウ）mō（吴）、ボウ（バウ）bō（汉）。前者是读归マ ma 行，后者是读归バ ba 行。何以致此？说明如下：中国古代，来、明两母有时混淆，证据甚多，只举数例：霾，从雨貍声；貍，里之切，来母；霾，莫皆切，明母。聊，从耳卯声；卯，莫饱切，明母；聊，洛萧切，来母。蛮和峦，均从䜌得声；而蛮，莫还切，明母；峦，洛官切，来母。犛，古有两读，一读里之切，来母；一读莫交切，明母。故《集韵》中龙又音莫江切，明母。于是音读亦可读归マ ma 行。其次，龙字音读归バ ba 行，又反映了古时来母和帮、滂、并母的混同。此亦不乏例证，只就庞一字即可说

明问题。庞，从广龙声，《集韵》又音卢东切，来母。但自古及今通行之音为薄江切，并母。

7. g、k——カ ka 行 g、ガ ga 行 [g]。例:

“歌”中为 gē，日为カ ka（吴、汉）

“克”中为 kè，日为コク koku（吴、汉）

“狂”中为 kuáng，日为ゴウ（ガウ）gō（吴）、キョウ（キャウ）kyō（汉）

现代汉语的 g、k 声母来自见、溪、群母。群母只有开、合三等，都转化为 j、q 声母；仅余不多的几个合口三等字跪、葵、狂等，变作 g、k 声母。所以，现代汉语的 g、k 声母基本上来自见、溪母。

凡见、溪母字，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カ ka 行，不再区分不送气的 g 和送气的 k 两类声母了。如：上举歌（见母）、克（溪母）两字吴音、汉音例。再如：

革 gé（见母）——キャク kyaku（吴）、カク kaku（汉）

狗 gǒu（见母）——ク ku（吴）、コウ kō（汉）

甘 gān（见母）——カン kan（吴、汉）

桂 guì（见母）——ケ ke（吴）、ケイ kei（汉）

滚 gǔn（见母）——コン kon（吴、汉）

刊 kān（溪母）——カン kan（吴、汉）

库 kù（溪母）——ク ku（吴）、コ ko（汉）

括 kuò（溪母）——カチ（クワチ）kachi（吴）、カツ（クワツ）katsu（汉）

快 kuài（溪母）——ケ ke（吴）、カイ（クワイ）kai（汉）

困 kùn（溪母）——コン kon（吴、汉）

少数来自群母合口三等的字，则吴音读归ガ ga 行，保持全浊音色彩；汉音仍读归カ ka 行。如：上举狂（群母）字吴音、汉音例。再如：

葵 kuí（群母）——ギ gi（吴）、キ ki（汉）

馈 kuì（群母）——ギ gi（吴）、キ ki（汉）

共 gòng（群母）——グ gu（吴）、キョウ kyō（汉）

也不再区别不送气的 g 和送气的 k。

例外有柜字，群母，但吴音、汉音都读归カ ka 行。这也许是一种语音的讹变吧。

还有个溃字，现代汉语里读 kuì（崩溃）。汉音为カイ（クワイ）kai，但吴音却为エ（ヱ）e，相当于汉语的零声母。原因是，溃，并非见、溪、群母字而是匣母字。——故溃又读 huì（溃脓）。凡匣母字，音读大部分读归カ ka 行、ガ ga 行，少数读归ワ wa 行。所以溃的音读如此。说详下第八条。

8. h——カ ka 行 g、ガ ga 行[g]、ワ wa 行○①。例:

“黑”中为 hēi，日为コク koku（吴、汉）

① 没有辅音，在汉语为零声母。下同。

"红"中为 hóng，日为グ gu（吴）、コウ kō（汉）

"惠"中为 hui，日为ヱ（エ）e（吴）、ケイ kei（汉）

晓、匣母字，到现代汉语里，一部分是 h 声母。如：上举黑字，晓母；红、惠两字，匣母，现在都是 h 声母。但音读却与现代汉语截然不同。情况如下：

第一，凡晓母字，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カ ka 行。如：上举黑字吴音、汉音例。再如：

海 hǎi（晓母）——カイ kai（吴、汉）

蒿 hāo（晓母）——コウ kō（吴）、コウ（カウ）kō（汉）

汉 hān（晓母）——カン kan（吴、汉）

忽 hū（晓母）——コチ kochi（吴）、コツ kotsu（汉）

火 huǒ（晓母）——カ（クワ）ka（吴、汉）

昏 hūn（晓母）——コン kon（吴、汉）

第二，凡匣母字，吴音读归ガ ga 行，汉音仍读归カ ka 行。如：上举红字吴音、汉音例。再如：

合 hé（匣母）——ゴウ（ゴフ）gō（吴）、コウ（カフ）kō（汉）

厚 hòu（匣母）——グ gu（吴）、コウ kō（汉）

寒 hán（匣母）——ガン gan（吴）、カン kan（汉）

恒 héng（匣母）——ゴウ gō（吴）、コウ kō（汉）

乎 hū（匣母）——ゴ go（吴）、コ ko（汉）

幻 huàn（匣母）——ゲン gen（吴）、カン（クワン）kan（汉）

吴音完全保留了古代汉语的浊音。但是，无论吴音、汉音、或清声、浊音，音读均成为舌根塞音，与现代汉语的舌根擦音不一致。

这也许因为，五十音表的ハ ha 行，当时的音值尚不是ハ ha 等而很可能为ハ pa 等。因之只能用发音部位相同的カ ka 行、ガ ga 行的辅音来代替。

还可以运用上古见、溪、群母变晓、匣母或上古音晓、匣母归见、溪、群母的汉语声母演变规律来解释。

全国解放前，蔡凤圻写《见溪变晓匣说》（《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一九六三年，李新魁写《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学术研究〔广州〕》一九六三年第二期）。都证明，晓、匣母，在上古读同见、溪、群母，即上古无 [h]、[ɦ] 或 [x]、[ɣ] 声母，当时只有 [ɡ]、g、k 声母；前者是从后者变出来的。立说可信。

上古音见、溪、群母和晓、匣母不分的例证很多。见于形声字者有：垢，古厚切，见母；后，胡遘切，匣母。浑，户昆切，匣母；军，举云切，见母。欣，许斤切，晓母；斤，举欣切，见母。诃，虎何切，晓母；可，枯我切，溪母。吸，许及切，晓母；及，其立切，群母。航，胡郎切，匣母；亢，苦浪切，溪母。见于字之异读者有：校，居效切，见母；又胡教切，匣母。虹，户公切，匣母；又古巷切，见母。虚，起居切，溪母，又朽居切，晓母。险，虚检切，晓母；又巨险切，群母。见于古书通假者有：盖（古太切，见母）通假为害（胡盖切，匣母）。茄（求迦切，群母）通假为荷（胡

歌切，匣母)。欢(呼官切，晓母)通假为劝(去愿切，溪母)。见于声训者有：骨(古忽切，见母)。滑(户八切，匣母)也。坎(苦感切，溪母)，陷(户韽切，匣母)也。䞈(驱匊切，溪母)，朽(许久切，晓母)也。咸(胡谗切，匣母)，感(古谭切，见母)也。靴(许戈切，晓母)，跨(苦化切，溪母)也。而且上述现象只能证明，晓、匣母归见、溪、群母，或见、群母分化出晓、匣母。理由同前所述，人类语音发展的共同规律为，由塞音变向擦音。还有演化的具体例子如：烘——三国魏孙炎音恭，九容切，见母。晋《字林》：甘凶、具凶两切，见母。南朝梁《玉篇》则为许公切，晓母；宋《集韵》又为胡公切，匣母。解——南朝梁《玉篇》：古卖切，宋《广韵》：古隘切，均见母。清《五方元音》列人火母，即晓母。掀——晋《字林》：丘近切，溪母。南朝梁《玉篇》：许言切，晓母。

现代汉语南方方言往往保存有古音。因而下列字音可证，现在的 h 声母，上古是舌根塞音。如图：

	猴 hóu	糊 hú	滑 huá	环 huán
厦　门	kau^{55} (白)	$k'ɔ^{24}$ (白₁) $kɔ^{24}$ (白₂)	kut^{5}	
潮　州	kau^{55}		kuk^{5}	
福　州	kau^{52} (白)		$kuaʔ^{4}$	
苏　州				$'guɛ^{24}$
扬　州				$ku\tilde{ɛ}^{34}$

据研究，约在东汉末(公元二〇〇年)至西晋末(公元三〇〇年)这一历史时期里，见、溪、群母大量分化出晓、匣母。到隋代(公元六〇〇年)趋于完成。此后还继续发展，不过都是一些零星的了。但中国幅员广大，发展未必平衡，也许直到唐代，还有见、溪、群母和晓、匣不分的现象残存着。

因此，无论吴音、汉音都把现代汉语的 h 声母读归カ ga 行。这是音读仍然保留汉语上古音，而现代汉语却全部变化了缘故。

第三，还有一部分匣母字，现代汉语里是 h 声母，吴音却读归ワ wa 行(汉音仍读归カ ka 行)。如：上举惠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和 hé (匣母)——ワ wa (吴)、ク(クワ) ka (汉)

坏 huài (匣母)——エ(ヱ) e (吴)、カイ(クワイ) kai (汉)

慧 huì (匣母)——エ(ヱ) e (吴)、ケイ kei (汉)

会 huì (匣母)——エ(ヱ) e (吴)、カイ(クワイ) kai(汉)

黄 huáng (匣母)——オウ(ワウ) ō (吴)、コウ(クワウ) kō (汉)

皇 huáng (匣母)——オウ(ワウ) ō (吴)、コウ(クワウ) kō (汉)

这因为一部分匣母字(主要是合口字)可以例外地变作零声母字。如：肴、爻 yáo，萤、荧

yíng,完、丸、纨、芄 wán,皖莞 wǎn 等。但是,吴音却将在现代汉语里读零声母的肴、萤、完等字读归ガ ga 行(汉音读归カ ka 行)。如:

肴——ギョウ(ゲウ) gyō (吴)、コウ(カウ) kō (汉)

萤——ギョウ(ギャウ) gyō (吴)、ケイ kei (汉)

完——ガン(グワン) gan (吴)、カン(クワン) kan (汉)

皖——ゲン gen (吴)、カン(クワン) kan (汉)

不相当于零声母。同时又把现代汉语里不读零声母的,如:上举惠、和、黄等字读归ワ wa 行,相当于零声母。字虽不同,却都显示了匣母字一部分变为零声母的语音演化情况。

有个彙 huì 字,吴音、汉音都读ィ(ヰ) i,都相当于零声母,与上述惠、和、黄诸字吴音相当于零声母,但汉音不相当的情况有异。此因彙字非匣母而属云母,云母字在现代汉语里都是零声母。其实彙字即蝟字,蝟,在现代汉语中就是零声母。故彙字音读读零声母是对的,现代汉语读 h 声母却"错"了。参看后第九条中有关解说和第十三条中第一项。

9. j、q、x——カ ka 行 g、ガ ga 行 [g]、サ sa 行 s、ザ za 行 [dz]。例:

"加"中为 jiā, 日为ケ ke (吴)、カ ka (汉)

"琴"中为 qín, 日为ゴン gon (吴)、キン kin (汉)

"消"中为 xiāo, 日为ショウ(セウ) shyō (吴、汉)

"贱"中为 jiàn, 日为ゼン zen(吴)、セン sen (汉)

《广韵》系统韵书,根据韵母的不同,把韵母分成两呼。八等,即开口一、二、三、四等,合口一、二、三、四等。十二、三世纪以后,等、呼逐步简化。大致是,开口一、二等成为开口呼,开口三、四等成为齐齿呼,合口一、二等成为合口呼,合口三、四等成为撮口呼。称开、齐、合、撮四呼。

见、溪、群、晓、匣、精、清、从、心、邪各母,在等呼简化之时,发生语音变化,即这些古声母与开口、合口韵母拼合时保持原来的舌根音 [k]、[k']、[g]、[x]、[ɣ](或[h] [ɦ])和舌尖前音 [ts]、[ts]、[dz]、[s]、[z] 不变,但与齐齿、撮口韵母拼合时,则受元音 i、ü 影响,产生腭化作用而同化为 j、q、x。所以,现代汉语的 j、q、x 声母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见、溪、群、晓、匣母,一个来自精、清、从、心、邪母(参阅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上册 119 页)。

这两种原本不同的声母,在现代汉语里合而为一,分不清了。这叫不分尖团。有许多现代汉语方言也是如此。但有些方言却两类概不混淆。这叫分尖团。下列两行两两相对的字,在现代汉语里是同音字,如用河南省襄城话等分尖团的话来读则不同音。左行是舌面音,来自见、溪等母,一般称团音;右行是舌尖前音,来自精、清等母,一般称尖音。可证现代汉语的 j、q、x 声母确系由两类古声母合流而成。

吉(见母)——即(精母)　　丘(溪母)——秋(清母)

阶(见母)——接(精母)　　顷(溪母)——请(清母)

懈(见母)——谢(邪母)　　区(溪母)——趋(清母)

减(见母)——剪(精母)　　希(晓母)——西(心母)

金（见母）——津（精母）　　休（晓母）——修（心母）
技（群母）——济（精母）　　掀（晓母）——先（心母）
件（群母）——箭（精母）　　向（晓母）——象（邪母）
钳（群母）——前（从母）　　系（匣母）——细（心母）
强（群母）——墙（从母）　　降（匣母）——祥（邪母）
巨（群母）——聚（从母）　　幸（匣母）——姓（心母）

在现代汉语里某些字，如间(见母)、解(见母)、街(见母)、江(见母)、倾(溪母)、腔(溪母)、虹(匣母)、杏(匣母)、鞋(匣母)、巷(匣母)等，在这些方言里读 g、k、h 声母，在那些方言里读 j、q、x 声母。某些字，如：贾(见母)、给(见母)、壳(溪母)、吓(晓母)、行(匣母)等，有时读 g、k、h 声母，有时读 j、q、x 声母。这虽然都是一些残迹，但也是见、溪等声母分化出 j、q、x 声母的有力证据。

音读完全和这一系列的汉语语音变化规律相应。分别解说如下：

第一，凡见、溪母字，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カ ka 行。如：上举加(见母)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吉 jí——キチ kichi（吴）、キツ kitsu（汉）
减 jiǎn——カン kan（吴、汉）
金 jīn——コン kon（吴）、キン kin（汉）
丘 qiū——ク ku（吴）、キュウ(キウ) kyū（汉）
顷 qǐng——キョウ(キャウ) kyō（吴）、ケイ kei（汉）
区 qū——ク ku（吴、汉）

此对应表明，音读完全保持了汉语见、溪母未分化时的原貌，即见、溪母的舌根音读法。同时，和前面 d、t、g、k 对应情况一样，不再区别送气和不送气。

第二，凡群母字，吴音读归ガ ga 行，汉音读归カ ka 行。如上举琴(群母)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技 jì——ギ gi（吴）、キ ki（汉）
件 jiàn——ゲン gen（吴）、ケン ken（汉）
钳 qián——ゲン gen(吴)、ケン ken（汉）
强 qiáng——ゴウ(ガウ) gō（吴）、キョウ(キャウ) kyō（汉）
巨 jù——ゴ go（吴）、キョ kyo（汉）

和前面并、定、合口三等的群母的对应一样，吴音保留了古汉语的全浊音。同时，和並、定、群母对应一样，不因声调区别送气、不送气。又和本节第一项一样，都只有舌根音读法，没有舌面音读法。

第三，凡精、清、心母字，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サ sa 行。如：上举消(心母)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即 jí——シキ shiki（吴）、ショク shyoku（汉）

剪 jiǎn——セン sen (吴、汉)

请 qǐng——ショウ(シヤウ) shyō (吴)、セイ sei (汉)

趋 qū——シュ shyu (吴、汉)

修 xiū——シュ shyu (吴)、シュウ(シウ) shyū (汉)

先 xiān——セン sen (吴、汉)

此对应表明,音读完全保持精、清、心母分化前的原貌,即精、清、心母的舌尖前音读法。同时,不再区别送气、不送气和塞擦音、擦音。此外,还和现代汉语方言的尖音不同。现代汉语方言尖音是精、清、从、心、邪等母,即今声母 z、c、s 和齐齿、撮口韵母拼合,如即[tsi]、剪[tsian] 趋 [ts'y]等。音读却并不如此。

第四,凡从、邪母字,吴音读归ザ za 行,汉音读归サ sa 行。如:上举贱(从母)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墙 qiáng——ゾウ(ザウ) zō (吴)、ショウ(シヤウ) shyō (汉)

聚 jù——ジュ jyu (吴)、シュ shyu (汉)

谢 xiè——ジャ jya (吴)、シャ shya (汉)

祥 xiáng——ゾウ(ザウ) zō (吴)、ショウ(シャウ) shyō (汉)

和上面的情况一样,吴音保持全浊,汉音变清;吴音、汉音一律保持从、邪母原来的发音部位,没有舌面化,但也不是尖音。

第五,凡晓母字,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カ ka 行;凡匣母字,吴音读归ガ ga 行,汉音读归カ ka 行。如:

希 xī——ク ke (吴)、キ ki (汉)

休 xiū——ク ku (吴)、キュウ(キウ) kyū (汉)

向 xiàng——コウ(カウ) kō (吴)、キョウ(キヤウ) kyō (汉)

系 xì——ゲイ gei (吴)、ケ ke (汉)

降 xiáng——ゴウ(ガウ) gō (吴)、コウ(カウ) kō (汉)

幸 xìng——ギョウ(ギャウ) gyō (吴)、コウ(カウ) kō (汉)

此对应表明,除保持舌根音读法,吴浊汉清,和上面相同外,擦音一律变为塞音。这因为晓、匣上古音读同见、溪、群母,音读保留了这一特点。详见前第八条解说。

此外,雄 xióng、熊 xióng、捐 juān、铅 qiān 四字,现代汉语声母都是 j、q、x。但日语音读却如下:

雄——ユ yu (吴)、ユウ yū (汉)

熊——ユ yu (吴)、ユウ yū (汉)

捐——エン en (吴、汉)

铅——エン en (吴、汉)

这原因是,此四字均属云母、以母,雄、熊属云母,捐、铅属以母,今应为零声母。江西省铅山县,现在习惯称 yán 山县。苏州话读雄、熊、两字都作[ioŋ²⁴]。并其证。现代汉语里,变作

j、q、x 声母，那是例外。日语音读却是合乎音变常规的。至于四呼不一致。如:铅,现代汉语音 yán,是齐齿呼,音读却是エン en,应是开口呼,这将在后第十三条中解释。

10. zh、ch、sh——タ ta 行 d、ダ da 行 [d]、サ sa 行 s、ザ za 行 [dz]。例:

"知"中为 zhī,日为チ chi (吴、汉)

"缠"中为 chán,日为デン den (吴)、テン ten (汉)

"诈"中为 zhà,日为シャ shya (吴)、サ sa (汉)

"成"中为 chéng,日为ジョウ(ジャウ) jyō (吴)、セ se(汉)

"朔"中为 shuò,日为ソク soku (吴)、サク saku (汉)

"蛇"中为 shé,日为ジャ jya (吴)、シャ shya (汉)

现代汉语的 zh、ch、sh 声母来自知、彻、澄、庄、初、崇、生、章、昌、船、书、禅等母。这些古声母,现在都读成了卷舌的 zh ch、sh。但在上古时却不是这样。分别简述如下:

知、彻、澄母古称舌上音,此在先秦读同舌头音(今称舌尖音),端、透、定母,即读成 [d]、d、t。这是钱大昕在提出古轻唇音归重唇音的同时,又提出这一学说的,也已为人们所公认。他举的例证甚多。如:古书中冲(澄母)可通假作童(定母),中(知母)可通假作得(端母),猪(知母)可通假作都(端母);直(澄母)、特(定母)可随意写,田(定母)、陈(澄母)可随意写,枨(澄母)、棠(定母)可随意写;赵古音为徒了切,或大了切、定母,追古音为多雷切,端母,竹古音为徒沃切,定母,等等(说详《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同时,有的现代汉语南方方言以保存古音著称;知、彻、澄母在这些方言中,到现在还读舌头音,更是可靠的证明。如:

	蜘	茶	彻	陈	畅	猪
厦　门	ti^{55}	te^{24} (白)	t'iat^{32}	tin^{24}	tioŋ^{11}	ti^{55}
潮　州	ti^{33}	te^{55}	t'iek^{1}	taŋ^{55}	t'iaŋ^{12}	tɯ^{33}
福　州	ti^{44}	ta^{52}	t'ieʔ^{23}	tiŋ^{52}	t'uoŋ^{213}	ty^{44}

还有江西临川方言,把很多知、彻、澄母的字:劄、哲、直、竹、畜、宠、中、郑、张、丈、珍、逞、椿、展、篆、肘、抽、丑、赵、治、池、柱、褚、除等,至今都依然读作舌头音声母。(详见罗常培先生:《临川音系》62—90 页)。

其次,据近代音韵学者黄侃意见,先秦只有精、清、从、心、邪母,后来才分化出庄、初、崇、生、禅母 (说见《黄侃论学杂著》74—75 页)。因之,庄、初等母现代汉语读 zh、ch、sh,但在先秦却大致应读如 z、c、s。这也不乏证据。如:从宗(精母)得声而有崇(崇母),从才(从母)得声而有豺(崇母),从仓(清母)得声而有创(初母),从乍(崇母)得声而有作(精母),从祭(精母)得声而有察(初母),从肖(心母)得声而有稍(生母)等等。豺、乍、察、稍等字,今陕西方言大部分,犹保持z、c、s 声母。此外,所,生母,今读 suǒ;邹,庄母,今读 zōu; 多年前,瘦(生母)有 shòu、sòu 两音,骤(崇母)有 zhòu、zòu 两音等,也都应是庄、初等母古读之残留。

日语音读与上述汉语声母演变规律吻合而有些出人。分别解说如下:

第一，凡知、彻母字，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タta行。如：上举知（知母）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哲 zhé（知母）——テチ techi（吴）、テツ tetsu（汉）

展 zhǎn（知母）——テンten（吴、汉）

追 zhuī（知母）——テte（吴）、タイtai（汉）

痴 chī（彻母）——チchi（吴、汉）

诧 chà（彻母）——タta（吴、汉）

宠 chǒng（彻母）——チュ chyu（吴）、チョウchyō（汉）

此对应表明，无论吴音、汉音都保持了汉语舌上音的上古读法，即读如现代汉语 d、t 声母，但不再区别送气、不送气。

第二，凡澄母字，吴音读归ダda行，汉音读归タta行。如：上举缠（澄母）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直 zhí（澄母）——ジキ（ヂキ）jiki（吴）、チョクchyoku（汉）

池 chí（澄母）——ジ（ヂ）ji（吴）、チchi（汉）

绸 chóu（澄母）——ジュ（ヂュ）jyu（吴）、チュウ（チウ）chyū（汉）

篆 zhuàn（澄母）——デンden（吴）、テンten（汉）

此对应表明，吴音既保持了汉语舌上音的古读，又保持了古汉语的全浊音；汉音保持了舌上音，但已变浊为清。不论吴音、汉音，都已不再区别送气、不送气。

第三，凡庄、初、生、章、昌、书母字，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サsa行。如：上举诈（庄母）、朔（生母）两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扎 zhā（庄母）——セチsechi（吴）、サツsatsu（汉）

盏 zhǎn（庄母）——センsen（吴）、サンsan（汉）

衬 chèn（初母）——シンshin（吴、汉）

楚 chǔ（初母）——ソso（吴）、ショshyo（汉）

杀 shā（生母）——セチsechi（吴）、サツsatsu（汉）

帅 shuài（生母）——スイ（スヰ）sui（吴、汉）

遮 zhē（章母）——シャshya（吴、汉）

准 zhǔn（章母）——シュンshyun（吴、汉）

尺 chǐ（昌母）——シャクshyaku（吴）、セキseki（汉）

川 chuān（昌母）——センsen（吴、汉）

手 shǒu（书母）——シュshyu（吴）、シュウ（シウ）shyū（汉）

说 shuō（书母）——セチsechi（吴）、セツsetsu（汉）

庄、初、生母字读归サsa行，其对应与黄侃之学说合，已见上述。但章、昌、书母字亦与之相同，此有待于补充说明。章、昌、船、书母字，按理说，应和庄、初、祟、生母字分为两个系统。庄等读如精、清、从、心、邪，章等则应读近端、透、定母。古书中，舟（章母）读如雕（端母），至

(章母)读如甤(端母)，支（章母）读如鞮(端母)等，并其证。此亦钱大昕最早提出。然而，音读中，章、昌、船、书母字读归サsa行、ザza行而不读归タta行、ダda行，其原因又安在？试为立说如次：庄等归精等，章等归端等，此为先秦时之情况，至五、六世纪南北朝时，可能已有变动而尚未完成。推想庄等之读音尚和精等相去不远，故庄、初、生母字音读归サsa行。同时，庄等与章等之读音又一定开始接近。后来，二者即合流而成为中古的照、穿、床、审母。好几位音韵学家构拟中古音时，庄等音值拟作[tʃ]等，章等音值拟作[tɕ]等。[tʃ]和[tɕ]相近。可证。于是，音读得以并章等也读归サsa 行和ザza 行。至于二者均不再区别送气、不送气，塞擦音、擦音，此则日语语音特点影响所致。

第四，凡崇、船、禅母字，吴音读归ザza 行，汉音仍归サsa行。如：上举蛇(船母)、成(禅母)两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柴 chái(崇母)——ゼze(吴)、サイsai(汉)

床 chuáng(崇母)——ゾウ(ザウ)zō(吴)ショウ(シヤウ)shyō(汉)

术 shù(船母)——ジュチjyuchi(吴)、シュツshyutsu(汉)

顺 shùn(船母)——ジュンjyun(吴)、シュンshyun(汉)

硕 shuò(禅母)——ジャクjyaku(吴)、セキseki(汉)

垂 chuí(禅母)——ズイ(ズヰ)zui(吴)、スイ(スヰ)sui(汉)

此项对应与第二项类似，与庄母同组之崇母，与章母同组之船母、禅母，汉音读归サsa行；吴音读归ザza 行，保留了全浊音。也不再区别送气、不送气，塞擦音、擦音。

11. r——ナna行n、ザza行[dz]。例：

“然”中为 rán，日为ネンnen(吴)ゼンzen(汉)

“弱”中为 ruò，日为ニヤクnyaku(吴)、ジャクjyaku(汉)

现代汉语的 r 声母主要来自日母。但日母在先秦时却不读卷舌音 r，而是读近泥母，即读如 n。这就是前面第五条中提到的章太炎的日母古归泥母说(见章氏丛书本《国故论衡》上卷 33—35 页)。例证很多。如：从乃（泥母）得声而有仍(日母)，从女(泥母)得声而有汝(日母)，从若(日母)得声而有诺(泥母)，从冉(日母)得声而有那(泥母)；愞、儒，孃(娘)、讓(让)，煖(暖)、輭(软)音符同而前者均属泥母，后者均属日母；然(日母)的异体字作難(应是泥母)以及古代声训有人(日母)内(泥母)也，男(泥母)任(日母)也等。更有现代汉语方言保存日母古读的例子，只举苏州话如下：

热 ȵ*iɤʔ^{24}(白)	饶 ȵiæ^{24}	肉 ȵioʔ^{23}(白)	人 ȵin^{24}(白)	让 ȵiaŋ^{331}(白)
绒 ȵioŋ^{24}	软 ȵiɸ^{331}			

章氏此说也是为现在许多人所承认的。

于是，日母字的吴音一律读归ナna 行，保持了日母的上古读音，和现代汉语语音发生分歧。如：上举然(日母)、弱(日母)两字的吴音例。再如以下这些日母字的吴音：

* ȵ 是 n 的变体。

热 rè——ネチnechi

饶 ráo——ニョウ(ネウ)nyō

肉 ròu——ニクniku

人 rén——ニンnin

让 ràng——ニョウ(ニヤウ)nyō

绒 róng——ニュnyu

软 ruǎn——ネンnen

日 rì——ニチnichi

如 rú——ニョnyo

其次,日母从上古到十四世纪元代的发展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ȵ→ ȵj→ ȵʑ→ nʐ→ ʑ

在 ȵʑ 音阶段,摩擦成分[ʑ]占优势,鼻音成分[ȵ]消失时,就可能出现只剩一个[ʑ]而再变为[ʐ]的情况(说见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上册75、125页)。现在有的汉语方言还保留了一些日母字声母为[z]或[dz]。举潮州、厦门话例子如下:

	日	热	绕	柔	然	刃	壤	绒	如	弱
潮州	zik^{5}	ziek^{5}	ziəu^{52}	ziu^{55}	zieŋ^{55}	zim^{52}	ziaŋ^{52}	zoŋ^{55}	zu^{55}	ziak^{5}
厦门	dzit^{5}	dziat^{5}(文) dzuat^{32}(白) dzuaʔ^{5}(白)	dzidu^{33}	dziu^{24}	dzian^{24}	dzim^{33}	dziɔŋ^{51}	dziɔŋ^{24}	dzu^{24}	dziɔk^{5}

日母字的汉音一律读归ザza行。如:上举然、弱两字的汉音例。再如:

热——ゼツzetsu(汉)

饶——ジョウ(ゼウ)jyō(汉)

肉——ジクjiku(汉)

人——ジンjin(汉)

让——ジョウ(ジヤウ)jyō(汉)

绒——ジュウjyū(汉)

软——ゼンzen(汉)

日——ジツjitsu(汉)

如——ジョjyo(汉)

此可能即适才所述在发展途中的日母的那种音,而此音在部分现代汉语方言里还有所保留。

汉音多数读归清音,唯明母字(第二条)、泥母字(第五条)、疑母字(第五条、第十三条)、日母字(第十一条)的汉音读归浊音。其原因已于上列诸条中分别讲明。此处尚可再从音理上总地给以阐释。即此四母全为鼻音声母(古称次浊母)——其中日母今虽非鼻音,但在古

代亦是鼻音。汉语鼻音声母皆为浊音,因而影响所转化出之辅音成为浊音。

再说几个特殊字:

一、荣、锐、容、融——这几个字,现代汉语读 r 声母,但均非日母字而是云母(荣)、以母(锐、容、融)字。应为零声母而例外地成了 r 声母。故音读对应为:

荣 róng——ヨウ(ヤウ)yō(吴)、エイ ei(汉)

锐 ruì——エイ ei(吴、汉)

容 róng——ユ yu(吴)、ヨウ yō(汉)

融 róng——ユ yu(吴)、ユウ yū(汉)

二、瑞——现代汉语读 r 声母,但非日母字而是禅母字。应按前十条中第四项内容处理。故音读对应为:

瑞 ruì——ズイ(ズヰ)zui(吴)、スイ(スヰ)sui(汉)

三、阮——现代汉语读 r 声母,但非日母字而是疑母字。应按前第五条中关于疑母内容处理。故音读对应为:

阮 ruǎn——ガン(グワン)gan(吴)、ゲン gen(汉)

四、嵘——现代汉语读 r 声母,但此字不属日母而古有两读,一为永兵切,云母,一为户萌切,匣母。据匣母,应按前第八条第三项处理。故音读对应为:

嵘 róng——オウ(ワウ)ō(吴)、コウ(クワウ)kō(汉)

据云母,则应读归ア a 行,ヤ ya 行等。详见后第十三条第一项。故此字的又一音读为:

嵘——ヨウ(ヤウ)yō(吴)、エイ ei(汉)

12. z、c、s——サ sa 行 s、ザ za 行[dz]。例:

"早"中为 zǎo,日为ソウ sō(吴)、ソウ(サウ)sō(汉)

"才"中为 cái,日为ザイ zai(吴)、サイ sai(汉)

"擦"中为 cā,日为セチ sechi(吴)、サツ satsu(汉)

"寺"中为 sì,日为ジ ji(吴)、シ shi(汉)

现代汉语 z、c、s 声母,主要来自精、清、从、心、邪母。凡属这些母的字,即现代汉语读 z、c、s 声母的字,音读一律读归サ sa 行或ザ za 行。并不再区别送气、不送气,塞擦音、擦音。还和前面一样,由于清、浊不同,对应也不同。分别解说如下:

第一,凡精、清、心母字,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サ sa 行。如:上举早(精母)、擦(清母)两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则 zé(精母)——ソク soku(吴、汉)

总 zǒng(精母)——ス su(吴)、ソウ sō(汉)

粗 cū(清母)——ソ so(吴、汉)

撮 cuō(清母)——セ se(吴)、サイ sai(汉)

宋 sòng(心母)——ス su(吴)、ソウ sō(汉)

速 sù(心母)——ソク soku(吴、汉)

第二，凡从、邪母字，吴音读归ザza行，保持全浊；汉音读归サsa行，已经清化。如：上举才（从母）、寺（邪母）两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慈 cí（从母）——ジji（吴）、シshi（汉）

杂 zá（从母）——ゾウ（ザフ）zō（吴）、ソウ（サフ）sō（汉）

在 zài（从母）——ゼze（吴）、サイsai（汉）

层 céng（从母）——ゾウzō（吴）、ソウsō（汉）

颂 sòng（邪母）——ジュjyu（吴）、ショウshyō（汉）

俗 sú（邪母）——ゾクzoku（吴）、ショクshyoku（汉）

此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庄、初、崇、生母而现在不读卷舌声母的字。如：辎、滓、责、仄、谮（均庄母）、厕、测、恻、篡（均初母）、俟、岑、涔（均崇母）、洒、色、涩、瑟、搜、森、所（均生母）等。当然在音读中也就都读归サsa行或ザza行了。如：

滓 zǐ——シshi（吴、汉）

仄 zè——シキshiki（吴）、ショクshyoku（汉）

测 cè——シキshiki（吴）、ショクshyoku（汉）

篡 cuàn——サンsan（吴、汉）

岑 cén——ジンjin（吴）、シンshin（汉）

俟 sì——ジji（吴）、シshi（汉）

搜 sōu——シュshyu（吴）、シュウ（シウ）shyū（汉）

所 suǒ——ソso（吴）、ショshyo（汉）

和前面几处一样，与z、c、s对应的音读也不区分送气、不送气，塞擦音、擦音。

有个泽字，很有意思。此字今音zé，但属澄母，古应归定母，读舌头音。今厦门、福州两处的方言的泽字音仍是[tɪk⁵]、[teiʔ⁴]。故音读读归ダda行和タta行：

泽 zé——ジャク（ヂャク）jyaku（吴）、タクtaku（汉）

13. ○——アa行○、ヤya行○、ワwa行○、カka行g，ガga行[g]、マma行m、バba行[b]、ナna行n、ザza行[dz]。例：

"阿"中为ā或ē，日为アa（吴、汉）

"碗"中为wǎn，日为ワンwan（吴、汉）

"约"中为yuē或yāo，日为アクaku（吴）、ヤクyaku（汉）

"尤"中为yóu，日为ウu（吴）、ユウ（イウ）yū（汉）

"溢"中为yì，日为イチichi（吴）、イツitsu（汉）

"盈"中为yíng，日为ヨウ（ヤウ）yō（吴）、エイei（汉）

"语"中为yǔ，日为ゴgo（吴）、ギョgyo（汉）

"物"中为wù，日为モチmochi（吴）、ブツbutsu（汉）

"儿"中为ér，日为ニni（吴）、ジji（汉）

"丸"中为wán，日为ガン（グワン）gan（吴）、カン（クワン）kan（汉）

现代汉语的零声母来自影、云、以、疑、微、日、匣母。于是这些零声母字,在音读中,却各随其类,彼此不同。分别解说如下:

第一,凡影、云、以母字,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アa 行,ヤya 行或ワwa 行。影,全清;云、以,次浊;云、以来源又不相同;但音读均不加区别。如:上举阿(影母)、约(影母)、碗(影母)、尤(云母)、溢(以母)、盈(以母)等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蛙 wā(影母)——ワwa(吴、汉)

沃 wò(影母)——オク(ヲク)oku(吴)、ヨクyoku(汉)

违 wéi(云母)——イ(ヰ)i(吴、汉)

曰 yuè(云母)——オチ(ヲチ)ochi(吴)、エツ(ヱツ)etsu(汉)

亦 yì(以母)——ヤクyaku(吴)、エキeki(汉)

勇 yǒng(以母)——ユyu(吴)、ヨウyō(汉)

假名和影、云、以母的关系

	ア	イ	ウ	エ	オ	ヤ	ユ	ヨ	ワ
影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云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有	无
以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一些音读和现代汉语的四呼不一致①。显著的例子如下:

	日　语　音　读	现代汉语字音	
威	イ(ヰ)② i(吴、汉)	wēi	齐合不一致
为	イ(ヰ) i(吴、汉)	wéi	
委	イ(ヰ) i(吴、汉)	wěi	
畏	イ(ヰ) i(吴、汉)	wèi	
迂	ウu (吴、汉)	yū	合撮不一致
于	ウu (吴、汉)	yú	
雨	ウu (吴、汉)	yǔ	
雲	ウン un (吴、汉)	yún	
云	ウン un (吴、汉)	yún	
酝	ウン un (吴、汉)	yùn	
韵	ウン un (吴、汉)	yùn	

① 日语里没有四呼的概念。这里只是根据音读的实际情况看它相当于汉语的那一呼罢了。

② ヰ wi 系旧读,今已不用。否则相当于汉语的合口呼,双方一致了。

续 表

	日 语 音 读	现代汉语字音	
衣	エ e (吴)	yī	开齐不一致
缢	エイ ei (吴、汉)	yì	
易	エキ eki (汉)	yì	
乙	オチ ochi (吴)	yǐ	
邑	オウ(オフ) ou (吴)	yì	
忆	オキ oki (吴)	yì	
音	オン on (吴)	yīn	
殷	オン on (吴)	yīn	
饮	オン on (吴)	yǐn	
隐	オン on (吴)	yǐn	
鸳	オン(ヲン) on (吴) エン(エン) en (汉)	yuān	开撮不一致
圆	オン(ヲン) on (吴) エン(エン) en (汉)	yuán	
远	オン(ヲン) on (吴) エン(エン) en (汉)	yuǎn	
怨	オン(ヲン) on (吴) エン(エン) en (汉)	yuàn	
渊	エン en (吴、汉)	yuān	
员	エン(エン) en (吴、汉)	yuán	

这一方面由于日语语音有自己的特点。如：日语里没有相当于汉语撮口呼的音读，不能和汉语四呼相一致。另一方面，也由于汉语的四呼是后起的，而且本身也在互相转化：开口可以变为齐齿，齐齿可以变为开口；开口可以变为合口，合口可以变为开口；撮口可以变为合口，也可以变为开口等。转化的条件有时是受了声母的影响（详见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上册133—140页）。现代汉语方言里这种例子很多。如：

家 jia——ga　　对 dui——dei
街 jie——ga　　退 tui——tei
鞋 xie——ha　　最 zui——zei
（开、齐转化）　（开、合转化）
猪 zhu——ju　　卷 juan——jian
专 zhuan——juan　　全 quan——qian
春 chun——qun　　选 xuan——xian
（合、撮转化）　（齐、撮转化）

事实上，零声母也可以转化。例如：

鱼、雨、月、园、云等字在现代汉语里是撮口呼，但在昆明话里都成了齐齿呼。陕西关中

话里有些口语音的字的四呼和现代汉语不合:孕、跃、匀由撮口变齐齿。尉、蔚、苇、渭、喂由合口变撮口。成都人称丸子为圆子,南京人把一个当地的地名一枝园叫一枝丸,苏州、无锡一带人常把"火旺了"说成"火[ioŋ³³¹]了"等。同时,有些音读的四呼,虽和现代汉语不同,但未必不和汉语方言或古汉语一致,也足以证明四呼的转化。如:音读读酝为ウンun(吴、汉),今陕西关中人就读酝为温。音读读缢为エイei(吴、汉),隘字就读 ài 音。音读读沃为ヨクyoku(汉),夭、妖两字就读 yāo 音;沃、妖原均芺声,芺亦从夭得声。音读读咽为エンen(吴、汉),同样音符的恩字就是 ēn 音。音读读於为 ウu(吴),古汉语里的於戏就读呜呼。音读读晏为エンen(吴)、アンan(汉)、此字本从安得声,而且今广州、厦门话里就是[a:n³³]、[an¹¹],现西南方言中也有类似现象。

于是,音读和现代汉语的四呼相龃龉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凡疑母字,吴音、汉音一律读归ガga 行。与前第五条中关于疑母字的对应全同。如:上举语(疑母)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额 é——ギャクgyaku(吴)、ガクgaku(汉)

咬 yǎo——キョウ(ゲウ)gyō(吴)、ゴウ(ガウ)gō(汉)

言 yán——ゴンgon(吴)、ゲンgen(汉)

硬 yìng——ギョウ(ギャウ)gyō(吴)、ゴウ(ガウ)gō(汉)

吴 wú——ゴgo(吴、汉)

玉 yù——ゴクgoku(吴)、ギョクgyoku(汉)

音读于此保持了疑母的古读,而使辅音变成了全浊辅音。现代汉语却全读零声母了。

第三,凡微母字,吴音一律读归マma 行,汉音一律读归バba 行。如:上举物(微母)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武 wǔ——ムmu(吴)、ブbu(汉)

袜 wà——マツmatsu(吴)、バツbatsu(汉)

微 wēi——ミmi(吴)、ビbi(汉)

万 wàn——マンman(吴)、バンban(汉)

文 wén——モンmon(吴)、ブンbun(汉)

亡 wáng——モウ(マウ)mō(吴)、ボウ(バウ)bō(汉)

吴音于此保持了微母字的古音。说见前第三条钱大昕轻唇音归重唇音说。至于汉音变作双唇口音则为一种鼻音脱落的音变。说见前第二条中解说。

第四,凡日母字,吴音读归ナna 行,汉音读归ザza 行。如:上举儿(日母)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而 ér——ニni(吴)、ジji(汉)

尔 ěr——ニni(吴)、ジji(汉)

耳 ěr——ニni(吴)、ジji(汉)

二 èr——ニni(吴)、ジji(汉)

吴音读归ナna行,是保存日母的古音。说见前第十一条章太炎日母古归泥母说。至于汉音读归ザza行,则是日母字音演化过程中的一种现象。说见前第十一条中解说。这也表明了吴音、汉音先后传入日本,时间不同。

第五,凡匣母字,吴音读归ガga行,汉音读归カka行。如:上举丸(匣母)字的吴音、汉音例。再如:

完 wán——ガン(グワン)gan(吴)、カン(クワン)kan(汉)

皖 wǎn——ゲンgen(吴)、カン(クワン)kan(汉)

莞 wǎn——ガン(グワン)gan(吴)、カン(クワン)kan(汉)

萤 yíng——ギョウ(ギャウ)gyō(吴)、ケイkei(汉)

肴 yáo——ギョウ(ゲウ)gyo(吴)、コウ(カウ)kō(汉)

此为匣母字在现代汉语里变零声母,而日语音读却保持古时原状之现象。说见前第八条中有关解说。只不多几个字。皖旧读 huǎn;莞,今广东东莞县的莞读 guǎn,不读 wǎn;肴旧读 xiāo。可证日语音读其来有自。

此外,还有个别字需要解释:

一、娲 wā——音读为ケke(吴)、カ(クワ)ka(汉)。因娲是见母字,古华切,又古蛙切,读蛙或窝乃晚起之汉语方音。

二、屿 yǔ——音读为ジョjyo(吴)、ショshyo(汉)。因屿是邪母字。

三、慵 yōng——音读为シュshyu(吴)、ショウshyō (汉)。因慵是禅母字。吴音作清音为例外。

四、歪 wāi——原作竵,《说文》:"竵,不正也。"火娲切,晓母。吴语把歪还叫 [hua44]。不知后世何时字与音俱变? 音读作エ(ヱ)e(吴)、ワイwai(汉)。可证其音传入日本不早。

五、熬 āo或 áo——音读作ゴウgō(吴)、ゴウ(ガウ)gō(汉)。当煮字讲的熬,古时就是此字,五劳切或牛刀切,疑母。音读与此合。《新华字典》以为此熬字来自爊或㸋,自然也有可能。两字并於刀切,影母。现代汉语读音大概即由此而来,音读却未用此音。

六、院 yuàn——云母,音读为ガン(グワン)gan(吴)、カン (クワン) kan(汉)。和匣母字的对应全同。此因云母上古归匣母。经音韵学者曾运乾、罗常培、葛毅卿等研究,云母归匣母已成定论。《广韵》、《集韵》中院又有胡官切一音,即属匣母。此音读大概是这一汉语声母演变的遗迹。

日语音读已有千余年历史,其间汉语语音几经变迁,繁复、错综异常。但上述各条对应规律,相当严整,举一反三,若合符节,有时竟丝毫不苟。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其确系客观的而绝非臆造。

有些现象貌似逸出范围,不合律令,但略加探究,即可发现其均另具因素而并非例外。此在以上诸条中已有所涉及,实至饶兴味之事。此项现象可能尚甚多,一时殆难遍考,再举一些例子如下:

一、淡 dàn 有一音读为エンen(吴、汉)，相当于汉语零声母，与«广韵»的以冉切(以母)合。其实淡字音符炎，于廉切，云母，今零声母，恰好相应。同时，炎有一音读为ダンdan(吴)、タン tan(汉)。与«类篇»的徒甘切(定母)合，恰好又与淡、啖、谈、锬、郯等字音一致。

二、质 zhì 有一音读为チchi(吴、汉)。与«广韵»的陟利切(知母)合。舌上音古归舌头音，此或其残迹。质，古又有之日、职日、脂利等切，并属章母(故音读又有サsa 行之音)。章、昌、船、书母古与端、透、定母近。此可能也是一个反映。

三、厦shà 音读为ゲge(吴)、カka(汉)。厦(此简体，原作廈)的 shà 音乃来自«集韵»的所嫁切(生母)，是晚起之音。厦字最初用夏字代替，后作厍，义并为堂下屋。直到«广韵»才收厦字，读音长期是胡雅切或亥雅切(匣母)。今尚有一异读 xià，专用于厦门地名，即其遗迹。此音读原来是保持了厦字的古音。

四、盾 dùn 有一音读为ジュンjyun(吴)、シュンshyun(汉)，与«广韵»的食尹切(船母)或«集韵»的竖尹切(禅母)合。今汉语方言中犹有读盾如顺者。如：双峰话就读作 [suən21]。

五、呕 ōu 有一音读为クku(吴、汉)，与«集韵»的亏于切(溪母)合。«广韵»只有乌侯切，影母。«说文»只有欧字，呕乃欧之后起字，当从口区声。区，«广韵»有两切：一乌侯切，影母；一岂俱切，溪母。因而«集韵»得增加溪母之切而音读与之一致。

六、这 zhè 音读为(1)ゴン gon(吴)、ゲンgen(汉)。(2)シャ shya(吴、汉)。这字在最初是迎的意思。字音是宜箭、鱼变、牛堰等切，疑母。此即第一音读之来历。后这被借用为近指指示代词。此代词最早多写成者或遮。两字均属章母。作为代词之这，虽无音韵地位，但推想亦应是章母。此即第二音读之来历。

七、唇 chún 音读为シンshin(吴、汉)。嘴唇之唇本作脣。脣«广韵»等是食伦、船伦、殊伦等切(船母、禅母)。后写成唇(此另一字，惊的意思)。唇，«广韵»等是侧邻、之人、船伦、之刃等切(庄母、章母、船母)。此音读可能即以唇字为准而与庄或章母之反切合。

八、见 jiàn 有一音读为ゲンgen(吴)、ケンken(汉)，与«广韵»、«集韵»的古甸、经甸等切(见母)之外的胡甸、形甸等切(匣母)合。故中国古籍中，见有 jiàn、xiàn 两读。音读与此 xiàn 音相应。

九、跳 tiào 音读为(1)ジョウ (デウ) jyō(吴)、チョウ(テウ) chyō(汉)。(2)ドウ dō(吴)、トウ(タウ)tō(汉)。古时跳、越两字同，都是跳跃的意思，越早废。跳之诸切：徒聊、田聊、徒刀、徒了等，均定母。越字音也有定母的反切。音读与此合。但越还有吐雕、他雕、土了等切(透母)。现代汉语字音乃由此而来。故跳字音两方面产生分歧。

十、草 cǎo 音读作ゾウzō(吴)、ソウ(サウ) sō(汉)。草木之草本作艸。此字音是采老切或采早切(清母)。后艸废而借草为之。草本义为栎树的果实橡斗。而草又变为皁或皂。皁，«广韵»、«集韵»是昨早切、在早切(从母)。此音读盖即皁字音。

十一、茶 chá 音读为ジャjya(吴)、サsa(汉)。古无茶字，即荼字。荼，定母。故荼亦宅加切或直加切(澄母)，原本一音。英语中茶为 tea，可证。后荼变梌，变茶，音亦变入崇母而作锄加切。此音读盖即此崇母字音。

十二、还有不少比较简单的例子:“近” jìn,音读为(1)コンkon(吴)、キンkin(汉)。(2)キki(吴、汉),与《集韵》的居吏切(见母)合。“罪”zuì,音读为セse(吴)、サイsai(汉),与《集韵》的粗贿切(清母)合。“液” yè,有一音读为 シャクshyaku(吴)、セキseki(汉),与《集韵》的施隻切(书母)合。“倚” yǐ,有一音读为キki(吴、汉)。与《集韵》的巨绮切(群母)合。唯吴音不作浊音为可怪。“揖” yī,有一音读为シュウ(シウ)shyū(吴、汉),与《集韵》的即入切(精母)或侧立切(庄母)合。“匀” yún,有一音读为キンkin(吴、汉),与《集韵》的规伦切(见母)合。“挠”náo,有一音读为コウkō(吴)、コウ(カウ)kō(汉),与《广韵》等韵书的呼毛、呼高、火高、馨幺诸切(晓母)合。“跪” guì,音读为キki(吴、汉),与《广韵》、《集韵》的去委切、古委切(溪母、见母)合。“诳” kuáng,音读为コウ(カウ) kō (吴)、キョウ(キャウ) kyō(汉),与《广韵》、《集韵》的居况切、古况切(见母)合。“彻” chè,音读为デチdechi(吴)、テツtetsu(汉),与《广韵》的直列切(澄母)合。“松” sōng,音读为ジュjyu(吴)、ショウshyō(汉),与《广韵》的祥容切(邪母)合。“石” shí,音读为シャクshyaku(吴)、セキseki(汉),与古代一音七各切(清母)合。

另一方面,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所有规律,都难于达到滴水不漏,概莫能外,偶或破例,亦属寻常;且并不影响主流,规律依然成立。

前第七条中的柜字,群母,但吴音一反常态,作清音,为キki(吴、汉)。前第十三条中的慵字,禅母,但吴音为清音。适才所举倚字,群母,但吴音也是清音。并其例。再举几个超出规律,不知其故的。现象如下:

“杏” xìng,匣母,音读作キョウ(キャウ)kyō(吴)、コウ(カウ)kō(汉)。“瓢” piáo,並母,音读作ヒョウ(ヘウ) hyō(吴、汉)。“席”xí,邪母,音读作シャクshyaku(吴)、セキseku(汉)。“范” fàn,奉母,音读作ホンhon(吴)、ハンhan(汉)。“翡”fěi,奉母,音读作ヒhi(吴、汉)。以上何以吴音均非全浊?“讶”yà,疑母,音读作グgu(吴)、カ ka(汉)。何以汉音非全浊?“拯” zhěng,章母,音读作ジョウjyō(吴、汉)。何以吴音,汉音都是全浊?“天” tiān,透母,音读作デンden(吴),テンten(汉)。“弗”fú,非母,音读作ブチ buchi(吴)、フツfutsu(汉)。“丰” fēng,敷母,音读作ブbu(吴)、フウfū(汉)。以上何以吴音是全浊?

上述种种,都是什么原因?是否一种讹误?起于汉语抑或起于日语?均有待于进一步研讨。

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探索

黎 新 第

引 言

在现代汉字中，凡是《广韵》中已有的，其普通话读音，大都可以从这个字在《广韵》中的反切和古今音变规律得到解释。例如“翻”字，《广韵》孚袁切，依据反切和古今音变规律折合，在普通话里应读fān，与实际读音正好相合。但也有好些例外情况。如“贷”字，普通话读dài，而《广韵》此字他代切，折合音①为tài，与实际不符。可是，在《广韵》里仍属他代切的“态”字，在普通话里确又读 tài，符合反切和古今音变规律。

如果单从音韵的角度考察，这种现象颇难说明。但只要改从文字的角度看，注意到“贷”是个形声字②，它的声符“代”在普通话里正好是读dài，而且还不只是“代”字，现代汉字中另外几个从“代”得声的字（袋岱黛玳）在普通话里也都念dài。这样，“贷”字不读tài而读dài，也就不奇怪了。

又如“矿”字，《广韵》古猛切，折合音为gǒng，实际却是读kuàng。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里，这个字都还注着“旧读gǒng”。gǒng怎么会变成kuàng呢？看看“矿”的声符“广”字，普通话读guǎng，而从“广”得声的另外一些现代字，除“犷”读guǎng 和“扩”读kuò外，其余的（旷纩圹邝）都读kuàng，“矿”字从读gǒng变为读kuàng的原因，似乎正在于此。

再如“觇”字，《广韵》丑廉切，折合音为chān，《现代汉语词典》此字也正是读chān音。但在 1979年修订重排本《新华字典》里，“觇”字除音chān外，还注着“俗读zhān”。这个俗读又是怎样产生的呢？看看“觇”字的声符“占”字，普通话读zhān，而从“占”得声的另外一些现代字，不少也读zhan（沾粘毡站估等）；虽然也有不读zhan的（店拈砧贴等），但总没有声母读 ch- 的。这，恐怕也就是“觇”字产生俗读的原因。

仍以“贷”字为例，它在普通话里读dài，实际是文字因素影响了古今音变的结果：其韵母和声调仍旧保持应有面貌，声母则因受到该字声符的影响而发生变异。如果再考虑到“矿”字和“觇”字的情况，给予这种现象一个概括的说明便是：一个形声字的读音，与依据《广韵》③反切和古今音变规律折合的读音不合，而与该字的声符或同声符的其他形声字的读音取得了某种一致。

为了称述方便，下面把这种现象称为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把声符或同声符其他形声字读音对形声字读音的影响，称为形声字读音类化作用。这一作用只改变一些形声字读音，并不改变古今音变规律。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读音类化现象只存在于这样一些形声字中：它们的折合音与它们的声符或同声符的其他形声字读音不一致。至于那些在这二者之间有一致性的形声字，则自然不存在这一现象。

还应当说明，并非所有实际读音与折合音不合的情况，都可以用读音类化作解释。只是读音类化的形声字，也为数不少，并且条例井然，因此值得探究。有人把"觇"字不读chān而读zhān之类通通斥之为读别字。殊不知对于这种别字，人人都免不了总是要读的。在讲普通话的人中，今天有谁还把"贷"字读成tài，"矿"字读作gǒng呢？

王力先生曾有一篇文章，叫做《汉字的形体及其音读的类化法》[4]，其中所说的"音读的类化"，正是指的有如前述的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本文下面尝试作的，便是承王力先生余绪，就此作一点进一步的探索。

一、读音类化的现代形声字及有关情况

表例：

Ⅰ A栏：读音类化的形声字和它在普通话中的实际读音与类化类型。

B栏：该字的《广韵》反切、音韵地位及依据古今音变规律折合出来的在普通话中的假定读音。

C栏：与该字同《广韵》反切的其他现代汉字及其在普通话里的读音。

D栏：作为该字声符的字的《广韵》反切、音韵地位及其在普通话里的读音。

E栏：与该字同声符的其他现代汉字在普通话里的读音情况（与该字同《广韵》反切者不计在内）。

1. 声母读音类化的现代形声字及有关情况：

	A	B	C	D	E
1	怖(次) bu x	普故切 去暮合一滂 pu	鋪〔舖〕 pu	博故切 布(常)去暮合一帮 bu	bu·1
2	瘢(次) ban x	薄官切 平桓合一并 pan	盘(常) 槃(生) 磐(不) 鞶(生) 蟠磻…… pan	北潘切 般(常)平桓合一帮 ban	ban·1
3	缤(不) bin yz	匹宾切 平真开三滂 pin		必邻切 宾(次)平真开三帮 bin	bin·次4不3生2 pin·生1 其它：bing.1
4	谱(次) pu x	博古切 上姥合一帮 bu	补　圃 bu　pu	滂古切 普(常)上姥合一滂 pu	pu·2

续 表

	A	B	C	D	E
5	蹼(不) 濮(不) pu z	博木切 入屋合一帮 bu	卜 bu	(粪)	pu· 常 1 次 2 不 3 bu· 不 1 fu· 生 1
6	僕(次) pu z	蒲木切 入屋合一并 bu		(粪)	pu· 常 1 次 2 不 5 bu· 不 1 fu· 生 1
7	贷(常) dai x	他代切 去代开一透 tai	忒 tai	徒耐切 代(常) 去代开一定 dai	dai·4
8	怼(生) dui x	直类切 去至合三澄 zhui	坠 zhui	都队切 对(常) 去队合一端 dui	
9	瞪(次) deng z	丈证切 去证开三澄 zheng		都滕切 登(常) 平登开一端 deng	deng· 常 1 次 2 不 2 生 4 teng· 生 1 zheng· 常 1 cheng· 次 1 生 1
10	艇(次) 挺^(次) 梃(生) ting x	徒鼎切 上迥开四定 ding	锭(铤) ding	特丁切 廷(次) 平青开四定 ting	ting·8
11	冬〔鼕〕(生) dong yz	徒冬切 平冬合一定 tong	彤佟(不) tong	都宗切 冬(常) 平冬合一端 dong	dong· 不 1 tong· 生 1 zhong· 常 1 生 1
12	蹋^(生) ta x	徒盍切 入盍开一定 da		(昜)	ta·7
13	挑～战(生) 窕(不) tiao yz	徒了切 上篠开四定 diao		(兆)	tiao· 常 2 不 2 生 2 diao· 生 1 yao· 不 2 生 1 其他: tao·5, chao.1
14	汞(次) gong yz	胡孔切 上董合一匣 hong	澒 hong	古红切 工(常) 平东合一见 gong	gong·常 2 次 1 生 2 kong· 常 1 hong·常 1 次 1 不 1 其他: gang· 4, jiang· 3……

续表

	A	B	C	D	E
15	柯(不) 牁(生) ke yz	古俄切 平歌开一見 ge	哥(常) 歌 ge	枯我切 可(常) 上哿开一溪 ke	ke· 次1不5生1 he· 常2不1生1 ge· 生1, e· 生1 其他: a·2
16	痾(不) ke yz	乌何切 平歌开一影 e	阿～阿(生) e	同　上	ke· 次1不5生2 he· 常2不1生1 ge· 生1 其他: a·2
17	蔻(不) kou x	呼漏切 去候开一晓 hou		苦候切 寇(次) 去候开一溪 kou	kou·1
18	鄺(不) kuang yz	古晃切 上荡合一见 guang	廣(常) guang	(廣)	kuang· 常1次1生2 guang· 生 1 其他: kuo· 1
19	恢(次) 诙(不) hui x	苦回切 平灰合一溪 kui	魁悝盔(次) kui	呼恢切 灰(常) 平灰合一晓 hui	
20	荟(不) hui yz	烏外切 去泰合一影 wei		黄外切 会(常) 去泰合一匣 hui	hui· 次2生1 gui. 次1生1 其他: kuai· 7
21	篲(生) hui x	徐醉切 去至合三邪 sui	遂隧穟…… sui	祥歲切又 彗⑤(不) 于歲切 hui	hui· 3
22	蠖(不) huo yz	烏郭切 入铎合一影 wo		(蒦)	huo· 常2 生4 其他: o·1, yue· 3, hu· 1
23	泓(不) hong x	烏宏切 平耕合二影 weng		胡肱切 弘(生)平登合一匣 hong	
24	嵇(不) ji x	胡鸡切 平齐开四匣 xi	兮奚蹊 xi	古奚切 稽(次) 平齐开四见 ji	
25	诘(不) ji, jie yz	去吉切 入质开三溪 qi		居质切 吉(常) 入质开三见 ji	ji· 不1生1 jie· 常1次1不4 生 1 xie· 生 1 其他: xia· 1

续 表

	A	B	C	D	E
26	頡仓~(不) jie yz	胡结切 入屑开四匣 xie	頡~頏 xie	同 上	同 上
27	疽(次) 雎(不) 狙(不) 趄(不) 岨(生) ju y	七余切 平魚合三清 qu	蛆(次) qu	子余切 且(生) 平鱼合三精 ju	ju· 常 1 次 2 不 1 其他: zu· 6, cu. 3, jie· 1, qie. 1
28	〔艦〕(次) 檻~车(不) jian y	胡黤切 上檻开二匣 xian		古衔切 监(常) 平咸开二见 格忏切 去鉴开二见 jian	jian· 次 1 其他: lan· 5, gan· 1, kan· 1.
29	娟(不) juan x	於缘切 平仙合三影 yuan	蜎(生) yuan	(肙)	juan· 6
30	捐(常) juan x	与专切 平仙合三以 yuan	鳶緣……yuan 沿 yan		同 上
31	荩(不) 烬(生) 赆(生) jin x	徐刃切 去震开三邪 xin		慈忍切 尽(常) 上震开三从 jin	jin· 2
32	浚疏~(次) 峻(不) jun yz	私閏切 去稕合三心 xun	迅浚~县(生) xun	(夋)	jun· 次 1 不 2 生 1 qun· 不 1 其他: suan· 3, suo· 4, qu· 2, quan· 1……
33	胫(不) jing yz	胡定切 去径开四匣 xing		(巠)	jing· 常 1 次 2 不 2 生 4 qing· 常 1 次 1 xing· 不 1 其他: jin·1, keng·1
34	茎(次) jing yz	户耕切 平耕开二匣 heng		(巠)	同 上

续表

	A	B	C	D	E
35	絅(生) jiong yz	口迥切 上迥合四溪 qiong		(同)	jiong· 次1不1生3 xiong· 生 1 其他: qing· 2
36	迥(次) 泂(生) jiong yz	户顶切 上迥合四匣 xiong		(同)	jiong· 不1生3 xiong· 生 1 其他: qing· 2
37	棲(次) qi x	先稽切 平齐开四心 xi	西栖栖犀 xi	七稽切 妻(常) 平齐开四清 qi	qi·5
38	讫(次) qi yz	居乞切 入迄开三见 ji		去讫切 乞(次) 入迄开三溪 qi	qi· 不1生1 yi· 不1 其他: ge· 5, he· 1, ku· 1, chi· 1
39	迄(不) 汔(生) qi yz	许迄切 入迄开三晓 xi		同 上	qi· 次 1 yi· 不 1 其他: ge· 5, he· 1, ku· 1, chi· 1
40	鞘刀～(不) qiao yz	私妙切 去笑开三心 xiao	笑肖(次) xiao	(肖)	qiao· 次2不2 xiao· 常3次4不1 生 2 其他: shao· 8, zhao· 1
41	誚(不) qiao yz	才笑切 去笑开三从 jiao	噍(生) jiao	(肖)	同 上
42	芡(不) qian yz	巨险切 上琰开三群 jian		去剑切 欠(常) 去酽开三溪 qian	qian· 次 2 xian· 生 1 其他: kan· 2 ruan· 1
43	畎(生) quan x	姑泫切 上铣合四见 juan		苦泫切 犬(次) 上铣合四溪 quan	
44	襁(不) qiang z	居两切 上养开三见 jiang	膙(生) jiang	其两切 强勉～(常) 上养开三群 qiang	qiang· 不 1 jiang· 生 2

续　表

	A	B	C	D	E
45	溪[谿](次) 鸂(生) xi yz	苦奚切 平齐开四溪 qi		胡鸡切 奚(不) 平齐开四匣 xi	xi· 不1生2 qi· 生1 ji· 常1 其他: xie· 1
46	屣(生) 蓰*(生) xi x	所绮切 上纸开三生 shi		斯氏切 徙(次) 上纸开三心 xi	
47	系[係△](常) xi x	古诣切 去霁开四见 ji	計继系[繫]蓟髻 ji	胡计切 系(常) 去霁开四匣 xi	
48	懈(次) 廨(生) 薢△(生) xie x	古隘切 去卦开二见 jie	解～剖(常) jie	胡买切 解姓(生) 上蟹开二匣 xie	xie· 3
49	墟(不) xu yz	去鱼切 平鱼合三溪 qu	祛胠…… qu	朽居切 虚(常) 平鱼合三晓 xu	xu· 次1生1 qu· 不1 其他: xi· 1, hu· 1, shi· 1
50	植(常) 殖生～(次) 埴(不) zhi x	常职切 入职开三禅 shi	实湜 shi	除力切 直(常) 入职开三澄 zhi	zhi· 3
51	茱(不) 銖(不) 洙(生) zhu yz	市朱切 平虞合三禅 shu	殳殊(次) shu	章俱切 朱(常) 平虞合三章 zhu	zhu· 常1次2生3 shu· 生1 其他: zhou· 1
52	峥(不) 鬇(生) zheng yz	士耕切 平耕开二崇 助庚切 平庚开二崇 cheng		侧茎切 争(常) 平耕开二庄 zheng	zheng· 次4不2 生1 cheng· 生1 其他: jing· 2
53	嘲～笑(次) chao y	陟交切 平肴开二知 zhao	嘲～哳(生) zhao	直遥切 朝～代(常) 平宵开三澄 chao	chao· 次1 其他: miao· 1

续表

	A	B	C	D	E
54	慑△(次) she y	之涉切 入葉开三章 zhe	摺褶(生) zhe	(聂)	she· 次 1 不 1 其他: nie· 4
55	跚(不) 姗(不) 珊(不) shan y	苏干切 平寒开一心 san		(册)	shan· 次 1 其他: zha·1
56	沈[瀋](次) shen x	昌枕切 上寝开三昌 chen		式荏切 审(次) 上寝开三书 shen	shen· 2
57	燥(次) zao yz	苏老切 上晧开一心 sao	嫂扫～地 sao	(喿)	zao· 次 2 生 1 sao· 次 1 生 1 cao· 常 1 其他: qiao· 1
58	噪(生) zao yz	苏到切 去号开一心 sao	扫～帚 sao	(喿)	zao· 次 3 sao· 次 1 生 1 cao· 常 1 其他: qiao· 1
59	悴(次) 萃(不) 瘁(不) cui yz	秦醉切 去至合三從 zui		(卒)	cui· 次 2 不 3 zui· 常 1 生 1 sui· 常 1 其他: cu· 1, su· 1, zuo· 1
60	粹(次) cui yz	雖遂切 去至合三心 sui	祟邃谇(生) sui	(卒)	cui· 次 2 不 5 zui· 常 1 生 1 sui· 常 1 其他: cu· 1, su· 1, zuo· 1

2. 韵母读音类化的现代形声字及有关情况:

	A	B	C	D	E
1	朴[樸]～素(次) 璞(不) pu x	匹角切 入觉开二滂 po	朴厚～(生) po	(菐)	pu· 常 1 次 1 不 4 其他: bu· 1, fu· 1

续 表

	A	B	C	D	E
2	泸(不) 胪(不) lu x	力居切 平鱼合三来 lü	闾驴(常) lü	落胡切 卢(次) 平模合一来 lu	lu· 11
3	剧(常) ju yz	奇逆切 入陌开三群 ji		(豦)	ju· 常 1 不 1 生 2 jue· 不 1 其他: qu·1· xue·1
4	壻(次) xu x	苏计切 去霁开四心 xi	细 xi	相居切 胥(不) 平鱼合三心 xu	xu· 3
5	跋(次) 魃(不) 茇(不) 胈(不) 鼥*(不) 鲅*(不) ba y	蒲拨切 入末合一並 bo	钹(不) bo	(犮)	ba· 常 1 其他: fa· 1, fu· 4
6	荚(次) 颊(次) 铗(生) 蛱^Δ(不) jia yz	古协切 入帖开四见 jie		古洽切 夹(常) 入洽开三见 jia	jia· 不 2 生 2 其他: xia· 4, xie· 1
7	侠(次) xia x	胡颊切 入帖开四匣 xie	协挟～制(生) xie	同 上	xia· 次 2 不 1 其他: jia· 4
8	浃 (不) jia yz	子协切 入帖开四精 jie		同 上	jia· 次 2 不 2 生 3 其他: xia· 4 xie· 1
9	划[劃](常)嫿(生) hua x	胡麦切 入麦合二匣 huo	获 huo	胡卦切 画(常) 去卦合二匣 hua	.
10	谟(不) 模～范(常) 摹(生) 嫫(生) mo z	莫胡切 平模合一明 mu	模～子 mu	慕各切 莫(次) 入铎开一明 mo	mo· 常 1 次 4 不 2 生 1 mu· 次 5 ma· 不 1 mao· 生 1

续表

	A	B	C	D	E
11	祚(生) 胙(生) 阼(生) zuo yz	昨誤切 去暮合一从 zu		(乍)	zuo· 常 2 不 1 生 4 ze· 生 3 za· 不 1 zen· 常 1 其他: zha· 10, zhai· 1, cu· 1
12	措(次) 厝(生) cuo y	仓故切 去暮合一清 cu	醋(常) cu	(昔)	cuo· 常 1 其他: xi· 2, ji· 1, jie· 1, que· 1, zha· 1, chai·1
13	液(次) 腋(次) 掖(不) ye x	羊益切 入昔开三以 yi	亦奕睾译易…… yi	羊谢切 夜(常) 去禡开三以 ye	
14	徘(不) pai y	薄回切 平灰合一並 pei	培陪赔裴(不) pei	(非)	pai· 常 1 不 1 生 1 其他: fei· 13, bei· 2, zui· 1
15	憊(不) bei x	蒲拜切 去怪开二並 bai		平秘切 備(常) 去至开三並 bei	
16	倍^(常) 蓓^(不) bei yz	薄亥切 上海开一並 bai		(音)	bei· 次 1 生 1 bu· 常 1 生 1 bang· 生 1 其他: pei· 5, pou· 2……
17	崴~嵬(不) wei x	乙皆切 平皆合二影 wai		於非切 威(常) 平微合三影 wei	wei· 1
18	雹(次) bao yz	蒲角切 入覺开二並 bo		布交切 包(常) 平肴开二幫 bao	bao· 常 2 次 3 不 3 生 1 其他: pao· 11, fu· 1
19	貿(次) mao y	莫候切 去候开一明 mou	戊 茂 wu mao	莫飽切 卯(次) 上巧开二明 mao	mao· 次 1 不 1 生 3 其他: liao·1

续 表

	A	B	C	D	E
20	袤(不) 楙(生) mao y	同 上	同 上	莫浮切 矛(次) 平尤开三明 mao	mao· 次 1 不 1 生 1 其他: rou· 1
21	瑁(不) mao y	莫佩切 去队开一明 mei	妹 昧 mei	莫报切 冒(常) 去号开一明 mao	mao· 常 1 其他: xu· 1, feng· 1
22	廖^姓(不) liao yz	力救切 去宥开三来 liu	鎦溜留 liu	(翏)	liao· 不 3 生 2 lao· 生1, lu· 次 1 其他: miao· 1, jiao· 1, miu· 2……
23	艘(次) sou yz	苏遭切 平豪开一心 sao	骚搔臊缫 sao	苏后切 叟(不) 上厚开一心 sou	sou· 次 1 不 3 生 5 sao· 常 1 其他: shou· 1
24	攒积～(次) zan yz	作管切 上缓合一精 zuan	纂缵(生) zuan	则旰切 赞(常) 去翰开一精 zan	zan· 常 1 不 1 生 2 zuan· 常 1 生 1 za· 生 1 其他: cuan· 1
25	痃(不) xuán z	胡田切 平先开四匣 xián	贤弦(次) 絃(次) 舷(不) xián	胡涓切 玄(次) 平先合四匣 xuan	xuan· 次 1 不 1 生 2 xian· 次 1 不 1 其他: qan· 生 1
26	矜～持(不) jin yz	居陵切 平蒸开三见 jing	兢 jing	居吟切 今(常) 平侵开三见 jin	jin· 次 1 不 1 生 1 其他: qin·4, yin·2, qian·2, nian· 1, tan· 1 ……
27	盲(次) mang yz	武庚切 平庚开二明 meng	虻(不) meng	武方切 亡(常) 平阳合三微 wang	mang· 常 1 次 3 不 1 meng· 生 1 其他: wang· 5, huang·1
28	憬(不) 璟(生) jing y	俱永切 上梗合三见 jiong	冏煚 jiong	居影切 景(常) 上梗开三见 jing	其他: ying· 1

3．声调读音类化的现代形声字及有关情况：

	A	B	C	D	E
1	傧(生) bīn yz	必刃切 去震开三帮 bìn	殡(次) 鬓(次) 摈(不) bìn	必邻切 宾(次) 平真开三帮 bīn	bīn· 次 1 不 2 生 1 其他：bīng· 1, pín· 1
2	邳(不) pī yz	符悲切 平脂开三並 péi		敷悲切 丕(不) 平脂开三滂 pī	pī· 次 1 生 2 其他：pēi· 2, piě· 1
3	鲱*(生) fēi yz	方未切 去未合三非 fèi	沸痱[疿](次) fèi	甫微切 非(常) 平微合三非 fēi	fēi· 次 1 不 3 生 3 fěi· 常 1 次 1 不 3 生 3 féi· 不 1 其他：bēi· 1, péi· 1, bèi· 1, zuì· 1, pai· 4
4	耵(不) dīng yz	都挺切 上迥开四端 dǐng	鼎顶(常) 酊(不) dǐng	当经切 丁(常) 平青开四端 dīng	dīng· 常 2 次 1 不 4 生 2 dìng· 常 2 其他：tīng· 1, tíng· 1 tǐng· 1, dēng· 1……
5	估～计(常) gū yz	公户切 上姥合一见 gǔ	股鼓古(常) 牯……(常) gǔ	(古)	gū· 常 1 次 2 不 4 gǔ· 不 3 生 2 gù· 常 1 生 1 其他：kū· 2, kǔ· 1, hù· 3 ……
6	稍～微(常) shāo yz	所教切 去效开二生 shào	稍～息潲(生) shào	(肖)	shāo· 次 1 不 3 生 2 shào· 次 1 其他：xiāo· 10, qiāo· 1, qiào· 4, zhào· 1……
7	鳟(不) zūn yz	才本切 上混合一从 徂闷切 去慁合一从 zùn		祖昆切 尊(次) 平魂合一精 zūn	zūn· 次 1 不 1 zǔn· 不 1 其他：dūn· 1, cún· 1

续 表

	A	B	C	D	E
8	综～合(次) zōng yz	子宋切 去送合一精 zòng	粽(生) zòng	作冬切 宗(常)平冬合一精 zōng	zōng· 次 3 生 1 zòng· 次 1 其他: cóng· 2, chóng·1, zèng·1
9	摧(次) cuī z	昨回切 平灰合一从 cuí		仓回切 崔(不)平灰合一清 cuī	cuī· 常 1 生 1 cuí· 生 1
10	殴(不) ōu yz	烏后切 上厚开一影 oǔ	呕～吐(次) ǒu	烏侯切 区(生)姓 平侯开一影 ōu	ōu· 次 2 不 3 òu· 次 1 生 1 其他: kōu· 2, qū· 3, shū·1, yù·1……
11	鞅△(不) yāng yz	於两切 上养开三影 yǎng		於良切 央(常)平阳开三影 yāng	yāng· 常 1 次 2 不 1 yàng· 不 1 其他: yīng· 1, yìng· 1, àng· 1
12	拥△[擁](常) yōng y	於隴切 平肿合三影 yǒng		於容切 雍(不)平鍾合三影 yōng	yōng· 4 其他: wèng· 2
13	谜△(次) mí z	莫计切 去霁开四明 mì		莫兮切 迷(常)平齐开四明 mí	mí mī
14	茗(不) míng x	莫迥切 上迥开四明 mǐng	酩(不) mǐng	武并切 名(常)平清开三明 míng	míng· 3
15	鲐△(生) tái yz	土来切 平咍开一透 tāi	胎(次) 台天～(生) tāi	堂来切 台* 平咍开一定 tái	tái· 常 1 次 1 不 2 生 1 tāi· 生 1 其他: dài· 4, yí· 5, zhì·1, shǐ·1……
16	燎(次) liáo yz	力照切 去笑开三来 liào		(寮)	liáo· 次 4 不 5 生 1 liǎo· 常 1 生 3 liāo· 次 1 生 1 liào· 常 1 次 1 其他: lǎo· 1
17	逻△(次) luó z	郎佐切 去箇开一来 luò		鲁何切 罗(次)平歌开一来 luó	luó· 次 4 不 1 生 2 luō· 次 1

续表

	A	B	C	D	E
18	譁(次) huá yz	呼瓜切 平麻合二晓 huā	花 huā	户花切 华(次)平麻合二匣 huá	huá· 次 1 不 1 huā· 次 1 huà· 不 1 其他: yè· 2, xuē· 1
19	琀°(生) hán z	胡绀切 去勘开一匣 hàn	憾 hàn	胡南切 含(常)平覃开一匣 hán	hán· 生 3 hàn· 生 1
20	畸°(次) qí yz	去奇切 平支开三溪 qī	攲(生) qī	渠羁切 奇(常)平支开三群 qí	qí· 常 1 不 2 生 1 qī· 不 1 其他: jī· 4, jì· 1, yī· 3, yǐ· 2
21	痊(次) 荃(不) 诠(不) 銓(生) 佺(生) 筌(生) quán y	此缘切 平仙合三清 quān	悛 quān	疾缘切 全(常)平仙合三从 quán	quán· 2 其他: shuān· 2
22	暇(次) xiá yz	胡驾切 去禡开二匣 xià	下夏 xià	(暇)	xiá· 常 1 不 2 生 1 xiā· 次 1 其他: jiā· 2, jiǎ· 2, jià· 1
23	值°(常) zhí yz	直吏切 去志开三澄 zhì	治 zhì	除力切 直(常)入职开三澄 zhí	zhí· 常 1 次 1 生 1 zhì· 常 1 其他: shì· 1
24	濴(生) yíng x	烏定切 去径合四影 yìng		永兵切 縈(不)平庚合三云 yíng	
25	柄(次) bǐng z	陂病切 去映开三帮 bìng		补永切 丙(次)上梗开三帮 bǐng	bǐng· 次 1 生 1 bìng· 常1
26	腐(常) fǔ x	扶雨切 上麌合三奉 fù	父 fù	方矩切 府(常)上麌合三非 fǔ	fǔ· 2
27	釜(生) fǔ x	同上	同上	方矩切 父田~(生) 上麌合三非 fǔ	fǔ· 常 1

续　表

	A	B	C	D	E
28	滏(生) fǔ x	同上	同上	扶雨切 釜(次)上麌合三奉 fǔ	
29	輔(次) fǔ y	同上	同上	方矩切 甫(次)上麌合三非 fǔ	fǔ. 次1不1生2 其他: pǔ· 2, pū·1, pú·3,pù·1, bǔ·5,bū· 2, bù· 1
30	仅〔僅〕(次)馑(不) 瑾(不) jǐn y	渠遴切 去震开三群 jìn	觐(生) 殣(生) jìn	居隐切 堇(生)上隐开三见 jǐn	jǐn· 次1不1 其他: qín· 2, yín· 1
31	境(常) jìng y	居影切 上梗开三见 jǐng	景警儆 jǐng	居庆切 竟(次)去映开三见 jìng	jǐng· 常1生1 其他: jiàng· 生 1
32	娶△(常) qǔ y	七句切 去遇合三精 qù	趣(常) qù	七庾切 取(常)上麌合三清 qǔ	其他: jù· 1, zuì· 1, zōu· 4
33	谴(次) qiǎn x	去战切 去线开三溪 qiàn		去演切 遣(次)上獮开三溪 qiǎn	qiǎn· 1
34	禧(次) xǐ x	许其切 平之开三晓 xī	熙嘻(次) 嬉(次) 譆(次) 熹(不) 僖(生) xī	虚里切 喜(常)上止开三晓 xǐ	xǐ· 2
35	暑(次) 曙(次) 薯(次) shǔ y	常恕切 去御合三禅 shù		(者)	shǔ· 常 1 其他: zhū·2, zhǔ·2, zhù· 3, dū·1, dǔ· 3, chǔ·2, tú· 1……
36	煣(生) 糅△(生) róu y	人久切 上有开三日 rǒu 人又切 去宥开三日 ròu		耳由切 柔(常)平尤开三日 róu	róu· 次2不2 其他: náo· 不 1
37	租△(次) zǔ yz	庄助切 去御合三庄 zù		(且)	zǔ· 常3生1 zū· 常1 其他: cū· 1, cú· 2, *jū· 8, jǔ· 3……*

续表

	A	B	C	D	E
38	佐(次) zuǒ x	则箇切 去箇开一精 zuò		臧可切 左(常)上哿开一精 zuǒ	
39	詠(次) 泳(次) yǒng x	为命切 去映合三云 yòng		于憬切 永(常)上梗合三云 yǒng	
40	餌(次) 珥(不) ěr y	仍吏切 去志开三日 èr	刵(生) 佴(生) èr	而止切 耳(常)上止开三日 ěr	ěr· 2 其他: mí· 1, róng· 1, nài· 1
41	緯(次) wěi yz	于贵切 去未合三云 wèi	胃渭谓…… wèi	(韦)	wěi·常 1 次 2 不 2 wéi· 常 2 生 3 wèi· 常 1 其他: huì· 1, yī· 1
42	痿(不) 萎枯～(次) wěi yz	於爲切 平支合三影 wēi	萎 衰落(次) wēi	於诡切 委(常)上纸合三影 wěi	wěi· 次 1 wēi· 生 1 wèi· 次 1 生 1 其他: wō·2
43	忤(不) 迕^(生) wǔ x	五故切 去暮合一疑 wù	误悟晤寤 wù	疑古切 午(常)上姥合一疑 wǔ	wǔ· 1 其他: chǔ· 1, xǔ· 1
44	蔓～延(次) màn z	无贩切 去愿合三微 wàn	蔓瓜～(生) wàn	母官切 又 曼(次)⑥无贩切 màn	màn· 常 1 次 1 不 3 生 3 mán· 次 1 不 2 生 2
45	垢(次) 诟^(生) gòu z	古厚切 上厚开一见 gǒu	狗苟 gǒu	胡遘切 后(常)去候开一匣 hòu	其他: hòu· 3, hóu· 1
46	叩^(次)扣^[釦](生) kòu y	苦后切 上厚开一溪 kǒu	口(常) kǒu	(口)	kòu· 常 1
47	纪～念(常) jì yz	居理切 上止开三见 jǐ	己(常) 纪姓(生) jǐ	(己)	jì· 常 1 次 1 jǐ· 生 1 其他: qǐ· 4, pǐ· 1, pèi· 1……

续 表

	A	B	C	D	E
48	俱～乐部(生) jù z	举朱切 平虞合三见 jū	拘驹痀 jū	其遇切 具(常) 去遇合三群 jù	jū· 次 2 不 1 jú· 生 1
49	歉^(次) qiàn y	苦簟切 上忝开四溪 qiǎn	嗛(生) 慊(生) qiǎn	去剑切 欠(常) 去酽开三溪 qiàn	qiàn· 2 其他: kǎn· 2, ruǎn· 1, xiān· 1
50	贮[貯](次) zhù x	丁吕切 上语合三知 zhǔ		直吕切 宁(生) 上语合三澄 zhù	zhù· 3
51	御^[禦](常) yù x	鱼巨切 上语合三疑 yǔ	语 yǔ	牛倨切 御(次) 去御合三疑 yù	
52	愈(次) 癒[瘉](次) yù y	以主切 上麌合三以 yǔ	庾(生) 窳(生) yǔ	(俞)	yù· 次 2 yú· 次 4 不 4 生 2 其他: shù· 1, shū· 2, tōu· 1

4．在声韵调三方面至少有两方面读音类化的现代形声字及有关情况：

	A	B	C	D	E
1	盯(不) dīng z	直庚切 平庚开二澄 chéng	枨(生) chéng	当经切 丁(常) 平青开四端 dīng	dīng· 常 1 次 1 不 4 生 2 dǐng· 常 1 不 1 dìng· 常 2 tīng· 不 1, tíng· 次 1 tǐng· 不 1, dǎ· 常 1
2	忸～怩(不) niǔ yz	女六切 上語合三疑 nǜ	衄(不) 恧朒 nǜ	(丑)	niū· 次 1 niǔ· 次 2 不 1 生 1 xiū· 常 1 chǒu· 次 1
3	綝*～纚(生) lín z	疏簪切 平侵开三生 sen 或 shen	森 参人～ sēn shēn	力寻切 林(常) 平侵开三来 lín	lín· 次 1 不 2 生 1 chēn· 1, lán· 1 jīn· 1, jìn· 1
4	礦(常) kuàng z	古猛切 上梗合二见 gǒng		古晃切 广(常) 上荡合一见 guǎng	kuàng· 次 1 不 1 生 2 guǎng· 生 1 kuò· 常 1

续 表

	A	B	C	D	E
5	糅(不) róu y	女救切 去宥开三泥 niù		耳由切 柔(常)平尤开三日 róu	róu· 次2不1 náo· 不 1
6	慵(生) yōng x	蜀庸切 平锺合三禅 chóng		余封切 庸(次)平锺合三以 yōng	yōng· 5
7	杧(生) 硭(生) máng x	武方切 平阳合三微 wáng	亡(常) 忘(常) wáng	莫郎切 芒(次)平唐合一明 máng	máng· 次1
8	嗫(不) 颞(不) niè y	而涉切 入葉开三日 rè		尼辄切 聂(不)入葉开三泥 niè	niè· 次1不1 shè· 次2不1 zhě· 生 1
9	聩(生) kuì z	五怪切 去怪合二疑 wài		居未切 贵(常)去未合三见 guì	kuì· 次2不3生2 huì· 生2 wèi· 生1 yì· 次1
10	槭(生) qī x	子六切 入屋合三精 zú	蹙(不) cù	仓历切 戚(次)入锡开四清 qī	qī· 2
11	辁*(生) quán yz	市缘切 平仙合三禅 chuán	遄　篅 chuán	疾缘切 全(常)平仙合三从 quán	quán· 次1不4 生2 shuān· 常1次2
12	劼(生) jié z	恪八切 入黠开二溪 qià		居质切 吉(常)入质开三见 jí	jié· 常1不5生1 jiē· 常1次1 xié· 生1, xiá 不1 jí· 生1, jì· 不 1
13	饷*(次) xiǎng z	始两切 上养开三书 shǎng		许亮切 向(常)去漾开三晓 xiàng	xiàng· 常1 shǎng· 次2
14	侦(次) zhēn z	丑贞切 平清开三彻 chēng	柽蛏赪(生) chēng	陟盈切 贞(次)平清开三知 zhen	zhēn· 不2生1 zhèng· 不 1

续　表

	A	B	C	D	E
15	甑(不) zhèng yz	子孕切 去证开三精 jìng		作滕切 昨棱切 曾(常) 平登开一精、从 zēng céng	zèng· [illegible]，cèng·生 1 [illegible]ng· 常 1 次 1 不 1 生 2 cēng· 生 1，sēng· 次 1 céng 常 1 次 1
16	苛(次) kē yz	胡歌切 平歌开一匣 hé	何(常) 河(常) 荷(次) hé	枯我切 可(常) 上哿开一溪 kě	kē· 不 6 生 2 kě· 不 2，hé· 不 1 生 1 gě· 生 1，ē·生 1，ā· 次 1
17	竣(不) jùn yz	七伦切 平谆开三清 qūn	逡(不) qūn	(夋)	jùn· 次 2 不 2 生 2 juān· 生 1，quān· 不 1 suān· 常 1 次 2，cūn· 不 1 suō· 次 2 生 2
18	鲸(次) jīng yz	渠京切 平庚开三群 qíng	擎檠黥(生) 勍(生) qíng	举卿切 京(常) 平庚开三见 jīng	jīng· 生 1 jǐng· 常 1 liáng· 常 1，liàng· 常 1 次 2 lüè· 次 1
19	捶(次) 箠(生) chuí yz	之累切 上纸合三章 zhuì		是为切 垂(次) 平支合三禅 chuí	chuí· 常 1 生 2 shuì· 常 1 duǒ· 生 1 tuò· 次 1
20	缯△(生) zēng z	疾陵切 平蒸开三从 céng		作滕切 曾姓(生) 平登开一精 zēng	zēng· 常 1 次 1 不 1 生 1 zèng· 次 1 不 1 cèng· 生 1，cēng· 生 1 sēng· 次 1，céng· 常 1 次 1
21	屿(次) yǔ z	徐吕切 上语合三邪 xù	序叙绪 xù	余吕切 与(常) 上语合三以 yǔ	yú· 不 1 生 1 yù· 次 1 jǔ· 常 1

5. 反方向的读音类化及有关情况

	A	B	C	同声符其他现代形声字 普通话读音情况
1	彗(不) 槥(生) 篲(生) huì x	祥岁切 去祭合三邪 suì 于岁切 去祭合三云 wei	卫(于岁切) wei	慧(次) 胡桂切 去霁合四匣 huì
2	矛(次) 蟊(不) mao y	莫浮切 平尤开三明 mou	谋牟眸侔 mou	茅(次) 莫交切 平肴开二明 mao 袤(不) 懋(生) 莫候切 去候开一明 mao 柔 rou
3	产(常) 浐(生) chan x	所簡切 上产开二生 shan		铲(次) 初限切 上产开二初 chan
4	孚(不) 俘(次) 稃(生)莩(生)郛(生) fú y	芳无切 平虞合三敷 fū	麸敷鄜 孵(次) fū	浮(次) 蜉(不) 桴(生) 罦(生) 缚谋 切 平尤开三奉 fú 脬 pao, 殍莩² piao
5	曼△(次) màn z	母官切 平桓合一明 mán 无贩切 去願合三微 wàn	馒(次) 鳗(不) 谩(不) 蔓～菁(生) 母官切 mán 蔓瓜～(生) 无贩切 wàn	慢(常) 嫚(生) 缦(生) 谟晏切 去谏 开二明 màn 漫(次) 幔(不) 墁(不) 鏝(不) 莫半 切 去换合一明 màn 熳(生) màn 鬘(不) 莫还切 平删开二明 mán
6	乎(次) hū x	户吴切 平模合一匣 hú	胡湖弧壶…… hú	呼(常) 滹(生) 荒乌切 平模合一晓 hū
7	刍(次) chú y	测隅切 平虞合三初 chū		鶵(生) 雏(次) 仕于切 平虞合三崇 chú 趋 qū
8	松△(常) sōng x	祥容切 平锺合三邪 sóng		鬆(常) 私宗切 平冬合一心 sōng 菘(不) 崧(生) 息弓切 平冬合三心 sōng 凇(不) 淞(生) 息恭切 平锺合三心 sōng
9	萤(次) 荧(不) yíng y	户扃切 平青合四匣 xíng	荥～阳(生) xíng	营(常) 茔(不) 蓥(生) 余倾切 平清 合三以 yíng 莹(不) 永兵切 平庚合三云 yíng 莺(次) 乌茎切 平耕开二影 yīng 萦(不) 於营切 平清合三影 yíng 荣 róng 蓥 qíng

2. 本表所收读音类化的字以见于1979年修定重排本《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者为限，所标普通话读音亦以二书为准。形声字声符无普通话读音或虽有普通话读音但与类化读音不一致者，不注音项，并外加"(　)"号。

3. 一个形体有几个意义不同的读音，则作为几个不同的字看待。

4. E栏及其他各栏"常"为常用字，"次"为次常用字，"不"为不常用字。所标"常"、"次"、"不"皆暂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通用汉字表（初稿）》(1956)为依据。凡不见于该表的，都暂视作生僻字，用"生"表示。

5. 读音类化的字有的在《广韵》中有多个反切，表中只选择其中与普通话音义对应或最为接近的一个。

6. 字的右上角标"*"号者为不见于《广韵》而见于《集韵》的字，所列反切亦相应为《集韵》反切。

7. 韵母或声母读音类化的字，A、B、C、D各栏皆只标声韵，不标声调，E栏计数，亦不分声调。声调读音类化和声韵调三方面至少两方面读音类化，A、B、C、D各栏皆声韵调全标，E栏计数亦分声调。

8. A栏之XYZ等，为读音类化类型，说明见二、2。

9. 为便于观察读音类化情况，表中除说明性质的文字外，必要时皆夹注繁体字。

10. 字条右上角有"△"号，表示《集韵》中有与普通话读音相合的反切，详见三、1。

11. 所谓反方向的读音类化是指：不是形声字的读音变得和声符或同声符的其他形声字一致，而是颠倒过来，作为某个形声字声符的字（有时也包括和这个声符字同《广韵》反切并以之为声符的字）读音变得和《广韵》反切不同、折合音亦不同，但却又以它为声符的形声字一致。

12. 与某个（或某几个）读音类化字同声符的其他现代形声字，一般皆以见于文字改革出版社所编的《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1975)者为限。

二、对现代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的分析

1. 文字因素影响现代形声字读音的内部证据

以下四种情况，都宜于用文字因素解释：

(1) 一些在《广韵》中同反切的形声字，在普通话里的读音，有的与折合音相同，有的不同。其中与折合音不同的却往往变得与该字声符或同声符的一些字读音相同或相近。

例如：怖(–101)，懟(–108)，墟(–149)，坍(–204)，划〔劃〕(–209)，液(–213)，痉(–321)，腐(–326)，鲸(–418)，峡(–421)。

(2) 一些声符相同的形声字，在《广韵》分属几个不同的反切，折合音亦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普通话读音却都与声符或同声符的一些字读音相同或相近。例如：朴(《广韵》普木切，

折合音为 pū),蹼(-105),仆(-106),朴~素(-201)普通话都读 pu；珂(«广韵»苦何切，折合音为 kē)，柯(-115)，疴(-116)，苛(-416)，普通话都读 ke；涓(«广韵»古玄切，折合音为 juān)，娟(-129)，捐(-130)普通话都读juan; 经(«广韵»古灵切,折合音为 jīng),茎(-134)，胫(-133)普通话都读 jing; 夹(«广韵»古洽切,折合音为 jiā)，颊(-206),浃(-208)普通话都读 jia 。

(3) 一些形声字不久前读音转移。其旧读或又读适与折合音相合，而今读或正读则适与其声符或同声符的一些字读音相同或相近。例如:

缤 bīn «广韵» 匹宾切，丁声树、李荣«古今字音对照手册» 1958(以下简称«手册»)音 pīn 。

疴 kē «广韵»乌何切,«新华字典» 1979年修定重排本(以下简称«新»)注旧读 ē 。

邝 kuàng «广韵»古晃切,«手册»音 guǎng。

襁 qiǎng «广韵»居两切,«手册»又音 jiǎng。

溪 xī «广韵»苦奚切,«现代汉语词典» 1979(以下简称«现汉»)注旧读 qī 。

嘲(~笑) cháo «广韵»陟交切,«新»注旧读 zhāo 。

坯 pī «广韵»芳杯切,«手册»又音 pēi 。

邳 pī «广韵»符悲切,«手册»又音 péi 。

掖液腋 yè «广韵»羊益切,«手册»又音 yì 。

惫 bèi «广韵»蒲拜切,«现汉»注旧读 bài 。

瑁 mào «广韵»莫佩切,«新»注旧读 mèi 。

艘 sōu «广韵»苏遭切,«手册»又音 sāo 。

痃 xuán «广韵»胡田切,«手册»音 xián 。

侦 zhēn «广韵»丑贞切,«新»注旧读 zhēng 。

傧 bīn «广韵»必刃切,«手册»音 bìn 。

琀 hán «广韵»胡紺切,«手册»音 hàn 。

暇 xiá «广韵»胡驾切,«手册»又音 xià 。

柄 bǐng «广韵»陂病切,«新»又音 bìng 。

禧 xǐ «广韵»许其切,«新»旧读 xī 。

佐 zuǒ «广韵»则箇切,«新»注旧读 zuò 。

曙 shǔ «广韵»常恕切,«手册»音 shù 。

鞅(颈組也) yāng «广韵»於两切,«现汉»注旧读 yǎng 。

俱 jù «广韵»举朱切,«新»旧读 jū 。

矿 kuàng «广韵»古猛切,«新»注旧读 gǒng 。

甑 zèng «广韵»子孕切,«新»旧读 jìng 。

鲸 jīng «广韵»渠京切,«手册»又音 qíng 。

屿 yǔ «广韵»徐吕切,«新»旧读 xù 。

（4）一、4 中列举的一些读音类化的字，在声韵调三方面至少有两方面读音类化。这就比只是在声韵调的某一方面读音类化的字，更难用文字以外的因素作解释。即如"盯"字(-401)，虽然似乎可以说上古无舌上音，ch- 变为 d- 是一种"返祖现象"，而韵母 -eng 变为 -ing 又是声母变化的必然结果。但是，这毕竟是发生在中古以后的事。如果说这里面没有文字因素在起作用，为什么同《广韵》反切的"棖"字普通话不也读 dīng，而同韵彻纽丑庚切的"橕"字却至今读 chēng 呢？

由于有以上证据，本文把凡是可以用文字因素说明的形声字古今音变例外现象，都作为读音类化处理。但并不排斥这当中，还可以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

2. 文字因素影响现代形声字读音的程度

本文前一部分共列举了读音类化现象 170 条，读音类化 250 字。其中声母读音类化的 60 条 89 字，韵母读音类化的 28 条 50 字，声调读音类化的 52 条 69 字，在声韵调三方面至少有两方面读音类化的 21 条 24 字，反方向读音类化的 9 条 18 字。在这 170 条 250 字中，可能有个别不很恰当的，但这只是笔者近年搜集所得，并非读音类化形声字的全部。因此，即以 250 字计算，是不会超过实际的。但现代汉字的总量也不易统计。这里暂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制定的《通用汉字表(初稿)》作依据，把问题限制在通用汉字的范围里，该表列常用字 1500，次常用字2050，不常用字 1850，合计 5400 字(不包括异体和简体)。上述 250 字中，有 189 字见于该表。这就等于说，在通用的现代汉字中，每百个字里面有将近 3.5 个是读音类化的形声字，但不是形声字的字，没有这个形声字读音类化的问题。虽然是形声字，如果该字的折合音和它的声符或同声符的一些字读音本来就相同，也没有读音类化问题。这样我们可以按照周有光先生在《现代汉字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⑦一文中提出的比例，在 5400 字中扣除 19% 的不含旁字，得含旁字（即本文所谓形声字）4374 字。如此得出的文字因素影响现代通用形声字的程度是大约 4%。如果再在其中扣除 52% 的同音含旁字，得异音含旁字 2100 个。由于周先生是立足于普通话读音确定含旁字是否同音的，这样一来，部分本来是异音含旁字的读音类化的字，也归到同音含旁字里面去了，应当转回到异音含旁字里。这种字暂以 100 计算，实得可以发生读音类化现象的现代通用形声字 2200 个光景。

189÷2200＝8.5%强。这就是现今文字因素影响可以发生读音类化现象的现代通用形声字的程度。

以上几个比例都不是很准确的比例，也不是很高的比例，但也足以表明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不可忽视了。

3. 现代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的条理

读音类化现象以读音类化字为一方(被类化方)，以类化字声符及同声符其他形声字为另一方(类化方)。总的说被类化方的读音要同类化方的读音取得某种一致，但由于类化方的情况有的比较复杂，这种一致也就表现为多种不同形式。

x 型：类化方不论字数多寡，读音一致。所谓一致，在被类化方只是声母读音类化时，意

味着类化方都读同一个声母；在只是韵母读音类化时，意味着类化方都读同一个韵母；其余类推。在这种情形下，被类化方的读音和类化方的读音取得简单的一致，没有选择性。

当 I. 读音类化字没有同声符的其他形声字；II. 读音类化字的声符没有现代读音，而同声符其他形声字读音一致；III. 读音类化字的声符和所有同声符的其他形声字读音一致时，其读音类化现象都属于 X 型。

类化方有现代读音的字(包括读音类化字声符在内)在两个以上，读音不一致。在这种情形下，被类化方的读音究竟同其中哪一个读音取得一致，有以下三种选择：

y 型：同读音类化字折合音邻近的读音一致。所谓邻近，在只是声母读音类化时，意味着韵母(个别情况下也包括声调的平仄)相同或相近；在只是韵母读音类化时，则意味着声母(个别情况下也包括声调的平仄)相同或相近，在只是声调读音类化时，则意味着声韵皆同或相近。

在类化方的多个读音中，只有一个是同读音类化字折合音邻近的。凡是属于这种情况的读音类化现象，都属于 y 型。

z 型：同有多数通用字的读音一致。所谓有多数通用字，应质量并重。一要有通用字，二要常用字、次常用字多。常用字比次常用字有"质量"，次常用字比不常用字有"质量"，作声符的字通常又比以它为声符的其他形声字有"质量"。

如果类化方的多个读音都和读音类化字的折合音邻近而仍有不同，则此类读音类化现象都属于 z 型。

yz 型：同和读音类化字折合音邻近而又有多数通用字的读音一致。类化方的多个读音，往往是既有和读音类化字折合音邻近，又有和读音类化字折合音不邻近的。而在和折合音邻近的读音中，必有一个有较多的通用字，而其余则较少。被类化方往往就和这个有较多通用字的读音取得一致。z 和 y 的关系在这里相当于点和面的关系。

x、y、z三型以外的读音类化现象，都可以纳入 yz 型。

前文例举的 170 条读音类化现象，以 yz 型为最多(67 条)，占总数的 39.4%。其次是 x 型(48条)，占 28.8%。再次为 y 型(30 条)，占 17.6%。最后为 z 型(25 条)，占 14.2%。详见第一部分各条所标示。

4. 现代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发生的界限

前面谈到，在可以发生读音类化现象的现代通用形声字中，现今实际发生这一现象的占 8.5 %，显然在可以发生的范围内，实际发生还要有进一步的条件。

可以从统计数字上得到这个条件的一些线索。在前边举到的 250 个读音类化的形声字中，仍暂以《通用汉字表(初稿)》为依据，常用字只有 20 个，生僻字只有 61 个，而次常用字和不常用字，倒有 169 个。这就表明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主要发生在不常用字及次常用字范围，在生僻字中发生较少，而在常用字中则很少发生。

在本文第一部分的表中，可以看到两个似乎和读音类化现象相矛盾的现象：

(1) 并非所有同声符的形声字读音都趋于一致。如同从"奚"声的字除读 xi 的而

外，还有读 ji（鸡）和 qi（蹊）的，从“爭”声的字，除读 zheng 的而外，也还有读 jing（静净）和 cheng（琤）的。

（2）同《广韵》反切的字有不同读音也并不都按声符的不同划分。如侦，丑贞切，普通话读 zhen；檉蟶赬亦丑贞切，普通话读 cheng；檉蟶与侦声符不同而赬则相同。又如庐臚，力居切，普通话读 lú，闾驴亦力居切，普通话读 lǘ，闾与庐臚声符不同，驴则相同。但这在实际上并不矛盾，而且恰好表明了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发生的界限，上举鸡不读 xì、静净不读 zheng 以及驴不读 lu，是因为这些字都是常见字，读音口耳代代相传，很难受文字因素的影响；蹊亦不读 xì，琤亦不读 zheng，赬亦不读 zhen，则是由于它们都是生僻字，读音历来大都要凭借韵书或字典，所以也不易受到文字因素的影响。

三、历史上的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探索

在汉字发展的历史上，也同样存在着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不可能逐一列举，但可以提出直接和间接的证据。

1. 直接证据是，一些现代形声字读音类化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宋元时代。例如：

挺 tǐng《广韵》徒鼎切，《集韵》又他顶切。

阘 tà《广韵》徒盍切，《集韵》又託盍切。

狙 jū《广韵》七余切，《集韵》又子余切。

系〔係〕xì《广韵》古诣切，《集韵》又胡计切。

薢 xie《广韵》古隘切，《集韵》又下买切。

挣 zhēng《广韵》士耕切、助庚切，《集韵》又中茎切。

慑 shè《广韵》之涉切，《集韵》又失涉切。

浹 jiā《广韵》子协切，《集韵》又讫洽切。

倍蓓 bèi《广韵》薄亥切，《集韵》又部浼切。

廖 liào《广韵》力救切，《集韵》又力吊切。

鞅 yāng《广韵》於两切，《集韵》又於良切。

擁 yōng《广韵》於隴切，《集韵》又於容切。

謎 mí《广韵》莫计切，《集韵》又緜批切。

鲐 tái《广韵》土来切，《集韵》又堂来切。

逻 luó《广韵》郎佐切，《集韵》又良何切。

譁 huá《广韵》呼瓜切，《集韵》又胡瓜切。

琀 hán《广韵》胡紺切，《集韵》又胡南切。

崎 qí《广韵》去奇切，《集韵》又渠羁切。

值 zhí《广韵》直吏切，《集韵》又逐力切。

柄 bǐng《广韵》陂病切，《集韵》又补永切。

娶 qǔ《广韵》七句切,《集韵》又此主切。

糅 róu《广韵》人久切,《集韵》又而由切。

詛 zǔ《广韵》庄助切,《集韵》又壯所切。

饵珥 ěr《广韵》仍吏切,《集韵》又忍止切。

迕 wǔ《广韵》五故切,《集韵》又阮古切。

詬 gòu《广韵》古厚切,《集韵》又居候切。

叩釦 kòu《广韵》苦后切,《集韵》又丘堠切。

歉 qiàn《广韵》苦簟切,《集韵》又诘念切。

御 yù《广韵》鱼巨切,《集韵》又牛据切。

輇 quán《广韵》市缘切,《集韵》又逡缘切。

繒 zēng《广韵》疾陵切,《集韵》又咨螣切。

曼 màn《广韵》母官切/无贩切,《集韵》又莫半切。

松 sōng《广韵》祥容切,《集韵》又思恭切。

螢熒 yíng《广韵》户扃切,《集韵》又于平切。/维倾切。

《集韵》的这些又音表明:早在《集韵》以前,这些字的读音就已经在一些地方类化。

怖 bù《广韵》普故切,《中原音韵·鱼模》音与布同(布,《广韵》博故切)。

艇 tǐng《广韵》徒鼎切,《中原音韵·庚青》音与挺同(挺,《集韵》他顶切)。

挑窕 tiǎo《广韵》徒了切,《中原音韵·萧豪》无同音字(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拟音 t'iau)。

蔻 kòu《广韵》呼漏切,《中原音韵·尤侯》音与寇同(寇,《广韵》苦候切)。

疽雎趄 jū《广韵》七余切,《中原音韵·鱼模》音与沮同(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拟音 tsy)。

娟 juān《广韵》於缘切,《中原音韵·先天》音与鵑同(鵑,《广韵》古玄切)。

棲 qī《广韵》先稽切,《中原音韵·齊微》音与妻同(妻,《广韵》七稽切)。

訖 qì《广韵》居乞切,《中原音韵·齊微》音与乞同(乞,《广韵》去乞切)。

誚 qiào《广韵》才笑切,《中原音韵·萧豪》音与俏同(俏,《广韵》七肖切)。

芡 qiàn《广韵》巨险切,《中原音韵·廉纖》音与欠同(欠,《广韵》去劍切)。

屣 xǐ《广韵》所綺切,《中原音韵·齐微》音与徙同(徙,《广韵》斯氏切)。

懈 xiè《广韵》古隘切,《中原音韵·皆来》音与獬同(獬,《广韵》胡买切)。

墟 xū《广韵》去鱼切,《中原音韵·鱼模》音与虛同(虛,《广韵》朽居切)。

萃悴粹 cuì《广韵》秦醉切,/虽遂切,《中原音韵·齐微》音与翠同(翠,《广韵》七醉切)。

划 huà《广韵》胡麦切,《中原音韵·皆来》音与画同(画,《广韵》胡卦切)。

璟 jǐng《广韵》俱永切,《中原音韵·庚青》音与景同(景,《广韵》居影切)。

忤 wǔ 《广韵》五故切,《中原音韵·鱼模》音与午同(午,《广韵》疑古切)。

贮 zhù 《广韵》丁吕切,《中原音韵·鱼模》音与紵同(紵,《广韵》直吕切)。

铓 mang 《广韵》武方切,《中原音韵·江阳》音与忙同(忙,《广韵》莫郎切)。

产 chan 《广韵》所简切,《中原音韵·寒山》音与铲同(铲,《广韵》初限切)。

这些字在周德清时代的中原地区,读音也已经类化。

《中原音韵》收字不多。据认为比《中原音韵》时代稍晚的《中州音韵》⑧,收字稍多一些。从《中州音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些现代普通话读音类化的字,在当时也已经类化。这些字是:

缤 bīn 《广韵》匹宾切,《中州音韵·真文》音与宾同(宾,《广韵》必邻切)。

贷 dài 《广韵》他代切,《中州音韵·皆来》音与代同(代,《广韵》徒耐切)。

梃 tǐng 《广韵》徒鼎切,《中州音韵·庚青》音与挺同(挺,《集韵》他顶切)。

赆 jìn 《广韵》徐刃切,《中州音韵·真文》音与尽同(尽,《广韵》慈忍切)。

蓰 xǐ 《集韵》所綺切,《中州音韵·齊微》音与徙同(徙,《广韵》斯氏切)。

珊 shān 《广韵》蘇干切,《中州音韵·寒山》音与删同(删,《广韵》所奸切)。

瀋 shěn 《广韵》昌枕切,《中州音韵·寻侵》音与审同(审,《广韵》式荏切)。

跋魃 bá 《广韵》蒲撥切,《中州音韵·歌戈》"叶巴"(巴,《广韵》伯加切)。

雹 báo 《广韵》蒲角切,《中州音韵·萧豪》"巴毛切"。

艘 sōu 《广韵》蘇遭切,《中州音韵·尤侯》音与溲同(溲,《广韵》所鸠切)。

攒 zǎn 《广韵》作管切,《中州音韵·寒山》音与趱同(趱,《广韵》则旰切)。

腐 fǔ 《广韵》扶雨切,《中州音韵·魚模》音与府同(府,《广韵》方矩切)。

譴 qiǎn 《广韵》去戰切,《中州音韵·先天》音与遣同(遣,《广韵》去演切)。

垢 gòu 《广韵》古厚切,《中州音韵·尤侯》"叶沟去声"。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普通话读音类化、在《集韵》又有相应又读的形声字,不少在《中原音韵》或/和《中州音韵》里面也表现出读音类化的情况。如挺、狙、係、倍、廖、柄、餌、珥、迮、诟、歉、御、绾、松、萤、焚等字就是这样。这反映了形声字读音类化的继承性和稳定性。但也有一些现代读音类化,在《集韵》中又有相应又读的形声字,在《中原音韵》或《中州音韵》里面,都没有表现出读音类化的情况(为《集韵》所有而为《中原音韵》或/和《中州音韵》所无的字,不包括在内)。如鞅、擁、謎、鲐、暹、崎、值、娶、诅、迮、御等字就是这样。对此,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是,《集韵》的一些显示读音类化的又读所反映的并非中原(中州)地区的读音,因此,在后来的《中原音韵》或/和《中州音韵》中,自然也就得不到印证。另一个解释是,形声字的类化读音虽然有继承性和稳定性,但这种性质只是相对的,并非一概如此,可以中断或起变化。如讫、诮、墟、梓、忤、和、赆、珊、跋、魃、艘、攒、谴、垢等十三字是《中原音韵》和《中州音韵》都有的,但讫等五字的读音《中原音韵》类化,《中州音韵》则与《广韵》反切相符。相反,赆等八字的读音《中州音韵》类化而《中原音韵》则与《广韵》反切相符。如果说,由于《中州音韵》时代比《中原音韵》稍晚,因此还可以将赆等八字的类化读音理解为《中原音韵》以后新

起的现象，但对于《中原音韵》讫等五字类化读音的中断，则似乎只有用形声字的类化读音也有不稳定的一面来解释。

《集韵》所收的字的读音不限于一个时代和地区，因此，虽然从它的又读中能够发现读音类化现象，但它却不可能表明某个字的类化读音是否与它的符合传统的"正读"同时同地并存。《中州音韵》则不然，它所收字的读音是属于同一时代和地区的。并且，它还和《中原音韵》不同，较多的形声字不区别意义的读音有两个：一个是类化的，一个是符合《广韵》反切的。如：

贷　与代同音，又与忒同音

芡　与欠同音，又与俭同音

珊　与删同音，又思关切

艘　与溲同音，又与骚同音

譁　与华同音，又与花同音

柄　与丙同音，又与病同音

腐　与府同音，又与付同音

谴　与遣同音，又丘砚切

饵珥与耳同音，又与二同音

歉　与欠同音，又叶谦上声

这反映了历史上一个形声字的类化读音，在一段时间里，往往和它的符合传统的"正读"同时并存的情况。

还有许多传统反切和声符读音不一致的形声字，如果查考它们历史上的读音，也往往可以发现有和声符读音一致的又读。和上述情况不同的，只是这些字到今天大都已经成了死字，或者，这样的读音已经消失或没有保存在普通话里。例如：

樘（同橕）　《广韵》丑庚切，《玉篇》又达郎切

鹘　《广韵》户八切，《集韵》又吉忽切

鬣　《广韵》卢达切，《集韵》又力蘖切

荍　普通话 qiáo，《广韵》渠遥切，《集韵》又尸周切

唉　普通话 āi，《广韵》烏開切，《集韵》又羽已切

憔　普通话 qiáo，《广韵》昨焦切，《中原音韵·萧豪》与蕉焦同音

禊　普通话 xì，《广韵》胡計切，《中原音韵·齐微》与契同音

块（墤）　普通话 kuài，《广韵》块、苦对切，墤、苦怪切。《集韵》块墤为异体，苦怪切。现在的济南、西安、扬州等地方言读[k'ue']。

这里还可以提出一个更早的例子。董同龢在他的《上古音韵表稿·叙论》⑨中论证上古照二系和精系的关系时，谈到"豺(字)到中古照例是应入之韵的。他所以仍留在皆韵，恐怕是受了谐声偏旁'才'的影响。有两个方向不同的现象可以印证这一说：(1)'鶅'字读入之韵而又有个或体作'鶅'，避免'才'dz'âi 声，而用'兹'声；(2)'茬'字在《广韵》有 dʐ'i 与 dʐ'ăi 两读，后一音显系缘'在'dzâi 而来"。

2. 间接的证据有两条，也都同样可以证明存在着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

一条是，历史上很早就有由于对一个形声字的哪一部分是声符的认识不同，因而改变一个字读音的现象。所改变的读音适与重新认定的声符相合。例如：

瓬　大徐《说文》：周家搏埴之工也。从瓦，方声。读若抵破之抵。臣铉等曰：抵音瓦，非声。未详。分两切。

按：此字"从瓦方声"而"读若抵破之抵（徐铉"音瓦"）"，说明许慎当时此字就可能已经由于又认瓦作声符而读同瓦音。

䢅　大徐《说文》：日月合宿。从辰，从会从辰辰亦声。植邻切。

按：此字《广韵》仅黄外切，《集韵》黄外切又植邻切。读黄外切，当是认会作声符的缘故。

頨　大徐《说文》：头妍也。从页，翩省声，读若翩。臣铉等曰：从翩声又读若翩，则是古今异音也。王矩切。

按：《广韵》此字王矩切又读若翩。既"读若翩"，则不当有王矩切。读王矩切当是又认羽作声符的缘故。

嘏　大徐《说文》大远也。从古，叚声。古雅切。

按：此字《玉篇》加下切，《广韵》古疋切，《集韵》举下切，皆与大徐《说文》此字"叚声"、"古雅切"相合。但《诗·周颂·载见》嘏与祜韵，《诗·鲁颂·閟宫》鲁与嘏韵，则显系以古为声符，读音接近于古。作为这种各认半边，是非难分的痕迹，《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嘏字都还保留着 gǔ、jiǎ 两个读音。

另一条是，历史上还有因文字讹误而改变形声字读音的现象。所改变的读音适与声符一致。例如：

鼁　《广韵》丘倨切，"鼁䵹，似虾蟆居陆地。"

周祖谟先生《<广韵>校刊记补遗》："案此字音丘倨切自陆氏尔雅释文而来。释文音起据反，说文此字从黽夫声，是不得音起据反，唐韵音七宿反大徐所本是也。……自鼀或误作鼁，字从去，遂有起据一音矣。当删。"

鶆　《广韵》洛哀切，"鶆鸠，鹰"。

周祖谟先生《<广韵>校刊记补遗》"案鶆鸠尔雅释鸟同。郭注云：'鶆当为鷞字之误耳。'"（来字《广韵》正是读洛哀切。）

鰑　《中华大字典》夷益切，音易。鱺鰑。

释义后而有一段按语："按龙龛手鉴。鰑、羊亦反，云鰑鱺也。然《广雅疏证》本有鱺鰑（抄案：此鰑字与所引《广雅疏证》不符，当作鰑）。鮦也，曹宪音阳。《玉篇》、《广韵》鰑并与章切、云赤也鱺（抄案：应作"赤、鱺也"）。是则鰑鰑或为一字。以形歧而音异。存考。"

鳦　《广韵》於筆切，"燕也。说文本作乙，燕乙，玄鸟也，齐鲁谓之乙，取鸣自呼，象形。本乌辖切。或从鸟。"

查乙字《广韵》亦于笔切。更查大徐《说文》,乚、乙为两字。"乚:玄鸟也,齐鲁谓之乚,取其鸣自呼,象形……乌辖切,乚或从鸟";"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于笔切"。显而易见,《广韵》是误将乚字认作乙字,又误䰰作䰰,䰰字遂读同乙音。音形皆误,而音误是由于形误。

四、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和字形字音的矛盾运动

形声字的声符本来是专为表音设立的。可以设想,在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一个形声字和它的声符,读音或者完全相同,或者比较接近。但随着时代的推移或地域的转换,按照语音发展的内部规律,许多字的读音发生了变化。作形声字声符的字的读音,往往和以它作声符的字变化不同。有相同声符的形声字读音,也常常相互歧异,还有一些作声符的字变得生僻起来。由于以上缘故,不少形声字的声符不再能够比较准确地表音,从根本上违背了形声字表音的宗旨。

这一严重情况,在形声字内部引起了一场以恢复声符表音功能为目的的矛盾运动。由于牵涉到字形、字音两个方面,姑且称之为字形字音矛盾运动。

从字形方面看,它促使一些形声字舍弃符合古今音变规律的读音,换上和它的声符或同声符其他形声字相同或更加接近的读音。这也就是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可以简称为改音就形。

从字音方面看,它促使一些形声字舍弃原来已经不能表音、或表音不准确、或已经变得生僻的声符,换上和形声字读音相同、或更加接近、或较为习见的声符。可以简称为改形就音。

例如蛔虫的蛔字晚出。《说文》写作蛕。《玉篇》前后才又增加了蚘蛔两个写法。《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只保存了蛔字,现在也都写作蛔。从结构看,蛕、蚘、蛔都是以虫为义符的形声字,因此,异体的增加实际只是声符的更换。为什么要更换呢?蛕字12画,蚘字9画,蛔字亦12画。改声符有为尤,可以说是为了简化,但改为蛔就不能这样讲。这也不可能用复古来解释,因为写作蛕才是古的。因此,蛔虫的蛔字后来要改用回作声符的最有可能的解释是,用回字作声符比用有或尤更能准确地表示这个字后来的读音,是一种改形就音的现象。

又如裤子的褲字出现更晚,连《康熙字典》里都还没有它的踪迹。直到刊于清光绪年间的郑志鸿所著《常语寻源》中,才第一次看到有"袴俗作褲"的记载⑩。旧来人们都是把褲字写作袴或绔的。但现在褲字却取得了正字的地位。褲字和袴比较,褲要多四画。褲字即使写成简体(裤),也还要比袴多一画。袴字之所以改换声符,如果不认为是改形就音,恐怕也很难作别的解释。

再如猪胰的胰字,《广韵》本作脜。脜写作胰就等于其声符𦣞字被夷字代替。查夷与𦣞都是六画,脜字《广韵》与之切,其声符𦣞也正是读与之切。而夷字,《广韵》以脂切,与𦣞的读音在实际上已经混同。似此,有什么必要用一个去代替另一个呢?可能的解释是,𦣞字虽然见于《说文》,但文献无徵,识者寥寥。夷字则相反,历来是习见字。因此,尽管𦣞与夷实际读

音相同,笔画也相当,脏字的声符匬还是很快就被臾字代替了。说很快,是因为《广韵》脏字无异体,而到编《类篇》的时候,就已经亦作腴了。

其它如象普通话碇字《广韵》本作矴,攥字《集韵》本作攥,溯字《广韵》本作泝,餵字《广韵》本作餧,谎字《广韵》本作謊等等,之所以在后来舍弃较为简易的字形而改用较为繁难的字形,似乎也都最适宜用改形就音来解释。

在更多的情况下,改形就音和字的字形简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具体说,就是一个形声字舍弃其原来的不能表音、或表音不准确并且笔画较多的声符,换上一个和该形声字读音相同,或更加接近并且笔画较少的声符。例如:

炸(油～)zhá《广韵》字本作煠 (枼[ ]8画,乍 zhà 5画)
稞(柴～)duò《广韵》字本作棰 (垂 chuí 8画,朵 duǒ 6画)
痴 chī《广韵》字本作癡 (疑 yí 14画,知 zhī 8画)
蒂 dì《广韵》字本作蔕 (帶 dài 11画,帝 dì 9画)
奶 nǎi《广韵》字本作嬭 (爾 ěr 14画,乃 nǎi 2画)
簁 shāi《广韵》字本作籭 (麗 lì 19画,师 shī 10画)
烤 kǎo《广韵》字本作熇 (稾 gǎo 14画,考 kǎo 6画)
熬(～肉)āo《广韵》字本作爊 (麀 yōu 13画,敖 áo 11画)
坍(崩～)tān《广韵》字本作坍 (冉 rǎn 5画,丹 dān 4画)
签(竹～)qiān《广韵》字本作籤 (韱[ ]17画,佥 qiān 13画)
韵 yùn《广韵》字本作韻 (員 yuán 10画,匀 yún 4画)
踪 zōng《广韵》字本作蹤 (從 cóng 11画,宗 zōng 8画)

字形字音的矛盾运动,还造成了一些音形转换现象。例如:

鱷和鲸。在大徐《说文》里面,鱷是正体,鲸是它的或体。《广韵》等旧韵(字)书,也是以䲔为正体,鲸为或体,读渠京切(折合普通话读音为 qíng)。但现在再没有人把鲸鱼写作鱷鱼了,其普通话读音也变得和京字相同,不再能够同《广韵》等旧韵(字)书的反切对应。

蘆和蘿。在大徐《说文》里面,萝卜字作蘆菔。蘆字和它的声符盧,《广韵》都是落胡切,普通话读 lú,不仅与《广韵》反切正好对应,而且声符与形声字读音相同。但早在晋郭璞给《方言》所加的注中,蘆菔的蘆字即音罗。想必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汉书》中蘆菔的蘆字就已经开始写作蘿字("更始乱,宫人食蘿菔根")。到今天就更没有人再把萝卜写作蘆菔了。虽然比较起来,无论繁体简体,蘆(芦)字都要比蘿(萝)字笔画略少一些。

还有一对有趣的例字:醋和酢。

大徐《说文》:

醋 客酌主人也。从酉,昔声,在各切。臣铉等曰:今俗作仓故切。(抄案:徐铉所云,有《玉篇》、《广韵》为证。《玉篇》:醋,在各切,报也。进酒于客曰献,客答主人曰醋,今音措。《广韵》:醋,仓故切,酱醋。《说文》作酢。)

酢 醶也,从酉,乍声,仓故切。臣铉等曰:今俗作在各切(抄案:醶,《说文》酢浆

也。又,徐铉此条所云,亦有《玉篇》、《广韵》为证。《玉篇》:酢,且故切,酸也,酴也。今音昨,为酬酢字也。《广韵》:酢,酬酢。《苍颉篇》云:主答客曰酬,客报主人曰酢。)

这两字的读音和意义正好互相交换了位置。为什么会互相交换?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两个字的声符昔与乍上古皆铎部字,音本相近,原有互相假借的现象。但到切韵时代以前,读音已经发生分化,醋酢二字分别归入中古的暮铎二韵。其中,酢字依据传统读音本应入暮韵,但从乍得声的字,在切韵音系中大都集中在铎韵,只有祚阼胙等少数字读入暮韵。这样,由于形声字读音类化作用,酢亦随之读人铎韵。铎韵中多数从乍得声的字都读在各切,酢遂亦与之同音,正好与醋的传统读音相同。而醋字呢,以昔为声符,从昔得声而在铎韵的字只有厝、措、错等少数字,其在各切的音韵地位又因类化增入酢字。为区别意义,醋与酢不宜同音。适巧作为酢字传统读音的仓故切有措错等同以昔为声符的字,醋字遂亦因此而类化读为仓故切。这样一来,两个字的读音便正好交换了位置。它们的意义,也随着读音一起作了交换。

这种情况,在北方大约一直保持到元周德清的时代(《中原音韵》醋措错同音)。从乍从昔得声的字,在那以后读音继续类化,可以作为上述解释的间接证明。祚阼胙作(做),《广韵》为暮韵字,折合音为 zù,但普通话却读为 zuò,与《广韵》铎韵柞、酢、怍、作(为也)读音相同。和醋字《广韵》同反切的措、厝、错(~误)三字,则又与铎韵同声符的剒、错(~综、~杂)等字读音类化,普通话不读 cù 而读 cuò。只是醋字继续保持 cù 的读音,大约是醋字已经使用频繁的缘故。

在作用范围上,改形就音和改音就形不完全相同。改音就形的除次常用字外,也有不少是不常用字,还包括部分生僻字。改形就音的则大都是次常用字,很少是不常用字或生僻字的。由此可以看出,次常用字是字形字音矛盾运动最活跃的地区。

字形字音矛盾运动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现在也还在继续进行。但由于汉字本身的局限,从根本上恢复形声字表音功能的任务是无法实现的。不过也应当承认,如果没有这一矛盾运动,形声字不表音或表音很不准确的情况,无疑将会更加严重。

五、探索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的实用意义

1. 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看待和处理新近发生的读音类化现象

站在汉语规范化的立场,从正音的角度看,每个现代汉字都应当有标准的读音,不能轻易更动。读别字的情况确实是大量存在的,应当纠正。但是,当一个形声字的规定读音,和它的声符或同声符的其他形声字读音不能一致时,是否凡是有人按照它的声符或同声符的其他形声字读音,都叫做读别字呢?从前边的讨论可以知道,不能一概而论。这当中有的确系读别字,有的就属于汉字古今音变中正常发生的读音类化现象。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少数人偶尔这样读音,后者则是在群众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人经常这样读音。

1979年修订重排本的《新华字典》为少数字添注了"俗读"。其中不少反映了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的最新发展。例如:

曝pú(俗读bào)按:《广韵》曝字蒲木切,暴今读bào。

酵jiào(俗读xiào)按:《广韵》酵字古孝切。孝今读xiào。

纪姓jǐ(俗读jì)按:《广韵》纪字居理切。纪~念今读jì。

膝xī(俗读qī)按:《广韵》膝字息七切。漆今读qī。

荨(蕁)qián(俗读xún)按:《集韵》蕁字慈盐切。寻今读xún。

券quàn(俗读juàn)按:《广韵》券字去愿切。卷今读juàn。

哮xiāo(俗读xiào)按:《广韵》哮字许交切。孝今读xiào。

觇chān(俗读zhān)按:《广韵》觇字丑廉切。占今读zhān。

塑sù(俗读suò)按:《广韵》塑字桑故切。朔今读shuò。

歼(殲)jiān(俗读qiān)按:《广韵》殲字子廉切。千今读qiān。

下列字也有俗读:

娠shēn(俗读chén)按:《广韵》娠字失人切。辰今读chén。

档(檔)dàng(俗读dǎng)按:《广韵》檔字丁浪切。挡(擋)今读dǎng。

铵ǎn(俗读ān)

胺àn(俗读ān)⑪

对于这些"俗读",存在着不同认识。

自己认为,曝酵纪膝等字今天的俗读,正相当于前边举到的缤疴液屿等字今天的正读。而前者今天的正读,则相当于后者的又读或旧读。由此可见,缤疴液屿等字今天的正读原本是俗读,而它们的旧读或又读原本是正读。既然缤疴液屿等字今天的正读已经没有人再持异议,那末,曝酵纪膝等字的俗读就大有合法存在的理由。

自己还认为,79年修订重排本《新华字典》为一些字标注俗读,是既积极而又郑重的。积极的是,在解放后出版的现代字词典中,它第一个反映了读音类化现象的最新发展;郑重的是,从它收录俗读字数量之少可见其选择之严,而标为"俗读",又有让它进一步经受群众检验的意思。在一段时间内,让俗读和正读同时并存,也符合历史上形声字读音类化的自然规律。可以预见,不少字今天的俗读,将来是会成为正读的;方块汉字一天不停止使用,字形字音的矛盾运动,又特别是读音类化现象,就还将有所发展。

2. 方言中的一部分形声字古今音变例外现象,也同样可以从读音类化作用得到解释。

不同方言,古今音变例外的形声字,可以有相同的,也可以有不同的。其中一部分,可以用类化作用作解释。笔者是四川重庆人,姑以重庆方言为例。如:

挞《广韵》他达切,普通话tà,重庆dá。按:达字重庆读dá。

埠　　　　　　普通话bù,重庆fù。按:阜字重庆读fù。

廓《广韵》苦郭切,普通话kuò,重庆gó。按:郭字重庆读gó。

吸《广韵》许及切,普通话xī,重庆jí。按:及字重庆读jí。

浸《广韵》子鸩切，普通话 jìn，重庆 qìn。按：侵字重庆读 qìn。

械《广韵》胡介切，普通话 xiè，重庆 jiài。按：戒字重庆读 jiài。

慕蓦募墓《广韵》莫故切，普通话读 mù，重庆 mò。按：莫字重庆读 mó。

塑《广韵》桑故切，普通话 sù，重庆 só。按：重庆朔字读 só。（桑故切素诉等字重庆亦读 sù。）

弦《广韵》胡田切，普通话 xián，重庆 xuán。按：重庆玄字读 xuán。（胡田切贤字重庆亦读 xián。）

澎～湃《广韵》抚庚切，普通话 pēng，重庆 pén。按：重庆彭字读 pén。（抚庚切烹字重庆读 pēn。）

诊疹《广韵》章忍切，普通话 zhěn，重庆 zēn。按：重庆珍字读 zē n。

稼《广韵》古讶切，普通话 jià，重庆 jiā。按：重庆家字读 jiā。（古讶切架价嫁等字重庆亦读 jià。）

钏《广韵》尺绢切，普通话 chuàn，重庆 cuān。按：重庆川字读 cuān。（尺绢切串〔穿〕字重庆读 cuàn。）

裔《广韵》余制切，普通话 yì，重庆 yī。按：衣字重庆读 yī。

酝〔醖〕《广韵》于问切，普通话 yùn，重庆 wēn。按：温瘟等字重庆读 wēn。（于问切熨〔煴〕字重庆亦读 yùn。）

酿〔釀〕《广韵》女亮切，普通话 niàng，重庆['zaŋ]。按：壤嚷等字重庆亦读['zaŋ]。

同普通话里的读音类化字一样，方言里的一些读音类化字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中原音韵》挞与达同音（见"家麻"）、廓与郭同音（见"萧豪"），与今天的重庆方言正同。在《中原音韵》的"正语作词起例"里，还说到有人把酿字读同让，虽然周德清认为那是不对的，但也可见今天重庆人把酿读同让也是由来已久了。

3. 可以为《汉语大字典》中原来没有现代读音的字标注普通话读音提供"参数"

没有现代读音的字，都是些极为生僻的字或死字。要给这些字标注普通话读音，其基本依据就是历代韵、字书留下的反切资料。可是，这类字好多都是同一义项有几个不同的反切，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来折合今读，这时，又根据什么来进行选择呢？

例如"𪖙"字。原来没有现代读音。此字《广韵》直炙切（折合音为 zhì），又徒历切（折合音为dí），都是麸皮的意思。又如"鑺"字。原来也没有现代读音。《集韵》权俱切（折合音为 qú），又俱遇切（折合音为 jù），又果羽切（折合音为 jǔ），俱训"鱼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更重要的理由，就可以根据形声字读音类化的倾向，"𪖙"字选徒历切折合今读（此字声符啇没有现代读音，但同声符七个现代字，除适念 shì、摘念 zhāi 外，其他敌嫡镝嘀滴等五个都念 dí）；"鑺"字选权俱切折合今读（此字声符瞿字普通话读 qú，而从瞿得声的七个现代形声字，除惧〔懼〕读 jù、矍读 jué 外，其他衢癯臞氍蠼等五字都读 qú）。

假使不考虑这一倾向，字典中就会大量增加与声符读音不一致的形声字，汉字声符不能

表音的状况，将因此而更加严重。

当一个没有现代读音的字不区别意义的古反切不止一个时，原则上最好能取折合音与其声符或同声符字读音一致（条理见前文二、3）的反切标注普通话读音。这是第一个“参数”。

依据这一参数，还可以解决一些生僻字现有字词典注音不同的分歧。如鹮字，«集韵»胡关切，又旬宣切，义同。«现代汉语词典»音 huán，是依据胡关切，«辞海»音 xuán，则是依据旬宣切。如果考虑到与鹮字同声符的多数字今皆读 huán，鹮字普通话读音还是以 huán 为宜。

还可以考虑据此修订一些生僻字的读音。如槥字，«广韵»祥岁切。槥所从得声的彗字，«广韵»亦祥岁切，又于岁切。査从彗得声的其他现代汉字皆读 huì，而«辞海»槥字音 wèi，似亦以改订作 huì 为宜。

从形声字读音类化的倾向着眼，还可以为原来没有现代读音的字标注普通话读音提供另一条“参数”：如果与某个还没有现代读音的字同反切、同声符的现代汉字普通话读音已经类化，那末，在标注这个还没有现代读音的字的普通话读音时，也应当同样类化。

例如，既然«广韵»许迄切的迄字受乞字读音类化，今读 qì，则亦属许迄切并与迄同声符的仡荖二字，在拟订其普通话读音时，如果没有更重要的理由，似也应订为 qì；同样，«广韵»居乞切的讫字读音也被乞字类化，今亦读 qì，则与讫字同反切同声符的舭字，普通话似亦以读 qì 为宜。再如象«广韵»居陵切的矜字，受今字读音类化，普通话读 jīn。龄字亦居陵切，与矜同声符，其普通话读音似亦应当考虑为 jīn。

这样作的理由是，如前文所述，现代汉字中有不少形声字的读音是经过类化作用的调节的，并不和折合音完全一致。这样，在给一大批没有现代读音的字标注普通话读音时，如果仅仅是依据反切折合，就会同现有的经过类化作用调节的形声字读音互相抵牾。

在给没有现代读音的字标注普通话读音时，引进上述两条“参数”，有三点好处：将使整个«汉语大字典»各字条注音更加协调一致；使一些新标注读音的字具有易认易读的特点；有利于保持这些字读音的稳定性。

① “折合音”为依据«广韵»或«集韵»反切，按照古今音变规律折合的普通话读音的简称。后同。
② 本文所谓形声字，即包含有通常所谓声旁的字，不一定都符合“六书”中形声的规定。后同。
③ 也可以是切韵音系的其他韵书，如«集韵»。
④ 见«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
⑤ 参见该节 5.1。
⑥ 参见该节 5.5。
⑦ 见«中国语文»1978 年第 3 期。
⑧ 旧北京大学自«啸余谱»抽印本。
⑨ 见旧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 23 面。
⑩ 裤字实际使用自然较正式记载为早。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康熙年间陆贻典借钱曾藏本传钞的本子影印的〔明〕李开先«一笑散»中，袴字即已写作裤（见«咏薄酒»）。
⑪ 见宋宁«谈少数汉字的注音问题»（«中国语文通讯»1979 年 1—2 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音韵学研究　（第一辑）
作者＝
页数＝５４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